

集部第六八冊目次

趙忠毅公詩文集二十四卷

〔明〕趙南星撰
明崇禎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一

趙忠毅公詩文集二十四卷

〔明〕趙南星撰

明崇禎十一年范景文等

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極經世一

制曰朕循覽遘事見

康陵之政未嘗不低迴太

息也尚書文翰粟實

塞下大夏荷戈戍邊

比逆瑾誅各還故官

優游考終猶幸也比

近事則長六卿者罰

金謫戍萃于厥躬竟

以此賁年矣爾原任

吏部尚書趙南星直

方作體剛健運行凜

冽冰壺輝映寒潭之

色瑩晶玉尺稱量大
埜之材司六廉則二
百年考功獨著脩庶
職而數十輩賢士同
升然惟其嫉惡也如
驅蠅故其叢怨也如
集蠅迨內外之蚪結
致宇宙之崩頽鯨浪

千尋首撼鼎歸碣石
蠻烟五里先迷突岬
孤峯已掛神武之冠
復起同文之獄在權
闌隻手障日實諸奸
合喙成雷黃髮皤皤
遂有沙塲之遣素絲
皎皎反成包匭之疑

廬產從此烟銷骨肉
等於萍散老妻闔戶
已為同穴之人穉子
泉臺亦作先驅之客
五
當斯時也三光黯淡
百靈怨恫矣詎寶錄
之更新猶玉關之未
入德音留滯誰知雲

密西郊病骨支離遂
致曦沉北陸裁赭衣
而作殮野火流青折
白楊以成棺陰房照
六
碧豈特朱崖夜夢覺
英爽之逼人抑且翠
竹冬生感精忠之動
地朕之愍惻百倍輿

情今特贈爾為榮祿
大夫太子太保原官
如故錫之誥命於戲
維公論每定于蓋棺
而榮哀可被于下土
朕茲留恨者以冲人
嗣服不能拔自行間
表率朝著又不能促

其生還長瞑牖下耳
余則精光熠煜與騎
箕尾駕胥濤者進來
於霓旌霞葆間以福
善禍淫扶忠殛姦之
權仰佐
上帝世教尚有賴焉爾何
恨哉

贈誥非詞林職掌因
中翰具藁

政府命竄易遂削成
之

代言臣姚希孟誤
雲陽姜大受督梓

乙

趙忠毅公文集序

忠毅公精忠大節不以文重
乃余讀公是集而深惜世之
不能用公非公之不善用世也
公秉道嫉邪自其天性一生

王叔

誠惻惟在漢特善類屏斥實
士以宜國是而收救寧以為
治世御俗不過欲與人為善與
人為善不過務白是非故人之
善不善以若己有之與海內正人

自為聲氣而以實未嘗私一人
後來君子喜必小人忌如公領袖公
人尤所側目以是終公之身在

朝多幾而中禍策酷疑者謂公固

不能容物而不知公不然也余嘗

王叔

反覆公立朝諸既其間棄瑕錄

功引恬既滯少善不遺所不能

容者獨有貪污險躁之一筆耳

公惟謂此輩用事小民之膏血不

主為苞苴聚為私囊而士風

一壞吏治隨之民生日蹙矣狀

盜賊伺隙而起蓋在之饑虐

之令無不為焉然公既辭三桂

似不可一世而實未嘗薄待天子

士也方且提以良心款以功名不寧

王叔

顧與其名教抑更顧與其慶譽

何其忠厚之至與夫使公志盡行

暢其與人為善之心則忠義廉

潔何人不可自勉俾

朝廷清明政事脩舉寧有外虜內寇

日尋干戈糜爛愁苦難

聖明宵旰若猶不足如今日者我余

故惜世之不能用以非公之不能用也

也嘗

神廟深居玄黃時有互持是非隨手聚

王叔

四

口以保、忤時猶賴

上操太阿世有清議公在林間以潛麟

隱鳳天下無不以為瑞公上得從家

食優游寄情劇墨公所得素尤在

詩往、悲壯憤激率其本性操出於

忠君愛國而不失為小雅之不能至

泰昌天啓間正人起用公上自謂千載

一時塞、謬、不難任然欲盡發悔

內忠直之氣與之共佐昇平無何

而竟陸未去密雲在郊羣邪合

三叔

五

謀以張瑞熾谷所謂忠義廉潔

皆殺身之物而以危笑嘆、嗟為

誰心遂成古今浩歎此又天地間一

大劫而公如世何及今

聖主當陽公論山自於是公之精忠大

節愈見可仰則公雖不以文重而天下後世讀公文想公之人將以負世乎哉世負公乎哉時

崇禎戊寅吳門後學王心一題於
官署之塵遠堂

選閱姓氏

何如寵 號芝嶽南直桐城人

李標 號建霞北直高邑人

周延儒 號挹齋南直宜興人

錢士升 號御冷浙江嘉善人

范景文 號質公北直吳橋人

鄭三俊 號玄岳南直建德人

選閱姓氏

劉宗周 號念臺浙江山陰人

惠世揚 號元孺陝西清澗人

曠鳴鸞 號聲和江西廬陵人

方震孺 號孩未南直桐城人

姜逢元 號箴勝浙江餘姚人

葉燦 號增城南直桐城人

錢謙益 號牧齋南直常熟人

顧錫嘯 號瑞屏南直崑山人

許譽卿 號霞城南直華亭人

陳必謙 號益吾南直常熟人

王道直 號孺初湖廣漢川人

王心一 號玄珠南直吳縣人

李玄 號含真陝西同州人

選閱姓氏

許士柔 號石門南直常熟人

王錫衮 號昆華雲南祿豐籍陝西華陰人

倪元璐 號鴻寶浙江上虞人

徐汧 號九一南直崑山人

周鳳翔 號巢軒浙江山陰人

楊汝成 號方壺南直華亭人

陳于鼎

號爾新南直宜興人

項煜

號水心南直吳縣人

馬世奇

號素修南直無錫人

張溥

號天如南直太倉人

楊士聰

號鳬岫山東濟寧人

方拱乾

號坦菴南直桐城藉婺源人

楊廷麟

號機部江西清江人

選閱姓氏

六

三

徐開禧

號錫餘南直崑山人

吳偉業

號駿公南直太倉人

徐石麒

號虞求南直清浦籍浙江嘉善人

吳甦

號鹿友南直興化人

張承詔

號駕裴江西分宜人

宋學顯

號令申南直蘇州人

姜志禮

號同節南直丹陽人

鄭二陽

號潛菴河南鄆陵人

張三謨

號日葵山西平定人

孫必顯

號意白陝西潼關人

金光辰

號天樞南直全椒人

瞿式耜

號起田南直常熟人

喬若雯

號章甫北直真定人

選閱姓氏

八

四

曹荃

號煥坦南直常州籍無錫人

孫晉

號魯山南直桐城人

周鑣

號仲馭南直金壇人

姚思孝

號永言南直江都籍歙縣人

趙志孟

號二膽陝西扶風人

喬可聘

號聖在南直揚州人

徐 燿	號夢莪南直泰州人
馬士英	號瑤草雲南貴州人
倪元珙	號三蘭浙江上虞人
毛士龍	號禹門南直宜興人
范鳳翼	號太蒙南直通州人
王 範	號慕吉四川內江人
葛 樞	號錦浪南直丹陽人
遜閔姓氏	五
成 勇	號寶慈山東樂安人
侯峒曾	號廣成南直嘉定人
程 峒	號九屏江西永豐人
馮元颺	號晉仙浙江慈谿人
馮元颺	號鄴仙浙江慈谿人
孫嘉績	號頤膚浙江餘姚人

宋 玫	號九青山東萊陽人
章正宸	號寄菴浙江會稽人
左佩琰	號左膝陝西耀州人
徐葆初	號石鍾南直江都籍江陰人
李之椿	號徂徠南直如皋人
錢位坤	號大鶴南直長洲人
蕭士瑋	號伯玉江西泰和人
遜閔姓氏	六
黃紹杰	號水簾江西萬安人
孫三傑	號松石山東樂安人
苟好善	號海來陝西醴泉人
陳學伊	號升耐福建侯官人
石 確	號景雲湖廣黃梅人
姜 埰	號卿野山東萊陽人

雷起劍

號雨澤四川井研人

傅德堅

號完赤四川新寧人

葉培恕

號雁仙浙江嘉善人

鄭同玄

號練水廣東潮陽人

通周姓氏

後學較正姓氏

周鍾

陳儒樸

文震亨

劉肇國

范玄超

董復

周錫圭

姜志濂

鄭元勳

睦明永

許瑤

顧瑩

較正姓氏

姚宗典

姚宗昌

顧循

蔣鉉

呂福生

羅儀士

姜志穎

李雯

王鍾鼎

盛順

姜天權

姜廷枚

陳世珩

吳德輿

賀逢年

汪曙

姜彥忠

姜彥孝

姜益源

賀治

姜益廣

趙清衡

男

王鍾龐

甥

較正姓氏



二

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雲陽門人姜大受董成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

卷之一

四言古詩

定志詩

日居篇

市虎行

大言詩

小言詩

浪言詩

醉言詩

憂雨

寄周元孚

古樂府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

秋胡行

乙卯夏日姜抱宏隨
陳明丈來出竹林七賢卷索書

公無渡河

董桃行

前有一尊酒行二首

子夜歌

鸚鵡言

短歌言

秋胡行

枯魚過河泣

卷之二

五言古風

贈王師竹太史歸省

宿雨

雜詩三首

古詩爲橫山婦作

嘉靖中

梁令話劉子玄園池

許大夫詩

贈周元合

艾先生以言適戍一首

與客再泛瀨水

至信陽偶得時雨王太史爲詩溢美及余

奉答一首

釣魚臺詩一首

懷李嵩縣

趙忠毅公文集目錄

夏夜飲劉韓趙宋四子一首

雜詩五首

早春寄沈伯英一首

雜詩

古詩

贈徐孺東

雜詩二首

咏史

寄卓太華四首

仲文以江西參藩入賀 聖壽既而上章

言事乏官蒼梧過我山中賦此贈別

懷于景素先生

送王敬平南歸

送同年于郎生見李于田司馬

懷史長靈

送元伯入京

贈王叟

寄題尚甫挹霞閣

贈胡杼丹

城西行

懷古

題袁趙州寓禪行樂冊

送許幸懋

述志

寄懷吳之矩

寄劉貽哲

李本寧棄官南歸過予爲別

王心一見訪卽車 南宮過張長芬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

三

過伯舍園稍爲去取諸題詠

南宮道中

夏日閒居

胡燕行

感懷

夏夜與客泛舟醉後作

雨中卽事

夏夜園集卽事

古意二首

流杯

素髮

憂旱

灌園

夏日飲華伯欽懷

六月六日始雨至八日

魏懋忠中丞得請歸養枉駕東園贈別

沈少卿方伯北上見枉題別

寄林倩

遺懷

聞陳荆山方伯病免

示清衡

謝文少玄翰林見訪

春日東園壁上見懋忠詩

王海峰至

贈邊翁

于公祠同文巖淡谷酒集

寄無疑和尚

君子行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

四

徐匡岳大參見訪

送魏乾仲進士宰陽武

答唐之胤盛稱余詩

金思玄主簿見訪甲辰仲冬十四日也

謝耿叔臺中丞寄書

慰范趙州悼內

別蔡弘甫時弘甫左遷歸里

庭竹歎

古意有贈

壬子仲春與梁升吉徐新周汪景從吳昌

期及其子貞復遊沛上取水烹茶	寄章元禮	詠毛薛二公	詠信陵君	示清暉	詠睦處士	余既爲昌期買宅以居復作高柳亭落成詩焉	平原君詠	送李芳園試宰鎮原	哭于景素先生	英雄吟	述夢夢衆甫也	送輔季還蒲城	遺忠毅公詩集目錄	寄史際明	古懷	卽事	史太常過寧晉周王侍御家	歎世	示首孫	偶感景泰間事作	戊午初度衆甫尚甫敬迓在宥憚可乾觀	至時余病起	周濮州棄官歸里喜而賦此	可遊園詩	贈吳玄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寄贈仲一詩	書逸軒詩	已未初春述懷	歎息	已未日月	賀邑大夫月宇張公考最蒙	恩四十二	韻	讀陶淵明乞食詩	睡起	壬戌起家將北上	園居雜詩	示清暉	壬辰家拜司勳	將北上園中作	卷之三	七言古風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	奉寄劉少翁時年八十	六	題王生昭君書	三吳行	江西行	迎春曲	賀崔仲玉入學	長蛇歌飲鄒南阜作	中秋同何方伯張山人集沈使君宅待月	歌	奉壽朱上愚太常伯母韓太淑人八十	王明府邀酌三井洞	夜集何翁宅觀火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雪夜大梁道中 易酒歌謝馮安肅

蘇杏石見寄詩集却寄

謝韓翁惠竹栽 千秋臺歌

飲郭山人觀梁太宰園圖歌

趙虞言孝廉舉子歌

送吉公玄 夏日園酌卽事

戲爲鬚髻歌 杜鵬行

送羅山人遊嵩山 梁公行

羅生行 答于田

趙忠毅公詩集

七

光州使君爲我話王承父且云將來汝南

寄此代書云爾

代倡家少婦答李于田

冬雨歎 怨歌行 爲羅生伯作

山海圖歌 奉壽劉母胡太夫人

奉壽呂母趙太夫人

呂祥甫酒醉毛懋新戲作長句余和之

元暉至同沈仁甫敬仲元功兩汪君張不

害及家弟孺卿圖集卽事

余門生汪鍊溪戶部之子君用以貧來求

子作書謁諸相知感而賦此

送沈山人之京師因寄于田

嗚呼行七首哭王敬平作

魏永和舉子 行路難

臨城二廣文歌

嗟嗟行癸卯九月作栢鄉事

復嗟嗟行 甲辰七月作

蒼天歌 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作

趙忠毅公詩集

八

簪雀歌 淫霖歌 甲辰七月

送趙澹含進士宰通許

郭侍御席上戲作樊姬行

郭氏席上見魏守坎作歌勸之

冬日魏元伯見枉 苦雪行

冬夜同茂倩飲魏時夫宅

淡食吟

贈李道甫兼答其書中語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夏日游梁泉甫園池四首

酬秦京

乙酉與懋權孚如守歲時余請告將歸

乙酉元日試筆 庚戌立夏日

早雲 早霖

園夏 和鍾幼芝暇茗二首

園夏三首 園夏四首

園夏四首 挽王弘陽

趙忠毅公詩集 目錄

九日華伯遜同吳汪兩山人野酌

夜過乾明寺訪吳汪二山人

道甫寄詩四首奉酬

遊南宮朱允祿園 甲寅早春

寄題穆仲裕小山二首

送士鸞姪村居

黃山免柴卷爲張濟美給諫題

郭振古見訪訥存給諫有詩送之

甲寅立夏日

張文溪寄示五言賦贈

舍南小園築臺三尺許九日同昌期飲酒

其上

乙卯夏日史際明姜抱宏丈來坐思寧亭

張雲林以湯養仍書來

夕景

乙卯三月至六月不雨

苦熱 詠塵

丙辰春日述懷 姜抱宏請別

趙忠毅公詩集 目錄

早雷 井成酌昌期仲新

送徐新周之子宗古扶櫬歸里

贈汪元功 詠蠅

戊午三月二日 南園

詠蠅 詠蜂

詠蝶 詠蟬

詠蟻 詠蚊

與孺卿 陰晦

戲咏嗽齋

酬汪敬仲康善堂話舊

伏夜戲作 避人

得起官報 喜李山人卜居

雨中過李山人

可齋紹川文巖三丈約游西山不果因過

東園 寄魏山人

夏日金明府載酒邀文巖同集小園

喜雨

金明府邀同文巖賞荷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

華伯邀酌乾明寺亭子

酌王槐陽偶內兄伯亭至

送舍弟文冲之遼東

送內弟馮叔開之遼東

內弟叔開舍弟文冲園別大雨時方憂旱

題卧龍臺精舍卷送褚既畢文過訪左海

張觀察 贈魏士立丈

夏日與東明上人看法華經大雨適至

有客 秋日寄魏懋忠二首

李吏目致仕歸

秋日方胥成及令子公榮來訪適張叔廣

姚百雉至因邀華伯共酌

送叔廣之楚藩幕

栢泉上人蘭若落成在樂城趙村

芍藥盛開與華伯飲晚泛舟二首

丁丑冬月聞雷 時十二月二十一日

人日 壬寅 春日郡居三首

春日與懋欽遊李氏山莊三首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

過陳道易隱居

雪中烹茶邀行甫子端

苗民部話李嵩縣轉官南都

移竹五月十三日 種菜

貞白宗侯春日見寄園居三首如數奉答

恒華丈見枉二首 無塵上人蘭若齋集

喜季弟入學

寄懋權懋誠二首時乃兄侍御以言得罪

留酌袁文毅 別徐茂吳

黃復齋夜集時以赴徵北上

送陳荆山北上 寄石東泉先生

秋夜茹歷山酒集出令子雄文相視

秋日同沈小霞使君宴何頤巷方伯園亭

二首

九日何方伯載酒邀同沈使君張山人登

藏經閣二首 聞轉官銓曹

寄徐東磐侍御 送劉生讀書城南寺

寄魏時夫 送劉生歸高陵

趙忠毅公詩集卷八目錄

七

余逆之下第後相遇不值俟數日至有贈

寄趙工部 尉氏期郭明府不值

過尉氏有懷阮嗣宗

過朗陵劉受齋及劉少嵐父子留飲城東

亭子

夜過尚如山進士城南寺

贈萬二府 寄李推府

哭翁別駕四首 信陽道中

泖水大漲與何王二公泛舟

夏日飲陳筆山山莊

聞洪穆菴抱病大梁詩以訊之

雪中飲黃使君 酬元孚塗次見懷

九日同舍弟文冲文襲野酌

二毛 荷沼獨坐

有感

五言排律

壬午六月紀事

貽哲至將之廣東提舉任同華伯飲雨香

趙忠毅公詩集卷八目錄

七

亭時久燥得雨賦二十韻

南宮范明府權工部廿韻

汾州崔使君書來以來得見鄒南阜及余

為缺事余不敢當心私感之因羅伯符

往謁輒為短什聊抒鄙懷

張日肩至大雨比年多旱日肩每與雨會

自南亭來戲謂人曰余至高邑必雨矣

喜成十韻

冬夜飲金明府胡張二廣文郭侍御大雪

時余酒盡侍御助之

余聞濟南文使君之名舊矣遠使惠書推

獎太過以座主劉侯如及鄉先進馬玄

甫皆從余遊之故賦此奉謝使君名珠
同始人

姚百雉過余一年所將南歸而不果頃定

婚於繁城喬中丞聘之隨入蜀中

苦雨十韻 贈毛山人

仲文以宋侍御救再貶典安尉侍御亦貶

平定州判

趙忠齋公詩集目錄

五

喜伯常至自郡城同昌期懋新貞復季壯

畱酌戲贈

衆甫與慎可五邀華伯懋新共酌

附六言律詩

飲衆甫六言

卷之五

七言律詩

太宰孫公屢疏求歸不得叩 闕而行追

送之梅鄉賦此奉贈

送華伯北上 得鄒爾瞻書却寄

梁升吉罷官後遊江南年餘歸里過余喜

賦 鄒上

寄黃賓王

酹程幼輿持道甫書至以詩投贈

寄貽哲廟廢 送客訪元靖

送毛山人之遼東

七夕高柳亭酒集時久雨初霽

秋懷八首 王義華舉孫

趙忠齋公詩集目錄

七

晉大夫作信陵平原二君祠以毛薛二公

配落成恭謁嘉大夫之盛舉作七言二

首 酬顧所建

毛懋新至邀華伯及家弟文冲共酌

再作此奉衆甫慎可

閏四月下旬黃鸝未至二首

聞遼東虜警 聞遼東虜過二首

賦得納涼高樹下與汝立同作

賦得秋燕已如客二首

新秋

秋夜聞砧二首

送呂鴻原使君入賀

聖壽時久推光祿

未下

聞五將軍入遼

詠鴻鴈來賓

賀汝立光慶堂成

冬日汝立昌期汝實國任及家弟孺卿小

集

彗星東出

冬至夜雪

聞徵兵郡中入遼今冬寒甚愴然有作

壽吳昌期

姜抱宏至

趙思毅公詩集八月錄

二十七

連日陰雨謝明府履任倏忽晴朗喜而誦

之

遼事

邑有伐木之害謝公首禁之

遼事

賦得我愛夏日長

遼事

乙酉元日京邸

早春對雪寄李道甫

奉送玄渚世丈之南太常

與郭侍御趙進士賞芍藥

林倩宗望至邀華伯其酌

劉隆平見往不值寄此作

寄卜柏鄉

五月七日園集

是日晴熱過午忽雷雨

飲輔宥園亭千里携酒至

新晴

九日對菊聊小酌

歲暮喜雪東華伯

甲辰入日

賞牡丹

甲辰生日有感戲作

午日文岩淡舍園集

後九日茂倩丈惠菊時郭侍御朱太學在

趙思毅公詩集八月錄

二十八

坐

寄李襲美

郡守和節張公備兵井陘

送王鍾嵩守常州王與前守歐陽宜諸皆

余所舉士又平生知己多在吳中

送林趙州之韶州二府

唐之胤見訪云欲爲十日之飲

送唐山入之上谷謁馬中丞便過郡司理

董公

甲辰冬至

乙巳元日

寄趙山甫

呂宗望及其弟寄漁祥甫載甫携酒同訪	聞元靖之南工部元靖于詩素愛子美	乙巳清明日作	戲作落花詩二首	同姚百雉賞牡丹	乙巳初度秦敬伯梁衆甫尚甫姚百雉東園酒集時芍藥盛開	聞魏懋忠卧病數月而愈	臨城侯明府見訪其弟工部君余所舉士	端午日元履元伯諸君及崔孟巖敬叔兄	送喬聚所開府四川	獲鹿吉獻丹明府見枉	酬蔡孟縣見寄及三兄弟詩集	再酬蔡叔達寄懷	臨城沈明府見枉	柏鄉送歸德沈相公四首	無題	丁未元日試筆	寄題劉思微太乙樓	贈陳思俞	秋日示秋生嘉霖	重九先一日行申聞伯亨內兄至都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郡城	夜抵少林寺	出少林寺游覽	咏漢封三柏	送伯亨叔賢歸梅人兼寄仲昌	秋夜	黃副使園池泛舟	贈王同塋	夜送劉少嵐	南陽清明方太常園集	謁劉南深公祠	贈七十陳叟叟好升經及服食之事	唐縣劉明府畱酌	九日桐柏道中	博望道中	冬夜飲子玄思俞子陽郡齋	送助甫自徽寧再鎮甘州	冬日行新蔡感懷	寄張左海	奉酬史長靈太常過歸德沈相公寄懷之作	于田入典戎政過我作詩送之四首	已酉元日試筆	送華伯起南北部時頗大同起光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崔振峯太僕過訪

臨城任明府見訪是正字中丞之姪

寄仙明府

過臨城任明府留酌

賞牡丹

乙酉

賞芍藥

夏日過宗望同寄漁祥甫載甫及馮繼之

泛舟

望雨

章元禮先生以四詩寄懷如數奉酬

七夕園宴

贈江泰安時以其大母屬予立傳

趙忠齋公詩集目錄

三

賀于田生子

得蕭履亭將軍書却寄

喜雨卽事

九日園集

乙酉

送呂宗望督餉蘭州

送元靖起家戶部北上

病起出看牡丹

雷聲

喜雨上晉明府

雨後

夜雷雨龍起新莊榆樹中

庚戌五月二十日

箭樓災

復早有懷仲文丹陽之約

崔振峯往撫朔方過我園酌快雨適至

送崔開府之寧夏和于田韻

得友人長安書却寄

白進士受采臨城人也其父游蜀家焉登

第還過我時喬文現撫蜀

至臨城見訪舊尹任公與余善

辛亥元日試筆時內察屆期許少微公至

京

賞牡丹

辛亥

趙忠齋公詩集目錄

三

辛亥年日

喜元靖至

寄題元靖定居樓

壬子迎春日陰晦

壬子元日試筆

壬子生日

壬子生日飲牡丹花下

賞牡丹

癸丑

水軒落成口號

酬邢子愿自詩雪水蓮花酒因約過從

池中開並頭蓮喜而賦之

賀劉貽哲再舉子

十五夜同汪鄂二山人雨香亭玩月

十六夜再集

中秋荷花

答貽哲汝南見寄

燕子稀

沈梅泉過訪

魏見泉中丞草屋成書來索詩

華伯見過

今年燕子益稀再賦

喜張千里舉子時令伯可齋丈病稍愈

華伯園集

懷貽哲山市

飲合歡花下

劉少嵐使君久客汝南予目望其北上過

趙愚叟公詩集

目錄

卷

我詩以促之

寄馬玄甫

趙虛白愈憲進

建儲表事竣得

請歸

養

五日園宴

喬文現京兆見枉

五月十三日雨中呂渭陽覓竹栽

寄鄒孚如孚如素不飲酒爲余三醉

謝王淮陽寄茶

憂旱

聞李道甫中丞歸里

苦熱

六月來常陰不雨

喜雨

見銓部上起廢疏未下

立秋日作

初秋華伯携壺見過

路養虛丈靈石考滿

聞京師霖雨鍾給事有修省疏鍾名兆斗

秋日乾明寺同張霖蒼趙淡合酌程獻庭

明府

項山人之遼東訪張鍾岳將軍因寄

登叢臺

寄艾純卿先生

在汝南作

趙愚叟公詩集

目錄

卷

上大司馬崑崙張公

送楊德輿會試

送異甫會試

大梁中秋與客翫月

九日中秋

得貽哲詩却寄

登觀音閣

無題

得懋權書

酬元孚七夕風雨見訪

聞尹春寰使君與元孚登天寧閣

七言排律

奉賀叅藩盛公 鮑封三代二十韻

卷之六

五言絕句

中酒

聽蛙軒

菜花亭

感恩樓

菊花亭

雨香亭

省夜聞鶯

閒居二絕句

夜雨

送士鸞侄遊泰和山

嘆世

游仙

趙忠毅公詩集

目錄

卷

偶書

題諸清之小像

絕句

三伏吟

相如

答客

得元靖書寄貽哲

六言絕句

堂成漫興九首

東園閒居六首

病起行南園絕句

七言絕句

病起行南園

夏日偶成二首

七月下旬見燕子 寄徐丹竹

四賢詠

魯連詠

侯生詠

如姬詠

文君詠

漢宮詞二首

護花

惜花

偶述

賦得秦失鹿

孔光詠

潘覽德以馬梁園書至

贈汝實賢弟

邵平詠

趙忠毅公詩集

目錄

卷

陶潛詠

賦鮑叔賣友

潘相士再至送鵝戲爲口號

戲作二絕句

沙門店李君得人之遺金三百餘兩而還

之余聞之不勝喜既與平定張文學同

作記復戲爲絕句以貽之余字李君曰

善夫云

程幼與李道甫之客也今來過我自號顛

二余戲爲絕句

又作此與吳昌期

自省吾將軍父子援遼皆得生還其子更

在遼陽既陷之後尤出不意今以書告

余余不勝喜戲為此作寄之言念蒼生

遭此厄會所謂長歌之哭也

雨中戲柬華伯久雨

雪中柬華伯時中酒聲瘳

寄何象先兵部

何象先寄冬笋銀魚至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

毛

東園絕句

偶成

邊警

謝郭輔宥

葵榴

昭君書

園詠

戲寄張叔廣

看花絕句

戲柬華伯

東園絕句

小艇

又送叔廣絕句

立春

偶成

雨香亭有感

舟中送顧叔時請告還吳時余時北上

中秋與客泛舟城南湖待月不至

閏八月十五夜又無月

七夕

申陽道中憶思俞慎陽之飲

哭亡友林公悅

詩餘

蘇武慢

沁園春

水龍吟

咏楊花和章質夫韻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終

趙忠毅公詩集目錄

天

趙忠毅公文集目錄

卷之七

序

兩漢書選序

嘉祐集選序

離騷經訂註序

毛詩類抄序

重刻詳刑要覽序

刻花草稗編序

欽家二書序

高邑縣志序

闡幽錄序

明十二家詩選序

上醫本草序

大學中庸正說序

趙忠毅公文集目錄

刻羅近溪先生語錄抄序

刻聖學格關臆說序

黽記序

鄒爾瞻先生文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浮雲子山居稿序

中山學約序

竹雪亭集序

周元合文集序

刻開心集序

正心會選文序

正心會房稿選序

時尚集序

葉相公時藝序

張緯與時義序

喬章甫時序

王惟則時義序

呂輔季制義序

張質餘時義序

邑父母晉侯時義序

四書會解序

硃已名言序

四書獨證序

乃籍錄序

酒史序

李于田詩集序

蘇杏石先生詩集序

范長公詩集序

卷之八

序

趙忠毅公文集目錄

花萼堂吟稿序

五嶽誌詠序

嵩吟序

蕭季馨北征詩序

穆仲裕詩序

雅什流風序

孔諫甫詩序

涉園詩序

三溪先生詩

汪敬仲遠遊集序

蘇子哲詩序

馮繼之詩序

漕撫小草序

撫薊疏草序

治河奏疏序

史太常三疏序

周中丞疏稿序

司銓奏草序

趙仲一先生滕縣政事錄序

高存之家譜序

張氏族譜序

尋常事序

張目眉漫著序

終慕錄序

劉母榮哀錄序

壽域仙葩序

梁道生未第卷序

如何說序

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

卷之九

序

卷之九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

送太名世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送太名世翁沈老公祖總憲由東序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送邑大夫環翁金公之吉安序

送胡清宇老先生令介休序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送邑尉父母寶吾周公序

送金思玄公之漢川序

贈魏九和就教序 贈張赤巖序

賀大名世達翁張老公祖晉位副都御史

序

賀大名世哲翁游老公祖晉秩久任序

贈郡伯後翁劉老公祖入覲序

送臨城邑父母象翁王公入覲序

送州大大紹翁范老公祖入覲序

賀冲白周公考最榮封序

卷之十

賀郡公祖二翁魏公考績序

賀邑父母譽翁晉公考績序

賀大台桂獻翁喬老父母考最序

賀曲陽父母明翁許公奏最序

賀樂城劉公榮被恩典序

賀樂城劉公榮被恩典序

賀邑大夫澄源丁公考最恩褒序

賀邑父母澄源丁公考最恩褒序

賀王心翁老先生考績榮膺勅命序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壽顧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壽史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壽張母石孺人八十序

壽朱母孺人七十序

賀李汝立應鄉舉序

賀張珍夫應鄉舉序

賀梁文學在宥補廕序

賀應甫成武進士序

賀松翁周老親家榮膺臺獎及令孫本

壽大名世憲翁王老公祖序

壽大中丞瑞翁崔老先生七十序

賀榮封御史大夫碧衡左翁八十序

壽鹿陽孫公七十序

壽大名世和翁周老公祖序

壽西渠李老親家八十序

壽仰西雷君七十序

壽胥少池七十序 壽李煥哀太孺人序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壽顧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壽史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壽張母石孺人八十序

壽朱母孺人七十序

賀李汝立應鄉舉序

賀張珍夫應鄉舉序

賀梁文學在宥補廕序

賀應甫成武進士序

賀松翁周老親家榮膺臺獎及令孫本

序

賀賈元禮食廩序 賀元仲入太學序

賀載甫二令子同入學序

賀劉士美入李序 賀劉公令孫入學序

賀呂甯叔舉孫序 賀楊西泉生子序

賀柏鄉孔公還番馬序

送雷醫洲歸里序 賀還陽子歸壽陽序

贈大將軍西泉麻公平倭序 代作

贈余幾序

王母趙節婦序

卷之十一

碑

關王廟碑

山西右布政使兵備大同左衛韓公生祠

碑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李公碑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冲晉

趙忠毅公文集

目錄

七

公墓碑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碑

明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國柱墓

碑

明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慕竹延公

碑

明中憲大夫直隸鳳陽府知府蒲石李公

碑

明勅贈吏科都察院中綴川魏公碑

明勅封禮部祠祭司主事義軒張公碑

明高唐州吏目趙公繼室李節姑墓碑

明羅母何孺人墓碑

卷之十二

記

玉皇廟記

玄帝廟記

高邑縣重修城隍廟記

真定府修學記 無極縣修學記

贊皇縣遷學記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趙忠毅公文集

目錄

八

許州重修尊經閣記

重修恒陽書院記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方山鎮建城記

真定府重修武場車房記

重修神武衛記 吏部考功司題名記

潞安劉大夫生祠記

栢鄉令張公祠記 蜀中採木記

代作

居易堂記

大友堂記

思黨亭記	雕橋莊記
雲西小築記	宿修武記
張伯顯還金記	
卷之十三	
傳	
明侍讀學士復菴吳公傳	
方伯郭公傳	李太公傳
韓太公傳	晉府典膳孫公傳
紹庭王公傳	鄭先生傳
龍恩毅公文集八目錄	九
陳貞父傳	李節婦傳
姚節婦傳	陳貞婦傳
邵節婦傳	鍾節婦傳
江母汪節婦傳	孟黃彪傳
高能傳	張守清傳
呼風大王小傳	
墓表	
明封文林郎呂公墓表	
明處士西渠吳公墓表	

明魯山主簿吳公墓表	
行狀	
明兩浙鹽運司轉運使劉公行狀	
明封文林郎知縣喬公暨配王孺人行狀	
王先生行狀	
祭文	
祭李于田文	祭道甫李年兄文
祭大司馬健菴劉公文	
祭魏中丞文	祭魏懋權文
龍恩毅公文集八目錄	十
祭周元孚文	祭雷慕菴年兄文
祭郭草堂憲副文	祭倪孝廉文
祭口肩張孝廉文	祭馮盡軒公文
祭常誠所馮衡洲王鍾嵩文	
祭魏太公文	祭李太公文
祭崔封林文	祭路封君文
祭梁封君文	
祭邵平義軒張封君文	
祭明勅封文林郎榮陽令柏翁張老伯文	

祭明故勅封文林郎朝邑縣令敬翁郭老伯文

祭明故待贈路老伯母薛老夫人文

祭明誥封李老伯母吳太夫人文

祭孫母楊太夫人文

祭孫母楊太夫人文

祭孫母司太恭人文

祭苗母陳太安人文

祭李杞泉文 祭內兄馮伯亨文

墓誌銘

卷之十四

墓誌銘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

銘

明故兵部尚書東泉石公墓志銘

明正議大夫巡撫寧下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朱公墓志銘

明太常少卿王公墓志銘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明光祿寺少卿馮元靖墓志銘

明勅贈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李公暨元

配袁太安人墓志銘

明故文林郎禮科給事中翼野曹公暨配

朱儒人合葬墓志銘

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志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明文林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前福建

墓誌銘

江西道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柱石

王公墓志銘

明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胡公墓志銘

明亞中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理

南廬公墓志銘

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

合葬墓志銘

明故山東新城令鴻濱馮公墓志銘

明故封文林郎雙洲馬公墓志銘

明贈奉直大夫知州張公暨配滑太宜人

墓志銘

明故安定縣知縣敬菴王公墓志銘

明故敕封文林郎朝邑縣知縣郭公暨

配申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故勅封文林郎榮陽令柏庵張公墓

志銘

明勅封文林郎永城縣知縣魏公暨配馮

趙兩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忠毅公墓志銘

卷之十六

明勅封徵仕郎文華殿中書舍人魏公暨

配聶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從仕郎兩淮鹽運司經歷郭公暨配羅

氏呂氏合葬墓志銘

明鴻臚寺序班焦公暨配王李二孺人墓

志銘

卷之十六

墓志銘

明解元馮仲昌暨配張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潁川許公墓志銘

明孝廉曹仲子墓志銘

明張日肩墓志銘

明太學徵野張公偕配都孺人合葬墓志

銘

明太學張公暨配種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太學生魏元伯墓志銘

明武學司訓馮公墓志銘

明故鄆州學正王公暨配兩趙孺人墓志

明忠毅公墓志銘

卷之十六

銘

明寧陽教諭郭君墓志銘

明故浮山縣訓導紹峯張君墓志銘

明誥封武德將軍淮陽王公墓志銘

明文學馮季壯墓志銘

明文學郭長公暨配焦孺人墓志銘

明文學張實甫墓志銘

明文學劉公墓志銘

明誥封董母劉夫人墓志銘

明勅封呂母趙太孺人墓志銘	明王母周太孺人墓志銘	明勅封郭母李孺人墓志銘	明勅封胡孺人墓志銘	明勅封周母徐孺人墓志銘	明張母郝碩人墓志銘	明浮山訓導紹峰張公元配石孺人墓志銘	明趙母李孺人墓志銘	明處士端吾史翁墓志銘	明處士崔公暨配潘孺人墓志銘	明郭處士墓志銘	明處士仁軒張公暨配嚴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處士張著甫墓志銘	卷之十七	雜著	論
--------------	------------	-------------	-----------	-------------	-----------	-------------------	-----------	------------	---------------	---------	-------------------	-----------	------	----	---

漢高祖	唐太宗	玄德取益州	曹操	孔明兄弟分仕三國	正統一統論	昭問	周公論	重人	說	字李若許說	宴雅社說	雜說	夫頭說	議	四凶議	考察勘問議	孫司馬繼嗣議	廢四六啓議二首	廢社倉議	引	世德流芳卷引	題辭	漫談題辭	目前集題詞	題朝鮮醫學疑問	高邑萬人帳題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談	野談	良心語	良心語	對	對李鎮原問政	跋	鄧陽公四冊跋	趙忠毅公文集八目錄	書卷	書趙弗甫卷	贊	太宰梁公小像贊	于景素先生小像贊	王靈官贊	跋	邑令箴	諭	詳刑箴
		良心語	公伯察告季孫語		佃田對					書潘覽德卷		趙仲一像贊						

奉諭	卷之十八	考功覆疏	覆陳給事容淳條陳疏	覆吳給事訪冊疏	再覆前疏	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正紀綱疏	停論劾以重	大典疏	覆京察拾遺疏	拾遺回話疏	覆陳侍御整頓綱疏	趙忠毅公文集八目錄	太	覆韓給事論劾疏	覆李侍御論顧兵侍疏	覆李掌科論劾疏	覆呂府丞奏辯疏	催原覆高侍御勘回疏	覆吳給事免逮督臣併糾讒陰疏	覆李掌科謬陳未妥事宜疏	覆顧侍御條陳并論張少司徒疏	覆吳侍御論劾疏	覆劉給事論劾疏	卷之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功覆

覆李給事糾拾邪險貪肆疏

覆甘御史追論不職有司疏

覆秦御史舉劾方面疏

覆太僕寺論劾種馬地方官員疏

覆吏科聽調撫臣違例舉劾疏

覆王給事論吳侍讀疏

覆楊尚寶告病疏 覆顏禮部告病疏

覆許通政乞休疏 覆王光祿乞休疏

聖恩教公文集

卷

覆徐鴻臚告病疏 覆丁副使乞休疏

覆張苑馬乞休疏 覆蔡副使乞休疏

覆朱大理辭官讓賢疏

覆朱太常乞休疏 覆艾巡撫告病疏

覆王督學乞休疏 覆朱巡撫乞休疏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

請 朝講疏 代作 辭太常疏

辭工部疏

總憲疏

申明憲職疏

感激 聖明務在必舉疏

覆劉侍御推明憲職疏

覆徐驗封疏

題南京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疏

按臣舉劾有異疏

參浙江等處巡按張素養等蔑 旨提薦

疏 酌議臺臣陞轉疏

參劾無知按臣疏 自陳不職疏

聖恩教公文集

卷

請給 誥命以榮所生疏

卷二十

典銓疏

辭吏部第一疏 辭吏部第二疏

愚臣誤蒙 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再剖良心責已秉公疏

議裁代歷濫糧疏 朝 覲合行事宜疏

重地雷人不宜議裁疏

舉川名德舊臣以光 聖德疏

衰遲宜去疏

詔恩不敢濫乞以光 孝治等事疏

敬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革乞恩乞選恤困窮疏

典銓不能用人疏 催補官員疏

議增司屬疏 勞臣軍功疏

司官不肯爲用疏 衰病不能供職疏

祈禱雨澤疏 老病已不能雷疏

言官阻抑用賢疏

趙忠毅公文集

三

老病必不能雷疏

老病已不能雷疏

懇祈 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疏

籲天求去疏

蒙 恩再出力挽干進疏

衰殘已不能雷疏

鼓舞士氣安民生疏

年老智昏認罪求去疏

辭朝疏

趙忠毅公尺牘目錄

二十一卷

與申相公老師

與艾先生

與趙定宇

與大司寇潘公

與石東泉公

與吳復菴

與趙定宇

答于前渚

答陳南濱

答徐總戎

答錢大府

答許大叅

答張還樸

與申老師

趙忠毅公尺牘目錄

一

答傅慎所

與陳心老

答蘇見章

答周山泉

答李漸菴公

答張弘軒公

答茹歷山

答王解竹

答李雍野

答呂渭陽

答胡雅齋公

答李于田

與張還樸

與王四槐

答周元孚

答饒北宗

答許南台

答歐崙山

答張助甫	答熙亭老師
答陳光宇侍御	答周衛陽巡撫
答周山泉巡撫	答丁衡嶽
答毛文源侍御	答何中寰侍御
答張仁軒	與陸五臺太宰
答鄭崑岩	答沈繼山
與楊止菴	與顏與朴
與周山泉	與蕭侍御
與張還樸	答周剛宇
趙忠毅公尺牘目錄	二
與侯亮宇	答蔣直指
與邢子愿	答蔡聞吾
答趙虛白	答朱虞封
答楊鍾魯	答朱寄和
答張傳野	答高雲從
答袁了凡	與胡瑞芝
答馮元靖	答李克菴
答成益齋	答蕭念渠
答傅商盤	答成益齋

答丁右武	答甘紫亭
答葉龍潭	答朱鑑塘
答蔡聞吾	答彭念吾
答陳心穀太宰	答郭希宇
答張傳野	答劉健菴
與劉孔源	
二十二卷	
答傅湯銘太史	答高鳳翥兵部
答謝鉅鹿 <small>名維屏</small>	答陳穉登太學
趙忠毅公尺牘目錄	三
答李雍野督學	與梁鳴泉太宰
答李夢池開府	答高劍山
答汪鍊溪	答黃僉憲 <small>名廷實</small>
又	答段二室 <small>名猷顯</small>
答謝侍東	與李漸老
與劉健菴	答馮元靖
答王柱山	答朱寄和
答李夢池	答王鞏
答王懋欽	答葉龍潭

答溫一齋	答王恒叔
答劉直州	答呂宗望
答劉孔源	答王鍾鼎
答陳南濱	答馬擴菴
答劉直指	答張生楨
答胡思柏	答楊錦溪
答馬明河	答楊道行
答江念所	答李克菴
答蔡拱朋	答歐陽宜諸
趙忠毅公尺牘目錄	
答沈日峯	答譚岳南
與王弘陽	與朱和陽
答顧冲菴	答魏見泉
答何小坡封君	答劉晉川中丞
答馮元靖	答劉靜臺
答王柱石	答孫文融
與賈洛濱	答汪練溪
答盧廣平	答丁勺原
答韓念橘	答沈繼山

答白雞澤起旦	答王太初
答錢承江	答張仁軒
答范南官	答艾熙亭老師
答魏見泉	寄賈封君
與劉直州	答常誠所
答黃芳楠	答李克菴
答崔振峯	與史玉池
與南弦浦	與趙山甫
答魏見泉	答管東溟
趙忠毅公尺牘目錄	
答王岡伯	答吳挺菴
答吳安節翁	答秦真定
與崔樞窓	與魏見泉
與于景素	與江續石
答南弦浦	答顧襟宇
與崔樞窓	與張文石
與趙山甫	答桂徵室掌科
與吳安老	與龍震初
答馬閔河	寄吳安老

答顧襟宇	答孫文融
答馬明河	答周懷魯
答謝玉齋別駕	與段青園
答章華宇	與馬明河
與盛成西兵憲	答沈太素
與趙虛白	與李修吾
答孫文融	與趙君夢麟
答歐陽宜諸	與吳安節翁
答喬聚所	與曹掌科
趙忠毅公尺牘目錄	六
與鄒孚如	答曾見臺
答熊芝岡推官	答徐匡岳
與于啓菴	與汪練溪戶部
與吳微如	與薛玄臺
與李辛堯	與胡光祿
與孫文融	與沈繼山
與劉樂城	答劉樂城
二十三卷	
答歐宜諸	與于中甫

與歐宜諸	與陸西源
與鄒南皋	與宋可泉
與樂石帆	與湯海若
與歐宜諸	又
與秦西汀	與金主簿
答曹掌科大咸	答梁光實
答趙通許	與丁元復
答王大尹碧	答魏道冲
與顧涇陽	與顧涇允
趙忠毅公尺牘目錄	七
與史玉池	與高景逸
與諸敬陽	與王鍾嵩
答曾大宰	答韓子端
答沈晴翁先生	答丁慎所
答李黃羽	答劉健菴
答于景素	答沈龍江相公
與梅大庾	與馬肖菴
與王晴江	與馮元靖
與卓太華	答魏見泉

趙忠毅公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四

廉善堂四六

答章元禮吏部

答華微新工部

答路稼部天衢

答夏繩北司理

答中丞送扇

答歐陽鄆求文

答朱光山

答祈念東

答宋定州

答劉靜臺

入學答孫內立

答周太府

趙忠毅公文集目錄

答李武安

答喬南宮

答路奕菴封君

答韓念劬求文

生孫答周無極

答劉靜臺送天花

答陳晉明

答徐侍御

答路天衢

答游兵憲

答梁敬宇送魚藕酒

答李景蒲求文

答陳二府

答楊羅山

答袁趙州

答蔡肖春

答徐嘉善

答韓念劬

答穆侍御

答王元氏

答李景蒲

答喬垣曲

答周藁城

答劉靜臺

答鄭贊皇

答蘇元氏

答萬饒陽

答歐冀州

答孫中軍

答楊丕南侍御

答朱光山

答劉贊皇

答薛制臺

答趙任縣

答牛河間其父舊高邑

趙忠毅公文集目錄

答宋蘄州

答王曲周

答趙戶部

答王撫寧

答許曲陽求文

答鄭許州求文

答王新樂

答路銓部

答周太府

答王葱岳求文

答李純臺

答汝寧道李副使

答只將軍

答高平陽

答吳新河

答薛

答范趙州入覲

元日答李武安

元日答蕭總戎	元日答梁聚甫
元日答梁尚甫	元日答任獲鹿
元日答李總戎	元日答蕭總戎
元日答胡二府	元日答梁敬宇
元日答梁西三	元日答牛館陶
又	元日答梁淳水
元日答高振梧兵憲	時告病
元日答侯寧晉	元日答牛館陶
元日答牛館陶	元日答梁淳水
趙忠毅公文集	三
元日答周臨邑	元日答梁函三
元日答侯寧晉	元日答淳水等
元日答梁敬宇等	元日答周太府
元日答蘇遊戎	元日答吳新河
元日答只將軍	元日答吳新河
又	元日答祈遊戎等
中秋答吳新河	中秋答喬南宮
中秋答王遊戎	中秋答祈遊戎
中秋答聶揮使	九日答任獲鹿

九日答薛晉州	九日答許中丞
九日答沈獲鹿	生日答魏武陽見玄
生日答張春谷	生日答范趙州
生日答鄭冀州	生日答梁函三
生日答王武強	生日答任獲鹿
生日答梁太學	生日答薛阜平
生日答潘順德	生日答周太府
生日答蕭將軍	生日答梁尚甫
生日答孫中軍	生日答潘順德
趙忠毅公文集	四
生日答延慕竹	生日答梁三函
生日答吳新河	生日答馮蘅州
生日答王趙州	生日答周臨邑
生日答梁函三	生日答蕭將軍
生日答魏見玄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一

鄒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四言古詩

定志詩

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沉冥之士默契上玄泰山之高崩于土壤蟻穴攸潰勿謂河廣虎狼駕車食人必多狐狸在傍爲孽奈何歲早年凶蒺藜被陸時昏道廢關茸多福子貢之說不若固人謨如皐陶

老思齋公詩集卷之一

遇合乃珍海氓逐臭不悅蘭芷小人好佞不樂君子許繇遁堯子州避舜唐高辭史其友弗信吹竽滿堂有客叩門羣醉怒號安坐持尊鮑叔薦舉管仲匡周季孫不容孔子優游貨陳于市惟人低昂士不逃名惟人短長匪雲匪雨孰爲飛龍匪譏匪妍孰從喬松周地之媒女皆婀娜共工所稱士皆崑瑣代大匠斲必傷其手出位而思自遺其咎鳥以囹圄魚以餌烹孤居味道永保利貞

日居篇

日居匿暉攬拾晝昱木飛于天華嶽爲谷羣鬼逐人謂之崇矣鵠鳴高岡謂之瑞矣西施負薪瘠瘠弄室馬蘭充幃蹠蹈都梁吁嗟齋客孰知攸戾曰余不辰孰生此世

市虎行

市中有虎白日食人羣狼從之往來僥僥有萬斯家救命于腹勁弩不射深藏潛哭父老謂虎人性至貴胡忍藏夷以充爾胃虎謂父老匪人弗甘爾視則人吾視則餐父老震恐問入公府籲諸大夫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一

大言詩

升無上上歷無際際俯視二儀若浮若繫日月石火江河草露哀此箇人千秋旦暮

小言詩

一芥爲宇億萬斯楹于焉攸芋狹彼蓬瀛出跨蝶子駁邁龍駒遊於蚊睫半日一隅

浪言詩

蟋扇於堂炎伏斯涼一螢之飛昧谷斯光洪波迫日蟬壤涸之剛風撼地障以蛛絲

醉言詩

有鴻在林有雀擊鵲高下鵬飛鸞鳩戾天晨鳧之掌可以搏鷄烏鳥之背可以爲鵲

憂雨

八月之交與雨淫淫不晦不朔厥積孔深其深伊何維流湯湯鶴鳴于階蚓出于房我有嘉禾委于塗泥庶有魚羸可以療饑衆維魚矣孰其苟之今趙忠教公詩集卷之一

寄周元孚

翩翩者鴻載飛載鳴達彼寒門肅肅南行飛且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能忘友生有美如玉德音孔昭契闊日深引領長謠離謂室達夢寐見之誰謂室通實勞我思南山興雲淩其以雨中心有言莫可告語子有良馬亦有輕車侯不來哉使我跼蹐

古樂府

秋胡行

乙卯夏日姜抱宏隨祭明文來出竹林七賢卷索書

大愚乃精涸涸可自持大愚乃精涸涸可自持運化推斥智力難施舉世爲械觸之則危美而無當何貴玉卮歌以言志涸涸可自持

上古無酒英雄立以枯上古無酒英雄立以枯欲從王喬玄鶴長沮負石蹈海鄙哉淺夫蕩滌情志易盡者軀歌以言志無酒英雄枯

公無渡河

趙忠教公詩集

卷之一

四

公無渡河河之水下與黃泉通濁浪拍天日月不入其中雖有龍舟鷁首更俟順風公豈不足死所披髮而渡河萬不一脫我淚滂沱鯨魚奮鬣陽侯弄波河伯雖仁奈公何公無渡河無渡河

董桃行

煌煌京洛名衢雲中紫閣軒朱御溝楊柳繁紆童騎續紛塞塗閭吏如雷奮呼觀者辟易路隅一解人生貧賤苦悲富貴不樂何爲三息齊冠鷄鵲門客租顏曲隨欲愁不得攢眉二解高樓華楹壁瑣

冬有煥室夏涼藻帳嘉夜都良垂髫曳屐成行金
池別貯鴛鴦蒼顏玉膚斷腸三解日月荏苒不居
青陽倏忽其除得意終當歡飲不見堯禹盜跖共
爲丘墟今日爲樂安知異日何如四解

前有一尊酒行二首

美酒金尊漾玉波邯鄲佳俠揚青蛾嬌喉宛轉爲
君歌歌聲入雲雲不飛美酒勸君君莫違落花游
絲亦有意今君不醉將安歸

春風吹日忽西匿富貴無常歡有極少年持名不
趙忠義公詩集卷之一

肯狂老至誰知狂不得今日及君閒暇時曲房密
坐彈清絲行樂多方醉何遲千秋萬載常若斯

子夜歌

美人看新裙細步不聞聲風來感芭蕉綵綵使郎
驚

鸚鵡言

猫來哥哥打昔飛隴山頭今羈華屋下彼逐唯肉
肯鳳之拾百舌宛轉不如猫來哥哥打

短歌言

天迴地周時不我畱少壯易老胡爲多憂有客盈
堂有酒盈觴鏗鍾考鼓聊爲淫荒中區迫隘令我
心惻白雲在天安得羽翼功名有數樂當及時齒
髮一幕雖悔莫追愁令霜隕慙感山傾不如飲酒
可以樂生維山有阿維河有潯嗟今之人誰知我
心

秋胡行

河廣可航仕路愁人魂河廣可航仕路愁人魂爲
鵠晝號虎豹蹲躡驅車策馬俯瞰焦原羞鼠居廁
趙忠義公詩集卷之一

悲處禪焉得羽翼飛歷天門歌以言之仕路愁
人魂

蛟龍可御流俗良難周蛟龍可御流俗良難周性
無機心彼非海鷗勞人草草詭言靡休天地修廣
擬跡而投彭咸久逝誰適與謀歌以言之流俗良
難周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鮓魚心自傷失水將見焚皆因貪餌

香

詩集卷一終

周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鄧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衛范景文夢章 閱

五言古風

贈王師竹太史歸省

聖主寵詞臣推念悉中腸賜告得省親
覬彼歎不遑車馬翩翩來畫繡何輝光
歲佳敷華榮籬菊吐芬芳采之和墜露
清酒甘以香斟酌疏進之介壽永無疆
我思堂背萱豈云憂不忘

宿雨

宿雨苦不開四望垂雲黑塗潦浩縱橫
阡陌不可識客子駕言邁行行還自惻
薄暮路轉修人馬同倦極高空絕飛鳥
沉我無羽翼遠望來悲風草木慘無色
念彼白駒詩喟焉長歎息

雜詩

騎馬出城門攬轡登高岡秋風凋百草
原野何荒涼離獸縱橫馳饑鳥鳴且翔
四望多古墳蕭蕭陰白楊結根連枯骨
落葉滿墓傍泉室永寂寞無復

白日光今古更相悲奄忽若朝霜惆悵樂南面無乃非其常修名苦不立死亦何足傷

田巴客稷下吐辨良豪英聽者千餘人休贊俱同聲氣喪齊童子終身不復鳴舞劍辟一市未足擅雄名世人徒相肥騏驥將焉程末代諒難欺嗷嗷空相爭

玄鳥巢華梁桃蟲集于苑春條隕其榮蝴蝶逝不返五侯朝啓戶忽已多車轍不見彼蛩蛩負壓以自飯翟公書其門所見亦何晚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古詩爲橫山婦作

嘉靖中事

兔絲蔓女蘿生死不相離生爲橫山女嫁爲橫山妻夫常苦田畝賤妾能安居旋旋辦中饋荷檐往愷之夫也自媚婦豈知面貌嫵婦也自恭夫何羨多金爲結髮託微躬恩愛詎可移食貧餘一歲情契如一朝何意遭凶荒四野無寸苗載路盡饑人哭聲何咎咎東隣夫相棄西隣婦亦跳夫泣向妻言吾空爲若夫不能令爾饑終當死道塗不如相棄置底以求爾爾妻泣向夫言君言非其理天作

爲婚姻但須誓古處君如忍相棄賤妾何能止妾
乃一婦人祇知及爾死夫婦抱頭泣願以身終始
忍饑待命盡不敢怨蒼天豈知他人子爲計殊不
然百千成羣起荷鋤爲戈鋌白晝行劫掠聊共爲
朝餐四境無鷄犬百里絕人烟被劫者無奈走去
白縣吏縣吏聞之怒我當盡誅殛不聞賑饑民但
云擒盜賊擒賊者誰子里中誰健兒奉令出縣門
俱化爲梟鵩所遇卽爲盜何論真假爲真盜如流
星疾步不可追田夫餓無力擒之如擒鷄併彼橫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三

山夫一一反接之反接見縣吏含笑喜不勝縣吏
聞太守發怒如飄風太守語縣吏此輩俱當刑但
須盡撲殺寧當復從容縣吏聞此言順命如不遑
須臾盡捶死委積于路傍野草塗膏血飛鳥啄肝
腸橫山妻忽聞其夫屍在野仰天大號哭淚如飛
雨下疾步至屍邊安能遽識者反覆衆屍中董可
辨其形撫之忽一哭已死而復生誰者乃爲盜吾
夫嬰其囚負之滌清泉脫衣以覆蒙撫之再一哭
氣絕命頓傾愁雲起天上白日暗無精路人盡墮

涕哀哉摧心胸行者方以目誰敢傳姓名竟與夫
同葬以明結髮情冤氣凝不散夜雨雙悲鳴天地
終枯槁此恨不可平

趙南星曰予爲橫山婦詩也淚漚漚不可禁焉
婦之生微哭其殉節不愛死可比烈士彼已長
吏虎噬善良又禁貞婦之名不彰痛哉彼草野
固易沒垂纓人上豈可隱姓名哉盜鍾自掩耳
愚亦甚矣故知古人之制失刑則刑失死則死
不可易也萬曆五年秋九月初七日書于信陽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四

州公署

梁令話劉子玄園池

曾讀劉生賦奇絕果仙才復聞園池勝佳麗卽蓬
萊白鷗當席起清吹引舟回何時一尊酒高興爲
君開

許大夫詩

人生竟當死不如死矯節矯矯許大夫貞志明如
雪遂使逆賊劔汚此國士血生爲千夫特死亦萬
鬼傑寸心亮不違生死詎云別

贈周元合

神龍蟠九淵雲氣鬱以深大鵬伏海澨厚風接崇
岑我有神交友宿昔同所欽惠然遠臨況慰此平
生心嘉會合千秋肯酒相與斟何以酬明德伯牙
有遺琴

艾先生以言適成一首

妖星吐夜光陰竊蔽天宇訛言亦孔將默默愁誰
語我欲浮海島聞君戍邊鄙邊鄙亦何憂母老念
季子憶昔潯水上聊夕談文史每高靈均節笑彼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脂韋士求仁君無怨負心吾妹耻中夜不能寐出
戶聊徙倚欲渡河無梁奮飛莫假羽刺心良不難
無爲但俱死一息腸九迴淚下空瀾瀾天日倘終
在永言報知己

與客再泛潯水

平生耽幽趣久廢因塵網茲川景信美悠然愜所
賞惜哉日易頽兼無亮月上收興在玄夜清晨還
復往桂棹何迅窮探快遐想南山鬱崔嵬雲烟
眇殊象亂石侵飛湍鏗錫厲妙響澄潭映魚鳥曲

沮灌林莽山窮木長邁心日益廖朗取戒于從流
浩歌命歸槳

至信陽偶得時雨王太史爲詩溢美及余奉
答一首

大火散炎暉天地熾爲鑑吞歛其雲神功久虛
無桑木日以悴纖草日以枯昊天不遺物陰雲忽
紛敷豐隆發輕響屏翳與之俱森森其雷垂浩浩
流潦徂偉哉造化德萬物均霑濡斌斌王太史陳
詩何其都潯水既可翫白雪合心愉苦無浮桑嘯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幸觀焦燎蘇詠言報斯章三歎愧明珠

釣魚臺詩一首

放舟隨長川愛此清素襟上有千仞山下有嘉樹
林繁條結翠幄虛寂奏鳴琴雲霞時來往鳬鴈遞
浮沉垂竿聞自昔取適徵在今徙倚懷同好令人
生遐心

懷李嵩縣

誰謂嵩山遠雲間挺翠峯下有神仙令經年阻相
從西風生桂樹白露落芙蓉安得浮丘子假我雙

飛龍

夏夜飲劉韓趙宋四子一首

羅靈忽西匿輕風飄我纓
喧濁靜閒夜脩然幽趣
生翩翩二三子揭來若有盟
密坐藉纖草芳醴相
與傾華星燦高林素月流
前楹團露下修竹音響
一何清不醉其無歸庶以
和中情

雜詩

西風吹椅梧秋風何凜凜
天高游雲歛繁華變素
質今我事行役堂中吟蟋蟀
感物傷心肝憂來豈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北

但一邯鄲多佳人纖指弄
瑤瑟馳目遙中懷沉吟
願相匹並坐飲美酒逍遙
以永日無爲纓世網坐
令生疾疾

荆軻游燕市縱酒日沉醉
和歌高漸離曲終涕泣
瀾路人驚且笑誰能測其
端矯矯燕丹子一見知
英賢感激爲報讐捐軀何
所患

驅車洛陽道路險何傾側
饑渴無與訴落日不遑
息猛虎對我蹲厲牙藏殘
賊壯士行何畏瓊瑤非
所食拔劍刺殺虎迴車歸
故城

嵩山一道士千歲如嬰孩
授我一丸藥五色殊奇
我吞之體忽輕駕風入蓬
萊黃金爲宮闕瑩潔無
塵埃青琴進石髓洪崖獻
玉杯靈妃揚清歌泠然
素襟開回視中區人悠悠
使我哀

奇樹橫千畝鴟鵂栖一枝
踟躕足自適大小非所
知毛褐可掩形何必弗見
爲高車載重患緩步無
憂危寄言尉羅者冥冥何
所思

早春寄沈伯英一首

青陽啓芳節遲遲日難暮
彌徑稚草作橫巖翠烟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北

度娈娈柳條垂衰衰萱葉
布懷春豈伊女思鳥吟
訴美人久離別言念朱顏
嬋古歡逐逝景沉憂
寄零露朝攀楠榴枝暮倚
相思樹通精有飛夢縮
地無捷步水泮得雙鯉深
衷托細素

雜詩

憶昔少年日輕薄好雄威
冠垂曼胡纓食甲以爲
衣一語稍相侵殺人向郊
畿胡塵覆高鳥烽火夜
輝輝怒髮上刺天騎馬西
北飛白箭長三丈朱弓
大十圍一矢貫數虜頭繫
單于歸通侯印如斗素

心非所希棄之返鄉邑時時學佩韋剛心豈殊昔
世路多危機

古詩

青青谷中蘭秋風飄其英徘徊戀本根客子難爲
情閨中夢相見雨雨方宵征野草知嚴霜飛鴻知
路遠爲君私自憐努力加餐飯

贈徐猛東

海水流客愁浩浩無停時稱病謝朝者獨詠北門
詩美人情我前光采如瓊枝邂逅結朱顏要之千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尤

載期深言隱妻子肝膽盡斯須世平輕賢豪多隨
野草萎壯心恃天意流俗久已知別去愛三體蒼
生方陷危

雜詩

大儀幹元化其初乃洪荒周回歷曠絕豈得無銷
亡人生六合間況如石火光朝菌愁日暮春柳怨
秋霜彫落返素質萬劫詎爲長翩翩王子喬髮毛
有時蒼

其二

勞人抱百慮中夜遲天明風來感羅幃忽若有人
行披衣步廣除翹首瞻太清素月皎河漢列宿羅
縱橫仙真曠何許白龍不相迎搔首長歎息淚下
霑華纓吳天寂無言誰與抒中情

咏史

荆卿族既湛易水聲苦悲結客傾燕趙一旦棄如
通意氣有銷毀富貴安可知田橫五百士至今難
等期

寄卓太華四首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尤

義和無頓轡景運忽遷移涼風遊子前切怛誰能
持隕葉隨飛蓬枯林相向悲何況同心友棄我遠
別離所念舊顏色別後安可知有客寄書采爲道
長相思讀罷再三歎願言往從之晨風不假翼悵
望浮雲馳

其二

翩翩鵲鳩鳥灼灼清林遊一鳴百草春再鳴百草
秋人生及少年策足參高流吐氣成風雲輝光動
九州河海量金珠星辰歷華樓駿奔皆英賢胸懷

盡恩讐富貴傾周垣聲名過孔丘千時無妙策坎
壑空愁憂

其三

桃蟲翻爲烏鷄犬或升天造物有玄定孰能測其
然東序收秘寶鮫人潛重淵游禽覆海水多寡非
雙鴛吾曹良碌碌功名付時賢巢許隱盛世高風
至今傳

其四

修修庭中竹枝葉長相依清風一以感結響中音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微懷哉同心人經年與我達思來陟崇丘坐見芳
草腓光景不相待鬢髮短且稀徬徨日將暮涼風
吹我衣氣結不能歎魂與秋鴻飛

仲文以江西參藩入賀

聖壽既而上章言事貶官蒼梧過我山中賦此贈
別

同朝愛世亂曾共撾天鼓未及二十年百罹乃盡
觀相見喜且悲不獨離居苦余已爲棄婦君投贈
卷伍萬國稱壽觴昌言被金虎天日頓開朗而于

執政怒外臣自有職何得恣狂瞽譬如家七子膝
下或服賈運否堂構傾誰其口宜杜人生異肺腸
長者難可忤理絲失其紀告之判不許雲滄六合
昏聖哲徒堯禹玉闥無繇入蒼素安能貯世豈惟
二人奈何皆莽莽言念國恩厚相持淚如雨呼酒
強爲歡復將還舊土倏忽舍我去欲飛莫假羽悲
心含苦言哽咽不能吐相思勤來往努力各自輔

懷于景素先生

爲郎歲月晚末路將欲達忤時余誠愚發憤宦情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割抗疏剖忠佞投心陳惻怛猛虎嚙賢豪擲向天
之末吐氣飛雄虹雲霧莫能縈尚云君賣我此語
何乖刺伯符遂長捐我輩猶能活時時聞矯健蘭
芷勤採掇精理文緯龍練情冠戴鵠羣小用爲患
天間力阻遏何時再一見慰我長饑渴

送王敬平南歸

男兒無離別何以經四方列宿無推移何以成文
章君今學未成安得懷故鄉有母老且病家貧苦
無糧悵悵辭我去嚴冬天隕霜念子蚤孤露郇成

維丹陽繫心兩父執笈依依我傍恍若見我友忠
義以慨慷流涕聞時事植髮視豺狼我寧甘廢棄
願子雲中翔所嗟塵俗中無與道衷腸仰視雙黃
鵠淚下忽浪浪思來卽命駕無爲參與商

送同年子郎生見李于田司馬

人生宜爲官廉耻動相妨人生宜行恩徒手何所
將今我貧且賤見子惻中腸幼小依慈母長饑幸
未僵稍長聞風聲來歸涕水傍爲言諸有位及門
空傍徨雖亦有父執誰令隕蘭芳未能遺黃金他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李

人豈憐傷吾宗昔有賢推食起餽桑舉世皆自肥
孔顏任無糧朱穆真聖人絕交九爲臧長垣李司
馬意氣與余當子其往執鞭詠言寄慨慷

懷史長靈

長靈再去朝携手與余期宰執日以黨小臣安得
辭同心匡世運婉變情非私夫子抱偉略屏處無
所施願今如陶唐而今龍與夔勳業何足道所欣
長追隨

送元伯入京

此別朱千里況乃之京師疇昔壯士懷對酒不能
持吾子青雲器日月忽已遲人生遭轍軻舉足先
自疑身居流俗中世情亦難支羅綺掩醜態簪簪
滅妍姿有言安所陳有氣安所施復着敝貂裘挾
策以干時我聞京師中萬事俱可悲宮殿經焚燒
頻年廢朝儀省寺積蔓草飛鳴多鸞鴟願子升天
衢一拯蒼生危山中絕遠夢撫景惟相思

贈王叟

閱世耽幽栖倏忽憐朝華遙情屬明光翹首眺丹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高

霞有士生上古飛來駐雲車手挹甘露漿飲我以
天和五內頓清冷毛髓發萌芽陰消陽氣溢瓶脫
朱顏矯旅力遂復丁壽命當未涯天心良已厚報
答將如何

寄題尚甫挹霞閣

美人抱孤情塵世何喧卑菌閣起天際白雲生簾
帷崑崙見恒嶽呼沱呀周池一區稱九州歷歷可
俯窺朝霞以爲餐絕粒永不飢丹彩發玉顏形容
無復衰王母來崑崙颺颺飛雲旗不追東王公相

視笑以嬉世事何足言滄桑變斯須我亦慕道去
凌風願相隨

贈胡桴丹

明堂需隆棟柱礎必貞珉丹腹豈不華支持謝輪
困況彼泥與茅脆弱安足論富貴使人卑古今罕
能振枉車登天塗龍德耻爲隣冶服視無妹何益
主與民里聞得君子至清絕纖塵風雨鷄晨鳴斯
世良可珍

城西行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五

傑然者男子抱携子與妻云就河南食過我城之
西婦人乍出門兩目力已疲偃卧高樹下吸吸涕
泗垂夫言道路遠不行至無期不至終無餐安得
偃卧爲婦泣語其夫欲往力不隨夫言我自去進
止卿圖之竟去不反顧遠坐望其來良久而不至
携子匆匆回正掛柳樹上解結前相持飢虛氣易
盡性命忽已頽挾爾欲同行寧知遂見辭餓死亦
旦夕況乃此心悲先縊其愛子投綴以相追路人
皆墮淚人生當此時一早二十年催微苦鞭笞天

人相驅迫不得死舊居撫膺長歎息何以活蒸黎

懷古

少年盛意氣閒居非所安文墨稱儒雅趨超使人
歎張密鑿西域介子磔殺關斯人乃吾徒長驅踰
黃間勒功萬里外封侯何必還威名震一世光氣
耀天端白日度飛谷不肯爲盤桓精消壯志頽快
事成悲酸形骸不自振寶刀寧忍看惜哉班仲升
願人玉門關昔日何其壯今日何其孱人生老舊
林豈必愧孔顏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六

題袁趙州寓禪行樂冊

東魯與西竺作典共人代明則必同明晦亦恒共
晦朱紱盡邪僻緇衣寧足慨膚受罕達觀攻擊徒
乾肺有美秉高哲攸見洞無礙五馬爲大夫三軍
觀自在清庭忍草滋香閣慈雲霽一切空與有慧
照皆圓對剛心持世法獨得佛三昧

送許聿懋

孫許著尊節餘姚盛衣冠孝廉雄俊士將翔抃其
翰孤雛幸長成矯志希逢于曾巨額天門激烈陳

時艱甘露榮荆棘嚴嚴慘乏蘭遠遠末繇達精衛
心自殫流俗紛譴謫歸與山之盤予亦曾上書斥
逐歲將闌紫蜺縱光芒天地改形顏暫留勿復道
令人徒長潛

述志

日月垂天經嶽瀆且地維元精誕羣龍玄力成大
儀文章闡幽奧孔制無復遺自此五百年杳然不
可期殷周中懷慙枯梓濟斯須干戈取鼎鑒仁義
稱黃義樂餌誘巧黠飛攫搏以馳今古紛相矜蒼
龍忠義公詩集卷之二
生良可悲許繇嚴子陵安得與同時

寄懷吳之矩

俊人合升朝超步自可觀耿介思矯拂衆庶以爲
患不見吳光祿幾日近封畿拔山古有人未若茅
茹難紛美姜劉輩後迹俱隳官昭昭豈履霜努力
在考槃

寄劉貽哲

蹈海志非輕沈湘情豈難何罪復何辜遠竄逾人
界瘴鄉甫量移未足俗曹快名立成射招姜非

睚眦孔鸞毛羽弱鷹隼擊易鍛幸有明哲父不爲
塵榮芥與至來相過一笑靡攸喟

李本寧棄官南歸過予爲別

重陰蔽天地白日無西東霖雨成塗泥輶車不可
通吳人感鳳鳥解紱還山中別我二十年夜半來
過從聲名動九州一官如轉蓬比牒多台鼎往往
遊岱宗兒童皆項領言笑輕老翁世事誰所爲安
能分此功揮手各雲栖古哲遺高蹤

王心一見訪卽事

美人緇衣好爰及迂愚人相訪深雲中宿昔風期
親雙鳬駐上谷書札飛來頻瓊樹華我堂何用將
慙慙有酒僅一壺細酌甫三巡山縣苦無酒市沽
愧清醇濟陽忽有書來送竹葉春當我愁絕時可
以留嘉賓多病久覆杯逸興復麟駒驪駒不肯行
極晏中情伸平生得意事無若此可珍

南宮過張長芬

十載南亭遊美人殊存亡見子能不歎陳迹亦靡
常舊宅成隣家他人歌舞場茅屋鋪芟席圖史羅

其傍囊中雖少錢飲食尚多方中饋如昔時勸我
酒滿觴求之自親友家貧無所藏感此欲醉飽
恨以悲傷悲傷可奈何永矢不相忘

過伯含園稍爲去取諸題詠

在昔郭林宗旅寓必築掃華園自堪詠何得任草
草于茲余信宿景物愜幽抱自笑近輕薄但慮薛
羅惱人世多垢氛搔首視蒼顙

南宮道中

朝發沛水上暮宿汶水邊懷舊不能寐曉看雨足

趙忠齋公詩集卷之二

卷之二

五

三

懸驅車衝淖塗腫臃墟里烟白日破雲出清蹕散
遠天四野絕游塵轉覺春色妍紅桃雜綠楊極望
青麥鮮陰晴變須臾誰其潛幹旋用此測大象無
爲情累牽

夏日閒居

簾門靜無人微雨生新涼泠然來遠風花竹俱影
揚兀坐讀寶書高吟聲琅琅時得同調者異代晤
我堂與至一揮毫結撰自成章獨居非寂寥無事
絲與簪豈敢輕王公聊足以徜徉

胡燕行

胡燕巢東家越燕巢西隣相見呢喃語似是話情
親人生爲朋友契合良有因如何婉孌好棄置若
埃塵旣貴遂忘賤旣富豈思貧昔爲驂與靳今爲
參與辰得時卽賢豪失志多可嗔結交有如此何
似路傍人

感懷

赤日如蓮華忽落西山隅人生多所懷春秋不可
俱上京羅公侯鳴珂散長衢經邊許史家高筵列
笙竽歌聲散雕梁舞袖拂氍毹一朝時勢改白露
生庭蕪昔日稱聖賢今爲世大愚

夏夜與客泛舟醉後作

酒人散明月玉山各已頽清蹕可娛人夷猶不能
回仰卧木蘭舟不繫以游哉高葉動林杪好風從
天來取適在造物懷抱寧不開寄語安期生無事
求蓬萊

雨中卽事

鳴雨散花竹園景正堪挹步屨入林中葛袍宜沾

濕高荷傾素液烹茶獨細吸爽氣生心脾兩腋風
習習對此思美人搔首看雲立

夏夜園集卽事

藕花吐香風吹人酒力薄燭外天冥冥華星動山
郭月上懸數尺隔林來閃爍小鬟疑鬼物凝望停
杯杓須臾升林表四野開廖廓共坐玉壺中泠然
清笑謔垂柳影衰衰青蛙鳴閣閣頭戴荷葉冠酒
共露華嚼我思竹林人當能解此樂

古意

趙忠齋公詩集

卷之三

七

錦織雙鴛鴦還自裁爲衣恐人他人手不解惜分

飛

練練松月明滋滋花露墜人道是露水儂道嫦娥

淚

流杯

郊居澹無事靜言思樂方命侶坐柔夷花竹列兩
傍紅亭帶石渠素波飛羽觴酒至不虛歸朱彩斚
發揚日落天空澄水木細生涼賓主恣清懽形骸
俱相忘試問同心人何處尋羲皇

素髮

素髮日以多覽鏡心自憐黧變貌遽醜可笑亦不
妍人老我曾少今我亦復然所嗟不善宦虛擲春
華年蒼生紛在眼霖雨仰時賢命運自相梗咄咄
分已焉散步游清林浩歌俯長川

憂旱

苦旱夏更甚燄熱復飢永城市夫如何山中失清
景原田望如掃憂來不可整天縱慙爲虐羣生亦
無幸空思太平時寡婦得遺秉日暮臨枯池庶其

趙忠齋公詩集

卷之三

七

聞龍電

灌園

淳古逝不還俗士羞田畝衣食生君臣忠孝復何
有林居易成懶素餐畏我友灌園匪自今緬懷漢
陰吏輓轡揚清音寒漿出井口澆漚下石林浸我
葵與韭脩然自怡悅嘉蔬日以茂眷言賞心人小
摘供杯酒

夏日飲羣伯敘懷

風抱濟物性命薄視官輕而生當此時海內盡惛

悍豺狼滿城邑所見皆不平植髮時衝冠隕涕每
露綴利器不在掌坐使孤憤盈懷沙隘屈于絕世
難袁閔祇宜此偃息白日關柴荆時時吾二人濁
酒相與傾暑氣避竹林泠泠有餘清笑語忘結束
話言契深情昔昧浚恒戒幸皆得餘生世事已如
此努力崇令名

六月六日始雨至八日

早久天亦悔恒獄雲漸出豚深聲不聞斷續疎復
密驕陽不易消時時露白日三朝愁虹見向晚簷
溜疾良久雨遂歇月想曾離畢農夫告優渥催種
喧街衢天意何鄭重流亡幸見恤誅求若復輕四
海便寧謹憂心庶可緩散髮歌衡泌

魏懋忠中丞得請歸養枉駕東園贈別

一別入晉中入載身始抽前月寄我書見及荷開
不今來幸有花可以藉淹留小酌就香淨庶欲明
好修宿昔不飲酒爲我頻滿甌慈父正倚閭不得
繫驂騑海內日以騷惠澤偏西陲屢薦不升朝竟
爾遂夷猶親年將幾百髮錄世罕儔畫繡舞干庭

快樂何所求蒼生亦有命吾道難爲謀安得結比
隣朝夕相與游

沈少卿方伯北上見枉贈別

曰余滯臯澤宦遊君各天自非入蓬蒿再見知何
年訊至情轉迫望之脰欲痛入門窺形容想像廿
載前君強余漸衰白髮不肯憐緘酒爲暫開豪興
乃依然痛飲恣權呼中懷翻未宜王程無緩別彌
使離思牽時危賴英俊願君慎風煙舉世競夸毘
孰知慍愉賢行矣勿復道親交義自堅

寄懋忠

素交滿舊林今君復來歸長安大如許吾黨日以
稀白雲能招隱所愛非脂韋山中色聲笑聊足以
樂儂相望咫尺間尊酒數可揮清泉花下過好鳥
林中飛天實令優游而可乃歔歔古人滿瑤編同
心願不違

遣懷

人生苦繁憂能哭不能歌歌既非人情哭亦將如
何造化浩無心勞結徒自多從君斷腸盡安得神

爲呵愚蒙乃近達顛顛了無它萬事本如此匪云
焚其和酒亦不必飲澗亦不必適虛舟任浮游駒
隙良易過

聞陳荆山方伯病免

解組亦常言斯人何其果纔見北來鴻俄聞南下
荆故人俱還山酒錢誰寄我嗟彼四海人何限不
舉火拯物豈不懷仕路方坎坷朱顏俗所輕空自
憐婀娜同心眇天末難鼓山陰柁酌我犀角杯遙
思澆磊砢金曾寄荆山犀杯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示清衡

鴻鵠養六翮奮飛覽九州安能共鶩斯競爲高下
游丈夫懷遠志聖賢以爲儔文藻絢山川中情信
嫵修所希在天表於世亦何尤不聞詩人言匪做
福來求

謝文少玄翰林見訪

抱景息窮阜日月忽已遲舊交多青雲往往棄如
遺何意金閨彥紆塗問蓬茨乍聞良驚駭一見成
新知念我與伯氏宿昔同風期夔龍塞天門在野

寧有奇況君賦子虛漢帝得同時二華企高躅與
我懼相待論心兼論文進酒無所辭日落繼以燭
戀戀不知疲此意豈今人賤子詎堪之願君爲公
卿吐握芳可追

春日東園壁上見懋忠詩

吾園良亦佳美人曾題詩春氣蘇綿病游日方自
茲手拂牆間塵良書光陸離蘭心映晴旭言念促
膝時虎冠入邑咆鬼車當晝馳白雲染髭華山客
俱衰遲歎世獨瞻烏安能忘所思恨無凌風翰嗟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吸空長悲

王海峰至

出飲半醉歸故人在深竹堦前翻我迎握手淚欲
教數載此地別愁苦長塊鞠自恨髮早白而君白
亦速茫茫天地間我輩皆老禿感君遠命駕無論
留信宿腐儒不殺生窮而惟猪肉新韭盤中香餘
酒對榮木白日忽西頰烏雀相趁逐入城猶聚
預愁君返轍

贈邊翁

燕趙多豪俠少年朱郭隣其氣何咆勃其義何隣
岫何知遂年老江湖滿地貧生有食肉相乃是封
侯人魯國貞白子招延爲上賓舉目四小海僱促
安足論將遊淮泗間別我東園春經過漂母祠煩
爲薦青蘋

于公祠同文巖淡合酒集

和風從東東萬類俱熙怡時哉可陶遨言訪子公
祠入門共揖拜使我心則夷澹素太古士愉愉高
賢姿卽窮緩催科敲朴常不施我有一尊酒今日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寄無疑和尚

談禪滿世間萬事益可慨我輩亦談禪歎世亦我
輩誰其造黑業多言何憤憤聞師善說法游戲得
三昧而我視衆生區區未絕愛願酒甘露言超然
頓自在

君子行

君子生世間須使天下平安能與世人僅僅爭一

名滿目堪惻心吾身有何榮玄造本無心而人空
有情不見魯中叟白首事遠征潛修嗣往哲豈云
老無成

徐匡岳大參見訪

蓬疑仲蔚宅雀駭翟氏門何得久寂寞忽有鳴騶
喧夫子古賢情山中採蘭蓀自慙腐朽姿宿昔往
春言天運修一周親交誼彌惇二子出相見藹然
我久別魂落日照朱顏悵悵催行軒寄言纓冕者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送魏乾仲進士宰陽武

少年適秦中塗次宿修武男子吳自省視我非俗
伍授餐抱稚子邂逅意甚古平生懷一飯宿昔負
明主有美發玉軻試宰黃河潯憂時中切剝請爲
知已吐河壩風稱饒年來征歛苦天吳弄波濤世
上無神禹築堰竭民膏爲魚不可數近得李長垣
問閭頗按堵撫養待令長黍苗甘露雨夜枕近流
水朝船聞打鼓應知寸心驚多方計弘煦經行博

浪沙天地猶餘怒當時張子房意在安率土仁義
卽太平理縣何須譜佇看美政成四境盡歌舞倘
過吳氏邑爲我一問取

答唐之胤盛稱余詩

弱冠登天門志在民康夷不謂中廢棄冉冉歲月
馳經濟既無用酒色好亦衰稍稍攻文墨聊以抒
奇思吾我相與權匪求他人知作者今無數君何
獨見推子美獻吉輩令人傲難施勳業震天地時
往每生悲坎塲終不偶後藻神恒怡雲表恣戲蕩
趙忠義公詩集卷之二

余亦感余詩

金思玄主簿見訪甲辰仲冬十四日也

燕趙當我時何其鮮俠骨仗劍登高丘毛薛芳久
歇今年得一人今夜來倏忽杯酒肝膽傾天雲共
突兀時昏豎子驕怒激英雄髮信義挾清霜豈能
負朝闕斯人在末位我亦採薇蕨相遇且盡歡世
人堪咄咄大醉出柴門積雪映華月

謝耿叔臺中丞寄書

美人愛芳草謫謫多芝蘭之蘭無異心桃李暫爲

歡流俗輕故舊結交在長安巧言成瑕疵用爲棄
絕端何意天上書飛來落林巒娓娓道契闊贈我
翠琅玕滿野多蜚鴻居高慮素餐古今有公卿此
意亮獨難明德不敢藏宣之以柔翰

慰范趙州悼內

雙龍有時乖鸞鳳有時隻運數已前定何用自煎
迫寸心若相忘轉盼卽移易寸心不相忘九幽豈
能隔人生天地間誰其年滿百試問西王母彭祖
亦殤客莊正有深情傷神竟何益

趙忠義公詩集卷之二

別蔡弘甫時弘甫左遷歸里

種樹當路蹊託根乖所宜放逐予已久通顯非相
知鶴鳴無空山千載亦一時相見如平生杯酒園
中持談心對青天披豁無猜疑金張許史間使人
常攢眉區區抱精忠誰者爲明之我躬不見容尚
爲蒼生悲離別將奈何芳草頻相貽

庭竹歎

一冬雪不休庭竹葉盡乾季春草木盛憔悴無好
顏吳天申以霜烈風其爲寒雖有堅貞姿支持亮

亦難不宜摩雲霄抗直挺高竿在苒者何限摧藏
徒悲酸

古意有贈

花光照林薄雲彩生遠天玄感曠士懷幽情爲嬋
連衰世棄才英燕雀羣踞踞踞藏丹穴衷腸不
得宜有女恍若神來下泚水邊隨風欲輕舉成削
羅衣鮮美心稱姱交固植不可遷明珠墮非處使
我魂悽然頗聞子虛賦依依綺席前人生遇適願
形骸即可捐安能如僞徒閉目私垂涎共入竹林
趙忠教公詩集卷之二

中持觴看紫烟我友嵇叔夜此意可與傳

壬子仲春與梁升吉徐新周汪景從吳昌期
及其子貞復遊泚上取水烹茶

命侶遊南郊乃至泚之干春氣澹未放薄衣尚微
寒水落出平沙中爲新月灣抽蒲此陳坐雲樹萬
榮觀東指漢帝臺西瞰太行山淺流開明鏡綺波
生其間童子負茶鼎烹之味若蘭稍啜心神瑩數
旣發玉顏乘風欲飛舉何須假羽翰自有泚水來
勝事良絕難俗人旣無韻雅人未必閒我輩幸免

俗世務不相關濁河衆魚驗風志非投竿

寄章元禮

青天散白榆啓明延朝光扶桑掛虹蜺六合俱蒼
茫伐木求友聲鹿鳴思周行君子唱德音簪紱有
芬芳海風搖三山列仙逝將翔塵世無榮華美人
不可忘蜉蝣於須臾萬代自久長安得英瓊瑤以
爲遠所將

詠毛薛二公

毛公一博徒薛公貢漿人日遊閭閻中平原杳不
趙忠教公詩集卷之三

聞不解魏公子何以知獨真救趙寄鄙上下車物

聖

色頻求交恐不屑磨折極慙慙豪俗等浮埃賞識
爲瑤珉二千客亦多媒媒罕超羣正言勸歸國高
義薄天雲混世保厥美耻入侯王門知己非偶值
終古聲迹泯斯人吾所仰伉俠安可倫

詠信陵君

公子有至性愛士如骨肉幽遐徧搜訪逃隱皆追
逐七十夷門監執轡親爲僕鄙上交二公平原爽
自惡窮窘動意氣鳩鳥讐必復如姬亦感恩士誰

重滙族入趙仍還魏受善殊神速若得遭明主泰
險失函谷我嘗遊大梁千載有餘腹里居時結想
美人此湯沐

示清叟

承家願有子子大復望孫子孫紛在眼青雲望飛
騫爾今列青衿孤矢懸在門子情本易足對此遂
加發先人有積德鄉黨無怨言爾性復孝友茲惟
能本原努力事學業美盛文藻繁人當爲豪傑碌
碌安足論

趙忠齋公集卷之三

五

詠駐處士

炎精旣殲移閏氣何悠悠日出各分野夷齊涸宸
旒此時遊宦子豈有伊與周俗骨厭雲霞浪言蒼
生謀處士能豪飲意內無王侯晞髮西山巔濯纓
泚水流司徒偶相暱中情非其儔苦欲相解達冥
鴻不可求伊人比子房能從赤松遊得身道所貴
知命自無憂

余旣爲昌期買宅以居復作高柳亭落成詩
焉

逸士賞我韻寄居成歡友古堂東城下隙地尚半
畝小築就岑寂埤垠列高柳陶令宅五株當日能
爾否仲夏及避暑于焉此飲酒鶯囀翠葉涼蟬鳴
綠陰厚擬招白雲棲衆芳以爲藪井井何時鑿壑
清壽永久興至任風雨柴門或夜叩談笑無拘束
倦卽憇窓牖倘追前賢蹤勝跡庶不朽

平原君詠

宇宙士爲實濁世如遺迹七雄方力爭權落山林
客被褐擔簦者駱驛邯鄲陌公子誠愉愉高林延
趙思齋公集卷之三
衆翽任秦不敢帝圍城故相嚇魯連天下士竭來
効奇策談笑却虎狼聲光何赫赫斯人日以遠白
屋擁蘿薜縱有百毛遂朱門萬里隔九京如可起
願作門閭役

送李芳園試宰鎮原

獨居念蒼生離席緩悲緒王澤竭已久五氣常乖
敘在位多忘民君子靡寧處清淨神明匹愷悌流
滑滑有德兼文武良弱以無恒濁世須挺立于載
垂葉語下車謁潛夫爲我辭芳酌

哭于景素先生

浮生甚危淺何堪二十年拔茅杳無期連茹沈重
泉于公真雄傑聖統夙所肩委質矢盡節苦言救
時愆眇余忤執政罪多使公遷匪玉玦以金忽若
雨絕天美人隔雲霧莫能自詰前朝闕旣已矣人
世可無賢如何不慙遺非余孰痛焉素冠寄哀情
結綯不可宣

英雄吟

當首多遺忘故舊情在惇哭雄易陵忽勞謙道彌
尊草木難誰詬一飯亦爲恩摘瓜宜甯夏刈葵莫
傷根千里不莖井可與智者論

述夢夢衆甫也

易水多蛇龍夢魂不敢過思君在京燕躡躑將如
何隱者旣已矣仕者亦坎壈所志不克遂日月易
蹉跎晨起不暇食暮歸視星河役役馬蹄間坐使
體中痾夢聞君此言不審厥攸宇余曰君努力強
餐善自輔徇俗擢朱顏於世豈有補悲情滿胸臆
哽咽不能吐契闊乍相見何不飲清醕人生執金

吾誰知亦愁苦

送輔季還蒲城

班瑞遵堯典逝將復言旋攬轡指秦中回首望京
華宸居隔璇霄左右列飛仙六服集冠裳想像金
鑪煙海宇多可虞一邑獨清安舉世盡啓啓羣司
脊以騫人生各有志世運屬才賢君其善自愛勳
猷在時艱周召有芳躅循良何足傳

寄史際明

精衛填滄海于載猶未能人生爲知己何必力所
勝得意量難持哀謝宜見陵學道三十載俠氣尚
飛騰舍我林衆樂而求衆怨憎事過斯少味徒令
口事興酬恩存友道未敢深自懲春風從東來河
水無餘冰已矣勿重陳晚節惟兢兢

古懷

策杖登西山言將采其薇邂逅兩君子伯夷與叔
齊平生仰斯人何幸覩容輝握手清林中論心向
翠微俯瞰東海濱管丘盡蒿藜忠孝良可珍侯王
何足爲

卽事

回飈捲沙礫飛揚散區宇行立恐顛仆入皆閉深
戶冥冥晝昏黑似有鬼神聚余知其固然獨坐凝
所主久之漸清明呈形悉可觀白日懸中天光輝
自萬古

史太常過寧晉周王侍御家

清白誠可貴貧苦亦難當不見王侍御妻子每絕
糧有客念昔友聞之熱中腸遂出案中金而爲義
舉倡銓烟入青雲降曲驚相望問此從何來宜興
趙忠齋公詩集卷之二
史太常赫赫鐘鼎族藿肉以酒漿雞鶩有餘資賢
士恒淒涼篤舊惟斯人厚德匹前良作詩與公子
奕世永不忘

歎世

我昔觀周鼎上著饕餮名得人未及咽性命忽已
傾眩眩者青天有時太分明近日江陵子同上恣
橫行蘭蕙盡芟夷蕭艾咸敷榮惡駕旋滅亡妻孥
被國刑甫見前車覆已聞後車鳴嗟此世上入危
塗日相爭

示首孫

久隱謝塵勞亦爲病苦纏吾孫甫六齡焚香額神
前是時仲冬月古祠風凜然止之每面從凌晨仍
往焉時或跪良久望盡鑪中煙困憊幸獲蘇魂從
斗極還安知赤子心不能格上玄仁道取敬多孝
行居其先至性自孩幼庶幾能不遷明年可入學
勤讀聖人篇努力爲君子名與黃童傳

偶感景泰間事作

英宗狩沙漠邸王攝天位久據耽尊榮奉迎遂絕
趙忠齋公詩集卷之二
意東宮立已久欲爲傳子計厚賞歡要津加官皆
不次舉朝盡顛冥何能有異議前星闇無光日月
幾隕墜君父如弁髦比之宋二帝豈料翠華返覆
載失天地朱輪甘赤族倖見仍富貴可恨于少保
而口亦爲鼻欲知古今情但請觀此事所以蒙莊
子做脫人間世

戊午初度衆甫尚甫敬迓在宥慎可乾觀至
時余病起

余誕維茲辰早起學管寧忽聞諸君至開門出相

迎燁燁環樹枝照耀白日明自惟朽薄姿稱觴盡
人英多年閉關者爲我亦遠行見我幸無恙陽氣
大宅盈芰荷以爲席葵藿以爲羹盤餐豈不薄所
貴將素誠盎然骨肉歡襟抱無不傾杯酒發朱顏
頓覺四體輕厚德篤世親想見古賢情何以報知
已永言守廉貞

周濮州棄官歸里喜而賦此

長卿溫恭士抑抑慎自將再試百里宰居然古循
良時豪欲汲引攜手游天間遂遁謝不敏踰涯非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聖
所望稍遷爲州守亦在齊魯鄉久處英俊域類聚
信有方遇民用文理衆庶咸悅康感時思濯纓駕
言返舊疆豈不念蒼生尼父重行藏海內亦有人
每爲榮祿傷斯人獨遐舉俯視玄雲翔憶昔東園
中朝夕談文章今復同飛遜共此松菊芳世運任
夷險吾道有輝光喜極發清語用爲來哲倡

可遊園詩

公肅爲園久矣屬余爲名余名之曰可遊
而贈之以詩

西山翠可挹沛水流几席左望千秋亭右帶五成
陌卜地得佳勝結構多曲折花卉自遠致蒔植甚
愛惜密防人禽擾澆灌時不隔今春行冬令竹敗
歲寒節此地賴主人芊芊不易葉草木感知遇怪
來能好客客從四方來倒衣日延接大饗出中厨
一一皆精潔美人善勸酒爲歡日易夕百花獸相
招移尊隨所適情洽忘形骸切倚聞香澤誰能不
盡醉而忍輕爲別茲園信可遊釀黍須萬石

贈吳玄素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二 聖
自余得昌期愈知素交樂柏人未一舍念君獨處
廓有時携手至棣華照幽薄他鄉非浪遊亭會難
預約二君去我久燕趙殊寥落區區一片心相對
得披豁涉世須和光意氣自有託好美如陳平來
必長漂泊世事等浮雲人情惟金錯不如高柳亭
可以恣譚諠

寄贈仲一詩

威鳳栖遐裔五采曜朝陽高飛騰九州倦游復回
翔君子挺昭質毛骨皆芬芳獨行仗天律不啻吳

平將言念民生艱宛轡憇周行宰邑儼神明濯埶
可與方翼贊統均地去邪進賢良流俗安倫樂矯
拂誰能當如入鄧林中聒耳盡蜩螗蜩螗但聒耳
怨脫多豺狼掛冠順成門荷笠于家庄盲風動地
起白日慘無光西姥縱五殘青女灑嚴霜草木浸
以罷蘭芷委路傍時運古今然君何獨慨慷

肯逸軒詩

王井伯書來云近日結軒于宅之西爲逸
老計惟先生名之余甚喜井伯之達也造
化逸我以老老既易得逸亦何難然非井
伯其誰肯逸者乎乃名之曰肯逸軒作五
言一首久不見井伯聊爲詠笑以慰離索
也

白日度飛谷向晚亦弭轡人生誰獲安老至宜謝
事奈何世之人罔知止足義衰醜戀纓冕扶曳入
朝寺不知時幾何能得幾何利井伯稟道性不受
塵滓累一軒日閉門靜默保真氣通仙非遠求但
取人所棄蒼天老更甚多年長沉醉縱橫任世人

情然不爲意與君共效之庶幾仰不愧

已未初春述懷

早歲樂閒曠福過亦爲病丙辰及丁巳殄瘠常不
醒卧聞耳唧唧瞥見天光映久處幽明界此理尚
未瑩每欲見鬼伯相與一印證譬如沉醉客跟陰
目不睜軀幹乃僑居相依匪終竟三殤不啻過二
豎何勞迸風聲達遠方譬者頗稱慶運值賢人嗟
愚夫曷敢競四月去年夏衰顏復入鏡見之自驚
喜益信人有命此身意外得何物堪與並所怪全
盛朝玉斗失魁柄罷侯經幾代忽覩衆爲政排根
事剪除刺骨騰議評一言爲友朋四海成陷阱乃
知朱公叔羽翼賴衆正不度德與力機疎洩遊訶
職涼兼二善具如柔柔詠毀多虛譽折客散間門
靜山東趙太宰啓事列名姓頑闇不足齒直隸昔
謬聽懷恩未敢言但祝寒松勁天道亦不古陽微
陰日橫統均得耆碩不負聖君聖近聞建夷酋屢
侵中國境黠兵千家哭生離恐難併頻年冬無雪
去冬雪偏盛朔漠地苦寒人人應沒脛胡兒醉乳

酒坐使行伍整人事與天時我心殊怏怏山居畏
虎狼里次亦不靖昏久漸開明愁極轉清淨轍環
難學孔閉戶聊爲孟白華發已久人皆賤操行圓
世知我貴孤栖匪伶傳日暄聽鳥喜雨霽看花靚
建豎論遭逢道遙任天性誓守固窮節念哉惟祇
敬

歎息 已未四月

芳名如芝蘭未可稱君子投分如膠漆未可稱知
已知已多負心君子恒轉徙衣食令女淫權勢令
窮忠義公詩集卷之二 星

士死可憐白髮翁身在先成鬼老彭七百時未路
難預擬朝從柳下遊夕宿東陵趾肝膽自相猜何
況我非彼蠢類有定性靈智生倚說濁世人幾盡
古賢不復起歎息將奈何廓落保厥美

賀邑大夫月宇張公考最蒙

恩四十二韻

天地恩高厚君親德並論親實鞠育我君能顯吾
親欲報俱罔極何暇私此身教忠乃古制資敬理
惟均甘澍滋黍苗可以達明禮周澤被君子可以

康世屯道在斯強名浮榮等埃塵倚與強大夫居
近于聖人至性契典誥矩則夙能遵紆組未鄙上
小國少人民魃蝗迭爲歲十家九家貧啼饑憐赤
子生活賴慈仁鄉村鷄犬靜人夜卧及晨盛夏
屢怒風雷震人根大雹擊嘉禾不來沛水濱碎隱
光怪中居然有鬼神如彼灌壇宰經過避其闕當
此未旦時不啻漢吏循三載政底績芳音徹
紫宸璽書登愛舉

恩數子情伸仕宦亦易致奏功九敷陳大夫行道
道勇過椒丘祈枉車非所乘無咎在曳輪龍變何

不可得此喜津津余心懸四海念瘼雙眉掣近復
遭虜患處處黥行頻租稅日加多下民殊苦辛幸
遇賢大夫猶得有四鄰大夫知我拙時時問沉淪
公道猶未絕義類氣稍振課吏每如此風俗自還
淳鬱播欲起舞感激非常倫在昔有金公遺祠俎
豆新溫德儼相似交情同一真公也大夫師從福
良有因所處匪疇昔豺虎方僣僣執之左右手弭
耳如柔馴運亨剛不拆譽望自潏潏都哉令人奮

孝子及忠臣恒恐舍我去不獲借寇恂選除憑探
籌僥幸難屢臻永言屬斯章仁賢信可珍

讀陶淵明乞食詩

淵明懶束帶逃邑歸柴桑行乞得一飽清謠自成
章明智獨懷疑貧仕詎非臧于祿亦無難塗險絕
周行寧分雞鶩粟不隨高鳥翔充餒取棄餘中情
自芬芳卽事良屈辱乃以全貞剛自古多幽貞鮮
可與比方

睡起

趙忠教公詩集

卷之二

聖

睡足獨頻伸風動簾鉤鳴靜久知無人涼氣侵桃
笙于于岸白幘踏步園中行飛日投西山返顧有
餘情羣鳥歸霞林焉鴈入雲征是歲六月中希聞
蛭蟬聲宇宙如是觀呼兒閉柴荆

壬戌起家將北上

晚年懷百憂塊鞠不自聊束園隔一城花鳥徒相
招蒼生俱倒懸黃屋愁唐堯余匪斯人與而能戀
林臯剛拙與時左春秋況乃高道路多豺狼聒耳
多鳴蛭

丹詔數來下安敢終囂囂淹留既永久強勉辭衡
茅首哉莊生言君臣義莫逃山靈知我心松桂幸
無嘲勦業非所冀誓守平生操

園居雜詩

簡懶合窮栖長揖謝時傑舊業東岡陂聊以安吾
拙林密多鳥音地偏罕書札寒泉時一漱晨葩每
獨擷求仁庶無讓大雅貴明哲

宿昔狂且愚許身長不輕努力竭區區志欲宇宙
平薄劣乖始願場來返柴荆多病愧疲曳不能事
躬耕苟免饑寒累懷古慮無成志士良不開富貴

趙忠教公詩集

卷之二

聖

非所營悠悠林壑間何足矜空名

手植園中竹茂密以美好薄游無人澆森森就枯
槁此物昔所愛寧不傷懷抱中情指白水歲暮永
相保

邢州有美酒湜湜聖之流家貧難數取釀法安可
求山中濁醪熟綠蟻浮新蕒花前獨斟酌酩酊何
愁暮

蕙草化爲茅茅亦化爲蘭萬物更變易誰能測其

端真真有所驅並作不得開榮華以爲美顏領空
自憐君欲知此事桃花終不言

歸來幸不遲貧遊多少客見我俱欣喜自茲更朝
夕過從卽呼酒情事無所惜六博賭巨觥跳跟相
拊拍拍往往醉如泥花下相枕藉俗士難共飲愛此
露真赤

十齡元元灾皇天吝雨雪烈風簷輕雲南門長晝
閉宿麥旣已乾萊復遭蟲齧誰謂灌園人撫景亦
不悅願言玉燭調使我安耕墾

通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聖

邵平東陵侯富貴故所輕一旦學種瓜五色數華
榮幽意達芳苞滄浪可濯纓吾園亦東門悠然千
載情

杜宦不遭時不如弄羽觴結交不知心不如少年
場愛恩長畏人貧賤何徜徉暮連差解事二疏亦
尋常今古擅高名咄嗟可憐傷

心閒久無夢高枕消遲晝胡爲入長安懽友忽云
觀似是初歸時怨我別離驟共言雲壑殊良晤何
當又之子路應迷而我遂往就驚聞黃鳥鳴攝衣

步園後恐令松桂疑浩歌還自救

高卧起畏遲隱居固宜然幽與忽而至令人不得
眠侵曉事行游天宇方澄鮮五月葛衣涼體輕如
飛仙涂涂荷葉露的皪明珠圓草木俱蕭爽禽聲
清可憐乃知山中人樂事非一焉

侍御羨我隱呼我清都賓解組過來歸言赴故山
春爲園望咫尺巢鳥結比隣時乘安步車往來不
知頻並坐煙霞間玄言相輿論平生愛幽貞況值
同心人道思各努力保此竹栢真

通忠毅公詩集

卷之二

聖

酒熟客偶至童子權相迎對酌春畦邊閒聽鸛鶴
聲流水過我前醉眼爲之明携手出柴門青杯白
月生

示清峒

爾年七歲時生母病方憊阿兄長三齡相向俱鳴
咽爾云勿徒悲可與神明說焚香徧古祠叩頭意
慘切結脉忽再蘇枯容頓和悅人子有此心何必
慕往哲不憂學未達但願無作輟酒誥書有篇逸
豫蹈履輟少壯幾何時人禽須自別典籍皆常言

周孔無奇絕念念在孝友衆妙會昭晰

壬辰家拜司勳

憶昔仕不效歸卧恒山陽人衆素所輕孤情托瑤
芳何意來弓招雲鳥驚趣裝豈不畏風塵美人難
可忘世運逢嶮巇天意良杳茫薄術倘得施民生
汔小康我思魯仲尼龍蛇以行藏

將北上園中作

園居不唾地預念荒蕪秋花開曜朝日好鳥鳴聲
幽閒居久相媚依依願我畱舊林誰不懷將發還

夷猶天下非太平爾輩能存之

聖言與白雲命駕

清神州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三

邵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七言古風

奉寄劉少翁時年八十

憶昔弱冠遊秦關燕趙之南二千餘里無丘逕直
至洛中始有山山行五百里秦之平地出具巖俯
窺黃河不知幾千尺仰視黃嶽摩青天使我壯氣
凌紫煙乃有劉公生其間華嶽雖高黃河雖深劉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三

七

七

公厚德與比肩我思古人不得見公也更在古人
先家世簪裾無一錢緩急來依身可捐流俗溷濁
兼鹵莽揮棄軒冕當盛年箕踞白石弄清泉今年
八十仍朱顏却笑太公何多事輕去磻溪求一官
二公相較劉公賢白龍玄鶴胡其不來下我將乘
之請公前共談瓊笈瑤華篇閒看日月飛雙丸

題王生昭君畫

燕趙間人不好事相如子雲空識字美文不直一
壺酒名畫祇供兒女戲王生學畫差不惡內丘高

邑時取醉昭君貌出何鮮妍絕代佳人落我前凡

坐無人在傍側琵琶開却鷓鴣絃魂應人漢不思

返形獨留胡空自憐玉容高鼻黃毛垓惡質寒雲

白草天識面誰能不痛哭有美如斯番薄祿當日

黃工欺君王安得王生進此幅王生貧苦不須悲

金多未必遠為福昭君一見漢天子毛延壽者被

殺戮

三吳行

三吳豪傑今不希危冠切雲披英衣棄置酒澤良
趙忠毅公詩集

卷之三

七

七

可惜膏唇弄舌還相譏吁嗟乎世情薄惡無不有

孔子當年豈類狗

江西行

國家緩急先挺身官船釀亂敢直陳善人在患食
吐哺不問知爲江西人吁嗟乎鶴鳴滿山誰料理
吉水先生亦老矣

迎春曲

東郊綺陌春遊路輕車細馬紛馳騖若箇春來不
動情何人春至不相迎幽栖懶慢無心出塵世桃

源隔蓬華花徑常欹鵲尾冠草書時弄羊毛筆自
信天公不見遺陰窮會有陽生日屈指陽生今六
九頓覺風威收凜凜冰凝碧沼泮非遲雪壓朱樓
消更疾暖氣偏尋李路袍晴光直入袁安室看雲
欲與仙爲伍曝背堪稱樂第一淑節欣然獨舉杯
鼓歌遙自九天來試看檻外疎籬畔幾朵迎春花
已開

賀崔仲玉入學

掃筆得官非古事末流相沿益瑣細書契以來見
新格如爲母猴用棘刺豪傑俛首亦可憐低昂況
復隨人意爾家乃公何等人詞賦雲霞翹赤幟屢
上春官不見收百里聊爲領民吏俸錢未足供食
客依舊家貧但勞悴怪來我輩爲石交平生俱受
廉耻累有子仲玉一不少弱齡圖典恣探討神駒
騰蹕嘶長風鸞雛撫翼望蒼昊凡眼徒驚氣骨殊
道心更覺性情好青衿白晢泮宮遊乃公應爲寬
懷抱述職經過泚水春一尊與我耐傾倒庭砌欣
看有理樹風塵不愧貽芳草雕龍世禪今在茲富

貴能辭相逼早爲人須爲君子人鄉里兒童何足
道

長蛇歌飲鄒南阜作

洞庭長蛇一夜枯千人萬鬼驚懼呼嶺表流人歸
滿塗今君奉

詔來上都憶昔投荒向萬里聞君母老復無子歸
不識我我愛君長恐一旦含冤死天摧地折白日
墮命寄羣虎欲誰恃魚龍送君置我前落日開筵
面秋水平生結交盡賢豪昨見吳趙今見爾君亦
先曾知我名獄中得自艾先生公等袞袞皆大用
海內何愁更不平長跪進君黃金杯悲風颯颯從
天來欲飲不飲何爲哉不見爾鄉劉侍御白骨今
爲螻蟻裁

中秋同何方伯張山人集沈使君宅待月歌

今年有客共中秋坐間何沈俱高流復有張君方
外士置酒相邀北海頭舉杯極目待明月陰雲忽
向瑤臺登清暉欲吐還復虧小雨無聲時自歇走
月流雲交掩映天意人情亦相競奔雷送雨乘風

來寒聲催電一何盛天地黯慘蛟龍吟罷酒燈前
四筵靜興盡將歸奈此何撫時感事愁思多須臾
雲開雨頓息仰看玉宇飛金波賓主驚起喜欲倒
洗盞相屬影婆娑今宵得月真太奇一飲千杯醉
豈辭君看浮雲有時盡我輩行藏未可知

奉壽朱上愚太常伯母韓太淑人八十

太常倦游不肯住我來那得令君去曰有母年今
八十烏鳥情深合鵲驚我聞母氏能教忠肯使危
時無砥柱君昔典銓流品清薦拔賢者不知數禁
錮忠義亦壽集卷之三
錮多年感知已共祝母氏朱顏駐一人之祝勝萬
人慈闈應有神呵護莫言母也春秋高世間不乏
宮錦袍豈少五花八錫龍章褒誰家有子佐唐朝
一杯春酒歡無極延年何必綏山桃

王明府邀酌三井洞

洞中三井自何年洞外高臺俯澗瀍當日周城曾
此地當時漢闕亦參天漢闕周城俱作土但見北
邱飛曉烟古田起爲今人墓古墓犁爲今人田一
墓猶然見侵段繁華空自悲生前使君愛客一何

厚爲我沽酒斗十千烹羊宰牛供豐膳伐鼓撞鐘
聲喧闐北邱之人長已矣吾今不樂負華筵請君
無爲苦相勸爲君痛飲醉方還

夜集何翁宅觀火樹

何翁鶴髮一老叟竟日哦詩不絕口閉閣懶與世
人游時時見我情偏厚翁也知予酒性深春夜相
邀酒數斗燈前大笑傾四筵坐上玄譚窮二酉夜
闌還稱夜未央更將火樹佐飛觴風雨聲騰高十
丈錦霞花發散千行紛紛欲逐春星落爛熳全銷
夜月光歎息人巧奪造化能使烈火有芬芳須臾
墮地成寒灰奇樹嬌花安在哉古今世事只如此
尊前何惜玉山頽

雪夜大梁道中

窮陰急景歲月老胡雲作雪漫浩浩大風凜冽動
地起猛力欲擁千山倒枯桑悲吼天無色可憐夜
度大梁道馬毛卷縮僕夫僵對此能不傷懷抱我
欲訴之信陵君凍骨殘魂埋宿草卑官役役苦憂
時雪急天高空爾爲袁安穩卧人疑死千載聲名

長不虧

易酒歌謝馮安肅

一自荆卿歌易水至今易水清無比信道千載有
餘情釀酒實從近年始意酒穿高刁酒美皆聖人
也清讓此比來酒家欲媚人加之甜軟益可喜平
生好酒苦家貧故人遠惠情何親輕陰細雨林中
爽與客痛飲見吾真醉來却憶少年場當時意氣
何慨慷白髮漸多惟禮佛杯酌空聞俠骨香

蘇杏石見寄詩集却寄

趙忠義公藏集卷之三

有客王門跋珠履盈盈祗隔清漳水宿昔懷仙悵
杳茫人遠相思室徒遯少小燕都聞麗曲嬌殺紅
牙與紫玉今來寄我囊中詩幽蘭白雪之微詞風
流蘊藉豈有比俠心一片誰能知從古英雄何處
多大路高樓楊柳垂翁今老未吾欲老風塵爭得
朱顏好何時訪我邯鄲陌把酒相看共絕倒

謝韓翁惠竹栽

長慕東南美竹箭近聞名園獨蒔蒨絨書乞得數
竿至賓主不須曾議面韓翁愛竹與愛我此意今

人那可見龍根鳳尾來茅屋風韻烟姿伴幽獨俯
看舊幹似兒孫接引倘能齊萬玉卽擬騎驢訪古
園主人陪竹更陪尊與翁共結林中約爛醉狂歌
爲報恩

千秋臺歌

千秋臺上秋風起落日寒光動沛水沛水東流無
盡時臺有嘉名自顏毀漢家四七巨滔天帝子南
陽崛起焉猛虎長人城不守赤犢銅馬戰無前列
宿徒龍豈徒爾共欲飛騰躡紫煙登壇正位羣情
悅分明隆準似當年絕炎再興光典策今日猶傳
五成陌珪碑無復片石在舊址陂陀蔓草積雲霞
樹外閃旌旗鴻鴈沙邊屯紱舄勸進先知業會傾
春花秋蒂旋枯榮異代蕭條生感慨轉見前賢永
黍情

飲郭山人觀梁太宰園圖歌

太宰園亭來得見今日移來滿東絹吾園對酒兼
梁園郭君畫手真堪羨千章古木入青雲十里清
溪拖素練爛熳荷花照眼開吾園之荷香正來花

花相映香相亂掀髯大笑傾深杯幅巾芟製太室
也水逢步履神瀟灑平頭執楫青林下郭君郭君
何不添我共清酌折荷葉當醵醵杓接羅醉向風
前落人生何必凌煙閣

趙虞言孝廉與子歌

人生有子誠樂事為人父亦何容易吾昔三八正
其時君過一歲亦不遲是時芳氣來東陬庭樹阿
那鳴春鳩門上懸弧耀晴旭賓客滿堂行玉甌共
羨明珠忽入掌轉使盧家愛莫愁憑君莫問何等
趙思魯公詩集卷之三
子試看阿翁者誰氏丹穴從來有鳳毛龍駒自出
渥洼水君不見平原當日却秦兵再活邦國至今
稱功高德茂天所興子孫公侯宜繩繩

送吉公玄

邂逅逢君盡懷抱始信相知不在早別期屢更竟
成別東園孟夏多芳草感君授我金液丹看取顏
色得美好他日相思應有夢可能更識長安道

夏日園酌卽事

朝雲垂垂雨颺絲天氣久旱人心疑林庭客至白

日杲歎嗟相對杯行遲麥田澤晚收太薄秋禾復
乾真不支向暮西北有雨脚雷聲來往盤近郭烈
風吹雨兼雹下震地怒號鬼神愕郊原萬樹俱顛
狂拔者伊誰復誰斫庭前夜合花盛開割然中斷
南枝落深根猶得荷生全浮榮安敢怨蕭索倏忽
雲開四野靜二儀高下還樓閣客意慘澹罷飛觴
城頭新月空清涼

戲爲鬚鬢歌

鬚鬢于人亦太苦人人怕白偏不遲盤龍鏡裏生
愁顏祇恐少婦從旁窺金鑷偷拔真可惜忽若落
花不上枝花落還待明年開拔白旋生能幾時世
傳吉日永不出用之無效徒自癡即使日減不復
增老翁個個皆成僧稱奇更有換白方昨日是雪
今日霜展轉尋思不耳白百計無如染最良石灰
髮黑有妙理文蛤經火元尋常白乎可緇孔父駭
入而爲色墨子傷長安市上多此藥貴入買之妝
綽約燕姬十五玉笋姿綠黛朱顏滿香閣欲拚日
日長快意倏見星星還作惡人不好色不求官鬢

鬢從白亦自樂

杜鵑行

杜鵑當日爲蜀帝錦袍星辰照江渚黃金鑄作十
二樓白玉刻成三千女生時禪位如堯舜死爲小
鳥一何鄙風雨栖身托木葉日月充腸逐螻蟻生
子寄向他人巢枝頭嘖嘖怒相視口燥唇乾毛羽
鍛噴血長號苦欲死杜鵑杜鵑胡爲爾地維天柱
亦不牢人生有數安能逃纔見紅鉛嬌綺繡須臾
白露沾蓬蒿江干海島屯烟霧其中豈必皆蓬蒿
題忠義公詩集卷之三

爲鷓鴣何足豪

送羅山人遊嵩山

我昔騎龍遊嵩山三十六峰飛紫煙玄鶴化爲白
玉童爲報子晉來翩翩道我何事久不至共傾金
液長松前子晉爲我歌鳳皇爲我鳴妙音不可辨
隨風滿太清慙慙留我住瑤闕雲中揮平風前發
徑領身致宇宙平然後干此鍊真骨石上空留子
耳化林中長掛青天月誰知世事多錯迂塵沙空
遊英雄髮時望嵩山雙涕流逢君今向嵩山遊贈

爾破山之寶劍腹食石髓延千秋爲我致聲山
客明當歸來卧雲石

梁公行

我心拂鬱思泉石夢魂飛入邯鄲陌久拚身世兩
相棄亦有梁公再三惜梁公之才十倍我弱冠登
朝籍籍忽見秋風命駕歸二十年來鬢未白憐
才更見斯人否羽蓋裴旆亦何有運命不利無英
雄黑蟻升天龍在數生計惟須百畝田世情盡付
一杯酒人生失意不須悲桃李花開能幾時梁鴻
題忠義公詩集卷之三

高節垂青竹若問當年那得知

羅生行

羅生意氣天下無少年結客滿江湖袖中新著三
都賦筆底輕揮五嶽圖劒術精絕擬勾踐酒性縱
橫類灌夫駿馬蹀躞黃金裝珠袍錦帶映垂楊倡
家少婦鳴箏坐笑將華果引潘郎燕子樓中雙燕
子鴛鴦橋畔兩鴛鴦嬌歌輕舞真多事疑睇合擊
總斷腸斷腸何處最難持玳瑁筵中半醉時夜月
拳拳臨綠黛春風冉冉入清絲三千客在且爲樂

五十年非豈復知世人噴噴徒相笑爾輩醒醒安
能爲丈夫意氣在杯酒報恩千金簪七首不受孔
孟相思蒙肯向金張事趨走君不見邯鄲趙生淚
游宦鷄鶩羣猜被污垢仰天撫劒涕沾纓時兒羅
生顏徒厚

答于田

鷺鷥不與燕雀巢豪士不與俗子交眼望九州自
迫隘意氣何能盡吾曹自歎折腰五斗米纔出商
山非園綺肯憑湖海傲當時今向風塵覓知己鄉
里兒童解相慕當面推服背面毀肝膽傾人每不
疑毀方求合翻見嗤結客黃金無所有投人白璧
欲何爲行路古來元不易與君高卧南山陲

光州使君爲我話王承父且云將來汝南寄

此代書云爾

何物王生乃爾奇新詩直與李白齊使我把玩神
氣王白日潛光青天低復聞光州使君說王生俠
骨明于雪醉後狂歌笑丘軻平生高許輕稷契汝
南小吏與頗豪欲共生也一歎血天高落日夢魂

祖如花小妾能當爐涼雲冉冉清蕙塗望爾弗來
胡爲乎莫以簪輶輕相置不是文人亦酒徒

代倡家少婦答李于田

妾家青閨兼天起下臨大道瞰汝水十三垂手學
淮南座上能回千人視可憐蕩子傷春心落日嬌
顰動墟里犬子琴心妙入神豹奴草聖精如綺車
中擲果惜繁華機上停梭憐玉齒看花無步會卑
行對月有誓邀雙死看花對月剩相隨細馬曾追
輕薄兒心期白首愁先老樂赴青春肯後時鳳子
金鍾濃薰玉漏遲繡茵金鍾真堪羨暮暮朝朝君
不見筆端不寫黃庭經袖裏長懷素統扇統扇秋
捐自古傷纒道分攜已斷腸亂飛玄髮疑簪短瘦
盡纖腰恨帶長解道使君原有婦何須輕打野鴛
鴦

冬雨歎

三秋苦雨泥滿眼欲得白雪清我魂冬十一月仍
不絕門前淅水流潺湲黑蜨輕在屏帟醉行雲不

復問寒暄朝望絲絲幕轉急茅堂未倒愁沾濕
安高卧曷繇得倚杖看雲空佇立

怨歌行

爲羅生伯符作

紫羅紅巾嬌洞房藻帳繡額雙鴛鴦口脂頰粉膩
生香縱情極意樂未央夏日冬夜俱不長漢臯游
女彩霞裳目授交甫魂飛翔但見新人朱顏芳舊
人咫尺勞相望出門心事非在牀空言千載不相
忘新人十四登君堂舊人十四遭離傷繁華對鏡
斷人腸棄置何因安能詳遨遊四海求其凰新人
有時委道傍

山海圖歌

高山巖薛連青天下有萬頃之洪川漫漫澎湃不
可極歎雲欲日生紫煙宛在中央有一叟龍眉鵝
髮何翩翩雙童如玉立不語臨山對水心悠然吁
嗟乎異哉昔我曾登三丘而望靈海安期生者渠
碧霧勝事倏忽逾千年何得入眼分明在胎定魂
寢徐察之乃是李子筆端能爾爲持此往壽巨川
子獻觴請我歌此詞

奉壽劉母胡太夫人

四月維夏方恢良炎精淳耀照九垓嫗泖之苗應
時茂誕降釐爲卯金婦如來是月亦初度真人出
世良非偶移天見背當華春啖松味雪忘苦辛膝
下一兒復一女弱龍穉鳳絕常倫陳詩說禮親教
訓女也有壻兒爲人誰者爲壻兒者誰姓名道出
人人知一爲劉思徵仗鉞行邊如神鷹騎虜不敢
爭金縉太乙樓上會詞客樓下犬羊厥角崩西北
風塵實所憑一爲李道甫維揚十載作開府夜無
鬼魅晝無虎村官處處問山林人幕嘉賓對風雨
天地東南無戰鼓母也一家出二豪嬰孩俱見勳
名高歲時迎養車馬競念女欣看淮海濤金仙承
露調珍膳玉女裁雲製錦袍年過七十轉強健獻
頌稱觴盡譽髦當今
聖人重母德更聞子壻皆忠直
詔書旌表貞節門倚用二卿扶紫極我願
聖人享國億萬年母也隨之壽萬億
奉壽呂母趙太夫人

人家俱願有子好祿相天生難可保呂母四乳生
四子伯兮弱冠踰蒼顙仲叔文學季孝廉龍麟鳳
羽敵文藻礫落魁梧驚一時慈闈戀戀如嬰兒母
氏中年頗善病仲氏學醫遂能醫舊病平愈倍強
壯孝心精理兼有之姜肱友愛今再見娶婦髮如
影響隨屋上常栖反哺烏庭前競茂連理枝珠冠
象服尋常事母是天人母不知日晏風恬天宇晴
輕軒共昇家園行鸞刀竹裏銀絲餽神興花間錦
帶羹絲衣起舞四名士諸孫羅列俱長成昨日繡
龍臺臺前詩集卷之三

衣選士子同胞兩人同列名小者一一眉目秀孝
友人人似父兄誰家全福有如此誰能見之不歡
喜王母麻姑在何處金膏玉液徒爲爾母年甲子
纔一周甫受一封于伯子諸子諸孫次第興重榮
晚貴從茲始

呂祥甫酒醉毛懋新戲作長句余和之

西天不見彌勒佛降生栢鄉呂祥甫腰腹繫垂正
相似經過夾路爭先觀利市嘉名世共傳焚香祝
頌多商賈此佛當年嗜米汁怪來洪量超倫伍新

秋毒熱難禁當弟兄來赴東園涼對壘預爲選勅
敵趙郭越之毛與張入手深杯一吸盡百杯甫覺
甘且香日落移尊水亭畔脫巾解帶神飛揚呼盧
賭采如劉毅未審何州是醉鄉安得盈車之大蟹
君持其螯以佐觴毛逃二客更互進項羽章邯豈
足方忽然不飲暫停卮玉山不動似神疲兄呼弟
喚都無語東林月上映茅茨閉目垂手真宴生竹
環花繞香風吹良久遽遽從座起頗似他人醉醒
時神變無方絕思議終日微笑常嘻嘻入定有時
龍臺臺前詩集卷之三

退出定區區酒客安能知

元暉至同沈仁甫敬仲元功兩汪君張不害
及家弟孺卿園集卽事

多年歲早今更甚八月將盡猶酷熱日日鋪雲遮
滿天三點五點雨便歇中間有時亦稍久后土未
濡河漢竭望眼已穿不復信赤地坐看民命蹶客
來紆我閑時情園池尊酒涼雲生共道今日倘成
兩南山雷鼓微微鳴風捲塵沙尊鼎倒霖霖柔弱
難支撐纔過枯沼吹乾葉故入高林學雨聲更折

長枝擲地下驕然咫尺令人驚如怒如戲亦如怪
乍徐乍猛旋乍平合歡葉聶星舒光各還城邑行
徬徨本欲借雨勸客醉何事作意來相妨雷公雨
師俱懈息乘時風伯太顛狂禾黍已空麥米種服
有赤子盡流亡玉宸縹緲在何處安能飛訴上帝
傷

余門生汪練溪戶部之子君用以貧來求予
作書謁諸相知感而賦此

我聞葛屨履霜詩古來曾有貧公子當今公子競
趨名慕利

豪華故舊之中乃見爾爾昔先人令石首政如甘
露心如水千家饒裕一家貧遺孤單子竟無倚天
南地北來就我聞道平原猶愛士自少未嘗出門
關有母那堪饕餮欲我貽書千在位一聞此言
腸斷絕丈夫囊中如有錢豈煩更向他人說吁嗟
為人良不易不顧妻子顧名節削方吮墨涕淫淫
美人別我九原深安得陶朱致富術更從仙客鑄
黃金衣冠後裔皆給足無使廉吏俱灰心

送沈山人之京師因寄于田

山中古松我所敬每見依依不忍捨何況舊交年
且老相存遠到衡門下綠鬢烏紗憶傾蓋謂我時
輩堪陵跨君今長貧我罷官相逢逸興倍蕭灑東
園草堂頗疏豁對酒稱詩消永夏吾曹意氣無古
今區區勢利皆虛假君往長安謁貴人我亦題書
與司馬臨岐握手仰天笑當日嵇康非大雅巢許
稷契皆易爲舊交輕絕何爲者

嗚呼行七首哭王敬平作

數得丹陽書絕喜開緘爲報敬平死是時對客方
題息壤公詩集

呼酒肝腸切剝淚瀾瀾形潛影滅不復至百年契
闊今已矣江河浪高蛟龍怒魂魄不來予夢裏鳴
呼哀哉今道路長安能奮飛哭汝傍

汝父汝父王太玄高才命薄阻飛零旅中見我卽
深結荆高慷慨並遊燕半生窮苦仍不壽蘭敗芝
摧孰問天爾生似父死更早此際相逢向九泉嗚
呼相逢今應道我白頭林下忘坎珂

汝母汝母辰何其家貧夫婦多別離富貴不來中
道絕生兒早慧頭角奇風號雨血猶未已絕悲極

痛仍相遺逝者長寢不復顧哀白寡母誰憐之嗚呼日月兮行不迅此身此世何當盡

爾生多病若無骨意氣秋天其突兀俯視世人盡嫁嫁有時上指冠中髮同輩皆笑稱狂生紛紛豚鼠真所忽老夫望爾良不淺造化奪之何倉猝嗚呼已矣兮君先喪目覩中原將板蕩

丹陽有客字仲文峻嶒高義絕人羣亡友孤兒賴成立如生膝下深思勤憂國上書遭貶逐他人皆

吊王生欣何意斯時見爾死遙應痛哭南天雲鳴

趙惠聚公詩集卷之三

主

呼不幸兮爾絕世聞道復將撫爾弟

高邑有客字夢白自許過高身落魄雪深六尺屯

柴門爾負笈來話今昔愛之父執嚴以師譽款相

投情無教杖藜歎世方泣血同心何事更永隔嗚

呼鬱邑兮仰天喟末路萬端皆拂意

陳顥賈張

陳儀部奉來顧儀部允成賈民部嚴張儀部納陞皆余得罪時疏救貶官者也

墓宿草爾年幾何不自保人生失志交情深時危

蘭蕙漸枯槁擬挽長弓射天狼死去徒令世人好

愁來極目大江南扁舟欲往傾懷抱嗚呼傷心兮

何終極風霾白日豔無色

魏允和舉子

昔人吾愛信陵君賢妙不獨佳公子功德在趙宜與隆栢鄉諸魏無乃是不然何其多英秀翹翹允和更特起允和中歲未生兒僉稱仁者天所私逡巡再謝吾豈敢古來造化多參差眼見有子方是子頃刻未生猶遲疑今年果協熊羆兆喜氣洋洋動一時奏笛考鼓鋪綺席三千賸客飛瑤巵出門入門望孤矢耳聽呱呱泣神熙怡人家俱願生兒早

趙惠聚公詩集卷之三

主

行路難

賜絃龍笛韻中堂繡帳銀屏綺席張暇日密親爲宴好盛年豪貴皆相當金壺玉琖傾雲液陸珍海錯充圓方歌者按歌舞者舞二八跼蹐邯鄲倡蛾眉皓齒巧言笑魂神相盪俱飛揚日落何必長繩繫厭厭夜飲古有章清景沉沉勝白晝士女雜坐

燈花香極歡盡醉樂未央人生此會不可忘榮枯
緩急難預料令人千載憶原常

臨城二廣文歌

黃雀啄粟亦不多廣文取錢能幾何人生名行真
可惜諸生口語徒嘖嘖當今錢運一何昌泮池往
往聞銅香清人近得阮與王阮也心古形貌朴枯
禪出定來嵩嶽王也丰神迥絕俗體瓏其音其質
玉昨日奉詔書冠帶賜耆老隣邑一老苦家貧自
投井中幾不保臨城白叟手加額今日方知廣文
錢神驅二君矯矯雲中騫古來卿相何足論

嗟嗟行癸卯九月作栢鄉事

隱居恨不入深山耳中時聞民生苦誅求傲骨仍
不憐城市紛紛盡豺虎男兒無錢被捉搦閨中婦
女俱無主人生廉耻未能絕橫遭凌辱那不怒天
昏地塌可奈何把刀斷頭謝官府大車檻檻競鐃
鉢共咎昏極爲世荼乃知古來叛亂事土崩豈盡
朝廷驅嗟嗟斯人現有無能向鬼神怨非事白日

昭昭猶殺人杳茫禍福良多誣棄置勿道使人痛

復嗟嗟行 甲辰七月作

里中有縣役攝入欲淫其女致其入引頸
入鐮刀斷頭者余作嗟嗟行矣復有挾私
殺妻者賄不成獄作復嗟嗟

嗟嗟復嗟嗟嗟嗟可奈何日居月諸仍高懸人間
怪事何其多如今酒甕非昔時往往溺人如江河
傍人不肯信此語請君自去問滄沱貧家生女嫁
蕩子有貌如花亦不喜蕩子惟愛青樓入翠氈
挑戈矛起幾日處華屋忽作烏爲肉柔弱那能爲
女厲冤魂陰雨中宵哭黃金門白玉堂金銀氣吐
聲琅琅宋姬虞女可點辱但願美人壽且康嗟兮
嗟淚霑臆仰視皇天生愧色

唐史李景畧在朔方節度李懷光幕府五原偏
將張光扶私殺妻富于財賄獄吏不能劾景畧
訊其實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
膝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

蒼天歌

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作

懿厥生民兮蒼天胡莽彼猛而軒兮蒼天孔戾肆
厥情兮蒼天如風之發靡攸遜兮蒼天吟嘒嘒兮

傷魂兮蒼天

簷雀歌

余所親韓司勳呂給諫梁聚甫尚甫兄弟
皆有令子之變偶睹簷雀喟然興感遂作
歌以慰四君

君不見高簷雀哺雛姁姁愛何篤黃口儻儻忽墮
地雄雌悲鳴空躑躅人家兒女亦如此豈獨君今
遭慘酷我欲勸君善自寬我昔喪女痛未足抵道
此事無可奈卜子慈心翻憤憤楊家九歲徒知玄
潘氏七旬不相待無可奈何奈何請君聽我簷雀
歌

淫霖歌 甲辰七月

癸未以來常苦旱乾坤景物已全非銜泥紫燕千
家少飲露玄蟬萬樹稀今年六月忽大雨共道豐
年欣再覩誰知天漏不可塞淙淙纔罷復濛濛望
霓翻繫老農思作霖更遣蒼生苦日月弦望久無
期禾黍淹沒寧有遺我聞在位繇無政陰陽乖氣
每如斯貧家米盡愁無那在位何曾受饑餓草房

浸透土牆倒幾處笙簫客滿座吁嗟乎害民誰者
政災殃竟是何人被摧挫我欲問天天無言獨歌
淫霖蛙黷和

送趙澹含進士宰通許

童時讀書稍有知解道民生關守令直至年今五
十五方知守令即民命送君試宰向通許不爲離
羣發悲詠當今黎民幾靡孑比歲凶荒不須說亦
不須道開礦累包賠亦不須道抽稅腋膏血貂璫
之事亦無奈我輩先須盡臣節區區小民如螻蟻
難忠義公詩集卷之三

苦楚沉冤隔萬里縱使動心日訪求幾家淚迸東
流水何況恣睢任私意豈聞父母殘其子寄聲爲
報通許人何幸仁賢往活爾趙魏相隣一水望令
名容易播蘭芳大器自應登鼎鉉高才難得入循
良我與侍御俱側耳願如朱邑在桐鄉

郭侍御席上戲作樊姬行

侍御芳尊對麗人過從故作偶相訪入門一笑得
樊姬丰神照映晴天朗非短非長稱人意且紅且
白難具獎盈盈細步盡生蓮嫩娘纖腰堪入掌此

世相逢敢道遲前生曾見如可想美言咄囁未全
舒巧笑始娉猶半強慙慙試請歌一聲一聲纔出
令人驚北人多年廢北曲南曲歌來何太儉縱學
吳歛終不似誰期今夜聽流鶯字字浸入心脾裏
倒益君家百甕清擊節歡賞不可盡二十五點秋
天明無何臨洛白生至尊前細說樊姬事樊姬本
是武安人年未破爪色殊異有一才子忽見之愛
絕不惜黃金致華幃載來魂附身落房貯處香塗
地狂客提名卽發噴密親求見終難冀嫩膚不許
春風吹稚質可憐良夜醉花上生憎粉蝶多水邊
最愛文鴛戲解道溫柔信有鄉自分司花井作吏
求名不合赴長安一到長安卽得官房惟恩過自
生害細君怒髮衝珠冠可容野鴨人家住好抱琵琶
別處彈不施鞭朴綠心愛那得趙起總舊催看
花人遠花無主塌塌兩地摧心肝美人心肝今復
摧忽如據刀及箭攢小時不解倡家苦今日方知
倚市難小時門隙怕人見今日呈身倩客看何似
當年拚一死免教流落長悲酸是時四座皆掩泣

相向咨嗟聲緝緝有客情多淚更多流人杯中和
酒吸淚添杯內飲難乾溢向衣襟盡沾濕

郭氏席上見魏守坎作歌勸之

三十年前秦青伍暫面嬌嗔一何婢其時余方初
得意黃鸝樹下桃花塢今番相見驚老醜了鳥單
衫復襁褓齒豁唇低語不真主人更命歌金縷久
雪初罷天沉陰填門塞巷寒殊苦嗟爾老者宜安
之胡爲泥中徒受侮見人長跪卽呼耶膝痛腰攣
力強努頭上有冠身有衣其中多少守錢虜毀錢
鑄作杜子美縱不吟詩貌亦古此輩聰明在爾下
奈何向渠求酒脯半夜三更常候人一言不合恐
逢怒身老況有兒成立生涯豈必梨園部作歌勸
爾還家坐閒時試將來日數愁貧不必淚滂沱拍
手惟須歌此歌

冬日魏元伯見枉

層冰累雪天皚皚城中朋輩稀往來有客念我晨
命駕出門祇恐車輪摧下車乘馬寒凜凜馬蹄踣
踣不敢開西山返照勤睥睨忽若披雲下九陔酌

以蘭英之酒盛以大雅之杯千秋難得是知己一
時通塞何有哉天晴明月升林表玉宇皓素無纖
埃半醉耳熱爲君歌高情爽氣爭崔嵬却怪當年
訪戴者不知中路何能迴

苦雪行

常年無雨亦無雪今年雨雪俱不絕往時見雪邀
賓賞近日閉門眼慵瞥欲取烹茶曾烏有那知愁
心不可啜水滂田家禾未收出門泥濘深成溝野
雀羣飛無可啄紛入場中聲啾啾豈無機心不得
應忠義全詩集卷之三

卷之三

元

已盡遭羅網充膳羞兎出求食走不得徒搏無數
狐狸愁從道人爲萬物靈無柴無米何處求北村
一叟不能忍長繩自掛枯樹頭如北叟者誰知幾
古來有此厄運不純陰用事巧爲虐細剪冰花日
日落有時稀疎疑欲盡忽復遮空勢轉惡千花萬
花亂相惹斜下懸翩交羅索玉屑珠塵何所用生
憎柳絮太輕薄我欲登天手撥浮雲空白日再觀
四海之人樂彤彤

冬夜同茂倩飲魏時夫宅

有客避世柏人市聞我造門劍衣出弱冠相親等
兄弟在高縱飲荆高匹人情世事令君隱謝絕朋
遊稱老疾手中行杖乃青龍風雨長吟恐相失匡
牀兀坐讀道書時有白雲尋入室我亦天生獨立
人愛君同調一促膝當年我輩狂如許頓成老翁
曾幾日君不見烏鴉何必勝鷺鷥白髮豈殊青髮
時古來成名多麼廢流俗之人安能知突屢張燈
鋪綺席美人二入彈清絲此時飲量仍不小一曲
與君傾一卮夜深雜坐烏履亂多方爲樂不知疲
高歌大笑聒君耳興豪欲飛誰能持提携竹枝自
起舞不覺燈前落接羅

淡食吟

卷之三

元

美食佳甘香適口潤形骸淡食好却穢爽神不易
老爲人能自樂宇宙之間何處有落莫君不見榮
叟高歌腰帶索

贈李道甫兼答其書中語

古今豪傑不多得時危偏棄向草莽用之奇效直
奇睹君不見李開府赫赫雄名撼寰宇傳翼如騰

盡雕虎四海之人爲其脯百官里居亦受侮淮上
人家獨按堵其輩初時亦欲逞當遭捉搦登鬼簿
存者縮頸赤舌吐奔迸不啻避風雨精誠天地亦
相助近日遂將元惡取揚州自古風流地柳月花
烟滿歌舞巧手女見不繡佛焚香但繡李開府君
不見芒碭淮泗間英雄往往其中盤稱符語讖中
宵聚照水或見平天冠意隕心頽愴身命把鋤四
顧徒辛酸畏子不敢起長歎東南天地將傾塌一
手所扶重奠安昨日有書來堯曠問我當事還能
趙思毅金詩集卷之三
否昔時見用應知之髮今種種安林藪願君早晚
得柄用使我放心長飲酒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四

郇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間

五言律詩

夏日游梁泉甫園池四首

久負同心約興來殊亦奇
遠尋衡煬暑僻地得園池
赤日林端隔清風竹下吹
欲爲袁紹飲無若此相宜

籬落俱成趣亭臯每會心
遠花呈秀色幽鳥奏奇

龍忠毅公詩集卷之四

音取樂多方具移尊是處對
主人情不極努力倘能禁

到及荷開沼宵看月在天
歡呼飛玉笋密坐雜金

細花氣聞雲雨雞聲人管絃
陰晴無不美似爲客

來偏

淹坐非投轄依依宿留睡
醒鶯囀樹酒半放藏

鈎身世俱流落乾坤此勝遊
琵琶從聒耳吹笛使

人愁

酬秦京

貽哲舊相得清詩今始傳
高才名不忝痛飲夢猶牽
鴻鴈遙相逐魚龍今自憐
天官何必貴處士亦連天

乙酉與懋權子如守歲時余請告將歸

絳燭滿堂燒天涯共此宵
心同河漢遙興逐誰虛驕
聖酒頻浮意詞人爲頌椒
君行吾自飲五夜罷趨朝

乙酉元日試筆

三十今仍六年華與東新
歲時先白髮徇祿未汚身
嫩色條垂柳微風來動顏
曉來能得句欲飲五陵春

龍忠毅公詩集卷之四

三

庚戌

庚戌立夏日

早氣翻涼冷乘龍屬祝融
家家田望雨日日土兼風
轉壑非能盜開倉未濟窮
已知天意久不肯遽年豐

旱雲

愁極頻翹首雲生亦有時
濃鋪疑雨隔微布怯風披
蒼白原多變東南每亂馳
從龍何所事無意爲

蒸黎

旱癘

每熱仍憂旱恒風何必俱不雲飛土上如雨颺塵
汚麥浪空原野民流失道塗衰年無藉在猶望萬
方蘇

園夏

不向園中住炎蒸何處逃生涼庭竹密蔽日野林
高雲起連空翠風來響怒濤冷然詩思爽隨意獨
遊遨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卷之四

三

三

好雨偏宜夜晚來晴景嘉驕陽王伏退爽氣二儀
賒帶露牽芳草烹泉噉雜花都無俗客至老樹欲
栖鴉

和鍾幼芝啜茗二首

茗飲偶所嗜過從得韻人俗奴烹稍解吳客寄方
新槍雨聲聞耳蘭英味入脣不須傾玉盃只此未
爲貧

挹水華清曉牽芳毅雨前長卿渾未見岐伯竟無
傳吸露誇難似栖雲享獨偏何當理舟楫共覓惠

山泉

園夏

杜門辭熱客卷幔納涼颺赤日停林杪烏巾挂竹
枝美書看恐盡香茗咽常遲泉石非人負何勞勉
適思

園貯清冷滿清晨往更宜涼雲過白鳥秀木嚙黃
鸝俗薄交杯酒身閒屬杖藜彈冠爲新沐童子莫
令知

陰與晴常半有時更合併小雲行雨近淡日度雷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卷之四

四

三

輕胡燕銜泥去茂葵匝地生林昏疑已夕閃爍見
微明

園夏

夏天原自熱吾地亦原涼僻絕輪蹄到深依水竹
藏河津瓜擅美蘭谷李兼香不見前賢賦應知未
得嘗

微涼生細雨偏可聽流鶯緩轉妖成曲長號狡作
聲吾園多灌木此地合嚶鳴最恨深藏久雲蕭夢
蝶驚

爲郎曾上國入夏少歡棕面惹細塵厚衣露白汗
重居官誠烜赫在野亦從容無事相矜尚人情各
有鍾

病慵耽寂寞無復酒人尋木樹蛛絲繞花臺鳥跡
侵笙簫如在耳煙月自關心徙倚成悲慨何須更
古今

園夏

耽幽離索久漸覺俗緣空綠繞騰爐氣虛徐度牖
簾蟬餐落果羣蟻曳僵蟲呼僕流花了酒山逖
照紅

燕稀堪紀異今日處山堂遠共黃鸝語時兼白鳥
翔水紋捎尾動花片入巢香安穩吾能任年年幸
不忘

日長居不厭爲愛絕浮埃氣冷青蠅避香多粉蝶
來花間時軟雨樹外偶聞雷向夕鳴蟬聒何如塵
俗厓

雅慕夔龍侶而非鷓鴣羣亂離親欲見災變古稀
聞愁日偏停酒閒身不廢文晚涼宜步履倚杖獨

看雲

挽王弘陽

勉出心元壯求歸迹遽牽悠悠瞻紫極鬱鬱人黃
泉感德貽書屢憂時隕涕澁遙知栖隱處蘿月不
勝悵

九日華伯遜同吳汪兩山人野酌

出郭天寥朗佳辰發興豪清風飄錦帶芳菊漾尊
醪愛客情無倦藏名世已逃千秋亭咫尺漢棠在
蓬蒿

夜過乾明寺訪吳汪二山人

容傍如來宿蕭然世外情短筇將我至豎榻共僧
迎孤塔當明月纖雲避太清池邊閒步履古樹動
秋聲

道甫寄詩四首奉酬

解官無限趣千里若爲傳莫道譏夫險端令靜者
便蛟龍逃淺水鵬鶚縱寥天此樂休相詫先君二
十年

顧公書一紙猶有古人情北闕紛如訟東林併見

傾白鳥誠可致童殺醉難爭何必遲青史漁樵論
自明

山中人不少又送客還山此世行將亂何心忍自
聞豺狼驟海甸鳬鴈集張潯下蓋孤臣淚隨時亦
破顏

九重門不啓萬里思難通英銳憑羣少沈寃任一
翁乾坤猶上下日月自西東事事俱堪駭伊誰問
所終

遊南宮朱光祿園

遊南宮朱光祿園

卷之四

春風開爛熳多是北方花往往今初見津津客共
誇根從天地古性耐雪霜賒遠索須高價嚴寒亦
可嗟

甲寅早春

人日及穀日晴天淑景紆豐年端可望害氣定無
虞闢巧金花勝宵新齊萊厨時平身頗健結友恣
游娛

寄題穆仲裕小山二首

世路遊弄好名山夢獨勤真形徒可玩積石異空

閒蔭映宜青竹飛來自白雲主人工作賦招隱有
奇文

小作資游戲俄成媚靜便禽鳴依曲磴蟻步上層
巔峻豈慙千仞微寧傲一拳相看須下拜不是水
家顛

送士鸞姪村居

小阮能離俗西村卜宅新桑麻豐歲樂里巷古時
淳山近雲爲伴林稠鳥結隣柴車應數往肴核莫
兼陳

遊南宮朱光祿園

卷之四

黃山兔柴卷爲張濟美給諫題

青瑣推司直黃山憶隱居畫圖娛客況泉石卽吾
廬小洞雲封密高亭野眺舒若非憂世切誰不戀
華胥

蘊真經幾代山亦有時亭石戶流雲氣藤牀聽水
聲靈通多巧思摩詰是幽情他日龍蟠處長留兔
柴名

淨室供開士岑樓直會仙時來繡釋部每望駕飛
烟鶴唳千峯響雲垂五色鮮古來玄妙者于此定

流連

徑窄天窺小升高眼界開日華明澗壑海色動樓臺花雜香俱至林深暑不來飛泉宜釀黍沉澗入山杯

余歸緣道廢君出豈身謀淵客今多淚山靈想更愁意超忠必盡情潔世堪遊桂樹休相望蒼生合強留

郭振古見訪訥存給諫有詩送之

已怪相尋遠朝英底見知望雲傷客思閱世淚余

悲留酌幽花畔登臺落日時對君無限意咄咄欲

何爲

甲寅立夏日

旭日看雖赤神光燭海隅如何盛陽始見此小明殊萍實形應似蓮花色恐逾

聖朝天眷永占候定多証

張文溪寄示五言賦贈

忽獲爲園唱愈知真隱情獨君思遠辱舉世盡耽榮石卧雲相訪林遊鳥不驚真方鄉土共西望寸

心傾

舍南小園築臺三尺許九日同昌期飲酒其上

何處登高去平臺近在斯功非勞積累地已隔喧卑秋熱黃花晚雲長白鴈遲天風來坐上皂帽亦堪吹

乙卯夏日史際明姜抱宏文來坐思黨亭

兀坐日思黨黨人今始來鳴騶知有意結綬愧非才丘壑情堪適乾坤事可哀舊交餘更幾搔首共徘徊

張雲林以湯義仍書來

客爲傳書至開門喜復驚南州高士駕東漢黨人情地僻藤花帳家貧瓢葉羹布衣譚世事歷歷獨分明

夕景

高林頽夕景幽徑獨盤桓俗險逢人怯時危適意難雀銜蛛網斷鷄路蟻封殘濁酒尊中滿無能助一歡

乙卯三月至六月不雨

白日光長炯何須永久晴山川俱欲槁黎庶若爲生
竄苦妻孥累饑從道路傾傷心無計策惟有淚霑纓

苦楚

閭道五臺上清涼非世間翠微看不遠赤日阻難攀
石燕應銷鑠金烏自往還何時飛凍雨側耳聽潺湲

詠塵

趙忠齋公詩集卷之四

十一

三

卑濕殊南國風來亦可嗟虛空天宇暗咫尺泰山
遮石上蘂芝草池中污藕花飛騰聊任爾會見委泥沙

丙辰春日述懷

雨雪春方至三旬霽景遲林鳩深不語巢燕杳無期
身與蒼生共病世同白髮衰當年曾自負何意見今時

姜抱宏話別

林居三十載嘗同杖履游詩情生靜夜劍影拂高

秋世薄交逾篤時違鬢入愁丈大重意氣何用憊
羊頭

旱雷

望久心欲絕雷聲忽四馳無能催雨至何用破山
爲女妓驕彌甚農家聽轉悲阿香奉天令未可使
人疑

井成酌昌期仲新

有井園成趣泉甘向客誇梧桐猶未樹翠竹自交
加林下傾芳醕天邊送落霞淵明千載後我輩此
生涯

趙忠齋公詩集卷之四

十一

三

送徐新周之子宗古扶櫬歸里

客邸誠堪痛爭如委道傍親交今可見愛子遠相
將草木偏搖落山川太阻長旅魂別我後計日過
丹陽

姜仲文高義人也

贈汪元功

林下清人至連年得共遊君如非作客予亦本無
愁紫笛聲中月紅亭醉裏秋時過廷尉宅相對泛
虛舟

詠蠅

煩煥不勝苦何當更有渠常多屯積處兼復涸清
居杯裏頻哀紹床頭愠宰子忽然餐墨汁點染及
經書

戊午三月二日

屈指春將盡曾無連日晴羣陰渾不變萬物若爲
生世事天應歎人情鬼亦驚少年如賈傅痛哭向
承平

負病十五月不謂有今春撫已生如再愛時意更

新昆蟲俱作孽小鳥欲吞人販危原非減衰遲道

詭伸

南園

僻縣似山村南園卽對門短衣時獨往長夏寂無
喧竹韻清聞性花香醒夢魂來巢雙燕子應爲伴
晨昏

詠蠅

應得妖陽氣炎蒸害更加尾如簪竹節形似小
琵琶棄毒方安靜傷人甚痛嗟江南遺種在圭海

思吟

詠蜂

釀蜜甘無比誰知甚苦辛尋花原野遍得藥去來
頻體統如朝典功勞及世人雖當衰亂後爾自有
君臣

詠蝶

東風飛蛺蝶亭館有光榮氣以餐花馥神因吸露
清飴逞真風子瀟灑卽莊生時輩休相效空成輕
薄名

詠蟬

本從污穢出變化忽如仙飲露玄雲際吟風綠樹
顛祇緣生滿地遂使聒驚天稍待涼秋至長林頓
寂然

詠蟻

有王成國土職事定分曹拾粒爲豐膳拖蟲是太
宰小朝雙紫闕細宦一緋袍可惜南柯守於榮意
無豪

詠蚊

久旱幾無類旋從沮濕興細微稱白鳥喧聒學蒼
蠅所幸來猶少還愁卧不能雷聲轟徹夜水國正
飛騰

與孺卿

吾家有季弟自是別庸流舊學家庭授清聲世代
畱目中無貴倨門外絕嬉遊華萼元同氣談心不
外求

陰晦

元日卽陰晦連綿已一句玄冥仍矯擅蒼帝太遼
遠思恭公詩集卷之四

卷之四

七

巡雨雪新時序烽煙上國春我愁方不暇爲樂定
何人

戲咏鞦韆

結束晨興早看天幸肯晴繩牽仙影上裙漾女風
生猛拂紅烟散低衝紫燕驚絲來無氣力只是關
身輕

酬汪敬仲廉善堂話舊

三載愁兼病君來肝膽傾人羣應不盡天道自須
明黃雀憐時輩青蚨閱世情交期吾黨在愈久見

平生

伏夜戲作

驕陽雖已落毒熱不曾收捉扇風先避趨牀汗卽
流坐防蚊刺刺動怕蠅鉤鉤記得年時事新涼七
月秋

避人

避人真省事吾與我無嫌飲水心常淨看花意自
恬雨來教洗硯風起任吹簾天地干戈滿何時得
解嚴

遠思恭公詩集

卷之四

七

得起官報

窮栖三十載塵世隔烟蘿亦有憂天意其如落日
何老妻能隱逸兒輩慮風波晚節求無辱寧爲醉
尉訶

喜李山人卜居

邑里得豪賢天涯舊好偏信陵湯沐地司馬倦游
年世道柴門外閒情竹徑邊相依吾豈敢或可數
周旋

雨中過李山人

早極連朝雨春城足燕泥林中催酒興天上得詩題
題穉草穿堦出幽花倚檻低夜深歸不遠爛醉未
應逃

可齋紹川文巖三丈約游西山不果因過東園

不淺尋山與相携游我園竹環池上館樹帶郭邊
村舒葉綠荷淨弄姿紅藥繁亭臯藏委曲隨處倒
芳尊

寄魏山人

趙忠齋公詩集

卷之四

七

千里條同調春風招隱情白衣隨野鶴青眼向狂
生遠水荒烟斷平林落日橫何時游太室雲外聽
吹笙

夏日金明府載酒邀文巖同集小園

茂宰長多暇林中憶雨生乍添苔蘚潤轉覺薜蘿
清歌裏杯無數花前燭更明汲泉烹菜甲聊見野
人情

喜雨

宿麥日枯槁今朝雲泮淒野陰飛電遠雨響度雷

低爽氣生花簾清流滿惠畦眼看萬物好吾亦樂
園輒

金明府邀同文巖賞荷

落照荷微飲含情媚更多暑隨疎雨散客共好風
過嫩實浮寒水纖芽出素波令君饒興會吾豈每
狂歌

華伯邀酌乾明寺亭子

山城并雨過塔院法雲涼酒樂難成醉花深似不
香艷歌翻子夜逸典屬高陽玉漏低明月徘徊斷
趙忠齋公詩集

卷之四

六

客腸

酌王槐陽偶內兄伯亨至

開美知君久今朝始接觴酒人來恰好花譙與堪
狂水點風荷亂門垂雨荔長相畱愧供給只是爲
哀涼

送舍弟文冲之遼東

忽跨雕弓出誰仍執袴看愛深屬望遠仰久別難
難路傍金臺古秋過鐵嶺寒幕中如問訊爲道一
枝安

送內弟馮叔開之遼東

覺誤儒冠擲求材帥府迎
勿來相與謫遠去若爲
情白面非無略黃毛近
被兵雨賢真足賴勉矣
策勤名

內弟叔開舍弟文冲園別大雨時方憂旱

雲厚桔槔歌涼多杯罍
雄離情方戀戀雨色爲
匆如注濤翻陸兼雷響
入深留人還潤物絕勝
石尤風

題卧龍臺精舍卷送褚既早丈過訪左海張

趙忠毅公集卷之四

五

觀察

圖書看精舍高人此授
經花宮臺畔接茅屋樹
邊扁塔故多書帶天應
聚德星美君能命駕水
竹挹清冷

贈魏士立丈

已謝蒼生事長歌淥酒
春未應虛水竹不敢混
簪紳玉袖時逢俠銀箏
有識真信陵吾世好此
意獨堪論

夏日與東明上人看法華經大雨適至

咫尺城西寺深心此日
過一乘經義勝六輪佛
慈多莫測龍行雨俟看
地湧波清涼大自在淨
域樂如何

有客

有客到開門相畱春滿
園樹光連雨足意色動
雲根小翠階前吐新鶯
竹裏喧家貧惟白酒聊
此挹清言

秋日寄魏懋忠二首

東園飛木葉端坐欹成
秋開府別來久懷鄉可
自

趙忠毅公集卷之四

五

蘇晉中人總喜天下事
堪憂書札情無限臨風
涕泗流

熊車頤問俗君意豈求
安親老辭榮易時危冥
力難心同楓葉赤髮與
蕙華殘解達能無感翻
令美釣竿

李吏目致仕歸

莫道磁州尉抽身良亦
難兒童偏覺健老大轉
無權綠鬢資文蛤紅塵
逐錦鞍從今無一事林
野恣盤桓

秋日方胥成及令子公榮來訪適張叔廣饒

百雉至因邀華伯共酌

嘉賓袞袞至奇絕快平生日落林泉澹秋高天地
清笑言非俗韻邂逅見深情何以將明信黃花有
落英

勲業看華髮亭臯復素秋興緣悲轉劇林有客愈
幽竹翠杯中入烟光樹外浮同心情不極投轄未
須留

柴門開木易未必雀堪羅車馬從教絕求羊肯數
過酒催秋夜短月赴野亭多淹坐天將曙相看奈
醉何

送叔廣之楚藩幕

卑栖能不厭奮翼老親期宿宿情無盡行行酒復
持幕中宜夙夜門外慎追隨今古浮雲態君應廢
楚詞

栢泉上人蘭若落成在樂城趙村

濟度羣生久栢非厭世塵香茅隨地淨忍草入堦
新法許山神聽門容海衆臻村名應不偶吾欲叩

玄真

芍藥盛開與華伯飲晚泛舟二首

惱殺那能說令人祇欲顛浸香宜細雨浮翠更輕
烟贈誰情懷忍翻堦態可憐停盃看脉脉爲爾惜
華年

帶雨浮輕舸佳人與亦饒斜侵雲髮濕亂雲倩裙
嬌傍岸孤蒲響隨風鴈鶩晚來歸去悵誰道路
蕭條

丁丑冬月間雷

春到仍殘歲雷疑二月中奔從漳水北轉向明陵

東徑雨沾新草庭陰亂蜚蟲天心良不測吾欲問
豐隆

人日

曙色雲仍暗嚴寒入敝裘金花看節序栢葉憶朋
遊衰白長多病蒸黎亦未瘳題詩聊遣興不敢細
言愁

春日郡居三首

乘暇尋幽事名香手自焚澆花分細草玩鳥得孤

雲天擁青山近風飄白日曛長歌思隱士終老謝
塵紛

自分栖丹穴無端望紫霄虎冠魂可奪魚服氣難
驕毛義原徇祿陶潛亦折腰江天富花鳥客淚逐
風飄

吏散亦無事綸巾坐小堂清閒叢竹韻細送檻花
香山雨思巫女江風憶楚王祇畱詞賦在回首共
微茫

春日與懋欽遊李氏山莊三首

龍恩集全詩集

卷之四

三

三

青竹通人徑朱樓帶野煙山分神禹石沿借許繇
川花氣清杯酌禽聲度管絃使君知客意狂誕獨
相憐

其二

疎雨鳴官柳微風漾女蘿愁看芳草失興逐白雲
多上客陽春賦妖童子夜歌塵沙難此會未惜醉
顏酡

其三

幽襟底不愜車馬散城闌竹引風醒酒山嘶月送

人豪心看劍苦久客對花親不是微官縛來遊豈
厭顏

過陳道易隱居

宿雨泥樵徑逢人問索居大雲低戶牖美竹擁階
除物外紫芳意林間黃石書坐來無一語宦況頓
清虛

雪中烹茶邀行甫子端

拂竹畱青靄敲松下白雲會心延勝引茗茗挹清
芬鳥絕飛無際天寒墜不開鑪煙林外出一縷碧
越忠義集全詩集

卷之四

三

三

氤氲

苗民部話李嵩縣轉官南都

地紀江南勝人推河朔賢紫霄難造次白眼可飛
騫雲冷孤亭樹霜凋舊國年狂生多側目此日見
君憐

移竹五月十三日

移居卽移竹素心不可違乾坤今共醉歲月永相
依翠與鮮雲映香宜細雨揮慙慙爲結實吾念風
凰餓

種菜

自種菜偏美幸多陰雨膏方芽行勿踐太密手頻
薅獨玩成幽事實來佐濁醪却疑張仲蔚居任長
蓬蒿

貞白宗侯春日見寄園居三首如數奉答

林臯芳氣入感物動幽思舊好忘携手神交忽寄
詩歌春服郢妙得璧比虞奇花鳥俱相慶高人獨
見知

動靜邊王說悠然萬古情乾坤誰事業筆硯豈才

趙忠肅公詩集卷之四

三

名子老長爲國君遊不出城何當有佳夢坐笑

尊傾

異姓亦臣子天知報國心病多生是幸量狹隱宜

深晴倩看春竹啁啾聽夕禽美人投贈厚自許愧

南金

恒華丈見枉二首

契濶遂云久秋深風物悲不期君駕至怪道菊開
遲市酒賢人下餐英逐客宜中懷那可盡看取鬢
邊絲

古城臨戶牖翠篠長琅玕坐見蚊蠅敗林聽鳥雀
歡行藏知己在節序故園看病懶時能健論文興
未閒

無塵上人蘭若齋集

上人持律行方外結吾儕池水涵高塔霜天肅古
槐衆香浮繞席飢鳥下馴塔自愧非摩詰斯筵詎
可偕

喜季弟入學

茂族平原舊蟬聯起一經乾坤子領素門第爾矜

趙忠肅公詩集卷之四

三

青志必希天宇文宜揆

帝庭先君言在耳思豈隔幽冥

寄懋權懋誠二首時乃兄侍御以言得罪

夏日隨愁承如君詎可任孤臣狗馬志異姓弟兄
心方草燕臺迺夕陽海水深離居繇物役直欲共
抽簪

浮雲滿天地吾道竟何其仕路生俱拙交情死不
疑鴛鴦君有淚烏鵲我無枝苦憶同尊酒茫茫未
可期

留酌袁文毅

自古論遷客文人偏更多世情疑俊傑吾道足蹉跎
壯晚樹浮山翠秋雲淨海波十年一對面不醉欲
如何

別徐茂吳

憐汝真無計尊醪爲暫留論交對燕筑就廢覽吳
鈞鳥語蘆花暮雲生楓樹秋明朝帆席遠落葉滿

沙洲

黃復齋夜集時以赴徵北上

盧忠肅公詩集

卷之四

五

三

緒暑猶無賴高齋入夜秋椅梧風落響河漢月生
鈞客自南州勝杯仍北海浮飛騰無那爾暫共醉
鄉遊

送陳荆山北上

徵書催客子未敢怨離羣把酒看孤嶼揚帆入五
雲風來沙岸動日暮鳥聲聞獨有憂時意臨岐攬
贈君

寄石東泉先生

雙闌鬱鬱嶠長安雲物新乾坤仍有賴廊廟得斯

人懷古堪憂日論兵未老身同鄉多後遠意氣許
誰親

秋夜茹歷山酒集出令子雄文相視

傾蓋卽成懽清尊話夜闌秋參臨水動古樹帶霜
寒世已知盤錯情堪托肺肝仙郎富文藻醉任老
夫看

秋日同沈小霞使君宴何願菴方伯園亭二

首

高士地偏幽琴尊竟日留破山移怪石激水作飛

盧忠肅公詩集

卷之四

六

三

流白鳥明斜日黃花媚晚秋相將成酩酊一爲擲
窮愁

何沈郎俱妙長吟興不孤日俄低對博天欲笑投

壺海近龍蛇隱風高鶴鶴呼酒闌多感慨起舞向

庭廡

九日何方伯載酒邀同沈使君張山人登藏

經閣二首

登高登佛閣勝事共名流貝葉經千軸菊花酒一

甌丹霞飛海嶠白鴈落沙洲忽聽鐘聲盡無生信

可求

岩巖秋氣爽雲霧灑衣襟病葉知空色寒蟄入梵音愁非因世味醉不障禪心向晚饒清思花官明月深

聞轉官銓曹

吾道其從拙何知有奮騫積薪元不後蟠木若爲先曷入聽文陛衣還得御煙持衡慙重寄努力答皇天

寄徐東畧侍御

趙忠肅公詩集卷之四

三

七

相逢當六月尊酒卽平生已挾風霜至怪來炎暑清朝廷方道泰海宇共心傾忠愛須深許知君獨老成

送劉生讀書城南寺

百頃荷香畔千章松影中鳥來人共適梵響心逾空窓竹浮晴色爐烟度細風日長何所事惟有一詩筒

地僻無車馬雙扉晝不扃雲連淮野綠雨送楚山青日月隨僧飯乾坤看佛經微官羞束帶雅意負

沉冥

寄魏時夫

別向風塵久能無憶薜蘿清狂無憶昔高興爾如何落日東南滿浮雲西北多夜來歸夢遠還喜識淖沱

送劉生歸高陵

涼秋維九月客子欲何之爲切潘郎悼逾深宋玉悲渡河千木下入洛萬山危相勸加餐飯慙慙憶別時

趙忠肅公詩集卷之四

三

七

余述之下第後相過不值俟數日至有贈

不淺山陰興數朝猶未闌暮雲來爽氣疎雨對盤餐天意合雙劍明時遲一官龍文堪自致鵬翮會高搏

寄趙工部

長憶幽栖處荒村二畝餘繁憂苦不放華髮近何如芳草淖沱岸浮雲淮蔡墟但須言飲酒無復醉如初

尉氏期郭明府不值

秋陰孤館靜落葉古堦寒旅鴈當人度仙鳬謾爾
看千山牽夢遠一水聚星難倚劍長歌罷竹間清
露漙

過尉氏有懷阮嗣宗

阮生抱磊塊宇宙一身孤自有窮塗恨非關禮法
拘鄉邦爾故宅精爽起吾徒千載如堪寤濁醪爲
爾沽

過明陵劉受齋及劉少嵐父子畱飲城東亭

子

遺忠義公青墓

卷之四

高亭開曲謠深樹隱鳴鶯聯席皆同氣當歌有妙
聲微風涼五月落日漾孤城大醉乘匹馬披襟清
露行

夜過尚如山進士城南寺

飛閣臨寒渚懸燈照暮雲妙香迎客入仙梵自空
聞城暗搖星采林深定鳥羣尚平多隱意幸此把
清芬

贈萬二府

我看萬夫子高雅出人寰寄興華簪外忘情滌酒

間鳥來人吏散花發訟庭閑擾擾風塵裏逢君破
苦顏

寄李推府

難忘在陳日傾蓋共歡娛杯酒遶風月扁舟逐鴈
鳬平安欣得問樂事歎云徂塵世長逢爾誰能急
五湖

哭翁別駕四首

豈擬同袍契令人涕泪斑身先棠樹老官有德難
還霜盡淮南草雲靈楚外山有翁頭白盡生死隔

江關

卷之四

寒妻良可痛無子更堪憐客吊人誰謝魂隨魄不
還急風鳴素幔涼雨下茅檐但使人非石何能不
黯然

卑官真誤爾何事去江鄉薄命閨人淚招魂故舊
傷風塵游已勑道路死猶長秋夜誰家笛淒其欲
斷腸

生時不得意死更使人悲祿薄囊如洗親存髮久
絲魂歸全楚外家在大江湄空有延陵劍何年掛

樹枝

信陽道中

草綠申臺合山青楚塞長
澗藏羣鷺浴風送亂花香
雲石晴偏麗松杉夏亦涼
可憐栖隱地車馬度斜陽

潯水大漲與何王二公泛舟

雨後水生波蘭舟入芰荷
鷗隨漁子渡笛雜榜人歌
鉅石中流見清林夾岸過
看山情未已忽覺暮雲多

夏日飲陳筆山山莊

輕雲帶林薄陰陰夏意清
池光浮白鷺山翠度嬌鶯
選地移珍簟臨風倒兕觥
忘年聞自昔此日見深清

聞洪穆菴抱病大梁詩以訊之

知有窮塗恨可令旅病殷
懷鄉時入夢扶杖獨看雲
短榻陰蟲度虛簷落葉聞
秋宵耿不寐應憶信陵君

雪中飲黃使君

爲愛山城雪騎驢
軟夜屏使君能好客
尊酒坐同暉
清入歌聲冷嬌隨
舞袖飛更深逸興盡
淨色映人歸

酬元孚塗次見懷

獨坐舒清嘯新涼入竹林
暗蛩驚夕露高月破秋陰
今昔長安事乾坤我輩心
辭官爲適志不遣別愁侵

九日同舍弟文冲文襲野酌

共有登高興相將出郭游
花含風菊晚葉散露林秋
兄弟良辰識家鄉濁酒
醺疎砧雲外動清響暮悠悠

二毛

頭上二毛生人間萬事輕
前期惟有老末路定何成
暮鳥尋雲入秋蟲傍砌鳴
學禪兼抱病漸喜壯心平

荷沼獨坐

徙倚臨荷沼嬌香野外賒
綠波浮白鳥碧葉坐青蛙
茂樹清炎暑遙天散晚霞
山城猶懶入詎肯憶

京華

有感

已隨鷗鷺隱能避馬牛呼世態原如是前賢未必
無竹扉深閉雪山酒仰歌鳥從此交游絕幽居道
不孤

五言排律

壬午六月紀事

風雲朝爽露雷雨夜喧聞旱魃餘青草神叢散碧
烟帝國開血戰英爽配皇天豈謂猴來楚翻疑駿
入燕托孤非大漸敗類竊高權冲聖方垂拱刑餘

卷之四

七

共結連奴顏潛媚竈虜肆垂涎折節崇張禹傾
金賜董賢平臺時自入密札竟誰傳冠狗紛趨隊
人龍盡墜淵遠藩無赤社鐵券失青田韓子才何
有商君志獨偏指紳遭市虎臺諫化寒蟬決獄推
空圖論功擬拓邊作憐空自照爲鳥亦堪憐砥礪
心還在慈烏愛可捐亾親千里外戀寵百僚先色
喜多同氣心非着老拳暫歸童騎緩旋復錦袍鮮
履石薰誰許空桑理或然子情猶若爾臣節豈終

焉是事俱繳繞何人不忿悵官隣愁蔓草盜賊滿
山川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竊秦須自遊遊岱
已遷延吊客仍懷懼諸郎每宴眠畜鳴分寶玉婦
泣雇金錢遣祭勤中使行歌起百屋酒人揮錦瑟
遊女賣花鈿何物縱橫甚斯人首領全中興有深
望醉詠董逃篇

貽哲至將之廣東提舉任同莘伯飲雨香亭
時久燥得雨賦二十韻

快雨來天上吾亭集友生近郊絲稍颺下榻葉初
鳴焦卷苗應泮炎蒸氣頓清翠看沾竹粉涼欲浸

卷之四

七

桃笙不獨離居合還逢否極亨玉音聞

聖主金鏡仰 皇明一旦浮雲撤千人鬱氣平傷
心前日事回首此時情麗日高仙闕祥烟滿漢京
坐收堂上勝行落海隅兵子已甘枯捧時將拔像
英臣心原懇惻野興此縱橫石上泉堪漱松間葉
可烹荷珠香玉碗茶乳韻銀鐺今雨賓筵爽南風
客夢驚送壺移小艇催燭出孤城紅翠從衣濕青
泥擬醉行狂歌非結綬悲淚忽沾纓祇道生無幸

誰知世有更願天齊 聖壽千秋播英聲

南宮范明府擢工部甘韻

靈越論前輩君家世德長 工文鳴大雅拙宦挺孤芳
芳上國看鴻羽公車少鴈行 從來稱翰采未必傳循良
汝海雲生色淳沱水盡香 嫁龍愁近郭愛鯉感漁郎
錦製推超絕弓招竟杳茫 長鳴思剪拂求價任低昂
材有離奇用穴聞 婁數妨棘棲元飢憐蘭省豈淒涼
回祿憂時切司空掌土忙 清華誰定步超走亦堪傷
粉署龍樓外香鑪烏闕傍 幽燕多趙思叢公青集卷之四
古意登眺滿詞塲秋冷荆軻水臺空郭隗鄉危時
才始貴知己義難償 天地雲將捲臺衡色漸光道
存緣殘屈風厚遲鵬翔花縣能無戀林居自不忘
大槐彈咏處他日是甘棠 邑有大槐館

汾州崔使君書來以未得見鄒南阜及余爲
缺事余不敢當心私感之因羅伯符往謁棘
爲短什聊抒鄙懷

送子余西笑汾亭想頌聲 箕裘真不忝華袞竊爲
榮唐俗應還古周餘賴更生 精神自來往日月有

合併錦帶遙爲客羊羔必共傾前期不道遠含意
遲班荆

張曰肩至大雨比年多旱曰肩每與雨會昨
自南亭來戲謂人曰余至高邑必雨矣喜成
十韻

愁絕仍兼病瓊枝夢不忘 思元中散劇渴亦茂陵
長曰肩初隔歲看顏色論心動慨慷時方憂旱魃
忽復舞商羊遂有仙行雨還因客薦涼交情知我
鮑詩道起于商密坐燈花喜深杯竹葉香 德星俱
趙思叢公青集卷之四
歸澹天意每飛揚爽氣身能健清權興欲狂願言
良譙會長得詠時康

冬夜飲金明府胡張二廣文郭侍御大雪時
余酒盡侍御助之

今冬仍久旱留雪待邀賓 簾外偷來巧階前密下
勻六花紛可賞五柳未全貧 潔與人爲比寒教酒
更親于供林下勝客助甕頭春 院立看沾袖盤承
喜入唇劇談燒燭短縱飲叩扉頻 卜夜良宵永占
年樂歲新玉山頽不得瓊樹共嶙峋

余聞濟南文使君之名舊矣遠使惠書推獎

太過以座主劉侯如及鄉先達馬玄甫皆從

余遊之故賦此奉謝

使君名球固始人

烟霞供素玩水竹伴閒居隱趣深緣久朋交遠自
疏美名知五馬芳訊寄雙魚文采輝朝日高情切
太虛採聲求靡及存舊意恒餘選部元師席儀曹
共里間彼天云逝矣吾道嘆歸與宿草還相憶寒
灰獨見譽因之及薄劣乃爾特勤渠醜縷詢來使
回環讀素書感真深肺腑淚欲濕襟裾何意當今
世斯情近古初聖朝志故舊童子侮樵漁猶有英
人問甘從麋鹿墟看君行盛德未礙耳生車

姚百雉過余一年所將南歸而不果頃定婚

於樂城喬中丞聘之隨入蜀中

不是今推結真虛昔往來將歸深睠顧特過久徘徊
南樂還奇爾北遊豈漫哉門迎王粲至客御李膺回
夢寐元相慕交情判不猜詩人紛魯衛作者屬鄒枚
隻字防飛去連篇訝創裁正當情怫鬱不覺興崔嵬
刻羽酬從拙浮觴醉信頻鶯聲時共聽

花朵不空開馬菊雄呼酒王金軟勸杯趙園摘錦

繡蕭寺散瓊瑰增月藏鈎密亭雲縱博厓鼻端堪

作質劫外任爲灰戀戀晨昏積欣欣笑語陪騰鳥

思舊里遇鳳作良媒晚得盧家婦初寬白水哀洞

房鳴珮近幕府尺書催錦帶遊巴蜀雲冠切上台

武侯江水畔杜叟少城隈形勝驚奇絕文章遲俊

才倚花入竚望切莫上琴臺

苦雨十韻

陽九陰宜至那知復亢陰雨師方欲逞甲子遂爲

趙志義舍背集卷之四

四十

侵絲散穿雲密盆翻跳沫深風雷薄六月日月杳

難尋七夕橋應斷千家竈盡沈波漂神女機水浸

伯牙琴沼陷魚游市巢傾燕入林厥田仍出稅于

棠久無金千祿元非好長貧恐不任切清名稍立

莫負棄官心

贈毛山人

結客黃金盡毛公見獨歡少年射猛虎壯志弄柔

翰走馬呼桃葉飛觥對藥欄細風穿竹響明月隔

林看半醉歌新調琵琶起自彈

仲文以宋侍御救再貶興安尉侍御亦貶平

定州判

繡衣能有疏纓冕不無賢閭閻高難達江湖放不
還風音驚有和鸞關落相連貶秩無餘地投荒欲
盡天憤堪輕鼎鑊忠豈顧金錢汗簡千秋在綸言
萬世傳直聲聞海嶠正氣失蠻烟捕盜起方急宜
人執政憐相期過鄙上職守恐相牽

喜伯常至自郡城同昌期懋新貞復季壯留
酌戲贈

趙忠肅公集卷之四

四

四

入門忽一笑首夏有微風已見田蚡貴還思阮籍
窮羣賢從遠至勝會不期同儕父餐非細貧家膳
豈豐溫淘澆美蒜薄餅裹香葱幸有刀家酒能令
趙客雄鷺鶩泉釀別鸚鵡殘酒空所以無留滯相
酬似戰攻流觴兼落葉秉燭任飛蟲高興看天碧
歡情到面紅憑君尋樂國惟有竹林中

衆甫與慎可至邀華伯懋新共酌

杖藜方嘆世獨立望秋空班尹思長繫張高夢忽
通入門看耒老學道豈云窮命侶陳蒲坐開筵傍

竹叢使隨家醺美容似主人翁貧少郎官餽清來

君子風友清元白水時事已冥鴻弱草銷殘綠幽

蘭綻小紅感君存舊義真與古人同

附六言律詩

飲衆甫六言

三春不離草閣數月再過竹扉昔夢猶看青佩晝
遊真見錦衣時來富貴非意道在林泉息機病起
酒杯讓淺勸君不醉無歸

趙忠肅公集卷之四

四

四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五

鄒上趙南星夢白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七言律詩

太宰孫公屢疏求歸不得叩 闕而行追送
之栢鄉賦此奉贈

知深國士無能報惟喜從今始得閒宅揆再來殊
獨苦辭榮長往邈難攀舊遊桃李渾沱岸

公嘗撫
與定初服烟霞函谷關尚父僊人縱八十非緣謝

事駐丹顏

送華伯北上

幾年鷗鷺共爲羣此日攜壺一送君下國情形同
聽睹長安消息稍傳聞小桃的的臨春水芳草芊
芊映夕曛別去不須稱吏隱山中元日有松雲

得鄒爾瞻書却寄

何知世事今如此回首當年涕淚橫時序坐看雙
鬢老春愁長對百花明來從嶺表還妻非是處洲
中有杜蘅相國薦書終日上臨風三嘆古人情

梁升吉罷官後遊江南年餘歸里過余喜賦

散髮扁舟問訊頻言還正及故園春交情自令歸
吾黨公道何勞望世人南國美遊良不厭北方香
酒實無倫醉來沛水沙汀晚閒看浮雲變態新

鄒上

鄒上黃鸝四月鳴一聲相喚出東城新荷卷葉添
深見細笋離叢遠遠生末世簪裾應少味晚年水
石有餘清身閒努力加願養未可傷時氣不平

寄黃賓王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五

評臣祝髮絕朝紳有位何曾問所因從古近名疑
直道此時憂國盡邪人長于山水稱殊勝大陸風
烟值暮春滿目楊花遮白日天南天北等比隣
酬程勿輿持道甫書至以詩投贈

司徒門館自虛盈貴賤相依萬古情哭世江湖綠
至性歡交草澤愧浮名文章何益黎元命勲業空
看素髮生陰墮暫時君莫恨吳天日月必須行

寄貽哲廟灣

武部孤忠幸不危仁恩上黨至今思青雲關捷甘

人後白璧蒙汚炯自知貢篚天邊飛檣樞揚兵海
水動旌旗漢家將相多陳迹薦藻應先漂母祠

送客訪元靖

孤情談笑若爲偏別後茅堂每寂然不是心知同
意興肯教酒伴去林泉古來衛國多君子雅好樓
居似列仙眺望隨風見高邑恒山直北有雲烟

送毛山人之遼東

遼陽近接帝王州胡后梳粧尚有樓共道尋常傳
羽檄應須百萬擁貔貅黃金肘印繇天幸白草聲

龍忠公詩集卷之五

三

弓亦壯遊爲語勿安難久客如今三輔不勝愁

七夕高柳亭酒集時久雨初霽

積雨連陰入早秋參差新月忽生鉤蛩聲未許催
機杼鵲駕方看度女牛萬古人天今夕會一尊朋
輩此亭留閒情自覺長瀟灑不信嬌娥亦解愁

秋懷八首

涼風驅鴈向南游原野蕭條錦樹秋水落魚龍無
復化天高雨露盡堪愁推賢自愧楊喬疏避世還
思范蠡舟最是東籬叢菊好碧雲日暮共夷猶

千秋近郭漢時臺建號曾看玉輦來一水盈盈衣
帶繞羣山蟲蟲翠屏開鬼神不禁遊孤兔祠廟多
年入草萊搖落况逢無正日風前悵望使人哀

信陵湯沐此樓遲毛薛深藏特受知義薄九天仍
欲上名留千載詎云奇山河不改憐同病歲月將
闌悵獨悲意氣倘堪爲賸客短衣孤劍願相隨

汝南雄秀甲羣方弱冠影纓逸興長吹笛千家楊

柳月放船十里水花香門生問字俱英妙仙吏同

遊盡老蒼飛輦轉蓬霜露急太平回首涕淋浪

龍忠公詩集卷之五

四

天邊白日隕樓槍使者滄洲眼更明逐客金鷄同

被赦還朝絲鷁亦隨行蓬來雲樹三秋茂鳩鵲風

鐘五夜清事往運移如夢寐疎砧落葉不勝情

翹首燕京在伐柯北來日月異聞多蘭臺書省封

蛛網夾巷長衢斷玉珂災變頻仍能不動是非爭

勝得無訛嚴霜既下羣芳盡嘆息孤英爾奈何

草閣來巢燕子稀淫霖水沒釣魚磯荻花自共蘆

花秀丹葉紛從黃葉飛憤懣徒令心獨苦迂愚原

與世相違却憐牛女新離別脉脉無言淚滿衣

徵才努力効銓曹大海之中一羽毛欲掃氛祲清
日月轉掩英秀滿林阜深秋目送南雲迥永夜心
懸北極高 聖主渥恩難報會爲文爭忍反離騷

王義華舉孫

素交三徑似求羊林下連年有吉祥作祖如君還
少壯抱孫與我共徜徉竹樓翠鳳亭亭直桂映明
蟾冉冉香最美慈闈歡喜甚雲仍天爲助平康

晉大夫作信陵平原二君祠以毛薛二公配
落成恭謁嘉大夫之感舉作七言二首

采蘋水薦新祠茂宰驚看作事奇主客一堂如

近

昔日英靈千載送同時丹雘宛宛孤雲入碧樹紛
紛衆鳥隨擬向山城標勝迹須揮金管勒豐碑
大行山翠漾城闌長夏香醺靜絕塵意氣不須論
曠世酒杯從此得芳隣却秦存趙俱常事博客漿
家有俊人可惜魯連飛遞遠古今豪俠仰嶙峋

酬顧所建

沛上閒雲伴索居蕭然漸與世情疎百年小隱聊
藏拙一代高人爲寄書翠竹鳴秋絃野徑丹楓映

日藻林間草玄深愧非楊子頗似淵明敢自譽
少年曾向上京遊放逐山中遂久留辟芷幽蘭悲
晚歲青鵬白隼競高秋一江簫鼓澄瀾闊萬戶烟
花騎鶴樓擊筑和歌猶未老因君飛夢繞揚州

毛懋新至邀華伯及家弟文冲共酌

相逢契闊思無窮涕淚殊方尚轉蓬天地悲歌還
趙國古今俠氣自毛公琴尊共約花間月絃扇初
開竹下風玄髮論交三十載飛揚猶似舊時雄
再作此奉衆甫慎可

趙忠齋公詩集卷之五

六

新蟬應節唱垂楊爽氣冷然到草堂阮氏竹林尋
匹侶陶家松徑有輝光百年快意呼盧盡萬古愁
心對酒忘避世屏居甘寂寞何知今日發清狂

閏四月下旬黃鸝未至二首

常年此日夏過半誰道于今未有鶯陌上已看桑
葉老隄邊可愛柳陰清曙烟想見東西繞細雨疑
聞鶯初夏每嫌遲深夏今年未有期弄笛吹簫徒
僅似鳴鳩語燕欲何爲陰陽氣候非常理花竹精

神異昔時世事眼前都可慮獨行吟咏重淒其

聞遼東虜警

遼東殘破不堪聞烽火烟連碣石雲幕府晝空鴉
亂噪沙場夜哭鬼成羣請纓誰爲推驕虜揮扇爭
能策異勲最是平居多口語時危仍起杜將軍

聞遼東虜退二首

虜來直入無人敵虜去何人一矢臨自是秦笳明
得意非因開笛有歸心尺書小醜狂殊甚籌策諸
公怒必深掃穴犁庭思往事衰微不擬至于今

蘇東坡公詩集卷之五

七

黃沙白骨少入收恨咽桑乾水不流突入分明乘
盛暑重來未必待高秋養兵坐使司農匱仗鉞徒
勞聖主憂草野忍看天下亂朔雲黯慘罷登樓

賦得納涼高樹下與汝立同作

鬱蒸何處可乘涼奇樹千尋翠幄張碧葉風交聲
似雨清陰日隔氣如霜披衣乍却齊紈扇臥簟惟
聞蘇合香野興不宜向君道他時城闕恐難忘

賦得秋燕已如客二首

閒居燕子亦相親每歲來巢願託身忽見秋風驚

是客行將社日恨非春寂寥不覺長爲伴摧落何

堪遠別人飛去飛來梁上語徘徊瞻望黯傷神

養雛黃口盡能飛辛苦今方遂所依清曉每看花
外度沈陰待向月中歸涼風送爾將辭幕薄俗愁
子獨掩扉慎重往來長好在年年相見莫相違

新秋

乍從喧濁得新秋天宇冷然爽氣浮抱病頓令俠
骨健匡時無望壯心酬林中舊業惟三徑門外人
烟自九州不是離羣甘寂寞閒雲孤鶴每相求

蘇東坡公詩集卷之五

八

秋夜聞砧二首

秋來感物更憂時長夜漫漫攪夢思寒節砧聲天
地滿邊亭戍客古今悲蛩吟露下如相和月到霜
前獨有期聞道遼陽頻告敗深閨惟念授承遲

入夜清砧息衆紛閒庭徙倚意無欣隨風颯颯飄
丹葉帶月淒淒動白雲玉女何心先擊節班姬有
賦嘆從軍長安萬戶聲齊發多恐君王不忍聞

送呂鴻原使君入賀

聖壽時久推光祿未下

清秋使節度恒陽五色卿雲滿

帝鄉星見老人朝玉几露承仙掌獻瑤觴多年外
服趨文陛舊日官袍襲御香至止卽看膺妙簡相
期努力贊時康

聞五將軍入遼

旌旗獵獵指燕然雪恥行看奏凱還正是同舟波
浪險非如作舍道塗邊援桴須振軍中氣授鉞俱
分閫外權兵後定應無大樹讓功何處學先賢

詠鴻鴈來賓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五

元

南游何事久相羈倚侶稀疎塞草衰况復虜塵常
蔽日豈宜沙漠更淹時月明影度秋江冷風急聲
兼落木悲多少閨人翹首望遼陽征戰信音遲

賀汝立光慶堂成

梁果甫書榜

奕奕東堂集衆賓金吾名筆共嶙峋兒童屢掃庭
除淨燕子欣看棟宇新家世素風存古道 聖朝
恩命及慈親從茲它相增多福應有熊羆入夢頻
冬日汝立昌期汝實國任及家弟孺卿小集
連年多病掩柴荆睡起披衣每獨行酒熟入今成

曠舉雲生天亦有歡情河魚市遠慚非美庭竹冬
寒覺更清祗道衰殘難對客論文逸興尚縱橫
彗星東出

丁丑妖氛已甚惡于今又出爾何爲辰居北極行
將近日上東溟避亦遲財盡小民休更擾兵連強
虜況難支 明君儆戒回天意社稷興隆是此時

冬至夜雪

重陰未奪陽生候向夕霏霏雪滿天眩目素光連
燭影隔窓寒氣入爐烟王孫繡褥雲綃帳上客香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五

元

貂錦瑟筵獨有邊關征戍苦不知留得幾人還

聞徵兵郡中入遼今冬寒甚愴然有作

六月興師虜未平嚴冬笳鼓暫無聲疆場舊鬼兼
新鬼道路南兵與北兵酪酒琵琶應盡與雪霜刁
斗豈聊生悲酸不必論忠孝鄉里婚姻亦有情

壽吳昌期

高秋朗澈似高入十載棲遲洽隱淪自信素心長
不改相看青眼爲能貧芳蘭作佩宜岑寂疎竹爲
籬遠俗塵底事飛丹汞羽化蕭然物外一閒身

姜抱宏至

晚暮難傷思不禁嚴寒遠道忽相尋夢魂一夜常
南北時事三年卽古今病久依然存俠骨謗多猶
自有同心美人況復傳芳訊爲道神交悵慕深

連日陰雨謝明府履任倏然晴朗喜而詠之
仁聲已滿下車前一日羣情俱暢然烟雨春城方
黯淡曉晴淑景頓喧妍遼陽戰骨三年積畿輔軍
需萬事偏快睹福星來冲上分明天意肯哀憐

遼事

趙忠齋公詩集卷之五

上

長安漸與建州隣羣策紛紛未可論供億間閭惟
白屋兵戈道路盡紅塵匈奴眞作天驕子朝士誰
爲國虎臣垂老寧知逢世難免爰歌罷淚沾巾
連年黠虜苦相侵海內彫殘太不禁祗爲宋臣曾
賣國遂于明代亦生心鶴來華表看人盡烏集城
頭恐敵深追想昇平非昨日儵安猶得臥山林

邑有伐木之害謝公首禁之

翹楚眞看川作薪鄉亭歷歷鳥飛頻幾年疾苦逢
今日百里園田有主人老樹精靈應頌德孤根萌

藥亦知春叩門山客來相訪把酒歌呼喜氣新

遼事

昔時小醜已稱孤天道夢夢更可虞白日橫行都
不問黃雲鬼哭有餘辜燕山遼海封疆感貂鼠人
參地產枯縱起當年謝安石養成禍亂亦難圖

賦得我愛夏日長

習靜炎涼總不知每于九夏獨相宜薰風仁厚如
君子清晝舒長似古時恰恰鶯聲聽未足翩翩蝶
夢覺堪遲閒看曠劫差爲久欲共仙人一局棋

趙忠齋公詩集卷之五

上

遼事

蒼生涕淚幾時乾加賦徵兵物力殫傳箭暫停翻
叵測搗巢無計莫儵安詞臣自合攻文墨婦女何
勞跨錦鞍聞道刻期將決戰可能一舉定三韓

乙酉元日京邸

五更三點披衣起早入鷄行想去年麗日晴開官
扇影祥雲低接御爐烟身居長樂鐘聲外興發邯
鄲獵騎邊寄語故人休錯憶愁時獨有寸心懸

早春對雪寄李道甫

曉暉雙闕白雲低綠繞飛花望眼迷春遲官鶯猶
未至寒知胡馬不能嘶范睢忽爾成張祿勾踐居
然出會稽造物有時真太巧英雄何必嘆塗泥

奉送玄渚世丈之南太常

師門今昔不勝情邂逅相看卽弟兄短髮簪裾惟
我在暮春花柳奈君行經年赤舌分門戶到處黃
塵有甲兵攜得壯猷佳麗地好將裡祀倚神明

與郭侍御趙進士賞芍藥

已共牡丹成一醉還賓此日復銜杯春光獨樹應

卷之五

三

能占國色同晴豈並開攢蝶喧蜂看物態清姿逸

韻絕塵埃休將爛熳誇殊勝轉更驚心老易催

拂倩宗望至邀華伯共酌

隔城高柳畔黃鸝城上輕雲散雨絲正愛新涼生
遠興條來懽友豁襟期焚香啜茗猶能供美醞嘉
肴已自隨一笑世人俱潦倒相過縱飲更何疑

劉隆平見往不值寄此作

幾載閉關偶一出故人正向此時來孤情每共高
天語鬱抱將因仙令開氣色依然浮戶牖經行空

自慙每苦遲君欲畫千秋計不是慇懃爲棧杯

寄卜栢鄉

東園前歲端陽日把酒呼盧白晝長林竹宜招賢
達醉水花猶學令君香衝塗車馬能無厭靜渚雲
烟詎可忘相望纔餘二十里片時何惜到茅堂

五月七日園集

是日燭熱過午忽雷雨

留客園亭苦炎熱西山吸吸爲生雲時來驟雨稀
可數何處輕雷遠僅聞已送晚涼教盡興更懸新
月照微醺酒闌坐倚合懽樹共愛花香未忍分

卷之五

十四

飲輔宥園亭千里攜酒至

水畔亭成予適至望中燕趙河山開四圍藕花通
人立三伏涼風任意來同心爲取酒無歡勝會爭
能醒便回可憐愁病常鬱鬱今日斯遊亦快哉

新晴

宿雨新晴餘霽浮幽林殘暑欲全收臨風蒨蒨原
修竹映日粲粲有若榴啁雀不知何事闌飛蛾隨
意數來遊自緣濁極清涼至岑寂還能獨遣愁

九日對菊聊小酌

悲秋今遇重陽日庭下菊花開不遲多病未能呼
酒伴一杯爭忍負佳期舊交音問青雲隔末路行
藏白髮知生對瑤華還自笑澹香寒色亦相宜

歲暮喜雪東華伯

年年冬日饒暄暖得雪農家方不愁入夜難將消
息竟開門乍見素華浮春來麥秀應翻浪頌裏椒
花定滿甌傳語南街郭侍御便同權賞續風流

甲辰人日

人日今年是春日嘉辰豈合陰雲滋梅花趁暖開
不近蒼草經寒發更遲極望山川無媚色成羣豺

虎重傷悲菜絲栢葉聊隨俗懷抱何當似昔時

賞牡丹

三月風光行欲暮牡丹開爲截春愁後時造物非
無意競媚羣芳豈更留翠袖朱旗權不淺明霞麗
日色俱浮飛揚未減平生興勝賞誰能嘆白頭

甲辰生日有感戲作

吾今五十而有五碌碌宜爲時所輕年歲曾如人
壯意氣似覺獨縱橫朝廷朱紱已無望天地

白髮自分明扁舟泛海難兼興藜杖看雲任世情

午日文岩淡舍園集

小麥早乾征斂急此時何意賞端陽衰年令節難
輕過愁日同心未可忘艾葉菖蒲從古事歌鶯舞
燕勸人觴却思夙昔多高興爛醉佳人玉袖傍

後九日茂倩丈惠菊時郭侍御朱太學在坐

高菊分來種種殊羣花不獨愧休儒黃舍正色名
元重紫傲清霜韻自孤閨月重陽真不負賞心二
妙更堪娛陶潛今日情無限坐擁西施對玉壺

黃西施

其

寄李襲美

當年走馬共長安寤寐時時憶舊懽吾黨未教詩
道廢世間求得酒人難採芝嵩嶽紅藤杖拾翠潺
沱紫籜冠漸老定應狂不減何能縮地一相看

郡守和節張公備兵井陘

璽書近擢念民康浩浩懽聲動冀方鈴閣三年惟
飲水節旄九月正飛霜股肱重地扶燕闕貔虎雄
關控太行海宇此邦無寇盜野人生計樂徜徉

送王鍾嵩守常州王與前守歐陽宜諸皆余
所舉士久平生知已多在吳中

歐陽政績清畿輔相繼同門事亦稀真喜江湖飛
鷁舫自甘天地隱漁磯羣賢舊好緣非偶一郡遺
思願不違他日漢庭徵竝入應知衰白有光輝

送林趙州之韶州二府

恒山三十有餘城愷悌惟公獨擅名去郡棠陰知
勿剪之官桂嶺美冬榮明時絕嶠無烟瘴夜吏殊
方總震驚北走連年珠玉盡蕭條偏稱使君清

龍溪公詩集卷之五

七

唐之胤見訪云欲爲十日之飲

冬來飛雪彌千里擁路屯城數尺深高臥閒門常
反閉嚴寒豪客遠相尋浮名謬許文章技初見能
知泉石心往事吾家十日飲留懽累月請從今

送唐山人之上谷謁馬中丞便過郡司理董

公

高才久滯合飛騰世難儒冠亦自憎生于當爲班
定遠從軍須得馬中丞居庸不藉河山險開幕遙
看氣象增司理豪賢曾見重知君到處有聲稱

甲辰冬至

至日陰窮陽漸生今年天意杳難明同雲黯黯雪
堆地流水活活泥滿城豺虎中原堪墮淚烽烟南
國漫徵兵柳條梅萼空含態爾輩安能兆太平

乙巳元日

舊年春節已偷至新歲窮陰更接連騷裏東君難
可見曲中白雪不須傳干戈莫道鯨鯢盡征斂堪
憂盜賊偏鐘鼓五更思北闕朝英爭得聽鳴鞭

寄趙山甫

龍溪公詩集卷之五

六

三九

雪霜苦向鬢邊生早歲升朝憶濯纓豈謂乾坤難
獨放始知軒冕未宜輕閉門不敢論交態飛矢何
曾肯退兵傳向他年成詛呪授徒箇箇典文衡

呂宗望及其弟寄漁祥甫載甫攜酒同訪

新春無日不沉陰宿雪庭除泥滓深兄弟四人來
濟濟衡茅一見笑吟吟窮愁盡散荷花酒懷抱全
開玉樹林多病自驚還太放爲君醉殺亦甘心

聞元靖之南工部元靖于詩素愛子美

南都山水平生美老病嬉游屬友朋安得一壺攀

綵鷁不妨萬類有青蠅道情久識浮名薄詩興應
隨勝地增工部底須爲吏部少陵今日是金陵

乙巳清明日作

芳辰晴旭名堪稱垂老寧知太可憐春水野航閑
桂楫誰家士女競鞦韆罷官自信時人侮嘆世空
教涕淚懸却憶百花俱悵望何當勉強一開筵

戲作落花詩二首

繁華萬樹自須驚一片先飛忽似爭蜂蝶不應催
太急燕鶯何事蹴常輕亂飄紅紫那能管密綴莓

苦詎忍行不分天涯春盡去偏令我輩獨傷情

人間最是無花好歲歲看花惹恨深弄色歎香纔
得意隨風逐水已沾襟衰殘不道能領國漂泊從
教出上林試聽黃鸝歌絕怨分明字字白頭吟

同姚百雉賞牡丹

百花飛盡見花王不負春天是艷陽開向野園情
自適賞逢詞客興偏長枝枝倩取爲行酒朵朵還
教各勸觴樂事共看今轉劇誰憐沉醉倚紅妝
乙巳初度泰敬伯樂甫尚甫姚百雉東園

酒集時芍藥盛開

已過始衰兼有六百年勲業日西斜鏡添華髮真
難却坐滿英賢欲自誇聚樂沉酣誰更惜愛深祝
願不須除和羹調鼎非吾事歲歲茲辰共賞花

聞魏懋忠臥病數月而愈

世事年來頭盡白聞君病愈快何如真從斗極還
生命應有神明護起居廊廟休論長廢棄江山猶
自未空虛我遲見面知非易相憶頻頻寄尺書

臨城侯明府見訪其弟工部君余所舉士

林棲避暑亦逃人茂宰來巡旋着巾世德弟兄香
總似通家賓主自相親盤無俊味惟求潔尊有濁
醪敢勸頻誰道日長偏易落平生心事欲深論

端午日元履元伯諸君及崔孟巖敬叔兄弟

園集

葵榴灼灼媚端陽英俊招邀集草堂角黍蒲觴開
廣譙茂林修竹送清涼明時補袞慙無效竟日論
文興頗長邂逅二崔真舊識古今快事詎能忘
送喬聚所開府四川

山居有友出匡時羅薛無勞俵別離節下雲邊寧
憚遠路經險絕得探奇夜郎郡自蠻夷俗杜宇聲
餘戰伐悲最是臥龍祠不泯秦天古栢使人思

獲鹿吉嶽丹明府見枉

蒿萊宿昔結綢繆試宰寧期傍舊丘名士已從杯
酌定循良宜向史書求論心欲下窮塗淚拯世堪
忘仰屋憂鄰上汝南人共棄雲霄亦有憶同遊

酬蔡孟野見寄及三兄弟詩集

初放曾過一結歡使來方道作郎官蓬門菊徑能
深訪翠壁明遙得縱看舊國雲山元接近仁君鵲
犬亦清安休將解薛勞相望涉水堪垂簾簾竿

再酬蔡叔達寄懷

獨坐空林絡緯鳴新詩秋氣共曉蟬乾坤一葉成
陰歲今昔三荆儉別情君自憐才如鮑叔余徒抗
疏似匡衡古來不遇多豪士何必麒麟閣上名

臨城沈明府見枉

聖朝道廢僞虛名豈謂高賢不見輕風駕縣花含
露泡炎天園竹引風清交如故舊悽都盡話及聞

聞涕欲橫言念千旄何所贈已聞郊野播仁聲

栢鄉送歸德沈相公四首

別深相見一舒顏未進那堪鬢亦班東帛祗妨高
臥穩安車仍與太平還虛無莫道夔龍業恍惚初
離豺虎關筋力喜看猶自健羽儀今日在山間
曾辭典禮避危機再起崇班入禁闈盡道蕭曹宜
共濟豈聞周召得同歸來車去馬成今古野老游
童有是些端事感時心寸折畏人不敢淚沾衣

垂神海內憑機形苦秋回天竟杳冥領袖允稱黃

閣老山林何愧車堂靈美人去盡誰當輔知已經

遇督啓扇今夜冀州看象緯三台移傍少微星

飛書作者何男子善類紛紛畏禍殃詣闕留郎朝

上疏呼天愛女夜焚香生還暇恤時艱尼傳食猶

沾帝寵光留宿栢人無所慮相望一水即家鄉

無題

曾和幽蘭白雪歌開房半醉玉顏酡行雲漫道逢
神女奔月爭知有素娥悵望空令喚命薄常愁每
自恨情多同心約定誰能別河水悠悠東逝波

丁未元日試筆

北風餘力動疎簾，天宇蒼茫日色嚴。
綵勝有花春已至，椒盤對酒老仍添。
安危國事真無策，饑穰田家莫更占。
回首平居如異世，一時爲吏盡清廉。

寄題劉恩徵太乙樓

高樓縹緲白雲間，遙望丹梯不可攀。
藜火夜疑天祿閣，煙秋靜玉華山。
軍中法令惟談笑，幕下詞人數往還。
試問功成邊塞上，何如空老侍臣班。

贈陳思會

長安別後此相遇，一榻高懸日月多。
客傍烟霞尋

埜，逕人隨詞賦，老漁蓑大雲出岫當。
遂席幽竹鳴風答，放歌莫向清時悲。
不遇緇塵凋盡楚江荷。

秋日示秋生嘉霖

蒹葭忽見露爲霜，鴉鵲還令草不芳。
落日砧聲高楚甸，長天風色暗嵩陽。
蕭條四壁相如病，潦倒千杯阮籍狂。
荏苒歲華行莫矣，可堪容易鬢毛蒼。

重九先一日行申聞伯亨內兄至郡

二年不見馮夫子，虛却尊中幾萬杯。
落日愁看申

伯國秋風憶上漢，王臺病客倍增離索恨。
嘉賓翻

望主人來可憐，一水星難聚分付黃花且莫開。

登郡城

徙倚高城四望餘，古今俯仰爲咨嗟。
鳳凰山令雲霞色，鴛鴦池開蘆荻花。
百頃風濤浮落日，千村烟樹間人家。
不堪回首天西北，帝闕親闢俱一涯。

夜抵少林寺

金仙寶剎枕名山，亂竹長藤入暮烟。
天外梵音風細細，鏡中松影月娟娟。
焚香坐對高僧話，倚檻閒看幽鳥眠。
奔走年來成底事，披緇吾欲此安禪。

出少林寺游覽

慣踏名山草履輕，微官不禁此間行。
千峰色映諸天近，二室烟含初日明。
石影尚留僧面壁，松聲猶似客吹笙。
豪遊今古知能幾，更與浮丘訂後盟。

咏漢封三栢

少室之陽太室陰，白雲滿處結根深。
頻經人代市朝變，幾度流年霜雪侵。
月出山靈看鶴舞，風來玉女聽龍吟。
君王自是崇高節，巖穴原無干主心。

送伯亨叔賢歸栢人兼寄仲昌

西風握手上河梁北望驚心適故鄉
鴉帶斜陽過洛浦鴈衝秋色度瀟湘
連枝不覺同歸樂孤劍空令引恨長
明日天涯霜雪夜不堪更念白眉良

秋夜

鴻鴈聲寒秋夜深步檐搔首客孤吟
落梅折柳誰家笛帶月敲霜幾處砧
歲晚南行游子恨時危北望小臣心
江山蕭颯皆愁思歷亂無勞寫素琴

黃副使園池泛舟

沽酒千金典翠裘相將半醉弄扁舟
岸回林薄橫笛天人遶漪雙白鷗
錦纜微風輕蕩漾銀尊落日共淹留
逢君高臥湘江畔病客年來已勸游

贈王同望

使君高義直千尋好客囊中散萬金
知己誰當爲晏仲殺人今見有曾參
春風門外還疎柳流水堂前自短琴
試向洛中看往事豪華無限總銷沈

夜送劉少嵐

剝雨殘雲澹不收高樓送客迥添愁
風聲斜度千

山外夜色平臨萬樹頭淥酒蹙聽嘶五馬黃河明
發有孤舟知君徇祿緣親老短髮江湖總倦游

南陽清明方太常園集

佳節思鄉情黯然幸過詞客好林泉
登樓白雨青山外縱目桃花柳色前
習靜浮雲看世事留人春酒醉歌筵
臥龍祠宇相隣近日暮高吟梁甫篇

謁劉南溪公祠

鄧城城外激水濱遺像高瞻生氣新
細草垂楊含落日飛花啼鳥競殘春
天涯王輦回官殿路左輶車拜綰紳
總爲浮雲蔽白日今來古往共沾巾

贈七十陳叟叟好丹經及服食之事

誰能七十健如斯豪興翩翩把酒卮
玄髮辭官忘世慮青山學道得名師
月明夜對金砂竈露白朝餐石菌芝
會有龍迎陵倒景肯于塵俗憶心知

唐縣劉明府留酌

流水青山遶縣門天明留客欲黃昏
美芹鮮鯽行銀盞竹氣花香入酒尊
九月涼風俱短髮三年落日總銷魂
不緣意氣同燕趙世態悠悠詎可論

九日桐栢道中

雲物陰陰鴈不飛，江村野郭杳依稀。
長淮水落魚龍寂，桐栢山高砧杵微。
欲使黃花生道左，敢言白酒與心違。
三年此日俱多恨，何事風塵未拂衣。

博望道中

白水悠悠靜不波，野絃風送人鳴珂。
長林葉盡鴉巢出，落日天清鴈影多。
宛洛游塵吾欲老，西南絕域爾如何。
人間萬事終黃土，短劍江湖髮易皤。

冬夜飲子玄思俞子陽郡齋

佳氣菁葱汝水頭，水霜十月遠相求。

烟浮銀燭明

官舍雲曳華星傍，郡樓千載清尊開北海。
一時高士盡南州，夜闌車馬還延佇。
逸興非關投轄留。

送助甫自徵寧再鎮甘肅

豪遊不美東南勝，遠略曾通西北夷。
宛馬驕嘶肥苜蓿，胡兒清淚盡燕支。
雲生瀚海時看劍，月傍關山自詠詩。
況有流泉渾作酒，可能無意楚江湄。

冬日行新蔡感懷

曾隨鵝鷺共朝天，拜舞遙瞻華袞前。
麗日晴開官

扇影祥雲低接御，蟾蜍星辰北極懸。
清夢雨雪南州苦，客顏起草明光非。
此世形埒何日聽鳴鞭。

寄張左海

曾是邯鄲舊酒徒，三年華髮對江湖。
不妨落日悲遊子，自爲經春憶大夫。
有美東南誰似爾，看雲西北獨愁吾。
黃河空遺淚雙流，向扶桑碧海隅。

奉酬史長靈太常過歸德沈相公寄懷之作

黃河咫尺隔相思，書札傳來慰別離。
幽壑芝蘭同閨寂，白雲蘿薜遠追隨。
百年師弟論襟日，千古君臣涕淚時。
不是山陰清興盡，長安翹首重淒其。

于田入典戎政邊我作詩送之四首

赤松相接欲棲山，時事方危未許閒。
畫鹿遙瞻丹闕下，騎龍來訪白雲間。
封侯入栢知無奈，盡醉高歌得暫扳。
聞道勳名深眷注，可能拜舞見天顏。

三巴騷動羽書馳，六月徂征鼓角悲。
殺氣頓消楊母閣，封疆直闢竹王祠。
論功裂土非今日，留滯看雲憶昔時。
相見自須拚酩酊，如君更欲顧誰期。

名山著作擬羣經，誰道文星卽將星。
龍虎禁林隨

指顧鸞鵲朝列仰儀刑脫巾西北行將動縱冠東
南不可聽匣裏尚方鳴劍在未知何計得平寧
雄才真可濟艱難快意長風送羽翰授鉞天驕離
障塞行河水惟飲波瀾履聲已覺朝廷重柄用應
知社稷安放曠林中君自見交情何必在彈冠

已酉元日試筆

開春元日恰逢春嘉仰相期協令辰細菜芳椒臘
酒並金花絲燕逐時新已并此世栖遲老不意諸
公薦達類 聖主年年居大內陽和爭得到沉淪

送華伯起南比部時顧大同起光祿

頻年逐客滿江湖偶下徵書二子俱諫草自令傷

去國春花相待入留都白雲盡省天仍遠綠水朱
樓古不殊選部見時煩問訊山堂莫負月明孤

崔振峯太僕過訪

鳴騶迂道問離居情好彌親放棄餘客似高僧惟
嘆若千成老圃爲烹蔬不圖海內生人苦可惜諸
公報國疎無數時賢宜聘請山林未合遂空虛

臨城任明府見訪是正字中丞之姪

開府當年德業尊使君英妙復高騫懶朝似杜人
俱棄存舊如曾義獨敦赤子艱難應盡活中懷邇
近得深論頻過莫謂無供給細笋新蒲正滿園

寄仙明府

三輔蕭條民力殫一朝氣象頓堪觀文名早歲江
南動族姓錄來天上看閑對晴窓繙簡帙數從烟
水覓漁竿廣文遭際風流並談笑何當戴竹冠

過臨城任明府留酌

疎慵發興感情深滿路洋洋聽好音再見英人真

足快遠求名酒可勝斟按歌杏館金花鼓移席未

亭錦樹林共念 國恩嗟世事黯然相對欲沾襟

賞牡丹

風靈今日值晴天岑寂賓來開野筵最勝名花紛

照耀將闌春色獨鮮妍黃蜂攘攘飛遷次綠蝶飄

飄影接連節序未能無一賞狂呼痛飲憶當年

賞芍藥

春花落盡有空枝首夏瑤芳幸不遲雨裏妙香浮
滿院風香光氣燦疎籬夢中爲蝶應相倚樹底聽

鸞可自持任使多愁高興在肯於國色廢銜卮

夏日過宗望同寄漁軒甫載甫及馮繼之泛

舟

使君愛客劇清歡向晚携壺上木蘭華鼓聲如天
外動繁絲人在鏡中彈陰雲吐月臨朱閣高樹吟
風落碧滿此樂往時無不醉孤城蕭颯凜生寒

望雨

麥秋滿地飛烟埃陽極陰生爽氣回屯雲傾雨宜
遂至振電奔雷合共催竟日纔看竹樹濕入夜猶

恐星辰開我有山莊十里外未沾涓滴空徘徊

章元禮先生以四詩寄懷如數奉酬

書落天邊問釣緝開緘文采鬱嶙峋當年予甫歸
玄岳幾日君仍去紫宸談及貴人猶可畏神交詞
客自相親山川南望龍門遠謫宦何勞越八閩
王簡裴清久擅譽題才妙逐快幽居苦心本欲朝
廷潤毒手常教省署虛千古公評應不改一時氣
酸竟何如滄洲回首皆陳迹感慨同懷恨有餘
磧人盡鑿名山破二百餘人歸種田名士錄來江

左盛遂臣今日嶺南編鱸香扇影空愁思瘴草炎

花共遠天姜鄭諸君新被播弓招何暇及林泉

簡懶含毫偶自嬉誰令大雅便聞之紅塵浪作游

仙詠白髮能堪幼婦詞吏部文章真有屬此生天

地可勝悲會稽不學梁鴻隱並坐班荆恐未期

七夕園宴

孤居赤日擁衙門風露新秋愜願言天土隔年欣

會面人間良夜合開尊花林竹徑非疎客月色蒼

聲是舊園欲共沉醉慙笑釀不堪愁思滿乾坤

贈江泰安時以其大母屬予立傳

鄉人頂廟往來紛爲政風流得飽聞第一名山稱

岱嶽無雙循吏屬江君官閑撲地生瑤草仙至漫

空起大雲每訝高標難可似原從先世播清芬

賀于田生子

卿雲璀璨滿燕關憂國逢知爲解顏司馬功宜五

土錫阿侯賞自九天班懸孤卽已承朱紱繼業應

能似白環最是雄飛無所羨添丁輸稅典非慳

得蕭韻亭將軍書却寄

孤城捍虜矢丹心義勳園中脫組簪已見龍韜安
社稷還憑馬足問山林將軍未識情何篤宰相偏
逢怒太深天下漸危誰可賴愁時西望一長吟

喜雨卽事

九月過半旱未已夜來忽有雲淒淒迅雷動地山
欲裂鳴雨移時田可犁天心喜怒杳難測節侯陰
陽殊不齊何者一龍未肯蟄飛騰鼓翼驚蟠泥

九日園集

已酉

深秋鬱燠遲清霜叢菊東籬半吐黃九日登臨傳
舊俗四方賓客集吾堂孟嘉狂態風中帽陶令幽

懷月下觴樂極未須憂世亂高歌雲漢立蒼茫

送呂宗望督餉蘭州

幾年流落近臣回又逐征鴻使命催塞外長城秦
地盡河西列郡漢時開沙飛古戍炊烟斷霜滿胡
天畫角哀邊事如今那可道遲籌應賴出羣才

送元靖起家戶部北上

聞君日坐定居樓白雲紫烟滿上頭解薛何人忽
薦達班荆爲我來淹留問閭閻敵自可見 宮殿

燒殘那不愁握手恍慨醉相別東橋野竹春脩脩

病起出看牡丹

春深抱病落花多猶有名花照薜蘿帶露折將憐
未忍被風吹去悔如何游園戲蝶能先至駐屐流
鶯亦爲歌憂旱酒杯難獨遲濯枝微雨夜來過

雷聲

雷聲何在今夜動披襟危坐心征營送雨驟來窓
戶濕隨風倏散枕簟清枯旱頻年已大甚霹靂底
事徒相驚曉看雲氣萬物潤天肯降澤應敷榮

龍巖公詩集卷之五

詩

喜雨上晉明府

久燥農家二麥枯使君車至慰來蘇雷驚天地氛
祲散雨潤川原氣候殊已幸鄉隣無轉後更逢吏
卒息追呼白沙碧柳亭臯淨野客逍遙倍可娛

雨後

避炎出郭就園池雨後鮮雲野望時薛荔含風握
翠縷芙蓉照水弄紅粧獨居笑語心情懶新進衣
冠制度奇自是平生微尚在草堂不必更相疑

夜雷雨龍起新莊榆樹中

庚戌五月二十四日

驚雷夜聽訝非常果有神龍赴上蒼野樹何知靈
氣聚山村豈意景雲翔來迎未滿農夫望得志應
令旱魃藏四海人民憔悴久敢言記憶舊遊鄉

箭樓災

宮闕焚燒何太頻箭樓又報被災新九門環繞臨
丹極萬國朝宗向紫宸角帶素衣宜痛哭彈章諫
草莫空論昇平誰遣成今日天子生來自聖人

復早有懷仲文丹陽之約

麥枯得雨爲秋忙種入雲霓復杳茫久蟄蛟龍應
已奮暫蘇草木亦堪傷司農未許田租免仰市其

蘇東坡公詩集

卷之五

詩

三十一

如米價翔擬就同心兼就食會須鼓棹向丹陽

崔振峯往撫朔方過我園酌快雨適至

一年過半逢今雨簷溜林聲始快心自爲嘉賓驅
毒熱遂從良讖得甘霖螟蝗打盡寧堪惜禾黍收
成太不禁已感隨車恩澤厚應須携向塞垣深

送崔開府之寧夏和于田韻

聖主深居卿相閑祇憑開府濟時艱忠謀數馬賢
猶讓峻采乘驄衆莫攀度虜尚存山突兀灌城曾

恃水潺湲只今寧夏非疇昔赤子瘡痍待解顏

得友人長安書却寄

城隅別業枕東岡竹樹陰中一草堂水燕低飛群
共劇風鳥不動屢回翔少狂爲吏真多過久廢子
時未有妨國步忠良夏定切五湖烟月倚徜徉

白進士受采臨城人也其父游蜀家焉登第

還過我時喬文現撫蜀

少年走馬五雲傍看徧春花過舊鄉玄岳黃河鍾
意氣錦江玉壘助文章情深桑梓言多直早久逢

蘇東坡公詩集

卷之五

詩

三十一

茅夏少涼開府忠清君目覩他時閭里並輝光

王臨城見訪舊尹任公與余善

閒居遠迹野雲隈子子施人草萊舊政同心應
不改新知投分復追陪小筵僻縣杯盤薄大暑高
林戶牖開蒨蒨叢篁深見賞何妨暇日數看來

辛亥元日試筆時內察屆期許少微公至京

三冬暄暖行春令四序分明有斗杓柳轉晴風飄
弱線麥沾晚雪換青苗野情不願金門召農事還
思玉燭調聞道許公就朝列與來翹首一長謠

賞牡丹 辛亥

今歲春寒底太甚牡丹應節亦自開滿林芳氣鳥
深坐照日英蕤蝶未來搔首望雲正岑寂益簪命
酒此喧應身隱世事都無預風光留賞莫相催

辛亥午日

旱久此日飛纖雨田家所忌轉成悲陰雲噪城有
烏鳥涼冷歌樹無黃鸝千古沉湘尚堪淚萬方續
命難爲絲 皇居近聞又被火倚肯一出問瘡痍
喜元靖至

題謝安詩卷

拙宦無勞更解嘲使車南下想衡茅京城何處關
幽意時貴爭能得素交豺虎民生誰涕淚奕碁國
是有喧啾已知歎世腸空斷濁酒深杯未可拋

寄題元靖定居樓

樓成衛國舊山川避俗開居與眇然曠宇儘教容
燕雀遠天長爲送雲烟卽誇信美寧非土何似爲
郎久不遷我亦東園曾小構碧虛相望兩神仙

壬子迎春日陰晦

士女東郊競麗妝香車寶馬盡微茫早乾得雪寧

沾袂嘉節逢陰欲罷觴已見青天回斗柄豈無赤
日上扶桑只緣暫被浮雲掩德澤行看及萬方

壬子元日試筆

二十年春卧舊鄉年來夢不入鵝行占雲愁欲求
豐稔飲酒還應讓老蒼花發擬看蜂造蜜泥融會
有燕巢梁人情天意非難見遣興誰能更慨慷

壬子生日

從前歎世未爲非海內同袍日漸稀久薄浮榮錄
戰勝解除痛苦是忘機看雲野立頻過鳥冒雨郊
行不惜衣少小癡狂今更甚那能拘束與心違

壬子生日飲牡丹花下

詞客紛紛謾貴人何如得句贈花神楊芬上苑非
增價挺秀山林不厭貧斷酒暫傾寧遽病臨風迎
笑似相親開遲爲趣余初度屈指東皇二十春

賞牡丹 癸丑

昨歲花時出郭難閒身今得共花安流光坐見匆
匆暮結侶應須日日看勲業百年惟捉酒繁華千
古此凭欄平生意興還非淺爲勸諸君各盡歡

水軒落成口號

高柳陰陰水滿塘小軒結構宛中央
菰蒲曉岸成幽趣風月邀人人醉鄉
何必五湖堪避世且教三伏可追涼
幕塵回首機都盡閒對輕鷗泛夕陽

酬邢子愿自誇雪水蓮花酒因約過從

相如釀酒琴心妙不寄情親祇自誇
雪水共知天上水蓮花豈是世中花
杯含美韻宜徐動典對騷人恐太賒
滿口流涎禁不得欲馳怒馬到君家

池中開並頭蓮喜而賦之

凌波秀色自仙根
三妙驚看耀曉暎並美相親渾
不妬同心偶立亦無言
合歡未許歸紅藥交頸偏宜宿錦鴛
和氣呈祥休漫擬把杯閒與細君論

賀劉貽哲再舉子

盧家阿侯生但早徐卿二子歲原殊
一麾典郡新分竹五月懸門再見弧
雛鳳聯翩非足異掌珠輝映自堪娛
從知天意通民欲歌舞遙聞滿路衢

十五夜同汪郭二山人雨香亭玩月

晨起看雲淪淪生青天特放此宵晴
百年好月期

難得二客新知酒共傾烟斂關山凝
素彩溪吞樓閣動空明高寒莫測嫦娥
意塵世酣歌易愴情

十六夜再集

鄉俗月筵惟昨夜坐令佳節讓元宵
陰雲不妬吾園醉皓魄爭輪彼漢昭
席上正聞紅燕語風前誰品紫鸞簫
從茲歲歲成奇賞轉見林中來寂寥

中秋荷花

秋半荷池處處荒月中訝爾挺孤芳
高華似約金波映淨色翻宜玉露涼
園客已昇水晶域素娥能擅桂花香
古今此夕堪標勝對酒爭教不恁狂

答貽哲汝南見寄

北上書來約醉期南行翻繫舊遊思
楚天對酒還今日郡閣論文自昔時
人世雲泥真有命春風花鳥總堪嬉
逐臣容易傷懷抱不必登高數賦詩

燕子稀

漸見年來燕子稀香泥何處總忘歸
竹亭草閣簾虛捲樹杪雲邊影乍飛
社日屢看時節爽舊巢忍與主人違
蕭條景物殊曠昔歎息林中事亦非

沈梅泉過訪

一夢驚花別上京，蓬蒿相問故人情。
向平游岳食愈健，高適吟詩晚益精。
四野深秋紛落木，萬方多難未休兵。
憑君莫話升沉事，自分爲園得此生。

魏見泉中丞草屋成書來索詩

解官園別纔幾日，已結茅堂命我詩。
自爲棟椽容易辦，但教風雨不能欺。
養病種藥看童子，娛景開尊共阿誰。
欲覓龍人盡得大，雲如蓋每低垂。

華伯見過

久閉柴荆疎俗客，忽驚烏雀得同心。
敲碁命酒還如昨，感事傷時自不禁。
雨過高城銜暮景，雲生小院逗輕陰。
因君勃勃饒清興，負負東園舊竹林。

今年燕子益稀再賦

炎郊悵望羽差池，巢盡空梁到豈遲。
簷雀群飛惟共逐，林鶯深坐若相思。
漁樵不謂今多慨，天地參明事可疑。
袖裏短書將寄遠，碧雲日暮重含悲。

喜張千里舉子時令伯可齋丈病稍愈

情殷望子緣孤特，此日禁當想亦難。
閭里懸弧偏

氣色丈夫經裸是，門闌產麟賀客休。
驚詫呼人慈親自，笑看阿伯近來聞病可。
散懷天與助平安。

華伯園集

園游病阻憐時久，今日隨君破寂寥。
竹翠經寒無舊葉，蘿垂得雨有長條。
九河水斷魚龍泣，萬嶺雲經豺虎驕。
家醞頻斟休放淺，擬將愁緒醉中消。

懷貽哲山甫

白鳥黃鸝迥自如，榴花荷葉獨愁予。
宦機織女龍文錦，仕籍仙郎鳳字書。
四海兵戈人漸老，十年風雨各離居。
交情期許那堪此，長日徘徊淚濕裾。

飲合歡花下

嘉名自合延華酌，雙樹連枝況不疎。
嫋嫋細看宜柳讓，萋萋未見有花如。
香飄綺席神俱爽，英入瓊卮意更舒。
頗似當年中散舍，平生獨愧絕交書。

詩以促之

羈棲子里鬱相望，書札時傳不計行。
豈爲離家求樂土，自緣相國有祠堂。
堯天日月還燕闕，汝海樓

臺是楚鄉弱冠情親過半百遲君來看髮蒼蒼

寄馬玄甫

朋游之子獨深知苦恨相憐見末期尺素因風常
問訊寸心無日不相思逢人耻作孫休詫失路真
同阮籍悲背信青天雲竟蔽扶搖鵬起自須時

趙虛白食憲進

建儲表事峻得請歸養

國慶萬方群入賀親恩一疏獨辭榮老萊已着斑
衣舞稚子空騎竹馬迎芳餌深溪求玉鯉絮餐近

應忠毅公詩集卷之五

郭有香杭慈闈權喜應無極真信三公不啻輕

五日園宴

端居未肯虛佳節長夏筵開竹萬竿花簾入林拚
共醉蒲觴到手莫辭乾冬青架冷能消暑夜合英
繁可佐權却憶江南民力盡綠舟競渡事應難

喬文現京兆見杜

閉戶君來一出迎淹留止宿見深情林風不遣炎
蒸入髮雪番教感慨生同學雲霄曾宦達異時海
宇自昇平論心啜茗陶嘉夜疎竹高花片月清

五月十三日雨中呂渭陽覓竹栽

關道使君好亭子幽幽宜着青琅玕烟霞人自鍾
情別草木生逢知己難恰值雨天移獨巧况當醉
日定能安他時載酒還同賞舊王相看倍覺慙

寄鄒字如孚如素不飲酒爲余三醉

浮雲蔽日晝茫茫世事無端不可詳予髮何當玄
漸白君軀想亦短能長慣遭失意愁將淡久別知
心夢乍香三醉于今成四否獨醒誰遣傍瀟湘

謝王淮陽寄茶

應忠毅公詩集卷之五

平生嗜好還佳茗歲歲勞君遠寄新素手自烹情
始愜精心緩啜味方真園中卽擬開清讌松下應
須得韻人潦倒近來緘濁酒蘭芽露乳更相親

憂旱

年年大旱過湯年愁劇番因有薄田神女雨纔聞
小閨美人虹已亘長天紫塵毒熱逃無計白屋誅
求苦可憐安得萬方歌既渥吾園草樹亦同霑

聞李道甫中丞歸里

晉中魏大纔歸養淮上聞君又得還進退主恩元

自厚安危時論未應閒高名地已三台逼抗疏心
長四海剛天性孰敢惟赤盡美人無那各青山

苦熱

炎天久旱熱殊常岸館林亭汗似漿風烈有時飄
赤城雲輕無力送清涼却逢閏月秋偏遠更苦多
愁日太長庭畔葵花憔悴甚貞心憐爾自傾陽

六月來常陰不雨

輕陰散暑無虛日小雨牽愁每片時祇爲雲霓常
戰鬪坐令天地有乖離低飛石燕應旋落數叫班

鴈亦自疑禾黍將秋猶未種百年生計在東菑

喜雨

屢陰不雨杳難望愁卧寒聲忽到牀出郭遠看新
物色行園今得濕衣裳已占歲稔無逃屋任使囊
空免絕糧此日惟來詩興好百花香助筆花香

見銓部上起廢疏未下

十載違時獨閉關姓名復齒縉紳間曾趨畫省虛
鳴珮敢向雲林望賜環衰晚况嬰狗馬病疎慵
真快鷺鷥班弓招旦夕仍須下不乏英賢卧碧山

立秋日作

詎期酷暑今還過誰遣秋蟬昨便鳴日月不停雙
轂轉豪賢能免二毛生天邊圖畫看雲立林下功
勲種竹成蓬藿經時無客至病多亦懶將迎
初秋華伯携壺見過

一城欲訪怯衣裳君見秋風過竹房更有奔雷催
急雨從教剽暑妬新涼親交童穉俱遲暮吾道艱
難漫激昂何必金釵能醉客玉簪羅列自成行

路養虛丈靈石考滿

淹滯錄來意自欣種花露雨足河汾不知節苦誰
堪比祇是家貧衆共聞四考期過成一考嚴君歲
晚得封君已看最績達天上漸覺郎星近五雲

聞京師雷雨鍾給事有脩省疏鍾名兆斗

燕京苦雨魂應斷趙郡甘霖眼欲穿已過二旬曾
見日寧知咫尺別爲天幽閨多少人揮涕解地縱
橫吏索錢給事上書肝膽盡竹看沾洒九霄邊

秋日乾明寺同張霖蒼趙淡含酌程獻庭明

府

招提靜寄山城下丹葉滿庭僧見稀舊好新知人
共集清筵狹坐酒同揮香雲塔外浮浮動慈鴿風
前拍拍飛興極感時倍蕭屑絲來民瘼宰官依

項山人之遼東訪張鍾岳將軍因寄

山中芳訊時時至朋輩惟君意未闌自擬步兵長
縱酒豈應飛將晚登壇高秋斥堠無傳警良夜笙
歌共卜權送客興來思躍馬相將皂帽一盤桓

登叢臺

何處叢臺壓古城君王曾此閃霓旌太行西亘天
中碧漳水東流樹外清絃服市存春草徧悲歌聲
斷暮雲生登臨一望闔廬近落日低徊無限情

寄艾純卿先生

在汝南作

春風花鳥隔涼州客子西悲涕正流賈誼長沙還
樂土屈平湘浦有鄉樓百年魂夢依黃鵠萬里風
煙怨白鷗不爲故人憐失路出門天地總堪愁
懸孤城頭坐日斜日隨鴻鴈極天涯邇連風卷沙
如霧瀚海春飛雪作花擊筑可憐燕市月鑒空虛
擬漢臣槎已拚萬死投荒塞豈望金鷄更憶家

上大司馬崑崙張公

天地東南無戰伐風塵西北待勦猷朱旗遙拂盧
龍塞緹騎頻催彩鷁舟自是伏波能報國可知李
蔡浪封侯平生學步攻詞賦此日相逢筆欲投

送楊德輿會試

江縣梅花和雪香慙勤相勸盡餘觴材多自古元
稱楚文似如今又屬楊五色雲開金闕曉千條柳
拂御溝長美君走馬春風裏留滯周南未足傷

送吳甫會試

幾年短劍伏蒿東倏忽飛騰亦快哉五鹿久推經
術妙一龍復起漢庭才楚郊柳色催人別燕陌花
枝遲爾開信道驂驢堪自致黃金不負築高臺

大梁中秋與客翫月

明月堪摧遊子顏天涯此夜客同看光分桂樹幽
香近色散楓林白露寒潦倒無端悲物候漂零不
敢望長安持觴一話梁園事大醉風前落竹冠

九日酒集

蒼茫寒色動孤城令節邀賓酒對傾久擬掛冠舒

傲骨合教落帽逐秋英
朗陵遠送丹楓下
汝海清
渾白鴈征筋力登高還自健
浮雲何處是燕京

得貽哲詩却寄

崢嶸歲序變芳蓀
病裏懷人咏北門
徇祿可爲彭澤隱
千時耻受孟嘗恩
烟寒楓桂江天迥
日落魚龍海氣昏
顛顛此時驚欲起
因君楚些與招魂

登觀音閣

倚雲高閣勢將翔
神力支持肅上方
華落白蓮池水淡
響窮清磬楚天長
幽林細演三車奧
淨食濃

蕭十種香深省未須論
法縛自慙纓冕對空王

無題

乍見當年驚是神
憐才滿座屬情真
一時底事輕相棄
六載難忘橫自陳
黃洛誰爲留枕賦
清江不見弄珠人
鴛鴦橋畔重携手
弛服垂帷愛更新

得懋權書

天邊尺素見丰神
傾蓋何年意獨親
久以褊心違世路
敢將流涕惱時人
雲中北闕黃金麗
雪後西山白玉新
擊筑和歌今古事
不禁清夢怯風塵

酬元孚七夕風雨見訪

正愁風雨隔雙星
匹馬君能叩竹扃
別久乍逢懽欲盡
時危有恨酒還停
飛騰自信乘槎客
晚暮驚看照水螢
明到長安悲宋玉
向時芳草漸凋零

聞尹春寰使君與元孚登天寧閣

廿載不登千尺閣
聞君携客共啣卮
開窓想見天廖廓
俯檻同看草變衰
燕嶠浮雲愁處滿
嶺臺烽火望中疑
倦游無復追隨興
稽首維應禮大悲

七言排律

奉賀參藩盛公

贈封三代二十韻

維揚盛公以參藩重望治兵井陘威惠酌施文武並用吏遠民閭三關晏閉厥績丕焉會

東宮正位

覃恩天下公三代受

封煌煌乎

明良之盛際忠孝之憂美吏民所快覩也俚人不斐然幸爲公之賓氓不見鄙夷古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輒爲七言長律以獻聊抒悽悽

之愚不暇計其淺末也

皇明繼照輝千古聖孝覃恩被四溟綽矣已看金
並潤良哉况復玉同焚清淮大海全鍾秀威鳳祥
鸞特孕靈古學寸心羅浩逸奇文隻字入沈冥金
門甫擢明經第棘寺俄聞疑法亭趨省懷香香馥
郁權關飲水水清冷二千石貴符分竹十九年新
办發殞堯國惠留機上錦晉人懷想閣邊鈴

帝嗟海島多氛稜公領樓船坐戢寧地屬股肱不
啻重材堪棟柱必須經千村雨露深河朔萬里金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五

五

湯壯井陘綠水聲中揮翰藻蒼山望裏列雲屏鴈
來肅肅安中澤鵠徒脩脩避德星共美政成榮問
籍忽逢儲建好音聽一朝三世封高爵花詔綸言
出 內廷字字寵褒皆信美源源積德本惟馨非
常恩紀均元老不朽榮光賁永齡資敬鼎彝真可
著精忠肝膽矢爲銘雲深遙望天庭紫日近還思
鶴禁青文武當今誰不讓定知麟閣有儀形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五終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六

鄙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五言絕句

中酒

林居幸無病放浪頗適志時一中聖人免爲造物忌

聽蛙軒

清聒愛鳴蛙小軒水面敞當杯聲不歇應是爲心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六

賞

菜花亭

菜花繞亭開衆芳了無預淡淡風前姿飛蝶時來

去

感恩樓

昔從大夫後今爲草莽臣寸心如白日今昔非異

人

菊花亭

我聞陶淵明日醉黃花側同調而異時細玩霜下

色

雨香亭

雨來妙香發疑從佛國至一自聞此香無復風塵思

省夜聞鶴

夜中不能寐散步長松林孤鶴發清嘯應知客子心

閒居二絕句

夏宜朝氣爽冬怯晚寒侵此時一枕睡不換等身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六

金

鎮日門常閉繇來眉不攢堂背種萱草庭前有合

歡

夜雨

曉看花徑濕知是夜來雨雷聲繞茅屋莊生自栩栩

送士鸞侄遊泰和山

跨鶴飄然去言尋瑤草春山中修道者應有避秦

人

嘆世

富貴歸故鄉未可傲隣叟似聞韓淮陰按劍視漂母

游仙

大道在先天有物皆泥滓金人掌中露何異行潦

水

解褐披雲衣王喬以爲匹玉帝謂我忠令之操天

畢

偶書

趙思毅公詩集卷之六

三

塵世非我居御風而高翔獨坐雲霄上閒遊日月

傍

題諸清之小像

君來已白髮看畫更美好想見君少時便如相識

早

絕句

郎道紅荷花有如儂貌美願郎知儂心有如石蓮

子

三伏吟

莫愁三伏熱三伏熱亦宜屈指清秋至陽驕能幾時

相如

我美馬相如風流迥不羣賦能干武帝琴復得文

君

答客

仰天淚雙墮回頭見君來不必煩相問余已久銜

枚

得元靖書寄貽哲

趙思毅公詩集卷之六

四

憤世每流涕年來氣漸平惟餘滿腹笑何日對君

傾

六言絕句

堂成漫興九首

結構茅堂低小地偏夏日亦涼隣家幾株高樹爲

送清陰過牆

林下非緣客至閉門元是山家莫問孤居何事吾

生自有生涯

懶轉鶯潛密葉多情蝶訪幽花城上半規日落村

中一縷烟斜

年來燕子稀少不見紅襟可憐瓦雀喧喧無數關
爭每墮人前

斷酒朋遊更減閒居每自欣然門外不栽五柳恐
人知是陶潛

地僻門無剝啄林深竹有檀栾一壺濁酒自飲竟
日蓬頭不冠

睡起斜陽欲落信步獨往林阜舊日曾看釋典近
來懶讀離騷

東園閒居六言

五

昨夜雷聲送雨朝添綠水滿池船尾新來翡翠沙
邊久立鷺鷥

合懽雙樹阿那時有清禽好聲遮莫雲陰晝晦絲
來昏曉分明

東園閒居六言

嗣宗作雙白眼元龍登百尺樓塵世幾逢豪傑長
安曾見公侯

風來送齒齒氣睡醒聞曉曉音長日疎簾不捲白
雲直入相尋

有客問余孤悶年年何事盤桓五字高吟得意三
杯獨酌成歡

烏弄花間管籥蟲懸樹上鞦韆興至仰天大笑因
來高枕熟眠

病起行南園絕句

命酒如修舊好賞花尚阻新歡烏鳴樹上閒立雲
起天邊細看

七言絕句

病起行南園

東園閒居六言

六

門外驚看天地新南園一別再冬春撲蠅玩蝶消
遲日自笑今爲如許人

夏日偶成二首

城中車馬鬪紅塵細葛輕紗汗滴身拋却清涼無
用處都來林下屬閒人

三徑蕭然共鶴遊往來近日絕羊求敢將貧賤驕
簪紱只是清閒無一憂

七月下旬見燕子

但道今年不肯來飛鳴何處選樓臺眼看秋社無

多日紅得新巢忍便回

寄徐丹竹

能攬強弓每自誇祇須談笑靜胡沙黃金易盡人
空老竟作長安一酒家

四賢詠

棄瓢洗耳事如新萬古無能步後塵驚殺世間名
利客元來只是愛閒人

同學少年偶得意令人俯伏亦應難三公自有君
房輩何必巖廊勝釣灘

平生奇計已成功神物難羈世網中不是扁舟共

烟水西施肯入越王宮

子房蹤跡頗難求暫借風雲報國讐兵法本從黃
石授乞身仍與赤松遊

魯連詠

扶趙摧秦成大功還將貧賤入山中只因不肯爲
商賈無數名人拜下風

侯生詠

七十夷門老抱關逃人不必入深山誰知公子能

虛席爲送聲名霄漢間

如姬詠

兵符北去却秦軍佳俠捐軀報德勤日侍君王深
見寵猜疑獨在信陵君

文君詠

佳人絕代古難求忽被琴挑不自繇嬾嬾當爐傳
史冊三巴酒肆盡風流

漢宮詞二首

雨過空階滋綠苔昭陽歌舞日宣恩似聞燕子梁

間語肯爲迎將玉輦來

避風臺上望如神共道三千寵絕倫跬步暫離心
已異笑將丹棘贈他人

護花

護花竟日獨徘徊祝願常常安穩開歲許內人一
採折淨瓶香兒供如來

惜花

舊朵凋零新蕾綻枝頭數點已堪嗟狂風一夜都
吹盡可奈蒼天不惜花

偶述

德業文章一事無安貧矢志守菰蘆區區小節何
須道祇是羞爲市井徒
此鄉賈二能餬口借貸時時不厭頻當日孟嘗門
下客爭知幾箇報恩人

賦得秦失鹿

踐華爲城雲外橫雄兵百萬擁長安天開鹿走無
人覺丞相繇來作馬看

孔光詠

司馬盈盈侍帝傍舉朝奔走盡如狂望塵齊向車
前拜衆目偏能識孔光

潘覽德以馬梁園書至

每從貧賤識公卿余抱綿病許再生解道事屯皆
預定世間何事更關情

督學孤標雲漢間英年被播隱深山贈君別有金
柯談莫向林中說賜環

贈汝賓賢弟

唐代詩人屬李家君今兄弟復才華琢成一字千

金賤連墜前庭未足誇

邵平詠

布衣終老樂田疇共識東陵舊日侯多少貴人俱
泯滅種瓜博得姓名留

陶潛詠

一官彭澤未經時傲骨那堪見小兒歸去任教瓶
粟盡行行乞食自吟詩

賦鮑叔賣友

檻車載得獻君前四海生靈解倒懸賣友如斯難
估價金齊北斗未爲偏

潘相士再至送鷺戲爲口號

占得山中樂已多青雲其奈白雲何君來助我加
餐飯薄餅生葱固始驚

戲作二絕句

邂逅相逢意氣真忘形杯酒幾冬春失勢一朝賓
客落又將意氣向他人
歡交底事有風波其奈人間勢利何坐買行商貨
巨萬無如賣友得錢多

沙門店李君得人之遺金三百餘兩而還之

余聞之不勝喜既與平定張文學同作一記

復戲爲絕句以貽之余字李君曰善夫云

沙門店主亦堪嗔三百餘金度與人竹語往來遊

宦者好將此意活窮民

程幼輿李道甫之客也今來過我自號顛二

余戲爲絕句

米芾何堪號作顛明朝今有二顛仙司徒門外攢

戈戟若箇相依如許年

蘇東坡公詩集卷之六

又作此與吳昌期

一身何得稱顛二涉上相逢是二顛不是二顛過

趙李雀飛那敢傍門前

自省吾將軍父子援遼皆得生還其子更在

遼陽旣陷之後尤出不意今以書告余余不

勝喜戲爲此作寄之言念蒼生遭此厄會所

謂長歌之哭也

淳化大陸望中新父子從今更有親倘得世人皆

如此老夫何事淚沾巾

雨中戲東華伯

高荷香雨入茶杯爽氣新秋興欲催侍御自從穿

碧沼家僮不遣更偷來

久雨

千家懸溜聒深潭竹樹冥冥日月淹神女只今成

久客北方蒸濕似江南

廣東提舉懷仁尉冒雨遊船彼一時爛醉狂呼那

易得看雲搔首不勝悲

雪中東華伯時中酒聲短

蘇東坡公詩集卷之六

夜來沈醉被雪苦今日婦人雪更殊逸興飛揚無

酒伴共誰談笑對呼盧

寄何象先兵部

長安歲晚雪霜頻林下何須忘故人此日音書那

不寄銀魚冬笋未嘗新

何象先寄冬笋銀魚至

珠爲老米佳爲薪數口還家自在貧應笑山中饒

座主更思俊味欲嘗新

東園絕句

繞徑花開帶露紅無言相伴隱牆東
惟他蛺蝶還知得應有幽香入曉風

攀竹交加林館清日長高枕有啼鶯
可憐海內多愁苦十畝園中見太平

雨後鋤瓜幕欲還白雲遙望滿前山
清朝卿相無多事最是林中不得閒

刁酒傾人不可嘗宜磁滿泛露華
香薷門惹釀差堪比笑殺秦中數索郎

偶成

蓬蓬金首集卷之六

半晴斜日晚疎籬細雨花間似露垂
閑步秋堦看落葉雀銜紅杞上桃枝

邊警

邊才滿眼盡廉頗塞上年年奏凱多
此日匈奴令破滅控弦十萬渡黃河

洮州烽火照咸陽新鬼紛紛哭戰場
恨殺薔薇都不管山中依舊傍人香

謝郭輔宥

連朝甘雨潤枯芳雨後歡聲尚若雷
聞道浹河新

水發美人今果送魚來

葵榴

歲寒松柏挺英姿烈日葵榴亦太奇
不見荷花搖翠蓋終朝浸影向清池

昭君畫

自是君王寵畫師黃金何限妬蛾眉
明妃非爲和戎出老向深宮人不知

園詠

黃蜂造蜜有王程採得花鬚勿勿行
蝴蝶飛來綠底事穿林繞檻任心情

戲寄張叔廣

三年抱影小堂深海燕飛來思不禁
自是張郎官未調錯教人賦白頭吟

相憐咫尺苦相望花徑徘徊復入房
何日與君重對酒筵前一見紫雲娘

看花絕句

日日閉門花自發無言相對隱牆東
惟他蛺蝶還知得應有幽香入曉風

牡丹芍藥花中儔
燦日舒霞嬋繡筵
小紅細草交加翠
點綴堦前亦可憐

莫花朶朶開何陽
玉簪堂北就清涼
多少名花違朔雪
世間物性亦何常

覓藥羣蜂通來往
飛蛾底事俱匆忙
燕撲鶯翻無賴甚
似爾心情亦太狂

每到花時心獨苦
捉杯打鼓欲相催
却愁春色無多日
更願花神斟酌開

桃花作湯自悟得
美絕無倫可悅顏
侍御兵曹俱有韻
三嘆此味非人間

郭侍御文岩
馮兵曹衡洲

錦堆雲爛故堪憫
雨折風披空自嗟
菖蒲靈草似解得
不肯與爾鬪鉛華

隣家女兒來採花
戴得滿頭映綠髮
爲語主人莫吝情人
貌如花易衰歇

雨過花樽浮妙香
歡深與劇總相忘
半醉半醒眼欲睡
忽來撲鼻難禁當

花開常恐東風顛
日日須拚辭舞筵
長得看花貧亦好
刁酒肯惜囊中錢

春色賞心俱有偏
脉脉難爲他人傳
若教林下無我輩
名花落盡誰相憐

戲東華伯

肇自有約久不至
刁酒尊中空自香
今日池中打荷雨
聲聲喚客共浮觴

東園絕句

許鳥題花詩不情
聲蟲小草句中論
不是身閒消日月
一園相與本相親

種瓜亦在東門外
非與東陵作後先
會賓共美如雲盛
剖食爭誇似蜜甜

雲盛剖食爭誇似蜜甜

小艇

城隅莫道水無多
小艇閒游足放歌
碧海清江開壯觀
滔天風浪奈愁何

又送叔廣絕句

疎林日淡朔風寒
送客天涯就謫官
揮手臨岐俱默默
傍人不解別離難

立春

簫鼓迎春春滿城
日華樓閣暖烟生
卽看萬象光

輝動子亦新添白髮莖

偶成

紫燕高飛亦不喧黃鶯懶轉豈關人年年苦旱愁
無那只愛班鳩喚雨頻

雨香亭有感

雨香亭瞰城隅水曾逐鳬鷺弄小舟赤旱連年乾
見底殘蒲亂葦不勝愁

舟中送顧叔時請告還吳時余將北上

長安明日擬同遊南下吳天鴻鴈秋不是門前流
蘇品彙公詩集卷之六

水過那能一繫水蘭舟

中秋與客泛舟城南湖待月不至

誰爲行雲滿太清荷香空送一舟輕可憐同病風
塵下還到中秋無月明

白鷺深藏蘆荻洲天風颯颯水悠悠更教兩岸蛩
聲急此夜濁醪未破愁

靈藥僉將入紫霞涼秋獨宿轉吞嗟今宵不分人
間樂自弄清光倚桂花

落葉聲中熒火流蘭舟華燭照清秋還須一醉蘆

花畔莫待月明空倚樓

閏八月十五夜又無月

風動梧桐落葉稠寒聲如雨下西樓謾言翫月多
今夕空使懷人有四秋

七夕

月落星移靈駕歸雕陵鵲起自飛飛絳河咫尺紫
離思清淚如絲上舊機

相別無言相見遲天長地久易前期一年一度一
相見猶勝人間無別離

申陽道中憶思俞慎陽之飲

天末涼風客子悲雲合白雨助秋姿何人更有陳
生興喚取清歌倒玉卮

哭亡友林公悅

一別安知成古今空將血淚灑南雲不須更唱陽
春曲欲作驢鳴那得聞

詩餘

蘇武慢

四十歸來今將七十人道清時禁錮一雙竹屐一

頂綽巾滿地江湖飛步履景清歡開花轟月沒箇
事情耽悵縱饒他風在金籠爭似舊山鸚鵡○偶
然間鄉里之中有人出仕隨衆送行河浦車馬揚
塵旌旗蔽日僮僕訢訢欲舞一鬼何來揶揄向我
何不追游天路笑盧胡人盡求官松菊誰當爲主

沁園春

冷眼乾坤剩見榮枯萬念都灰笑蟻朝軒晃何時
夢斷蜂房生計竟日喧飀使碎心腸海乾脣吻落
个而今安在哉堪憐處浪賢豪自負名行全賴○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六

北

手

早年細黨擠推成就了陶潛歸去來喜天教受用
雲山烟水人能管領月榭風臺陸羽茶香文君酒
美說甚經邦濟世才論知已是沙邊鷗鳥兩不疑
猜

水龍吟

咏楊花和章質夫韻

春歸忒恁愁人已看盡落紅翻墜楊花更慘映日
連空撩人情思飛過高城尋來小院從教門閉偶
蘋風乍定商量暫住低飛燕還衝起○何物疑花
亂玉幾曾堪髻簪衣綴蘭闌人倦多愁牽夢難減

易碎小玉聲喧暗天雪下香堦無水憶遠西何處
神魂蕩漾暗拋紅淚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六終

趙忠毅公詩集卷之六

手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

鄒上趙南星夢白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序

兩漢書選序

余所選古文自左國以及六朝示同會諸人僉謀刻之以公同好而重其費或曰盍以漸乎曰便曰何先曰其兩漢乎夫文繇兩漢而上之代高于一代繇兩漢而下之代卑于一代至今之所謂時文趙忠毅公文集八卷之七

無卑矣時文不必博學也通相勦襲而青紫可得自非天性高明有志者以爲學在於是往往驕矜鄙陋此所關于士風世道甚大至於文體之日壞不必言也夫飫肥薰之味者食太羹而吐棄習淫哇之音者聽綠水而不欣士將立朝試觀漢人之泰疏何如哉若不知其美者則不可醫也已矣

嘉祐集選序

隆慶丁卯先大父爲武功令余年十八往覲之康對山公之子康靈壽梓時爲諸生對山狀元之有

名者也靈壽爲余言先君未第時常讀嘉祐集得力余卽覓一帙讀之不忍釋手以爲識見之精文章之妙無復過老泉者矣自庚午後汎覽羣書原本爲相知借去不還以至于今余七十有二矣兒清衡以是集請余評騰之流覽一過乃知老泉于聖人之道槩未有覩其所論五經皆非也爲文學戰國策士之捭闔從橫而解悟未徹如諫論謂龍逢比干無蘇秦張儀之術及兵家不可用間皆近千愚然明論上田樞密諸篇皆致佳爲舉業者稍趙忠毅公文集八卷之七

離騷經訂註序

屈子以神妙殊絕之才處鬱邑無聊之極肆爲文章以騁志蕩懷出入古今翱翔雲霧恍惚杳茫變化無端匪常情之攸測迂儒曲士之所必不能解

實剖泮以來所未有之文也司馬子長天才作於
屈子而憤世疾俗之意異代一揆故爲之立傳叙
次其事纔及數行不勝愴惻輒爲論議又復叙次
未幾復論議焉且泣且訴且唱且嘆子長以前作
史者亦無此體也要之世有屈子乃能爲離騷爲
屈子傳必以子長之文亦惟子長乃能傳屈子耳
余林居無事諸生就學頗集文釋而值文章極衰
之會操觚者人人好奇強非其質每至絕不似物
而平正者又爲有司所斥余乃合離騷與屈子傳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三

毛詩類抄序

余手抄毛詩者至再稍有所窺略取前人註疏間
亦自附一二語茲復以類相從首夫婦次父子兄
弟君臣朋友治道世運而以隱逸終焉用便披涉

無所補益於經也惟以詩雅頌屬之天子風屬之
列國關雎次王之詩也猶稱風焉則其未爲天子
時詩也魯國獨無風齊魯皆文學之邦豈其齊有
詩而魯獨無顧有頌云其臣請于周天子而爲之
者也周自東遷之後且降而爲風矣而魯獨不然
此殆不可曉也余所抄遂降魯頌于風或曰孔子
以爲頌而風之不亦僭乎夫魯則僭耳孔子魯人
也故不敢列子風余子魯何不敢焉

重刻詳刑要覽序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四
詳刑要覽不知誰氏所爲要之必仁人也其必天
地鬼神之所護佑其子孫必有興者也何其重民
命之甚而體人情之周也夫吾與小民共生天地
之間皆人也吾見蠶而恐其蜚見棘而恐其刺何
乃輕以刑加之於民彼獨非皮膚不痛楚耶夫刑
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其人姦惡犯法人共惡之
懲之以刑善人聞之無不歡喜惡人聞之無不畏
懼此乃無惡於刑耳乃殘忍之人不用之以懲惡
而用之以示威有天性好打者退食之外無時不

打又聽訟惟憑已見不許辯明每每打人之背其
至常刑之外百計爲虐此其人不仁甚矣天地鬼
神豈有不怒子孫豈有如人者乎是書余向見而
愛之今年秋蔡弘甫以所刻示余稍爲之評弘甫
增夜間不打一條余增清晨不打一條又作詳刑
箴一晉輒刻之以徧傳海內之仁人焉

刻花草粹編序

天地間皆文也散于星辰風雨雷電山川草木鳥
獸蟲魚而人耳得之成聲目得之成色思之於心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五

宣之於口書之於筆其高者以爲三百篇其次以
爲漢魏其次以爲唐人之詩又其次以爲宋詞元
曲皆有與會極則知其解者元曲猶三百篇也而
況其上者乎世所傳花間集草堂詩餘明陵陳晦
伯少之乃取野史小說所載以增益之名曰花草
粹編卽未可盡然亦可謂富矣余司理汝南時數
過晦伯晦伯頽然長者平生惟讀書日辨色起手
一編至暮卽寢不燭專纂輯鈎攷不甚著作絕不
詩酒腸甚大遇敵輒呼巨觥不爲令又不喜談幽

是以所取詞不必工且有出韻者今年夏余流覽
一過稍有所點定吳昌期見而媿焉曰是刻諸朋
陵未廣也請余序將令其子貞復之江南翻刻之
余輒書以付之今林下多讀書者或亦有涉乎此
以消永日云爾

教家二書序

人之生自吮乳擁襁時飽暖之欲固已不學而同
然矣及智慮漸開則利欲漸侈理義之性汨沒於
其中非有教誨以覺寤之則與禽獸無異夫教誨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六

覺寤者必於童蒙之時此父兄之責也顧非所望
於凡民則士大夫之責也世道衰微士大夫恒不
知有理義其所以教其子弟者皆飽暖之計往往
讀書爲文章成士大夫而終其身無一理義之言
亦可憐也而女子爲甚凡民之家無論已生於士
大夫之家而不聞理義之言不幸而所適者又俗
人華衣厚食或乘魚軒被象服得意愈甚容貌愈
妍而愈爲不幸何則享厚而德薄容美而心醜則
不稱之極也夫生而爲丈夫者不得聞理義於父

兄或聞之師友女子則無從而聞之知蠅蚋出於糞丸不知有蘇合之香豈不甚可憐哉世所傳三字經女兒經者皆不知誰氏所作一則句短而易讀一則語淺而易知殊便於開蒙吳然所稱引古之聖賢列女非初學所知余與吳昌期王義華二君繕閱羣書具列其事而於女兒經仍被以俗語令人人可解合而刻之曰敎家二書昔孔子與子路論成人豈非以其時鮮成人哉至語今之成人首之以見利思義則世之以飽暖爲人自春秋已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七

七

高邑縣志序

古者天下用封建列國皆有史國裂而爲郡邑天邑專國稱國專史稱志之所爲稱與史也者所以述往詔來必不可挈之典也合而爲史散而爲志志也者史之所取材也故志不可無也合則尚要散則尚詳居郡邑而不知其郡若邑之故是猶家者不知其家故志不可無也今天下尤好文郡邑幾無無志者然志難夫至其長吏與士大大往往藉以相佞則又過矣吾邑故有志然與無志同何則不啻略無論不文邑大夫金公荅州政舉乃以志謀之學傳章君稍稍草創公及太學搜討運以雅筆始于乙未八月越明年六月告成于是一邑之事爛然有第蓋邑始爲有志矣大夫屬余爲序夫史之作何也爲天下國家慮也志之作也亦爲郡若邑慮也其大者若紀天文非慮于陰陽乎紀地產非慮竭物實乎紀往行非慮惜法戒乎紀謹俗非慮日壞而不可返乎吾邑卽吾所睹記二十

趙忠教公文集

八

過于湯武麥潤卽穀乾無全稔之年矣往雖無畜

積汙可無饑今枵腹者衆無論宴人有田者賤鬻
不售至訟于官邑以西地高尤不能早屋椽多爲
薪矣而是時天下皆尚侈吳越之錦綺競爲新巧
力能稱責者必服之而後已婦人皆高冠長衣從
村求艷從艷求妖男子亦往往華其衣履及一切
飲食徵逐之費大氏求一旦之愉快不暇問明日
邑之人力不能及視他邑爲儉然一人一年之費
倍於向時矣又邑小而僻邇來乃以悍聞長吏每
曰難治然自閭閻視之無難也而上以爲難故誠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難哉邑之抗傲澆漓見於今日長人者所以爲吾
邑慮及吾邑之所以自爲慮亦惟今日不可後也
余林居情竅不能設一詞于志幸吾邑之得公而
志也乃著公立言之意以告邑之人明區區桑梓
之念云爾

闡幽錄序

天下之所以治安者君子之氣恒伸也天下之所
以危亂者君子之氣恒鬱也萬曆壬辰以後君子
之氣漸鬱至丙辰丁巳而極矣

今上以神聖嗣統拔耿介而刊妖倖鬱氣稍伸而
堂廉萬里論思者不得盡効其忠代

言者不得悉舉其職於是君子之氣不必皆伸而
近日乃有徐司封之事司封剛心獻識毅於棟柱
其爲諸君子以忠鯁廢歿者力求

邱錄尤爲甚厚事一百十人皆得

僉旨而以薛君采考功年遠爲濫乞貶官政府救
之不得冢宰救之不得余與同僚曹君鄭君救之
不得吏垣及臺中諸君合疏救之不得此事非于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卷之七

七

七

乘輿批退鱗不知何以至此嗟乎嗟乎命也君子
之宜退也同志者相對優也喙也而已矣更何言
哉司封已辭

朝出國門而天雨晝夜不休屋溜庭溢望

闕庭而不見懷往路而躑躅此亦古今之至鬱也
斯人也非君子也耶非剖心折肝爲

國家者耶而乃如此也嗟乎嗟乎

今上堯舜也閭閻九重幽薈難以盡通精誠未至
無能感格可奈何哉不見夫近之陳乞者乎議

藩封賦

國本者有

卹受簡珠市疆土者有

卹此類尙有之而視

社稷綱常爲性命歟而不悔之薛考功無澤建若
議者何如哉而慕義無窮表章枯骨以勸忠孝之
徐司封有罪此亦天地之有憾也或見余之佗條
也曰救之而得固佳卽不得司封之名章未爲不
佳也余曰人臣爲所可爲如饑食渴飲耳而偶被

趙忠齋文集

卷之七

學

摧折卽榮名歸之至謂不癡不狂名不章此豈忠
臣之用心哉徐司封之事一百十人錯愕於地下
有宦君子相顧而無色陰陽互爲消長長則駸盛
消則駸衰中國陽也夷狄陰也今夷狄駸盛矣君
子道消之徵也謂宜培之而更斧之豈

國家之福哉夫考功諸賢之事司封會一一質之
于余燕其疑矣而乃獨得罪余何以爲人數哉聊
書此語以摠孤憤于穹蒼冀

聖明之感悟云爾

明十二家詩選序

古有之詩以道性情天地萬物莫不有性情焉端
居一室而通其性情于天地萬物者其惟詩乎自
昔詩人之才與其所養懸絕無等乃其言天地而
天地言鬼神而鬼神言山川而山川言草本而草
木言清廟明堂而清廟明堂言閨閣而閨閣舉相
似也愛幻無端而歸之于溫柔敦厚舉相似也故
薦楊雄者以爲似相如雄之賦自以艱深勝耳安
得相如之綽約神妙顧其所相似者自在也且旣
有似也則亦有適譬之樂聲太鉅太細太高太下
太清太濁皆爲弗諧不可聽也故昔人之詩有格
卑而傳有淺而傳有險而傳則其似與適猶存焉
耳弗似弗適雖高才博學弗傳也懋忠撫晉三年
吏遼民閭邊境靜謐乃取我

趙忠齋文集

卷之十

學

明之詩徧閱之取十二家集托其鄉先生肖山何
公龍池王公元易張公選之而懋忠隲其去取旣
成左使萬涵臺公梓之以傳蓋先懋忠而選者亦
有十二家以唐有十二家詩云與今姓名頗異未

唐十二家皆已傳遜之爲易明詩自北地信陽之外其傳與否未有定論也卽近所稱七子者人未必盡服盧柟雄艷詭特庶幾雅頌之博徒不在七子中則七子者亦未能自爲定論也懋忠兄弟俱少而以詩名三公者又皆以詩名而參伍去取之十二子者詩人人殊而懋忠取之北牡驪黃之外卽七子之中舍其四而取盧柟其見卓矣諸子之論其自茲定乎懋忠直聲嘉績鬱爲時棟非藉著述不朽而安攘之務不廢稱詩信其才之有餘哉

趙忠齋文集卷之七

七

抑亦有所感樂喟憑而托之以散懷耶蓋是時懋忠堅求去而不得余是以竊意之耳夫人能端居一室而通其性情于天地萬物則其進退何所不可是故不徒用世也者真能用世者也不徒爲詩也者真能爲詩者也惟懋忠有之哉

上醫本草序

夫知大病之不易愈而不知大病之不易得也方其邪萌于皮毛之間而不覺也至乎腠理則覺矣而以其無痛楚不爲意以至入於臟腑靡于陽

而猶有強忍不以語人者是必欲大病者也而病安能違之當此時而後用藥又欲速效必不可幾矣以藥之不效也曰是不對病易之不效又易之數易而不效則其所易必有對者矣是以不對易對者也是以不愈用藥多不無損脾胃脾胃損則飲食不化安能用藥則有付之無可奈何者矣余何以知之余自丙辰冬而病丁巳大病縣連至干戊午之秋遂不能用藥而第取李氏時珍所著本草綱目中所載穀蔬有核之類擇其有益者用之隨宜而加損之忌其無益者至庚申春夏之間而大愈乃知飲食之于養生大矣治之未病在乎節飲食余大病之後猶能不病而况能早服乎語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非言醫可廢也養之不善以至于有病而後治之則不能無得失不若其仍養之也清心寡欲而復能節飲食苟非膏肓之患豈可浸平然則治于未病者其不病可知矣斯其所得豈惟中醫而已卽上醫何加焉乃稍稍比輯其要及方之易簡者名曰上醫本草其所引諸書亦

間采之以資虞玩愒于思慮未暇被飾厥文也

大學中庸正說序

論語者編次仲尼及弟子之言也孟子者孟子之所著也惟曾子子思之所為書以大學中庸名大學者言其道之大也中庸者言其道之中正而平常也二書之大旨具矣初學率苦二書之難通而尤以中庸為難夫大者反易庸者及難二賢豈欺我哉夫道一而已矣言語文字則有詳略隱顯之異焉猶厥之與其旂之與之也且以二書之首章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

五

言之明德則天命之性也率之而為道不待言矣新民則修道之教也慎獨所以誠意而正心也中和在其中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即天地位萬物育也曾有一之弗合者乎余少時先大夫命之習說說至於今三四十矣而世道大變士皆喜為異說欲高出前輩之上且浸淫於佛老之說余甚懼焉命兒輩仍守淺說之學然往時風氣渾樸學士家於聖賢之書僅求通曉未甚精覈其解多在廊廡之間鮮窺突與余乃以淺說為主參以近日名

家之說會粹折衷晝夜思索偶有所得亦頗有先儒之所未發者然自謂不害其為同他日視之殆有可以解頤令兒輩習之知吾道之滋腴無窮無庸求異為也

刻羅近溪先生語錄抄序

余往者以為學在力行耳何必講也世之講學者皆謂事親宜孝事長宜弟者也孰云不宜孝弟者乎已丑之春余與楊復所先生同事禮闈余睹其人似有道者知其講學問之曰何修為而可為聖賢乎先生曰吾人與聖賢之性無二何用修為余應之曰譬如世子之生即為侯王若曰吾安得此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

五

分神明去之矣先生曰得之矣遂與余具言近溪先生之學余於是乃知吾身之大也為聖賢若此之易也若鳥之出於籠而免觸隅之拘見宇宙之廓也欣喜之深不可為此既而出關先生悉以近溪先生之書示余讀之日與先生談時過先生先生他出則與其老友黎君文塘者談黎君亦學於近溪先生者也自是而余讀孔孟之書乃稍知其

旨趣讀諸子之書乃能辨其是非則感楊先生已
余狂易之疾而還其知覺願以公之同志者然其
人殊難得余誦習羅先生之書既久錄其直截簡
易者張茂倩氏見而好之屬王義華氏手書鏤板
以傳茂倩命序於余余向言學不必講則聖賢之
罪人也夫學不必講也則夫子曰修德從義而改
不善亦足以爲學矣而必曰講學何也講學者與
師友切磋者也道在天下古今相傳彼此相授不
遇其人雖讀書窮年不知其解世之號爲讀書者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七

七

刻聖學啓關臆說序

馮仲好先生以聖學啓關臆說寄余曰此直指龍
公之所爲書也甲寅之夏直指龍公張公與仲好

講學關中書院士大夫孝廉諸生聽者蓋千有餘
人越數日龍直指乃由此書以示在會者余讀之
嘆曰毅哉三公之肩道也自宋儒倡明道學而有
國家者遂以經義取士久之經義遂爲取青紫之
具而不知有道學高才者攻古文詞其餘則青紫
而已既得之則讀書之事已畢而學爲吏其所爲
吏不過簿書期會之間下焉者以竿牘苞苴爲事
求富貴而已有談道學者不曰迂則曰僞余初年
亦未脫於斯見自己丑春奉教於楊復所先生乃
稍從事於聖賢之學然自惟道不足以化俗慮學
者之誕而不信也歸隱以來惟以經義授徒而稍
抒其一得之愚與同志者共商確之三公乃能講
明聖學爲多士標的龍公又以其所解悟著之爲
書提綱分目證以先哲之言其於以翼往覺來一
何殷篤至此哉無何而饒陽萬公將刻之而徵序
於余萬公者仲好先生之同里人也余於是益自
愧其不肖也夫聖學者學爲人而已人之所以爲
人者以心無邪思身無苟動口無妄言入則爲孝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七

七

子弟出則爲信友仕則爲忠臣良吏此非求異於人也僅可爲人耳否則與禽獸無異此繇於上無教下無學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夫人誠自循省吾人也爲不善則非人也非人則禽獸也貴人不肯同於隸圉良人不肯同於倡優華人不肯同於蠻貊人奈何同於禽獸哉學者必有學爲人之志而後可以講學夫聖賢諸儒之書其中多高遠深奧淺學者不能測其崖略而曰僅可爲人則言之似若太易然言語名曰容有高遠深奧究竟則不過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孔子之言多下學之事子思作中庸乃始言天命言性言道然天命卽性也性卽道也性者卽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道者卽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也人孰無喜怒哀樂無哀樂發而中節則可以盡性可以盡道可以合天合天僅可以爲人夫天豈遠乎哉卽吾人舉目所共見者也是吾之父母也人必合天而後可爲人子必肖父母而後可爲子知此而講之不已則知爲人非易爲聖人非難學聖人而未至僅可爲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七

七

人不欲爲聖人者不欲爲人者也人不欲爲人而孰能強之萬公正已愛人旣行其所學於饒陽而又日以之訓迪諸生得龍公之書卽刻之以公諸人人自茲此方之學者咸知從事於聖學矣夫吾自成其爲人而古聖今賢申申焉與人言學又筆之於書以示天下萬世之人誠視天下萬世之人皆吾一體而欲皆成其爲人也以吾之所爲人而塵聖賢之憂吾乃不欲爲人孔子曰爲仁繇已而繇人乎哉余不敏於龍公之書無能有所闡明而第言學之不可不講與夫諸公之苦心願與學者共尊行之以無愧於爲人以無負於諸公云爾

黽記序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七

余之鄙淺所能窺第觀其所簡身克己者毫芒之過不自寬也幽隱之私不自匿也舉世之所謂無傷而諱言有欲而假託者不靡迤以自便也譬之猶醫方然久病之人視之一一皆其身之所有留之不藥大命將泛余之謂也余能無感先生之起我乎先生之于梅谷侍御以題記來是時夏月余竟日讀之固亦有余之所欲言而先生已言之者亦有余所不敢言而先生言之者先生言之而余乃敢言孔子之言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如是者非一而轍衰列國車不停軌何乃與其言刺謬也余第以孔子所言乃學者之事不可以例大聖人彼固日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矣且非獨此也聖門之徒三千皆四海九州之人所至得一二有志者與之講學俾爲善人君子亦參贊化育之事也當時隱士中惟儀封人自知知聖人自知故隱知聖人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坐一室而振木鐸聞者幾人先生曰攷史記世家孔子始以昭公之亂既而以季桓子之專周流列國蓋非得已不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七

七

然舍宗國而于他人將以行道豈其本心余見未及此也夫孔子之講學其徒至於三千未必皆賢然以大聖人爲依歸當亦無甚不肖後世士大夫里居者效其所爲鮮有不蒙姦姦候往往操戈入室故學聖人者師其意無飾其迹守其道無藉其資爲其所可能無樞其未至乃善學聖人者也此士人之大節天下治亂之所關講學者先講乎此而後求其精微要眇者可也則所謂學視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擊鐘哉

龍溪先生全集

卷之七

七

七

鄒爾瞻先生文集序

余自客歲之春起家田間錄郎署而爲少司空以身與世衰無意再出時爾瞻先生先起爲御史大夫數貽書相招今年冬勉出至京城外暫憩天寧寺則先生杜門上疏求去矣乃悔其出山意鬱伊不自得也明日先生與高存之來余望見先生幅巾深衣飄然偉然入門相與道故舊余覺此身猶在山林之中雲霞之上忘其鬱伊不自得也先生判不肯留余亦不復留之先生乃出其文集屬余

爲序先是安節吳公會刻先生之文見寄先生有作每寄我山中所見已多獨未多見其詩耳流傳既久諸公論贊之備矣憶昔癸未晤先生于天津作長歌贈之今四十年矣非惟其時不能知先生卽四十年間數相聞問未若天寧寺一見之知之真也先生誠難知哉方其弱冠通籍干言不諱犯官隣金虎之勢遠戍夜郎幸而生還游歷榮要復以直言再貶天下之人皆以先生剛者而不知其好學也剛而不學僅足爲氣節之士耳及其歸而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三

三

求友聚徒著書立言闡明聖人之學人皆以先生好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仁也今仁已成矣仁則靜合于太空而動緣于天倪不見其剛安有氣節淳古既遠中庸鮮能世所謂豪傑之士大都皆厲氣節爲名高謂爲極則事以終其身此先生之所擇而不屑也夫氣節未可卽謂之剛也惟剛乃能仁惟仁乃能剛公固渾渾乎其若嬰孩也坦坦乎其無町畦也惻惻懇懇乎其引人於善也

今上冲年踐祚正如

神宗乃中外多固時事艱危非復昔之太于設有大臣如江陵者更爲可虞先生豈能容默而已哉先生之道德自足以不朽何必以文惟其林棲多年故得以爲文耳然古之聖賢未有不能文者也不見夫龍乎與天同德至剛也代天育物至仁也而體被五采典而爲雲爲卿爲商條變忽化無攸不有何文如之先生自名其集曰存真真也者理也此與天地終始者也余初入京塵冗全集會

有事于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三

三

慶陵乃以暇時命筆陶淵明所謂別徒相思之資也若夫先生之所以去則太史氏自能載之矣

馮少墟先生集序

昔吾夫子嘆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人有恒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者也有恒者忠信之人也故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非有恒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恒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恒也且其列於士人

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爲吾自不爲不善何
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既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
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尚
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
君子與之持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
學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
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行之與明固
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
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奕者不涉碁
不能奕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奕者不涉碁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 奎
三
而談奕非惟必不能奕其所談者必無當於秋
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
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若
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
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
融徹者其體會真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
所載夫子之言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玄至妙
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
語之言而時露其玄妙固聖賢氣象之殊要亦覺

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
之矣卽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
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爲玄妙舍所戴之天而言九
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
下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辯何異愚者
不必言矣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夫吾
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先令其駭
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足以號召僞誕妄誕
之徒爲斯道蠹是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真能學聖
人者也是真能爲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爲
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過則修身以正
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真知也言行相顧天下
之至言也余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
極廣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洋洋
秩秩也瓏璽其音者其質玉乎豈不然哉余受先
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而命爲之序余欣然命筆
而以請正於先生焉

浮雲子山居稿序

本人之言曰講學者未必皆君子也此贅言也夫
三人同行卽有善惡况不止三人今日講學者未
必皆君子也然則不講學者皆君子耶猶曰建言
者未必皆君子也然則不建言者皆君子耶故曰
此贅言也當今若于元時先生者其可謂非君子
耶則天下無君子矣先生面不能爲姝骨不能爲
媚口不能爲諛其好善惡惡皆甚余壬辰見先生
於京師嚴事之蓋先生之壻曰姜仲文者故與余
善以是知先生深先生爲禮曹時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六

三

東官久不立上疏以

請而太倉更欲

五王竝封上疏爭之二者皆係

社稷安危與政府意倒而科舉事又發政府之私

先生立

朝如草之有室而余又爲先生之累貶官以去先
是癸巳之役余以迂謬失政府意貶而先生與其
僚陳公泰來張公納陛顧公允成及戶曹賈公巖
余門生薛太學敷教高行人攀龍皆上疏救之而

冢宰御史大夫諸大臣俱有疏太倉新建慈谿大
怒余遂削籍與諸公皆成黨錮先生自幼而講聖
賢之學至是吳下羣賢顧叔時史際明輩皆家居
文會盛集先生出則講學入則讀書時而抒情紀
物摘之而爲文韻之而爲詩一主於明聖學扶世
道憂

國家憫時事語及古今之忠孝直方則忻慕形於
翰采語及古今之凶邪讒佞則譏刺溢於詞鋒其
持論皆依於孔孟絕不爲空虛恠誕之談率發揮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天

三

其所躬行傾吐其所解悟而莊重和雅卽聆其聲
響而知爲君子無疑也往者余之初歸也有以書
規太倉者太倉答曰考功爲于陳所賣謂先生與
陳公泰來當其時先生與陳公皆久賚先生將升
京卿皆以余貶而曰賣余此在贅言之外不知其
何言也先生一斥至今不用以是著作多其所講
孔孟之學已若視日月指江河矣其好善已顯之
矣其惡惡已貶之矣位之顯孰與人之顯也官之
貶孰與人之貶也繇斯以談先生未嘗不得志也

先生之成進士晚而林居久然其精力尚健余嘗
贊其像以人不能摧天不能老世人其猶用之耶
其遂棄不用耶先生之集自名浮雲子山居稿嗟
嗟世人其若浮雲何

中山學約序

古之講學者始於堯之執中未言其所以執也至
舜而益之惟精惟一皆未言其爲學至傳說而後
言學孔子之論語講學之書也其所言雖多要不
外於精一之旨固未嘗揭一二字以爲入學之門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七

戶也近代之儒者始有之文論語之書不輕言道
道屬於天學屬於人學志於道其所學者皆日用
飲食之事久之而後可幾於道夫亦惟顏曾之徒
得之其他有終身學而不知道者然道在其中矣
故夫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若下學者人人上達則
皆大聖大賢矣然則學者亦遵聖賢之遺訓而防
簡於身心之間沈潛體究以俟時至而自悟耳若
夙無涵養而竒之以直透性體不假修習遂能目
下領會終身無進則夫子之聖尚言三畏九思擇

友改過亦好勞甚矣夫學以盡性謂之無所增益
則可安得云無所修習乎乍聽之則可喜而徐釋
之則甚謬蓋釋氏之邪說而昧者竊之以爲至寶
者也蔡中山之學約海內傳誦久矣過我鄒上屬
爲之序中山之言大氏出於孔子而無近日諸人
之說其識卓矣夫約也者約束也要約也爲學以
自約束久之而得其要約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也若人門而授之以約則無所用學與
說矣余因中山之請聊抒所見與同志共商之

竹雪亭集序

治天下者予人以魁柄俾之恣所欲爲變亂黑白
無敢誰何以鬱鬱天下之氣此敗公之術也而以
此尊寵人可乎哉舜堯之人蒙尊寵于上而以敗
公之術報之可乎哉姑言其從吾游者身任司直
露章言有司之無狀而不許左遷其鄉此出何典
而銓曹爲溺職鄉舉直指疑銓曹之傲已而誣其
受賄勘得其情而猶謫之若曰不使直指有虛語
如此類已大可駭至馬玄甫則遂以大計被斥玄

甫爲廬州司理品鵬諸郡之吏治直指使者賴之簡良黜墨以安民生明刑惟允江北諸郡之民皆偵其行縣之所至大讐大寃無遠近皆欲見玄甫而愬之無不敬若神明親若父母愛若芝蘭玄甫顏氣清凜發言直切卽有欲私干者見之其意自沮與人交際不過茗荈腊葛卽爲腴海公瑞號爲苦節聞玄甫之名而重之司理六年以無根柢僅轉刑曹俄而改餞曹出爲江西督學三月以憂去大計遂被斥不知以何官斥也其司理絕有聲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三十五

禮刑皆閑曹督學僅三月耳江西之士大夫清議甚重其賢者皆稱玄甫賢士子皆心服之當事之說曰假仁假義宜斥天下之不仁不義者可勝誅乎仁者愛人義者正人旣歷歷有狀矣而曰爾假也真假存乎心不可出以示人是使爲仁義者噤而受禍終無可告語豈不惻哉玄甫之爲刑曹也涇陽李公爲御史大夫素重之前此大計李公數與玄甫促膝談有司之賢不肖而余友鄒宇如爲考功郎又時從玄甫問大計事於是臺省忌其侵

權墨吏恨其深察而江西直指以賊被劾李公薦玄甫覆按之無所隱直指竟適戍蒿焚而艾噤此玄甫之所以不免也大計所斥不得復起有如玄甫者在其中今天下之賢者無不爲玄甫稱寃者也操魁柄者固宜若是耶玄甫志銳而氣雄余甚慮其不能堪而玄甫閉關謝客類愁苦者然讀書味道時而獨往游邨園之中俯清流憩茂林觀雲鳥適然甚樂也興至則爲詩文其爲詩文非惟不隨時人塗說亦不模擬前賢其境有所獨詣其識有所獨得而瑩澈軼塵之氣睹之使人毛髮俱清慷慨切俗之言誦之使人神色俱懽想其澄神專思略焉遺其形而遊於六合之外萬物之表入於至細之中微茫不可測識形容之域忽焉而從天墜從地出從旁來從虛無中生綿綿乎其有端也波液乎其漸以解也總總乎其成章也翩翩乎其雲拂而霞舒也當此時覺天地收觀日月生色隻字片言不可爲價獨樂獨笑獨歌獨舞何物足以檢之哉流俗之人自以患得失謂天下人豈有不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三十六

患得失者故每擠排豪傑之士使在丘壑意其愁苦無俚不知既名豪傑安得愁苦所可恨者國家以魁柄假人而用之以驅除豪傑徒爲讐者所已耳於玄甫何傷哉玄甫之詩文名竹雪亭集夫以竹雪名其亭卽玄甫之爲人可想也而其詩文可知也

周元合文集序

元合者元孚之弟也余自弱冠與元孚成進士一見成深交時元合爲諸生相聞而慕之余筮仕正

趙思毅公集

卷之七

三

三

得汝南近元合之居每相過縱談永夕無一語不投契者元合秋試數不利遂焚其所爲舉業人貴遊太學友天下之士而歸天下之士無不知元合者與余別三十餘年矣近日有譏之於其邑今者邑令故不知元合而筆辱獄繫之既而有語以元合者遂欲文致以重罪而救書兩至當道者以議令乃得開釋以其文集走使屬余爲序序曰天下自秦迄今而豪傑之士代日以少卽有之恒困屈不得志秦見諸侯之勢重易爲亂故罷之而置守

趙思毅公集

卷之七

三

三

令九州一國士不遇卽孔孟無所更適有天下者固欲爲長久計而秦先得之故後世皆用其術然秦之享國最促繇當時遊俠刺客之倫尚在而無四君之養士是以禍起於匹夫不此之防而徒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儒者何能爲亂哉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使天下之士人各受經習其師說而取之以勦襲鄙淺之文凡生而稍有才智欲富貴者皆使首肄習命運利者菽麥不辨而已服官政數奇則日夜吾伊望富貴而不至以老而已故秦以焚書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爲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于其中日以迂腐趨趨不能爲亂亦不能爲治夫推豪傑之士乃不可得而愚而運命未必利也則元合是已元合微妙玄通倣儻奇偉何位不可居何功不可建而困於青衿恥與爲伍閉修離俗發篋出其家藏書讀之探討思索九天之上九淵之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萬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不徹也其視古今之人大聖大賢而外所推服者無幾也其視古今

之文章六經左國而外所稱賞者無幾也興至而命筆手不暇書須臾立就數言非少千萬言非多各成其趣非假雕鏤而未嘗不工其合於古法非以擬議至則創出之語俗士見之魂驚魄悸而通人得之乃足以爲快不知其狂呼而跳踉也嗟乎有士如此而老於蓬蒿中其意未嘗忘用世也嘗望我以薦達矣而余位卑力不能也然余亦何能致高位哉夫白龍魚服豫且射之龍自知其龍也而人視之魚也是以困于豫且而元令垂老受辱幸而不死至乃以元孚之歿錄其巫蠱嗟乎是何言也信使巫蠱足以殺人楚人得其術則必除其所忌元令宜首被之而何必假手邑令元令獄中諸詩乃益精工跋扈益甚此豈可得而殺者哉夫元令嘗解周易大象陰符經及老子其所悟深矣彼秦民苗人何足以知之千百世而下睹元令之文及余之序必有痛哭流涕而切齒秦政者賈生之論未盡其罪之萬一也

刻開心集序

余所選時文凡五集開心其一也或有問於余曰文之善者慧心之所發也慧而後開乃可以開人閉其心則暮然晝寢安能爲文與於選言者乎而何也獨以名斯集乎曰固也均之賢者頓淵沉滑孟千英發性質之殊陰陽之化也文章之士亦然斯集所取大抵思巧而機利發幽眇之義若指白日釋糾纏之疑若數一二而徂轉臻妙若痾瘳之承蜩揮霍如意若市南之弄丸讀此而有得足使瘖者能語吃者能辯矣曰亦有心不開而能文者乎曰有之然不可謂之能也曰心開則無不知乎曰此聖人也賢人之開也其知多而已然能知其知知其不知其所不知者不肯言也否則言所不知以取賂焉曰何如而後可以開心子曰學焉思焉而已忽焉而開莫知其然也後學者姑以是集求之百之于之而不躍然以喜爲文不能使人躍然以喜也則幾無望矣

正心會選文序

余以讀書靜坐之暇選近科時文以示諸生聊據

所見搜羅非廣也又非敢云九變復貫也今之文盛矣識超者或不合經義詞勝者或違於時制余不敢取也吳昌期令其子貞復刻之江南郡城諸君子請先刻之以俊諸士誦習而屬余爲序夫爲文者皆好奇余非獨惡奇也奇與正對奇而離於正則邪也正而不奇則迂也豈惟文哉古之聖賢孰非正人孰非奇人然其人皆無異於常人舜在深山鹿豕不驚孔於鄉黨恂恂不覲不見其奇奇之至也假使謫貶焉而以爲異矯亢焉而以爲高刻峭焉而以爲俊佚宕焉而以爲豪殘忍焉而以爲雄此皆奇之類也離於正矣君子不道也是故子思之所爲書名曰中庸庸也者常也離於常則爲惟惟則爲妖衣服之惟識微之君子憂之況生於心而害政事者哉夫燕趙之人自古少文其文率正大明白如其人今亦隨俗爲邪僻不類燕趙之產矣世道人心之壞此其章章者也余不自量而以正文體爲已任故從昌期之請刻之江南然固宜自吾鄉始也

正心會房稿選序

余里居授徒時而爲詩爲古文詞亦時而爲時文爲時文亦稍依時格余不復舉進士而爲時文亦自嬉已耳而不違時夫爲時文而違時則不如勿爲也譬若爲曲而不可歌則不如勿爲也然余迂人也嘗觀古人之制字工與巫同意其說曰工巧也然必遵規矩然後爲工否則目巧也巫事無形亦有規矩焉是以余之談舉業不離乎唐瞿諸公之法文之巧固無盡然必法焉無法者巫之不若也今天下文盛不患其不巧而患其離於法夫法也者非徇結構脉絡之謂也貪美者惡銳往者躐故妍之過也俗新之過也隱析之過也眩遠之過也黠雄之過也龐疏之過也縵奇之過也謬皆不可以爲法故所選庚戌癸丑房稿不過四百餘首以示門人及兒子輩非敢以示他人也新安吳昌期以爲宜公諸後學後其子貞復持往江南刻之不知其有合於大方家之意耶曰是正心會所選也其無當於大方家之意耶曰是正心會所選也

時尚集序

余所選時義分爲五集所謂開心集者同會諸友業梓之以行矣茲復以時尚集請時余方選丙辰房稿無幾耳謂宜併梓之以見此時之體而請爲序夫以文取士者是教人以求勝者也不勝不足以取科名不異不足以勝故其始也未嘗不正正之久則求奇求奇則易至於支離支離之久則反於正而既奇則不能粹於正此百世可知者也近日之時義可謂勝於往時矣往者多用釋氏語今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多用講學語一也往者聘詞或失之癡肥今作者每力爲玄淡二也往者滯於言詮如人行路寸而後尺跬步不越今據其要會餘皆可略三也往者逐字解詁如以爲元善之類今惟語神理而遺糟粕四也惟行移里巷之語未能盡去亦繇講學者多用之以求明快而作者遂相沿不改耳夫遠則楊子雲之擬論語近則崔子鍾之作士翼獨非講學者耶亦何必乃爾不二三年當併此祛之矣然則遂過于前輩耶曰余之成進士四十餘年矣隱

授者二十餘年不廢此技今之作者如丘毛伯繆當時魏仲雲李仲達諸公皆齒及於余然余自知不如前輩遠矣何則以爲巧乎正不如其拙也以爲華乎正不如其朴也以爲銛乎正不如其鈍也士皆巧而嗤拙皆華而嗤朴皆銛而嗤鈍則是皆新少年非古君子余已若此矣而每欲正文體故書之以識余愧焉

葉相公時藝序

文各有體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時藝言古無此體也然主于明白純正發明經書之旨亦足以端士習天下之太平繇之前輩如王薛唐瞿諸公皆高才博學能古文詞而其所爲皆時藝也斯事雖細孟子不曰生于其心乎且進士之科日重公卿大夫皆從此出所關于士風世運大矣嘉隆之間文體日變然不失爲時藝浸淫至于今日率皆以頗僻幽眇之見托之乎經書之言而其詞非經書也又非左國史漢韓歐三蘇之詞也一切佛老異端稗官野史且里之常談吏胥之文移皆取之以快

其筆鋒而騁其詞力如颶風之起捲草樹飛砂礫
拂覆天宇不足日月而以爲奇觀時藝古文都無
所似士大夫柰何作此以取富貴此天下之亂所
以越至于今也余從山中來葉公數與語一日及
時藝相與喟然歎息因出一帙示余曰此作之繪
屏以教余孫者也公詩文妙天下降格而爲之四
公之作質而文正而奇昔日之時藝也猶古文也
公之作文而質奇而正此日之時藝也猶四公之
文也昔人言杜詩猶史記可與知者道也此豈不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七 四

足以取高第哉皆之高第也何不依于大雅而用
黃毛外道爲士習之不正如此公居綸扉而爲舉
子之藝蓋憂之深也夫救世者必得衆同心而後
可今風俗已成言正文體者其文體固未必正將
誰使正之馬劬思侍御督學畿輔刻公之文以式
多士屬余爲之序燕趙之間自古少文文體之邪
不能若南方之甚然正之宜自畿輔始明年復當
大比天下之治亂決于此矣侍御賢者豈不能爲
歐陽永叔哉

張緯典時義序

天下自上古之至人真人以至于今之人自上古
渾噩醇雅之文以至千今之所謂時文猶播九玉
高山之上轉而之下不至于深澗絕壑不止也以
今之文取今之人而用之以治天下欲以比于隆
古必不可得也夫古取士之科不可復矣則何不
掄其有道義文學者而用之其不然者則皆俗人
也與之言人品而噤笑與之言名節而噤笑與之
言報主救民而噤笑試與之言結權貴取大官置
美田華屋日珍珠而身文錦則陽氣溢于面目而
不覺其虛胡矣此人者非無辦護之才然不知大
體特小技耳非不勤子王事然意在得直不可謂
忠時亦能却賄賂然意在取息一母而十子不可
謂廉非風則暮必露其本情如此人者用之累千
百而不可以治天下進士張緯典者其家近鄆上
余在林下久緯典未第來就余學其人志向極高
不欲爲時人爲諸生貧既舉于鄉猶爲諸生也經
年學于外而不歸無庸斷杆余與之論學無不合

也有疑必洞析而後已凡余所選定之書無不讀也余所涉獵無不窺也強記而不忘深思而有悟爲文博瞻淵雅絕無此時惡趣外退之語世有知言者卽緯典之時文亦可以知其人矣得士若斯人者庶不負

國家設科之意哉余偶起官入長安緯典成進士乃令達客雕其文而弁以此語

喬章甫時義序

余二十時與章甫之父中丞公從學于艾純卿先生先生皆器異之中丞公與余同歲而余先一飯極相善也余以忤時蚤退隱于東園中丞公每過之輒留連不忍去酒量不甚大而相對輒痛飲或至于病時章甫之學已就矣諸能文者率以爲青紫可唾手取命之問業于余余不甚許可以爲尚隔一塵他人不謂然也章甫虛心苦思久之遂入于五通四關之域典與妙合文先筆至覺舉業之不足爲也乙卯舉于鄉已未成進士蓋余弱冠而薄遊所交海內有名之士幾盡則重歎夫有龍之

難也士必識定而後軼俗軼俗而後卓立卓立而後可以爲君子天下之事皆無足爲者矣余數年來不自量其輕微而于里閭中偶若朱公叔之處劉伯宗者乃其人方以時行乘權放吻謗議橫流向所交者漸漸引去而章甫自若也釋褐之後刻其文以傳曰吾師之所選也及今過三幾五而亂定余復齒于人而章甫竟亦無恙然則章甫之議其視世人何如哉夫天下安有如此人而不能爲文取進士者安有如此進士而不能暨功名垂來遠者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夫以風雨晦冥以知君子未足爲知人也余之謂也然余固以中丞公知之矣

王惟則時義序

今天下以文章取士高才有志者皆以文章自負而明理者甚少彼其泉湧而雲鬱豈不以爲博達辯智哉然而無當於理也何者非吾聖賢之所謂理也其談空說幻欲超出吾聖賢之上試與之以近代諸大儒之書略觀輒棄去曰是不足知然實

未嘗知也彼以都試選舉故讀孔孟之書不然則亦棄去之矣如是而爲文章豈足道哉舉業固不足爲文章然出於我而示天下人亦何得漫漫而支離浮誕猥隨俗尚曰揣摩成而得科第已耳然則其所謂舉業者亦非也總之以不明理不明理則不知言不知言則不知人不知人則不知政事卽都大位亦何益於天下哉王惟則高才之士也無書不涉而專心於理學於近代諸大儒之書居家行路不去於手存心處事皆欲與聖賢之道合

卷之七
三

釋稱爲雄縣令行古教化期民無訟不作俗事至乃阿上官趨權要則生而無此性情非欲爲氣節也大都惟則事事皆實作不自欺不遺餘力卽舉業亦專精爲之摘詞必古作者既深既博既藻既雅而其談理一出於孔孟近代諸大儒之書不隨流俗若惟則者乃可謂高才有志也已士皆如此天下可不謂有人哉惟則之志余深知之不復相勸勉其舉業之文將刻之雄縣余爲題數語示諸生焉

呂輔季制義序

余嘗謂古之聖人其才德皆同而文章亦不能無異如周公之詩之綺婉之文之古奧卽孔子不能及也故孔子稱其才美周家之制作成子周公孔子以爲郁郁乎文哉矣迨其後世猶以爲野人而自謂君子則其所謂文者可知也我朝之時義至成弘嘉隆間亦可謂郁郁矣逮其後作者以爲野人語也其談理必極盡其布格必極奇其造詞必極新而其取材必極廣遂至于雜一切禪家鍊士之邪說謹俗之俚語更胥之文奏與墳典丘索並入篇章此亦何可令前輩諸君子見也數年來漸多寤者日就於沖澹閑雅然天地間渾厚淳朴之氣亦幾于盡矣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呂輔季自弱冠時余見其制義曰此青雲之捷足也語敏妙也庚子舉子鄉屢不第愈益發憤無書不涉尤殫心理學其爲文愈益閱深典重思若炙桐而不詭于經斐若藻蒞而不陷于浮蓋先民之軌存焉輔季之於文可謂不忤于俗矣移風易

俗我輩之責也今輔季成進士矣慎之哉其自文而推之無受世之溫變哉輔季孝友淳謹寧復可慮而余過計如此夫平居而知其慎也將涉江海而申申諄諄戒之愛之也重之也

張質餘時義序

國家換吏論道而作事者皆從時義起者也余蒙累世之業自致頗早性剛才拙不能用世其退居也亦早然又不能爲他事則惟以時義授徒課子興至每自爲之亦隨時而變令可以市諺曰巧者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序

三

不過習者之門余于此技亦可謂習之矣以是罕所許可所許可恒必售久之則恒不必售也張質餘其一也質餘與余親戚厚善瑰亮沉毅治學甚精力余令兒輩師之數見其所結撰其思密其氣沛其機圓其取材古其摘詞秀余未嘗不稱善相屬也然數不利于春試蓋余隱授且三十年矣文愈變而愈奇奇非人人能也而錄時義起者皆以奇售何天下之多奇也大氏以離于正爲奇然則奇者與奇奇者皆莫知其所繇然也而孰知其售

不售哉質餘奇而依于正故不售余今乃知之矣質餘試爲陳留宰咸愛得宜良民欣喜當路者皆推薦之余嘗言質餘必能其官今果能之然此時吏治猶時義也其售與否有不可知者余第知質餘之文章政事耳而迂闊之見偶合當路天下事一一可知是謂時之清夷人鬼無權而聽于道也未世則不然使事事皆不可知則七曜塞而二儀毀矣陳留諸文學得質餘之時義而錄之以示余余掩卷三歎有文如此曾不得一第余自首攻雕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序

三

邑父母晉侯時義序

南樂魏懋貞撫晉八年辭榮歸養過我東園談及晉中所往來最厚者無如洪洞之晉中丞具述其長者大人之致諸公于皆才有文而信謹克嗣其家聲分我以丹藥曰此中丞之所貽也懋貞意不可一世而談中丞公津津乎有味也余聞而心識

之久矣今年余邑缺令得晉侯余聞之曰是懋貞
所云者也及見之抑抑焉顙顙焉聽其言斤斤焉
閭閻焉視事未幾而邑中忻忻焉肅肅焉井井焉
夫賢者固不妄許人如此哉政暇出其所爲時義
示諸生余得而觀之微乎其臻妙也醇乎其雋永
也淵乎其思之邃也辟乎其瑰辭也鬱乎其色孔
古也而意之所起神理全湧機之所赴鋒穎直前
若乾道之精剛有不動動則鈴乎其無不貫也無
不至也無不入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異

生於龍淵而栖於鳳林乳嫀於道德而嬉戲於文
章卽剛大之氣亦其稟受於骨肉之中而又師嚴
君友兄弟以切磋之固宜其文若此耳以是觀其
爲政力追往古忘身厚民恤困窮則澤流膏雨若
集境則威噉秋霜信心直道不怵於威權不撓於
口語不回通於利害與其文有以異乎哉余蓋深
幸當今之時而有晉侯其人非一邑之所僅見而
已余自見晉侯而爲善之志益篤識見益進因以
告於邑之士子曰余觀於晉侯之文所屬草野酌

改易極其苦心以侯之貴盛也天稟之明徹也家
學之易成也其勤如此而況他人乎其曷可玩愒
爲也吾邑之人文將興而未盛其在晉侯乎文翁
化蜀遂成齊魯吾邑固寰內之地而近齊魯者也
學公之文則宜法其人他日則宜法其政自有邑
以來而得此一令長詩云旣見君子云胡不喜夫
見君子者豈徒喜之而已哉

四書會解序

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其所與門弟子言而筆
之於書及曾子子思孟子之所闡明者皆講學語
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序

國家用之以取士士授之於師而摘爲文詞皆講
學語也乃舉業與講學判爲二塗務舉業者以講
學爲迂謂記誦勦說足以取青紫何以講學爲其
高者乃曰學在躬行耳何必講也往往都大位稱
賢者皆以講學爲笑夫志在青紫者無論矣躬行
則不必講學孔子可謂能躬行非耶其憂學之不
講何也今孔曾思孟之書具在學者能一一而領

會之耶則必自謂能領會矣。繇稱詰訓則能舉之於口操鉛槧則能達之於乎以爲學在是矣。嗟乎嗟乎聖人之學固非示人以難亦何至若是之易近在目前而其所見者非也。甚至取釋氏之餘食穿鑿而強傳之其失愈遠矣。夫學何可不講也。豈惟學舉業亦何可不講也不講於舉業卽能得志終不知舉業不講於學卽能爲善終不知學誠菴毛公浙中之名士也。其爲諸生時於聖賢之書研精默悟而參之以前代碩儒之傳註近日名家之見解博窺徧涉而折衷之以獨見帙成而名之曰會解公爲橐強宰諸生請梓之以傳令許生有聲以示余屬爲之序。余齋而讀之則三歎毛公之好學也何其探抉之深而辨析之微也。而明白正大不雜於異端之見此舉業講學合而爲一者也。豈惟可以取青紫體之躬行可以爲聖賢矣。其有功於趙魏之間大矣哉。昔文翁典蜀郡興立學官誘進人士往往用文學取大位聲稱至今毛公乃欲趙魏人士皆知聖賢之學故曰其功大矣。毛公爲

橐強民寧盜奔閭閻輯睦去而邑人思之與。卿雲魏公並爲祠俎豆之先是魏公爲橐強政成被徵書而毛公至魏公之同里姻戚也。旣而毛公擢入朝龍興鄭公至鄭公閩人也三公皆海內名儒相繼宰一邑豈偶也哉。夫文章闢氣運天其將興之趙魏間哉。

砭已名言序

余往昔嘗病藥艾不效自念養生當讀醫書久之病已取而讀之未幾輒廢去不能竟讀也。而第喜上古秦漢之文嗜其蒼藻時時自笑倘再病此其中寧有方耶。然不能以彼易此已丑之歲遇楊復所先生於長安聞其言乃讀宋儒及近日道學先生之書略窺孔孟之旨能脩志意不絀於富貴聲名有以自樂身亦無病夫心有所用則神明內守血氣傳理無凝結湫底之患病安從生及讀唐人胡悟所著黃庭內景圖說稱人之五藏屬於五常五常得則五藏合乎太和乃知養生者聖學之緒餘也。柏郡孔公楊先生之徒也。出其所輯前賢之

言切於治心慎言修行者以類相次名曰砭已名
言砭者以石刺病之名也世之人皆知食與鬼之
爲病也而不知非病之病夫邪據于心而發言悖
竄作事倒逆無痛楚瘡癢而神明去舍血氣涸濁
世人以其無妨於富貴便於騁私追欲也不知其
爲病是謂非病之病故有終其身不知仁義爲何
物失口未嘗及之斯其人而壽也者是鄭瞞之類
也而強也者是羿澆之力也而寵盛也者是虎狼
之族也而巧言能文也者是鸚鵡之偶也試以前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書

三

賢之名言與之彼直以爲糞土耳孔公博極群書
而取其精理以爲繕性提躬之助視一念一言一
動之非若疾苦之在身故名之曰砭已此豈與流
俗之意同乎哉宇宙內何者非已能砭已庶可以
砭天下之民而活之砭國家而久之令名無窮子
孫榮懷余之得此書也無論駟馬瑱璧雖有靈蘭
之秘瓊笈之文吾不與之易矣

四書獨證序

今夫賓主之相對也杯酒談叙忽然而出一言莫

知攸謂展轉生疑有絕非本指者學者生於千百
世之後而讀古人之書言語未必皆同流傳未必
無誤欲字字而解之無乃不能乎自漢人尚經術
而傳註與焉一字闕則非句一句闕則非篇故必
欲解之郢書燕說當必不少我

朝以舉業取士尤不容一字之闕也而解詁益繁
矣然皆起于南方北方之學者其取科名大率以
資材不甚苦學許適卿聰慧天挺讀書超悟而泛
覽窮涉斯夕勤思務求昭晰而後已比輯成書名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書

三

曰獨證會誠菴毛公爲宰出其所爲四書會解示
衆強諸士而適卿以獨證進毛公擊賞不已捐俸
並饒之余昔聞郭介夫盛稱適卿之質行文學比
來問業於余因得見其所爲獨證者北方之士若
適卿之好學殆不多得其學可謂苦矣而久不售
豈非有數哉適卿之心極虛余無以益之者則請
以闕疑之說進多聞闕疑孔子之言也非徒教學
者聖人有所不知焉非疑耶多聞而偶有所疑其
所不疑者足以畜德矣闕其疑者未見其有損也

何苦而必爲之說哉孔子曰疑思問問之而不可解乃闕之是都無疑也何也本不可解也猶之見連環者曰不可解是以不解解之也余不敏願與天下之講學者共身闕疑之訓然學之不博思之未至而遽言闕疑則謬矣故闕疑之說余第爲適鄉道之也

乃寤錄序

余已丑爲文選副郎感槩時事上疏忤二三權貴爲吏垣李公春開所劾其同僚同年史玉池諸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七

七

公先起而駁之吳徹如起而繼之張元冲周懷魯

枉之張仁軒持之余得旨照舊供職遂移病歸癸巳余再入爲考功筦內察得罪三相以余爲結黨專權放之時史玉池陞吏科都給事中不出曰出則當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見聽且余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上病亦令之去而于景素諸公皆棄官以明余之無罪余自念十載銓曹入署一年而卽病免者再矣今未一年而罷拙宦之效甚明矣遂無復進宦之意日飲

酒讀書芳茹園中不閱邸報而聞在位多薦之者不甚以爲意也蓋不覺遂三十年余七十二老矣余少竊虛名數年來失之于鄉訕伏遇

今上修起廢之事故非余之所敢望也然俗念未盡不能都忘毀譽而同鄉諸公貽書當事者臺省諸公又上疏薦之竟得推舉以起家田間夫古之卿相無數今皆在荒煙野草中與下賤何異惟無得罪于名教爲世之賢人君子所許與乃可稱人耳余最不肯不知何以見取于世之賢人君子久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七

七

七

廢之人大都面目未親姓名未通而皆譽之子積毀之後拔之于吐棄之餘余之衰劣豈復能出而有所建豎惟以受知諸公爲榮幸耳昔管夷吾比鮑叔于父母北郭騷捐軀以仇晏平仲之難古人之重知己如此豈在乎進宦與否哉余三十年猶醉夢也今乃寤耳可不謂大愚哉于是命兒輩搜訪之備錄其邑里宦迹刻爲一書曰乃寤錄傳之萬子孫世世無相忘也

酒史序

余外舅柏鄉馮公自號無懷山人者自少而負瑰奇博學能詩古文詞欲有所焜耀震昱於天壤而運命不偶係於縫掖之中憊於章句之內數千有司不收公自負意氣豐幹長髯容貌都偉不類老諸生者而顧長爲諸生生今代無他塗可起家中情鬱邑遂自糴於酒每遇酒伴無不醉者醉卽駒駒睡苔茵松幔無所不可嘗曰睡者小逃世也作四時小逃世詩其所常與飲者二人曰褚公公之外舅也嘗爲令里居曰趙公與公同學者也三人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

者相遇不投轄而忘歸無論晝夜褚公飲尤異飲必大觥酒不欲熱以指探之可飲令人徐傾喉中泄泄而下如細泉澆澗隕石瀨置菜絲隨之而下無所鯁也久之趙公成進士爲官去公益廓落無聊時與褚公飲暇中述自古以來釀酒之事及酒人爲酒史六篇傳於世夫酒星天懸其來自生民始矣代有好者而無如晉人之甚說者以爲晉衰於清談清談者皆酒人也夫晉之時彞倫斁而國是謬鉏斤海內之賢者而蕭杭是崇賢者非惟不

用而且救刃於頸相率而飲酒是晉衰而後清談盛非清談盛而後晉衰也夫酒人者皆有絕世之才昭曠之識豁達之度若塵情俗態一毫未盡必不可以成酒人假令庾純賈充之徒奪其纓組而放之酒泉杯勺必不能入三日而坐枯耳茲此輩解食肉耳謂之肉人可也肉人者濁談者也晉之多酒人也則其人才之盛焉馮公竟人成均年四十未仕而終距今四十餘年矣馮公時天下猶清明獨以其身之不用而逃之於酒猶未見今日也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

若今日者誠宜爲酒人讀酒史此其時哉余閒居久見天下之人多矣未敢輕以酒人許之安得起公於九幽而與之飲談酒史也酒史乃趙公所刻其板藏於公家公孫馮繼之以其字漸磨滅將重刻之而余爲之序

李于田詩集序

昔孔子述六經詩居一焉世傳爲周公作者四篇棠棣語兄弟之情也七月爲農夫之言也東山爲東征歸士之言也鴟鴞爲鳥之言也其言無不曲

盡其妙卽東山之詩述在塗之零雨想鶴鳴之興
歎細至於桑蠋伊威蠨蛸熠燿可以觸緒生情者
靡所不及而探其夫婦之私以新舊爲諠言語可
悅聲音可愛羈客離女所嗚咽涕泣而道文人墨
士所極其心力而言者不復過此余意當文武成
王時雅頌之郁必多出於周公者不則孰能洋洋
郁郁若彼者乎故詩之道至大矣至妙矣非夫洞
徹無遺之識其孰能知之非夫員神不滯之才其
孰能爲之而世之人往往託於雕蟲之說以掩其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
五
陋夫善雕蟲者未有過於天地者也而不以貶天
地之大要之出於自然歸於大雅乃足觀也以此
求之昔之詩人傳稱至今者蓋亦鮮有可觀者焉
嗟嗟難言哉蓋詩必從悟入悟而後有所用其才
否則以巧益其醜悟而後有所用其學否則以博
益其腐故世之人於子美獻吉之詩大率隨聲妄
贊耳真知之者與有幾余友李子田自童子時受
之經若其素習使之文則能文稍長見人爲詩則
又能詩二十成進士益肆力於詩嘗謂余曰卒獻

吉而後詩絕矣魏懋權之詩也唐世人莫知也然
必傳懋權往矣吾二人勉之哉子田詩不專學一
家然自不詭於作者其堂堂正正佩玉垂紳之度
可敬也而妍姿秀色可挹也其飲日歆雲籠蓋一
世之氣可駭也而溫和平粹可愛也其江奔河激
飛滿于寸毫可思也而微言醴味可繹也其龍鱗
鳳羽五色組紉可觀也而雅淡古質可貴也其慷
慨激烈如荆高之筑可悲也而婉變嬋媛又可念
也出之若不經意而寄興自逸古調近體長篇短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
卒
韻廊廟江湖天地山川草木昆蟲大人兒女之情
無所不能言無所不極其妙此所謂洞徹無遺之
識員神不滯之才非耶是故其爲令則澤浸嵩少
之草木其興文教則河洛齊魯之士斐然向風其
伏鉞遼左則勒燕然之石其受劍征反楊酋則開
夜郎之塗其治河則馮夷効靈天吳弭首蓋于田
識足以照幾量足以持重明足以辨物方足以植
則弘足以得人性兼群道體被衆美是以動與福
會言與妙合自古及今立功名者不必能詩能詩

者每以詩人終猥云非窮不工若干田者卽未可謂聖人乎豈非萃兩間之靈秀應中興之輔揲者哉後進畏其才氣或以爲今之詩人流俗見其勲伐以爲與世之所謂邊才等埒余之交於子田久深知之故序其詩以及其人後有君子必以余爲篤論也

蘇杏石先生詩集序

陸士衡之論文也以詩緣情而綺靡或者譏之以爲綺靡自六朝詩耳詩三百篇具在不綺靡耶亦三百篇有三百篇之綺靡六朝有六朝之綺靡耳故詩非徒才也必與情兼妙而後能之才與情合而成趣成趣之謂能言諧趣之謂知言人有諧趣而能言之者乎則盈天地間一丘一壑一雲一石一花一草一飛一動莫非趣也而大言而小言而短言而永言而正言而倒言而古言而今言而莊言而詼言莫非趣也斯其人皆明敏通靈玄微曠達故能處榮觀而獨離居岑寂而自媚若杏石蘇先生者其人哉先生大司馬公之子也少而魁岸

英爽有大畧耻以佔畢取富貴大司馬甚奇之總戎三邊先生恒在行間與帷帳論議竟不受蔭太司馬曾得罪權相被逮先生伏

闕上書得釋先生古所謂豪傑非耶而余弱冠時從其子參軍德立游聞先生少所爲艷曲骯骯曲隨于俗哇咬嘈噴乍聞三倒夫撫絃微音其能奏雅者卽其能爲狡弄者也其趣一也余最後乃見先生之詩則又象物別體選言叩韻悲而情妍而雅莊而清澹而不韻曼而不譁總之合于詩人雅志雅志者人之所得于天不可強爲故博學可能也而意難意可能也而言難言可能也而味難味可能也而音難音可能也而態難五者兼美而名之爲趣卽作者莫知其所以然也譬之西施之嚬非以爲妍而妍隨之卽先生豪傑自命其于文詞之技非屑屑然也而聲效爲陶韋顧盼成王孟豈夫得之于天者哉或曰先生父兄皆名家亦其所染然也夫性有之少而習長而忘之此之謂天也參軍名本復能詩與余善

范長公詩集序

范長公者余郡范大夫之兄也余深范大夫是以聞長公之義詳長公孝弟忠信兢兢紳束嗜善如飴養惡如煎與人交淡成無斂三秦之豪傑無不知范長公願推結者長公之父故秦中名公范大夫又賢者父子兄弟濟美是以長公之名著長公仕爲高密令其救荒墾田備倭弭盜皆有妙畫精美足垂永利司府以爲高等然僅遷府貳大理達方法弛人玩多豪多盜長公下車未久而帑藏明白姦黠顛恐大盜夷瘠士民便稱之咸願得長公遂爲司府然竟以爲

蘇軾公集

卷之七

七

趙藩長史以長公奉前人之家法居官自常祿外一毫不取無可以歡顯要貴人者故僅得不罷而老之閑曹長公嘗寓書於余頗有感槩不平之懷余荅之以世事何定之有人生資五斗米低昂惟人之口蜜隆繇人之意如僕者亦立心向上而調不諧俗橫遭汚詬俚倡而歸我自知我有何虧折欲以慰長公之心頃之范大夫以長公詩來屬序

蘇軾公集

卷之七

七

余亟讀之惘然自失仰而歎曰學者不可以不爲詩余讀范長公之詩知之益深如見之焉夫范長公膺賢哲之性稟瑰瑋之才文成鳳采游若龍清高密之政平之則卓茂爲儒異之則魯恭何讓彼被徵書據臺省者其人皆可知也而長公旣隨牒於遠郡旋曳裾於閑曹故知竿牘勤爲奏最苞苴厚爲試功矣何物更爲公道誰者名爲故人此志士所以標心而忠臣所爲流涕也范長公豈殊此懷然惟其能詩也故莫非詩者其遷之遠也則以遠爲佳滇之山之木之草花之禽鳥之木之石內地所未見神農所不載皆可以觸情起興而爲詩其投之閑也則以閑爲佳無簿領之積無吏胥之守無當關之呼不爲詩則不能長閑爲詩復不覺遽故其爲氣也如長風驟起林坡川勤其爲調也如造父御天馬步趨合度其爲詞也如西施宜脩對鑑自賞凡士之不得志者往往摧沮自喪否則激而爲叫號怨詈今觀長公之詩寧有一於此哉夫長公之於詩也深矣志鬱於中而弗得據則不

食而飽詩以發之如織雲不留太虛洞朗故曰詩
言志詩者聖人之雅言也握管命意必覽先民而
作則赴理義以爲歸合於作者乃成德音故曰詩
也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性情也范長公深於詩矣
深於詩者之謂深於道主爵不能抑也讒邪不能
害也鬼神不能懾也天亦何所不可哉故余自謂
以詩知范長公如見之焉長公其以余爲知之否
耶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 終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七 終

七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八

鄒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序

花萼堂吟稿序

余爲諸生時卽聞成安有二蔡云長曰孟受次日仲聞皆聰穎夙成博綜奧雅趙魏之間爲詩者故少而二蔡與東明石拱辰穆敬甫以詩倡和每出遠邇傳稱之二蔡又皆孝友儼負意氣立然諾名聲籍甚孟受居官彊項不能自摧於權貴屬吏之貪汚者卽有與援必奮力擊之而安福劉侍御臺劾江陵時孟受正爲僉事遼海附賜之徒迹射之竟罷官仲聞慷慨有大略其備兵肯嵐時中國方與俺酋講互市事酋桀黠其妻三娘子者能制御酋至諸邊兵使者皆不敢與相見仲聞與之飲紅門帳中酋極歡聽約束金繒之費較之入鎮省十九作塞下曲勒石紅門外當此時仲聞望隆華夷與同事者詣制府制府再三揖謝仲聞坐有間

再三稱之而衆皆相顧五色無主竟以飲章中之而仲聞歸矣二蔡氣節事功罕罕可觀其弟叔達氏最晚出高才多學能詩如其兩兄試爲孟縣宰神明愷悌治行於晉中寒二於是趙魏間稱成安三蔡云余釋褐時識孟受京邸仲聞以征反字酋再起有以宿訕害其功者余在事爲爭之未幾仲聞以功成退余以罷歸仲聞再起遼海退我鄒上旣而叔達持其兩兄書來蓋向所聞三蔡者余皆識之風流瀟散如所聞而忠赤之心剛挺之氣流俗未之能知也叔達爲孟縣則仲聞已就世矣孟受春秋高叔達乃刻其三見弟詩曰花萼堂吟稿者屬余爲序蓋孟受仲聞宦成蚤歸而接之以叔達所謂父母具存兄弟無故豈惟無故又聰明材美儼儼不羣彼大聖懷不咸之悲古賢發皆有之歎惜矣則亦無故是幸而何必皆才故士聞天下有一才則不難陵崢嶸山踰深溪求交也而乃淑秀鍾於同氣現期聚於家庭白雪之調同高流水之絃共賞其人皆等而上於羲皇其詩則陷而亦爲

大曆既翕且就倡子和汝於鑠乎盛矣迫乎仲聞
云亡叔達出宰孟受老而獨居昔盡同株之歡今
軫異林之痛欽歎之作雖孤起而易成述痛之章
雖有和而易廢杯棊興嗟毫楮墮淚睹昔日之所
爲詩絢焉在目衰也甚矣逝者如斯豈不悲哉茲
叔達之所爲刻其詩也夫有朝必暮何盛不衰惟
夫雅人騷客飛文奮藻摠蓄積之情敷寫其所感
觸傳之其人而被之管絃此世代之所不能限也
三蔡之詩足當之矣人三爲衆而況兄弟三人皆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八

卷之八

三

三

躬儒才此古今之勝事也且其人皆在賢豪間俠
者慕其氣決君子欲其孝友文士愛其研詞孟受
之方格仲聞之膽智皆已流聞天下而叔達之事
業未艾凡此皆足以不朽草花之榮落亦何悲之
有哉請以此慰孟叔氏而仲聞亦可無恨於泉下
矣

五嶽誌詠序

余聞榆林杜日章將軍之名風矣日章家禪韜鈴
少稱膽智而博涉羣書詞藻溫麗徧交海內之文

人余非文人也日章過聽客歲正月以其所著五
嶽新詠若干首千里寓書屬爲序余已許之而疎
懶未榻管也今年正月復寓書來曰向僅爲五嶽
諸詠今復爲誌而求序焉夫日章何慕五嶽之深
也五嶽者神明之所依託聖仙之所往來幽人之
所栖息自尚子平歎待婚嫁之畢徧遊五嶽不聞
其得果彼子平幽人也猶不能遺塵世之累而脫
然長往日章方爲將今天下武備空虛虜騷民怨
幸未生豪桀目前無事亂形已見瞻烏爰止於誰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八

卷之八

四

三

之屋何暇遊五嶽夫人之情品既殊其精神所注
隨之有異略其懸絕大都以富貴爲性命必不可
舍位益大而患益深夢山林阜壤即欲板除此其
人自不暇遊五嶽即強欲遊之亦垢雲霞而汚泉
石矣則終老朝堂而可乎朝堂之設以待賢人神
明之降精者也聖仙之化形者也幽人之應聘者
也彼人者何可以居之故必能遊五嶽者然後能
爲將相何則其人意不在富貴則必在天下矣一
意在天下何功德之不立若意不在富貴又不在

天下而在五嶽上之欲通輿輶舉下之枯槁以盡則一偏之士也昔張子房身爲帝師贊成漢業而始契於黃石終從乎赤松微妙玄通至矣哉日章身居行間而心懷五嶽意蓋在斯乎異日天下倘有事則余可無憂矣余罪廢無用多病益疎懶恐終不能遊五嶽得日章之誌詠而時覽觀之是日章送五嶽於我几席間也

嵩吟序

夫才亦難言矣要之以有用於天下故高陽高辛之子五臣十亂之儔皆名爲才去古既遠運衰精散世人不知所謂才猥以文章之士當之往往不達政事其所謂吏才者率皆俗吏以小慧小察相競胥無用於天下而其所能者乃中人之所不能故才之稱歸焉蓋末世之陋如此趙子曰余觀于嵩吟而知傳元鼎之才也元鼎自才而能爲文章峭潔秀艷一時摘詞之士罕及之者試宰登封邑於嵩山之下值郡國無年又時方興利錐金榷稅之使四出重民騷而輕民亂元鼎下車未幾宿盜

趙忠齋公集

卷之八

五

五

趙忠齋公集

卷之八

六

五

就擒逋賦樂輸幾無畱牘民有頌聲先是元鼎不暇櫛沐無論操管爲文至是睹泉底之悅豫乘聽覽之餘力乃游於嵩山乃陟其巔乃歷其盤乃探其窟乃漱其泉吊遺軸之隱逸訪寄寓之聖仙博採據於幽經多人跡之所未涉而父老之所未傳山靈才藻合助互發乃一一而詩之或圖厥象或傳厥真與會所至各臻妙境仕宦者得之可以滌塵襟逖栖者得之可以發遙想登陟者得之可以助探討未至者得之可以資卧遊蓋自元鼎爲邑而風雨應卦草木濺潤鳥獸不驚四境之內皆幸年穀之順成士女之吉康以爲山靈之降福也而歌舞報賽之卽山靈且藉元鼎以克寧矣而又以暇日抽思揆藻頌神明之德闡幽玄之蘊播之金石傳之天下神之聽之豈不訴訴樂康也哉故曰余觀於嵩吟而知元鼎之才也余聞元鼎授官時甚慮服官之難此自元鼎之小心耳乃莅任朞月而德音亨于神人當道者皆疏薦之夫才豈有二乎哉能文章之才卽能政事之才此猶其彰彰者

也能晦之才勝於能明能柔之才勝於能剛能下
人之才勝於能上人皆非有二也明乎此者則幾
于古之所謂才矣余于元鼎有深望焉

蕭李馨北征詩序

昔孔子敘詩而首周南著文王至德之化刑于后
妃以至汝墳江漢之間男潔而女貞是以上則公
子振振下則賢才衆多至求其所謂賢才者則赴
赴武夫公侯于城是也蓋文武一道也文若耳目
武若股肱均之不可缺也故晉文公謀元帥趙衰

趙思兼公文集

卷之八

七

日卻穀可說禮樂而敘詩書豈非以其有文乃能
武哉耳目不聰明則股肱無用矣猶股肱痿痺而
耳目無用也後世不知詩書禮樂之爲武以爲馳
馬舞劍而已又不知天六地五之爲何物而以詞
翰爲文于是文吏自貴而武爵日輕至以赴赴爲
詬病則周南之詩何以稱焉且男子之生宜懸不
律于門而必孤矢也何哉蕭李馨之爲將也率夏
之功天下莫不聞所至邊塵不驚乃其人行誼淳
備識度玄遠可謂質有其文武矣而故說禮樂敦

詩書非徒以詞翰見長而已乃其所爲詩骨力色
澤風韻才情種種皆佳種種皆合今操觚染翰殊
不乏人然罕有能過之者余不以此爲李馨之文
而姑言今之所謂文則李馨實兼之才如李馨誠
未易得今天下漸騷方用長檣大劔而士大夫每
每摧折武士夫文武一道也其說在乎書矣曰熊
熊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不二心者振振也
語文德也熊羆者赴赴也語武節也兩者合而後
王家賴之其惟李馨乎

趙思兼公文集

卷之八

八

穆仲裕詩序

或問巢父許繇能詩乎曰能龍逢比干能詩乎曰
能平原信陵君能詩乎曰能見之乎曰未也未也
何以知其能曰人之志發而成言言出而成聲志
美而言隨之言美而聲隨之二者合而成詩彼夫
脫屣萬乘之寶也談笑鼎鑊之臣也義高秋天之
倫也而豈有卑言凡聲乎哉東明有穆敬甫先生
者忠孝節信行名白著天下莫不聞

朝家用之銓曹將大任之而爲權奸所害終身禁

綱以其盛年讀書萬卷爲文萬牒以上天下又稱詩人然先生其人卽不作一字吾必以爲能詩先生有子曰仲裕稱才子有其父風天下莫不聞若仲裕者卽終身不作一字吾必以爲能詩而仲裕自少而無俗學之障翳脫世榮之鞿羈暫爲散吏旋以病免盡讀手澤之遺書徧交父行之耆舊其世業詩也其嬉遊詩也其談笑詩也其歎喟詩也其入於耳觸於目莫非詩也口出而若神思動而若淵無所不合無所不似無所不徹無所不臻其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九

三

妙豈非其風骨襟期自有殊絕夷等者耶余不識仲裕而知其能詩得其詩讀之語語皆合契恍惚見仲也而爲之序之如此

雅什流風序

余嘗僭謂天下無論雅人卽求一雅語亦不可得雅也者正也常也古也斐也邪焉則不雅怪焉俗焉俚焉則不雅皆不可以登於明堂故詩有小雅有大雅自周室東遷而雅降爲風自五言七言興而風雅俱亡其所謂詩者截然與古判矣後之篇

家如韋孟之倫間爲四言牒未必盡合於古譬之被服儒者必學善步故曰擬之而後言此之謂也杜日章世爲大將其韜誦動衆動域中然無書不涉好爲詩久之擬二雅爲四言名曰雅什風流以示余余友孫文融嘗與余約爲古文周詩而余駁之以爲此所謂別尋僞體親風雅者也今謂日章之詩雅之四義備矣可以登於明堂矣余益甚自愧也夫人之精神必有所用位高而勢赫金多而欲遂世之人所竭其精神而求之者不過如此耳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十

有能用之於筆墨者卽雕蟲小技乎余以爲勝於求勢利也爲雕蟲小技而成余以爲勝於極富貴也而日章乃爲雅什斯其志豈不超絕於人萬萬哉日章家世大將其奉入悉以養士所在卽窮荒絕塞四方之詞人屬至其宦游里居者悉使人持書幣求得片楮尺牘之善者愛如瑛璧夫其精神之用如此豈復有塵俗之意入其胸中夫視其庭可以搏鼠則不能歌塵俗不人其胸中而後神明宅焉道德生焉文章功業出焉日章殆非近代之

名將比也余甚愛日章輒爲序其雅什好文若日章者至矣所交海內之文人都盡矣長安馮少墟先生有道人也其以余言求正焉

孔諫甫詩序

昔孔子言誦詩三百而不能從政則無爲誦詩夫六經皆可通於政而獨言詩何也易之道玄遠矣書者紀帝王之政者也禮樂亦政也春秋夫子之政也習于政而後知爲政未必能爲政也何也彼所知者古人之政無預於已也惟非爲政而能通於政則可謂知爲政矣今夫三百篇固不可解也而儒者以選舉升第之故不得已而解之其所謂道學家者又多迂闊強解之夫惟以不解解之者則可與言詩矣夫孔子嘗以言詩許子貢子夏矣其所解者非後儒之所謂解也猶不解也無論三百篇卽杜子美之詩固亦未易知不知而贊之者多矣其不欺者直以爲秦聲非詩之正體或曰往往頽然自放以子美之雄渾矯健似西秦之文而曰秦聲則先秦之文亦非正體然子美亦何所不

有爲文者或謹嚴或澹蕩此文武張弛之道也而云頽放至有言王摩詰之詩天也子美之詩人也彼自出之不欺無足怪者李獻吉學子美而未備其妙然近代罕及之者卽深知其解者亦罕矣蓋世之人知文之文而不知質之文知巧之巧而不知拙之巧知腴之腴而不知淡之腴知正言而不知倒言知直言而不知旁言知顯言而不知微言知已言而不知未言知有言而不知無言有讀譽褒之錢神論而駁之者曰錢不若金玉之貴而挾持便世人之稱詩皆若此矣是何能知詩何能爲政能知詩者則其性地近於靈明矣其何事不徹今天下南方之爲詩者尤不喜杜李孔諫甫生於廣東乃獨喜之一一誦之於口其爲詩不專學二子然皆唐人之致其氣骨大與二子類近日之爲詩者鮮有及諫甫者也諫甫來爲柏鄉今邑之人以南北絕遠未必知土風不無弛傷嘗試之諫甫洞見表裏懲好點挾弊實其聽斷甚敏久通之盜多所擒獲一日而四境稱神明此所謂詩之通於

爲政非耶諫甫天性於世味一切無所嗜而獨嗜詩其視軒冕甚輕而視民生甚重世有如此人而不能爲詩爲政者乎諫甫蓋先師孔子之後余嘗得其族譜觀之自唐尚書貞公曾孫進士避難嶺南至今代有顯人諫甫志節文采不愧大聖人之裔余不肖亦孔子遠代弟子也不敢自薄而它於諫甫諫甫其努力不朽之業使士人知詩之道無所不通宜自孔氏始也

涉園詩序

趙忠齋公集卷之八
余狂誕作時蚤歸鄣上爲園東門之外曰芳茹園治學種蔬興至則爲詩且二十餘年矣乃知學者不可不爲詩詩也者聯屬天地萬物而暢吾之精神志意者也一日廢詩則子焉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涉故君子處富貴而不鄙遭困阨而不憂其必以詩乎關中郭胤伯於華山之下爲園曰涉園吟詩其中久之成帙余得而讀之胤伯有詩人之心而又有其才有其致有其養故清逸藻秀直追作者非近日之稱詩者也夫余爲時所棄退而園居

爲詩宜也胤伯英年爲諸生方將經營四方而亦園居爲詩且其詩時有佗祭不平之意蓋詩可以觀世焉三百篇之中大都志士勞人感時發憤而作者也此胤伯之所以宜爲世用也夫子焉與天地萬物無所關涉者天下其何賴焉余弱冠時先大父爲武功宰余入關中觀華山之奇峭余爲園于鴻原秦陸之間列子所謂無丘垤者讀胤伯之詩蓮花峰若飛而來吾園矣胤伯之父方伯公能爲詩其兄胤穆胤胤父胤震皆能詩胤伯之於詩固性有之亦得之家學哉

三溪先生詩序

詩也者興之所爲也興生於情人皆有之惟愚人無興俗人無興又下惟俗人多俗人之興在乎軒冕財賄而不可以發之於詩其所爲詩率勦襲模擬若優孟之於孫叔敖也昔賢之詩惟陶淵明不可模擬彼其人肝鬲骨髓無不清淨吐吟聲歎無不高雅而孰能及之江淹雜擬往往逼真至種甫東臯蠶月得紡績無乃婦人閒過望三益學究語

耳淹浮華之士去陶詩自遠論者每以陶詩不文
是以浮華爲文者也丹陽有姜三溪先生者王方
麓先生之師也王先生稱其居家孝友典州有惠
政未老而歸杜門讀書其詩似陶淵明余讀其詩
誠然王先生行誼修潔博極羣書學醇而識精故
能知先生之詩先生於淵明無所模擬淵明皆古
詩而先生多近體其中情芳故無不可舉以示人
其意真故其詞不雕其得趣深故其度閒貧而不
憊達而不放素而不俚誠哉其似淵明也惟其人
似之也唐之詩人如王摩詰韋蘇州皆有淵明之
致考其人皆所謂素心人也豈從模擬得之哉嗟
嗟天下之人孰有仕宦而貧未老而歸老而好學
稱詩者乎姜先生之曾孫抱宏天下士也多義氣
與余游以其詩示余余愛淵明之人之詩自以爲
知之故知王先生之言有旨也

汪敬仲遠遊集序

敬仲之與余遊三十年矣敬仲以詩遊海內入趙
則過余山中出新篇相示大抵多古詩樂府矣古

詩樂府者古人在前患其不似也而復患其襲也
復患其不襲而離也離之者纖也僻也臆者夫纖
非工也僻非古也臆非新也敬仲可謂合而不襲
矣敬仲益薄近體不爲余謂近體未可薄也今夫
絕代之佳人象服六珈被翡翠垂明珠儼然而天
也卽隨俗淡妝簫簾戍削其風神意態固自質殊
故敬仲降格而爲近體工也新也而色黯然古也
敬仲自命其詩曰遠遊集業鏤之以傳于可遠相
公李本寧太史李于田司馬爲之序所揚榘備矣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八

今年又携其新篇來愈益精趙益吾計部海內大
雅與余聞聲相慕數以尺一論心余見之於計部
計部愛其人與詩猶余也畱之累月爲簪定其詩
將鏤之敬仲屬余爲序余與敬仲綠髮同遊今皆
六十外人不能復懶輒爲漫作此語敬仲之遊多
年矣四小海中山川人物盡知之矣自是其栖遲
二趙之間勿復屑屑迹迹他往也

蘇子哲詩序

北方之士人率不爲詩其爲之者多成何也北方

之人性朴而氣勁朴故其詞質直寫其志意勁故
其中之所存勃勃欲吐不能自隱誦之者可以知
其人品與其土俗故北方之人其性近于詩而不
學學者乃不知詩道每每失之夫詩以道性情猶
鏡以照面目假令以鏡爲不美而飾以金玉珠璣
則不可以見面目求詩之美而騁博麗異過于塗
飾則不可以見性情故詩自古至唐而止宋人無
詩至我

朝李獻吉而有詩獻吉之後復無詩以其塗飾之

趙忠家公文集

卷之八

五

過也迄于近日文章益衰詩也文也古也律也混
而爲一盈天地間六經百家二氏釋官野史齊諸
之言無非文者無非詩者彼且不知其謬也而以
爲絕唱不知其率也而以爲神奇可不悲哉余友
李襲美兄弟及李于田諸人乃始有悟力挽頽波
以追獻吉而鉛華易爲妍淡素慮無殊能之者寡
矣蘇子哲生齊魯之鄉自幼而喜爲詩來爲贊皇
廣文官閑地僻益爲詩其詩直抒性情而妍雅之
詞幽曠之趣自堪擊賞絕非近日之濫竿者所能

髣髴其萬一也夫詩之道豈小也哉自子哲來贊
皇而贊皇之山川人物乃始形之歌詠以傳於世
是時贊皇有胡抒丹者詩甚高二三文學皆能詩
與于哲酬和殆闕世運焉失詩之道豈小也哉

馮繼之詩序

夫詩者興也緣人情而爲之者也庸人之情不揚
俗人之情不韻詩不難言人自難之耳余自癸巳
罷歸少解此道間爲一二韻語甲子以還如夢寐
矣柏人馮繼之余內姪一老青衿也志端識瑩能

趙忠家公文集

卷之八

六

世其家學少慷慨喜譚事酒酣氣振輒刺刺不休
然貧而不羈有義俠風乙丑黨事興亦爲余累避
地大行混跡樵牧間訪余於鴈門摘蔬理藥老人
得力居多憶余家食時閉關却掃新知無望後進
不狎繼之時時過從今塞上苦寒風冽如割白沙
黃草五月不春非繼之又誰與乎一日出其所爲
詩求余刪正余曰繼之而亦爲詩乎繼之之詩竟
若此乎夫有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詩故三百篇
風各不同代革世沿各得其性之所近三百自三

百漢魏自漢魏唐自唐明自明耳以優孟而爲叔
敖神骨終別祇自見其不陶不杜不李爲俗爲俚
爲野而已矣繼之之爲詩也悲而不激和而不柔
贈而不靡有遠韻而不放有近思而不拘鮮爽雄
辨卒歸於雅而燕趙一段峭峻不磨之氣時時頽
露繼之之爲詩也繼之之爲繼之而已矣雖諸體
未備而一斑之窺亦可以舉其全矣余外舅無懷
山人才擬董賈行高恒嶽壯志未遂托懷酒史內
兄伯亨仲昌叔開季壯皆畿南麟鳳未竟用世之
人也

潛撫小草序

夫人子能諫其親之過可謂孝乎詩之言孝備矣
有南陔焉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有白華焉孝子之
潔白也進潔南陔之養退修白華之行辭是而親
有過乃可以諫不然而徒慕諍子之名瞽瞍焉楊
其親之過救敵之不給而安望其能聽何則其平
素不足見信於親也故曰信而後諫人臣之諫其

君亦若此矣夫極公思職是人臣之奉養也後食
絕脂是人臣之潔白也如是而後可以諫其君矣
夫臣子之所爲君父未必不知也怨于已而苛於
人等夷猶不能堪而況於君父耶

今上聰明神武資不世出進賢黜佞天下已太平
近者羣小爭言利鎗山權市中使繼於道路附賜
假虎之徒實繁海內大騷人皆愚訛而老道甫聞
府准上痛繩其黨以法不貸中使翕肩累息不敢
動而第竭譖之道甫又屢上書求

上盡撤中使不然天下且叛亂

社稷且不保辭甚危苦難讀

上畱其章不下道甫求去

上聽之然不以代者至蓋道甫潔白出天性其所
察吏甚嚴墨歛屏迹其所爲疏河通漕計盡瘁不
倦

上皆知之是以容其直諫不令去而道甫益求去
奈何陰用而陽棄之

上竟不聽繇此觀之豈不可爲堯舜乃中道而傷

太平之業余以爲在位者宜自反也夫中使之在
郡國各自有耳目彼見夫引綱維任大節者未必
無可議也有司之貪漁者又比比也將謂我實取
之以潤

朝廷爾皆取之以充囊橐而乃云害天下者獨中
使乎中使幾人哉其言未必不

上聞亦未必不信于是

上有輕臣下之心故諫不入其去就不足爲意官

之有無不足爲軒輊若爲大吏者人人自恣淫盡

職以簡其屬獲誅賊之綬則中使自服

上皆重之如道甫以

上之聖明不待諫說而礦稅之役自罷蓋樊姬不

食鳥獸之肉而楚王爲之罷田獵況以滿朝君子

不能悟一

聖主哉林下之人不宜言

國家事然見天下如此未嘗不憂以道甫之聲名

滿天地而利益漸數州願在位者與道甫同心以

勳

聖上安此窮民以弭禍亂輒以此序道甫之所爲
漕撫小章者

撫薊疏草序

我

聖祖建都於燕當辰極之下北面萬國與虜爲隣
昔成王宅洛舍險而就平我

聖祖舍平而就敵若辛寬之見則益爲疎矣夫入

情恃險則肆無所恃則恐有所畏則益益上慈則

下寧而社稷賴之大聖人之慮浩浩乎其至公也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八

三

淵淵乎其不可測也雖然非明良相詔烏能久安

乎故我

國家畿輔入郡恒以二重臣撫之猶周家分陝之

意也而承鹿以北所撫者二郡耳則以其任良不

易哉居其地者非惟文武具足尤必貫之赤心焉

乃今之時勢愈有難焉者

至尊久居

玄宮臣子莫得望見所上封事又多

留中於是邪人爭言利無不

報可而開礦抽稅之事與天下騷然若澆饋矣金
錢入

內府者日無虛而他封事益多

畱中益余讀劉公撫薊疏草而三歎焉劉公博大
而周詳持重而嚴毅賄百姓之凋瘵身先儉素文
武之吏莫不深心愛民其不然者斷斷不容爲政
持大體然惟浮費病民一一持籌而計之所省汰
甚多是時北方以旱爲常時而有蝗聞復大水公
請蠲請賑至請發

趙忠毅公奏集

卷之八

三

三

內帑之金長文明愛可謂勤閔篤摯矣神氣充足
威發外夷將吏以增賞媚夷則請罰桀驁則議勦
服罪則釋之虜故不敢犯入犯則報不隱犯則拒
之不必戰拒而出則以實報不言戰我

朝令甲薊門重於九邊以不犯爲功以拒出爲捷
血戰之賞獨厚公撫薊六年所報戰功惟紅草溝
一捷耳然生擒之夷不加誅戮惟欲使之感恩不
犯然則公所謂文武具足而貫之赤心者非耶願
所奏多

畱中山空寶盡而後殲使還京日中之市與遺黎
終始遺黎必不可盡當與山河終始稅使之罷未
有期也公之所得爲者足以安枕二郡其所不得
爲者公之心亦良苦矣公嘗以災異請

上修省所言皆

社稷之大計救時之急圖

上不報也今天災不息民生不康軍食不給禍亂
漸興如公者宜入而領綱維司大節主爵者屢推
不能得卽公之志盡行於二郡天下事尚可受而
趙忠毅公奏集

卷之八

三

三

況城孤碩鼠勢成金虎安得有爲

上言

祖宗建都之意天下杞程之形

上遂感悟進用大臣如公者以救阽危之民扶將
頽之運上天夢夢不可知矣爲臣子者勿戕下勿
欺上皆如公之赤心以報稱

君父之恩倘亦汜可小康哉

治河奏疏序

自孟子稱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謂順其所之導而

入海議者率以後之治水者皆堰水之餘計而無
息壤勞費何有紀極我

國家之於黃河

園陵則欲其遠運道則欲其合事之所不得不然
者卽謂之行所無事蓋自禹而後言治河者舍修
渠築隄無策矣而我

國家尤甚其爲利害最鉅最切其爲隄與渠有定
域南不得逼北不得去使河伯天吳聽吾之約束
悠遠長懷而輸財賦於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五

五

京輦豈不誠甚難哉曹公繼長垣李少保總理河
事時河決蘇莊跳而北行而少保所開泃河以避
徐邳之險者濁河侵之運道漸梗公乃

請挑河並塞蘇莊之決其說主於徐治所用民少
募惟其願牢直如私雇州邑長吏自率其民卽工
已於事而竣蓋以一年之役而舒之以二年故民
不勞而功可久先是泃河垂成而少保以憂去公
至因而竟之大河允翕避

皇陵朝

帝京泃水儻之于艘並進輸財賦於太倉昔稱過
洪今稱過淮卽爲已至無復可虞公乃告厥成功
仍畫善後之策黃河十泃河六以規永賴

上皆允行之爰鐫爲書以攷來者屬序于余余方
灌園于鄆家岡之陂轆轤縷水而上束以溝塍以
達於畦時有鼠坻蟻穴水爲漏溢必塞之障之而
後可然溝塍難可久恃也矧於黃河其源杳茫其
流溟泮蛟龍之所衝突馮夷之所馳騖豈楫石之
所能制乎夫殷之去禹未久也天邑五遷皆以河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五

五

水之故而周定王五年河徙故道禹之所穿若此
况宣房汴渠之役耶且非獨此也地平天成實縣
懸德天宗弗福旱甚則黃流中斷淫霖則問殫爲
河天地失常人力何施故爲臣之難莫有過於河
臣者勞心勞力極矣持文墨者又從傍呵之良亦
苦矣曹公自弱冠入官無一事不殫心無一念不
憂民其爲河渠運道計慮焦心乾肺無所不至而
其最可紀者與莫大之役而行者無怨居者無哭
前此所未有也可以觀智焉可以觀仁焉可以觀

忠焉

上嘉公之績不日

召之入

朝其必以有夏懋德之說進保平成於萬世哉

史太常三疏

余已丑爲選部員外史際明爲給事中未相識也余有所不平於時事上疏言四事侵一二要人爲李泰宸給事所糾參際明疏救之而其僚王公繼光萬公自約比部吳公正志皆有疏其時吳江申

忠思錄卷之八

卷之八

忠

忠

公爲首相余幸見容遂稱病歸際明亦去比其低家而後以書往來壬辰余出爲考功際明亦人省垣乃相覲面新建相惡余之不附已也條陳紀綱國是其所謂紀綱繇寧夏叛卒而及於六郡之長惟司官是聽宜重繩之其所謂國是則言會推大臣宜令九卿科道各舉所知送之吏部類奏取自上裁余覆其疏敷之以爲會推乃爵人於朝之義官至大臣敷歷已久才品已定會推之時九卿科道俱在如有不當自宜面相爭引何必類奏也際

明亦上疏曰如輔臣之言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聽自

上裁

旨繇閣票內托

上意外諉廷推誰執其咎際明之疏余未與聞而新建益怒謂余指授爲之自是每見余面如施朱氣如鼓橐知其必不免矣時太倉蘭谿同在政府明年癸巳余領京察之役又不當於三公之意際明戒其僚曰自今臺省有言涉京察者考功必嚴譴矣而劉啓南公偶涉之三公遂擬

忠思錄卷之八

忠

忠

旨以專權結黨太宰餘姚孫公罰俸三月去余以削籍際明陞吏科都給事杜門上疏言閣臣以考功爲結黨則臣卽其黨不得獨畱若以黨罪臣則置之重辟投之要荒亦所甘心倘或察臣愚憊憫臣多病容臣回籍調理疏上卽放歸久之陞太常少卿以守制歸十七年而復起以疏救劉貞一侍御降兩浙運判際明之在省垣其所言如科場之

行私言路之阻塞皆

國家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而其文皆合經義通國體至太倉建

三王並封之議際明撰條議上之設爲問答援據古今至精至當其有功於

社稷綱常甚大豈不可謂誠臣碩彥哉余之僥劣不知際明何所謬聽取之未識之先再爲棄官以

明其無罪余何足以承之人之一生知己甚難余衰賤無能爲報也已矣聊刻其疏附以余二疏見

龍思齋公文集

卷之八

三

疏

事之顛末庶天下後世知際明之精忠高義云爾際明名孟麟際明其字也別號玉池宜興人癸未進士

周中丞疏稿序

懷魯周公以循吏高等入爲侍御既而開府吳中侍御雄職也而開府要職也公之爲侍御遇

國家大事繫

社稷安危者無不挺身爭引其持斧行郡國糾發貪殘吏無所假貸直聲震天下號名御史其爲開

府則以職在撫民而自貂羽紛出籠天下財貨江南日以凋瘵公屢請停無名之稅緩惟正之供以稍休民力殖物產丁未泮水則請蠲田租請發內帑以賑又條奏計策必吏不能爲姦弊小民法實惠而亂民不敢逞

上皆許公便宜從事公竭財盡力拯民之饑溺而三吳之民乃始陸脫虎狼之吻水免蛇龍之害攝

然皆樂其生於是天下稱名開府公好賢服善得諸天稟其宦游所取道有名士必駐車訪之居長

道思齋公文集

卷之八

手

三

安正人君子無間位出已上下皆折節析心敬愛之稱達其德顧其緩急爲開府時吳多林下賢者公至卽徧存臨之訪問間疾苦政事興除所宜行

不越宿故署其堂曰待旦云夫飲露餐菊何則其弗馥也荷衣蕙纓何則其弗芳也公所至有名實非偶而已公爲開府四年而有總河之

命吳之長老子弟雷歎雨泣羣往叩

闕留之而媒孽蜩起至云願留者皆公使之已而林下諸賢趣直指

奏留言者又曰公使之無論賢者不可使吳俗故
則輕其所不便即直指強留之且噪而爲變醫治
病人效其家不忍舍而曰醫賄之異矣於是公竟
以言去屬余序其疏余甚有感於公之管職有公
而不免於言也他人爲侍御默默容容雄職而雖
行之不有積日月至開府者乎爲開府坐享尊富
忘民有

詔書委諸所司要職而查行之不有積日月至三
事者乎今天下必無此如有之則不必言周公矣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故曰濕堂不酒塵卑屋不蔽風獨爲善難今天下
善類欲盡民生極苦有能真實救民者余之所欲
崩角稽首者也愛惜而保持之不亦可乎詩曰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余因序周公之疏以請於在位
之仁人長者

司銓奏草序

余林居三十年而再廟朝列羣司之事一一異于
疇昔蓋三十年爲一世久矣固其宜也卽如銓部
之覆疏惟考功最多以條陳糾劾皆其所評騰也

文選主陞除耳其所降調者皆考功之成議也是
以覆疏甚少今則亦甚多矣易山風爲蠱蠱者事
也惑亂也太古無爲時既漸澆物情惑亂而事起
故五史所書五帝之事猶稱蠱事而況于後世乎
而況兵與民擾之事乎數年來夷橫于外盜起于
內鬼哭山鳴鳥驚魚駭當事者每議增官或調官
或已遷矣而留或已黜矣而留或分或合卽如
敍書已下有司在塗矣忽有

命中止而上疏以爭諸如此類端緒紛紜几闕充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溢時太宰涇陽張公耆碩計謀稽古稽天選部路
君與公同心參之伍之歸于至當疏入

上輒報可君與選八閱月而敷奏九十餘通是時
當人才摧抑之後起遺弱于窮卑拔滯淫于末位
此皆在尋常銓敘之外而覆疏又在其外自朝至
于夜分心靡不思口靡不議目靡不覽手靡不書
一日而抵數日之事無寸晷之暇豈非

國家幹盤之臣哉君秩滿晉太常乃取諸疏彙而
錄之屬余爲序夫政繇俗革三十年前之事今之

君子有不知者矣昔乃昔時之今今卽異時之昔
托于毫素則百世可知故此帙必不可無也天下
方治安時在位者各修其職恒有餘閒故詩曰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夫庸者擾之私者害之而天
下遂多事賢者焦心苦神猶不足以爲也二百五
十年全盛之天下一旦有今日不堪更多事矣凡
我有官君子其敬之哉

趙仲一先生滕縣政事錄序

余夙不自揆欲以濟世爲事隨牒汝南往往咀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八
于時多感慨不平之氣旣而入朝遂得罪而歸其
爲不平益甚丙辰冬心火爲病冥冥晦載坐載
卧如此者一年有三月猛氣雄心都盡神明來居
稍稍有悟乃知數卽道也人卽天也執道而遺數
尊天而輕人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在易
乾上九亢龍有悔孔子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
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正也者道也進退存亡也者數也古
之君子知守正而不知進退存亡者甚衆有識者

詘于名教而莫敢非也其人率多買禍援患或以
饒伊餉結天其天年于世無毫髮之益而惟得君
子之名殊非上天生賢之意故曰盡忠甚易得宜
實難此莫劉之所以不沒也楊子雲自謂知易而
仕于亂朝摯諸求容竟亦不免其知進退存亡而
失其正者乎則不若其不知也知之者其惟遜乎
地變爲山上侵于天陰柔浸長陽剛畏避故名爲
遜初六以遜尾取厲九四以好遜爲君子吉好遜
有可不可非聖人也然寧過而遜猶爲不失其正
耳好進則爲小人矣余所謂遜尾厲者也不往何
災今而後庶其免矣于是感槩之氣漸平病亦尋
愈遂閉門獨坐不復爲文而真寧趙仲一先生使
人以其所爲滕縣政事錄來屬余爲序余未見仲
一而仲一剛方廉介滕縣之治行于天下寡二天
下莫不聞其在銓署時有友人言仲一亦齒及余
余曷能無一言且余翬翬之思亦欲因仲一以告
天下後世之同志也大都仲一視名節重于性命
而視天下若同室視蒼生皆赤子其爲滕縣至卽

日夕討民間之利害而興除之其所興除皆先其
至艱至大入之所縮朒不敢任者而毅然當之如
均田墾荒之類愚民難與慮始或囟囟讓讓焉而
不爲沮也彊禦惡其害已或歔歔營營焉而不爲
休也竟能除已往百世之害而與方來無窮之利
至其救荒所全活民命贖民間所鬻妻子女招救
流移以億萬數在滕六年而手錄其政事凡十又
七冊此其間有一息之自暇自逸則何能措注若
此之多有一毫之苟且爲文具則何能久而不忘
趙忠齋公集卷之八
有一事之旣敝徇私則何可筆之于書令天下之
賢士大夫見也余于是乃知仲一非徒剛方廉介
而已蓋真能以天下爲已任而力足以勝之者也
及仲一入銓署遂欲進賢退不肖以救天下之民
舉朝悉起而噪之以爲極貪極惡甚于四凶當此
時吳公仁度爲考功極力爲仲一振理而不能得
遂與之俱去蓋爲邑不過小民之事卽有貴人害
之小民多而貴人少故民心得則名譽彰銓部之
職在進賢退不肖天下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推

賢者少而底不肖者多其誰能容之或謂以仲一
之才品膽力何不耦俗從凡逶迤以行其志而乃
皎皎明污自令不容然則將毀廉隅趨權倖而可
乎否則必無聊調之術仲一之失亦在乎不早遷
耳孔溫良恭儉讓而宋桓司馬輩猶欲殺之其他
讒毀之者甚衆還軫諸侯竟不得施用晚而喜易
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至是而知進退
存亡之數必不可逃亂之來極必不能反諸正也
孔子猶然而況他人乎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仲一去滕滕之人且世世俎豆之入朝而士大
夫共奪其官而予之以名史書無不載之理仲一
之聞于後世也豈待余言哉
高存之家譜序
余已丑以銓曹郎與于禮闈之設所取士十七人
存之其一也十七人者大都皆一直不阿故無得
爲臺省者而馮君上知劉君文卿常君守信入銓
部皆非久輒被蜚訾無至開府者然有識者皆以
余爲得人也今且三十四年矣存者惟存之與侯

君加采耳侯君以憲副貶官而存之自癸巳與余以違時前後歸亦三十年矣今年

主上卽位拔舉舊人余二人同日起存之過余郝上其道固不欲出第自解褐至今父母未沾

一命故不可以愆因問余何時出余曰余年七十

二長于君十二年矣君卽非爲兩大人亦不宜遂

隱余年過懸車且先君子以爲今未肯就

封先慈已受之余則可以隱矣存之于余信宿而

別余爲詩六章送之已而出其所爲家譜曰歸德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三

沈龍江先生已有序更求先生序之蓋沈公其鄉

舉座主也別後余取而觀之其可知之祖曰孟永

公世農其事無傳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是足以

傳矣何必事五世而至黃巖公以縣令扼冠虎衛

細民縣至今祠祀之是益足以傳矣何必大官太

學公少年屹立若楊秉之不惑破姦人之謀成察

父之美可謂無忝所生者矣存之弱冠成進士甫

爲行人卽抗言時事而貶爲典史三十年講學樂

道若將終身可不謂賢哉世之稱茂族者必曰多

大官大官固不宜多也多則必有如譜之所謂黃

尚書者矣有一若人則家聲壞卽以其身之倖貴

貴其祖父豈足道哉是不若其爲農也人生貴無

過耳官大則其有過也亦大故曰無爲虎傅翼爲

農者晨興而晦息饑食而渴飲過安從生如此者

卽可以爲人祖爲人孫以至父子兄弟無不可者

故君子者位極人臣猶之爲農也其飭躬盡力求

無點家世而已且沈公近時之賢相也不者則存

之羞稱之友誼之相關如此而況于骨肉乎余老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三

矣日戰戰焉惟恐爲海內之君子所不齒存之而

屬序于余也是余之幸也夫是余之幸也夫

張氏族譜序

在昔三代盛時君人者身任父母之責臣人者身

任長上之責以萬民爲子弟養之以井田群之以

學校老則共老之幼則共幼之賢則共賢之萬國

猶一國也一國猶一鄉也一鄉猶一家也蓋異姓

無弗和睦而況於其族乎自秦之於民賦之而弗

養役之而弗教聽其自生自死自賢自不肖而天

下之民始與上離天下之民與上離則民胥離故
夫古之所謂家言族也而今之所謂家言父子兄
弟也至於出贅別居則父子兄弟亦離矣況於族
乎況於異姓殊鄉之人乎紿愚毒怯大亂用興皆
繇於此士之明於聖賢之學者將欲平治天下井
田不可復矣導利除害去俗學而教之人倫使相
親睦豈能自致也哉則亦修吾之身而施之於族
上下無怨是亦一家之上理已栢人張楫倩爲司
空屬以使事之便省其家榮陽公輒以榮陽公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意爲族譜其汲汲也如此夫譜者聯同宗以教睦
也述先德以教孝也何可後也家非積德不興非
興子孫不驕非驕不漸衰故興者中人之所嘉君
子之 懼也張氏之先積德久矣至榮陽公繼而
大之復繼之以楫情楫倩端亮奇偉有當塗之畧
張氏之興也川至而日升矣思其所繇興以先德
也則孝思其所繇興一人也則睦世睦而世孝也
則世興闡德貽善引之無斁是楫倩之責也茲譜
之所爲作也

尋常事序

西韓生泛涉書得中山狼傳及公伯寮告季孫
語雙雙傳見天逸子而告之曰異哉宇宙內誠無
所不有天逸子曰此皆尋常事耳惟中山狼較異
彼公伯寮之愬子路固欲橫分於市何所不可言
古今之毀人者大都信心而造隨口而言繇亡是
之所傳指子虛以爲證惟恐詞鋒之不鉅公伯寮
未足爲惜也修髯君愚弄一老倡令之盡呈其醜
以資盟噓彼婦人也故疵賤無耻何足愚弄世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四

貴人恣意妄行羣小迎合其意以餘氣爲異香使
貴人之意與愈軼而無所不爲以至一敗塗地爲
天下觀笑皆雙雙之類也故三事中惟中山狼較
異然亦無甚異者惟東郭先生可異耳夫狼以人
爲甘餌中山狼所食人當不少矣一旦爲趙簡子
所驅將得之而寢其皮僅足以償一人而東郭先
生乃命處囊以活之此逆天之律其人可殺也狼
固食人其出囊時餒矣舍東郭將誰食乎杖藜老
子爲之殺狼而救之意者東郭有他陰德可不死

其救狼之事則諱甚矣且東郭先生以救狼而欲其不食已耶昔越王勾踐爲吳所虜栖于會稽身養馬妻灑掃寄命虎口之中文種與范蠡百計令之得脫卒滅吳報會稽之耻可謂有德於越王而越王竟殺文種非范蠡乘扁舟去則亦俾刃其腹矣夫越王再爲越王則越王也忘其爲吳虜也彼在吳不得脫至爲吳王嘗羹口不勝臭命羣臣皆食葢以亂其氣此皆不復記憶所謂大恩難報不如殺之且驅狼之趙簡子微時嘗賴寶鳴犢舜華趙忠教公笑集卷之八

張曰肩漫著序

余抱病鄒上曰肩時時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旣而曰肩亦病余益病瘍而曰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甚效余寓書曰肩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息思慮屏人事自愛曰肩漸愈余曰此靜默

之效也無何而曰肩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曰肩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廢採藻也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火若魚鱗若草木若車若馬若龍蛇變若有游仙其纖者若縷錦若片玉駢羅雜列彩彰璘璘盪胸而駭目彼太空者非有以爲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誰能無思其所思者高官厚祿豐屋厚趙忠教公笑集卷之八

養病則塵俗糾之又安得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却翹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乃知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皆以思自煎而曰肩以之祛病余是以知其知之未嘗思也余告之以靜默而曰肩更著書知余言之謂者亦惟曰肩哉

終慕錄序

余平生喜談節義事以爲節義生於廉耻廉耻生於是非是非生於知覺天下將亂則人鮮節義然天地之正氣不絕必有一二矯矯者出焉并祿之流時能伏清死潔故邦家有興亡而宇宙無成敗余友長垣崔太僕之女爲邵侍御子婦年二十一而殉其夫以死事聞於

朝旌表其門余爲之立傳侍御以書來曰兒婦得足下立傳卽不死先太孺人之節具終慕錄敢煩足下序之余蓋稔聞太孺人事正欲一言附姓名太孺人姓邵年三十而寡侍御纔二歲太孺人以存孤之任不敢死而撫而撫之於伶仃困苦之際

教之於愁憂涕淚之中以至成立能冠繡衣而拜亡人之丘壠幽閨之節微於

天聽表宅里而樹風聲無何值

軍恩復封太孺人侍御爲太孺人之子推燥就濕與他人等而太孺人之勞萬倍芳馨之所染被痛楚之所淬礪是以侍御性命名節而土苴軒冕進爲直臣退爲孝子太孺人之教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人子之情皆然而侍御之欲報太孺人萬倍侍御生子遲太孺人不及見長子又蚤夭乃有

死節之婦踵太孺人之芳躅復爲

朝家所旌表後先相輝侍御所見吉凶悲喜之變極矣當喜時則悲母氏之苦而不及見然猶幸而有此其悲時則不勝其號哭隕涕也海內修詞之士爲詩文賀吊太孺人者侍御輯之稱節孝實紀及有子婦死節之事乃繕寫增益而重刻之易其名曰終慕錄余爲之序李于田司馬之大母張亦守節保孤旌表於

朝者也余嘗爲之立傳於盛哉何長垣之有人也

其伯玉仲繇之遺風乎較見所興豈足道哉

劉母榮哀錄序

壬辰之歲余游長安與劉給諫時濟邂逅聚語遂成肝鬲之交欲共任天下事無何而時濟以外艱去明年余削籍歸時濟再入則極論新建之姦貶官然

上以此知新建竟逐之云遇

赦不宥天下快之吾兩人者時有聞問但知其母

爲前喪耳茲乃以榮哀錄來徵序蓋給諫之母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聖

三

孺人以行汲墜於井而歿時給諫年十二既仕爲名人而孺人之賢聞於士大夫士大夫之能詩者咸爲詩詠其事大率傷母之不幸而幸其有給諫故稱榮哀云余以爲古今之不幸者多矣然有俗人之所謂不幸有君子之所謂不幸俗人者見夫饑寒流離不得其所卽以爲不幸至於不獲考終者則不幸之極矣君子不然富貴顯燦盡其天年而身爲不肖子孫繼之斯則不幸之極也王孺人以春華時汲而沒於井信不幸矣然其汲也以奉

姑章夫子此婦道也偶墜於井未可不謂之正命而又育子如給諫擊無禮而傷翅翼除

窮家之蔑孽誅善類之豺虎丕烈在

社稷直聲動四海孺人之歿數十年而

天子下璽書褒之行人過其井而悲之士大夫爲

詩以詠之昔者歷陽一夜而爲湖水死者何限疇

能舉其姓名而申徒狄之投河徐衍之入海屈原

之沉江至今賢之彼皆憤世疾俗而死者也孺人

以勤婦道而死夫何不幸之有無論古人試舉近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聖

三

日之人曰某也公某也卿某也相貴矣然其人蔑學也豺虎也爲其母者食如天人衣如雲霞壽又高君子不以爲幸也假令其母墜於井而死豈有惜之者哉凡人之有所痛恨于中者則世味之嗜必淡而義理之好必深給諫竭忠直而輕富貴未必非孺人成之也給諫之名立夫孺人之德彰矣非獨榮之爲榮哀亦榮也則以世有墜井而人弗惜者也余以此序榮哀錄以慰給諫之心

壽域仙葩序

汝陽張爾易爲壽張廣文時余親崔元暉爲令因
元暉以壽域仙葩來徵序蓋爾易之父曰張太公
雅好牡丹其誕辰三月正牡丹盛開時爾易乃闢
園博求牡丹之佳品時之培之年年稱觴其下太
公時時過而玩之于是爾易所交與海內之能詩
者皆詠其事爾易刻之以傳士大夫見之者皆稱
爾易之孝余謂爾易洵孝哉然張太公則賢達人
也自古以來人之所好非一或山或水或石或竹
或菊或蓮大都其人皆恬憺無所怵誘於流俗故

趙忠毅公集

卷之八

聖

能獨有所好以忘儻忘疲去煩去悶若此者必非
庸常人也庸常人之所好在乎肥金美銀華玉文
錦與夫名酒佐以醇醪臚山膚海錯之珍此富貴
人之所以壽其親者也非是而坐之園林之中萬
花攢列濯以文露扇以和風巧奪化工色映雲霞
曾不足以供其一粲而張太公乃獨好花花之中
獨好牡丹爾易之壽太公也第坐之牡丹之下啜
菽飲水適然甚暢也茲其人豈非賢達人哉人生
有父如此易爲君子易爲孝子然非有子如爾易

則雖好花而一以爲不足好以金膏翠羽雜進使
遇賢達之父亦不敢而逐之矣嗟乎若太公與爾易
豈非人倫之至幸哉萬世而下此爲牡丹之勝事
矣余昔司理汝南爾易自以爲諸生不肯見同其
性之恬憺哉亦余其時弱冠無誣養道甚狹也以
張太公之賢爾易之篤學孝謹而余不之知今三
十餘年矣而爾易竟與元暉遇以爲太公壽章徵
序于余氣類之玄感殆有不偶然者張太公今年
餘九十矣而爾易來壽張此太公上壽之哲符也

趙忠毅公集

卷之八

梁

梁道生來第卷序

道生有名子衿中久矣趙之人士未有不元魁期
之者也今年秋試其叔父衆甫貽余書言道生必
售矣乃又不售也余甚賦焉旣而乃知其場中卷
寧晉侯公得之擬元魁矣而主司以其判不對偶
置之余甚詫焉聞道生殊亦鬱伊也夫士于此時
而鬱伊非人情也然亦當化爲一笑耳天下理
與數而已理則常然而數有偶值故宜得而失之

不足悲宜失而得之不足喜以其偶也如曰固得矣固失矣何偶也何爲其不喜不悲也此庸衆人之見也君子道其常而已矣故孔子曰先事後得後得者非不得之謂也有事必有得不必繼之以意也譬之釣者香其餌餌其機專其志正其容宴以待之而魚已出乎重淵矣若一意得魚又恐其不得也神劇而腕顫是驅魚而逃之者也故先事後得未有不得者而又不謂之偶豈不懿焉科第其細者也昔蘇秦爲連橫而未成退而爲揣摩成趙忌穀公夷集卷之八

聖

如何說序

如何說者事有出於常情之外求之而不得其說也不得其說則其事甚異故不敢正言而托之於喻喻而悟則止耳無論親疎厚薄有勞與否卽四海九州之人至愚至賤忽然而侮之哀懇而不釋久而彌甚則凡有血氣心知者必不能堪招提之僧禪誦焚修而有人焉日扶擊其知識門徒使之四散人無敢訪之者則此僧亦極苦矣耐辱居士而下必不能忍乃始尋他寺之衲侶而私告之以稍開其結懣而又以爲無狀將併繫焉此僧將如趙忌穀公夷集卷之八

聖

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

吁嗟可憂哉天下其亂矣乎何舉世皆妖怪也經義發明吾儒之道者也今所言者非吾儒之道而釋氏之道也吾儒之道卽天地間之實理也所謂誠也存之爲實心出之爲實事君子自強不息凡以求誠而已一念不真非誠也一行不修非誠也一事不當非誠也其學之有方其進之有漸其究也至於成已成物參贊天地莫不昭然可睹釋氏

以身爲幻形天地萬物莫非幻者此所謂出世之法也道既懸殊其文又絕不相類今爲經義者皆取而談吾儒之道夫天地萬物皆幻則爲聖賢幻爲禽獸亦幻何必讀書修德且既審知其爲幻則削髮被緇入深山逃入羣誰能禁之而又徒耽就試以求功名富貴何也功名富貴獨非幻耶儒衣儒冠聖賢之徒而言釋氏曰聖賢之道則然譬諸舍父兄之言不聽而信他人之言又舉之以告人曰此吾父兄之言也之人也可謂孝弟乎不孝弟乎可謂人乎抑妖怪乎向者人人言孔孟所謂尚不可知今人人妖言類病狂喪心者天下安得不一亂哉諸生不以余爲迂拙就予會文予不敢以若人之多得志姑用之進取無傷夫天下安有化爲妖怪而謂之無傷者是故名其會曰正心蓋竊取孟子距楊墨之意予間一爲之以示諸生得若干篇予非能言者然皆所聞於吾父兄之言也

余爲此稿以示諸友及諸子弟耳不謂衆甫尚甫遽刻之文既不合時尚昨侯亮宇司理見余

序曰得無太直予真然自失者久之蓋余之淺率每如此已刻之不復改一以識子過一以激同心者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八終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八

三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九

鄒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序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 朝序

余觀尚書所載虞舜之治天下以五載巡守而其
中四朝諸侯述職焉又一人而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然則述職之時未必適三考則黜陟未行
也寬於吏矣而天子諸侯駉驛道路無寧歲車馬
道忠愛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人徒之費民何以堪之意者洪荒初開風俗儉朴
且聖人在上有位皆仁賢視民如子坐則勞心動
則行慶又其時中國小諸侯無多是以供億省而
蒙被奢上下歡欣而海宇平寧也三代皆有巡守
秦猶行之述職與諸侯罷漢稱有道而不巡守亦
不聞郡縣之吏皆入朝豈非以古今異時有不可
行者哉我

國家歲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行郡國察吏糾其
有害者又行考績之法比三年一入

朝襟夷振海之域莫不赴

北闕以其治狀聽黜陟法不啻審矣謂宜天下又
安軼漢追虞而海內之空虛民生之危苦何其日
甚一日不可文也豈非文具而實不存哉今天下
之親民者無若州邑之長而太守臨之於上其意
之所嚮衆皆馳驅而響應而下之才幹操履奉有
能逃其覘聽者太守而皆賢則其屬無不肖而天
下治矣以余觀於今之世若廣平南公者則賢矣
南公秦之世家也秀穎不倫嫻於文學而習於政
事其生而皆然者也而主之以仁厚將之以抑畏
融之以和平一之以清靜夫是以羣吏象之罔不
戰戰於法度而遠遼於文理其不然者輒見繩而
無所容何則南公秩奉之外一介不取惟公惟虛
無物以翳之其居上視下猶神明之視人也臧臧
否否主爵者可以無庸於旁訊故典郡者皆若甫
公天下治矣夫入

朝以計吏也計吏以安民也然郡國之人曰百姓
率三年而大創不肖者於此之時罰鉅益多征歛

益急曰將以爲京朝官之交際也百姓亦以爲當然而不敢怨此其人未必皆以賄免民生之抗敵實繇之矣吾聞南公之入

朝也琴書之外都無長物無以爲交際豈不可以風有位哉南公將行司理周公徵余言以送之余與南公稱相知心南公抗志天雲亭亭物表雖鬱攸薰灼之勢近在比隣而先之自疏於蕭閒澹淡之鄉如千仞之松干霄直上不與葛藟女蘿相縈繞此其人品廉潔未足以盡之也當事者有意乎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九

三

澄吏治厚民生也則首陟南公哉

送大名世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今天下賢才衆多足用底寧三吳尤爲特盛龍奮者耀於天塗鶴鳴者震於林野古昔所未有也直指錢公自青衿時卽翹楚士林輿望攸屬試宰任丘再典藁城恩綬民思皆爲祠祝之以治行高入爲侍御奉命巡恒南藁城恒南邑也其士民若庶子久離其親乍焉得之不知其歌且舞也是時鎗山初罷椎市未已加之六宗弗福五氣隔并或雹

或霾覆曰在天民生椅瘁公深思洞囑以爲釀害繇於蘆利清流必先澄源入境卽減驕從雍容閒雅異時直指至有司輒遠求名酒水陸之珍以充膳羞公一切禁之自奉甚易循以爲煩有司也或以賄緩佐之交際僅僅不廢至於生辰令節羣吏且不敢奏牋爲賀無論苞苴左右近習閑之甚嚴所至枿棘之外如隔九閭其所使於外者匹馬壺餐之外無得有所擾令有司密聞必無所庇公清身率下嘉與有司淳濯用康不尚苛察毛鷲郡邑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六

四

罹災者覈實上

聞爲巧黷恤窮民實被其惠大抵公乘風霜之權而施雨露之德繇日月之明而生雷霆之威事非利民無所不省文非有害無所不容所謂其政恢卓可爲公卿者也及瓜之期

上復以巡蜀中蜀中故稱殷富自播酋獮亂徵發之所耗費師旅之所躡蹂戰陣之所損傷鬼火彌山荆棘塞望夜郎爲郡蠻夷之野心難化烏集之衆栖息未寧此其所須於重臣之巡省與畿輔一

也何則哉輔易治然

國家之門戶也非重臣不肅蜀中

國家之藩籬也又險遠難治非重臣不固惟公足以當之夫士大夫非峻風裁之難而弘德宇之難峻風裁者英妙之所尚也弘德宇者巍碩之所務也余觀於公之德宇不啻弘矣譬之應龍正中純粹霖雨天下故爲四靈之首非徒以升雲興霧見其殊絕震懼蠲疑之倫也公事竣之日所解贖餒中程之外尚餘一萬二千皆雷之屬所帑中公履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九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五

三

慊也

送大名世 翁沈老公祖總憲山東序

沈公爲井陘道三年而擢山東憲長所屬諸大夫

僉謀於趙子曰沈公之東邁矣吾儕及士民皆戀戀不忍舍然無可如何先生里居久知沈公之政盍贈之言以宣上下之情此時趙子方念世遺目險欲閉門杜口顧不能無言於沈公夫在位者將正物化俗必諭其意於天下而後人知所嚮然諭之以言不若諭之以意諭之以意者有之也有之而論已淺況無之而論乎下之聽之快也耳故諭之以意不若諭之以無意無意也者無欲也無欲也者無我也無我更何所有夫天下之人皆沉於欲而斯人也獨無之是神明也神明在上而人猶有不化者乎沈公初下車滯囚甚多有城旦一年而固至三年者沈公悉罷遣之一日而歡聲動於迷邇邑里之中有吏卒証者必非沈公所遣其以公役過者見長吏扶服不敢仰視鄉亭無所擾有犯法者長吏輒繫治而後聞每黎明視事訟至立決之文奏至立散之以崇大體而無苛細不作意而任理之故恒緩帶而不遽夫爲政者仁所以懷民也威所以戢慝也敏所以樹功也靜所以綏物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六

三

也沈公賅之矣蓋公無欲人也余每聞人言自沈公至未嘗受屬吏一菜若以爲過者夫公儀子之爲政也園有葵而拔之況受之其屬吏乎此乃所以諭其意也夫是以能仁能威能敏能靜而中山以南邢襄以北若久陰積晦而照之以白日大旱彌年而沃之以膏雨也夫沈公居恒抑抑也悄悄也至於官寮之臧否大獄大何之是非必質之天明而諏之輿論嫌疑有所不避毀譽有所不徇卽強有力者不能奪也昔人有言烏托巢於叢人寄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九

七

命於公清而後能公此諸大夫及士民之所以不能舍沈公者也邇來國家用宵人之言錐山樵市斲地脉腴民生以取利而羔羊之風幾絕乃斲斷而非之若沈公者可以匡

朝可以救世矣恒山之右與山東爲鄰清源徐州之間五方之民所雜處亡命之徒易於竄匿故盜賊日多豐年樂歲而嘯聚不解城門晝閉此天下土崩之漸也沈公司臬東土盜其遠矣哉是公在

山東猶在井陘也譬之若龍乘小雲近霧則其雨不博若雲霧蔽四海則霖雨及天下矣霖雨及天下豈其遺趙人乎余以匡

朝救世望沈公總憲一方之謂小矣諸大夫及吾儕士民其無戀戀於沈公哉夫沈公之苦心於是邦余深知之余固不能舍沈公也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往者臺省少人則主爵疏

請以司理邑令之賢者選爲臺省週年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九

卷之九

八

上駁厭言事者疏上恒不下主爵乃爲權宜每計吏之後輒廉其資望最者疏留之而徐議選授亦竟得俞旨然殊重其事癸丑入計者尚旅食也今年又議畱則吾郡理魏公首列焉魏公之爲理五年矣其勞苦極矣何也值天下之多艱民生之困蹙也然則時使之乎夫亦公之自勞苦也且古之君子遭時艱而往救之至於席不暇暖不黔非救天下也彼其視天下人之陷危猶吾身之陷危也而安能以自暇逸乎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夫

天之方蹶而世固多泄洿者則夫勞苦者天之所不能使也故曰自勞苦也魏公蒞郡以來當事者傾心委任一切大獄大何皆質成於公往往歛之覆盆而曬以白日大利害得失皆剖決於公其所獨百世以來之病而造百世以後之福甚多天下自癸未迄今鮮有豐年此鄉尤甚非魏公幾無類矣至今年尤甚公攝事真定縣捐俸設粥士民感悅不恤其囊橐而助之郡民及四方之流民聚而待哺公時時噢咻之或親嘗其粥病者問其所適思衆人卷之六苦而藥之不幸而薨則掩糲之入真定之境無願領僵於道路者魏公之救民可謂勞苦甚矣至乃不穢虐士而況於饑餓菜色之民乎自非視民如身而詎能若是夫救天下者非才不能第非天生仁人如魏公者見民之疾苦惻怛繇中而第以在其位不得不救之則亦何能勞苦盡心力若此乎是故列城諸大夫莫不奉行德美共蘇黎民實賴魏公爲之發揚名譽以受知於上無風波之虞得以并心悉力於民天下之民良者枵腹而待斃

者傾耳而思亂而趙魏之間猶得室家相保皆魏公之賜也魏公譽望甚高不日且爲臺省聞主爵欲引與共事此皆世之所稱華要也然天生魏公乎此時將令之勞苦以救天下不知其爲華要也世不少才士獨仁人少耳仁人得志庶可以救天下顧救之此時甚難至尊神聖欲無爲而治似以臣工不必有也不必備也其言不必聽也不必下也若至尊無轉圜之念則雖欲効忠其道無繇如此而適思衆人卷之六言教天下是雲絕于天而欲爲霖雨也故曰甚難然何可遂已魏公其必有至計乎魏公行矣天下實賴之非一郡之吏民所能借也救天下豈其遺一郡而况卷之六幾輔之地乎諸大夫奉行德美蘇我黎民卽魏公未去郡也魏公且薦諸大夫於朝矣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晉公爲邑三年而直入朝之期御史大夫劉公御史傅公皆舉公治行卓

異往時卓異有舉有否而今歲言者以謂不可已
壬辰余友鄉乎如爲考功曰卓異表慮謫觚之至
今天下尤輕簠簋宜舉清吏今年未知何從然乎
如之言知本矣昔晉公之初下車聞錢穀投櫃之
害毅然革之而以請於當道當道不允也余謂當
道曰今已革矣正供無所通何必同且投櫃者誨
貪者也久之當道大服晉公薦之郡邑各有社倉
其病民晉公言之當道革之二者皆通行畿輔之
南如公議夫二者六郡之害也所從來久之將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徂富室者也貧民之擊柝干陬以爲富室也鄉亭
之中各舉富者之姓名及其隣家而申嚴運坐之
法於是富室皆欣大夫之安已也盡得其姓名籍
記之及審徭賦至平至明毫髮不爽公之盡心民
務類如此公性兼衆美學總羣道其裨躬則湜湜
乎如處女也其臨事則鏘鏘乎若干將也其恤窮
民則煦煦乎若慈母也其摧強禦則猘猘乎若仇
讐也豈惟吾邑前無有而後難繼卽前此主爵之
所舉而余之所知者未見其過之也乎如好賢如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緇衣而其所舉邑令曾無如晉公者假令有如晉
公者其歎異不知當何狀豈不可謂卓異乎哉邑
學博王君郭君及諸生醉飽于道德歌舞于教化
久矣至是求余言送之余聞當事者之知晉公也
相與慶幸之如此蓋今之典計者故好賢如緇衣
者也

送邑大夫環翁金公之吉安序

金大夫越之現儒也與高邑三年邑洽平上其績
於

朝明試有功

錫封以庸又二年擢守全州邑之士民弗忍舍膺赴御史大夫御史府中合辭稱曰高邑恒山之小邑也西北西南近山田磽确不能旱東雨多沙漏雨豐年亦薄收矧恒苦旱民往往鬻子以食縮屋而炊自令下車立志皎潔唯飲邑中之水輕刑藝歛與民休息每遇災傷盡心力賑贍民賴以無殆瘠訟至爲剖是非或聽其和解輒罷去不得已當之無所罰以是士民得安今聞擢去是奪赤子於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父母之懷用是趨趨請命願借令二三年以始終活我黎民於是御史大夫上言高邑令以資勞擢全州其士民具道令子惠士民狀不忍其去欲畱之爲政必酌於民前代本朝具有其事臣等請畱之以州守管事高邑便下選部議以冀州守管高邑

報可蓋余所睹記邑以前無擢而復畱以州大夫潞縣者實自金大夫始當此時士民駢駢啟啟甚懽也又三年將上績而擢吉安二守大夫之爲邑

且十年矣勢不可復畱士民將與大夫別博士文學乞言於趙子講大夫之德採士民之意趙子曰天下之易得者才也惟君子爲難得以余觀金大夫君子哉夫世之爲吏者率喬詰卓鷖以自見其奇而劫名譽大夫獨循理奉法不求人知茲可謂悖矣大夫越產也越浩穰奢麗之鄉也邑無論其他市中有時無肉卽有魚自他邑來匪狀則闢大夫安之不厭茲可謂儉矣邑事故少大夫持大體不矯故多休暇寺舍蕭然攤玩圖史時而訪林臯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四

之幽介求忠告於郊垌茲可謂簡矣敬事上官而不能詭隨間有未相信者不汲汲自明久之其意也消至於修城之役念民之貧終不肯動所省財力無限茲可謂卓矣與人處洞然無機口之所言胸懷都盡不能疑人人亦不疑茲可謂信矣夫信所以存真也卓所以遂功也簡所以昭恕也儉所以培節也悖所以適古也大夫兼之可不謂君子焉且今之作吏者亦難矣一邑十年所經上官凡幾僚友過賓凡幾風波震撼備嘗之矣大夫之德

如一日如彼金矣不爲燥濕輕重如彼玉矣入於火而不變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今大夫之謂也博士文學皆以余言爲知大夫大夫往矣吉安之士大夫必好之矣士大夫好之而況於民乎夫吉安蓋多君子云

送胡清宇老先生介休序

胡先生爲廣文部上三年諸生人人愛敬之深與余交頃之擢介休令過余曰某不習爲吏而遽吏又聞其俗悍多盜先生其何以教之俾幸無罪與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五

三

曰吾觀於先生和而不流犯而不較所謂汪汪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也於今何有胡先生固請曰願先生無棄之將得一言而書諸座右余避席曰君子之誠於爲善如此哉夫長民之道非有秘謀奇計也天下之物無不相反反於善則爲惡反於惡則爲善故賈山之論治道借秦爲喻今天下世道人心極敝而吏治隨之余與先生之所親見不有器稱佞詞瞬息變幻以百姓爲可孩者乎不有罔顧民之肥瘠而腹其膏脂恒若不足

者乎不有視民如讐而淫刑以殘者乎不有戴威滿頭侮者舊凌餽署而自雄者乎不有聽訟無曲直惟任其偏私者乎不有取物於商賈而殺其直名爲官價者乎又不有都不與直者乎若而人者何可以爲民父母也龔黃卓魯以不爲此故成龔黃卓魯豈有他術乎哉夫知人之善而吾休讚之則知吾之善矣知人之惡而吾唾罵之則知吾之惡矣何則人已一也豈惟人已天人人神亦一也知人之所好惡則知天神之所禍福矣古今亦一也知一時之所好惡則知異世之所不朽矣胡先生慨然動容曰某雖不敏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下車則首爲誓不用官價夫余曰充此念也卽天下可平矧惟一邑胡先生曰先生之所論者道也治亦有術請問俗悍奈何曰夫民未必生而悍也無亦民以其俗之美自爲累乃激而悍乎胡先生笑曰俗之美何則其爲累也曰急於公賦而不敢通俗之美者也上固宜體恤之乃徵之愈急麥未秀而夏稅已入粟未穎而秋租已完矣貧民稱貸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十六

三

而益之所收者皆入他人之倉囤非獨此也又權
量不平多取以圖奇美帝官府而鬼隸卒憚不敢
見何況擊登聞鼓此俗之美者也乃有不問其犯
之輕重耳樂痛呼而目喜激血僵尸於前快不爲
意若此類豈非以其俗之美自爲累耶夫治民之
道以仁爲本仁者必寬寬者寬於無知之民也仁
者能惡人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民吾之赤
子有害我赤子者此質首之讐也孰能寬誠愛民
如赤子而有得罪者則其妻子隣里皆怨之有君
趙忠肅公文集卷之九
若此而忍犯之乎如是而悍俗可漸革也胡先生
曰善請問多盜奈何曰余嘗聞彼土之謠矣曰平
遙介休入夜便偷繇此言之則其俗之多盜久矣
其爲盜者民皆知其姓名而不敢明告之於官固
可以徵訪而知也既真既悉乃與之更始怙終不
悛論之如法胡先生曰此邑盜也外至之盜奈何
曰保甲之法備矣能行之者存乎人之精神力量
耳有愛民之真心而精神力量自出明於道而術
自出舍道而求術則能吏而已矣君子不取也胡

先生曰善曰介休汾州縣也余友魏懋忠撫晉以
汾州地曠遠乃上疏升爲府懋忠撫晉八年功德
甚大其根本乃在無欲憲臺岑寂吟詠自娛聞晉
中爲立生祠此所謂爲善而不朽者也居官者不
當如是耶胡先生曰先生之望某也過雖然敢不
佩服先生之明戒胡先生將行其僚韓君及諸生
問余所以祖之者余爲具述其語如此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古之大聖賢豪傑非有異于人也亦惟知自愛而
趙忠肅公文集卷之九
已矣夫均之人也而能聳其德以爲聖賢豪傑可
不謂自愛乎哉自愛者無與於人也猶之衣以自
蔽也食以自養也宮室以自庇也車馬以自逸也
皆無與於人也居官者清身思職撫循黎元忠於
居下而惠於居上以克有令名此士人之所以自
愛也自末世以資格限天下之士而士亦以自限
曰上之所以待我者薄雖竭智畢力無爲也往往
勤也而偷繼之貞也而辟繼之惠也而猛繼之詩
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于是州人者益謂

齊格果足以限天下之士也雖有聖賢豪傑之士皆莫能自致丹霄之上而又習見夫齊格高者多恣睢暴戾而坐致通顯使人爲善之意消夫此近世用人之常事耳爲善者非求通顯也自愛之謂也彼無德而通顯者士民譬之鄉黨惡之鬼神害之異日者其子孫耻以爲祖父斯亦苦矣其所不得者不過華衣餼食高其宮室乘堅策肥而已此東段之所樂而終身者也未若西山之餓夫也則不自愛之甚也鹿門雷公起家太學風神朗秀占對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九

而不遺乃可昭惠昔不得爲而今得爲也夫得爲善者亦得爲不善在乎自愛與否耳世之人率知自愛而不知所以自愛雷公之在趙可謂知所以自愛矣豈以初終易念哉志稱連城之俗頗類中州而斗僻非若趙之孔道非難治也持其倖趙者以往而百里登春臺矣余將伏使嘉譽焉

送邑尉父母寶吾周公序

周公閩人也閩人之仕於北方者其言語卽士大夫未必盡解公之言語小民皆知之其與小民言往往就其鄉音使之通曉所聽訟人人悅服年比荒盜多第嚴保伍匪惟不自擾民亦不使一人至鄉村民皆愛戴之然恒不得在縣以公精醫上官常延請之家人數缺米以衣物易錢歸則人人喜有病者輒求救皆爲診視與之方藥所活甚多先是邑有羣盜劫人污其婦女僅得城旦罪無何又劫人公悉擒之正法人人又喜曰公恒不在縣偶歸則能擒大盜安民勝恒在縣者任未三年而陞山西按察司司獄速矣邑人人悲詫曰公之安靜

愛民盜賊歛戢而遽舍我去也傾邑往訴之上官願留之上官以尉卑官願不得擅留又不可上疏奈何則人人失望夫郡國領民之吏無卑於尉者四累而上之所謂達官貴人者以視尉若太華之與卷石然大都自事其事而無與於民隨其所至以速化為暢翮然而飛其在也民不知其去也民不知甚者剝民自奉絲髮不遺而督之以箠楚叱罵若此者民知之矣夫狼虎人城癰疽在身誰不知者第無術以去之耳寧有不忍舍者乎周公之

趙忠齋公集

卷之九

三

三

爲尉也在則民愛之將去則民戀之以此傳之子孫曰吾祖父爲高邑尉得人心如此不猶愈於居極品享大祿而身有穢德使子孫聞姓名而耻辱對青史而痛恨者哉邑之薦紳青衿屬余言以送公余以此壯其行色是時宰邑者爲晉大夫治行冠於寰內余是以敢爲此言若非然者則余且得罪矣相與一笑而別

送金思玄公之漢川序

昔司馬子長爲游俠立傳此千古之特見卽子長

之爲人可知也假非子長創爲之仲堅決不能爲然繼作者亦不見所謂游俠其人隱於閭閻作史者不能知或以爲不可訓故令其泯沒於世惜哉於此益見子長之不可及也趙子曰燕趙之間自古則游俠窟也以余所見無一俠士乎居杯酒交歡者不乏人一有緩急偃偃悵悵無可叩門暴政之所摧折汚俗之所漸染舉世化爲罷駑然則忠臣烈士不亦鮮乎濟南有金太學者金侍御之子也侍御以文學治行者太學自少而喜爲俠結客好施家無餘貲仕爲樂城主簿令長屬以事事立辦乃事事悉以屬之邑爲四輪之區而賓旅順流民不稱苦入其境田疇林木學官客館澤梁道塗無不整齊以至於古賢之祠名勝之地無不煥然一新鑿渠穿池灌田畜魚暇日則飛蓋携賓集亭俯榭蒲綠荷丹甚可樂也臨民則姁姁啞啞見惡人則切齒植髮邑之人無老幼男女窮賤蔀屋之中無不感其德其魁宿姦黠椎埋武斷之豪無不縮頭重足上官皆以爲才至其設粥施藥皆取諸

趙忠齋公集

卷之九

三

三

職豈能使海公輕耶且教職之重以其師士也公卿大夫皆出於士聖賢豪傑皆出於士而爲之師者反不重耶居其職者誠思國家以我居多士之上必模範無忝而後可以爲師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處子居重閭之中窈窕令儀而鄉邦知之微于侯王士之潛修非若重閭之幽密也而令聞不彰此理之必無者也允和處家之溫而義能幅利識能匡欲吾有以知其能自重而見重於世無疑也允和勉旃使天下知進士科之外未爲無

龍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三

人則士林重教職之中不乏修姱如允和者則廣文重豈不都哉賓婚修賀于允和欲得余言而允和素推愛余不庸衆視之余是以致其規望之厚允和父曰繼軒公者不幸蚤世余猶及交之其文學取一第有餘悖誠君子也

贈張赤巖序

余爲汝南司理時赤巖方少名殷殷起諸生間與劉貽哲諸人從余講藝余其時二十六距今四十年矣其同學者相次升第往往大踦今貽哲官蜀

中赤巖以貢入太學仕爲學官得廣平過余余見其精神丰采猶可想像其少時也杯酒敘懷不勝今昔存逝之感及聆其論議是非耶正甚晰立志果決若避臭腐而就馨香凡人之久失意者志意恒日頹而赤巖乃更銳又好學不倦爲文章益精美光芒燦目赤巖亦謂余幸不衰留信宿極歡也往者赤巖不第時余恐其怫鬱貽書以杜子美歲拾橡栗隨狙公相寬譬不謂困窮之久而識見涵養勝進如此又以其文高不售或捐而不爲不謂

龍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三

其文章如此余安得不喜也昨就督學試督學大奇之以秋試必售矣夫人生夢也仰而喏又身在於第劇也其王侯者卽與隸者余知之審矣豈其以一第爲赤巖重哉高選華秩如園囿焉樹之高艾不若蘭茝赤巖得志國家之俊又吾黨之光輝也赤巖努力以慰我心哉

賀大名世逢翁張老公祖晉位副都御史序

萬曆末年

上疑神玄宮不接臣下卽陳奏罕所

報宰執六卿不得舉其職而二三言官出片語判議不能自明輒去當此時銓部用人皆賕之以進堂邑張公以考功郎休沐起爲選部乃言年來登進百官出于言官之口而書于銓司之手若胥若隸甚辱賤不特溺職而已臣必不忍爲也疏上其輩大怒合謀攻之張公遂移病去至

今上卽位霧消日杲豁然大明公起爲奉常旋出撫保定而值白蓮教之亂白蓮教者愚民持齋誦經欲以邀他生之福振徒甚繁而大陸瀛海之間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三

隣于山東者故爲盜藪有司匿不上聞久矣乃與白蓮教合而爲一誘以幻術設爲徵表曰某男子當侯王將相某女子當后妃夫人今生卽貴何言他生也仗佛力而用神兵戰無不克事無不成遂反而山東已先反所屠戮剝奪絕慘其開府趙公求援公命叅將張體乾赴之未出境卽以所將兵征反者應手而碎無遺種仍以其逸勁援山東輒復清盪而歸捷書入

上茂其功晉位副都御史公貽余書謙讓云不知

兵夫不知兵而何其成功之神速也夫孔子尚矣孟子之論兵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孫吳聞之必以爲枯竹之常談也然治天下之道未有外于枯竹之常談者宋子罕不徙南家之鞆工不禁西家之流潦而荆不敢攻孔子謂其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然則孔子之論兵猶孟子耳今吏濁政耗百工之夫業萬民之昏墊久矣安得不亂使公而早至必不養成患禍真定畿輔之地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三

誅稍緩則干戈滿地雖有百孫吳無所用之何也民窮思亂兵無所出也幸而公至猶易于撲滅所謂以亂得聚非謀不卒時者也故能一鼓而殲之以無滋蔓其功詎不偉哉

望主葵之躋于上爵不亦宜乎諸道兵使者實皆有造于土而以綏民則行德意弭亂則奉指麾惟公之功徵余言以賀余與公後先被蠹聯翩再起桑梓之地賴公以底寧喜可知也夫盜賊之興在位教之也夷狄之入中國召之也公昔抗疏而歸

雖未得行其志而明銓部之職奪儉人之魄鼓豪傑之氣直聲動天下今年大計京朝官向之攻公者皆在幽黜中曰是以張選部爲主人而憎之者也固已有功于世矣妖賊其小者也不日上且大用公修之廟堂之上惠中國以安四方恢復遼左取通侯斗大印昔王文成以講學而成剿叛之功其兵法益得之孔孟公近孔孟之居何必讓之哉

賀大名世哲翁游老公祖晉秩久任序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九

美

游公爲井陘道憲副且三年於茲矣時數被凶災荒田有租併日無食良弱者以餓殍強梁者去而爲盜駸駸亂矣游公來曰與其撲盜不若救荒是弭盜於未起也徧歷鄉亭見其父老子弟而溫問之爲之惻然傷心愀然不怡乃議賑議緩徵議設粥議平糶議信粟夜晝晨興櫛沐不暇民賴之以有命保其首領妻子客歲三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猶稍有麥今年春夏皆旱宿麥已乾秋種未入於是百姓不可勝救游公之心益苦矣而大盜起山

東攻劫城邑當事者乃擢公武德道參政行有日矣一時官屬軍民人人顫恐若病垂危得秦越人而欲易以他工也顛蹶控額願留之以活子遺開府王公上疏具陳游公救荒弭亂及吏民依戀不舍狀曰恒山乃

國家股肱地饑與盜等也釋此而急山東可乎疏上竟得

請游公以參政仍留井陘道萬衆悅喜以爲且危也者而安且亡也者而存中軍參游將軍姚君世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九

美

賢等徵余言以賀余方爲桑梓釋慮聞諸君之言不覺浩歎曰甚哉在位不可一日無君子也惟君子爲能不亡天下故其操身也正其畜下也慈其繩人也恕其蒞事也勤其究心於吏治人才也豫游公有焉使在位者皆若游公則民生必安風俗必厚紀綱必振寧夏必無叛寧之變播州必無楊酋之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內治者牖戶也外患者陰雨也故烏不忘其巢人不忘其家君子不忘天下內治不修以俟外患

是忘天下者也當今之時繇忘之久以至於此用游公已晚而尚可合乎夫救荒無奇策繇乎居無備以至於荒故無策安得奇然而恒不救也其救之不盡心力也游公之心力則盡矣往者廢陶以東與山東隣盜甚多豐年不解游公令將吏據要害屯兵守之盜奔昔卻至言免置之士天下有道則公侯以扞城其民無道則公侯爭尋常畧以爲腹心爪牙此春秋之事也今九州一國文武同心以弭世亂不亦懿乎而文吏峻爲畛界貴竹貴而賤輻輳于城腹心皆無所有今宛洛淮蔡之間又証于羣盜矣此皆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三

國家之藩屏也豈不甚可慮哉游公博愛寬容每欲引人於善而惟恐敗人之名行故揚其美而未嘗鐫其過有被銷骨之毀而獲瓦全者其視文武官屬一也若游公者其德度明智豈不萬萬超絕俗情哉弘濟時艱其必游公乎今天下日以搶攘此士君子策功立名之秋也諸君庶努力扞城其民以報游公之知哉

贈郡伯後翁劉老公祖入覲序

稽古唐虞之代三載考績三考而行黜陟法制甚簡闕而黎民於蕃四方風動沿及後世法日以密至於今而極矣郡國三載而入

覲上計待黜陟而每人比及之期各考其殿最又諸直指使者率一年而竣各有所舉劾故曰法之密至於今而極矣然天下寢亂民間寢窮盜賊寢橫乾象人事甚可憂論者多歸咎於

上之典利非臣子之義也或以爲中使四出之故則亦非春秋先自治之旨也嗟乎此其故可知矣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三

余端居深念所以救亂圖治之方明良惟康尚矣其在外者則莫如倣漢人之意責成二千石而重用之何則二千石體尊而近民體尊故其勢得行近民故易察吏所部吏數相見睹其面貌聽其論議聞其催徵之緩急所守之污潔獄獄之當否如父兄之於子弟未有不熟知其人者也二千石皆公且明則胥天下而唐虞之不難矣郡伯劉公貌肅而氣和德精而量博屬吏趨郡朝者一切揖拜

如舊儀弗少假借族時吉慶無敢以筐篚入者聽
理得情恒決遣之卽願贖不許也金錢出納自好
者以不涉爲貞公曰此夫避溺上山者也誰當拯
溺躬親其事發姦究弊曉然與衆知之旱乾累歲
士民窘急公孜孜訪問惟恐其有虛隱議所爲拊
救之策不遺心力公知吏胥之利多事而民病也
一以省事爲務去文奏之煩其必不可已及逋滯
之當散者第揭諸郡門之外令州邑使人自來錄
覲之真定於天下稱大府於

處忠肅公文集

卷之九

七

三

京師稱股肱又四輪之區公坐而聽政出而應過
賓庭燎不設恒有餘暇下車未幾而三十餘城改
觀焉蓋余嘗與諸子講德沛水之上或言公之清
如龍其游其食靡不清者清故能持綱紀能持綱
紀故能興政治余以爲未也或言公多識前言往
行凡親身理人馭下濟變之方無不詳攷比輯時
時覽觀

國家之遺儀軌事無不抵掌可述以至
律令法比之繁無不句析字解其見之真故能執

其要能執其要故能省事余以爲未也以問二府
史公史公曰公讀書講學者也其於儒書無所不
讀皆窮其玄要心樂之而身行之不急言不多言
如吸甘露之液餐其膏厭而飫之乃言其性味公
之於道真有所得翊於中而發之是以其政不勞
而治余乃歎曰至矣哉學必博而後能約政必敏
而後能簡一也今天下欲得良二千石責成而重
用之則無以踰劉公者矣昔黃霸以良二千石入
爲三公不稱任霸不聞道其精力明察俗吏之錚
錚者耳故非坐而論道之器也若劉公者乃足以
當之矣於是劉公將入

處忠肅公文集

卷之九

七

三

觀史公及別駕楊公趙公司理董公屬余言以贈
其行余乃具述余之所知公及所望於公以憂天
下者公且往而上計矣州邑之吏惟二千石之所
品隲二千石曰可則主爵留之曰不可則去之是
國家未嘗不責成二千石而不明其爲責成故惟
郡人之所得之其用之亦不重近日言者欲間用
二二二千石爲卿寺竟莫肯行人私其爵位不以

推賢救民可歎也且

至尊深居久矣元會之典併廢卽台司不得望見天顏忠心何繇上達譬若鵲鴿飛且鳴矣吾人救世豈有息焉公之茲行其造福於吾郡固已非微也哉

送臨城邑父母象翁王公入 觀序

凡人之情習危而獲安習苦而獲樂習憚而獲寧習簡而獲裕則德其救之者必深而德之必不可解臨城之民是也先是臨城之民居於塗炭之中

應縣縣令文集

卷之九

七

七

久矣而有芮城任公者來其時如大軍所過搜牢已盡僅有田園而凶年繼之無穀無業任公多方勸貸以活百里之民而當道者沿襲舊弊曰臨城非甲科縣調之獲鹿臨城之民鄭允若等千百爲輩號哭詣趙子趙子爲致書當道留任公當道不肯爲

奏言任公竟去臨城之民相向而啼曰此邑固宜塗炭耳未幾而今王公來王公下車則與士紳父老問任公之政皆忻然當心至徵收投櫃之事曰

任公涉而不染王公曰吾何敢望任公吾所謂逃

火井中而避溺山上者耳吾不敢涉也錢穀一切付之於人而惟問其適完禁其多取於是輸納如流清名四達其他諸善政不可悉舉大約主於慈祥安靜臨城之民無不抃舞相慶曰岌岌哉吾邑之民任公之未來不意有任公也而忽得任公又不意任公之遽去卽趙先生不能留也則謂臨城無民矣又不意王公之來猶任公也是任公未去也臨城之民幸矣哉王公爲邑甫三年此時長吏

應縣縣令文集

卷之九

七

七

方久任未宜遷轉也值入

觀之期臨城民千百爲輩復詣趙子曰臨城之民賴王公之顧覆以克有生命家室無以爲報願先生一言以抒小民之情于是趙子喟然而歎泫然而欲涕也允若等愕然而問曰先生何悲之甚也趙子曰余蓋悲夫在位者之罕恤其民云夫長吏者民之父母也愛子者父母之常也而世之長吏曰四海九州之人探籌投鈎而來此何父母之有愛從何生卽如所言國家所以探籌投鈎而使若

來者何也豈非欲其愛民乎然念及於此者幾無人而皆以爲其土田也百姓隸農也有以爲此皆人子而善遇之至足矣大都皆敲朴而劫奪之甚則視之若讐怨備極慘毒之人也以語爲入父母之道則不仁以語國家置吏之指則不忠爲之民者願其去而不可得也其入

覲也惟恐其復來也有愛之至於無可効情求鄰邑上君子之言以送之者乎使長吏在在如王公相繼者人人如王公則天下之民皆若臨城之愛王公有祝而無詛矣然何可得也余抱生民之愛願長吏皆若王公故著民情之易感如此倘有聞之而惻心者余卽願爲稽首焉

送州大夫紹翁范老公祖入 覲序

余結髮而從海內之賢者游所聞高義奇節必心識之自退居閭閻親見蒼生之悲苦聞有清白愛民者輒願爲門關之厮焉蓋邵陽有范公云范公爲四川兵使者及河南叅政皆廉惠綴於民思不忘是吾州范大夫之家君也大夫先與余往來余

范公集卷之九

三

三

聞其宰伊陽開荒田千頃極有法鑿永利渠便民民祠祀之甲辰冬來牧吾州余之喜可知也大夫之廉介其天性家法而明無不瞭慈無不覆誠無不貫敏無不剴威無不驗密無不徹州故極衝而比年加之中使坐出益難支持所縣六事劇守者晨迎夜送勞苦瘦膏矣以故奸猾滿庭橫民滿市弊孔滿倉庫辟名滿簿領甚則掃迹滅景無復可尋大夫下車銳意澄清審察鈎攷恒至三四鼓於是人皆竊議曰以趙之衝繁而乾乾若此是徒自苦無能爲也余亦有魏王讀法之慮私使所知謂大夫自愛徐爲之大夫弗聽久之巧詐露其肝膽鬼物呈其象貌原其本情悉寘之法而郡朝乃清人乃知有官府法度訟者不必懷金輕俠不敢羣聚視大夫若神明不敢欺其治之寬然有餘力矣故審徭役則貧富均講鄉約則善者勸而惡者沮嚴保甲則盜無所容而行旅不驚是時郡國數災客歲冬煮粥食饑者二十四所不時稽聞人得以無顧領當事者嘉之今年夏飛蝗掃覆教民溝田

范公集卷之九

余之九

三

三

邊盡則驅納之宵則燔以火而土之貧民捕蝗賞穀二石獲一秋禾賴以猶存客館什器往時悉假諸民間捐奉造辦足用所藉席二百亦取河葦織之而鄉村有栽樹錢不知起何時云以列植于環城之長堤者也諸如此類悉革之秋毫不以擾民大夫尤好成就人才羣子弟員之有志者約期會文以俸入供給之親爲品第嘗問于彤家州不謂乏才而升第者少何也曰學宮之東南有高樓則增增蒸蒸矣大夫曰是不難乃相其地起魁樓今年丙午舉于鄉者二人大夫典州三年條職舉畢衆庶咸和御史大夫諸直指屢薦之歲杪當入覲連職於

天子十數年來

聖上居深宮計吏不得見今者不知其何如然

上以一方寄臣子有如不盡心甚者或股毒之何

顏望見

關庭爲長吏者咸若范大夫天何以降戾民何以弗靖哉大夫之行有日諸生張駒曰駒也受大夫

恩如天地無以報願吾師揚權德美以宣布遐聽覽觀後之君子余曰詩不云乎彼姝者子何以畀之愛之而無以畀也而容已乎張生者其父曰張職方從長羅李司馬征反播酋弗返

朝廷愍其忠贈卹之大夫加禮甚隆賚予甚渥其占護生家無所不至繇此觀之大夫之待士可知也既往者孤子者且若此賢矣哉高矣哉豈有漢陽厲威之誦乎

賀冲白周公考最榮 封序

看品兼公文集 卷之九

學

世恒言忠孝之道難兼故移孝爲忠之說生焉夫公卿士大夫無論已卽吐隸之人皆臣皆子菽水之養皆孝公稅之給皆忠夫誰不兼夫何庸移世道日衰學士家率情於忠孝之道故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事親而徒以衣食父子之道亦息矣而世俗之孝惟在顧養卽讀書稱士人者亦曰雖不能盡忠有祿以及親或受國恩以榮其親是亦足以爲孝矣不曰事君不忠非孝耶昔北郭騷受晏子之粟以養母意捐軀以明平仲之義曰養及親

者身伉其難況於主上之恩及吾父母而無所以報之烏得爲孝如是而爲孝則盜囊之金亦可以養其親而况榮及吾親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夫孝子者其思靡所不至等夷之人加敬於吾親必思所以報之不者則親將曰彼吾敬而可忘乎蒙彼國恩而無所爲報其親若有忠心則必怒焉而不自安矣爲子若此是以不忠待其親也豈所謂永言孝思者哉廣平司理周公汝南之賢名高月旦辨智絕人恒嶽漳水之間獄重大微賤久趙忠齋公文集卷之九 聖

而不決者當道皆以屬公若操觚而解結無不析也然寬大溫仁常求輕於重求出於入當成而不得釋者爲之愀然齋咨焉以是懷冤抱痛者皆願一見公而自白如元氏之董節婦被污名以自到而終得昭雪表厥宅里于公之陰德何以加焉且直指使者實寄耳目於公品隅百城黜陟不爽而其意恒主於成人之美檢人之過今天下不乏才士惟仁人君子少若周公者所謂仁人君子非耶司理三載當道者上其治狀於

朝最於是封其官厥父母如之郡大夫南公徵余言以賀余嘗司理汝南知周公之先世有積德其父諸生高等經行遠邇而未得志周公自童子時能文事父母愛譽甚著其事繼母如母也繼母章方就養宦邸南公謂余曰廣平人皆知司理事繼母孝云夫周公孝而能思故其蒞官也無不盡之心知母之卽父也知繼母之卽母也知朝廷之卽父母也周公之受趙忠齋公文集卷之九 聖

國恩可謂無愧矣無愧乃可謂孝曩者余友人有自田間爲九列者余貽之書曰國家待大臣厚動輒恩及祖父宜有以報之今時事甚難措手足下之出必自度能報國家乎周公自茲位益高被恩益厚其責任益重當必預計所以報國家者請以是爲賀併質之南公賀郡公祖二翁魏公考績序

余嘗爲汝南司理知其難甚郡國之獄訟大者疑者率屬之司理而繡衣持斧者又以吏治寄之雖繁名一郡而列郡之事皆埤益其身茲可不謂難焉余爲司理距今三十餘年矣事勢人情視昔益難魏公爲吾郡司理三年矣治獄見情甚速而必致詳審再四而後獄恒懷寧失不經之意先是郡東有亂民嘯聚稱仁義王者事聞於

朝聲勢甚大應之易爲功而捕賊之卒尤欲多獲侔賞公曰此無知狂逞者耳籍其主名某邑幾人

趙忠肅公文集

卷之九

望

五

皆親至其地一一訊驗脅從牽引者悉縱去坐重辟者十八人耳此最大獄賴公之平明所全活無數郡中故有木稅一中貴主之其羣小遂權及他稅賣藥者訟之官公掠治其人而白之當道禁絕一切雜稅大抵公治獄則主於哀矜其處大事定大議皆祛繇來之宿蠹垂利益於無窮其事未可枚舉嘗署真定縣錢穀委之典守者而第禁其多索公所行蓋

國初之清政前輩之素節自投匭之說與而吏治

漸垢比來公贊當事者極力更新又親行之以爲儀式開府汝南劉公深所嘉歎標示百城公知人甚明每聞人之善急於稱揚若不能須臾待者其言之若獲至寶若咀至味若欲舞蹈不能自禁聞有訾議不信力爲概滌微以示之莫不感激奮勵往往緣毀得譽爲諸臺所薦舉是以趙魏間一時多循良公三年考最蒙被

國恩三十二城之長人人鳬藻屬余言以賀之余嘗見公之文深厚雄爽異之及覩顏聆音如其文

趙忠肅公文集

卷之九

四

五

公以投霜茹蘗之行而用意甚厚以洞玄際淵之哲而不事小察以刺蛟搏虎之勇而惻怛愛物誠其天性哉其所得之問學者深矣楚有滿先生者文章節義海內莫不聞爲咸寧令以不阿中貴幾殆公其門下士也蘭蕙相襲其芳彌烈豈偶然哉

賀邑父母鼻翁晉公考績序

晉公爲鄆三年矣主爵考上上

奏最焉先是

廟堂言利郡國化之有司率以催科牟利如庖人

自食天下之大幾無一廉吏晉公下車卽與神人
共誓奉祿之外不取秋毫井水之外皆如市甯行
之數月而逃遁駭異若久陰積晦而忽有清英皓
素之氣燭天宇而照玄淵頓使宇宙改觀神人動
色今春大計時吏垣翁公上疏舉有司卓異以晉
公爲首無何而開府劉公直指傅公合疏言畿輔
領民之吏惟晉公極廉宜優異以新耳目太宰趙
公亦上疏言大計所黜者率多於錢穀有所黜染
其所繇然則以投匭之法實教保升木其挺然自

東坡全集卷之九

三

拔爾然不滓者高邑晉公之外無聞焉於是晉公
之名震天下說者以諸公之知晉公可謂極深矣
余謂諸公之知晉公未若余之知之也何也諸公
耳聞之而余目見之且見之者三年矣世亦有廉
吏未必諸政事也諸政事矣未必可大用也士之
可大用者必有大志大識置身千古之上而不求
勝於目前之謂大志明於國體洞於機宜獨觀昭
曠之道之謂大識二者晉公皆有之非特廉吏蓋
居然大用之材也今

東坡全集卷之九

三

廟堂以其吏治知之異日者乃知其瑰琦耳昔朱
邑仕至公卿未爲卓犖而桐鄉之思流於千禩意
者其器亦有所底也若晉公者統四海之人倫厥
惟上上非獨於三載諸令長中稱最而已矣於是
璽書褒美封以郎官及於伉儷而公猶有所慊以
其先中丞公官高格於絜令不得與余聞中丞公
典選及其所敷歷皆至公至清忘身砥節而晉公
行之吾邑邑之士大夫莫不敬如師保愛若芝蘭
下至井里鄉亭之白叟黃童莫不歌舞祝頌昔春
公間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
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子也親固君子也
而身又爲君子則親之名愈章國與之而百姓不
與雖成其親爲公孤不足貴也若晉公者卽不必
疏榮於國而其成親也大矣況親故貴於已乎而
又況晉公之勳名爵位方未涯乎學博王君伍君
及通學諸士致賀於公屬余爲之詞邑自有令君
以來而得晉公名滿天下足爲千載之美譚無所
俟余之讚述第言余之所深知公與公忠孝之節

如此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之謂也

賀大台柱獻翁喬老父母考最序

夫爲政者雖操術多端必以人心爲徵人心得斯可謂能爲政矣有家者男女長幼弗歡而曰我能爲長聞者之所哈也喬公爲南宮宰薦紳先生諸文學自南宮來者無不稱之大都喬公恒欲民皆爲善時時用文教陶化之有訟者反覆譬解令之去與所訟者偕來往往悔悟歸於和好來見公悅而罷之自大慙不逞之外輟朴恒無所用趙之俗

趙忠義公集

卷之九

四

三

先公賦而後食乃督者愈急民生墊隘殊甚公曰是淳俗之爲害也故南宮之賦獨舒喬公他善政甚多總之寬仁清靜事事曲體人情惟恐拂之其愛人周篤如疾苦之在身待士大夫折節有禮教諸文學若親子弟余所聞喬公之爲政如此則再三歎今之長吏鮮遇民以文理若喬公者殆君子人也頃之余得見喬公溫溫乎抑抑乎棣棣乎惻惻乎果君子人也余又聞喬公事父母繼母以孝著迎養父值溽暑暴衣露冠赤日中俯伏道左見

者無不稱孝公晉之名士也爲諸生久不得志選入太學至丁酉秋試又不利公懼遂拓落無以成親志遂孝思也爲文自責以豫息不學幾無地自容癸卯舉於鄉明年春試又不利則又爲文自責庚戌乃成進士繇斯以譚公之立志也卓矣其爲學也深矣夫孝所以統百行也學所以總羣道也能孝而學故其情潔其識精其度曠其德惇祝鯨寡笑獨無可侮也視僮昏庸愚無可棄也視牛童馬圉無可卑也如是而人心有不歸者乎喬公治

趙忠義公集

卷之九

四

三

南宮三年而政成主爵者

奏最

封贈其父母邑薦紳先生以余知喬公服之深而又以喬公素比余于人也屬之爲言余聞之君子不爲名而飭行然行成而名章不爲福而修德然德立而福臻聲聞于

朝名孰大焉榮及于親福孰厚焉非喬公曠能當之哉余嘗聽南宮與人之歌凡三章其稱喬公之德而祝之何愛戴之極也然其詞不雅馴乃知史

所載如此類多篇家之所爲書曰九功惟敘九敘
惟歌盛德可歌何必舉其詞哉且余親見喬公知
其君子人也故敘贊之無所疑焉

賀曲陽父母明翁許公奏最序

昔司馬子長作史記爲循吏立傳循者奉職循理
之謂也長民之道盡於此矣近之議計吏者恒舉
卓異此其名自非盛世所有於是舉廉吏以爲世
道日汚士之忘其藍蓋者衆宜特舉之以勸廉夫
所舉者無幾耳其餘皆墨耶或曰此廉之尤者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五

三

三

是亦卓異之說也女不貞不可爲女士不廉不可
爲士生濁濁之世而以廉自見君子耻之夫稱循
吏則廉不足言也故公儀子之拔葵曰恐奪民利
而臧文仲之妾織蒲孔子以爲不仁當今之時而
有以廉爲不足言者乎其曲陽許公乎曲陽恒冀
之巖邑也地磽确民貧又癸未迄今三十餘年畿
內常多旱天宗爲虐人或助之卽浩穰縣亦鮮富
家如曲陽者逃亡之遺黎僅存視息耳許公下車
而盡傷焉乃徧詣諸鄉亭召父老問以所患苦宜

除所便利宜興至縣朝一行之不遑退食事從
寬大滌去煩細禁民勿輕訟勿奢侈勿游惰勿博
勿營酒俗尚鬼神民稍有衣食卽醵金建浮圖祠
廟無遠近徧走禱祀公力禁之今年三月不雨至
於六月公出倉穀賤糶之而後聞於當道民賴以
無轉徙公愷弟溫恭爲政不厲威不務名要在使
民安息然久之當道者皆稱其賢他郡邑長吏有
名赫赫居公上者多非士民之意往往漸以虧折
而公愈久而人愈信之三年上其狀主爵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三

奏稱職

封郎官

贈其所生廣文鄭君振馬君橋及諸生人人欣喜
二君來徵余言爲賀余聞許公博學嫻文詞自公
之暇則散帙濡翰數引諸生與之講藝公吳人也
始聞子游之風而興起者乎夫其政固自不與俗
同公八世祖吏於均州歸人上挈瓶水贈之題曰
寶廉公父以名其堂而銘之示子孫公之祗福曲
陽益得之貽燕云其昭受

國寵不亦宜乎夫惟以廉爲不足言者乃真廉也
不務爲廉名者乃真循吏也余深憫夫今之人故
于許公不勝其歎服焉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此之謂也

賀樂城劉公榮被恩典序

天純佑我國家德茂逾乎十世福祉尤盛比者
今上以皇太子誕育皇孫加上

聖母徽號忻然悅喜穆然思惟所以崇慈極孝錫
美行慶乎無疆以答上天之休者乃下

通志叢公文集

卷之六

五

五

聖恩之詔守令政逾期月賢能預薦者

賜之璽書

封其父母不俟考績之期樂城劉公視事二年當
塗者薦舉數矣昭受

天寵光及所生樂之搢紳先生父老子弟無不譁
乎歌舞學博劉君讓先生君廷侯君維貞及諸生
將修賀於公而屬余爲之言蓋公之父曰慶泉先
生嘗爲郃令令弱冠師焉公其時財成童與余爲
道家兄弟知公之深者宜莫如余余嘗聞公之所

以治樂者矣公天性慈愛不喜勞咎人聽訟不輕
繫治輕者主縱捨重者主疑恕論當之成猶有所
不忍下車逋稅三千有餘令民自輸納無吏卒叩
門之擾又如數而止不多費一錢肩摩踵屬而至
者三日而告完此以後公惟與民酌爲期無或後
者邑地羸薄俗尚勤苦而少計慮遇旱澇坐糜公
帑令穿井近千輓輶成而而自浚水有長隄雖大
水魚鱉麻麥各得所處又教民栽桑棗十四萬有
六千有八百餘章幅田障路丹實紫棋爛然被野
通志叢公文集 卷之六 五 五
客歲之冬公察民之不給卑騎下鄉一一隱親其
尤貧者籍記之無何而上官煮粥之令下卽各於
其鄉不贅聚時時往視之無間風雪樂之民甚樂
公生於學門文章豐麗每朔望必升講堂爲諸生
剖析經義燕其疑每季必較文藝隻語之善獎不
容口創立社學三十三處羣邑之童子爲幼學定
矩以教之勤者有賞至於力行鄉約講明
皇祖之訓彰善癉惡以樹風聲鄉兵每月操練以
厲武節善政良法未可悉數其大指皆吾師之所

以治鄙者也然吾師當隆慶時天下方太平今時
勢甚難矣樂之衝於海內十五而九而加之以貂
使四出僦從如雲雇車僦馬橫索無厭公極力調
劑往時長吏所取於郵驛者一切皆罷樂之人用
是以免於梟散又風俗日壞人懷奸利盜賊多有
公明徹果斷法令周密而精神矍鑠瞬息而再撫
四境之外常有餘力是故庭無舞文之猾市無瞋
目之豪鄉無覬覦之盜塗無越人之警人其境草
木茂而魚鳥樂則猶夫昔之太平也以此荷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三

天寵雨露被於靈根而光輝燭於玄壤豈不宜哉
蓋余讀

上之詔書及所

賜公璽書稱公之賢以泝於吾師喜極而繼之以
嗚咽焉國家之待臣子若此其厚也考績之期既
有

恩紀復推

尊親之意徧及於臣子之親即隨牒萬里者靡所
弗暨而況畿輔之內咫尺

帝座者也孔子曰敬其子則父悅爲臣子者華及
其親而不思致身以報主豈惟非臣亦非子矣今
天下之日騷而百姓之弗康何哉恐未可專尤中
貴而徒規

主上也公習聞吾師忠孝之教自茲必益殫忠勤
以報

主顯親於不朽顧安得天下之爲臣子者皆無負
國恩沍可用康也哉

賀樂城劉侯榮被 恩典序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三

三

隆慶中我慶泉先生以楚名士來爲鄆令余得師
事之先生教之甚殷愛之甚渥無異於子弟余受
知最早既而郭侍御華伯師事之其愛之如余兩
人者後先賴先生之教以升於朝先生才德俱高
問學淵雅其設行自與俗吏迥絕民浸於實惠而
士變於勤教好若芝蘭愛若父母二年考最
璽書褒封之無何而調遷安以遷安邊務急才故
士民不能閒老幼追送出境數日號泣不忍捨則
其立石紀德美繪像祀之自遷安入爲大理久之

奉

命恤刑直蜀道出栢人鄒之士民車者馬者步者執楹提酒以再見顏色爲幸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吾師之在高邑其樹德也長矣去高邑三十餘年而陽竺劉侯來爲樂城令劉侯吾師之仲子也樂去鄒兩舍耳鄒之人皆曰何不遂來鄒意吾師賢者其子必如吾師而侯之治樂果如吾師其士其民便之果如鄒之士民之便吾師者政聲光美後先相望未及三載值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五

今天子以皇孫誕生加上

聖母徽號下

詔有司之賢者皆得

褒封其父母於是吾師以廷尉晉秩加等樂之人皆曰侯造福於樂宜其被茲

恩也鄒之人皆曰侯之先公造福於鄒宜其被茲恩也夫鄒之人所爲悅侯者非特其先德厚也侯之孝實有以感之侯下車鄒之士若民郡往見之侯見之若密親昵舊際隔之久而一旦遇之也嬋

媛焉繾綣焉不勝其喜且戀也諸生之勤學能文者侯皆罄赤心之愛而盡引拔之力非純孝曷能若此乎昔者舜以孝治天下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薰兮以養萬物父母之德也賞諸侯使同孝也

今天子大孝蒸蒸遠協於舜因尊崇

聖母而榮及臣下之父母其南風之賞乎劉侯足以當之矣夫南風者夏之風也其德爲火孝火德也惟孝爲能報其親報自愛生能愛其親則無所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五

不愛矣諸侯孝則天下之人皆被其愛矣故君天下者愛臣以及民治國者愛士以及民昔者吾師之愛士至矣旣勞來教誨之又用形家言改修學宮落成之夕有吉夢焉自占之謂余曰吾子其翔乎明年而余果舉於鄉自茲人文日益盛蓋吾師之有大功于趙如此越三十年而有子嗣興復來茲上用其所得於家庭者以臻清平受國之褒顯而門弟子獲効筆牘之役讚述茂德揀之不朽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茲所謂仁人之利天道運行者

乎

賀邑大夫澄源丁公考最 恩褒序

丁大夫爲鄣三載考績最

天子蔡之贈大夫父如其官母爲孺人于是學博
韋君王君洎諸士往賀之過趙子謀詞趙子曰今
之學士大夫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者皆謂古之
教者以倫常今之教者以榮華以榮華也者之謂
無教余以爲此弗學之患也學也者覺也舉世惟
榮華之欲其誦聖賢之言以爲利梯其都榮華以
趙忠教公集 卷之九 三

爲學獲夫聖賢之所以立言何耶國家之所以榮
華我又何耶皆弗覺也弗覺與弗學等弗學雖教
之弗入也與無教等請就丁大夫之事而言之子
之考績而最旣錫之
寵命又上及父母此亦可謂榮華矣上之意母亦
謂夫臣也精心殫慮以晏粲吾民是不可無勸而
爲之父母者能有是子而教之忠以至今日子之
功父母之功也是尤不可無勸嘉臣之忠而遂成
其孝此丁君臣之恩至篤也而父子之性至遂也

夫臣也以忠而光所生則孝感君之成其孝也則

愈益忠天下皆子也皆欲孝其親乎則皆思忠其

上天下而皆忠孝則倫常敘矣孔子曰敬其父則

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教而教之不

若敬而悅之榮莫榮于敬其親凡人敬之未有不

悅者而況后王之尊而段吾親也乎此榮之極也

悅之至也有不踴躍効忠者哉故敬而悅之者教

之精者也昔者舜命夔典樂作五絃之琴而歌南

風以賞諸侯南風孝子之詩也賞諸侯以孝而有

趙忠教公集 卷之九

三

不悅者乎海內同孝忠在其中矣蓋聖人之教天

下也如此丁大夫忠道得而孝情遂悅可知也二

君諸士之胥悅不亦宜乎于是二君諸士皆大悅

日世之學者日被聖人之教而弗覺也夫亦無覺

之者也先生恒之矣以此賀丁大夫彤彤陶陶也

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賀邑父母澄源丁公考最 恩褒序

余觀夫海內垢敝蒼生監寤未嘗不仰屋而歎也

夫

國家之所以待士大夫者豈不綦周渥哉自爲弟子員則業已優閒而餼養之使得博精於學一旦而授之官儼然臨之乎人上林林之衆撫委而服入則溲食出則澤車津及烟族而資說士迨夫三年報政稱治辦

上輒降璽書褒封之又褒封厥父母及妻噫嘻

主恩厯鴻哉人臣宜何以圖報也而治理之多缺治平之未藝何耶豈以

主恩若此而澹不爲動耶將郡國所上治狀未可

東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倏然據耶不者報政之牘至主爵所日無虛每偃

月而奏之恒數十人皆被

褒寵豈其循良滿天下而民不獲小康恐不然也

若丁公者則其屬

國慶甚當鄙小邑也然頗廢亂自余所睹記事

上者皆以爲難多不得久任卽久多不得與薦書

而故事非有薦書不得

封蓋亦難矣丁公顯昂明府文武具足下車之始

若長子孫周知民隱筵夷積蠹左右無猾里無冠

虎先是倉靈弗福入蜡不通者累歲盜賊多有而鄙獨無刈穫之際孤寡得滯穗無敢鼠竊者邑甚安是以當道者屢薦其賢用能昭受

天庥光慶父母豈不稔與夫身處華貴之地而爲之父母者老於田間曾無半通之綸盈尺之組又祿不逮養世俗之所謂得意者正君子之所惻然不嘆者也

上之人輒嘉其潛德沂諸義方一旦而貫其父若子母爲命婦何體臣之周而旌淑之厚也余固知

東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公之圖報愈深也圖報愈深則所以顯其親者將有加而無已馬季長之言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薦紳父老屬余言以賀公余既述公之有夫造於吾邑又明

國恩之厚冀海內之士大夫感激圖報者與公同心不敢徒以美也

賀王心翁老先生考績榮膺 勅命序

朝邑王公爲清苑三年考績於主爵最

朝廷賜璽書褒稱之

封贈其父母以及伉儷王公之爲清苑未三年以
先爲無極而三年也王公之爲無極數月耳邑改
觀其最可紀者邑在郡之東小而僻不知何時一
二過賓避郡中之人事岐而繇無極無極之過賓
日多遂成孔道民不能支有司甚苦之若大水舍
其渠而旁流不可堙也王公至則力言於當塗者
移檄孔道州邑客有欲過無極者勿許久之使車
盡出郡城而無極安矣王公數月而除多年之害
貽無窮之福于是當塗者以無極不足展公之才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空 三

無賴子弟縱博管酒橫行里中者皆斂迹屏氣而
擒盜有法室律甚嚴四方之出塗者不聞鳴鑼之
聲公聽覽之暇乃進邑之諸生與之談經術雋疑
義較文詞賞奇藻人人醉於道德飫於典雅文學
之士增增蒸蒸稱盛矣大都公誠心任事見之既
真不恤毀譽利害而運之以雄才無不達也舉之
以大力無不勝也是以處繁劇盤錯而綽綽有餘
然恒以惻怛長厚爲主邑人士有所遭不幸而爲
鄉訕所點閉門不出有司亦不復偶之公獨造門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九 空 三

言之主爵移公清苑清苑保定首邑多事夷漢雜
居謠俗獷戾又四輪之地令迎送不暇公視事未
幾而几閣空虛非獨不苦迎送乃從容款接曰天
下之賢士大夫咸在其中矣公好古教化而見民
之失業者衆其勸課農桑若祖父之勤家無牛種
者給之流冗者聞之皆歸而北方常苦旱客歲忽
大水公多方賑濟邑之貧民以至四方之行乞者
病而呻者棄妻鬻子者所全活不可以指計清苑
之民晏也桀也公時時以孝弟忠信訓誘之往時

厚君子哉是故無極之人聞其將去屬赴長安留
之不能得思慕至今而清苑之人浸于惺惺無不
式歌且舞夫清苑京輦之門戶也所係於
國家甚大王公建茲丕績其茂膺
天寵豈不宜哉關中之士大夫仕於長安及燕趙
間者將稱觴於公而屬余頌清苑之政夫王公可
謂學道愛人者矣世之俗吏安知愛人故俗吏者
可驅使而不可牧民何則彼不學而用其資材無

側恒長厚之意也王公少而學於同邑雷侍御既而復學於同州馬尚寶而余親郭侍御宰朝邑時王公爲諸生出門下此三公者天下所謂正人君子也王公皆從之學室芝蘭而佩蕙蘭何怪乎其芳之菲菲也哉余慨天下之治壞于俗吏黔黎弗康故因諸公之請本原事業而著之用人治世者或有取焉

賀邑父母栢翁晉公榮薦序

粵稽成周以聽官府之六計斷羣吏之治一日廉

趙忠教全集

卷之九

李

三

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言爲吏者雖兼有衆長必以廉爲本非廉則用其所長以爲擾取之具收虛名而播實禍民生殆矣故殷王之誥曰朕不肩好貨好貨何必言不肩以其中有焚聽者也趙子曰異時

國家曾以上計舉廉吏未必能保厥終卽保厥終往往詭激苛碎或恃以爲刻激甚乃忍於肅而嫻於位爲世觀笑夫士人之廉猶女子之貞也貞僅可以爲女廉僅可以爲士廉之著名舉世汚濁也

故有廉而不善不能不敬不正不法不辨不善則惡不能則罷不敬則肆不正則頗不法則軼不辨則僭如此者則不若刻木植土而號爲吏不食祿又不害民嗟乎嗟乎當今之世求一廉吏殊亦甚難而況乎兼六者之長哉若吾邑晉公者卽當成周之隆亦可以爲吏治之最矣姑舉一二事公下車卽與士民約誓令有如以贖銀毫釐入私家者神明殛之俾踣於異土而近年有司率手涉錢穀私其奇羨公白之當道以爲非舊章欲一切委之

趙忠教全集

卷之九

李

三

於下令督趣防閒之耳當道未之允也公行之不疑諸輸稅縣寺者率如往時多持金錢既至正供之外毫無所費各以其所餘見父母妻子曰此晉大夫之賜也計歲省數千金邑有社倉令各以秋入粟至春而還之久之乃成官粟重歛而輕散之其弊無窮公請之當道革之夫世之所謂廉鮮有出于中心者故每鷄廉而狼貪以四境爲私庫以民田爲私廩而惟其所取自非大愚皆可以享厚實而兼榮名而公不爲也斯之謂真廉斯之謂大

廉而惻怛發中殊善也刺裁無方異能也儼思舊
畏祇敬也履繩蹈墨至正也如霆如嶽允法也若
數一二昭辨也昔臯陶稱人有九德得其三者可
以浚明有家得其六者可以亮采有邦晉公所得
與廉而七焉以此集事其何所不徹以此行惠其
何所不究當此時天久怒而莫弔郡國數荒流者
渴塗餓者滿溝而吾邑之民得以父子相保夫婦
不散邑之父老皆曰不意暮年得見晉大夫不者
且不知世上有此等官婦女兒童無不忻喜以至
趙郡公文集卷之九

卷之九

三

三

他郡邑之人行道路蔭樹下者聽之皆稱高邑晉
大夫云嗟乎嗟乎安得爲民父母者人人如公以
拯此黎元也公任未十月而聲名騰起中丞王公
直指傅公徐公交薦於

朝往者薦吏必於朞月之後公之薦獨蚤前此所
未有治行實卓固未可以常數拘也蓋公之父中
丞公爲天官氏典選人不敢私于所至重名節而
輕世榮畏天道而忘權貴未老抽簪樂在塵外三
晉間號爲大人余友魏懋貞撫晉甚重之向余亟

稱中丞公賢者諸子皆賢晉公方介之性玄通之
識既得之妙氣又陶染於趨庭其翹出一時不亦
宜乎公之名立矣忠孝之節成矣詩云在彼無惡
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子思釋之曰君
子未有不如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夫譽也者
人生之至榮也造化之所重予而君子之所欲得
也一日不得則一日不得懽故以蚤爲貴能蚤而
永惟君子能之晉公以之余之受知於晉公也至
深邑縉紳先生賀公屬言于余是以効其干施之
趙郡公文集卷之九

卷之九

三

三

賀邑父母栢翁晉公榮薦序

今之舉吏治者必於一舉之後蓋孔子期月而可
之意也吾邑晉公下車八月而御史大夫王公直
指使者傅公徐公俱薦之廣文邢君姜君及通學
青衿忻忻焉濟濟焉至趙子之廬而屬爲詞以賀
趙子曰邑有賢父母而上之知之若此余曷敢以
不文辭夫公論出於學校今日諸君畢集請揚權
晉公之德以風有位而備信史勿讓於是有問於

趙子曰昔司馬子長傳循吏於春秋戰國之間僅取五人何其難也夫晉公者其可謂循吏乎趙子曰可哉學者多尊古而卑今不知今之君子有古人之所罕及者且子以子長立傳之意何如哉曰子長固言之矣奉職循理足以爲治何必威嚴蓋吏以愛民爲主故取其寬和平易不者雖殊尤絕迹不與焉趙子曰未必然也子長之時主上好武軍興多財匱吏爭爲嚴酷以佐之故傳循吏酷吏刺譏焉若生今之世或不作此論第刺貪耳子產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五

李

三

鑄刑書非不威嚴者公儀子之廉至於拔園葵石奢李離守法不顧軀命殊尤絕迹何加焉孫叔敖行事似平易然其君作重幣市亂而請復故今之爲吏者不敢拂上官之意而孫君改主上之所建立以便民豈易也哉然僅可稱奉職循理以視世之廢職逆理者則若奇耳晉公以極廉矯當世有司皆手弄錢穀代下人之事而牟利公請之當道復故未得而公獨行之邑有社倉公曰是劉殷之所云常平倉不便者也請廢之訟獄之罰金悉以

給公用曰腴民自潤鬼神其殲之夫孫叔敖出一言而楚民賴之然不過復錢幣之舊若晉公之三言者其爲民之利益今無限而後無極豈不休哉晉公天稟明睿洞照事情往解馬于儀大夫者令長自閱馬實不知馬而信馬醫諸人以是所費甚多公曰吾不知馬爾自閱而買之而解之不中程有罰解者不費而役駿夫他人以閱馬爲勤職而不知其擾民也公乃以不閱馬便民是勤職之精者也故曰行所無事則智大矣此舉世之所罕喻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五

李

三

比歲凶荒賴公之休息賑救以免於流徙而奸民不悛者具得其主名取魁宿寘之于法聽斷主哀矜私鬪者文論而遣之以是邑無怨咨之聲無博酒之黨無昌州之桀無冤抑失職之悲以至隣封之來質成者人人厭服而去若晉公者可不謂殊尤絕迹者耶然晉公事順民情往時市販貧民皆役於官每出見上官卽屠兒餅師皆隨之其所遺餘卽腐敗皆以還其人其他如市物虧價之類皆公之所殺而不忍爲者也世有子長之筆則所稱

循吏者舍公而誰哉子又何疑焉廣文及青衿合詞而稱曰善哉乎諸生知公之賢而不足以知其深聞先生之言洋洋乎若遊玄雲而含甘露豈惟一邑之幸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者耶遂相與書之以爲公賀

賀邑父母月翁張公應薦序

夫仁人君子濟物之性得之於天一旦而結綬臨民其所以爲綏寧計者必竭其心力而圖之非求人知也至乃遭時之艱難其竭心力百倍於無事時而往往歸於讒人當塗者不察也譬之戴盆無以望天躬之不閱而安能恤民此勞人所以傷懷古今之所共歎也昔扁鵲之衛衛人有其子病者危甚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其人不問天下有扁鵲也曰此非子所能治乃求靈巫對扁鵲而咒之扁鵲遂去靈巫竟無能爲也夫仕以救民而曰人不知無傷是爲賢者欲人以爲庸醫也雖扁鵲不能與靈巫爭用當今之時所謂時之艱難非耶天下之無年久矣而燕趙尤甚乙卯秋張公來典余

邑是時開府王公方日夕討荒政而亟行之廩廩之所積悉出以賑民不贍則

請發山東臨清德州倉米十萬石平糶于民公下車則正

報可之日也乃延見士大夫父老具知邑之地瘠而民貧故不若他邑而歲復比荒民之迫窘墊隘尤甚乃徧歷鄉亭集貧民而觀其狀聽其言俄而望哺者各於其近地設粥待之居遠而力憊者人粟之穀四斗壯者耻於食粥三之凡三等約六千餘人邑小於他邑而所報貧民之數多又得臨清倉米四百石行平糶之法民是以室家相保免于轉壑流冗之患于是王公疏薦其賢邑士民人人胥慶以公救民於阨危而王公之知之也公曾宰三河三河之無年猶高邑也而加之以傳遽旁午貢夷往來躡轅橫索公畢慮而底寧挺身而任怨三河之民如漬病也者而獲蘇矣其州守心害之而每事掣曳不能得遂讒之當塗者小言爲毒移之余邑公文明內蘊淡素無欲所至惟知耆于其

職可進可退不能嬖阿逢世是以蹟於初筮王公
特知之性仁乃能廣愛心精乃能玄照豈偶也哉
余邑與三河皆

畿輔之地時有自京師來者見三河人士皆稱公
忘身急民余聞齊魯之賢者皆稱公居家孝友行
已端處鄉厚王公之薦牘曰姤修恬養可謂知公
之深者矣夫天下何可一日無仁人君子哉其領
民則大旱之膏雨也其察吏則昧谷之白日也在
位者共譟斯道將天宗降福玉燭常調豈特野人
之幸哉

賀大循良卽臺省象翁王公榮薦序

恒山之屬城在東者近運河多富饒在西者近山
多貧敝臨城居西南隅西爲山西境南爲邢州境
稍遠然皆山也可田者少東北無山然不過十餘
里地磽确收入甚薄其山童無所出山下往往出
細泉莅莅鳴石間卽蒲葦不生無論魚藏民之壯
有力者大抵皆伐石山中矻矻竭力賣之以爲衣
食無他生計臨城之民可謂極貧敝矣而又遭陽

九之厄害氣無終歲皆旱兼之以蝗螟種入於
地往往棄之而催征孔棘腹削日甚蓋畿輔之內
皆然而臨城益爲難支洛陽王公至觀百姓之憔悴
怛焉痛傷賑濟之方竭盡心力無贅聚無稽緩
無弊竇民沾實惠節嗇清淨務在與民休息郡邑
積穀有定數穀取諸諍訟公以年荒禁訟乃捐俸
以糴蝗飛蔽野有田者不能盡捕也公下令吾以
俸糴蝗每一斗與錢幾於是貧民爭捕之而蝗盡
家人往來潛於他處僦馬邑之人弗覺也先是芮
城任公爲邑救荒備極苦心民有更生之望而主
爵者調之獲鹿臨城之民麋集而籲于余之門曰
願爲我請命於當道借任君無調也余亟爲言之
而不能得任公竟之獲鹿而臨城之士民相顧五
色無主曰已矣是吾邑之命宜瘳也安得復有如
任公者乎卽余亦咨咨嗟歎之無何而王公至其
潔已愛民事事如任公也而任公之在事淺其徵
賦清而未革投櫃之法投櫃起於近年緣櫃而庫
而囊曰羨餘云身則如此吏胥之弊益不可紀極

公至革之而第令人守視於是民若出湯火而沐清風於是士民皆甚喜曰任公之去也衆以爲安得復如任公者乎今王公乃復如任公是吾邑之命不宜殯也神人訢暢歡聲四聞未幾朞月中丞王公直指徐公文章薦之邑之士大夫將賀王公而屬趙子爲言趙子曰始者父老子弟求余留任公而不得也余甚憂之今而復得王公是任公未去也漬病疴羸得良醫以有起色而有力者奪之乃又得一良醫良醫非易得也是其人宜活耳今之置吏付之探籌投釣以戰百姓之命賢者未易得而臨城再得之若二帝三王之世其民當不知岳牧之可喜凡非所冀而得之者其喜自甚夫以士民之所喜惟恐上之不知也而當道者俱薦之此其喜當又甚焉王公之憂民若集蓼食荼今而後其亦可以解顏也哉

賀惟則膺薦序

今夫天地之所生排虛躡實根著浮流之類神農岐伯舉其常大禹伯益搜其異雖纖鉅異宜其爲

有用一也至于鳳麟之瑞金玉之寶芝蘭之芳松栢之貞則同類莫與比焉夫豈惟物哉人之才不甚相遠固不乏可用者至以品求之則指不易僕也夫才也者可用而不可貴也惟成品乃貴春秋之時才大夫甚多孔子不取也曰斗筭之人耳孟公綽當時以爲才短而孔子數稱之誠貴之也故曰被篲日用而不藏於篋言其賤也無品之人曠高持要惟知有富貴否則狙徧指騁私智以與人爭其爲人國之害不淺是故古之聖王尊賢使能而天下治末世反之而天下亂夫能者而可以使賢乎王惟則之與余遊久矣其天骨固與俗異而又殫心聖賢之學試宰雄縣甫期月而困者蘇流者復獷者馴弱者植宛者姦盜賊鮮少獄訟衰息惟則之政大率煦於良實而威於不吉不迫簡易清靜而事所當爲輒用馮河之勇雄周於水而隣國之豪欲禾其孺而壑雄其當事者偏聽而助之惟則力障之乃噤也中官之貢包匭者所至恫擾輻重中雜以土壑惟則發其狀於當事者

蔡治之其不畏強禦如此然惟則一拘誠心可信
於神人其於才品可謂兼之矣惟則政事之暇進
諸生而試之拔其雅者集文繹自爲講析不倦又
試邑之童子秀者爲行束修延士之有文行者師
之時至而俾之業此豈俗吏也哉然當今士子之
學俗學也才更有能之者大氏人品生於天而成
於學賢之學才吏可以聲名治辦得而人品非親
見之不敢以輕與也余與惟則遊久故稱其才品
此者直指薦之韓生文王生之彥來求余言爲賀

趙思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七

韓生者爲童子師者也惟則之才已著而人未必
知其品余隱矣望惟則之救天下也用人者倘聞
余言而有合焉

賀澄翁父母丁老先生應獎序

余讀詩至大東則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夫大東告
民急也其言曰歧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
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有挾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歛揚維北
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道叔季之世建官非減於昔

也其勸課農桑之令非不下也其一時在位者又
非皆息偃在牀也事其所事而不在民名千百而
無一實是以朝盈塗塞而民無所賴也今天下之
論治者曷嘗不曰守令重其用守令也曷嘗不曰
選擇其爲之守之令者曷嘗不曰盡職迫而察之
皆終日矻矻未嘗自暇逸也而杆柎之空徧于四
國嗟嗟永歎天爲降戾豈非人懷自爲之心忘國
與民取一切虛文而實爲之以相獎哉邑侯丁公
資材開敏識度沉毅而以豈弟爲主初至值旱數
年民窮甚極意拊掩往積寬成玩左右多漁蘇害
民鄉曲多惡少輕俠之徒連結爲一潛執是非之
柄以鱗里中公善用耳目悉收其豪寔之於法有
犯臧比爲盜者其父恚曰呼吾祖世良實是子乃
盜當遂斃之耳公聞之曰法不過城旦奈何令人
絕天性之道竟縱舍去法不假易又體恤民情如
此是以輕民畏而重民安于是直指使者何公龔
公皆以書勞之如前之云權輿若是必爲循良無
疑人多言邑玩難治公之治數月德音亭于上下

趙思毅公文集

卷之九

七

如其易不玩而後易必栗陸大庭之世可南方之民其惡也人知之慮北方之民其惡也人不知之慮不知則無震無震則武斷不行武斷不行則鷺食不獲夫其揭前茅而行也而長吏不聞是邑之難治耶今其人非盡去而巷無目攝之侮夜無干楸之虞何耶公以通靈之資易于邑不足爲異乃其察而能厚嚴而能惠故足大耳趙子曰丁公之授吾邑也余方筵文部當事者問邑難耶余曰微夫人則難之當事者持簿指公名是吾知其才可

趙忠齋公全集

卷之九

七

三

贈一峯張廣文應獎序

余少時見燕趙之間士質朴少文其所爲文大率明白洞暢直敷心腹而已故以文取青紫者寥寥也而吾鄙爲甚論者以無以興起之故然其時風俗淳厚閭閻富貴號爲治平邇來文日以盛士大夫日多而海內焚焚脊脊多事矣豈海內多事而

燕趙始文耶夫燕趙之間質朴少文所受于天也欲變而之文猶欲變大江以南而質也夫大江以南萬山錯互谿谷鬱繞人生其間安得不文冀州之地樓閣恒俗太行爲恒嵩高有閭中爲庭除四望無丘垤焉斯其於人也不爲質朴無文乎其于文也不爲明白洞暢直敷心腹乎晏祭日久古教漸滅人之才識機力盡用之于邪侈其衣食器用言語文章無非邪侈也者華離險棘之詞塞天下盈心駭目而燕趙之人稍爲所怵誘而效之而質朴之風漸不可復矣故燕趙之文盛世道衰之徵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次剝于賁其說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而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何好乎燕趙之文也文而趨于靡也是賁之象也識者之所慮也一峯張先生滇中產也其人亮直淳素表裏如一側儻傑落不屑苛細大類燕趙間人其文依于大雅而出之所獨得不隨俗求售斯豈非瑰琦性有超出倫

趙忠齋公全集

卷之九

七

三

等者乎先是鄒士恒五六十一年一舉于鄉而乙丑
至今咸進士者三人先生來署學未幾今年復一
人舉于鄉在鄒爲士大夫多士子之文又大異往
時論者以爲盛先生固能文宜其不變乃爾然先
生之可師正以其人質直不徒以文其所謂文有
先進風故足尚也學使者李公直指方公相繼獎
之大都言其文學善教余恐諸士未知先生之所
以不可及與今之俗士文同類稱之又不以燕趙
之文爲慮而日趨于靡故具爲道之先生行且入

趙忠毅公集

卷之九

五

對

大廷山澤之癯舉其慮天下者屬之先生矣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

鄒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序

壽大中丞見泉魏公序

粵稽三五之隆君臣合德惠安天下于時三台齊色五氣咸敘遐邇禔福以至懷生之類靡不得所叔季之世則反是矣天之與人精稜相盪善惡相感明白如此論者或以天道悠忽不可問其亦未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一

三

之思也大都位高者其功大大則能動天故人君能動天大臣能動天德純者其善精精則能動天故聖人能動天大賢能動天魏公以中丞撫晉九年矣九年之中無一念不在民無一事不規于百世之利文武吏有不奉法者輒劾去之不少姑息州倅以下墨飲者卽達之主爵轉左官去其輩不無怨曰每偶月晉中劣轉者半天下矣然公論以爲便便士民歲令有司積穀以備凶荒稽覈甚嚴汾州有二藩邸人衆或踣民州吏苦權輕去府遠

獄訟文奏苦淹時日疏

請升爲府晉北西北近虜自款市後有司大氏忼愾不爲備公視其要害城忻州城崞縣城方山鎮而黃龍池草梁山河會諸處皆爲堡設兵守之及所督造鎧甲戎器無慮數十萬公坦蕩恬忽于天下無所求所謂食菽飲水有不得已者至爲國與民爭是非可否卽其身有所不顧其精神志意非念窮民則慮黠虜耳是以三晉之間吏遠邈奉法比歲不殄民無捐瘠虜受約束不敢犯晉之婦人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小子皆敬公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公嘗被口事則數千人詣

關保留身都大臣其爲善精成功大如此魏公而不足以動天是天者蒼蒼而已必不可動而天之視聽有外于民也道其廢矣魏公今年六十太公年九十五尚健福壽子孫無不甚多德業文章無不甚盛斯古今之所罕見也非天而孰與之非動天而焉致之書不云乎天壽平格保又有殷大臣之壽而國之保又以之言功大也詩不云乎彼交

匪教萬福來求匪教匪以求福而福求之言善精也惟魏公足以當之太公厚德人也趙魏間號爲夫人是以能生魏公魏公以三晉之懷心事太公天之所以福太公與魏公者詐有窮已耶晉藩司諸公將稱觴于公屬余爲言余心服魏公而不能言然諸公之稱觴也時哉夫魏公于天下無所求也惟不得定省太公寤寐于懷章數十上不報頃者乃得

請魏公喜可知也其斯然舉諸公之觴也哉

趙忠義公文集卷之十

壽大名世憲翁王老公祖序

夫自上古迄今天下大都易陂而難平暫治而常亂然天不遂孽地不遂沉日月不遂翳鬼不傷人而華不淪於夷者何哉則以正人君子不絕於世也有天下者培養信任之則治摧折之則亂此覲國之定術也今天下不可謂平治矣乃畿輔之南吏治清肅閭閻不擾而山林之士得以保其親戚隣里無流亡之苦嗟號之聲則中丞王公之以也

王公以

上特簡來撫畿南見天下風俗垢而民生墊也察吏以廉爲本嚴徵收投櫃之禁帥舉其最者以風故其屬爭勸而廉夫大臣非小臣之比也大臣之舉其任也以意而已矣克已奉公身家之不知者自律之意也耶分涇渭而激屬之者率下之意也意通而下無不從矣故書之稱畢公曰正色率下同不祇師言夫正色固不言而化矣如是而後可爲大臣王公以之夫常山京師之門戶也右晉中俗淳又界以太行姦宄無所容左河間郡海濱廣趙忠義公文集卷之十一

斥多翟蒲其南爲齊之臨清郡其東南爲徐沛商賈之區五民曉雜合任搏掩之徒所麇聚也故盜賊橫行民苦之久矣繇上下悠悠煦煦以至於此長之必至大亂公首論有司之隱匿者曰縱虎而欲人無畏非也多方弭盜且議設武吏陳兵守要害之地如故事而盜賊遠竄其遏亂緩民之功茂矣客歲畿南苦本民饑又苦權稅公上疏留稅金賑救卽常山一郡至餘二萬不報稅璫日督追之不與也無何而

愚詔允可郡中復有權木商者其儼從乃牢及他貨商民近始敢告公輒創之而市肆不擾矣日

福王之國其一二中官橫索暴虐吏民不堪公使人文諭一醉豎向公噉言公上

疏生數其罪遠邇皆爲公危之留中爲幸聞

上乃密令法中官於是自趙魏以南其徒束手不敢動此公撫畿南之梗槩也然則此六郡者豈可

不謂太平耶七月廿三日爲公誕辰典城諸長吏將上壽而謀于趙子曰下官無可爲公壽者于其

社稷

卷之十一

五

爲詞夫豈徒以抒下情庶可爲來世之惇史所採

據焉趙子曰夫大臣之壽非小臣比也大臣以社稷之壽爲壽大臣賢則社稷壽社稷壽則大臣壽

漢以後臣道不明久矣大率以小臣爲近民之官大臣自以地位陵絕忘民不知大臣之繫於民愈

大愈急何也能壽其民乃能壽

社稷也公昔爲儀部見

東宮人不立而戚畹有窺伺妄言者上

疏劾之

上爲奪俸一年其人方貴盛難犯不意若此明年公遂上

疏言立

東宮不宜更遲其詞極直內閣及金吾皆傳

上大怒欲削籍猶未已且

廷杖公一給諫夜過公告之公漠不爲動呼酒與飲至二鼓乃罷

上竟不罪公也繇斯以談公爲儀部則思壽

社稷其出撫于外則又壽民以爲

社稷

卷之十

六

社稷計然

上之於公可謂培養信任之矣

社稷生民之壽未有艾也以天之道

宗社之靈公之壽豈有極哉余聞諸長吏奉公教令皆飲霜雪流雨露以壽億萬民古不云乎人所

歌舞天必從之是卽所以壽公矣何謂無可爲壽也

也

壽夫中丞瑞翁崔老先生七十序

古之君子在位而人皆愛敬之則爲詩歌以抒其

意欲其萬壽無期然必以愷悌樂只爲稱實與五
孔子仁壽之旨符焉故其爲君子者果皆臻上壽
榮號名若太公畢公之倫所謂人所歌舞天必從
之者也第古今之人生人之衆在位者未必君子
而又多壽其人亦可指數於是天之道聖人之言
有時而不可信夫天之道聖人之言皆不可信則
天下無復可信者矣是爲善無益爲惡無傷也夫
天者人之父母也子之富貴且壽其孝耶則父母
悅之其不孝則父母弗悅也此其在天者異也君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予在位人人欲其眉壽也小人而在位則有詛之
以三物者矣此其在人者異也試使人平晝清夜
自念曰吾平生所爲其宜富貴宜壽耶其弗宜也
耶宜而得之猶恐其溢弗宜而得之必且恣然汗
出而不能自安矣此其在我者異也然則言壽而
歸之君子不亦可乎余同年友獲鹿崔公者生而
無嗜慾無機心若上古之人居於深山而偶涉中
區視夫驅驅焉營營焉譏譏焉碌碌焉者若羣兒
之嬉戲而禽蟲之往來不問其所謂也余嘗與公

同學於恒山講堂公衣冠言動甚朴然文學藻瞻
與余同鄉舉先成進士自爲縣令以至中丞其德
不改所至不爲卓鸞求名而務愛民若溟沐之雨
浸於苗根而漸達溪谷此非詩之所謂愷悌樂只
者耶今年七十矣而其形容精神不改非夫千之
所謂仁者壽耶公嘗權稅九江往時鮮不富者公
初至吏胥以奇羨陷公公仰而誓曰案此者天其
紀之余往爲汝南理時觀察蔡公廷臣江西人也
語余曰自設關以來無如崔公清蓋公之清出天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稟所至無不清者非有意求名而名日起其備兵
汝洛值歲饑存活甚多又繪圖以感
至尊發帑金遺賑而天不爲災其有大造於民而
民歌舞之類如此總之以仁心爲本然大事之至
所見既定斷而行之不搖於羣喙不休於毀譽利
鈍播州初平當事者以公往救之士首欲以金購
播州地公力持不可則所謂武以達其仁者也公
今既貴矣既壽矣以揆之於天是天之所悅也以
徵之於人是人之所祝也以反之於心是心之所

自信也夫是乃足以爲壽矣是時公撫閩中有感於人言浩然欲歸余聞公之在閩中吏畏而民安賦平而戎飭名先人官後人清者蒙譏濁者安居公之不以升沉毀譽爲意久矣余平生不解爲諛誠服崔公之淳德邑之親友屬鹿陽孫公徵余言以爲公稱觴其倘及公之歸也則余亦執榼以往焉

賀榮封御史大夫碧衙左翁八十序

語曰行道有福非言行道而天降之福也行道者

趙忠義公

卷之一

七

卽爲有福也道莫大于忠孝天下皆人也忠孝則爲顯人何福如之然則無與于天耶非也是苟卿雩而雨猶不雩而雨之說也夫忠孝甚難成也遇主之難尚矣有君而無臣者殊亦不少父子亦然而父母具存兄弟無故孟子以爲其樂過于王天下蓋難之也且事君必忠而後可以爲孝而范文子直言武子用杖則苦于難兼不遭時之君子既未繇盡忠耕田負米以奉其親而謂之善養於此心終不能慊忠孝之難成也豈非以天道之不可

知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爲仁繇已父不能必之於子積善則可以勸天矣桐城有碧衙左翁者御史大夫左拱之之父也少而稱才博學爲儒不售以其學隱其先世之遺貲足以養親與元配周事父面溪公及母稱孝母早世事繼母人無間言面溪公好施置義倉以活貧民朔義塾以訓里中蒙士稱德門碧衙公修其遺事戊巳海饑約腹以飮姻族疫甚匿其家輒免蓋有神告之云及生拱之兄弟鬻產爲之延師家日削矣而拱之舉于鄉修德行善益力時時手一編高吟與諸孫讀書聲琅琅相雜興至則尋幽選勝扶杖獨往仰雲霞而俯魚鳥意甚樂也拱之旣仕爲御史翁舉孝經事君立身之訓以勗之曰勿以我爲念此時當萬曆末年羣小用事幾成金虎之亂天降大割拱之與楊文孺給事屢蹈不測戴翼聖主于孤特危險之中果能顯親揚名如翁之所期望者拱之晉御史大夫翁

封如其官周爲恭人翁今年八十恭人七十六矣

瑟琴之好彌篤如賓之敬不衰拱之兄弟九人皆
恭人出青衿者八今年季舉于鄉孫四十餘人七
爲青衿曾孫男女各十餘人子孫中有微恙恭人
摩其頂輒愈姻婭中舉兒者咸願母之疏者亦託
言其家兒勝于所保十月 日翁懸弧之辰也
諸縉紳賀之欲得余言以祝夫翁之壽不待祝也
翁旣多陰德而又坦蕩恬忽于世之芬華靡麗無
所不忘也業已超出俗情之外矣而又濟物而忘
其身而又勉拱之以致身爲國此臣子之分也而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七
忘其爲名是又超出俗賢之上矣夫仁者以靜壽
無所不忘靜之至也故曰翁之壽不待祝也拱之
爲余言其先左丘明之裔避隋之亂于江南涇縣
有左難當者聚豪傑以保江南六郡後歸唐封戴
國公歿稱難當王言其忠勇絕倫也涇上迄今祠
祀之其子孫甚多及黃觀起義兵抗靖難之師有
兄弟二人從之者敗則匿姓名家于桐城四傳而
至面溪公父松坡公雄于貲以五千金朔橋今名
里仁橋者也繇斯以談左氏之于善也積矣至翁

而恭厚矣其福壽詎可量哉古之帝者尊事三老
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以天之所篤祐人
君之所宜隆也漢明帝幸辟雍嘗行之矣然全福
如左翁者古今所希聞也明年
上幸辟雍有建斯議者則左翁宜被蒲輪之徵哉
壽鹿陽孫公七十序
鴻範曰嚮用五福五福者一曰壽而攸好德與焉
嚮者天也好者人也福出於天而人能致之則非
所謂莫之爲而爲者矣故世儒往往致疑於天人
之際而不知天卽人也有爲卽莫爲也孔子仁者
壽洪鴻二之孔子一之二之卽一之也仁者所謂
君子也非仁者不可謂君子君子者抱道而不貳
執德而不疑可貧可賤可富可貴可毀可譽而不
可扞也有壽之象焉古之君子有得行其志安天
下便國家而壽者召公是也有不得行其志頤性
葆真而壽者曾子是也夫召公身爲三公當農桑
時慮民之煩勞不舍鄉亭聽訟棠樾之下曾子身
爲匹夫行先王之所難其驕大夫也常以浩浩此

二君子者豈知天下有富貴貧賤哉此其所以壽也鹿陽孫公自成進士爲司李行意而無所徇杖道而無所憚直指有所欲觸公以爲賢不可而其過荊州時權相勢方盛苞苴塞門其子弟舉於鄉賀者肩相迫也孫公獨否其所至皆竭其心力以爲永久便安之計而所不得爲者卽奏記當道興除之當道皆知其君子而內以爲古不善趨時江陵小人專用奔走受教者是以公僅不斥順次稍遷至廉憲而以舉陽城太宰之子被誣貶官遂不復出明農課塾之暇以觴詠琴奕爲娛甚樂也蓋自江陵積威所劫科舉無復公道諸公子皆先得試目而雇人構之閱其文則無不售者或以孫公爲李不阿江陵而爲廉憲乃阿陽城乎固也孫公之爲人自無此意正不必精言之耳孫公之歸蓋壬辰五月也而是年正月至今執政放手弄權黜天下之君子殆無虛月省寺恒至空無人山谷間皆滿徒使天下國家不得其益而君子用其所爲天下國家者以保其身安於泰山而壽於松喬

趙忠齋公全集

卷之一

三

壽

何爲其不樂哉彼小人固亦有壽者矣然君子之壽道德之所延也天地神明之所相也兆人之所祝也彼小人者何以稱焉譬之松栢之茂凌冬不凋以其現姿美材氣味芬芳誠有足觀者假使荆棘之類而亦凌冬不凋適益之醜耳孫公今年七十矣夫婦偕老子孫才而且多耳目聰明神氣益旺鄉黨親識皆因郭華伯侍御屬言於余以爲之壽余於孫公而益知君子之貴也天下無道君子受小人之害以不得行其志然君子乃緣是以專心於道德性命之中以永綏壽命夫均之富也而君子之富美均之貴也而君子之貴榮均之壽也而君子之壽康均之多子孫也而君子之子孫樂君子也華伯聞余言有當於心曰善哉有位者聞斯言則天下國家可壽也孫公其必欣然舉諸公之觴

趙忠齋公全集

卷之一

四

壽

壽大名世和翁周老公祖序

余林居久頗留意於養壽之事略有所窺大都沉

潛疑重者壽愷悌寬厚者壽此壽質也而遇有隱顯隱者用之以美厥靈根顯者用之以濟天下之事安天下之人皆可以壽余每以此觀人鮮有央者余郡二千石周公其先大人曾爲郡理余得望見之蓋仁人君子也用法平恕極有恩德於士民周公自幼以才稱好學及長居身儉朴處鄉人謙退甚有美譽余聞之殊喜不謂復來典郡豈非士民之福哉公成進士爲廷評仕人以廷評爲閒局率欲跳而之耶署公坦然蕭然出公門入私邸不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五

三

屬吏望郡朝若皓日之射日冰玉之瑩神不敢動苞苴之念始至侮法害人者環列階下姓名具得第取其甚者正法餘皆明舍之曰不俊者僵矣始至文墨之積若山也囚徒之待鞠滿圜也其所關聯牽引滿城也電矚而霆斷之不數日而几間空州者歸州邑者歸邑重者往往輕輕者釋贖者免又性不喜榜格兩造既備爲決是非輒罷去往時吏卒數至州邑督事甚騷也自公至絕不遣一人錫大皆寧矣公嘖笑不苟和氣盎然至於事所當爲法所當執不撓於彊禦不怵於利害中黃黃育之勇無以加焉夫周公者非所謂有壽質而用之以安天下之人濟天下之事者耶是故三十二城之長吏之父老之子弟無不頌仁明感恩澤者天居高而聽卑公之膺百福臻永年不待子卿之相季主之卜也公恤刑晉中所掀而活之覆盆之下者多矣然猶可數也典郡以來獄訟之所平反無論也督屬所開荒田振業者淫霖爲災所發倉粟給及請兩臺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六

三

秦蠲田租者所設粥食虛者此皆不可指數也積功種德若斯之盛足以福及子孫有餘且三晉之人世受周公之恩德家頌戶祝其祿福何勝道哉先是楚相擅朝盡毀天下之書院貞定故有恒陽書院至周公乃以傳直指之檄復修之聚英才其中親爲講藝匡扶世教興起人文豈小功小善哉諸長吏及公誕辰屬余文壽焉余以天道人情知公之必壽夫余曷能文第養壽之事留意頗久所言當不虛也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

七

壽西渠李老親家八十序

今夫千尋百圍之松栢閱綿曠久遠而亭亭菁菁色蒼而神悅者則必其結根于窮巖絕島之中人跡之所不能涉斧斤之所不及兵燹之所不入故得以全其天性而無患惟人亦然深山窮臯之中往往有隱人焉遺榮貴身逃世獨處閉目而不視絨耳而不聽塞兌而不言藏身而不動虛心而不思以儲精頤神而又吸二儀之清英竊三辰之光氣噴草木之華滋被雲霞之漸染受風霆波濤萬

籟之靈響澡溉神明灑練五藏變易毛髮骨髓故

能遺世而長存與山石無極余所親西渠李公亭

年八十甚健能乘馬其鬚髮無白者人疑其以綠

藥塗之也夫李公少而爲郡諸生足致祿位以其

先世爲執金吾棄之入京襲祖職執金吾之勢故

重李公自

世宗朝以才幹著名屢承

上命緹騎下郡國稱

意旨陞叙加等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

六

恩隆所生李公固非深山窮臯之士也其効力於

國家久非暇閑習靜也居長安芬麗之中非能

不見可欲也然而李公若彼者此則幾於古之靜

者乎韋布乎弗冕山林乎市朝岑寂乎喧囂逍遙

乎鞅掌者乎此則有得於貴已之術者乎蓋亦天

之所稱用焉公嘗遠逮一時貴其人慮緹騎之蹂

其家也則駕艇以迎廉從仍欲至其家公叱止之

其人感不勝以重賂進公不受事絕其人重拜去

於是朝紳聞之皆以爲公長者而是時公年六十

六矣前此無子是歲舉一子僉以爲天道不爽公之壽殆未涯也孔子曰仁者靜靜則壽養生家以爲此修鍊之說也審如此則當言靜者壽耳仁者愛人故不擾人不擾人而顧自擾乎不擾之謂靜之謂仁故可以安身可以安人可以得天李公其庶乎余姪清翮公之壻也余嘗疑公之壽必有異術屬余姪問之既而聞時貴之事曰吾得之矣遂書之使往稱觴

壽仰西雷君七十序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

元

世之論者見牽車服賈之中有賢人焉則曰是商隱也此繇於好仕進遂以槩天下之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治古之時何人不賢好脩之人何所不勉豈必仕進而後稱賢乎是率天下顛蹶於富貴者也於是吏隱之說生夫吏則非隱隱則非吏吏而爲隱是言而云默馳而云坐也安得此欺世語乎澆薄之世人皆以仕爲華不得已而後農焉工焉商焉故以其賢人爲隱然則仕者皆賢人耶農工商皆不賢人耶謬矣謬矣夫仕者能脩其身

乎能管職不懈乎能取秩祿不牟乎能無害下民能知止足乎此則賢士之所爲也而求之於世何其罕睹也大都士其迹而商其意且非商之正意也皆所謂壘斷者也商即貪而巧爲廉可貴也仕者爲之卽其贏不貲其害亦不貲故凡時之衰亂而民之弗康皆士之所致也而三者不與焉余友張叔立爲余言所善南昌鄒君時雨商之賢者也雅好讀書時時稱說今之文章家其善者大抵模擬若優孟勦襲若偷獨喜余之所爲文余謝不敢也忠毅公文集卷之二

子

雷君善類極訟者將坐之君爲之固請得脫其人徒號泣謝君溫諭罷之相與和好如初君晚年家產益豐子孫繩繩有仕者遂不復北來日掃一室讀古今名人之文興至則結侶出遊送飛鳥於高雲觀躍魚於綠水適然甚樂也雷君今年七十矣而形茂神強不類七十人叔立亦嘗識雷君知其賢者今天下風俗之美者無過江西游宦者多取金錢得罪名教歸家卽鄉黨不與言聞南昌之士大夫皆重雷君之誼與之往來締爲婚姻以視夫

龍溪叢書卷之十

三

任而貪驚害民以自爲胥者誠相遠甚齒老分盈夢家鄉山林以爲不祥何如雷君晚節里居檀林泉之樂不宜仕者恒任雷君之賢宜仕而未仕何必稱隱其宜壽也則壽且未艾哉

壽胥少池七十序

今天下士大夫江西尤多君子後來者不可知余薄遊時所交與者過半殆亦有不偶然者而余少時所善客胥少池亦江西之金谿人也胥君以鬻書來吾郡吾郡四輪之國天下人所輻輳尤多江

西人卽與胥君同業者亦甚多然胥君特異於他客其豐盈矜首則異其忠厚不譎則異其簡易不僣促則異其文雅無市態則異其最異者他客類纖嗇甚出於其謠俗而胥君乃輕財好客徧知一郡有名之士造請不避風雨雕鵠烹魚鵬鳧烹鱉芬芬藉藉充溢圓方而諸生多酒人則倒囊取酒飛觥投瓊或選華伎命佳俠嚙清曲奏秘舞鳴春筆吹趙簫放情極意日落燭秉聲喧影雜必需醉而後已以是恒無餘貲他客笑之然久之諸生多

龍溪叢書卷之十

三

爲孝廉進士往往厚酬胥君以爲貧游而他客乃更羨之然他客必不能爲胥君蓋其天骨皆一定安可相易吾郡之士大夫多與胥君游善之以至郡中老小智愚皆喜胥君而胥君亦以吾郡爲樂土不忍去余弱冠識胥君今年余五十四而胥君七十矣余屏居十餘年而胥君時時顧之山中道故舊極懽夫士大夫居鄉往往恐失鄉人之心不忍荼毒曰寧無之可耳其居官以國家之靈寵易於布德垂聲而往往爲人所唾罵胥君以南服之

人萍逢釋聚非樂非餌而無惡無射豈不幾於海
童狎鷗者耶且其繫心名士情篤縑衣尤有夏邁
等懷者或曰胥君知此輩必富貴能報之耳嗟乎
無德不報非典訓耶世人知名士必能報德而皆
棄之如土苴何哉此他客之不能爲胥君也夫隨
所在而人不厭則亦隨所在而鬼神不厭此其人
福必庶也壽必將也試觀於天下之人有鼠耳獐
頭而壽者乎胥君豐盈矜首則多壽法也况其德
心之廣厚如彼哉諸與胥君相知者欲稱觴於胥
君胥君曰無所願願得夢白先生之文而不朽焉
余聞之盧胡而笑曰余不爲人文久矣非獨不能
亦以文誠無可用胥君乃不知夫時尚耶貧得之
而富賤得之而貴弱得之而強愚得之而慧腐得
之而芳媼得之而媚者是何物耶是真時之所尚
也今試以文一通雖美如長卿玄如子雲以獻富
家翁易一壺酒必不可得而胥君獨欲得之余何
惜一濡翰以爲胥君介眉壽乎略述其所不忘於
胥君者因謂之曰君雖髮縐然年則老矣世不乏

名士君恐不能追隨若往時勿勉強自苦風俗日
薄名士亦善貴人有酒與細君對酌可耳請以此
爲壽胥君其笑而舉諸君之觴

壽李母袁太孺人序

余大母李太孺人汝立之父別駕公之姑母也余
爲冢孫生而蚤先君子及余皆嘗與別駕公同爲
諸生先君子晚而舉余妹以女汝立之季弟李太
孺人蓋數稱袁太孺人之賢云袁太孺人有一女
未有子乃娶趙孺人及董孺人趙孺人生汝立生
汝立時別駕公五十一矣甚喜袁太孺人尤甚喜
推燥就濕視之不啻已出既而董孺人生汝實趙
孺人又生國任太孺人愛之猶汝立也其姊已適
柏鄉趙氏視之不啻同胞焉別駕公仕爲河間郡
學博既而爲南陽東昌郡別駕太孺人皆不之任
曰任中閒吾性所不能卽恐坐殺而居家督耕種
蠶織儉薄易奉恒如未貴時以是別駕公所至厲
清節空囊往來而田園不荒賢業尤存太孺人不
之任之故也別駕公猶見汝立爲諸生年十六矣

汝立受別駕公遺命從學於余余第爲之論文汝立苦學不啻嚴父師督趣之者每讀書恒至夜分太孺人欲其臥不從曰孰也讀書而病者乎太孺人憐其志則爲之醖酒脯肉具諸飲食令無饑渴汝立資敏而學銳弱冠卽成進士升龍鳳之署今國任亦軒翥將翔矣太孺人之教也汝立之宦京朝也太孺人乃之任久之汝立念太孺人居邸舍中不若家居之適也請告而歸今年八十二矣尚健其督耕種蠶織如舊時膝下有兩孫甚孺也除月七日其初度也諸賓婚問所以爲壽者於余余不佞以爲太孺人之賢達閨中所未易得也自后妃以至於士庶人皆欲得意得意矣皆欲成子姓以無子爲極悲卽他人有子非吾子也勤家節用之意往往而衰太孺人順所天之志軫宗祀之重以有子爲喜而無人我可不謂賢乎人之所謂極悲而以爲極喜然誠可爲極喜也有子如汝立者榮耀光華同於自出而聲名過之可不謂達乎余聞里中諸母每論袁太孺人及余大母之性行余

大母自余大父未仕時家不甚溫親識館急者以告輒割所有與之時至匱竭家人頗以爲苦然大母視人之饑寒甚於已其天性行之出無心非人所能學也袁太孺人則一錢不妄出外家有私乞者卽正色拒之曰吾家僅足支耳寧不爲兒子計耶袁太孺人可謂善學余大母者也榮耀光華世所不乏惟賢達甚難壽亦人所時有惟資達必壽其壽益光請以是爲太孺人稱觴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余居于泰陸之野靜坐緝經以其暇日課童蔣植咲英含滋見夫根幹之脆弱者占護甚勤猶恐顛顛冬則窟藏以待春煦恒棄去之曰奈何役心於此此游閒無事之人所以飾亭館而供玩弄者也彼夫深山幽壑之松栢人迹不至剛風之所震撼烈日之所灼爍洪波之所衝激明霜積雪之所栖集適足以堅其腠理而暢其精神故能干霄直上爲夏屋明堂之需也英雄豪傑之士亦若是焉矣其所以成德業而垂休光者率從艱難困苦中得

之自古及今歷歷可數邯鄲宰歐陽公者蜀之名士也其父歐陽翁明經高寺秋試屢躋至庚子鼎試期病不能赴此時歐陽公弱冠學已成翁欲其赴試公遽延不肯行翁曰爾以我病耶行乎則可錫矣公不得已而行獨母王太夫人與幼弟居頃之翁病益篤太夫人恐一旦不可諱而萬無能支也則夙夜籲天請以身代且割股肉入藥中以進翁飲之頓蘇歐陽公試已遽歸及見翁以爲必售而復不售也乃謂歐陽公曰爾之於學茂矣而運數未利無庸慄慄爲也翁竟不起家貧甚歐陽公竭力送養其學不臥不休至己酉乃舉於鄉明年成進上爲邯鄲宰人謂歐陽公名士久不售今乃得意矣不知公之心無一食一息不念父病時使已赴試母割股以留父須臾待已之歸歸矣又望其得舉而竟不果所望而逝也卽太夫人從崩摧切剝嗚咽涕泗中見其子之得官亦豈能一食一息而忘之耶是以公之爲邯鄲也律已廉潔乎若陪險也砥節項項乎若終窶也服政猾猾乎若有

所迫也惠下慤慤乎若瘝于身也蓋公痛先志之不遂念母氏之勞苦庚子之事且于思而夕于夢孝情結惓不知人間有富貴逸樂故其立志甚潔其植操甚固其爲善甚猛皆繇太夫人之身教而諄諄提命不與焉蓋自太夫人親見其爲宰心力盡矣士民寧矣德音亨矣而其痛心疾首乃可以自慰也已矣是故太夫人之膺後福綏永年始未可量也以先公之所未盡太夫人之所自求歐陽公之所養志邯鄲老幼士女之所祝頌足以知之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十 天

矣今年七月爲太夫人初度年六十歐陽公欲得余言爲壽余嘗觀漢史繁陽馮偉伯光武時爲三公恭約任職其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古之聖主皆知其臣之家世積德偉伯之母必有令儀高節足以垂憲作師者故能生國楨而隆帝眷作史者蓋不知而闕如也歐陽公異日者必能爲偉伯余知王太夫人之事是以論者于篇俾後之君子有以稽覽焉

壽顧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湯範稱嚮用五福首日壽而攸好德居其四焉孔子稱舜之福曰位祿名壽名乃在壽之先夫德吾所自好也名吾所自致也而何以謂之福哉夫通天下之人而計之富貴之人少若求德人其中則富貴之人甚多矣故曰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無德無名而徒富貴豈惟不若貧賤而賢者曾不得與貧賤之庸人等何也此無可耻而彼可耻也今夫富貴之人蓋有終其身無一道義之言無

趙忠齋公集卷之一

壽

一方格之行其所交與無一雅似之人勲業文采無可稱述日事君而不知忠也日臨民而不知惠也天性之愛猶知有孝慈焉求其所謂孝慈者不越乎衣服食飲口體之間雖摯焉君子不取也夫士人若此彼處閭閻之中者何從而知之則以爲是之謂福是之謂慈是之謂孝而已矣斯其人甚可閤也維揚顧所建者鎮遠侯武毅公之九世孫也顧氏奕世象賢皆貴而能貧守先王之法志効忠貞於國家與他侯家異士大夫之賢者皆樂與

趙忠齋公集卷之一

壽

之游所建之父曰貞白先生娶何夫人生子姪而繼配王太夫人生所建所建東錦而稱奇穎父見背時年二十學已成其文章已足名世太夫人曰孺子勿自廣也其博求海內之賢豪君子而從之游維揚固周行也海內之賢豪君子取道者多欲訪所建所建皆傾心折節先之至則不勝喜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卽躬率諸婦執爨出美肴大樽留客夜深不榻或蒼猝無所有卽撤環瑱往質之惟恐客之不歡也久之請於母出游之金陵已入京師嗣勲衛適侯頭朝鮮所建欲從軍一用其倜儻奇偉之畫策而當事者主封貢不果會續稅議起金吾與貂璫雜出或欲以屬所建所建恚之遂請急歸頃之游楚游越北游徐沛之齊魯之趙魏復蒲坂人關中所至覽其名山大川探古人之遺蹟與其豪傑游已而遍歷九邊觀其形勢要害及中國之將士軍實喟然興歎不得以尺組繫單于之頸也已而游宛洛歸戲絲弄鳥歡太夫人以暇日盡發所藏書讀之至先朝諸功臣事稟記甚悉乃

滕武毅而下爲世家餘爲外紀又爲廣陵文獻紀
百卷今年太夫人七十矣所建悉徼海內之能文
者以爲太夫人壽而猥及於余余非能文者也然
好談忠孝節義事昔劉向傳列女而先母儀二妃
三母尚矣學士家所稱里巷所共傳說莫如孟母
孟母能成其子爲大儒而其名隨以不朽此慈孝
之大者也母儀之所係豈眇哉所建與余書曰某
三十外始學禮讓非老母督教不至是所建豈謬
謙耶意者前此所尚在乎節俠文章今乃歸於禮

卷之十

卷之十

三

讓其所得於太夫人之教深矣聞太夫人甚健不
類七十人客至泊饋具如何時富貴而壽亦人之
所有也而太夫人賢能成其子是之謂雅壽自維
揚有所建而先世之忠勤當代之賢人君子皆賴
之以著於來世矧太夫人之內德母儀豈不與孟
母並傳哉古今之侯王無算鮮若顧氏之世濟其
美者然太夫人之福德甚盛矣

壽史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夫人之成君子豈易哉天地篤生之父母教養之

卷之十

卷之十

三

兼是而後成然得之於母爲多蓋其未知未識之
時固已陶染而漸漬之以生其知識善惡幾於定
矣譬之物產於地得地之氣爲多其不材者固非
雨露風霆之所能變化也故詩首后妃之賢而繼
以螽斯麟趾之應夫二南之化兎豈干城而況其
子孫乎蓋婦德難成婦德成則吉祥之所集也福
祿之所求也今之世若史仁齋先生者君子也余
往者欲爲兒輩求師不能使之遠涉適所舉士典
選托之求賢者來爲學博因得史先生史先生至
余睹其貌溫溫抑抑如也聽其言悻悻惻惻如也
探其度渾渾浩浩如也則允矣君子者也乃使兒
輩北面爲弟子因得以知先生之母楊太孺人有
名賢母也先生之先世執金吾父曰松峯公父母
皆早世大母老尚在家微矣太孺人以此時歸松
峯公公爲人高冠奇服抗志雲表視長安中營營
驅驅者每代爲之耻故自處於岑寂蕭閑之地以
保其志尚然甘旨之不給不能無慮太孺人砭砭
紡績織紉以供夫母而孝情婉篤克致其歡松峯

公出私門入公門不問家事而太孺人理內簪外井井有第纖微凌雜之務咸得其宜公得以博心王事而生產漸饒史先生兄弟三人皆業儒公不暇精爲督課也太孺人以身兼之三人者凜若父師進脩匪懈相繼爲諸生經行表著史先生舉於鄉而史氏之祚太振矣太孺人有二女子時時舉古者生女臥之牀下弄之瓦甌齋告先君之義而訓慈之議酒食習女紅無得暇逸擇其婿惟求佳士不問門閥二人者今德清縉雲令也爲政皆有聲譽夫雖有才士而不得內助吾未見三翮而飛者也松峯公堂弟析箸居久之貧窶鞠無所依依公公收之與同居以老侍女娛嚴然未嘗輕爲敲朴性儉素賂俗益奢麗詭服妖飾厭之數以爲戒今年太孺人八十矣史先生同僚韓先生及通學諸生謀詞於余賀焉史先生曰家慈之平生誠足以壽不肖爲冷官不足以顯親又無厚祿之養何以娛母余聞之曰孝子之事親何足焉舜猶不足余聞先生之爲諸生卽以孝聞客歲平山決令當

道者以先生攝事余心謂先生奈何舍舉書之樂而就執掌先生至平山則迎養太孺人余乃知先生以學博力不能迎養也則歎曰史先生孝哉余未免爲張奉之見焉夫以爵祿誥孝則周襄王亦孝矣太孺人之平生既足以壽其子孫賢而且多女得快婿先生之孝行稱於遠邇名譽動乎公卿足以樂太孺人之志且慈孝之德神明之所持也太孺人之年其與山石無極哉

壽張母石孺人八十序

余弱冠學於恒陽書院與張仲賢同視席最厚善余師艾純卿先生而兄仲賢父西平公尚在至卽爵之希蔬皆精潔鷄甚肥他家所未有云伺之有法余方爲諸生貧每三謝不能當仲賢名籍甚諸生間余忝與厲行爲西平公所器仲賢之元配石孺人所謂知子之愛之者也余以是知石孺人內奉養能歡舅姑外羞賓客婦道甚備仲賢得內助一意趨學青雲可立致殊自得也余倖獲科名仲賢久不遇相與益厚令其子實甫從余學仲賢竟

以廣文終實甫亦竟不遇而實甫之弟著甫有子
達宸爲諸生才復從余學今年石孺人八十矣余
數見著甫問孺人知其安健則曰孺人宜壽吾聞
古人之言曰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又曰得意
一人是謂永畢孺人之始歸也西平公李太孺人
夫婦具存家道殷富仲賢爲名士琴瑟靜好伉儷
之情甚篤而又早成子姓世其經學斯可謂運命
之極亨人生之盛際矣逮其中道所歷艱難痛楚
之事良亦不少以迄於今猶涉太行者險阻既窮
應忠義公家集 卷之十 壽 三

夫子之深交以爲君子而令吾子此面事之者也
是吾家四世之交淡成而不渝者也是其人必不
妄語者也而以吾爲宜壽吾乃令知免於戾矣必
爲之益加七著於是益足以明著甫之天性至孝
也豈惟能養哉幾於白華之旨矣

壽朱母 孺人七十序

世人稱七十爲古稀此末世之人以近代爲古也
非言唐虞三代也唐虞三代七十人宜所在有之
豈足爲稀哉無論唐虞三代即余所睹記余祖父
行老人往往至高壽蓋其淳朴仁厚有壽之道焉
夫淳朴則性不鑿仁厚則心常和此自爲壽者也
淳朴則物咸格仁厚則衆無怨此天地鬼神之所
壽者也故曰有壽之道焉朱母 孺人者余同年
友文橋公之元配而朱祺甫文學之母也朱於南
亭以貴雄孺人勤劬節齋不異寒素其事舅姑敬
順兼底其待僕從肅而有恩內外姻族無不欣喜
至於二三副遣皆飾以華采哺以柔嘉中心油然
愛之也君子聞之以爲明於不專之義文橋公既

仕孺人每從容言曰惟居官可以積陰德亦惟居官易以傷天理苟取以傾人之家嚴刑以殘人之命皆傷天理之大者也生子長孫皆欲上進可不慎哉文齊公深納其言故所至屬拔葵之操存折變之惠誠得之天性蓋亦有內助焉文橋公好施以謀之孺人孺人則甚喜不難悉所有以周人之急無腐餘滯積夫孺人非所謂淳朴仁厚能自爲壽而天地鬼神之所壽者耶祺甫得之感化而成於庭訓勤學能文慷慨慕義可謂克肖其父母者

孺人晚年篤信佛道却肥熏而屏塵慮祺甫善承其意齋心供佛齋心供母母悅其供而尤悅其敬佛是真敬母祺甫於宅之左爲園半畝時植花木藥草累榭呀池放魚招鳥時奉孺人輕軒過之清茗薰鑪舞彩笑言孺人之自爲壽而天地鬼神壽之者可謂無所不足矣是以年七十而精神愈健世之儒者皆以奉佛爲非彼固未常奉孔子也如孺人所規文橋公者勿苟取則孔之不欲佛之清淨也勿嚴刑則孔之愛人佛之慈悲也斯道也

用之治世則可以壽國壽民用之養生則可以壽身爲語孺者勿論佛勿論孔子其仕者俱無苟取嚴刑則陰德弘博鬼神降福壽命永延矣祺甫勉之哉其自是博科名而登臚仕惟力行此二言者陰德皆歸於孺人之壽豈有極哉

賀李汝立應鄉舉序

今年天下舉士於鄉里中人言所舉僉擬汝立曰必舉是其人少年勤學終歲未嘗見其市游間立既而果舉僉曰如何矣則人人喜曰是其家世長厚必不墮鄉黨宜舉余親聞之余之喜則又甚焉蓋汝立之父別駕公余大母別駕公之姑也余少長見器重公晚年又與先館陶公締爲婚姻別駕公吾趙之名士也精易學試於有司者十有一而不偶竟以歲貢起家至南陽萊州東昌別駕公疾革時謂汝立異日者爾則從考功治書汝立從余游以書舉於鄉此余之所爲喜也然余之所望於汝立者甚遠卽以文言之余論文甚嚴未嘗輕許可後進或狂而不信或河漢而無極汝立以文藉

甚諸生間余恒鐫之無所假汝立愈自以爲未學其進愈銳汝立之志之識不與俗同如此今汝立之名登於天府矣余請言其進於文者我

國初取士辟召最重其後歲貢重不甚重制舉又其後則制舉獨重以至於今家絃戶誦皆爲制舉者也北方之士往得舉者有積有虛今在所有之卽吾邑先達每數十年一舉今每舉有之余試問手汝立當今之人才其可謂盛耶否耶夫國家之所以設科羅人才其禮遇之甚隆其養之甚渥何也將欲用之以其治天下也今天下其可謂治耶否耶汝立不見乎今之天下乎三光瞻睇也百姓徯徯也冠賊姦宄攘攘也夫安可謂治設使上自三公九卿百執事以至州縣之令長皆得人天下豈至是耶然則今天下之人才亦安可謂盛也然則國家禮遇之甚隆養之甚渥何也且士大夫無論有深謀曷猷以扶本朝而安生民卽人人食祿無所害天下亦必不亂天下而至於亂則在位者有分外之害也今夫

種樹者慮蠹之害樹則以輕鑿脩鈎去之未聞其愛惜而培養之也而世之所謂才者其不害樹者寡矣可不歎哉蓋自古承平之久未有不若此者也上焉者與人以富貴而忘其所以與之之意下焉者受富貴於人而忘其與之之爲恩皆以其勞苦之所宜得而文雅之所自致亦甚可笑也夫天下之民不過農工商耳而士爲之首是天下之民所待以治者也古之教太子者齒於國家欲其先爲士也夫君且先爲士也而況於卿相乎蓋士道之大如此故士之以天下國家爲事也非自任也猶農之服田工之飭材商賈之牽車牛而四方也其本業然也士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反害之是三民之不若也世之人顛冥於利欲久矣其稍覺悟者則必曰吾一人如天下國家何余將告之曰伊尹非一人耶何以任天下哉則必曰吾乃伊尹也乎哉余則又告之曰伊尹非人耶卽如若言人以天下國家爲已任則天下治矣人人皆曰吾弗伊尹則天下國家之事孰其爲之然則必各營

其私共害天下國家而後可也士習若此其學可知矣其文之邪僻可知矣夫其中豈無二三豪傑之士而頻頻之黨甚衆不得獨行其志是以世道日非而民生日蹙也士者有能知

國恩之不可負則亦可以與言矣余之於汝立則望其必爲豪傑肩天下國家之重而無爲一身一家之計與古今之豪傑比而無自混於流俗庸人之中夫如是乃謂之士乃

國家所以取士之意汝立行且舉於禮闈徧睹一世之才士有同志者卽以余言告之與之共報

國家而拯斯世之患俾天下知制舉之重則不亦甚都也哉

賀張珍夫應鄉舉序

今有千金於此中衡而下令曰能左言者以此與之則千萬人爭爲左言以讎得千金忽有一人焉爲左言則衆大駭何則彼皆市井之人而此一人者士人也千金厚賂也暫爲左言非遂其志也而得千金可以養老恤幼天下之惡始而美終以

曉蓋者有什百千萬於此然而士人必不可者以士人異於市井若苟焉而逐利則與市井不殊今天下之士人其所爲文去左言無幾而皆用之以取青紫久矣衡文者曾無一人出而正之豈不異哉今年秋試衡文者爲江西吳太史餘姚孫太史余聞之曰是其將正士習乎夫江西實多君子往往講學尚節義孫太史者是忠烈之裔文獻世家也是其將正士習乎已而聞其與士子約文險詖者不收余語人曰必張珍夫也吾邑之舉者頃之

吉語至矣蓋取文以險詖是使工畫鬼者也夫豈無工拙觀者未必皆巧目而第取其駭人者愈麗愈易售卽險詖亦得其似則郭舍人之語必有合於方朔之解而郭人之書鮮不當於燕相之意矣故倖進者恒多惟以雅道取士則所得必多真才矣珍夫自幼以穎秀稱博學能文然不爲險詖之文以故屢踬於有司至今年父兄鄉黨不甚期望之矣而竟得舉夫有天下者皆闢富貴之塗以誘才智之士而用之繇於正則得正人繇於邪則得

邪人誘非其塗則人皆失其常性而壞其舊俗何以明之燕趙之士慷慨任俠自古而然矣慷慨任俠固非聖賢之道然其人讀書明理義則可以成忠孝之節今燕趙之人無論閭閻子弟卽士人之中有一慷慨任俠者子珍夫溫夷可親而立志較然不欺景慕賢豪如不及疾惡如讐意之所不樂雖違衆必止分之所不投雖貴勢弗扞蓋以慷慨任俠之氣而成忠孝之節者也假令非遇二太史以雅道取士則

雁忠錄公集卷之十

星

國家不得珍夫之用衡文者所係豈輕乎哉珍夫爲諸生淹滯矣然不以淹滯故左言取千余畫鬼求售於此可見珍夫然竟遇知者人生誠有命枉而遇貞而遇肯命也命不利卽枉亦不遇徒自醜耳故君子守貞珍夫得之矣余退廢田居憂世之心不已觀文體之衰不揣而以筆舌正之第空言沮之而厚利招之誰吾從者則有仰天歎耳不謂首善之地得二太史與余之見合而雅士如珍夫者得列於賢書計燕趙之間得人必多天下之士

習將自此遂正而

國家生民賴之哉譬若鵲鳴飛且鳴矣君子修之已以救天下豈有息焉珍夫其益自信惟懋之哉
賀梁文學在宥補廕序

先是在宥上疏

闕下言臣祖故冢宰某爲少司徒時三年考績廕臣伯父官生後臣祖爲大司馬以邊功蒙

恩廕子臣伯父改執金吾延於世世以臣父爲官生臣父不幸短折臣方孩幼臣祖里居未敢具疏

雁忠錄公集卷之十

星

復棄聖世臣身孤祚薄有愧象賢我國家優厚大臣廕子未仕而物故者咸得移子況臣祖服官三十餘年竭力營職總薊遼及任本兵安攘之功頗多臣父未得終破

聖恩臣幸成立謹稽首頓首以

請千是

制下主爵議上

報可余受太宰珪璧之重在宥泉其叔祖升吉叔泉甫尚甫皆與余遊相善聞之喜可知也太宰躬

明叙之性涵洪流之量國家之遺儀軌事天下之風議土俗九邊之形勢機宜纖微曲折無不較若列眉燦若指掌而又精神強茂能勞苦不勌居一官卽盡心於其事籌之甚精而趨之若不及既爲公卿愈益勤毖所至皆著勳績而仗鉞蒞遼屢誓驕虜之氣奏橫草之功正位司馬幕畫廟勝邊塵坐息夫古今安有爲臣如此而不至大官受上賞者乎身歿之後持文墨者以其故相之門人而深求之夫其所謂門人非北面伏膺而受業也一日

忠惠公集卷之二

三十四

之間四方之人偶然而遇之遂足爲累乎且夫出故相之門者往往歆歆驕驕陵上虐下有以少宰而侮冢宰出褻穢之語者奪情之事敢言者數人杖之戍之而侍御露章得罪三年不見釋竟隕厥軀則其人之所從史也隨牒而游者萬里一塗輸伎貢諛乃得陟榮要者爲其所齟齬則余嘗被之矣其他承聲順情司金穀者丈量鼓鑄騷擾及雞犬又噤害善良而曰不附權彼司寇者令郡國多決囚丹市溢川而元勳之裔當以大辟猶迄

今稱賢公持謙執慎一意勤官卑門未進皆如大賓親隆情周恒恐不饒何嘗侮一君子引一宵人生一弊端戕一蹶寡然則公之致身昂足國恩及乎孫固其宜也而論者以所遭不幸掩其大功夫美可不惜哉在宥郭氏之甥也華伯及其諸弟屬余言賀之而是時公未有

卹與余是以述公之德恐在宥兄弟年少不盡知亦欲深求者倘聞余言而察之芻蕘未必可採然公仁厚長者克若天之大律梁氏之後人其必寢昌矣

忠惠公集卷之十

三十五

賀熙甫成武進士序

世道之有古今也自戰國而判至唐宋而甚至今日而極古之人自君王以至於士人未有不兼文武者也朝無將相之分野無兵農之異至春秋衰微矣然晉文公謀元帥于趙衰曰郤穀可其人說禮樂而惇詩書而卑襄公之論文也曰敬忠信仁義智勇孝惠讓此十一者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天緯地文之象也然勇在其中故曰勇文之帥

也言能武也春秋之稱文武如此至羣雄並起日尋干戈而善戰陳者起而佐之相爭無寧日故謂之戰國秦以最强取天下文遂偃矣漢之興乃稍有文而與武遂劃爲二塗然猶有古意至唐宋則以墨研毫素爲文弓矢矛爲武以迄於今士不復知文武而所謂文吏者乃自貴而輕武武亦鮮足重者世道之壞也人才之乏也無復之矣熙甫少而業儒不利其父職方公有文武之畧不能驪俗貴人壯齡放棄而蚤世熙甫痛先志之不伸仗劬而出從軍薊門欲得當以取功名孤身邊塞備嘗苦辛而一二秋山之徒不能用之念此時惟武科可自致其技不過能射對策勉而就之癸丑遂成進士熙甫以勞苦久數有薦書卽未成進士已宜拔擢而武科以賄行耳明年乃授守備薊門之義院口舊文吏尚在掣曳難有爲母李太夫人多病遂暫歸熙甫立志砥節不欲爲恒人其於文武不欲爲流俗之文武況以武自命乎然周之方典詩人詠其人才之盛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公侯

腹心夫能爲公侯之干城者其謀勇可知也自非忠赤不貳純心幹國則不可爲公侯之腹心此豈不可謂賢俊雄奇之士乎而謂之曰武夫此俗人之所不欲居而有志者之所勉也夫士而僅能墨硯毫素者甚無益於天下而末世懸高爵厚祿以騎之粹有夷狄盜賊則以能弓矢戈矛者爲命亦足羞也古之爲士者進修之暇則射鳬鴈以供賓客蓋未有不能射者今之士大夫鮮有能張弓挾矢者也夫人不能射則其心志日以懈情而筋肉騖緩不足以當勞苦成勳業是以先王重之跡茲以談今天下幾無士矣熙甫勉之哉今天下漸欲多事拯世垂名非可以遜之人也熙甫之子玄孚年十七近爲諸生矣其亦無以今之文士自命哉

賀松翁周老親家榮膺臺獎及令孫入學序

夫布衣之位不可以行志監門之養不足以及人故君子之欲富貴猶夫人也而其所以欲者有異君子視其身之富貴甚輕而以爲不富貴則濟物之性無所施故欲之耳余親周松翁者以其子長

卿爲封君矣長卿典二邑一州每使人以檐輪迎之不肯往長卿弟雲卿在家奉養甚歡也翁慷慨趙人之氣愷悌君子之德其治生極爲精力其自奉極爲儉素而非爲貧殖也乃以爲施捨也翁每日蚤起則里中之餓者寒者不能婚喪者磨集而求之無不與者其貸之若棄卽遠方流冗不知其姓名者無不委仰以免于溝壑蓋不可勝計翁喜延接方外之人訪求禁方貧病者輒藥之生活甚衆所居韓村還歲之不易人皆欲逃翁振廩倒囊濟之以得父子夫婦相保也貧民苦掌徭者之敲訐輒爲輸之宋廣文楊州判等之旅蒐非翁則不能歸矣州十字街東西隘不可以車翁買何天衢等之房園數十丈以開之而韓村之徑今成大路及大石小石橋之修葺所費甚多行者無不頌德至于所買宅以門前路狹卽退七尺以爲官街尤人情之所難士大夫不謀人之產不侵官地足矣孰能損已而使人者乎翁以封君之貴寢食無暇以愛人之緩急若就養宦邸則此事都廢而人無

所叩門是以長卿迎之而不肯往長卿宰邑治行甚著柄人以臺省餌之而不應及典州念翁之在家輒棄官歸上官士民堅留之不得歸而與雲卿奉養翁益甚歡也茲所謂輕富貴而濟物者乎善哉乎洪範之言福也曰攸好德夫德者吾之所得于性也好者吾之所著于心也而名之以福洪範天之言也豈不善哉人之攸好至異也而之人也惟德是好殆有神焉以牖之且熙熙攘攘者孰非好利者乎翁之好惟欲濟物此其所好乃元亨利貞之利天之德也福莫大乎是矣直指使者來問翁之義皆表其宅里僉以爲宜聞于朝而竟不果也或曰今遼東陷于夷虜凡輸貲助邊者直指皆請建坊公獨不得與比乎嗟難言哉今將吏皆墨士卒皆屏以有用之物飢餓虎而養罷牛一錢一粟之施皆不可也豈若翁之德及萬衆乎何必建坊神之所屬福必萃焉翁今八十矣而猶能躍馬長卿愛親而遺榮雲卿久滯青衿鵬翮將奮雲卿

之子濂童穉遊冀較文雅孝謹翁可謂自求多福者矣長卿兄弟從余學思義極深雲卿又與猶子士鸞爲兒女姻余幸親戚之中有翁父子兄弟乃略述翁之行事以告于士大夫之居鄉者有能則而效之余則益幸矣

賀賈元禮食廩序

昔孟子稱人皆有心心主于思思而得之爲大人弗思爲小人至哉其論學乎舉世之人罕有用思者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三

吾思之而知其所爲則必思有以報之而世之人所受有百倍於壺餐束脯者若以爲固有之不以與之爲德至乃忍於相負此未若無心之愈也而何標季之世皆其人也

國家令甲學使者較諸生高等得食廩此豈爲其能文耶能文何與

國家事凡食廩者皆啣啣飽耳亦有思其所爲者乎自食廩而進之則爲鄉舉升第通籍金閤而疏爵享祿榮父母以及妻子潤及姻族亦有思其所

爲者乎嗟嗟鮮矣稀矣而不見夫緩之若若冠之戢戢者乎有不括利圯物者乎此皆起諸生者也而廩食之是聚狼而臥之也明年當大比士今年學使者楚周公較諸生高等先廩食之而從余遊者賈元禮首被拔擢不知元禮亦嘗思其所爲否而不見夫周公乎魁冠而縉服貴矣侍御爲兩京學使者卽不復外補坐致九列惟計日以待耳而此者周公上封事指

九重之闕責問鉉之負忤忤惘惘無所隱諱幸而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三

三

優容止於奪一歲倖然亦危矣夫周公舍泰山四維之安而冒焦原跟趾之危豈不見夫囊頭塞耳者之可以無虞哉誠豪傑忠義之性得之於天亦其旌冠繡服受爵祿之榮而思其所爲有不能自已焉者也夫不癡不狂名不彰彼夫垂頭塞耳者自以爲得保富貴之術而不知

國家設爵祿以待士之意謂何非弗思之過耶又況夫害民誤國重

朝廷養士之恩者哉元禮試一思之則立志自不

容卑行身自不容苟趨學自不容不力交與自不容不慎夫卿相之賢者皆諸生之賢者也周公今之賢者也余大兒清衡今年補諸生亦出周公門下余深以爲幸元禮其試思之則何必慕古人哉

賀元仲入太學序

元仲兄弟皆才士也好學能文章孝友惻儻濟濟斌斌遐邇羨異之伯氏桓伯內成成進士起家邑令爲給諫歷藩臬矣癸丑輔季成進士試宰蒲城而元仲尚爲諸生秋試屢不利則歎且笑曰諸生

進士

卷之十

稱弟子員非長年之稱也藍袍而青領束之以絛非長年之服也吾何爲者哉會有令廩生多年屢試者得入貲遊太學需次選除元仲遂携貲入長安就之時輔季正試政長安相見曰吾亦得官矣朝夕歡飲者久之而竣於是親友多向余言元仲之才優於科第而僅僅小成如此或言歸太學尚可就試不廢科第也余應之曰才者必第耶則造化可預定安在其莫爲莫致且人生亦何必第自古取士之法鄉舉里選固不能無詐然意則近雅

進士

卷之十

自是而後或以對策或以詩賦漸入鄙俚至時文而極矣舉天下聰明才辯之士聚之橫舍課之以老儒腐生之說試之以聲病對偶之文而誘之以高爵大祿命運利者忽而富貴莫知所以然其不利者愈苦愈拙揣摩萬方而不得猶庶幾一遇也而不能自己如孺子之逐鶉也久鶉者飛於蓬蒿之間非若鷹隼之高且疾也孺子隨而逐之相去步武而竟不能及倦而稍息則亦息焉追之則復飛哮喘罷觀而後已夫士之求富貴者運命不利而屹屹不休日復一日以至於老此孺子之見也若元仲者可以爲達矣夫仕宦之塗豪傑之所藉以策勳垂名者也何必進士科趨起之徒得之而無所軒輊者多矣元仲業已脫於橫舍之拘離於鉛槧之役而復隨諸黃口兒徒跣入棘園求晚收余有以知其必不爲也元仲之子贊勳弱齡爲諸生翩翩富文藻其能取科第無疑元仲卽坐而觀其翔可也然余觀其精神才詣當必有所表豎哉

賀載甫二令子同入學序

已酉當大比士學使者左公試諸生可大比者而拔童子之秀以補諸生栢鄉所進多於他處見弟並進者數家載甫及其姪際昌之子皆兄弟並進載甫之子長曰升階襄美次曰升堂異美皆垂髫能文並趨芹泮萼輝玉映鄉里榮之呂神明之族也其在栢鄉者曾以儒起家中哀至載甫之伯兄給諫君而盛仲叔氏皆有聲文學載甫蚤舉於鄉余往者數過其家給諫君兄弟列侍其父呂太公翼翼如也俞俞如也其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給諫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墓

三

君每游宦歸則盡出其俸金上之太公置宅爲四區規模如一田不異尺寸一穀一醪無不共之其閨閤之中亦化爲雍熙靡有間言趙魏間語孝弟醇謹內行之嫩未有過呂氏者也昔漢之萬石君家蓋以孝弟醇謹稱天子愛而用之然無功業可見至以不知馬足見笑彼皆得之天性習染不知爲學是以其居朝居家惟孝弟醇謹而已迨其子孫貴盛之久併其家法而壞之夫貴盛者常人之所喜君子之所患也今天下皆不知學以學爲取

富貴之計不知有君繇未聞古人之學也古之始學者卽教以肄小雅之三者鹿鳴也四牡也皇皇者華也鹿鳴者君燕羣臣也飲之食之而又以筐篚將其厚意四牡者勞使臣之來也勤于王事至不遑將父與母皇華者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使之周爰咨詢君之愛敬其臣如此童子之時未能爲詩而先使之習此三者欲其知君臣之一體養其忠愛之心他日服官能示周行念靡盬勤採納以酬主上之知遇也豈徒爲愿朴之士而已乎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墓

三

然鹿鳴之不佻言厚也四牡之托興于雖以其怒也皇華之所謂周語忠信也繇孝弟醇謹而允之以學則伊傳旦奭之忠卽孝弟醇謹之至而已蓋余子清衡之入學也余命之北向望閭而拜非徒以余家世受

國恩也卽今者

上命學使者試文郡而童子得以齒於衣冠異於凡民非

國恩也耶童子輩聞

神聖處玄宮便如視天而不知學卽所以事父卽所以事君卽所以事天也父果遠乎則君也天也皆不遠也以不學不悟故以君爲遠公卿大夫孰非繇童子入學始者耶余其時欲以示同學者慮其駭而不信也今以語載甫之子庶使學者聞之而知古人之學不徒爲富貴國家或有賴焉

賀劉士美入學序

劉士美者余姑母之子也其父從學於余祖武功公未得入學蚤世余姑母茹荼飲泣育士美與其兄士雄成立兄已爲諸生士美久不售益發憤讀書督學周公較士恒山以士美補邑諸生士美屢試姑母朝夕望之數不利至是心益苦乃果爲諸生矣士美之先世皆饒於貲以勤儉相承居於邑之西鄉罕至城市孝弟醇謹存先民之風余猶及見士美之祖清癯頰長衣冠雅朴明曉經書益嘗業儒而未偶其望余姑丈之成甚殷乃亦不偶議者以爲劉氏宜興其先世有隱行又行寬厚貧民佃其田所崇穀或不能償輒棄之歌舞者衆矣則

宜興士美之祖父皆好學有行誼而園阨不達疑極則舒感極則遂故曰劉氏宜興夫貞完之節壯夫猶難而況笄褱之人乎乃有春華之年所天見背而能茹荼飲泣撫育遺孤以至成立又能以慈兼嚴延師督甚俾之明經胡廣起於農家伯始遂爲文儒此世道之所倚而神明之所重也安得不豐其況而昌其貽乎余姑母之不幸而成其節其於劉氏猶江河之流阨塞於孟門三峽之險徧从噴薄而不得進衝激而下乃能迫天盪日以極其浩瀚之勢節之於天下大矣哉天地之所以清明也中華人類之所繇成也古之賢人名士每繇此興先是士美名發解將試時余爲易以發業旣入學其兄弟來過余余沐髮未出念易有發于事業美之至也欲字之著美及相見則士雄爲余言其家有雞雞二首皆有文其一曰士其一曰美余曰我固欲字仲弟著美也士美卽其字矣異哉此劉氏將興之符也千里之跬步江河之濫觴在於今日則惟士美勗勉之哉

賀劉公令孫入學序

中貴東橋劉公與余同邑余薄遊長安時未見也及余解官歸劉公以展祀過家乃始相見所言依于仁義名節間及文釋間一言之善卽喜氣滿溢以得所未有別後余每向人言劉公君子也平生惟好人倫乃遠求而近失之旣而乃知劉公微時曾之元氏有友邀之酒肆中得遺金若干藏之懷袖俄而一男子振振然來曰吾貸金以償逋賦而失之于此劉公卽以還之其人口小人劉應科也

通志卷之十

卷之十

三

三

何以報大德哉請分之不受欲沽酒爲壽不許其人竟不知所謝崩角稽首而去昔司馬子長若貨殖傳以天下之人無不爲利自商賈禪販末作小技以至縱博之徒具在其中以其人皆徒手而致素封有可取者若居官食祿乘得爲之勢而冒沒受取往往起寒細不數月而新車大宅成富家豈足爲貨殖哉子長蓋以此舞當世之士至謂原憲季次爲可羞以爲所榮在彼卽所羞在此耳而班孟堅用以爲譏幾于癡人說夢矣夫讀書明理義

者肯用其智術于貨殖亦有何難獨耻之不爲耳劉公當困約時得遺金于地而持以與人况勞心苦神以求之哉余又聞戊申之春劉公別余北上至新樂邑民吳姓者進訴不幸被誣爲城旦有母八十而老劉公爲贖其罪而遣之劉公之侄求得賢皇之姝女飾以綺衣而送之京邸意大所有覲問之則知其許聘霍氏子矣母寔而貧不能娶也劉公聞之傷焉譙其侄奈何作如此事立送之歸以直爲施并其衣與之女卒歸霍氏其壻霍增也

通志卷之十

卷之十

三

三

今有兒女矣每欲走謝劉公劉公以路遠力阻之繇斯以觀劉公豈可謂非君子哉劉公有孫曰希哲學于長安客歲見之于余余字之曰允明學使者都試以補弟子員邑耆紳郭廷尉諸公徵余文以賀余久廢此事然劉公有孫而青衿可賀也劉公處貴近之地三十餘年矣恬靜自守不求榮進日惟散帙染翰不輕與士大夫交遊其自奉甚易古宅一區在徐神公庄僅蔽風雨田不過四十畝允明馴雅謹飭布衣紉屨自鄉中之域十餘里恒

徒步往來尤可賀也余是以口授家弟及兒輩書之允明往而稱慶令持之見劉公酌以太斗必爲我一笑而酬也

賀呂鬻叔舉孫序

天之將興人國也則其臣庶必賢而且多書稱純佑有尚詩頌右序有周皆是道也惟家亦然天之將興人家也則其子孫必多而且賢世傳楊華陰何平陵之先皆有靈胤皆符弘胤胞祉厥後皆如其兆絲髮不棄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不有積德

應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

序

三九

安能致此乎比來吾郡士大夫家則稱柏鄉之呂爲盛焉桓伯起家進士爲給諫所至著名迹鬻叔元仲皆青衿高等軒翥將翔而輔季又成進士且非獨此也四君者其容貌皆瑰琦宇度皆恢卓言論皆慷慨而又皆愷悌坦率居鄉謙退待親友克惇和好夫選之衆士之中而求四人者猶難焉有四人者而同父母爲兄弟乎豈不盛哉而四君者生子又多且早輔季之二子最先入學就督學試爲諸生冠食廩次則元仲之子鬻叔之子經美年

十六翩翩乎文哉矣而遂舉子鬻叔纔四十二歲有孫矣譬之大江之臯泰華之崖靈氣之所孕毓膏露之所滲潤琪樹瑤芝曄曄鞞鞞固其所乘之地蓋亦時之所值焉鬻叔之先世有積德卽其兄弟之孝友亦足以致百福之求而鬻叔豁然頽然與物無機而行已有則識者觀其面目腰腹而知其爲福人矣子孫秀蔚不亦宜乎自鬻叔舉孫而親知鄉黨無不歡欣歌舞持羊酒往賀而皆欲得余言余與鬻叔兄弟締金石之契非他人比喜自倍於他人然不敢徒相賀而已夫君子之事天猶事父母也怒則必求其悅悅矣而愈加慎焉昔虞升卿以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恐獲罪于天余亦垂二十年無所出不勝恐懼極身修德幸舉一孫余心稍安然此加慎之時也願與鬻叔俱從事焉

賀楊西泉生子序

余嘗適博陵道出葉城之張家庄楊君野服出迎余爲下車問子何爲曰頗習養生家言久之余再

過其地楊君復來見余宿於寺中飯後行佛殿前
引楊君與語問之日子向謂習養生家言是何術
也楊君具言之無隱余日子之言有合於伯陽之
意有暇來過我既而來則見之於郭侍御既而又
見之於寧晉王選部諸君皆奇其術而邢趙間皆
欲識楊西泉學養生矣西泉者楊君之別號也病
者得楊君輒起衝薰成冰雪之姿庭羸變金石之
骨無子者往往有子余見其術之有益於人也則
又爲之南見於長羅李司馬崔太僕又南見之於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 六
獲嘉馮司封兄弟東至清涼柳侍御聞而厚遇之
數公皆一世偉人與之曲席而坐傳器而食楊君
之名遂動公卿間矣楊君有子壯有室而捐舍楊
君年六十矣去而遊於中州縉紳之間聘請無暇
日
唐王聞之亦招致邸中喜甚以爲得遇楊君晚也
兵使者宣城蔡公尤愛之念其年高無後爲問諸
日者云卽當有子謂楊君且歸生子而來楊君曰
唯唯蓋甲辰之十二月也乙巳七月蔡公以

國慶入
朝取道于趙楊君見之日已有子乎楊君以手指
其腹蔡公大笑至十二月而遂舉子夫世之談神
仙者皆歷舉其朝代姓名然未見一人曰皆在十
洲三島中或飛入天門浮游倒景果爾則其入之
壽皆極高矣不知其見子孫爲誰其未仙之時不
知有何功德於世其既仙之後不知其道德所進
何許竊意其人縱在亦不過葆蓄神氣以求長生
而已夫天地者人之父母父母之生子欲其爲聖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 四
賢以濟民物若閉關獨坐以得長生而無可稱述
是情竅之子也雖有壽父母將焉用之故習養生
者正不必爲仙第能却病生子至足矣却病則可
以建功生子則可以成孝此功德之大者也而況
爲世之偉人却病生子助天心之所福輔蒼生之
攸賴其爲功德孰大於是楊君有之其六十而不
衰以能有子固其術之奇哉蓋鬼神贊之矣夫身
之所係重矣余因楊君之生子而著其效庶當今
之賢者知楊君而用其術以康強其身以孝子天

地世果有神仙聞吾言當項項不自得乎否耶

送柏鄉孔公還番禺序

孔公爲柏鄉宰二年許而還鄭府審理元遷王官者長史而下率無缺名曰遷實禁錮之云不可勝効藉此以驅除然曷可不慎也孔公結髮談道刻意尚行其下車時當路方議革徵收投櫃以防有司之染指孔公性不嗜利俸入之外不取一錢縣當通衙尉傳之費一切付之典守者相沿之習盡滌無論取贖銀於詞訟也此其人可遷王官耶然

龍忠肅公文集

卷之十

序

三

孔公不善事尊貴又信心獨往不畏疆禦是以至此余甚爲孔公惜之公番禺人而宦於趙其歸將無以爲資斧及見孔公孔公夷然如常時語及遷曰命也余乃仰而歎曰嗟乎此天下之所以貴君子者也服官未幾而得禁錮又無以爲歸計小人處此有號眺標擗已耳而若是其澹淡也君子豈不貴哉然小人者以官爲市必不至於裸身而歸投櫃之事當路者議革不啻先甲後甲之諄諄而已有佯許之而不革者有革矣而取之益巧且多

者斯其人而二年遷王官可以爲富家翁矣然猶不免於號眺標擗也且斯人也又未必爲王官蓋

小人者不難撓觸事尊貴而能骯髒於疆禦又腹民膏以行路故曰未必爲王官顧小民則苦矣是未若潔已而貶位者也故曰天下貴君子於是孔公將行余與之言易及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車也者卿大夫之所爲賁也陽德居下來帛不及舍車而徒爲趾之賁賁及於趾文茵丹轂不足爲華矣且夫冕而乘車者終日於車中肢節拘攣未嘗不欲徒步以和于身若舍之而下則慮其褻威重而見笑不敢也是禁錮之象也若夫舍車而徒者則以草屨爲雲車海之內海之外無不可遊者而世之人以爲禁錮豈不惑哉孔公聞余言喜氣滿大宅曰今天下十五區余遊其十矣惟北方之未徧異日者當乘雲車來與先生盤桓煙霞之間此別暫耳乃解携大笑而去

送雷醫洲歸里序

凡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以其出於古

龍忠肅公文集

卷之十

序

三

聖人而相沿用之是曰徇名行之則若厲精而廢之則若昌被故不可以已是曰節迹考績之法起於虞舜舜大聖人也行之而庶績咸熙有苗分北故後世率繇至於今不替設使舜非大聖人而三載考績黜陟元陟四凶以大亂天下則法止於其身矣故夫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且非獨此也又爲之說曰考績重典也凡所黜者不得復用且不得自明果如是則必服天下之心而後可而未必能也當事者誠不明不知天下之服與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三

三

否而行之則天下之人猶有以亮之然率以不公故使天下不服如近日管志道之雅達也而黜馬猶龍之清直也而黜二子固皆有各然管以忤宰馬以傷直指皆不可容而丁此呂以慷慨敢言黜沈司馬一言之激至於逮繫繇此言之考績之在於後世其行也不若其廢也何則論劾時有未嘗不黜賢者猶可伸眉至于考而黜則已矣而管志道猶得復起則以管繇此部爲臬司無何而左遷提舉以稱病歸未爲一日提舉也而黜當事者

口咄而不能言故復用而馬猶龍以儀部督學江西三月而黜江西之士大夫公論素明人人不服然論者以爲考而黜者不可復用也夫使馬君不爲一日督學則亦必黜然則管與馬何以異哉今年考績雷鶚洲爲聞喜黜余聞而駭之鶚洲與余遊以仁義名簡相切劘必非得罪士大夫百姓者旣而知其以隣邑及僚友之隙飛語交射之故鶚洲人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三

三

觀還過余曰復豫主臣典邑無狀負先生之明教良多然加之以酷則不敢當具言當事所指鄧邦禹等之瘦死皆盜賊而任繼先者絕不知其人孝廉計偕者見彈章大笑曰是十數年前縱博其父怒撻之而雉經者也今遂以坐今君余曰是何待情說不聞孔子之論交友乎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人生操權據勢進則進退則退何必有其實余之平生足下所知也爾鄉之小司徒劾以賊如干而口代

天言者亦以爲貪余貪人也其取友必貪矣君余

貪酷不亦可乎嗟嗟世人何必與之論是非哉考而黜者不宜辨而足下不服余又妄謂後世之考績可廢皆余二人之私言不可以告人驚洲大笑將別余歌以送之曰

士必遊宦乃知世人世人益疎吾黨益親軒者冕者其爲其暢毀之以譽屈之則伸登華山巔觀滄海濬飛仙爲侶何悲我辰

送還陽子歸壽陽序

萬曆癸巳余爲考功郎迂執違時放歸冲上隱于

龍忠毅公文集卷之十

五

芳茹園夙聞還陽子今之得道人也居壽陽山中

晉國主禮遇之辛酉春作書托友人李本寧廉憲請之其書曰星有天幸開當我之時而有仙翁者得上真之秘訣鍊神合虛玄通造化金丹默運雷雨立至暫遊人間以待鶴駕星塵根穢質何足以聞至教第念仙翁離羣獨修未必知世人之善惡抱道不傳非上帝之意傳非其人殃咎及身而士大夫爲甚士大夫之爲惡者誤

國害民正宜蚤已而或得延年之術以久存於世

長爲災害詛咒不效勿術難施知其繇仙翁之教則亦代受其怨恨矣非我殺人實授之刃斯

上帝之大律凜凜乎不可觸也星雖不肖然自幼而有廉耻性頗慈良自誓居官必救萬民居家遇一蟲一草必加仁心今年六十漸有衰相然鳴器未壞尚堪修習謹托友人李按察訪求仙翁顯俟過我齋心請教伏惟察其一念向道之誠而不棄之是星之果有天幸也日夕望之還陽子惠然來傳我以大道結雲霞之契而去天啓辛酉余七十有二矣家拜太常少卿余以老不欲出夷猶者一年有半

龍忠毅公文集卷之十

羊

國恩橫加洊至少司空余塵情未斷辭白雲而赴丹闕冀以不失臣禮乃遂躡六卿之上任重事劇大非老人所宜時患腹疾欲歸不能

晉國主賢王也謙光下士曾以書責巖中今年夏復使使來余爲牋以謝求之爲問還陽子宗方以救余余當救萬民以報

國家以報

國主

晉國主遂爲請還陽子來余得其方服之宿疾有瘳可以暫留矣今貪殘之吏鱗比郡國萬民倒懸余有救民之責而不盡心力以救之是負

國家負

國主還陽子亦不宜傳余以大道矣則余何敢哉然老矣道德經不云乎知止不辱余旦夕且歸矣還陽子當必御風而過我園中也

贈大將軍西泉麻公平倭序

代作

趙忠毅公集卷之十

五

明興二百餘載湛恩滂流羣生悅威嗟乎方外罔有不服天乃用茲於

上俾益兢業以保永綏焉西夏之小醜奮兵稱

逆鉢虜內吳于是大將軍西泉麻公奉

上命徂征而是時倭奴青正大舉聞朝鮮號數十

萬朝鮮不能枝社稷將民其王棄國來奔額號求

救

上爲之惻然動憫然馮怒

命大臣將將征倭久之無成功倭甚驕當事者休

細人遽言倭欲得封如昔年虜俺答事卽退兵歲修貢輒信之爲

請以天使往竟至辱國當議封時滿朝不可共爭之不能拔少司馬餘姚孫公言方今中國一統將吏如雲以芮者倭也何至不能戰而媾解當事者遂以孫公出督薊遼兵若曰以觀若戰焉矣孫公至則謀立將參伍求之得大將軍推轂於

朝先是大將軍西征無何卽薨夷疆崇叛者功甚

高至是建節延鎮矣大將軍與孫公同心主戰決

趙忠毅公集卷之十

卷之十

五

其赴朝鮮提兵千餘耳賊犯稷山及谷賊椿昌擊

其衆皆勝所斬獲及奪所虜朝鮮男女頗多犁裨

將領兵七千至軍威益輝乃爲伏兵令練士五百

至蔚山誘之出戰蔚山賊巢也賊巢凡十有八蔚

山最大城堅賊出伏兵輒起大將軍領大軍至自

朝至暮與青正三十餘戰遂引我兵至于大江之

岸大將軍下令曰我與賊共此江矣退者有軍法

軍皆殊死戰賊兵大潰墮江者甚衆明日攻城墮

塘半秋廳皆破之二寨皆賊巢也賊入蔚山不敢

復出是役也斬獲甚多悉燒其室廬青正大懼遣使持書求貢大將軍叱絕之會天陰雨我兵圍蔚山月餘大將軍賂賊兵尚衆上疏求益兵

上益遣三將軍領水陸兵至共得八萬人四將軍分爲四路攻賊大將軍分蔚山西僧堡釜山等寨皆城堅難攻者也以其寨分爲四面求賊不見一人乃攻溫井溫井亦賊巢也破之斬獲甚多賊益無鬪志矣諸巢賊悉入蔚山我軍無衝城具大將軍急會圍覆車之戒夜寨其一面賊果自燒其巢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遁去明日大將軍追至釜山斬十餘賊是夜賊遂渡海歸國我軍至海岸而還奪得糧二萬餘石大銅神礮三座每座重五百餘斤大將軍凡斬賊一千四百四十五級生擒其將一人賊婦一人奪虜朝鮮男女一千三百餘人畜六百餘頭燒屋四千餘間甲冑器械無論也大將軍于平倭功最且多朝鮮人爲立碑頌公德先是我軍遠救屬國稱天兵頗有搜牢之聲而大將軍所部如風如林在所不擾是以朝鮮尤德之大將軍竟以戰却倭君

子以爲光孫公之舉大將軍東征時王子備兵密雲知其良將及王子撫延鎮與大將軍姪祁山公其事乞言以垂來遠王子曰始朝鮮之求救也謂倭欲假道犯中國以隘之故怒此磯我也語曰狃狹及米令朝鮮爲倭烏可乎大將軍之功在社稷矣仁心愛士御有紀所至人不知軍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祁山公爲將與大將軍等豈不盛哉

贈俞叟序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余生而少英雄之氣年十一爲嘉靖庚申歲大凶民餓死者相藉也余家東門內每至門外見之輒流涕夜則衾枕俱濕拾得一幼女養之不活大哭累日是以服官恒欲救民而士大夫鮮有惻隱之心人抵皆欲立至大官致大富耳士風如此兆民化之鮮有能爲善者余以嵇康之懶慢偶爲主爵銳意救民而不自量抱檠而歸前堂官俞杰送之抵里具道其父俞叟名文佳世農家減產教杰等兄弟四人讀書兩兄爲諸生杰爲吏一弟務農遵

父之教惟勤惟儉家漸肥起大屋造宗祠修祖宗之墳墓又造橋梁以濟輿徒時時教人爲善爲善尤在孝父母然叟之事父母也甚孝實躬行之非以空言故鄉黨多化之者叟今將七十矣杰無以報恩欲求余言以贈余初歸冗其不暇爲文然余平生聞一善人卽如骨肉思稱傳之其在民間者尤所喜聞蓋士大夫之所謂善人多不實文人之言尤多不足信也俞叟力田以行孝道教諸子又施及鄉黨而染之以善何必爲大官爲大官而不

題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

孝

三

行善甚苦何也競進沒賄必不能救民且不敢出一善言卽出一善言聞者退而笑之曰爾所爲何如哉斯不可謂極苦耶若俞叟者其亦樂矣樂則其壽不可涯也嗟乎孟子稱性善性果善則讀書明理者宜皆善而何其大謬不然也以余所知邢臺有馬鳳者農夫也柏鄉任廷珠者賣雜麵者也新城馬文者賣瓜者也其人皆孝弟忠信余中心敬之今又得俞叟真所謂性善者也余因杰之請輒書此爲贈杰將爲官矣其尚約已教民述文之

言以教民孝余近日鼓舞士氣之疏正欲吏掾中有如兄姑蘇者出焉以無使進士科擅富厚而爲民害又謂一塗之外無人哉

王母趙節婦序

藁城王修忠來見趙子叩首以請曰修忠之父名審不幸早世母趙氏年三十修忠纔九歲耳又無兄弟田僅六七十畝皆再易之田不能償種母誓不更適矻矻紡績攻苦澁淡撫拊修忠以至成立今有三子二孫次子讀書可望青衿萬曆壬寅也

題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

孝

三

大夫以母氏之節聞于兩臺移檄表其宅里母氏以天年終六載於茲矣修忠念母氏之德無可爲報也願惠一言以垂之子子孫孫知母氏之塊鞠愁苦以爲吾父守節而吾父之所以有子有孫不爲餓鬼者皆母氏之功也趙子曰婦哉趙也世之富貴而寡者多不能守節有孤以爲累或棄去而趙以貧窘矢共姜之志保其弱孤以綿宗祀可不謂難乎子哉修忠也母旣歿而不忘爲之求言以計不朽斯可謂孝矣夫

是母是子固皆閭巷之人也其志意如此何必公卿修忠之言曰吾母誠慈亦賴吾伯王博視我猶子而伯之子修實吾兄也爲之支持門戶吾母得以成其名節今吾伯逝矣修忠一飯不敢忘吾兄也趙子曰兄哉博也能成其弟婦之節迺日元氏有董節婦者其夫之兄迺之嫁以致自刎博視之狗彘矣而其子能若父之志修忠能不忘其伯與兄之德善良乃卒於斯卒也何必萬石君家余輒爲紀其事以付之夫人無隱顯道在爲尊如修忠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

七

者余不敢名也爲字之曰克孝云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邵上趙南星夢白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碑

關王廟碑

古今之稱英雄豪傑者公論已明譽望已著而余罕能信之非余之好疑也功業易立也名譽易成也惟其幽獨突與之地舉心發念之頃莫非天理而幾微之私意不襟乎其間斯爲真人耳有十英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雄於茲令其一一以此自反則必有懸沮不能自信者而余安能信之夫負勇建功者恒利於得藉而植操矜節者每壞於貼危故有成之白首而失之一曙武安王關公生漢之末季曹瞞以項羽之資假齊桓之勢以興漢爲號此應龍之厚雲而騰蛇之濃霧也王迹其行事爲漢蠹賊舍之而歸玄德卽曹瞞嘗得之極其親重寧爲橫草拏旗以報之而必不肯留此其君臣之義去就之節固已凜凜兢兢至隆篤矣然讀書知方者類能勉焉至其

直衷貞志寔行颺赴不搖於毀譽不撓於成敗不休於灰生則豈惟天下之人信之卽姦雄如曹瞞亦信之矣蓋王之心事如日月然昭昭乎無可疑也故剛大之氣不與形而俱泯而常存於宇宙之間靈爽赫奕長爲明神蓋天帝神祇皆信之矣夫天帝以爲臣工而神祇以爲僚友非信之而豈其若是故能翊贊大儀匡扶皇極福善禍淫歷有徵驗近日平湖陸太宰剛方君子也一要人詠之曰向彼求太宰若四肢之無骨太宰之季子基志吟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之于王父果以柔取位子與有辱焉然父實介立彼誣人如此神其察之無何而要人三世湮殞赤臭播聞海宇嫺詈豈非王之震迅馮怒奉天行殛哉吾邑西門外有王之廟久矣廟居臺上與城門直對令長晉公至民功旣底乃秋羣神於王同里尤所尊奉見廟宇狹小乃拓而新之廣袤俱倍爲殿三楹剎如之左右廡皆如之爲樓以置鐘鼓規模軒敞丹青楮壁煥爛景彰始于三十八年九月至四十一年四月落成屬余爲記余觀長人者不

知敬民則必不知敬神故夫子論仁以使民如承大祭然亦有民之不恤而崇祭祀者無亦自慮其獲戾而求解免焉是媚也非敬也如王者豈可媚哉晉公忘已厚民立公滅私其心可以質之于王而無愧余能信之故于其修王之廟也樂爲之記如此

山西右布政使兵備大同左衛韓公生祠碑

自古忠臣志士與天下同其懼而不與天下同其逸方海內騷離日尋干戈人思保其首領妻子誰能不懼忠臣志士乘天下之懼而用之家皆勝兵人皆勇武故勳績易成也迨承平之後中國宴然守在四夷而犬羊中無軼羣之足能爲害者當此時天下號太平誰能不逸逸則玩玩極生亂忠臣志士知其然也其何能逸然天下皆逸一人安能使之復懼則亦盡吾力之所能爲者而已故曰君子所其無逸無逸爲所蓋其天性焉若方伯韓公備者所謂忠臣志士非耶今天下承平久矣韓公備兵大同左衛其地夷夏之界也欵貢之後夷使往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上

三

來出其宇下公初至見沸胥滿道所在患苦之因稽往牒問父老北虜初欵時來者不過十餘人其後漸至一二百人比之往時所費年多一年公申明舊約限以名數無敢闖入者於是犬羊氣懾中國之勢始尊歲省數千金其細者也見法令之太寬而將吏偷惰議革其甚者數人而軍容日肅往者軍士多爲諸將所私役卽兵使者不免焉公沐之自身始一日而行伍得八百餘人夷馬之市於我者率多羸老易僵皆虧軍士之年支償之而內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四

三

改觀焉三年以邊最自叅政晉右方伯無何而擢
全晉左方伯衛之鄉紳總兵陳震通判屈尚廉舉
人霍效元諸生王之佐等把總等官朱世寵等指
御史直等旗甲楊登者民錢棕等屬赴當道請建
生祠以昭韓公之令德垂不朽當道者皆以禮則
宜之張將軍萬邦徵記於余余嘗嘆天下有承平
之時而邊人無與焉何則疆吏因循幸無事而犬
羊之性固不可馴鞭笞不動能無愁乎率以爲國
然則邊人苦偃伯靈臺以五亦可隱也久之未有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五

三

不遭大創者羣狼入闌牢而曰無幾食或倒以爲
劫則邊人苦文吏以武弁爲外府請冠帶焉非
剝下安所得之則邊人苦自韓公至而制虜不敢
內變率將吏皆恤其下食菽飲水之外一錢皆以
備賑使歲無凶荒邊人何其樂哉斯樂也前乎此
所未嘗有後乎此所不敢必而安能舍之而安能
忘之今天下漸欲騷士大夫猶生貴而嗤武韓公
獨結驩忠勇激厲士氣斯真有匡濟之志而審時
計者也此語余以張將軍國士前平寧夏有奇

功張將軍極感韓公之知故求余記韓公初仕爲
太倉州奉母憂歸旣而爲信陽州皆有生祠余旣
爲記復爲詩三章俾歌以祀公其詩曰雲之西其
雲油油爲霖爲雨膏我原疇樂旨君子萬福是鳩
雲之西其雲英英爲霖爲雨灑于杜蘅樂旨君子
邦家之榮雲之西其雲圍圍爲霖爲雨被于沙磧
樂旨君子孫孔碩是時韓公未舉子是以未章
祝焉余聞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夫韓公之德歌
舞之者衆矣其必宜于孫哉韓公名策字 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六

三

念劬南宮人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李公碑

李公名化龍字于田其先潁鄉隴西人七世祖瑾
徙長垣瑾生公度公度生鐸鐸生泰泰生盱盱承
誠誠生繼古繼古生棟卽公父湖西公贈兵部尚
書者也母吳太夫人妊公時夢大雨中有玉柱自
天而下峙立中庭生公讀書五行俱下爲文操觚
立就髫歲補諸生稱聖童郡守王陽谷先生名士
也重公與南樂魏懋權招之書院中每試迭冠諸

生二公皆升高第公舉甲戌進士授嵩縣令財二十耳吏胥見其少而秀羸署宇故草草試之公心度弘廓不問也其輩遂駁媼公乃攝以威嚴豪猾皆聳及朞而邑大治世以方子奇東阿之績公孤挺無援稍遷南工部權稅蕪湖匪清無何爲南吏部時魏懋貞鄒爾瞻諸君子皆在南都結期聯騎游于采石雨花燕子磯之間稱詩裁賦藻山川而責草木迄今傳之以爲金陵之勝事久之擢僉事督學河南較文甚速其所指利病甚詳且中苦學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七

三

而久不遇者往往驟拔之其人率鼓舞崛起一時稱神明未見督學如此者已遷叅議復督學山東作人之效猶中州也公望日益隆遂擢河南叅政尋入爲太僕通政公以兩大人年高素不欲之邊塞而會遼東巡撫缺遼東於諸邊稱難其人大司徒趙公世卿山東人也曰李公督學時兼攝數道事至立剖如簪之泛輕塵此何所不可遂以公往是冬虜東西合謀入犯公笑曰西虜衆數萬其剽不可犯東虜僅萬餘耳易與乃檄大帥董一

元伏兵鎮武堡空其營賊入我師橫擊之斬虜首四百餘級虜迸去明日西虜至攻右屯我師乘新勝氣銳夜劫賊覺而引去以功晉兵部右侍郎蔭一千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已而東虜以鎮武之忿數入犯公以精兵敗之于靖遠又敗之高平又檄大將出塞搗巢大敗之于什方寺堡虜自是氣聲不敢內熨矣拔上

賜金幣升俸二級公念兩大人數稱病求歸久之得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八

三

予告解均服而絲衣以舞甚歡也而有播酋楊應龍之事先是守土者控馭無術武冒沒重賂酋既驕矣而治以漢法激之成跋扈乃

請剿

上就拜公總督川廣湖貴事

賜尚方劍斬偏裨以下不用命者比發家則酋已破綦江叅將房加寵遊擊張良賢夾之而酋之罪惡不可赦矣公攜家以往從容笑言將吏恃以無恐入綦江卽爲文祭二將軍曰人誰無死以法夾

以賄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
死耳曷若死國之不朽也慷慨激烈足使人人有
喪元之思公疏

請山陝閩浙各路勁兵先後至而舊帥劉綎坐遷
延革任公謂綎曰將軍結髮從戎膽智聞天下而
怯區區楊酋乎綎感泣願効死力公保留綎殺賊
自贖命綎等入路進攻而以文吏張棟胡桂芳高
折伎史朝貞等監之破三洞降其部落賊大窘而
湖西公之計至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元

三十一

詔公墨緣從事時賊鋌而走上海龍圖自保公密
授方略從國後掛路上火其龍虎閣首投綴死其
妻妾子女皆就禽凡斬首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
級生禽一千二百二十四名俘獲五千五百三十
九名擄地悉平又條上復郡縣等十二事爲善後
之計皆

報可公疏求奔喪入上而後得歸服甫闋起總督
河道先是治河者遷去或里居皆以所築隄決追
罰至是乃起公以人所不敢往正如播州之役公

至照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
湖河遺跡噴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
之衽席者也奈何既脫而復入手乃上疏言開湖
河便得

命旨卽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
是歲運千艘通行無所礙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卽
爲已至迄今賴之公其時見秋水漲溢不無銜鬻
方疏請爲分黃保泲一勞永逸計而奉吳太夫人
之諱以歸禪除起兵部尚書武弁之陞遷大都諾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

三十三

價于天市而取之于職方公揭其資薦之數于部
堂有缺序轉而佯濫稍息考察軍政諸侍與援多
羽翼者以爲萬不可動而皆不免雖久
留中然亦竟下時論壯之其所條議四十餘事皆
精審可行公神氣素王一旦病昏聩甚危幸而甦
然遂衰鬚髮顙白殮殍日漸以至不起公生于嘉
靖甲寅三月十日卒于萬曆辛亥十二月十五日
年五十八耳以平播功及秩滿加佾國少傅兼太
子太保卒後贈少師曾祖祖父皆如其官母皆贈

一品夫人所贈公元配及沈封皆如之子不矜錦
衣衛指揮同知不盈錦衣衛指揮使功名榮寵可
謂至隆極盛矣而遠邇皆悼惜之公才高天下其
爲詩文隨手而成卓然大雅少年通顯立致鼎足
而親賢下士形骸都忘終日談笑情瀾靡竭而未
嘗有所漏言所在思職如田之有畔尺寸不越也
遇事敢爲而計慮甚周必不出于萬有一危之塗
誠天受之全才國家之楨幹也今天下在外猶可
展布居中則多掣肘蒼黃則急用人閒暇則憑口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語且求去者亦甚不易播州之變天所以就公之
功名而見篤生之意也一爲本兵卽難愜志考選
之事纖人弗堪過此以往公且黃鵠舉矣而大命
頓傾此天所以護公之功名而成其始終也嗟乎
天之於公則厚矣其如天下何公文章功業自足
不朽勒之於石今後世以稽覽焉其詞曰

何神之英生此俊人能言斯斐鳳羽龍鱗會曰才
子梁鄴之倫試宰嵩下白晝少年歌雲賦月擬秀
芝田金陵作吏其曹亦仙江南佳麗綠水朱樓自

公多暇聯翩出游文酒逍遙頌揚國休視學河洛
及于齊魯平之以衡正之以矩矱髦多士青雲接
武公望日高入爲列卿遼人苦虜出而牧寧乃若
宿將素習於兵天驕狃伏馬南向牧駭然霆擊狂
奔痛哭再舉復讐空弦遠逐直掃其穴以莫敢歎
播酋小醜無知犯順舉朝蚤供以公廷問
賜劍在匣將士勃奮潞地無種夜郎爲郡文武之
聲震動華夷誓試行河天吳畏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二

帝曰咨卿汝統六師帷幄運籌威驗邊垂如步人
川視公安危而胡遘疾遽遊太空搖木生危崢山
忽崩天人異轡奇傑嬰凶醫和前知長弘令終千
古同符歎恨無窮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世恒言今人不如古人必大愚也爲此言者天之
生賢人君子也其猶世家之積寶玉乎或數年或
數十年或百餘年而得一焉然猶有真有僞真矣
猶有高下品質精光萬相絕也世所稱賢人君子
亦若是焉矣若南樂魏公也者以求之古人中則

易者乎魏公諱允貞字懋忠別號見泉世爲大名之南樂人其先世可攷者自良興始良興生剛剛生昇昇娶于黃生泰泰在母腹而父見背黃貧苦守節撫之成立泰生經以勤儉大其家娶于王生封巡撫節齋公魏公之父也諱怡以明經爲別駕行廉而德厚趙魏間稱爲大人年九十六而卒娶於王無所出繼娶楊恭人生三子長卽魏公次允中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次允孚甲戌進士官刑部郎中文章氣節並爲時論所推公兒時內穎外方屹如成人比就師日惟讀書不知嬉戲十八爲諸生庚午遭母喪過毀病幾殆公配趙恭人夢有神告之而家病者胡不服黃藥公取服之果愈丙子舉於鄉第十四人吏部公舉第一丁丑成進士授荊州府推官荆俗剽悍善訟多疑獄累年不決者公踴躍情悉斷遣之時江陵相擅權作威官其地者率以畏之太甚柔撓求容惟公與觀察馬公文煒廉貞自植民賴以安皆稱青天云而張廷敏有不逞者衆昨舌莫敢問公獨繩以三尺未嘗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七

三

不見容而更取重焉壬午

徵爲御史會江陵物故遺表薦其私人潘宗伯胤胤已而相爲身後之利御史雷公士楨疏論潘輒謂不可相

上竟相之公疏極言潘品下齒衰衆必不服彼必不止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爲

聖治之累甚大疏入不報然亦竟不復用公在臺中曾不踰歲時江陵初沒執政席餘威蒙遺事未能遽偕大道公所糾正甚多旣而陳四事曰公文趙忠義公文集卷之十一

南

三

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慎臺諫之選務戰守之實語多侵執政而張公子聯翩高第遂爲相庭之故事駁及諸有力者肆無顧忌所言科舉之防尤執政所恨遂降公許州判官戶部郎中李公三才上疏救之亦降東昌府推官頃之魏公陞南吏部主事李公南禮部主事與澄海唐公伯元同舍南吏部事簡獨胥吏有貼班銀以佐四司僕馬之費太宰丘公樞少宰海公瑞皆名臣公請如此類悉革之省署頓清而此時鄒公元標繇建言遣戍爲吏科

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長垣李公化龍爲工部數公者多暇相過登山觀水講德論文每聯鑣出游望之者若列仙也蓋如是者二年而聞仲氏之諱公不勝痛念老親其何能堪疏請致仕吳江相寢之而徙公光祿丞過家殯仲氏以太公之命入都數月而有

諭祭秦藩之命公爲正使大行膚施趙公彥副之趙公年少有志節自乘傳廩給與

秦藩餽遺不下二百餘金皆無所取公爲丞陞少

壯忠毅公

卷之三

七

三

卿念太公請告歸三年而家拜順天府丞陞右通政無何陞山西巡撫至則條上五事曰選授得宜則吏治修支放足數則軍情悅屯鹽不虛則

國計實

宗室不犯則

國體尊禁林不伐則邊防固皆得

報可天下風俗駸汚官邪日甚山西文武吏奉公教令兢兢于簞簋之飾平陽守歲所節省數萬金以報公極其休讚用充平陽一歲租于是有司條

議裁革者衆或過于刻削公還其奏曰非入情也山西巡撫每歲交際費千金及酒課數千皆索中物併贖緩不下數萬公著爲憲約凡撫按交際費不過二三金他罕所餽遺公以汾州有二郡王宗人多軍民雜處州守官卑不能制

奏改爲府山西與虜隣自款市之後邊備日他公親歷其地視要害嚴軍實建議整飭忻州崞縣方山鎮其城土也易以甃石而黃龍池草垛山河會水泉石節等處皆創爲堡設官養兵屯守之發人

壯忠毅公

卷之三

七

三

徒修築偏關老營等處邊牆萬餘丈督造鎧甲戎器市買騾馬所費不下數十萬復以其餘助大工征討又修文中子諸賢之祠及書院陶化人才凡皆取諸其所節省他人所云橐中物者也一時山西吏治甚有文理閒閭安樂德威標乎方外虜不敢飲馬于河值

官毀災新建密以開礦之說進而武弁仲春等爭言礦處公上疏言人主玉食萬國何以開礦爲類年貶遂諸臣其中豈無忠臣義士有一人焉可抵

萬黃金不此之寶而發天地之藏以求利諸臣之爲計亦左矣疏入不報而抽稅之議起公不勝憂國憫人乃陳君臣交警之謨責新建以嚴嵩夏言爲戒蘭谿以李本爲戒又言去年二臣以二月加恩而三月兩宮火今年又加恩而三殿火天意甚明臣誠不忍

陛下爲二臣所誤至此也疏入奪五月俸自是山西中使張忠孫朝及他省陳增高淮魯保馬堂等益橫文武吏士人選其意者每繫繫於千萬里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三十一

外而有司候選臺省久留京邸不下公上疏言

陛下何重宦寺而輕言官也疏入不報而中使遂舉劾有司典史驛丞等官往往斃于凌虐公上疏自劾不能爲吏民延旦夕之命臣罪宜罷絀疏入又不報則遂挺身杆之力摧其爪距其輩氣瞥見公不能出一語公不少假借其輩大窘遂奏公沮格礦稅而誣以八年公費酒稅等金數十萬皆入已

上下其議部院諸大臣于是九卿合詞上言撫臣

某清苦之節天下莫不聞彼既參內臣內臣亦參之詆譎相報天下共知其枉疏上不報而南北臺省之疏俱至山西吏民數千人叩

關籲留事遂寢中使之疏上也公所興建諸領其役者及支給之數一一掄記至是出以相質錙銖不爽自酒稅贖銀等金之外廩給乃其餐錢亦以爲公用至太公諸公子往來皆以俸金雇車馬所過傳舍食飲計所費償之傳吏以報於是衆益驚服固知魏公清非有中使疏亦不知其至此公撫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三十一

晉九年執政者恨其錫譙已也屢推卿貳不動求

歸養者二十餘疏不下至是乃得旨即日命駕軍民遮道號泣皆爲祠祀之而祠在太原者李本寧太史爲之記公侍養太公者一年所而太公病性不嗜藥公率子侄焚香禱於天請以身代竟不起公年已不毀矣而哀摧幾絕公天性孝友而父子兄弟皆賢達入以道德相敬愛出則以忠貞相勸勉退則以經籍爲娛人品至魏公不必更言其清然今之清者殊亦易爲何則清名

成而家亦富矣律之以魏公能乎哉且其人率食
位末路多飢寒魏公爲國家生民乃不知有生
死利害故能信心孤往無旁顧却慮及已余竊
京察被逐豕宰餘姚孫公奪俸三月公上疏直言
執政喪其私人非

至尊之意執政恨入骨髓一時同救余者如李公
世達王公汝訓曾公乾亨輩皆去而公留以爲能
容矣撫晉又數刺譏之故必不令其入朝大旱霖
雨僅及一方惜哉公生于嘉靖二十一年六月初

蓮忠教公交集

卷之十一

七元

三廿六

七日卒于萬曆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享年六十
有五公之歿也余貽書當道者謂宜被例優卹不
言及謚以公之名德駿業能聞雷霆見日月者舉
知之耳而卹拘于例竟未有謚也夫亦何足爲公
損哉公仲子廣微今爲翰林檢討清忠剛直一如
魏公以墓碑見屬乃竭筆墨之思摘爲讀頌用垂
來遠其辭曰

悞悞魏公若龍若神望見之者則莫不震佩謬立
朝排檄柄臣奪之言官冀其默泯大節之盤抗疏

直陳豈惟博譽曰報國恩出撫于晉身遠而尊吏
化廉清民戴其仁上帝憚怒惟利之云山毀淵枯
雞犬宵奔公念

皇輿泄泄是箴替不斯畏忿瀟彌濤進則擠之退
綱其輪織人乘之惡言上聞萬衆稱誣公道以伸
九年于外九裴之親釋煩歸養白華可珍終其天
年歸于斯墳倂思羞避先哲爲隣有美仲子鳳署
之賓手繕寶書厥德嶙峋論譔垂世云胡不欣人
生得志無念後昆

蓮忠教公交集

卷之十一

七元

三廿六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冲晉公
墓碑

夫天地之所履載名之曰宇宇也者官室也官室
也者必棟之以木礎之以石木取其不撓石取其
不礪若東蒿荻以爲棟而搏泥滓以爲礎則官室
不成夫剛方直節之人天地之有礎也而不便於
小人小人恒欲摧折之彼勢勝而日巧則此敗然
前政而後績必不絕響於世若世無此人者則蒿
荻泥滓何足以支持天地而天地且淪沒矣余求

其人得洪洞晉公焉晉公名應槐字植吾別號念
冲七世祖寃生勝勝生統統生鍾鍾生偉爲元城
丞偉生朝臣舉於鄉爲和州守和人祠祀之擢戶
部員外郎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配張恭
人妊公而夢龍蟠於庭之槐遂以名公公敏而好
學蚤爲名士嘉靖乙卯舉於鄉年二十三耳明年
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吏部稽勲司主事久之典
選時承分宜嚮時之後有司之遷轉漫無所據入
費者其人既多而復有加貴流品猥雜後先貿亂

龍溪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者區分類合各有定次名曰選規

奏行之繇是統均之地規矩始設焉而請寄時有
公一切拒之卽華亭相黃少宰不能得之於公側
目者衆時大司馬楊公公之同鄉勲名甚盛士爭
附之公秩滿楊公請以其子代不許及公擢太常
少卿而楊公爲太宰楊太宰才臣然多私隆慶已
巳管內察尤不喜直節首推何以尚曰此輩以天
下事惟其掣持在所嚶哨公謫運判稍遷廣平府

同知會新鄭入相公遺書大略謂新鄭才高性急
宜稍寬大和平新鄭不能用然感公言蓋新鄭爲
少宰時知公公蓋報之云無何轉河北僉事久之
轉河西及固原備兵使者公見事卽知其利病綏
紛者立析盤錯者立斷所至皆有名迹軍民便思
之萬曆甲戌奉張恭人之憂歸里服闋除湖廣兵
備副使至則覈其屯田奸豪侵奪者悉寘之法刊
屯約四章垂永久焉無何擢參政分守湖北榮府
承奉成於醜理官受賕欲絕其獄公竟正法又發
薛弁暮夜之金巡撫王公疏其事

龍溪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上命紀之擢湖廣按察使時景王府第火坐采樵
者七人公廉之實府官羣飲所致竟移其罪而釋
七人有力者爲之居間終不聽擢湖廣左右布政
時江陵相官隣金虎之勢已成有司腴民膏奉之
恐後公悉革之歲壬午當大比士江陵之諸子皆
已升第都華應矣至是欲錄其少子而授意其親
王篆使武昌守曹慎以屬公篆之子亦與焉公不
許於是擢公撫寧夏而調貴州錢布政藻代之篆

使給諫李廷觀草疏論公未及上而江陵歿矣公爲方岳四閱月而臺使者取其行事鐫之石以示後來其撫寧夏時方與虜互市市馬苦多徒爲中國蠹費公議減若干公雖與虜市內實有備威不可犯而明不可欺是以奸人莫能生事而著力免黃台吉遵公約束無敢譁卸靈州士卒戕其主帥邊廷震驚公赦其脅從而誅首惡遂定先是公在河北有礦賊之亂議者欲兵之公第密令一武弁與勇士二十人爲買客入賊壘擒二十餘賊餘皆逃去而靜寧回賊之亂亦以計散之而已曰殺人邀功吾不忍爲也其持重有方略如此公再以大閱欽賞加俸且大用之而南都之彈章至楊鳴鳳之所爲也楊鳴鳳者所謂湖北理官者也此時爲給諫故所彈皆楚事楚直指任公養心正人也核其事皆無有更薦之吏部議以原品湖南都公年僅五十耳前後典選者鮮不徑至大官公被摧折欲爲其所未爲故復出至是遂絕意於仕進而優游以老公事親克孝承顏寧意仕宦奉入悉以上

太公分之諸弟事繼母李如事張恭人居家與子弟及門下士所言大都在不失赤子之心邑城及學皆首唱修之士民頌德其振人之急而救其疾喪明其侵冤其多公自謝事歸則卜築於邑北五里許曰漁樵莊軒曰無思山翠溪聲林光竹氣甚可樂也公日偃息其中作漁樵莊說意甚玄遠公閒居二十五年而卒蓋萬曆丁未七月也至庚戌公季子爲鄆大夫以郭美命先生之所爲公志銘示趙子請碑焉趙子曰余嘗從選部之後見晉公趙忠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善立見之行信心直前責育不可奪任未幾而黎
民歌之斯可謂光昭先德者矣乃作頌曰

神明之業自邑萊敷乃誕英人協於哲符克明厥
德秉心不渝爲天官氏灑滌塵塗若坎若律威富
莫覲嗟彼三事惟私是圖嗟彼諫臣惟賢是誣彼
願既逞公亦自如允文允武威燁惠濡楚氛誠惡
董逃匪殊就克佩蘭與爾熾越運命之至耳亦生
車小子譴讓言返初廬霍麓有泉有荷有魚有雲
有烟樂且無虞生有榮名歿垂令模鄙民清康維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公之都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碑

顧公名憲成字叔時世稱涇陽先生者也其先不
知何許人宋有將仕郎百七公者始家上舍里數
傳至廷秀商文毅公爲表其墓再傳爲如月公諱
麟又三傳爲友竹公諱緯邑諸生公之曾祖也父
南野公諱學始居涇里以公貴

贈戶部主事母錢

封太安人生公兄口涇田公性成仲曰涇白公自

成弟曰涇凡公允成公自承繼書卽多愛悟才
歲讀韓退之諱辯每遇南公諱輒避之然不可

勝避爲鬱不樂師問知之以告南野公昔韓咸安
王諱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夫忠可忘則
我可忘也自是遂不諱忠南野公喜以告公學之
不可忘亦猶忠矣公謹受教公少時家貧不能延
師就學隣塾歸必篝燈誦讀恒至達旦其爲舉業
之文握管立成瑰朗新妙而雄逸之氣馳馳江決
不可圉也隆慶庚午試爲邑諸生萬曆丙子舉於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鄉皆第一其冬居南野公之憂庚辰舉進士爲戶
部主事海內學者翕然稱公之文章宗尚之然公
篤志孔孟及宋大儒之學潛穴默行不屑爲文章
之士是時江陵當國方橫舉國若風中之蒲葦公
與南樂魏公允中漳浦劉公廷蘭慷慨論議持天
下之名教是非江陵聞之不平以語申相國申相
國三公之座主也三公皆上書欲其匡救江陵然
江陵固不可救亦未敢爽公壬午江陵大病舉朝
醵金爲祭禱於神公拒不預同曹代爲署名公使

人塗滅之江陵竟歿申公及新安太倉秉政以公
爲吏部主事尋以錢太安人年高告歸丙戌除驗
封司主事明年考察京官時辛公自修爲御史大
夫而海公瑞爲南御史大夫執政羣小咸憚之於
是御史房寰醜詆海公此時涇凡公成進士遂與
同年諸公壽賢彭公遵古同疏劾寰皆放歸三年
然後用之學官涇凡公之直聲震天下嗣二顧云
於是辛公司計當路皆喪其私人惡之而工部尚
書何起鳴被劾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可以德執政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卽同歸誓耳何大喜遂許辛公而給事中陳與郊
等並劾辛何以戰國從橫實圮辛而辛何果並罷
去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皆以劾起鳴
降官公乃上疏言何起鳴許辛自修旣罷自修謝
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此皆出

朝廷意耶降四御史以承望彼陳與郊等顧非承
望耶疏上謫桂陽州判官日與諸生講學論文戊
子轉處州府司理司理刑官也公專以孝弟教人
多所感格已丑居錢太安人憂辛卯司理泉州壬

辰鄭孚如爲考功管大計舉公廉吏尋陞考功主
事吏部從來無出而再入者非孚如不能爲也時
上久不立

東官至是

詔與

兩皇子並封云待嫡嗣其時首相則王太倉也

上殊信任之公唱四司上疏言臣等稽

祖訓

東宮原不待嫡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元子並不封王且

陛下建儲之期屢改矣今日待嫡嗣是無期也又
貽書太倉切責之太倉懼禍並封之議竟寔人以
是知太倉所欲爲無不如意者而第假

上以行其私癸巳公爲司勳鄭公元標已授之南
刑部求去有

旨放之去公力勸太倉疏留勉從之及餘姚孫太
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用賢署吏部太倉屬以
推羅宗伯萬化宗伯翰林也又其氣類故欲用爲

冢宰以盡收大權於政府公曰往者內閣之推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冢宰是翰林之外空無人也此斷斷不可少宰以告太倉太倉恚甚然其議遂格而陳公有年爲冢宰矣及公典選有會推內閣之

命舉七人山陰王公爲首而宗伯不與焉太倉益恚甚曰羅君推冢宰曰非翰林所宜今推內閣又不可何耶復以屬陳公陳公不聽而王給諫彈宗伯疏亦至公遂削籍歸而陳公亦竟去給事中選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公中立上疏力救公亦見黜先是公見羣賢被播者日多欲漸汲引非太倉之意也值其假沐而推孟公一豚王公德新輒得

肯太倉佯喜謂公曰此機括甚佳自此益亟推舉欲以爲激

上之怒而除所忌又委過焉自公去而懷忠持正者無不得罪林下充實吳中尤最盛是時涇凡公亦得罪歸里公兄弟與羣賢時聚而講學其學惟就孔孟宋諸大儒之書闡明之溫故知新不離乎

區蓋之間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久之白當道爲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學其中東林之名滿天下矣戊申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命偶下公知當道無意用之不出既而推京兆不下易以他人又推僉院爲陪時富平再出爲冢宰其先爲冢宰乙未管外察黜馬督學猶龍丁叅政此呂等賢者少司馬沈公思孝面非之遂上疏得旨逮此呂羅致之遣戍而叅富平猶恨沈公而又有人言沈公欲奪之位及淮揚巡撫李公三才亦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其所不悅李公方被羣喙公貽書政府及冢宰言李公在淮揚能制稅璫不敢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沈司馬馬督學之賢富平怒語人曰吾已容之矣於是二攻李公者語稍稍侵公公惟自及不與稽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爲詬駁及海內廢棄之人矣論者以江陵刀劒也其害雖慘而有所不及繼其後者猶天地之害氣氤氲于風雨霧露之內依托於雷霆震電之中以致其毒爲禍甚烈且深公竟不用以殆善

類咸悼之南野公故豪傑之士也顧公爲諸生時
在位者或念其貧有所餽遺南野公一切不受顧
公早捐俗情屢空殆庶益得之庭訓焉公生于嘉
靖庚戌八月七日卒于萬曆壬子五月二十三日
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安人處士怡橋公女生三
子曰與淳太學生云王孝廉以高雲從之所爲
狀來鄙上屬趙子爲之碑趙子曰余自壬午與顧
公同爲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真顧公乃
厚異之癸巳余筦京察之役顧公再入銓部時也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太宰餘姚孫公亦奪俸三月
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理而涇凡景從諸公
皆貶官無何公亦削籍去大抵太倉之權也而太
倉再被

召公猶惓惓望之爲善及所上福清富平書望之
破囂錄善去私効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
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時賞以其異已遂
詆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顧公弱冠通籍
二三相國皆同鄉愛之江陵歟卽拔之要地顧公

以救失爲報無姑息之意二三公者見謂有心恨
不可解此固超出恒情萬萬矣其於名教是非
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至罷官其居家
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鉅細無不爲也行無隱
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稱之
豈非慥慥君子哉鄒爾瞻亦講學者也以言事遣
戍旣復其位而旋錮之講學者皆欲忠

國家於身無所利倘亦可以無苛咎乎嗟乎顧公
不灰可也然灰可矣余與公相知深靈陶之紀寧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可遜謝其詞曰

三五旣遠鳴鳥噓天哲降非辰世道是肩進思盡
忘直行抗言抑撥薦薦蘄

社稷安元老曰呼庸爾余患佩之以玦不復爾還
仲尼素王堯舜讓賢厥惟素臣何愧九官邪說亂
正吾道之發昌言排之夷庚匪艱兄弟同道讎焉
雲霧混沌未期聲名永傳

明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國柱墓碑
公諱士植字國柱泰朝邑人也世居邑南十里之

新市鎮高祖遜生景瑞景瑞生霓霓生世濟是爲公父南河公以公貴贈御史配韓大司馬恭簡公之仲女封太孺人生公生而豐厚端凝五歲時言動卽如成人不輕嘖笑通九九之術六歲從師授書輒知大指時時爲同學兒解說師聞之大驚予不足以師之無何而從恭簡公學恭簡公甚愛之每出游則抱之與中所過門署坊扁一見不忘時舉古人格言軌行告之欣慕之情知于顏色十歲爲文有驚采請就試有司恭簡公不許而取朱子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綱目武經七書俾讀之盡通及爲諸生名隱隱動三秦二十六舉于鄉三十升第授太常寺博士太常志疎略而居其官者罕明掌故每祭祀乃蒼黃求之士隸公窮搜博訪作太常考八卷又議修九陵祭器倍之以防損失迄今賴焉三載考績贈封其父母若妻旣而聞太孺人病圖歸會上大婚禮成奉使頒

詔畿輔三晉便道歸日夕侍太孺人艾藥四閱月太孺人竟不起哀毀誠信情儀俱至雷氏自高祖

而下皆權厝異穴至是乃卜地于鎮北合塋仍創建宗祠祀先考妣服闋授御史三日而劾新昌不可相先是江陵氣燄方盛遘虐疾甚其黨以二子之在詞林者資淺詐爲遺疏薦新昌自代以漸及二子爲無窮之計新昌軟熟人也常踉蹌江陵門下故薦之時有二見相

俞旨下遂踰其上當此時楚氛作息復熾人人自危公疏入人人爲公危公意氣甚閒後新昌竟罷蓋江陵于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上冲年時爲相久竊大權極橫其身後惡德悉彰天怒斯赫言官率吐枚奮詞撻撲批擊迎合

上怙以得驟貴公獨先言不居功嘉靖中楊忠愍公以諫謫尉狄道忠愍公故恭簡公所舉士也入關來謁時公九歲從傍窺忠愍公容貌聽其言論壯之美之忠愍公去曰真丈夫哉作人不當如是耶恭簡公益奇之語門人張明傳曰此見他日立朝必以諫顯第慮其過激吾老不及見矣子後當以吾意語之公果以諫顯而不激又守勿欺之訓

畏受賞之譏君子謂韓公知人公能用韓公之教
公受

命巡漕漕運有定期往直指多方督趣之恒後期
公約法簡易而運舟早至巡漕一切經費所設苦
少公僅用其半而足直指薦吏皆有謝武弁尤厚
公槩無所納公在丹徒傷于濕而病又聞韓儒人
不諱于是謁告歸里四方士負笈來學者接踵公
教之先行誼每升講堂諸生以次質疑皆爲剖析
不倦暇則爲詩文皆關世教中丞王公曾薦之于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朝公無意出然壽亦不延公卒時年四十五耳公
天性極孝友南河公之友口劉處士公事之甚謹
親行父執之禮嚴事兄士輝一衣食不敢先卽有
所督過僉僉唯唯謝之不以既貴少改兄五子爲
延師教之束修之費兄不必問也常恤人之貧而
自忘其貧又好買書故數稱貸嘗貸麥至門則貸
者分什二三曰我微生也哉比卒時則尚負人數
百金謂其兄某知已不責償某宜速償之公三十
五時夢巨人告之曰公自是以往十年耳公生於

嘉靖乙巳正月四日卒於萬曆己丑十月六日竟

如所夢公父南河公孝友寬仁鄉評推重膠用張
姓者以戶部郎謫佐同州素酷暴無罪而捶南河
公以斃公訴之當道官道者置不理公鬱鬱嘔血
數升幾死者數焉而暴吏尚欲併害之以立權太
孺人不敷哭南河公而日寬喻公彼當道庇酷吏
以進士耳兒盡努力報父之讐公因自號雪菴比
成進士則酷吏疽發背死乃更號慕庵公痛父之
不得考終仕進之心類又年大無子則日夜焚香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祝天願生子無絕先人祭祀不願爲官也四十二
而生子壯先是公以辛卯正月九日卜塋其侄奮
揚持馬顧甫符卿所爲狀來求墓碑余未命筆父
之壯爲諸生矣至今年己酉四月壯來趙子曰世
不乏稱君子者然多不可知若國柱者余以爲真
君子國柱進則管職不顧利害退則行意不慕好
爵國柱督運天津余方司倉與之坐談頗久氣時
餉結優啞而不舒蓋其終天之恨根心難拔視天
下榮祿聲華皆堪切怛以故其德日進而無經營

四方之志使人不能無恨於酷吏也爰勒貞石以垂不朽其辭曰

神臯孕靈河嶽秀華質茂文斐允迪中和聞善風悟如雨雨沙步趨先民靡逸靡頗鳳凰來儀光于邦家乃情雲壑考察繁以邁禹念羽山終身咨嗟矧遭豺虎窮奇實多寂寞就道以俟山阿惟彼凶人千載見詞惟此碩人千載詠歌有位鑒哉豐碑峨峨

明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慕竹延公碑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延公名論字魯緒其先開封人也八世祖泰徙平定州生居智居智生文質文質生昌爲冀州守昌生定之爲曹州守定之生鶴年鶴年生鏐鏐生世爵公之父也以公貴贈朝議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左叅議母葛氏累封太宜人贈恭人公生而樸茂融朗弱齡敏學十八爲諸生卽稱名士又六年而舉於鄉山居都授北面伏膺受業者甚衆多譽髦之選又十年而成進士初試鄆縣未期大康王公奏改會寧以會寧近虜火酋敗盟欲犯塞故公至

則首先自治安內之計乃具火礮藥數萬斤買馬三千匹經略大司馬鄭公酉寧之師及哮劉之亂實賴公之積儲以克成功監軍梅公薦之被

徵塗觀小言謫睢州判僅以前功受賞二十金頃之陞臨江司理尋陞南京戶部典計多積美晉南兵部職方員外郎再晉郎中時少司馬許公孚遠攝本兵事許公道學真儒也雅敬任公以倭平受賞此時銓部用人常不得

俞旨推公江西僉事備兵寧州三年凡十一上而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三

奉太宜人之喪以歸讀禮之暇羣弟子復集談經講藝人人樂共條暢焉甲辰出補河南驛傳道未幾擢叅議分守河北秩俸之外一錢不入橐買田若干畝曰公田若干畝曰學田糴穀若干石以備旱乾水溢士民之振救丁未入

賀便道過里中不欲出而河北士民請于中丞沭公趣之奏晉副使巡河北買田積穀如其分守時已酉復入

賀過里尤不欲出而此時河北大旱捐瘠滿路當

適日趣之公惟賢者急病之義倉皇之任發所儲
又請于中丞李公得金七千粟一萬二千石猶不
勝振也又走汝南謁直指曾公議之時方炎燠公
以憂民內熱行赤日紫塵中至郢城而病勉強至
西平遂不起時庚戌四月二十六日也公廉潔得
之天稟而平易近民惻怛發中有饑溺緜已之意
會寧懷慶磁州皆爲立祠其在南職方時白下通
人聚靖海寺推蘇州大猾秦姓者爲首曰將爲
國家定倭亂也許公以爲苛士欲倚以建殊異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公力請驅之不聽欲露章上

三

三

聞許公悟乃漸解散其持危定傾之才又如此用
之未究而歿憂世者惜之公之子國祚等屬余爲
碑往者余識公于京邸不謂不余忘也余所親趙
給事爲通許令公時掌驛傳愛之忘形款洽每見
則精問余動定至飲酒諧謔之語皆得之不勝喜
已酉以入

賀訪余泚上杯酌叙懷不啻久要其好賢愛士又
如此公天子國禱遂來從余學嗟嗟延公世之仕

者安得此行此才卽有之又安得此心宜爲讚述
以詔來茲碑延公者非余而誰其詞曰

矯矯延公霜清繩直文能見愛武克耆力軒翥將
翔而推其翼亦旣州之莫究厥施二邑三郡惠止
於茲大命亦訖孰能不悲維命之訖以救民故天
降饑饉僿尸壓路五內切剝捐生弗顧存者聞之
標心於明活我須臾公也以傾歿者聞之叩首於
幽民之無祿公胡弗留河朔遺思不啻桐鄉萬口
所祝苗裔永昌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四

三

明中憲大夫直隸鳳陽府知府蒲石李公碑
李公名愈字惟中別號蒲石世爲平定州人莫知
其所自始其塋有唐碑至名恕者乃可得而系也
恕四傳曰之才爲金總領之才生剛剛生良輔良
輔生思忠思忠生唐卿唐卿生煥煥生智是爲雲
潭先生永樂間隱君子也敎家嚴居鄉厚年八十
有三而卒有子及曾玄孫男女六十四人智生璞
以勤儉積粟而散之於鄉鄉人頌祝之璞生鳳封
順天府推官鳳生應奎是惟潭水先生正德庚午

舉於鄉明年不第仕爲高陵教諭陞鞏昌府教授
丁母憂起廬州府教授至晉府長史長史公娶董
宜人姪時夢丈夫袍笏登其堂而生李公李公八
歲時從長史公高陵呂文簡公見之曰此兒當爲
國器旣而從長史公鞏昌廬州皆與其高第弟子
談經會文鴻采旣成歸而才名震爍三晉間嘉靖
甲午與季父應箕同舉于鄉明年與其兄歸德公
同舉于鄉時呂文簡爲祭酒兄弟皆北面歸事之
李公除南京太常寺博士則呂文簡爲少宗伯數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從之講聖賢之學尊而行之所獲益深陞戶部員
外郎中其督餉通州條上四事覈諸邊儲條上五
事皆著爲令陞鳳陽府知府鳳陽古揚州之域地
衝而事劇其人輕心保疆喜爲俠多訟商賈之所
輻輳稱難治公行其所學與俗吏異文武互用不
儒不耆責大指蠲苛細遇民以文理意在移風易
俗比及有成矣而念劉翁之言遂歸劉翁者朝邑
人得仙術仕兗州守卒化去游于四方至平定招
提見李公兄弟異之曰二孺子皆當典郡公後遇

翁淮上與語秘蓋教之隱云公之歸也長史公尚
在歸德公亦解官承歡致美愉愉怡怡兄弟皆能
詩填隄相和士人傳誦公素敬事漢壽亭侯夜遇
梟客侯爲禦之公終于萬曆戊寅正月五日距其
生正德己巳正月享年七十孔公文谷爲銘其墓
至今三十餘年矣其子南都司城榮使其子茂才
可贊來曰先大夫久未有碑欲以待當世之名人
惟先生憐而許之余讀李氏家乘其先累世碑板
果皆名人之作也余不敢當然李氏子孫皆能顯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一
揚先德其孝如此余曷敢辭天下固不乏舊家大
都以多仕顯德業鮮有聞焉或通戚而敗不可復
振否則其子孫驕佚黷辱先人不若爲農之減也
李氏自其先世厚德多壽子孫繁茂皆好學隆師
求友至李公興矣然莫究厥施司城公自宰鳳翔
卽爲時賢所稱功名未艾茂才出余友李本寧門
下少年能文章而就就紳束其爲大器無疑詩曰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李公之謂也讚賢曜德庶無
愧焉其詞曰

雲潭之李淳氣攸鍾積仁累義謹厚爲豐長發其祥乃有李公李公之生迥非塵骨哲父穀之碩儒開發曉冷于心文思溢勃爲二千石卓魯同聲幽叟戒之玄髮遺榮飛而不天鏘鏘其鳴惟德則昌惟孝則彰慶流苗裔前美不忘永錫爾類視此石章

明勅贈吏科都給事中繼川魏公碑

天下固少君子而又有偽者以亂之二者同稱而偽君子有享其利夫訓格之言可勦襲也中繩之

魏忠獻公文集

卷之十一

四

三

行可假托也以此欺真君子而幻化多端以周時俗此富貴之所必求也既富貴則其爲君子益易若命運不利則本相出矣真君子者其視貧賤富貴皆可以爲善而貧賤之致尤佳譬諸九夏之炎燠不若秋氣之清涼宛洛之繁華不若林臯之岑寂故貧賤不萌富貴之想而富貴恒有貧賤之意以吾所見魏孔時給事其人也當此時臺省最爲雄艷而孔時德若草野邸舍卑狹余每過之淹坐無門者其論議皆出獨見所彈劾不避強近余

折服之因是以知其父繼川公則固真君子也公名邦直初名德成字君賢世居嘉興後徙嘉善父南川公名祥配楊生二子公行二生而從祖抱爲子後復歸母卒南川公欲從俗火葬公甫六歲哀號欲絕南川公感之而止稍長業儒不售辭師事親既娶今贈孺人薛歲饑家日窘繼母周亦舉一子別居矣周復舉季同母兄慍曰是安得嫌厭乎南川公趣水之公以身覆翼之南川公感之而止項之薛孺人生女並乳之從祖竟無子家頗溫公魏忠獻公文集卷之十一四

壽者卽少亦必躬進之南川公與兄共饒之念母氏之見背則孝養其舅氏見人皆勸之爲善有兄弟相尤者數年寤于公之言友愛如初鄉有鬪者多就質于公公直爲剖析有一人出言不孫衆怒欲毆之公曰止彼未悟也無何果自摧謝公好藝蔬蔬美行園東隣之子竊取之見公委之去公刈蔬分餉兩隣隣有賣傷者居廬屋之下大雪夜半公聞其類也亟往救活之公以隱授自給毛菴無求于人而時以分乏絕者及孔時能學每舉古忠孝節烈事告之有傳丙戌三進士劾房侍御寢休譴之不已至言及鄉爾瞻先生成進士卽以論江陵杖戍輒拱手曰古人古人余嘗觀古之隱士大都皆剛者生于濁濁之世其視天下人多可惡而無可求故甘心貧賤徒手而食故衛鱗以織釣陳仲子以灌園嚴君平以賣卜而魏公以授書皆用之以全其精剛孔時之怍怍諒直有自來矣魏公以孔時贈吏科都給事中孔時稱述公隱微時事皆俗士所不能道者昔孔子贊逸民皇甫氏祖之

爲高士傳皆自少至老不嬰世網者此寰區之棟礎山渚之光輝也續絕維世乃貴于文勒茲貞石以播幽芳其辭曰

亘古斯人有首有趾或徒或乘或以致寇或以資趾惟德之崇靈越之秀鍾爲若人而辰不逢慈覆早背哀而合禮爰自顓冲歡厥考心于厥兄弟克友克恭施及鄉隣恤其困苦開其愚蒙迷爾化之塗親巷讓淳朴之風夷銳隨俗野服而奇如蠅而龍耆齡未臻乘化長徂神人攸惆餘二十年哲嗣乃翔素節克繩紹聞德言爲國司直凶族是膺乃顯其親穆行昭升馬鬣加封白蠹民間竟得其名天豈夢夢富貴而邪湮滅爲幸咄隸非窮凡百有位念爾所生惟孝惟忠

明勅封禮部祠祭司主事義軒張公碑

張公諱一亨字仲春別號義軒鄒平人也齊魯英俊之域然語近時人物則咸推張中丞及公中丞諱一元公中丞之弟也中丞忠清剛直不阿權貴儉人乘而祀之其撫河南有大功于土而蚤拂丞

天下皆知其賢公父諱佩弦鄉黨稱孝子以中丞
貴封吏部郎中母孫太安人公生而夙慧與中丞
同學駁駁日上矣而封公避繼母劉之難于渠丘
四載中丞爲諸生田荒室罄公乃舍業業農與僕
賃雜作竭四支之敏悉以其才智用之生殖家遂
漸溫以奉兩大人佐伯氏學有餘用之郵置結客
張次公之名隱隱起矣及中丞登第位日高公日
挹損勞苦如何時中丞嘗欲公入貲爲官公不肯
曰弟以父兄之教爲善人足矣且孰不知其介弟
難忠義公文集卷之十一 吳

朝夕游處所爲樂其志萬方一有一核之美必共
嘗之花開月明必選勝地醺芳英畢景談笑或自
鼓琴極歡而後罷嘗爲兄御游靈岩登日觀峰望
海而還訪孟中丞于東阿孟公諱一脉海內直臣
與張中丞同年齊名者也中丞晚好養生家言公
于城北爲園蔭以嘉樹續以雜花起歸臺招延方
士其上盡禮禮之傾貲奉之以是方士騰至中丞
殊喜劉恭人之歿先中丞十年給諫君俱行三年
之喪公竟未再舉子給諫君之補吏垣也公正在
京邸戒之曰汝慙何憂不盡言但須持大體勿事
搏擊市名給諫君謹奉教其爲諫官惟保持善類
爲
朝廷惜人才戒偏黨自中丞歿後公忽忽不自得
城北之園無復履綦又五年亦歿先是公見兄之
無嗣嗣給諫君給諫君又無兄弟也慮兄之不樂
惟恐傷之嘗曰吾事家大人如烈君然有過聞一
語自明伯兄極友愛顧絕不敢公病時給諫君聞
之心動于是伏

關上書言臣本獨子律不得繼臣父以兄先臣某
無子命之繼嗣臣兩守制幸報伯父母恩成父之
志臣仍宜歸臣父得

旨改正子是給諫君奉

大行祚聖皇太后遺詔下郡國抵家見公櫛沐如
常時然還回不欲行公曰吾聞

聖母詔釋楚諸王孫之繫在鳳陽者此古今極寬
諸王孫久墮陰關望白日何得徐徐乎給諫君不
得已往別後竟不起初公聞給諫君改正之疏潛

龍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四

七

然失聲曰孺子何爲者將不令吾見兄地下乎齊
魯間聞之皆曰給諫君良苦假令中丞在者必不
忍爲此疏張次公亦必不聽也公角犀豐盈左眉
毫長二寸許望之知其偉人中丞及給諫君貴後
頗斥田園用陶朱之術致累千金意在濡困拔尾
曰裸而能衣人乎出責取息不能償則折其券有
一人而折至再者貧民苦石田之逋稅鬻之無所
售則以溷公公倍轡之曾不能償種以是資用恒
至不給更假貸于人尋復聚之聚復施之給諫君

爲令時曾未寄一錢其入

觀不能無所費皆減公之橐公少時奕碁六博握
槲投壺蹴鞠之戲皆一見而精尤精于音樂晚年
惟好鳴琴著琴經二卷多所自得觀書通大義每
誦歸去來辭及赤壁二賦喟曰今安得有淵明子
瞻其人者哉公嘗因年饑輸粟千石當事者爲請
於

朝得

賜爵一級及給諫君自上蔡令爲祠祭司主事受

龍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五

七

封如其官里中皆以爲行德之報及卒無大小智
愚皆慟悼之公生于嘉靖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
日卒于萬曆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
九子一延登卽給諫君給諫君有五子二孫萬程
萬選皆衰然諸生中非獨工文蓋彬彬有其質行
焉餘皆少而孝謹余昔爲選部副郎以妄言忤執
政時中丞爲考功力明余之無罪坐是貶官及余
林下被螫給諫君又爲之露章舉白余感知已之
誼莫能爲報也給諫君以公之碑見屬余曷敢讓

焉難言之不文然獨行如公給諫君顯揚之自可與天壤無極矣其辭曰

東爲春方仁義之都有君子國在于海隅矧惟齊魯古聖賢區吁嗟張公至性迥殊愛親忘勞永慕弗渝恭于中丞喜戚與俱血胤可讓寧身之孤仁心所喻緩急羣趨賴及窮鳥澤被朽株孝哉給諫中情孔痛祗服德音慎爲國圖直而不礫惟陽之扶中丞休侍給諫乃訂功業方興惟公之諭孝友忠貞陰德弘敷子孫說說龍種鳳雛昭垂來禩天章忠義公文集卷之十一

道不誣

明高唐州吏目趙公繼室李節婦墓碑

吏目公名宸僉憲趙君之祖也君之父曰源滙封朝邑公朝邑公之母曰李節婦李節婦非其所生母其所生母王也吏目公先娶李卒復娶節婦公爲太學生年四十餘無子每見里中兒習佔畢者輒呼止之使之業既去猶顧曰吾何日有此歸而言之節婦節婦曰妾固欲圖之則遂娶王甚相睦也生朝邑公及源深吏目公謁選得高唐州之官

六月而卒時朝邑公九歲源深數月耳節婦哭幾絕久之少蘇見王之慟哭不食乃擎涕勸之曰夫者已矣幸有二孤孤存是夫猶不灰也存孤者惟我二人俱灰無爲也歸葬吏目公如禮明年王竟卒節婦抱二孤泣曰天乎何毒趙氏甚耶既奪之父而王又不慈遺耶愛養二孤備極勞苦吏目公故貧多所稱貸索者日譁釵或出惡聲無所能償黠者乃至雇乞嫗來僥地叫罵節婦無可奈何則抱二孤號哭嫗後知二孤非節婦出則謝曰賢人

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也彼雇我耳靡徙以去而索者日急乃以田廬償之愈貧會其弟病攜源深往視之源深戲傷額數日不能下似羣叔乃流言節婦將有他志朝邑公聞之大懼節婦歸涕泣具道之節婦曰天乎此何人哉吾之不灰何耶自是遂不復之其弟家朝邑公成童則聞其邑李先生教徒嚴命之學於李先生而里中惡少以其弱孤大窘辱之歸而悲憤不食節婦曰不食何益爾第爲諸生寧有是耶朝邑公悟奮學遂爲諸生朝邑公娶侯孺人節婦有婦

矣家貧如故值歲大饑梓茹食糠覈猶不能給而猶分之王氏弟侄竟以俱活吏目公有義子源潔公歿後頗失子道夫婦俱早歿遺女三皆幼節婦悉撫之長爲擇配每嫁輒泣俟孺人知其意勉爲具裝則喜或謂節婦不怨其父耶曰何與女曹兒迨食憲君生賓昏咸賀之節婦悲不自勝俟孺人曰有孫何不喜而悲也曰吾悲若父有孫而不之見又不自意吾今日乃亦有孫也食憲君少而沈敏及爲諸生有名節婦甚喜一日坐見吏目公自外至起視之無有也曰吾其不長乎遂卒不及見食憲君翔也節婦十四適吏目公二十八而寡辛特年五十有五食憲君成進士自朝邑令入爲戶部主事乃上疏具陳祖母李苦節保孤狀曰臣祖母李辛苦墊隘矢節靡他以保臣父及叔非臣祖母臣父叔卽填溝壑安得有臣及諸子孫昔下官之難杵臼灰節程嬰存孤二者之中以存孤爲難彼烈丈夫猶然而況婦人乎臣祖母親行之匪直再造臣家實亦有裨風化臣炳賴祖母之教幸得

離芻蕘望見

闕庭謹白其瘋血荼苦之節伏惟

陛下詔有司旌揚之以慰幽魂少伸爲人後者烏鳥之情臣炳自分庸駑不稱任使卽捐糜莫能報萬一惟與臣父母祝

聖壽萬萬年無疆耳疏奏

制下禮部禮部以下御史核實於是禮部臣謹奏言御史臣夢得所核李氏守節保孤事具如主事臣炳所奏甚明白矣宜如例表其宅里曰貞節

應忠義公文集卷之十一

李氏

李氏

制曰可是時李節婦之義聞于天下士大夫有文者咸爲文讚述之先是食憲君六歲時節婦墜下顛子若孫喜因述平生艱苦狀泣數行下食憲君亦流涕節婦謂曰爾能顯我乎食憲君曰能節婦爲一笑至是特矣食憲君屬余爲節婦墓碑余嘗歷選劉向所傳列女其最著者人主爲尊其號若高行義繼之倫未有過節婦者也貞節之褒稱哉食憲君賢者也竟能顯其大母之節孝哉趙氏之慶也余小子敢不述焉贊曰嗟世久衰人迂節義

曰妨躬身莫克享利歟豈見人寧爲狗彘有腴面
目汚辱于世母遭不造堅貞達理孤則趙孤誰我
誰爾顧頤可甘外侮可被厥形則活厥心則死活
也以孤歿也以節多神之佑盧首而雪昔之呱呱
昔之扶扶日月其浸童穉而夫諸孫竹立既足以
娛小者眺地大者乃儒爰從夫子歸于黃壚有孫
階天稱述母德

帝曰姤哉樹風鄉國孰知樞樞名聞震極孰知夜
臺日照幽墨彼已彊梁彼已財虜快意須臾草木
蕭瑟金文集卷之十一
同腐金石可做母名不朽

明羅母何孺人墓碑

自合塋之禮起婦人未有獨爲墓碑者余友羅伯
符來鄙上爲其母何孺人請墓碑蓋伯符之父塋
新安其母塋濟寧云伯符之父曰應槐真定開府
應鶴之從兄也曾爲合州二守嫡母曰江孺人江
孺人之父圭守東郡時劉賊攻破諸城池東郡獨
完以功陞雲南太守止一女卽貴州開府東之之
從姑不輕許人以合州公幼而才許之何孺人勝

焉何孺人事合州公與江孺人樽詡柔從夙夜勤
劬江孺人生四子何孺人最後生伯符此時羅氏
貴多江氏鼎盛氣盛隆赫又多男子不以伯符爲
軒輊四子皆娶富人女胥何孺人不爲意而新安
之俗生子不儒卽買計日掇富貴江孺人之子皆
買於楚蜀間越間相示以羸伯符讀書不屑事章
句而好泛觀博覽古人之典籍喜爲詩求漢魏以
來書人之真蹟目玩而手習之肆其餘力於繪事
又好古物辨其世代真贋百不失一父兄皆笑之
憲憲金文集卷之十一
持此將吸風飲露耳何孺人母子爨清被素時至
困憊有合州公之所不知者合州公分產于諸子
伯符所得不及其份又皆微陋伯符欲爭之何孺
人曰愛何必爭不愛徒生爨耳伯符遂不敢言而
悒悒不自聊伯符娶鄭顯迪女事何孺人甚孝早
卒舉一子亦殤伯符益憤悶乃辭何孺人曰見家
居終不能養母兒將出游矣遂游梁宋齊魯燕趙
間觀名山大川鴻原廣野與其大人游或從伉儷
博徒飲以快心胸發靈智久之其詩與書日益進

猶日益精士大夫爭欲得之求交伯符爲人坦率
不欺能飲酒與之游處愈久不厭士大夫往往厚
饋遺壽何孺人所藏古物好事者每以重直購求
之伯符歸以二百金拓合州公墓田修其祠宇又
買田若干於膠州置宅濟寧奉孺人來居焉諸公
時時聘請伯符所得四方僞味歸而濯瓶古器盛
之以上何孺人何孺人大喜爲良食伯符娶謝時
城女生之齊謝卒娶李春女生之魏大者能文小
者秀發有識之士以羅氏將興於濟上何孺人年
七十有八卒彌留時謂伯符曰自我至而家處富
厚之地而受貧苦之實不意爾能自立孝養備至
濟上十數年足償我五十餘年之苦矣又不意有
孫能讀書於吾至足矣孺人知分守柔約而不慙
華而不奢以克有伯符挺身行孝宜勒貞珉以貽
懿淑其辭曰

羅始南昌有得道者新安是考母氏是塋乃乘白
狼昇天永壽鄂州博雅喬豐厥家曰克販負合州
再儒何起於微伯符之母克事貴倍疏逃不怨禮

義自守一室攸居有藜有糗有肉有酒我獨頤頤
終不告人閉心非口有子弗抱弗士弗買諸兄譏
謾詞翰底成王公沽之金亦孔阜板輿來濟既樂
且康至清以飽昔也無家今得吉婦二子峻茂人
能弘道命雖不猶福在其後嶧山隱軫施於西城
母是息老南環大河東望孔林佳氣紛糾千齡萬
祀南北之墳二母爲主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鄒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記

玉皇廟記

邑北之馬村走京師道也西北有臺澗一畝餘高二丈許莫知其所自起皆稱祭星臺南面邑郭北帶沙河西壁大行東臨大陸誠一邑之偉觀也萬曆十八年鄉民任三聘謀之於衆建立

玉皇廟其上適先館陶公在京師夢中有告之者曰路遇善事可助之十金及歸過臺畔見之遂施十金既而與衆計議曰是所費多矣余卽力不能悉辦請爲其巨者一切轉木伐石及工匠之費皆身任之而時時躬親勸率于是人人鳧藻自篤老弱幼之外靡不趨事俄而周垣屹如也棟宇巍如也廟貌儼如也金碧丹青煥如也至三十四年高時柳募緣建暴厦三楹任公平鑄大鍾一香鑪一栽栢百餘株其弟公直贖金買廟墻地八畝栽自

楊二行余爲言之邑大夫晉公除其租賦漸次繕脩工頗就緒矣于是兩文學來曰彪者公平之子三聘之族侄也曰文魁者公直之孫也徵碑記于余余年來不欲勞心于文字此先公之意不可無紀先公平生視神常若目前乃建廟之事神以告之夫

玉皇天神之至尊者也豈其舍宸居之麗而樂人寰之喧卑哉聖人以神道設教神人亦以聖道設教無非欲人爲善而已其告先公者以先公之敬神好善可與言也余所聞見古今之人強有力者橫行天地之間舉世莫能當也姦僞者用其陰謀邪術愚弄天下之人以取權利而其人皆有意外非常之禍不于其身于其子孫非神而孰能爲之彼之所以敢于爲惡者不敬神之故也是以爲神者亦欲人之敬神也猶爲君者欲人之敬君也爲親者欲人之彼親也人皆不敬神不敬君不敬親則人類絕矣而天地毀矣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神人亦以聖道設教神之與人本一體也余少而

從先公遊于邑學任君公直爲學吏知其善人既而知其一家之善又知其一鄉之皆善故因兩文學之請闡明先公之意以勸世人之爲善如此

玄帝廟記

郡國自癸未以來以荒歲爲常而吾鄉爲甚吾鄉以旱爲常而或淫雨大水物產日耗屋無巢燕樹無鳴鶯蜩蟬不聒螻蟻不陣非復同時之天地也百姓無以爲計則求之於神萬曆乙未三月莊頭村王平已等於其村之東隳金立玄帝之廟先大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

三

夫館陶公實首助之至其年十一月告成久未有記今年有王登者求余爲記今天之怒久矣神未有不怒者非可以禱祀解也然禱祀者善念之萌也余願爲士大夫者勿出而害民勿歸而害鄉里勿挾私害有司勿挾勢凌親戚勿侮老勿虐賤勿吞貧弱爲百姓者勿忤父母勿爲盜勿縱博勿以有力毆擊人勿罵人毀人勿以猾巧欺人如是則雖不禱祀而鬼神佑之齊心爲善天意可回不然則雖破產而營祠吾未見其有益也夫神不可欺

既已立祠而禱祀之矣則宜人之敬畏若人則焚香出則造惡自知其不可容而持齋媚神以求無禍此萬不可得今年旱益甚六月無雨秋禾無冀天神之意可知余甚懷焉是以用此自警而併告之人人焉

高邑縣重修城隍廟記

儒者之言曰天者理也鬼神者氣也夫天與地俯仰可見天者理也則地者亦理而已而鬼神又氣也然則天地鬼神皆屬杳茫而萬物皆自生自成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十二

四

三

於理氣之中無所於宰之者則聖人之制爲祭祀皆教人以習矣不可知之事將以致仁孝成德化豈不難哉夫日月之晷寒暑之變雷動風馳雲徂雨流若莫或使之莫或止之則必垂互隔并而萬物無遺育矣然則天者猶京朝乎地者猶郡國乎天之上地之上莫不有神焉一邑而明有令幽有城隍自然之制也邑大夫晉公下車謁神顧瞻祠宇前堂三楹後室七楹皆脩葺而丹雘之而堂前地之以剝如其楹數堂壇之上周以石楯下爲長

欄而堂室之間爲廊以接之如縣寺之制于是陟其堂祀則雄雄赫赫耶耶奕奕允衆兆之所瞻也造其室宇則間閭噲噲訖訖冥冥允明神之所栖也蓋自有廟以迄於今二百餘年至晉公而氣象改觀焉晉公立心制行恒以神明自矢至清至公自有縣以來所未有也其肅恭神祀洋洋如在是以幽明欣喜郡國頻罹凶饑自公下車以來麥雪霏雨卦候無愆水雹飛蝗恒不入境百姓皆以公之誠能格神靈應盼響也繕脩之役不俟督趣而趙思恭公文集卷之十三王

曰夫子言敬鬼神而遠之脩其祠宇甚其享祀不亦近乎夫遠之者無誦心也見盛德大人敬之不敢諂何從生遠之者敬之誠也惟有德者爲能敬神福祉之來乃以佑德非報其敬也余因晉公之請記併以解世儒之惑冀服官者皆敬神安民如晉公焉

真定府修學記

萬曆己未冬朱公來守余郡時遠東爲建酋所侵軼木腐魚爛不剝而碎自戊午至今名城屢陷已逼近關選卒饋糧如填尾閭而真定以股肱之郡取其易致其徵取無數其督責甚急未公親赤子之危苦此離而不獲救不忍忍也終日矻矻千慮萬方爲之留嚙類延旦夕勞極而病以藥爲餐然不廢視學是時府學之不修者數十年矣自先師之廟以及講堂櫺舍名宦鄉賢諸祠瓦破垣頽納以漏雨朱公俯仰徘徊喟然太息乃計費鳩工一修葺之或有問于趙子曰方今宇宙欽傾萬民無所寄命綬綬焉視陰而恐莫可爲計而學官是

管不亦迂乎趙子曰余甚欲子之有此問也夫朱公蓋知學者也昔孔子至衛衛方父子爭國甚危亂子路問所以爲政者曰其先正名乎子路以爲迂他日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問及于不得已而去曰兵又問所去曰食而必不去信子貢不以爲迂也于此見二賢之造詣矣夫迂之名聖人所不避也人之生也食以養之兵以衛之二者足而去信是所養所衛者皆禽獸也勢必相給相賊以至于燔滅而後已此不迂之流禍也非知學者不能迂故學無時而可已也愈富貴則愈當學愈貧賤則愈當學身愈老則愈當學世愈亂則愈當學學然後富貴而不肆貧賤而不詘身老而不貪世亂而不邪乃可以爲人矣夫學不離乎誦讀講習而非所以學也此所以開發此心之明覺而不迷于其所操修趨赴者也孔子之門弟子蓋三千人獨許顏淵爲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非以其朝誦暮習也自明經升第之塗開而人皆用之以取富貴學之說不明于天下也久矣升第服

官則曰吾自此不暇學矣亦無所用學矣是顏淵爲邦即可遷怒貳過也然則士人卒終身學而未嘗學終身服官而未嘗服官惟富貴而已可不悲哉且士之所誦法者非孔子也耶其講堂非明倫也耶人倫有五皆以道相成者也非後以情相屬也學然後知道父子人倫之首也孔子力行孝道以成素王學孔子者豈徒爲世俗之孝而已乎故一菽一粟一勺水非其義也必不敢以奉吾親今年主上臨位當虜患方棘之際推

恩臣下無內無外無崇無卑皆得疏爵于其父母所謂以孝治天下者也爲臣子者捫心自省果能殫誠事國有所匡翊乎果能廉正無私乎果能同心併力以濟時艱忘寃親爾我乎不然者主恩若此而莫能圖報或忍于負之雖位極人臣其爲不孝益甚耳此不學之患也夫不學云者豈其未嘗誦讀講習哉其所謂學者非吾孔子之學也會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

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此曾子之所得於孔子者也愛親而不慮其災安得爲孝以此事君且併其愛而無之何所不可爲夫愛與敬合而道存乎其間不知道則不能爲孝子不能爲孝子則不能爲忠臣士大夫若此小民化之則不成其爲中國夷狄聞之安得不肆其侵侮乎亂匪繇運數生于不學旣亂矣又曰不暇學是胥天下而夷狄之也故曰朱公蓋知學者也朱公之修學取諸其

龜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九

三

無極縣修學記

天之生大聖人未有不爲天子者也文王伯也然已受命矣周公冢宰也然亦負扆而朝諸侯矣惟孔子以大聖人爲匹夫豈命也哉蓋自上古以至

於春秋開闢日久風氣愈漓人心愈壞大聖人之爲天子者教化隨時而熄孔子無萬機之任放得聚徒而談道術以教萬世使上智得其精微以君相天下而中才亦能勉強爲善人成其爲人物遂其爲物此天之所以匹夫孔子者也然非久而爲戰國列辟以殺戮爭雄說士以卑疵求利禮義廉恥斷泯無餘孟子者出極力發明孔子之道卽及門之士罕能領悟而孟子曰人性皆善皆可爲堯舜言爲善甚易也而無如天下之多爲惡者何則又曰其爲惡者繇有所陷溺如水性本下激之可使在山俄而荀卿者出曰人性惡其善僞也教化使之然耳又歷詆孔子之弟子及子思孟子以爲亂天下而其弟子李斯相秦始皇遂舉孔子所刪述之典籍而焚之坑諸儒之誦法孔子者一切芟夷帝王之法不用而用秦之法以亂天下孟子之苦心以爲世道而古今所未有之亂隨其後可不歎哉自漢以後漸知尊信孔子之道迨至於宋而後天下之學者言道術必稱孔孟性善之說舉世

無復異議我

國家建學取士大抵用宋法家習孔孟之書人用宋儒之說非若春秋戰國未知尊孔子也又非若宋以前之師承各異經義未明也然其號爲人文盛多選舉升第者往往都卿相之位而負國營私傷善類以固寵卒至身名決裂爲天下僂笑夫富貴得意若彼卽不能爲大善亦何苦而醜厲至此倘所謂性善如水之下是決水於千仞之谿乃飛而上山也卽斯人靜夜思之亦未必不自疑其性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一

之非善矣是伸荀卿之說而助李斯之惡者也而北方士大夫之寡者每信形家之言改作學宮欲以興起人文不知此勢利非人文也何不講學以俟命夫余之所謂講學者非必立門戶而求深遠也其說曰爲卿相者勿害國家爲藩臬守令者勿害小民退而里居者勿害鄉黨勿以其勢凌姻族而其發軔之地在爲諸生者勿恣肆勿武斷勿把持有司此甚淺近高明之士所不屑聽而舉世鮮能行之則亦何必求之深遠也蓋余嘗聞有子之

言人能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夫人心無兩用不好爲惡則必好爲善矣心好爲惡而口談孔孟是鸚鵡之類也雖累千百適爲生人之蠹耳不然居今之世雖孔孟欲行其志亦必繇選舉升第登惡於多哉無極之學自

國初以來宰邑者間一修葺其道在靈星門之西旣而東之又爲棲於其東又爲高閣於其北皆以形家之言故而未有效廟學則就敝矣萬曆庚戌安邑周公來下車之始拜謁神座周覽學宮銳意修之以歲之不易乃結茅屋若干間於西門之外而居餓人餽粥之使義民郭大剛領其事久之乃役於學曰靈星門近市移之而北去舊址二十丈移名宦祠於左鄉賢祠於右而以其地爲敬一亭餘悉築其頽圯繕其罅漏旣安旣齊煥以丹青雖仍舊爲多而規模氣象頓殊矣於是鄉先生學博諸生僉謂周公作人之盛心不可無紀來徵余文以記之余聞周公自爲諸生時卽以聖賢之學術事業自任所著有志學罪言取大學之誠意正心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二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悉徵以前言往行而主於規切

本朝康濟天下其爲令清身惠民所拊循而化誨之者竭盡心力可謂尊信孔子之道而致行之者已宜其汲汲於修學之役也余願無極之士篤學抗志一以周公爲法命運苟利今之取青紫者殊亦絕易耳得之而害國家生民君子方惡青紫之臭曷若用之以極時艱垂鴻名哉此周公之意也是役也始於庚戌訖於辛亥周公名敬止安邑人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十二

來徵余文者鄉先生則成二府以旂張別駕東銘學博則崔君勉陳君輔諸生則甄士奇李蓮孟庭相李可實也

贊皇縣遷學記

燕趙間鮮士大夫自昔而然蓋其俗樸茂尚氣決輕富貴長短不相掩贊皇之士其在于唐何樞樞也諸李致身卿相德業文章炳于竹帛稗矣自是而後迄于我

朝廖廖無聞焉志稱邑學蓋在城東石曰山之陽

云宋始遷之城中人才日益衰天數地氣理實相通不可誣也邑大夫趙公下車之始稽往牒諏士論感今昔之殊才美之多困曰是有司之責也于是與廣文吳君孫君洎諸生步石曰山之陽訪問遺蹟于榛莽覲髮之中低徊瞻眺則見夫贊皇五馬四望諸山若堂若防若拱若趨雲霞鬱翠微錯采泂水出焉鈎輿玉環邑大夫仰而嘆曰勝哉夫意成象象移意氣成形形移氣故形潤者氣珍象吉者意美吾之至于斯也而神霄然開也而目豁然朗也而志儵然超以遠也唐以爲學官隆不亦宜乎復哉無俟得卜也有獻疑者曰是役也鉅邑小而貧費安從出大夫曰固也興學豈小善乎敢不務焉功可俾何必獨也事可成何必速也吾盡吾力耳矣于是請諸上官咸健其志而御史大夫劉公捐五金直指趙公倍之趙公三倍之士民輸有差爲

文廟五楹及靈星門旣成趙杜兩生者以通學之意屬趙子爲記趙子曰學未成而記可乎兩生具

述邑大夫之言曰役誠難諸士之有意久矣向皆以其難也而不敢爲夫不敢爲則無時而成也邑大夫銳然慮始卽謂之成可矣記倘亦可乎趙子曰可哉夫邑士之所爲必欲遷學何耶兩生曰科第久乏人趙子曰是爲邑多大官耶兩生未有以答趙子曰爲邑多大官也者而遷固當夫鳳鳥乘于風應龍游于雲夫風也者厚風也而雲也者盛雲也勢位者君子之風雲也勢位不大是蘋末之風膚寸之雲也奚足以見龍鳳之才乎故孔子之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上五

聖也不能以言語文章救春秋之亂拯元元之災周廻列國子七十二君此其意豈靳爲委吏乘田哉學孔子者將憂時補世非得勢位安所託乎雖然勢位者君子之器也小人得之則牟利作威若虎傅翼比暱忘淫修却蔽德飾譏賈佞凶于家國之人也假令其爲匹夫或僅居末位害詎至此且將使天下之人指而議之曰某郡某邑之人也而其鄉亦以仕宦之多爲苦夫非所謂地隱者耶故士也誠爲君子則勢位之至龍鳳也其弗至龍鳳

也不者雖得之君子奚貴焉兩生以余之言爲然請悉記之趙公名燃平原人吳君名一麟人孫君名竹人趙生名獻可杜生名調元其義民董役者咸列于石以勸方來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趙州守王公先爲臨城令忠信廉愛宦成而益茲士民便之于是當事者以趙州衝劇自關西范公後垢敝難治乃以王公爲守未幾而賦均盜息諍訟鮮少州學有尊經閣廬倚欲什柱之以末王公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十六

欲修之而難其費會州中男子陳九洪掘井得銀筴等物約八十兩以告之王公王公以聞之觀察游公游公曰擇所用用之于是議修尊經閣其市物如民間之賈其役夫如私家之直督工者亦給飲食之費王公每漏下四鼓卽起視事至天明門外空無人矣日再至學官巡觀之衆見王公來愈益謹呼趨事始千前八月至九月而落成速矣王公見閣之前有敬一亭亦已頽壞乃捐俸銀二十兩就夫匠修之後先事竣以報游公謂宜勒石以

記其事游公大喜曰掘井得金一奇也州大夫捐俸修學宮意良厚誠不可無記王公以屬余余不佞竊聞王政不外教養而養尤急焉故虞延命官先稷而後契今天下之民屢遭饑饉而不講于薄征緩刑之政弱鬼壯流黠者揭竿矣游公非已厚下夙夜憂勤屬所被災慮聽聞之不悉躬自行縣徧歷郊野觀其枯滌之狀延見士大夫父老問以疾苦議振業之方若痼于厥身而思所以蠲之也王公奉行德意一錢不取於民經費甚嗇俸祿充趙忠教公文集卷之十二

衣食而已時出以紓小民之困今年春修葺州城其所需者乃審編造冊之所餘非惟無所取于民而枵腹者得食力而接氣焉若王公者可謂能養民矣皆游公德意之所加也夫如是而後可言教也已故井中得金以助興學井者養而不窮者也以明在上者能養其民也不然則閭閻之中愁嘆怨謫此皆爲士者之親戚鄰里也而徒飾學宮起橫舍欲人人嫖學絃歌盈耳豈不難哉余伏處巖巖實賴仁賢在位以獲談經授徒無豺虎之患是

以樂爲之記

許州重修尊經閣記

弘治中無錫邵文莊公爲許州守于州學之左隅起尊經閣于其北前爲太極壇環爲八方以象八卦而中有亭曰品士其南爲嚴師堂旁爲號舍東西各四取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額之萬曆甲午定興范公重修之以至於今住堦屋塾蓬蒿據之癸丑武進鄭明初公來守許明年條職具舉衆庶悅豫乃修

趙忠教公文集卷之十二

二十八

先師殿及兩廡戟門明倫堂吉水鄒爾瞻爲之記今年遂修尊經閣暨于堂壇亭舍易其棟桷增其戶牖每舍隔而爲五凡四十楹復於嚴師堂之左右各新構三楹東曰謹庸西曰強恕植以修竹蔭以槐柳掄諸士之秀者會文其中公爲講析品第之因元氏宰蘇公屬記于余余聞鄭公高才博雅能文章從蘇公乃知其潛心聖學靜中多所超悟弱冠釋褐歸而讀書山中者三年乃出而仕夫士非明於聖人之道而允迪之雖材術絕人不免爲

俗吏將以興教化維人紀非其任矣邵公者明於聖人之道而允迪之者也故其所設行皆化民成俗之務卽漢之循良不足以方之鄭公爲邵公之同鄉後先作牧講堂再起文會復集豈不休哉夫鄭公之深于道也於其謹庸強恕之訓知之矣過於庸則非道離於恕則非仁古之大聖賢其自視皆庸人也夫行庸行也言庸言也非庸人而何其自視不異於人故視人不異於己是以能恕若尊已而卑人則將峭刻悻戾不近人情悻亂之行從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此生矣夫許曹瞞之所興也彼親爲漢臣劫愍帝以遷而卒令其子篡之彼自負其才足以籠蓋一世高於庸人不啻億萬之數生而宜崇高富貴無居人下之理則可謂英雄豪傑矣易益之六三用凶事無咎說者以桓文當之謂其矯命衡行而功實濟世故無咎無咎者有咎而可貴也然則桓文不免爲凶人而况曹瞞之篡乎此不恕之極而尊已卑人之流禍也彼其心亦自知其非君子而猶以爲英雄豪傑不知蹈天之隙乘人之危以謀爲

不軌亦小人而已矣何英雄豪傑之有且其得意不過萬古之須臾而惡名與天地無極豈不愚哉許州舊有魏文帝廟邵公毀之而易以愍帝何其快也非邵公孰能若是攷州志邵公以弘治癸丑創尊經閣及堂壇亭舍告成而鄭公之守許亦以萬曆癸丑克歲陳事豈偶也哉殆天之所以興斯文於中州乎邵公時士風猶淳是以其所爲教者惟舉大學之目今談道者每務爲玄遠後學往往輕前哲而自雄內實沈溺于利欲鄭公揭二言以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爲訓使士人知二者之外無復學問無復君子無復英雄豪傑庶幾可以正人心哉

重修恒陽書院記

今天下郡國學宮之外往往有書院所從來久遠矣蓋當道者掄黷較之秀而羣肄焉所爲弘闡國家作人之意甚盛美也自楚相檀權矯制衡行萬曆戊寅以其鄉之士譏之遂盡毀天下之書院真定故有恒陽書院創于嘉靖辛亥直指楊公選太守孫公續至是遂廢青衿絕跡宅蔓草

而游鳥雀過者歔歔低徊不能去焉至壬午遂改
爲遊擊將軍之署壬子當大比士督學缺人

上命直指汝南傅公攝其事得人爲盛遂決意興
復明年正月卽檄府別建遊擊署而以書院還有
司發贖緩七百餘金謀之中丞汝南劉公發百金
項之太守周公至以三百餘金佐之先是二府陳
公署事捐俸金四十米七十石物價若市雇直若
私匠効其能衆盡其力轉轉焉殿殿焉簌簌不煩
而鼓舞競勸工始于正月成于七月重門之外爲
道忠肅公文集卷之十二
坊內爲講堂東西爲精舍凡十四所講堂之後爲
長廊有堂有廂後有水亭維夏則滄有小閣焉以
司漏商大都一如舊時之制又以二百五十金買
田爲諸生授漿之資于是真定復有書院三十二
城之名士皆至文釋再集焉乃有文學造于余曰
書院之廢久矣役鉅費多復之甚難前此議者屢
矣而竟不果傅公一旦復之美哉功也與創始等
矣余曰豈惟創哉楚相不忠不孝實有狂秦坑焚
之志而勢不得行乃發怒于書院又令督學少進

多絀將使天下膠口而不敢議束手而不敢動以
爲其所欲爲天下旣已憎服矣幸而性命湔傾書
院之復所以舉權奸之罪伸青衿之氣意甚深遠
傅公嘗有詩以詠之矣余讀之不勝悲怒痛恨已
而不勝快也故曰創不足以云也文學大悅乃正
襟而問曰令之教士不以道德彝倫惟文詞之尚
如是則郡邑有學官矣又益之書院是不過使諸
生多取科第而損公帑勞民力倘亦可以已乎余
曰卓哉吾子之問天下之無教化久矣然道固不
廢文詞之所稱者非道德彝倫耶心會而身體之
古教化在其中矣夫

國家設科第以羅士士非此莫繇自致彼楚相者
故楚之貧諸生也繇科第進一旦而肆涓天泯夏
之惡彼其蒙被
國恩豈不厚哉爲善者不尊顯則名不彰爲惡者
不等顯則身不亾科第自榮非人則辱士在所自
樹耳蓋已已之歲余讀書恒陽書院當進者聘請
阜平廣文艾純卿先生爲之師艾先生楚平江人

也博學能古文平生慕李獻吉之文章氣節數向
余道之明年庚午余隨諸君子舉於鄉是歲得人
稱盛多出艾先生之門者頃之先生入爲刑曹丁
丑幼楚相奪情事遣戊明年而廢天下之書院楚
相敗後艾先生起爲蜀開府余不肖生鄙小縣自
見艾先生而後知覺漸萌志意稍立故教人者不
厭多方好學者不厭多聞于是周公屬余爲記余
旣爲述其廢興之故併所與文學問會之詞以明
當事者作人之意爰勒石章用垂不朽其詞曰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

萬曆初載楚人柄朝猴冠而虎媚于昏桮妖進直
屏毒流天下帝欲其通奪之所生于位宴處鄉較
騰譏繩以烏鳥獨焉馮怒毀其講堂無令聚議比
于盜藪在恒山者豎以大旗爲將吏府綿歷三紀
人忘舊貫改作是仍傳公乃來持斧問俗兼秉文
衡毅然舉廢片言立決數月告成頓還榮觀中卷
畢集絃歌有聲恒山之陽雲垂華采天宇昭明嗟
彼已氏文不可偃永被惡名愷悌君子協心作人
福祿攸從庶士念哉必忠必孝爲國幹楨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異時天下郡國往往有書院而饒陽有近聖書院
嘉靖丙辰令張公仲孝所建也隆慶丁卯邵公型
修之萬曆初江陵擅政盡毀天下之書院而饒陽
以僻邑獨存辛丑翟公耀再修之壬子關中萬公
來下車未幾卽至其地爰草除葺而入睹其頽圯
之狀俯嗟仰歎者久之時歲向暮夫越明年百務
就緒上下交孚乃議修書院首捐俸百金令出而
士庶響赴輸者忘費作者忘勞凡五閱月而告成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

廳事三楹後爲尊經閣如之傍爲號舍二十間閱
門屹墉寥朗岑寂可以盪懷可以凝神公乃掄邑
士之秀出者聚而共給之約期會文而指示之時
時爲講身心性命之學邑士聞所未聞駭駭興起
邑之老先生奕菴路公余所厚善也學博嚴君心
師王君以德李君服周命諸生田播屬允直陸文
遠李芳春持路公書來求記余每嘆今之世可謂
極衰何以徵之士大夫以講學爲嫺笑曰古人未
嘗講學夫書以道政事首言明德親族非學耶易

在古爲卜筮之書而文王周公以之周理數之非
二吉凶之在人學孰大焉或又曰古人之言備矣
不必更言夫古人之言今人一一行之則可也而
率臆之不行又禁人勿言不亦惑乎余觀明堂月
令之書所稱古之帝王飲食衣服居室以至一政
一令莫非參贊化育之事非學而何從得之其爲
之臣者可知矣漢猶有其遺意今之士大夫其言
不必合經術也其行不必合法度也故無所用學
蓋其所從來久矣春秋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
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春秋去古近其朝會聘
問未嘗不講禮也其謙會未嘗不賦詩也其動作
威儀未嘗不言敬也而猶曰無學不害蓋以載籍
訓典爲學而不求之身心性命故也矧今之時教
士用人皆苟且益無所用學是以臣紀士風皆壞
勳襲記誦可以取青紫其高等者一旦而頡頏公
卿故不貴貴少而得志髮種種者可厭也故不長
長人生都華應多金錢耳何以仁義爲故不賢賢

不貴貴不長長不賢賢大亂之道也今朝野皆然
此不學之故也倘士大夫不以講學爲嬉笑而動
心從事焉則君子日多風俗日厚國家生民有攸
賴而天下可治萬公之爲饒陽教化大行閭閻清
美上下逸邇莫不頌服此講學之教也夫欲爲良
農者必講於穀造之宜欲爲良醫者必講於鍼砭
之術欲爲君子者必講於聖賢之學內之以修身
外之以救世無出於此者書院之修議者鮮不以
爲非此時之急務修身救世無時非急務者此時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爲甚非萬公何足以知之哉

方山鎮建城記

晉之北西北蓋皆邸沙幕云而西北永寧州直之
方山鎮在州與嵐縣之中相去幾三百里而遠前
後皆崢嶸山懷抱巨壑三晉之間一要害也古城水
潞夷爲岸土卽無論防虜盜賊往往索其中商旅
塗輓捕之則道里曠遠鼠竄無迹有司苦之魏公
撫晉五年黎明股潤邊圉寧謐乃議城方山鎮每
歲選汾州衛官一人提軍三百名防守而以汾州

府通判總領之皆秋初往及春而竣上疏以

請報可經始于萬曆二十六年四月越明年八月告完城之丈尺比之初議爲闢爲長樓臺睥睨廡宇廬舍爲多如期而完速矣所費比之初議省五千金于是魏公上疏叙方山之功勞叅政麻君溶權輿創議叅議劉君廷謨知府盧君大順崔君士榮知州夏君惟勤後先督率皆宜紀功以勸方來屬余爲記余聞隆慶丁卯虜陷石州殺略甚慘石州卽今之永寧方山則虜入石州道也虜躡石州甚久氣情力憊欲歸會天雨不休馬多死皆徒步行和載所餘皆棄之道路是時方山無城以故虜得長驅而入然徵其極擊之虜可立而燬也竟不能使虜輕中國夫有備無患無患乃能有備天之陰雨而能網繆牖戶耶石州事迄今三十餘年用魏公於晉虜不敢窺方山乃有城茲可謂內寧矣故曰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欲安海內規久遠舍任賢何繇哉

真定府重修武場車房記

武場車房之設莫知其所始歲積頽敝遊擊張將軍以請于中丞孫公及直指錢公備兵使者陳公修葺之下郡綱紀移所司議其費無所出乃宜修者不獨車房耳武場自轅門及堂無不頽敝者過今日所費恐不貨僉以爲難時司理董公攝郡事數月貨委若棄用之若膏故有積羨乃請以修車房公持籌而計之既明白詳悉矣不欲動民曰此武事宜用營軍乃請委府簡較李夢蛟南宮丞唐廷徵督其事羣材畢具有衆咸集工効其能役盡其力公時時省視之曰無但求速而鹵莽畢事衆咸用命凡所修車房一百四十四楹又創爲房六楹以居軍人之守視者及繚垣八十有八堵車房之外所修廡房二十五楹而監射者舊無廳亦創爲之其楹四焉旣齊旣安飾以丹青黼聖工始於今年 月 日至 月 日而告成凡三旬有五

日耳用銀二百六十有七兩見者聞者靡不驚詫以爲何績之不也而用之約也而成之遽也君子曰董公可謂視國如家者矣夫令居家者所費與

今同能修屋若是多乎則惟惜財有心計者能之何則錙銖皆實用人不得乾沒也然其成必不能若是之速豈其督趣之不勤哉居家者不能動大衆也若居家者力能動大衆而又惜財有心計督趣之勤則其修屋必多其成功必速然必不能多且速於董公之修車房夫董公可謂願匡如家者矣且非獨此也又人人皆悅大役興而民不覺則悅軍日得牢稟則悅匠雇錢如私家之直則悅物之取於市者無官價之名則悅爲人上者興事動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

三

衆每如此卽孔子作春秋必在所褒矣今之論者皆云民窮財盡董公攝郡數月糴穀以給民之無牛種者百八十石弗責其償置田二百畝以賑貧士又以其美修車房繇斯以談上恤民則不窮上節財則不盡夫董公者豈鑄金以與民驅鬼以興事哉是時當事者咸嘉董公之績錢公曰其勒之石以垂可久勸方來先是錢公之武場簡練士馬入其門犀幣煥爛軍容改觀無何而大風忽起雨兼雹至官軍俱藉廕庇得以無傷錢公稱嘆者久

之董公名臣之子化民成俗之道得之家學節用愛人之訓染於成幼天才瑰異而行之以仁厚弱冠侔於秀眉筮仕等於舊位累贊當道胥分吏治臧否以覆畿內之士民厥德甚茂明刑克允乃其緒餘耳卽其暫攝郡事而悠遠是圖動必規百世之利台司之品已定鍾鼎之業可卜矣大名司理陳公與公協心同道情深鳬藻而皆物色幽巖不我鄙夷陳公屬爲之記輒不敢辭感德之事旣所樂道且以昭播遐邇庶長民者用爲簡式以視福於我士民也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

三

重修神武衛記

真定古恒山郡

畿輔之南一重地也洪武初天下甫定分隸諸官軍於鳳陽錦承等衛厥後分封諸藩調神武衛爲秦藩護衛至宣德中革去護衛悉赴京師其時獨有真定衛守土者上疏得

請留神武衛于真定創建公宇宏敞深邃迄今百八十餘年矣承平日久武節日弛而綰綬者各有

私第傳舍衛署任其傾頽遂爲鼠坻蟻組不可忍
視萬曆甲寅春聶立中來署衛事人其門喟焉愴
嘆問其國籍則藏于吏胥之家至其最後西北有
院焉約一畝有半深三丈許蓋創建時取土於此
云立中遂請諸當道修葺之凡三月而告成事堂
廂五所六房儀門官庫悉還舊觀相其地勢左右
相傾乃悉鏟其贅土以納之院而院夷往者衛事
抗敵口甚一日幾於搏手不可爲自立中至而千
夫長百夫長咸自濯奮願知屯糧之催徵委任得
人而逋負悉完衛軍之健訟者嘆然不敢動簿領
委積多年沈閣者今皆消散無餘矣繇斯以談安
在其衛事不可爲也則立中視公家事爲其家事
也今夫人之作室者有地形隄隈而不爲平治者
乎有掘土爲院而不填者乎歷時之久至百八十
餘年者乎無論於形家言爲凶卽睨視而念及之
有不能一朝居者昔魯公孫婁所館者雖一日必
葺其墻屋漢郭林宗每行宿逆旅必躬自洒掃此
皆傳舍也而不肯苟處矧其出政臨下之所非且

晚可去者而院塹在側至於數世又任其傾頽而
不顧此其悠悠忽忽之態可想也而望其挺身躍
馬建功于塞上乎非立中至則將不復有所謂神
武衛者矣立中定州之世指揮也少而業儒經術
大通以父命襲職立中威儀棣棣志芳而材駿見
武弁掘抑日甚有以自守不爲非禮調俗嘗爲薊
鎮守備其觀察毒人也以夙卻害之仕三十年而
猶綰衛符彼仗鉞登壇者皆何人哉立中屬余記
且問堂名于余余命之曰德義堂其說在趙衰之
稱卻縠也曰其人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
也禮樂德之則也立中有其風焉

吏部考功司題名記

萬曆癸未余爲考功司主事癸巳爲郎中管京察
之事其時太宰爲餘姚孫公古之淡漠真人也其
時政府則太倉王公蘭谿趙公新建張公事竣大
失三公之意以爲專權結黨擬

旨罷余官奪孫公俸以去迄今三十年矣余偶再
起爲御史大夫今年癸亥京察余復與聞其事大

宰涇陽張公太虛其心神明其識而考功長治程君渾渾而不可亂謙謙而不可捐政府福清葉公蒲州韓公隨州何公高陽孫公皆無私人之可庇異已之可除甚易爲也第

神宗末年以二三大臣負之謂頻頻者驚斯耳其進其亾皆若罔聞于是貞良皆去邪僻亦少百司庶府之權歸于數人丁巳之察舌談焚山林以拘于額猶有在網禁之外者賴

今上聖明公道復出而是非紊亂戰爭猶力又甚

龍忠義公全集

卷之十二

三

三

難爲也事竣君子以爲平恕而余亦得以無罪蓋余因是而有感于洪範之言也其皇極之疇曰無虐斂獨而畏高明夫洪範者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也禹武王皆人主也何畏乎高明彼斂獨亦何足虐也然歷觀叔季之世有位者才足以爲惡而時復得爲擅朝橫世而莫敢誰皆至于神人不容而猶或翼蔽之斯不亦畏高明乎乃有厲節首公忘軀命妻子之計而橫被侵誣仰天泣血而無可告訴斯不亦虐斂獨乎關耳以畏之

稱高明後傑以虐之稱斂獨皆臣下偏黨之所爲

也而人主不察以自壞其天下稽覽古事何代不爾此所以爲洪範爲皇極爲天之所以錫聖人教萬世也司功者尤不可以不知此義夫幽者陰也明者陽也黜陟幽明進陽而退陰也世皆言陽剛陰柔陽之用事爲春爲夏煦嫗生養萬物皆用柔也陰之用事爲秋爲冬申霜累雪摧隕萬物剛已甚矣陽從九地之下鈴然而升乃見其剛然風日融和仍以柔道行之故君子盛能容小人小人盛

龍忠義公全集

卷之十二

三

三

必不能容君子于中國盛能容夷狄夷狄盛必不能容中國蓋陰陽之性情也今陰之盛已極而陽始盛極盛則宜消始盛則宜長此長而後彼消若任其極盛則殆矣此亦間不及謀之時也可不爲之寒心哉考功司題名碑自癸未已滿更立餘姚陳公爲之記今復滿矣客冬程君與員外郎南海葉君主事歙縣汪君劍州趙君徵余記余未暇也于是程君遷太僕少卿以出使行葉君汪君皆轉文選而驗封司主事雷化丁君繼之義烏金君家拜

郎中至員外郎則晉江馮君主事則北通州張君復申前請余乃爲之愧不足以行遠然後之君子觀其姓名考其所黜陟觀天下之所以治亂夷夏之所以盛衰既千萬世而下倬史之衮鉞皆可知也何必覽于古志哉

潞安劉大夫生祠記

國家稽古建官自一命而至公卿皆以爲民也位益大則其所繫於民尤重乃世之大吏以民事爲細有司者治之耳郡守親民之官也今州邑之民往往不知守之行事深山窮谷有不知其姓名者焉嗟乎召伯分陝甘棠勿伐彼胡繇得焉夫大吏奉已小吏亦何有於民此民生之所以靡底者也劉貽哲爲潞安守至卽與令長若士大夫父老講求民間利病興除之而精計彊幹足赴其意先是比歲不登民多轉徙戶口縮于曩時議者遂于正稅之外有地差之征貽哲手自會計他賦故溢額遂請于上官歲減萬餘金郡多荒田招集貧民築屋居之給牛種及炊食醬豆之費墾田萬畝桑麻

彌望每歲餘穀二千有奇儲備賑糶雨雹毀稼貽哲躬往賑之仍給穀種歲則大熟民皆相慶曰此太守之賜豈可不先完公賦而後食故自貽哲至而民樂征輸卽宗藩所得積逋至萬四千金非復昔之告困矣往尉傳之費歲以七千鈞致有法所省者千焉平順壺關黎城行汲甚遠貽哲爲之鑿池而民無沽水之費襄垣之城河故環之自信之直去而邑日敝今修復舊道井泉頓三丈灌園者滿河之干郡邑學宮陋者新之非處者改之羣諸生有志者日與講藝人文彬彬興起矣大夫貽哲爲郡毫髮有關於民便者不聞則已聞則無不爲也公帑錙銖之餘無不以養士民也士民甚德之會遣小吏貢篚不解事坐左遷將行遠近號泣墾田者皆牽牛至悉以與之人人欲絕送者駱驛二百餘里郡中及屬邑皆爲生祠祀之而郡諸老先生屬余爲記先是貽哲將之官過余曰昔孟仁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寄其母不許上黨匪緘之郡初在郡終不敢買寸帛余曰甚善貽

哲至則以此事及錢穀不入府庫贖罪皆以穀誓之於神夫士大夫患不誠心爲善耳誠心爲善則私滅私滅則一意爲善踏步跣跣無非善者鬼神猶愛之而况于民乎貽哲勿挺異質能文章爲郎時風霾上封事及

廷議封倭不可就就著節文章之士多不習吏事好氣節者平易近民之意常少若貽哲者詎可易得哉然貽哲從余學余得奉教于其大父南嵐公父少嵐公甚久莅官皆清白仁厚所從奉矣南嵐

蘇忠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七

公宰武鄉有生祠貽哲名復初陝西高陵人

栢鄉令張公祠記

夫士隱居不忘規天下之安則以鉛槧襲天工故取當世之仁人君子所見聞真者論贊厥美爲直能思者揀之罔斂以興善而休惡守令之設以爲民也初未嘗不名實相符久之遂失厥指若欲其園田郡邑而牛羊黎庶也者有能不貪不猛無害於民其人卽未必可逕固已鮮哉希矣况於學道愛人者乎栢鄉蓋有張公祠云余邑去栢鄉二十

五里而近余未仕時張公來爲令識之習其行事張公名延庭別號左海濱州人齊魯之名儒也頗幹飄飄儀貌甚古其見民相與語惻惻愉愉若家庭父子民亦忘其爲令君有訟徐爲剖析是非曲者聽其自謝媮解好含咽人之過有善亟旌之惡者撻之示辱能改復旌之意常在縱捨不以卓鸞自見有健訟者累歲不休上官以爲此鄧析之倫宜誅之應估終賊刑之義公曰固也律不至是竟不肯歲疫捐奉施藥不起者買棺殮其側但心誠諭於民順德境有盜夜殺人時捕盜法嚴守極其拷治有黠者遂賂他盜云殺之栢鄉境其人夜扛之隣境耳守大喜以得卸其罪於公遂治扛尸者公謂曰爾等第誦服無自苦也於是直指且論罷公矣士民共爭之不能拔會關中移勝至盜殺人果在順德乃論罷守衆皆以爲有天公爲政責大指不爲俗吏繳繞以故邑衝多過賓常有餘閑時時聚諸生試文精爲品騭人人樂其條暢脩聲者甚衆諸生有王宜者孝友中年不要表其門以

風而寔不能爲吉凶禮者皆周之諸生無傷哉之
嘆公在栢鄉六年遷南戶曹去旣而來爲順德守
過邑邑父老童子婦女懽呼羅拜犇野哽塗爭睹
公之面擁輿不得行公乃下輿乘馬衆皆曰今日
乃復見張公也尋有繪萬人圖以傳者公寬惠其
天性人人感之然公之德度淵矣玄矣當其時邪
宰擅朝以慘礪立威捕盜其一事也人孰敢寬惠
又驟貴賤人以君豪傑仕人多趨之者前鉢後隨
堂與易入而公若拙若頓獨游清波公博通古典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

文詞藻贍上官恒相求請至賀

國慶表賤皆出公手以是猶得遷京朝官君子謂
公之爲政似漢朱邑卓茂輩而學術過之若生於
漢者公卿矣公同時周公應中爲真定余公啓元
爲臨城皆少年一意愛民以亮節忤時坎珂至今
而先公令栢鄉者高公等朴實人也然心慈不久
左遷士民惜之爲立祠張公祠在邑北二里許高
公祠在邑南二里許張公祠成於某年某月至某
年某月邑令雷公某復修葺之未有記邑人路靈

石應治張職方楷倩呂給事宗望等屬余記余爲
著其所真知以觀後之長人者民情大可見其尚
務安民哉

蜀中採木記

代作

余承乏撫蜀六載于茲矣始至則值播州初平釐
婦晨泣鬼火夜青長江流血齎殍載道人其境可
爲傷心酸鼻戾夫亦且長潛而況爲人父母者乎
余以闇淺當之雖噢咻撫拊不遺心力而久病疴
羸之人固非中醫所能奏效也然亦稍有起色矣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四

而

國家以

殿關頻災興採木之役則拮据無已時夫木非蜀
產也產於邊蜀之夷也幽險僻絕人迹不到之地
崢嶸山淵谷之所隔閼也炎霜古雪之所棲集也虎
豹之所不居也蛇虺之所窟穴也飛猱之所望而
駭也山精木魅之所憑依也毒烟苦霧之所霾也
如此者不知幾千百年而後成大木其上干霄其
圍橫竄雖驅鬼中而發殤宮亦不能以取之而以

本朝之威命使脆弱之小民必欲其得之前者僵而後屬寡者燔而衆至督者設機械役者忘性命弗得弗已以此思之不必身履其地而小民艱難愁苦萬狀一生之情狀可知矣蓋嘉定州守徐學周所著有哀鳴錄焉徐守蓋嘗躬履其地仰無極之高臨不測之深以累布爲梯仍以縻其身而縋之以上下虞兩崖之觸則求夷人執之此亦危苦恐懼之極矣而兼之瘴癘爲殃往往隕命官且若此而况小民躬所伐曳運之勞者乎徐守所稱六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二

四

三

難殆未足以盡之也而讀之亦可以斷腸折心矣嗟乎均之民也而蜀之民獨當此至危至苦之役均之官也而蜀之官獨以此至危至苦之役毒其民又必不可已天地之有憾則此其爲甚哉惟日叮嚀告戒我有官君子與於斯役者千方萬計凡可以體吾民之情而恤其辛楚救其陷危者畢智殫力以圖之耳先是余邑少司空楊公和洪熙元年奉

命採木于蜀迄今二百餘年而余再領茲役採木

非國家所得已也回祿爲虐實使吾民戮力委命於夷落之鄉而余親見之焦唇乾肺以爲民求萬有一分之便因以想見楊公之苦心焉以不恒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一邑之中余與楊公再領其事豈不異哉夫人臣之誼不過捐軀爲國耳然用之伐叛剿逆則功高而名顯用之採木則竹帛不書人固有幸不幸楊公賢者也採木之事久遠蜀人無知之者余因爲記勒石芙蓉閣中以見余景仰感繫之私備蜀志焉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二

四

三

居易堂記

常可行爲堂落成而名之曰居易過趙子告之曰敢請先生之言以置座右趙子曰嘉哉名乎蓋子思之言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其生於末世習見其時士大夫之行感繫而爲言者也夫君子之制行立言將以救風俗而輔運化也萬古一道誰非可居易者萬物一天誰非當俟命者唐虞三代之威其君子明保其身行成名立而朝家自顯庸焉居不知其爲易也亦不知所謂

命也自世道之衰據權秉斗者用其私意所升所抑所予所穢所榮所辱顛倒雜糅而下之人化之是非毀譽皆以爲報恩洩忿之具於是天下之事漫無所憑悉舉而歸之於命小人者則以爲天地萬物盜也健則得之羸則否狡則得之駭則否捷則得之鈍則否何命之有故恒存必得之意存必得之意則其所以求之必有非其道者如是而得之則自以爲術巧而謀至而不知其命固宜得也彼小人之閭阨而鬱紱者殊亦不少唐虞之四凶

是也彼且如命何君子者奉古之制遵聖之矩率性之常修人之紀饑食而渴飲風興而夜寐漠然無所求於天下然而未嘗無得也其命之亨也夫命宰於天天委於數非曰求則予之不求則靳之也君子俟之而已俟之者非俟其得也以其居易而不求故謂之俟也居易者非擇其易而居之也是人之所常然以小人之行險而較之故謂之易也易險者蓋取險於地形云君子者以安宅爲宅而偃息其中小人則追飛鳥學懸猿入虎穴探龍

淵惟利之求不顧軀命人之品君子爲吉小人爲凶吉人宜得凶人宜失仁義者性分也富貴者外物也得外物而失性分何得之有故君子有得而無失小人有失而無得况居易者不危而行險者多禍此孰逸孰勞孰智孰愚頗亦無難知者而何小人之多也人之爲君子小人蓋亦有命焉富貴可倖致而小人之名不可倖而免也可行吾黨之君子也心存乎忠信而行依於德讓曾爲天官屬有聲而權倖不容出之於外所至兢兢官守不以

一字子貴游積次遷轉未嘗跬步先人嘗語余有欲用之於邊者邊吏多逸化不敢爲也余遂與可行約必無爲邊吏此所謂居易以俟命非耶堂之名居易也可行身有之矣是時可行來吾趙司臬事未幾而主計者用秦中得直指之言貶秩一等可行遂歸此亦居易之效也余爲之記復作漳水之詩以贈之其詩曰

漳水之東有濁有清君子爲堂卽於清漳匪多於陰匪多於陽且文且質亦卑亦昂肅肅僮僕風興

餐掃有客來斯叙心談道昏姻來斯莫不和好飲
之食之莫不醉飽燕巢于梁羣雀來賓有鳩有鵲
其鳴好音犬無妄吠雞司其晨乃寢乃夢雲霧幕
矣俄而霏矣白日灼矣雲霧幕矣羣小之障白日
灼矣君子其昌

大友堂記

大友堂者呂輔季之所爲堂也大友孰名之輔季
請余名之者也何名乎大友美桓伯也輔季有三
兄長曰桓伯今爲大梁觀察者也次曰元仲國子
也次曰需叔文學也余與呂氏兄弟親則肺腑契
則芝蘭自其先封君顯庭公在時余數過其家公
則命桓伯兄弟出揖旣而侍坐斂容正襟有問則
對及桓伯成進士抱子無所假借稍不如意輒訶
責之兄弟惶怖引罪色霽而後已桓伯兄弟事公
如烈君嚴師惟恐督過故皆勤學早成至其兄弟
之間則情好篤至如手足須臾造次不離得雋味
美醕以奉兩大人所餘必共啜之衣服冠履如一
桓伯旣游宦奉入皆進之於公矣之爲宅四焉如

卷之二十二

聖

聖

聖

一於此見桓伯之能友也然則桓伯兄弟不可謂
孝乎孝矣大孝必也聖乎然能友者必繇於孝愛
其親者未有不愛其兄弟者也故孔子曰書云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夫友于兄弟乃所以成其孝也
故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夫人之性鮮不自私其身而况淳古旣遠教敝
俗薄如賈誼所謂借父鋤耨慮有德色可忍道哉
且兄弟一身也而猶有封至其嬪匹皆異姓之人
以外成之道不過相夫耳何知兄弟其先後間固
不能相讓而兄弟之好往往繇之以憫乃桓伯之
家不開有片言相稽者是父母兄弟合而爲一身
又能使異姓之人合而爲一身可不謂之大友乎
哉昔姜伯淮兄弟友愛天至著於汗青然以遭時
不用兄弟偕隱以終今輔季又成進士試宰蒲城
旣用天下矣則友之義固至大至大哉夫愛其親
則愛兄弟亦孝也繇此推之則必愛其君豈惟民
生於三事君不忠非孝也故也則必愛其朋友事
親必知人故也夫愛生於仁仁心不覺則已耳覺

卷之二十二

聖

聖

聖

則於人無不愛也而況於君親兄弟朋友乎舉天地間一草一木一昆蟲無不愛也而況於人乎總之成其爲孝而已孝成而後謂之大友桓伯仕宦所至皆有惠愛綴於民思輔季蒲城之政譽洽三輔此孝友之徵也則惟勉圖厥成哉堂成於 年 月屬余爲記今乃能爲之長安有馮仲好先生者輔季其以余言請正焉

思黨亭記

余邑恒山之小邑也僻在孔道之西風俗朴野人情坦率他邑井水多苦或鹹是邑獨甘其土宜樹客之來者遠而望之菁蔥蔭映則知其高邑也余癸巳罷官年四十四卽得儉閒前乎此趙酒色黑而味濁近年來南和刁酒致佳而士大夫之有韻者其家醞往往不下刁酒余笑曰此天之所以爲我也乃於東門之外爲園曰芳茹園爲堂曰誕芝堂堂之東曰謙美移西曰遜美移移之西曰菊花亭堂之後曰菜花亭菜花亭之北最後爲感恩樓其西亭以兩香城池之岸也祇之以石磴而下爲

軒於水之中柳之下曰聽蛙軒岸之北爲觀音菴鑿池種蓮汲井灌之易涸也有客教之盍近井乎乃爲亭於菜花亭之南井之東周之以蓮池亭南北爲門東西爲窓亭之後皆竹也四圍列壙皆忍冬藤也竹林中鑿石以爲流觴曲水井有水車坐水而上每灌蔬則蓮先得之流觴則絲藤花之哇入于曲水而注于池蓮盛開時余練巾竹屐坐其中蓮花環向呈萼送香清流隕墜鏗鉤有聲余手欲鼓也足欲舞也已而念平生之狂愚已丑以封事件要人賴史太常諸君子力救之張考功力持之免癸巳又以內計得罪執政者向固以爲有黨至是遂直以爲結黨逐之而太常自以爲黨引去于儀制高人行諸君皆以疏救貶此皆執政之所謂黨也安得聚首斯亭作黨人會耶乃歌曰東園之池有荷煌煌余美來思爲製衣裳東園之竹其葉蓊蓊余美來思以笑以拊東園之樹旆旆其葉余美來思于茲步屨東園之鳥唱和其音聊飲我酒以緩憂心于是名其亭曰思黨亭屬梁衆甫請

之而楊諸君子之姓名于座右客有問于余曰洪
範稱無偏無黨孔子言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黨也
者小人所以空人之國者也子何黨之思也余應
之曰書以黨與偏並言孔子以與爭並言故以爲
不可耳孔子以前未聞以黨空人之國者自東漢
乃有之三代之季無黨之名其國亦空若以黨爲
諱則孔子言吾黨之小子而人倫之中有父黨母
黨妻黨之親以至於鄉黨皆可廢耶夫天下之人
不過欲富貴耳而不知爲善之無妨于富貴也皆
勸忠教公文集 卷之十二 聖
以私意持富貴故與君子異趣各相爲也各相左
也相爲相左必有其事此其主張在當國者當國
者固以爲黨而藉口實於人以佐攻驅除或告之
曰彼某事相爲也彼某事相左也徐而覈之果相
爲也果相左也于是君子皆植黨而害人者也蔓
延波及不盡逐之不已夫凡爲人臣所共事者一
君也猶人子所共事者一父也苟有益於國家孰
不可喜苟無害於國家孰不可容何至鷹麟虎視
搏攫之爲快哉此其於君父何如也吾不能易其

心而徒喋喋然置辯曰我非黨也將以爲國家也
雖唇乾舌敝何益且彼皆明知之而第以爲不利
于已耳人之情樂軒冕而厭韋布習知黨之不利
也咸欲跳而求脫遂使駸駸乖離膠漆解散甚至
回戈內向以示丹青之信然則天下雖大人羣雖
衆其爲黨者無幾也如之何勿思哉亭成于萬曆
丁未四月夢白主人記

雕橋莊記

夫士處山林之中有用之則仕于朝不用則復歸
勸忠教公文集 卷之十二 聖
于山林莊子曰山林阜壤使我欣欣然而樂故君
子進退無不樂也人之能知此樂者必其福慧具
足者也夫山林者天地之有也盈天地間皆是也
舜同居于木石孔協性于山梁所在皆吾之有也
彼夫巖岫之奇崛也羣木之秀蔚也草花之賁妍
也流泉之清泚也沙洲之瑩而石磯之突也斯亦
可爲欣欣也而况大雲之爲大觀乎小雲之呈微
巧乎千變萬態而莫能圖乎而况大風之颼颼乎
冰風之冷冷乎長風之颼颼乎迨夫山虛樹默衆

禽弄吭咽嘶爭鳴忽而流鶯一囀莫不自憎其拙也此皆天地之所有而吾之所以暢心神娛耳目者也不必其爲我有也然人既有之我不能不有則惟誅鋤荒蕪小小繕築而游處焉耳乃有起瓊樓構香閣周以廊廡雕甍綉戶多其曲折入者莫知其所之臺榭池亭游讌多所而又博求奇花異石珍禽怪獸以粉之物惟其遠不問其土性費惟其多不必于成趣此夫錢財流溢無所容而用之以矜炫鄙俗者也嗟乎山林之樂固不易知亦無惟其然也吾郡梁太宰有雕橋莊在郡西十五里大茂諸山之東前臨滹沱西韓西韓者今稱周河者也往真定令周公應中濟渠教民種稻幾千畝迄今利之故稱周河北人謂水皆曰河也東爲大門開府李公盛春表曰尚書里入門則側戶列居其西爲場其西爲別墅之大門上有樓登而南望有蓮渚焉當盛開時丹華照水芳氣與薰風俱東太宰楊公巍題曰蓮渚仙居入其中有堂曰壽槐以堂前古槐可四十圍相傳數百年物其後爲長

廊西有議院爲藏書之室顏曰讀書處東有挹蘭齋懸葛以待賓客者也其後地甚幽曠蒔植花木有臺臨以軒出大門踰官道榷木于章池水經其中過一堤爲西韓之水望之皆木也皆竹也于是有高林館有韓河館有淨深亭此雕橋莊之梗槩也太宰之別業僅如此游之須臾而盡無可以駭睹聞侈談說者則所謂誅鋤荒蕪小小繕築而遊處焉者也太宰功成身退于此明農于此讀書時而乘屐獨往遇樵童野叟款語問勞或故舊親戚而乘屐獨往遇樵童野叟款語問勞或故舊親戚

懷也能懷來人也恒山自古多兵燹此木歷數百年巋然長存非獨其性質之堅貞亦其所得于二儀七曜之精華多矣其神明足以自衛也然南宮者乃在城市之內公署之中冠蓋之所遊鳴騶之所聒不若其在雕橋者居墳垠之野得梁公爲之主人其幸多矣梁公往矣公孫慎可讀書其中自號西韓生少年脫穎非久淹山林者然其人韻况閒遠是可與言山林者也可與言山林而後可爲廊廟之器則余之所深望于慎可者也慎可屬余題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二

雲西小築記

余園居客過者大抵多祝之曰必起家否則譽之曰甚樂仕者不及余皆厭聞夫緱冕韋布膏粱葱韭相去遠矣孔子不云乎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而命則闔之必就其所居而經營之以自娛卽余之園無山無水無華樓香閣北方苦寒無奇花異卉惟桔槔灌蔬列植桃杏嚴冬飲煖室時嚼冰雪熇暑裸清林每御單袂烜赫富厚誠不足而優游淡靜亦自可以樂饑余友膠州匡君亦園居者也其園曰雲西小築云書來歷道其結構蒔植屬余爲記匡君爲園于海之壩寒同不其諸山廻環欲來雲霞之所滄鬱也聖仙之所游處也靈氣所浸珍木生焉有壽二百大令抱者江南之花卉攢羅駢列而堂焉亭焉軒焉池焉橋焉齋焉館焉徑焉之屬無不曲得其致昔馮靈通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樓遊之適匡君殆其人哉余之園不足以及匡君至其優游淡靜可以樂饑一也夫非園居而言之鮮不出於其所厭聞何時過匡

君之園坐雲霞中共談園居之適也

宿修武記

先大父爲武功今余年十八之任時隆慶丁卯也冬月歸就督學試行迫暮抵修武宿于吳君之家燭下吳君來自晉年可三十許揖而入無何抱一兒來復入而出則命陳坐以酒肴至余問其姓曰我吳自省也食已以錢謝之曰佳客偶至愧無可飲食何至取錢黎明余行迄今五十四年矣余每向人道之庚午余舉于鄉出姑蘇申相國門下申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五

行

緯曰續曰統曰綸曰綵緯五十八矣續五十五計

相見時所抱者續也緯之子可與可就綸與續之子可則可宗皆爲諸生而綸可則食粟矣吳君之子孫曾孫凡四十餘人河內令劉玉孺余之世交買敬迂之舅氏也頃敬迂過之余爲書玉孺表吳君之宅且令敬迂過其家歸而爲余言吳君之子若孫皆淳朴謹慎人也相與嘆美末世乃有如此人家余今猶彷彿記憶吳君溫然薰然可挹也卽其家故非逆旅以余日暮無所棲息而留之以年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五

行

張伯顯道金記

已未二月張伯顯之子青雲年十五跨驢將有所適至州城之南曠野中得遺金四百餘兩歸而與伯顯伯顯曰姑俟之將必有求者俄而樂平驛丞盛姓者惴惴然來曰吾領帑金于大原府貯囊中使一卒乘馬載而歸卒沾醉失之奈何則徧禱祠廟伯顯旁睨之微笑衆頗恠之驛丞苦甚則白之州時判官趙署州爲之徧繫所過主人及旁舍拷之無所得伯顯知其非詐乃至州門使人報拾金者在是衆猶以爲戲伯顯曰是豈有戲哉因入報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十五

之說也才以貝而爲財智之說也三者皆益也劫與竊之分耳勢爲最下竊乎則有孟嘗子發之客劫乎則有跽踣之倫人之于利苟能得之何所不可爲哉況夫金棄于地而已獨遇之殆天乎也其孰能舍旃夫常人之視財利也不啻性命君子之視性命不若廉恥之重假使伯顯得人之遺金而錫藏之聞帝號求之者而佯爲聾成何伯顯梁颯彬嘗以苧就人質錢後贖之于束中得五兩金還之後爲益州叅軍將行同列五人武帝戒以廉慎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十六

伯顯類至達于九重彼其時崇桑門之教俗猶知尚清廉哉伯顯非還金而不能不還金也以世人形之而見其不可及耳舉世溷濁亦我輩之苦是以伯顯之事不可無紀余親張玉田爲陳留宰其子羅賢適自任中歸爲余言頃過延津之沙門店主于李元之家聞丁巳之夏磁州驛吏王世英自開封府領帑金三百餘兩飯于元家遺其金去元使人追之不及翼日世英來持以與之世英願與

中分毫無所受夫旅店整設以通往來人有食飲
馬有阜棧最昏矻矻若專于爲利也者乃一旦得
三百餘金而不取豈不異哉近年有兩進士其計
偕北上時至一店中得金若干無何而一夫一婦
來問之絕不應夫婦痛哭而去皆雉經于官柳之
上此夫乃一指揮與其妻入京襲廕攜金賂當道
者也而忽失之故不能活厥後兩進士皆不善終
繇斯以談還金非惟清廉而已乃以救人之生命
仁莫大焉衆口稱之鬼神聽之其身與子孫必獲
福慶而世人莫能爲也余因伯顯併記李君之事
使爲善者有所激勵焉時庚申七月也

救善記

梁喜順者邑之北瀆上人也伯守登之子喜之佚
蕩無賴恒經年不一見父而日縱博私賣其父之
園田畜產以供博進適喜之益麥見養父持挺擊
之灰喜之妻溫氏以父不償子而喜順弟也喜之
曾賣田于喜順不從相聞父擊時喜順在傍乃告
之邑大夫晉公守登自云以子不孝殺之矣而溫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記

六

氏堅持之晉公以守登年七十老不能殺壯子必
喜順佐之加功耳嚴拷之喜順誣服當以抵罪隣
人杜思勤等及兩姑母皆來款余門叩頭控籲余
乃言之晉公立釋之此事余已忘之矣己未五月
郭茂才際雲讀書天臺寨喜順跨一驢以一驢駝
米往飯僧相通際雲亦欲暫歸喜順以一驢借之
過其門延入展符埜掃甚潔登其堂有余之畫像
焉際雲曰此吾師也子祠祀之何喜順具道其事
且言吾昔剝削昇歸屢詣趙翁門不得見煩公一
言叩見之際雲以告余頃之喜順持核桃棗各一
盛來余受之見其朴實善人也偶被誣害衆心不
能平晉公虛聽而開之余何力之有喜順至爲祝
延其不肯德如此益知其善人也語曰善人在患
不救不祥自古善人鮮有不救之患蓋天道也昔
此付際雲與之傳之人人以勸爲善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六

三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二終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鄒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傳

明侍讀學士復菴吳公傳

吳公名中行字子道別號復菴其先宜興人也寓菴公始徙武進寓菴公名性登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尚寶司丞生四子長可行登嘉靖癸丑進士官翰林院簡討吳公仲也尚寶公筮仕爲南陽學博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一 三六二
生公於南陽母曰段安人公生而英偉不羣兒時水嬉溺履石以免若有護之者十九爲諸生二十二而舉於鄉是爲嘉靖辛酉明年當計偕尚寶公曰儒子未可官也勿往又明年癸亥尚寶公卽世簡討公在京邸公得親承訣主喪免終天之恨戊辰上春官爲修郤於簡討公者所摘棄已巳入南太學司成鳳阿姜公甚器重之辛未升第選爲庶吉士癸酉授編修念段安人春秋高請告歸三年以母命入都時

上冲年委政江陵橫甚見公至謬厚欲收之會其父死姻權不欲歸同官知其意卽以奪情之例請而一時諸公卿臺省皆上疏保畱得

旨公發贖上疏言元輔張居正以父喪求歸陛下眷畱不聽欲以爲

國家三年之喪萬古之綱常所係元輔身自違之冒不韙之疑

陛下尚欲其敷化施政端軌移風于海宇之門必不能矣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二

三六三

國家令典丁憂守制二十七月爲滿雖卑官小胥匿喪有律惟武弁乃墨衰從事耳而可以處輔弼之臣乎疏上江陵大怒明日簡討趙汝師之疏上又明日比部艾純卿沈純甫之疏又上江陵益大怒遂擬
旨公與汝師皆杖二比部杖而戌公聞報南面拜段安人者再曰兒死矣有子事吾母也相向拜毛孺人者再曰知子能事母撫孤吾長逝無所恨遂躍馬出而逮者以銀鑰至公呼子亮曰取酒來酒

盡一卮而入

朝時天晴陰雲倏起雷隆隆動城闕杖畢口鼻耳
絡血昇而出幾絕矣秦中書餘山挾醫來投藥一
丸始蘇是日進士鄒爾瞻之疏上又擬

旨杖戍金吾迨公等出抵張家灣數日而段安人
之諱至公嘔血數升復蘇時潞水冰不可舟乃陸
奔抵家廬墓者三年時吏于土者揣江陵之意多
欲殺公等以求美官如安成劉御史臺之事賓客
皆避去而吳氏者至於汝師絕婚居五年而江陵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乃死諸言事者皆起公晉宮允明年至右諭德會
丁御史此呂論科場事謂自張居正之諸子皆以
不學蟬聯升第其後衡文者率以賢科爲阿尊市
寵之具斯已濫矣而中允高啓愚主試南京以舜
亦命禹爲題無人臣禮可斬也疏上蒙宰自草疏
參丁御史以言語文字害人而王給事士性江御
史東之諸人皆參蒙宰閣部佯求去諸公卿合辭
畱之公乃上正

朝廷疏曰保畱大臣乃故相之遺事諂諛之極甚

可耻也參言官以媚輔臣此壅蔽之漸不可長也
疏上

嚴旨切責丁竟左遷公稱病求去不獲復出迨
經筵進講直言大臣阿意順旨及邊吏掩敗爲功
于是執政大恨邪黨乘而夷之公遂乞休執政擬
旨許之時太倉以予告亦在里中要公就之晤語
公謝弗敢久之太倉秉政公以侍讀學士起家南
京掌院公固無意出而言者又甚之以成其志公
竟卒于家疾力歌四闋正襟長逝公天性孝友事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三 四

回隱平居于

國來之典故中國四夷之利病無不研致而熟計
之汔平治天下而始於讒惡不得施然其正氣妙
節與日月爭光矣

趙子曰江陵天資慘刻其氣力足以鉗持天下雖
萬里外無不廩廩奉約束而吳公首櫻之遂以其
父之死立懂吳公謂余曰方杖時江陵使監奴守
視欲斃之其惡如此自是在位者皆徂其睚眦爲

之殺人幾若冒頓之射非天去之疾吾不知烏之所止也今之人見天下法紀陵夷多稱江陵忠有才夫自古未有不孝而忠者弑父之子弑君之臣孰爲無才者乎江陵死而繼之者如鵠之與蒯性有緩急其毒一也太倉尤甚吳公受命於貞節不可化故中沮艾先生余師也四公者皆嘗與余同朝奈已趙汝師爲少宰矣觀其意欲抑默俟時而吳氏一孔臭子上書詆譎立逐之去乃知吳公之不可及也吳公子亮爲御史數干言時政以羣小不能容掛冠歸

龍恩集公文集

卷之十三

五

方伯郭公傳

郭公名性之字德安別號鹿坪其先蒲城人永樂間名瑄者以文學徵授湖州府知事遷棲霞丞始徙華州生璽璽生經爲聞喜丞生從仁從仁生岫以明經選入成均行義才學甚爲人士所推服謁選得江都簿同郡王學士允寧以文章傲睨一世獨重之惜其數奇而位卑贈以詩曰不能推俊彥羞說位巖廊江都公娶王生郭公貌俚神瑩童賡

卽有過人之識父異之自江都歸盡讓予其兄產友人謂之曰君誠可謂悌弟顧何以爲生計乎父歎曰笑指公曰有此足矣十六爲諸生高等赴省試臨灞岸有溺者同輩不知所爲公卽以金雇能水者救之出不問其誰乙卯關中地震賢豪多斃者江都公與允寧皆與焉公觸地悲號出血幾于滅性是時城垣塌覆盜賊羣起降里縣賊王太恭人甚恐公故有膽略知兵法獨守樞痛哭不爲動賊竟不敢迫公以癸酉始舉于鄉蓋省試者凡八矣明年成進士時江陵當國尚刻礲公聞太恭人病請告主爵不敢上公長潛顧懇竟許之歸得及太恭人永訣盡誠信焉終制入京時大小臣初于江陵之威率皆恭而無禮謁選進士見之輒跪伏公長揖而已江陵亦未嘗問也頃之除戶部主事見倉米多腐浥建議穿地丈餘致令辟以木覆之積貯米無所損而弊孔悉杜請寄不行所報美甚多江陵聞而稱焉大司徒欲公往見之吏部可得也公謝不往江陵之監奴游守禮與公隣居因得

龍恩集公文集

卷之十三

六

以盡知士大夫之卑疵無行者張新建位時爲編
修外示矯抗講學而昏夜入守禮之門至贈之以
詩稱楚濱先生而自稱弟位楚濱蓋監奴之號也
久之晉郎中出爲晉陽僉事公惇大寬仁而用心
精密一切民間之悲苦冤抑無不周爰博咨洞悉
幽隱以晉陽地多斥鹵濬渠引汾水灌田皆成膏
禾晉民歌之疑獄久不決者咸爲鵬解人鬼無怨
大盜逋逃者使人捕之指示所在立獲近稱神
明當事者以公可邊方遷叅議備兵雲中公故諳
戎機至則察虜之情形將吏之勇諍明審其時安
肅鄭少保爲制府議大將而偏裨尤繼先者榆林
人實一時之冠鄭公顧惡繼先欲法之而用一京
師人同事者皆畏鄭公莫敢出言公獨上書言繼
先有頗牧之略又敢戰可預帷帳籌畫折衝千里
奈何棄之而用進熟無捍者乎鄭公旋悟以繼先
爲大將遠北虜互市日惴惴求增金幣鄭公曰虜
詭譎奈何公曰虜也而有不詭譎者乎是猶犬之
狃狃也投之骨終無已時徐而俟之則嘆然矣會

魏忠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七

三

天雨雪虜馬多死不敢復議增而謀者忽報虜臣
寇邊公曰此必青邵夷市鹽者也已而果然當此
時文武吏皆惴惴無措而尤將軍獨以能宿備不
爲動鄭公乃大喜徵公言幾失一良將是役也公
之功多及論賞僅

賜金耳先是平虜地多沙不可井虜犯常越虜營
取水公相其地掘井數十丈得泉古所未有也三
載以邊最加憲副頃之遷叅政備兵遼東之金復
海蓋遼數苦虜自公至虜不敢窺內地三年而值
遼昂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八

倭闖朝鮮

朝廷遣一經略大臣往其人妄庸好談兵議徵兵
數萬戍海島偵倭及沿海立木柵設地礮計謀率
如此皆大可笑公悉不行遼左賴以不騷議者以
公且晚秉節鉞而竟爲新建所扼新建雖兄監奴
乎江陵殊惡之賞無能爲力竟以大討左遷及江
陵敗凡號得罪者皆爲君子至大官而新建亦爲
相時遼左曠盜王三騷作亂討平之奉

詔封禁而新建好御女黠化之術其門客有謝姓

者受三蟒二千金謂遼礦金可爲不死之藥趣公
開礦公答以有

詔不敢則使謝姓者乘傳往所至爲重客而公不
禮新建既怒甚會其妻病死曰如得遼金者活矣
郭君殺吾妻益怒然固欲自不死趣公開礦者三
公力柱之遂欲其心於公而無可抵牾乃令主爵
遷公河南左方伯出境三日而礦開矣隨職御史
宋興祖等劾降之至河南未三月而歸新建以開
礦違

趙忠貞公文集

卷之十三

九

詔旨因密請所在開礦而天下大擾無何劉給事
道亨劾其貪穢狀

上大怒黜爲庶人不赦鬱悒以死公德量才識皆
大稱其體貌寬而有術和而有執嚴毅而厚初公
因訕時州守陳公京師人泊行甚高獨重公既而
仕于京師至墓所哭奠仍厚恤其家待屬吏恒欲
概滌其過令自新保全之其處雷侍御王文端事
尤爲士林所稱先是侍御晚而有子壯欲聘公季
女公以朝邑距州遠不許及公自雲中復還里

而侍御歿往吊之見其家貧甚其遺孤子焉無依
也卽其帷許之爲保持其孤今爲諸生公在雲中
時王文端已入相矣其兄子犯重法求文端爲言
文端曰吾不敢批郭使君法兄子竟雉經死旣而
文端遭母喪

詔爲治塋公秉禮酌中無所抑抗文端每見而磨
折敬之公邊功甚多以不能阿事貴人後來者皆
至九列公賞不過

賜金竟未開府里居飲酒賦詩逍遙二華八川之
趙忠貞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

間者十五年而卒蓋素無疾若解去焉趙子曰士
之有所感憤不能平者輒曰無天果爾則舉世皆
虎狼應不復有人芮城任公養心賢者也爲楚直
指籍江陵及游守禮家得新建所贈詩舉以示人
滿朝皆謂必借其名媚守禮者耳任公宜藏去余
亦上疏爲訟寬任公竟以此去及其入相絕不曉
政事而專媚嫉賢者首害鄒公元標禁錮之趣少
宰用賢語余曰我真無目者耳郭公知其事監奴
獨與其子言之今以告余任公之心事明白矣三

公皆可大用而並受新建之害然其子孫皆克肖
聯翩日上而新建竟絕嗣豈可謂無天哉

李太公傳

李太公者名棟字良材別號湖西父繼古以子司
馬化龍巡撫遼東時勦虜功封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贈父官如之李氏世爲長垣富家太公
之祖誠入貲游太學爲盱眙丞盱眙丞五子繼古
其季也貌俚俚甚俚有才幹父悉以家事委之然
性耽酒竟病年三十卒而李節婦之名顯

續編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十一

李太公

朝廷旌之李節婦者太公之母張後贈淑人者也
父歿時太公七歲張淑人憐之既長乃令學書於
外父吳太學曰俾能識丁可督家然太公乃勤學
日進而諸父皆無任家產日蹙乃析居太公得田
二百畝宅一區徙四壁立張淑人泣太公曰兒卽
不肖何至以田二頃不能爲宅母無憂也乃罷學
書而亟爲宅以居以力田所入益充拓之宅乃勝
於諸父太公才幹如其父而貞節之所陶染艱難
之所淬礪矜矜慎畏自初寡嬉笑親賓羣飲有李

太公卽四筵雅靜待人和遜專掩護人之過行誼
重於閭里司馬兄弟童時司馬以奇稱張淑入乃
與兩孫移城中就師授經太公留田間作勞以供
之每數日來省母及問兩孺子之業輒自視具肴
核醕酒自滿飲勸母酒中則述母平生勞苦狀我
既無所成孺子不自勉當誰報爾祖母固極之德
者乎則泣下張淑入司馬兄弟皆泣每輒罷酒以
是司馬兄弟皆奮學張淑入猶兒司馬成進士表
揚其節受祿養者數年司馬初試宰嵩縣迎太公
再三乃往至則精問治邑狀知司馬能其邑居一
月歸司馬畱之曰欲耕耳畱恐荒吾田太公在家
殊亦不閒遠邇人皆知李太公仁心好恤人之急
親族之貧無居者餓者寒者壯而不能室者歿而
無以爲葬者孤露者欲得母錢舉責者欲禪販者
皆來敏問太公無不出見之皆得所欲去司馬官
益大所得奉錢益多則所待生活者亦益多所給
益厚其所自奉乃甚約不好奢麗每受
封則服其冠服北嚮望

關中頭已受見女羅拜卽藏之曰以明

聖恩耳出門惟引一僕步行幅巾瀚衣乃不類富
家翁見人無親疎貴賤皆與平揖欸欸源源也里
中皆言李太公官大能自挹損太公聞之笑曰吾
未嘗爲大官亦未嘗挹損張淑人之歿也太公哀
毀甚治喪皆如禮然州浮屠法曰吾母素好佛也
司馬二十游宦久未得歸時時念太公欲移病自
免太公不許至遼東勦虜後乃歸司馬兄弟始皆
有子太公殊喜又司馬在家日與崔太公與耆舊
趙忠齋公集卷之十三

逐麗景眷嘉序敷延設凡以司馬兄弟侍酒樂可
知也居一年而播州楊酋反

朝廷起司馬徂征司馬發家時賊已破黔軍屠飛
練入境則碁江破殘二將軍聲勢震天下叟兵不
校司馬方徵兵爲取賊計而其兄雲龍卒于家無
何而其配王淑人卒於蜀參佐歿者二人司馬念
身爲獨子父母老何心討賊草疏欲求終養太公
業有書止之然司馬固不得弛擔而訛言羣飛或
謂李太公家被大盜或謂王淑人卒繇閭中相殘

其言不可忍聞不知其起自賊中耶或非賊中耶
要之欲亂其心俾無成功而又張賊之勢若共工
蚩尤難可與交鋒太公不能無疑懼遂病嘔血彌
雷家人姑爲好語寬之曰賊滅矣曰信乎曰信忽
起北嚮額手呼萬歲者三復卧遂絕太公自七歲
張淑人于孤苦涕淚之中煦育之以有司馬兄弟
其慈之異於恒情然以司馬弱冠受

國恩又贈及父及張淑人稍酬苦節居恒以爲何
能報萬一故司馬欲病免不許決至播州之役尤
趙忠齋公集卷之十三
非其情而割以大義竟以憂歿太公歿後兩月而
賊滅司馬上疏求終制

朝廷許之而難其代者司馬病幾殆年餘乃歸
趙子曰余讀詩至陟岵未嘗不傷心也孝子行役
而父念之視之曰猶來無止母曰猶來無棄兄曰
猶來無死兄之言蓋言其父母之所不忍言也則
痛之至也蓋行役之久且如此況於虎狼方咆哮
而遠人其窟父母何得不憂又日聞不祥之言李
太公將七十老人日迫噬臍而烈風送之其能緩

須臾乎余覽友人孫文融所述李太公事痛深於
陟帖也然李太公父子忠孝之節盛矣哉

韓太公傳

人之生皆尊其生意其身莫不欲富窶人思饑石
之儲生可理則思百金之產百金思千金千金思
萬金有萬金則其欲益軼而無厭然其人有異亦
係習俗或好自奉極奢或愈富愈嗇數米而食爲
餓不得已雖兄弟親戚不相顧以謂不如是則不
富有一人焉食取充虛衣取掩形曰吾無所用富
趙忠義公文集卷之十三 五
則天下之人皆以爲君子矣然周公聖人也而富
子貢范蠡賢人也而富豈足貶其聲名哉南亭有
韓太公者名珂字廷器其先山西長子縣人永樂
初以往者靖難之師三過南亭荆棘宅之徙山西
富室實南亭太公之祖士辛以中徙至而生林林
生景聰配孫恭人生永忠韓故携高嘗來至太公
益拓而太之軒豁慷慨立然諾好成人之美緩急
叩門者未嘗有難色親爲已事其所覆寒食餓助
要救喪甚衆有木客貸金九十通累年自度不能

償則飾其女孫具肴核邀太公曰負責無可償願
以弱息供掃除之役太公蹙然而出曰何至是卽
折券付之又有通數十金者扶服詣門曰貧甚無
能償願矢之來世耳太公卽焚券仍畱之飲食乃
去嘉靖癸丑庚申歲皆大凶悉發藏粟賑施做路
氏園設粥活子人四方青衿來者禮食之尤厚歸
者皆有所贈遣每見棄嬰孩者卽取歸以付孫恭
人恭人皆勤斯煦育無子女欲取者卽與之所長
成不可勝計太公之粥窶人蓋起於十月越明年
趙忠義公文集卷之十三 六
三月謂東作漸興若曹宜散而食力乎衆曰賴太
公不填溝壑然出未必卽得食奈何太公曰吾亦
慮之乃各稟之候糧及錢衆皆泣拜而去里中有
周文學家貧太公延之爲塾師會淫霖度其必大
窘乃遣僕遺之米周大喜曰吾瓶粟盡者一日矣
第無薪將楡屋而炊耳亡何而載薪至周爲之長
潛曰父母生我未必念之周至如此太公二子諸
孫皆相繼爲青衿而其孫恭政君以考最贈祖父
鄭其官孫爲恭人里之賴紳父老子弟皆曰韓太

公多陰陽固知其子孫必興今果然矣參政君七歲能誦書太公異愛之曰吾老矣不及見汝成立參政君曰異日當徵

國恩以報大父恩竟如所言太公猶及見參政君爲青衿甫十二耳太公既貴盛桃受之慈昧爽不忘每見人之狎妓者暴殄天物者及居官貪婪者深恨之輒舉以戒子孫參政君兢兢守之以有令望於時趙子曰吾聞之孔子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不富安所得腐餘仁人好濟物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七

三十三

其欲富甚於恒庶故子路願有裘馬以共朋友太史公羞原憲季次豈可謂無見乎韓太公可謂仁人矣夫富之所濟有限若乘貴勢以行之其陰陽可勝道哉韓太公既以富行其德參政君所至皆膏沃士民其德可歌今且耆力彊方著安攘之烈韓氏之興其川至而日升矣參政君民策與余甚厚善

晉府典膳孫公傳

自生人之初以迄於今風氣日漓習俗日敝若趨

而每下不知當作何狀然而天地淳龐之氣時聚時散一代之中百數十年之內自爲古今卽其散時亦必有所鍾故其人能存先民之遺意而風俗賴之多寡係乎其時以今日而視成弘間愈弗能及矣獲鹿觀察孫公篤行古君子也爲余言其大父典膳公之爲人余慨焉慕之孫氏世縣獲鹿國初有以人才徵者畏法網嚴殘一目以免不知其名而名賀者以邑掾爲卽墨主簿生聚爲諸生食廩不得舉則盡斥賣其產入貲遊成均仕爲紹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六

三十四

典府照磨娶聶生謙是爲典膳公典膳公樸茂厚重有辦護才孫故家於城南之永壁鄉照磨公未仕時乃結茅屋二楹於邑城之西門典膳公與其配蕭媼所拮据而成也門前爲木市晉之木客往來主於典膳公館梁之典膳公誠信不欺愛人而有禮木客見之如親戚累舊久之有田數十畝在西山下僦躬耕其中蕭媼汲水於城南往來里許炊熟復往饋之未嘗告勞照磨公既仕典膳公從之三年而歸久居浩穰芬華之地質素不渝布袍

麻屨糲食藜羹一切如往時稍有贏餘每用之以振急恤憊買田宅必厚其直照磨公在任凡八載無內顧憂典膳公自以不讀書乃令其二子皆讀書無遠近爲延名師不惜束脩費長日光祖從同邑楊孝廉睿學易及守遼州猶負笈隨之是爲觀察之父後爲沂水令贈廬江郡丞者也次日榮祖從姚江黃孝廉奎學禮與井陘武中丞金同師後爲無爲州訓導公在紹興時照磨公爲入貲遺授晉府典膳故稱典膳公照磨公治家極廉典膳公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元

恪守之子之侍父弟之恭兄婦之奉姑凜凜若朝典焉每日大小皆早起其春汲皆沾霜露矻矻至夜而後即安自少至老自貧約至富盛如一日茲豈非天地淳龐之氣所獨鍾存先民之遺意而風俗賴之者乎夫淳龐乃能勞勞則儉儉則生禮義有禮義則可以昌後故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春秋之世不古矣冀缺世家也而夫耕婦馱於野此風逸焉絕矣於典膳公見之今之士大夫率以奢僭相競長安之市無鳴珂焉處大屋盛僕從冶服

珍食夜中醉而日中寢小民效之禮義日以消亡安得有如典膳公其人者哉蕭娘每向觀察言照磨公在紹興時百姓稱青天而太守公稱明鏡聲譽出其上又言吾嘗隨之紹興見漕河萬艘北來歷黃河呂梁洪之絕險高寶諸湖楊子錢塘江皆天下巨浸又金山寺屹然江中望之殆非人境孺子能至其地乎其賢達如此照磨之爲官甚早典膳公老田間其立身居職處家之道皆可以爲法觀察宦業彪炳行誼醉備子孫日貴顯而不驕豈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三

偶然哉夫托青遺榮以得其身此北風詩人之明哲也固足以稱于後世矣而其名不著殆自霖而銷其聲者耶幽介之人湮滅若此當不少惜哉惜哉故余述典膳公事以傳

紹庭王公傳

王公名三遷字養蒙別號紹庭濟南府之臨邑人也勝國時有名盛者爲十道馬步督大將軍明興自萊陽徙臨邑三傳而爲陝西岷州衛經歷輔生倫倫生處士公世禮時大盜齊彥名等衡

行所至人皆逃散過臨邑處士公母老病獨侍母
不動賊大奇之謂處士孝子吾不忍犯也去仍畱
一大箭禁後來者處士生貸娶劉太孺人爲諸生
食廩矣早世劉太孺人二十四耳時王公在姪也
劉太孺人矢死以殉而處士公夫婦涕泣謂婦念
我兩老人天其或者以婦不泯王氏之祀未可知
也劉太孺人乃不死閱四十日而生王公王公辟
時示之諸物惟手掇孝經抱之甫能言劉太孺人
口授四言詩輒能成誦處士公大喜乃名之曰三
解思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主 三十四
遷蓋以孟子之母比太孺人云及就塾從師日端
領而肄習諸童子羣嬉其傍弗視也或黷之終不
肯從每歸太孺人問其業有所扞格不敢隱太孺
人怒讓或笞之隣母謂太孺人寡居撫此弱孤何
忍過督責爲事解公間謂隣母意良厚但勿言孤
寡傷吾母心隣母泣下謝不敏王公發憤務學從
大儒李先生盡得其道尋爲諸生名隱隱起公喜
易從外舅于公受易大有所悟著連山扶要變草
載蒲錄齊魯之士皆自以不及也其事太孺人供

養致洗腆有不安節則日夕侍藥艾謝絕諸賓客
平愈乃已太孺人間居公時採井里所習傳忠孝
義烈事陳說於前其妣離永隔者詭曰竟獲完好
其伏節死老曰有神人活之皆成吉祥善事太孺
人爲之色喜所有一錢以上皆屬之太孺人其所
出入無有不稟命者所欲振貸無有不欣然奉行
者公娶于恭人生觀察君與吏部君皆少恭人先
太孺人卒太孺人猶及見觀察君食廩七十有一
而卒王公幾成死孝既祥焚楮以祭火隨風起公
趙思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三十五
抱柩號哭風折而南火遂息及葬囊篋無所有乃
甯田襄事質飾俱盡罄竭心力長潛哀號塗人酸
楚越三日而甘露降于庭柏邑令劉君欲上聞公
力止之命乃以節孝奇徵表其間及二君同舉於
鄉公俯而垂涕曰吾母苦節四十餘年而不能以
五年待兒輩之成名也觀察君先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乃上疏陳太孺人守節存孤狀有
詔豎坊旌表而太孺人之節聞于天下王公以觀
察公貴

賜封至中憲大夫論者以爲行道之福吏部君成進士爲東光任丘令而王公卒公素康彊會諸生李君慎母卒李母故與太孺人同以節舉者公往會葬思太孺人不勝悲也一疾遂殆觀察君名泠吏部君名洽

趙子曰昔人謂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者其惟孝也王公天稟至性又成幼而見母氏之伶俜孺子劬勞悲苦萬狀也以忍爲慈而督教之以望其成也塵俗之情都盡而一意於南陔之養白華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十三

潔加之隆師好學博精學易要皆本之孝思海內操觚之士稱述王公者多盛德高義事余第紀其孝行之大者余門人周長卿爲臨邑令所聞王公事甚詳實爲余道之是時吏部公休沐居里中其奉繼母極孝益齊魯之間稱節孝者首王氏而文學之美幾爲所掩矣

鄒先生傳

鄒先生者其先麻坡人也紅巾之亂雲夢殘徙麻城實之名文斌者以中徙與焉文斌生盡善盡善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十三

生顯顯生伯許伯許生鵬皆有隱行顯尤好施以故家日貧鵬生夢龍楚稱鄒先生云鄒先生弱冠爲諸生困甚好學不輟于典籍無所不窺而歸于明道德經濟欲維天下之紀不爲俗學諸生伏膺受學者甚衆多所成就與人言無貴賤愚良皆以道義誘勸之朋友必相切直或至不可堪然著於至誠故能見信雖不善之人被其嚴拒終亦無怨每讀史至忠義善事輒欣然慕之安得爲之執鞭其頑譏邪慝傷國翳上者則髮植色怒若見其人又爲之論讚歌詠以識不忘先生之學自慎獨始嘗曰吾每萌一私念輒深刻責若緒爲之不夷者累日以是後念漸落嘗有管屨厭冠而泣者曰家遠親喪不能歸也先生醵金贖之久之詐覺或以爲譏先生曰嘻彼以所不忍欺欺而吾以所不忍疑疑乎甫見之則皇乎哉聞者歎服先生初以易教授既而喜禮令諸子皆學禮曰夫神欲虛行欲實探虛者于易踐實者于禮取宋朱氏所輯家禮斟酌行之至喪祭尤兢兢焉惻惻憐情物相副

每言宗子之法未易復也欲置田贍族人之貧者而力不能喟曰天子不使吾得志何哉鄒先生竟困于科舉老諸生間病革夢一儒者自稱仲繇贈之以言若曰先生亦仲繇也者覺而書邵雍程頤二詩而瞑先是有勸先生入講學會者先生弗願也曰夫學豈口耳哉亦在乎篤志力行耳書趙清獻畫之所爲夜必告天之語以自勗是時講學者多尚超悟以宋儒爲迂而察其所爲往往越禮傷教故足羞也假令講學者咸考孟秋之倫先生方尚友豈所覲而忽諸鄒先生可謂闇然日章矣先生有子曰觀光爲吏部郎以文章節行聞于世

陳貞父傳

陳貞父者名以忠吳之無錫人也其先世縣嘉定有名景佑者始徙無錫景佑與僧道衍遊及衍佞文皇帝靖難遂匿不見景佑生昱令永康及同安皆有惠政二縣紀之昱生周官爲河南叅政風節甚高王府有侵民田者叅政輒子民王怒幕召叅政便殿閉拒詰朝乃見曰叅政若風霜耶周官正

題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色曰叅政故不畏死王不能誅罷之行部有揭得金如千者以獻以償民之逋賦者河南有邵金亭民爲周官所立也周官生鳳是爲貞父父以貞父贈寧鄉令有縣行工詞翰貞父生而十歲能文詞聲稱在諸生間籍甚然數試於有司不得舉則遂棄文詞不事潛讀孫吳諸子所爲書習騎射力能挽一石弓已而父知之以時方賤武不欲令之復修儒業然耻同時俗好六朝以上人語其學無所不該以是知之者鮮貞父雖衣冠諸生乎然豪俠有權術其志宏遠不可測父多病不事家人作業從入勾賁至二千金卒之後貞父勾賁無應者又經島夷之亂居室盡焚貞父痛母之無養躬作苦輔之以術盡償父責家更殷富喜恤人之患海內賢豪長者多慕用焉貞父數困有司不能鬱鬱家居乃入貲爲太學生藉以游燕趙間冀或有識者而太學生山東王君榮以應鄉舉或誣以好事當適戍貞父知其寃力請大司成救之公卿間得虧除爲士伍君榮竟奏辨爲諸生復得舉貞父之力

題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也以是燕趙間皆俠貞父云貞父爲人魁梧精健有奇氣談論英辨筆札甚敏如其舌得者寶之左相袁公煒有門下士張翊者求貞父爲啓邀袁公飲袁公賂其啓佳甚稱之翊謝不能實友人陳君所爲袁公遂因翊交於貞父袁故輕士獨見貞父甚敬重焉是秋貞父復不得舉明年乃南歸爲園曰鳴玉與詩人王叔承唱和其中丁卯復當試士諸故人爭勸貞父就試貞父自見數奇不欲往不得已復往乃始得舉然又不得成進士久之乃謁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選爲寧鄉令於吏事迎刃立斷法之所非卽上官所欲爲力柱之而剛毅辨博足伸其志上官往往詘焉至其塵念民瘼則又慮及細微靡不關衆便者故士民至今思之稍遷寧州州多山囊盜千餘人又無城貞父至輒城之察知魁宿尚崇等數十人下教招之不至而盜多中訶不敢聞諸上官第密聞觀察王公總戎戴素亮練兵寧州貞父知其才可用授以計策遂焚賊巢斬獲甚多尚崇等二十四日跳捷聞御史疑未先白何遽能鏖賊如此

乃二十四人者復爲游徼所識相與鬪傷於是道路訛言賊如干犯寧州御史益疑前報捷詐也遂劾貞父左遷寶雞令時大旱貞父再禱諸雞山皆雨又邑民張崇禮者爲祟死者五十餘人貞父爲書城隍約以三日滅祟不者且廢神祀越三日果滅民以爲神未幾稍遷光州楊朝欽及子陞州之大賊也能爲飛語撼長吏長吏憚之固始令邵賈疏之貞父捕朝欽陞按治如疏朝欽竟遣戍陞爲城已州人快之其所在必求得其豪射之以明不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畏類如此貞父久在郡邑名素著汝南多訟一切疑獄他州邑累年不能考立者上官皆以屬之貞父或復以文請是時貞父年六十餘稍衰矣故曰病移書當道求去凡五上不允遂棄璽去抵家無何卒貞父材術甚高困于郡邑寧州之役稍見其奇所至皆著于民思其規撫自非他吏所能及然貞父出緒餘爲之耳其地自有紀茲著其大致云趙生曰余爲汝南理時則陳貞父爲光州貞父後余至見其人儼有異符所聞蓋俠士然俠者多

無術有術或用之離於正貞父兼之倘遭會行志其業當未可量坎壈郡邑之中僅以良吏顯豈不惜哉士貴得志於當年若貞父者足不朽彼豈區區爲名高而已乎孰惡孰美成者居首不成者居尾世不復有貞父誰可與道此者乎

李節婦傳

夫求鳳于采失之練珂故士察實不畱聲乃若魏李化龍于田知名海內豈虛哉始于田成進士財弱冠爲嵩縣令縣極治能父母其民民忘其少厥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完 三三四

時邢宰擅世慮各士叛已歸誠乃用之所壞人甚多于田令六年不見徵余甚怪之于田少年才與節表表乃如是殆夫天奇之哉無何而學使者新安羅公以李節婦事聞闕下表厥宅里李節婦者姓張氏則于田之祖母也余乃知于田非夫天奇之者也其祖母則甚賢母也于田之祖曰李處士繼古李故厚產處士公少而克家有質行不苟士大夫重之節婦歸八年而處士公卒卒之日于田父封工部公棟甫五歲

女一三歲時值事充政重年數荒困鹿空虛索賦者日譁于門節婦撒環瑱以給躬梓茹春嚴拮据作勞者十數年子冠復克家女嫁爲同縣殷煉婦煉舉于鄉李氏寢盛迫于田與其兄雲龍舞象于田角犀穎異以奇稱節婦乃令兩孫從殷生受學每雞鳴起紡績則呼兩孫起讀書三年兩孫皆補諸生于田遂舉進士致通顯于田之之嵩縣也節婦與俱聞譁殿聲則色不喜以是于田尚寬退食輒告祖母今日所虧除人罪幾具言主各事情則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完 三三五

大喜宜如是蓋節婦好佛積慈篤敬鬼神其天性然也繇斯以談于田之名蚤而位日高豈不宜哉李氏之家于蒲其先所可知者十餘世矣以贊雄不儒處士公之沒也人皆以李氏衰矣卽節婦以單子膝五歲兒倘無違疾長成從牛後至足敢言他哉是以不敢令于田父儒而于田竟儒儒又爲于田非小儒方節婦撒環瑱給吏卒時詎知有今日哉是以于田自南驗封郎考績過家省節婦而旌表之

詔賜至蒲男女聚觀之無不驚喜歎美節婦低而泣也溺則笑活乃悲耳他人安能知之嗟乎天之所以艾節婦者亦厚矣大哉節乎靈淑鍾焉吉祥興焉光烈洪焉則李氏以爲徵矣作李節婦傳

姚節婦傳

吳中姚孟長與余聞聲相慕用久矣以是知其母所謂姚節婦者也余林下多年孟長抱奇久不售相去遠已未成進士選爲庶吉士余乃與相通孟長述母氏之孀節示余余讀之未竟而再三歎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蓋今天下人皆知孟長之高才博學能文章而不知其節行以今天下人尤輕節行故夫義明而後節立伯夷殷之諸侯也陳仲子齊之世大夫也皆不顧其死以全節非苟爲諂觚而已義可死則死與可生則生一也可貧賤則貧賤與可富貴則富貴一也末世之士人率以禮義廉耻爲累害惟富貴之知其求之靡所不可爲也弗得爲幸得之則愁矣有進而無却其固之靡所不可爲也戮辱笑罵弗顧也誣誣焉以至于老死而後已人人皆然

國家安得不危危而望斯人以盡臣節乎可不歎哉姚節婦者文姓衛輝公元發之女也十五歸姚公克敬克順事姚公母殷生母施成歡從姚公南太學而生孟長還而姚公卒節婦年二十二孟長生十月耳一哭斷絕而僵兩母扶抱叫呼之移時乃蘇蓋節婦與姚公同病殫殫喘息僅屬易死也而爲存孤不死每乳孟長已卽被衰麻卧之苦塊如成人執喪之禮弔者見之往往長潛失聲而去此時衛輝公方令浦陽應門無人姚公之伯兄欲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與十月之侄共征徭訟之縣使伍伯縛兩廬兒去責令其主母赴訊時節婦方大病施孺人抱孟長入縣朝哭而過市無不盡傷者適袁安節奉常休沐還聞之爲言于令乃解蓋奉常乃孟長大父武陟公門人也及衛輝公還笏歸而節婦有所依恃無患矣節婦生而明禮義洞曉事情讀三禮小學內則諸書悉能通悟衛輝公有疑事數與商確殷孺人先卒節婦事施孺人二十餘年姑猶母而婦猶女也殷孺人疾革泄下無時節婦自概滌其衣

器無難色孟長六歲而能讀書十六而爲諸生抗
志婚修致身豪傑之林與舅氏文文起以文章節
行相砥礪視世之倖貴苟祿者猶覬鼠也君子謂
節婦能教蓋自十年喪父卧之苦塊卽教之矣孟
長以痛心爲學故其學苦生長于貞潔之中故其
行芳見母氏之孝之慈非他人之孝慈比也故其
愛不啻深三十八而成進士在孟長爲甚遲非以
一官爲華第欲以慰親心報罔極耳先是薛侍御
貞按吳中上節婦之事于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三

三

朝旌其門孟長復翔于天塗姚母之節海內莫不
聞余于是而益知節之貴也文氏吳之名家累世
皆偉人而文待詔之名人士能聞雷霆者舉知之
節婦其曾孫也濡于詩禮之訓而榮于白華之行
少成若性非惟有所慕效自待不能薄而已豈若
單門細族之崛起者哉然益見其爲名家矣譬之
松柏歷霜雪而彌秀其在于小山則若增而高其
在于大山則若益增而高非有之而自若也甚哉
節之貴也孟長陟龍鳳之畧何官不可至母自此

當爲夫人淑人然不若稱節婦之貴也何者世之
夫人淑人無數而節婦甚少節者根于性而成于
志者也古今之所甚難也故詩人有凱風之歎今
伯有報劉之悲此其人皆賢者而不免于怨如之
何其不貴節也其在于今尤貴孟長行將以母氏
之節風天下而挽回其骯髒鮮耻之習以匡世道
而扶國步庶可以慰母氏成不匱哉孟長曰希孟
八世祖母黃孀居二十八年值

高皇帝澄清畿甸之始首膺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三

三

恩命旌其門亦稱姚節婦云

陳貞婦傳

昔孔子贊易至于咸殷懃深述其義以爲夫婦之
道參配乾坤父子君臣禮義之所繇出咸之後受
之以恒謂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以恒其德貞
爲吉貞者從一而終也而先王制禮夫歿妻孺子
幼乃與適人何哉蓋守節人情之所難億兆之衆
其中必有艱難迫隘而不得遂其志者槩而盡之
以守節則必有所不行故稍變通于其間以寬中

人而過亂源先王爲天下後世之心良亦苦矣宜興蓋有陳貞婦焉貞婦姓邵父邵公欲奇之爲擇壻得陳公之子名憲章所謂古愚公者也古愚公之繼母蔣性陰狠陳公爲桐廬丞古愚公將往省之貞婦縋縊焉恐也古愚公至果暴卒貞婦聞之引刀自剄賴救之僅不死時貞婦有身矣或勸之倘生子承宗祀卽古愚公未死也旣而生子一經後所謂懷古先生者也及陳公解官歸蔣視貞婦若門上莠必欲其他適所爲賄藉之多方謂其不能堪自當去耳貞婦以簪刺一目盲乃漸釋之又恐其疑有所讒也曰婦之生計易耳自所受敝廬少田之外佐之以紡績不敢損大人升粟尺布此以後母子稍安矣懷古先生有至性成幼而知母氏之以生爲苦而爲已不死吞悲飲痛以撫之也日見母氏之夙夜勞苦躬親煩辱之事而習之不知疲也又日聞母氏涕淚嗚咽而教之以寡婦遺腹之子無成則大不孝不得爲人非可與羣兒嬉也以是懷古先生奉親之外無嘉客其裋身極整

肅自血氣未定時卽著展季之節讀書不臥不休及補弟子員愈益發憤覃思聖賢經緯之與著述隱授聚徒日多以束修得鮮衣精食上之貞婦每爲愴然不樂也病不許延醫曰吾豈容望切乎七十四而終直捐宋公仕聞于

朝表其宅里焉貞婦十九歸于陳二十四而寡尚未有子遭戚姑之毒以子之非其子可殺婦于何有昆蟲亦知逃死貞婦以身殉節竟能存遺腹之孤成碩儒豈不烈哉豈不烈哉安在其有志而不

得遂乎世人率無志耳有貞婦之志當其聞桐廬之變而死亦謂之遂志矣其不死所謂天遂運行者也直指歲舉節孝大都多貴盛之家懷古先生一逢掖耳能昭其母之節聞于天下可不謂孝哉旌後十年而孫于廷成進士爲御史以直聲著

邵節婦傳

邵節婦者觀察邵公永春之冢婦太僕崔公景榮之女也幼而聰明端重言動不苟女娛侍之如嚴主矧矧如也教之書得古淑媛事喜甚安得見之

太僕生子遲奇之不啻子十五適郇公子和鳳姑曰苗恭人如姑者四人郇公子之母張也諸姑情性不一難事節婦柔良恪慎竭心力聊調之咸底於歡孝哉之譽夫婦並稱郇公子才美勤學好讀舊史時時與婦談說善惡興敗之蹟擊賞刺譏之如對朋友節婦心益曉冷與郇公子相期爲古賢人矣節婦生子壽兒三歲而郇公子死疾革之時郇公子謂節婦曰不悟將去汝汝當春華時其自爲計節婦曰何子之盲人以禽鹿也有如不可諱

鍾節婦傳

鍾節婦者鍾順溪先生季子正和之婦鍾文學子卽同死耳郇公子默然旣而復謂之曰父七十餘老矣兒幼汝豈無死也郇公子遂死當此時郇公旣痛心垂老而喪孀子又恐婦之相隨以死而幼孫無依則戒家人勿哭使其姑守之勸婦爲邵太孺人邵太孺人者郇公之母郇公二歲而孤邵太孺人撫之以至成名

朝廷旌其宅里曰節婦節婦志已決而不得死每哭輒嘔血數升病年餘竟死年二十一耳趙魏之聞聞之皆曰郇公崔公當世之廉貞人也在朝

皆忠臣固宜其有節婦也節婦之所不爲邵太孺人者邵太孺人貧苦伶仃不得棄幼孤而死節婦生長富貴中舅姑父母俱存孤無可慮故得以遂其志也節婦歿未幾有司聞之於

朝廷旌其宅里亦曰節婦云趙子曰人恒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胥靡之人登高不懼言生長富貴中者難于死也夫義烈之人一視死生何知富貴貧賤人生當死時亦少旣遇之不能舍生則不可以爲人嗟乎嗟乎節婦卽彤管所稱何以加焉

鍾節婦傳

鍾節婦者鍾順溪先生季子正和之婦鍾文學子緝之母也父張公翰翔爲僉事以病瘍早歸日以列女傳諸書授節婦讀之每至貞順節義事輒歎羨之僉事公謂其母袁宜人曰此女靈異可喜恐非享康寧之福者無何而僉事公歿節婦兄沛太學能爲詩余嘗爲之序者也時禦外侮哀宜人善

病藥艾食飲節婦一切任之坐臥一樓偶失火羣婢皆逃宜人令之下曰兒聞宋恭伯姬之事矣彼婦也猶不避火况女乎竟不下火亦尋滅年十六歸鍾季子則鍾先生已歿矣鍾先生舉進士十二年而宅憂者再三爲令尹廉正不畏彊禦轉南北部而歿娶周孺人生太和岱和及季子先生歿未幾而周孺人太和夫婦及岱和相繼夭折四喪在堂季子與節婦俱未二十如天塌地陷無復生理此時子緝之生纔一年耳向之投爲義男者皆化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爲盜而太和之一二執友受賕潛助之訐告以出季子孤弱不枝感槩痛盡嘔血數升猶力舉四喪而後卽世時年二十有一節婦十九也引刃自決袁孺人奪其刃舉子緝慰之曰若能保此子則汝夫有後我老矣汝死誰爲撫育者乎及殮復以首觸棺角入寸許流血升餘三月後始平復竟以破傷風成痼疾數年之後乃卜殯季子子城南十里許村居之傍以效廬墓之意請袁宜人同居延師教子緝學越五六年袁宜人亦歿鍾先生無宦囊

僅遺田二百餘畝節婦日事紡績以爲尸饔之資竟以頭風心痛却醫藥而歿年五十三猶及見子緝爲諸生也歿後而有孫今十歲能讀書矣夫人生之不幸未有若節婦之甚者也自閨處之時而卽在憂毒凶懼之中目不得少乾魂不得少寧以撫孤之故勉強而活五十三之謂上壽矣豈非執神堅固不以生死動念者哉雖烈丈夫何以如焉人命危淺百憂熏之而不夭意者天實相之以不泯正人之祭祀也子緝安貧好學博雅有文而所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交與皆賢者以行誼見重其子復穎慧不凡鍾氏其典矣哉

一 江母汪節婦傳

汪節婦者金華二守江清臣之祖母也汪歛之太姪十九歸子清臣之祖明年娠六月而夫歿將殉焉而姑吳亦嫠居曰奈何棄我而就吾子且焉知天之不以婦使吾子死而不死也晚而生清臣之父節婦孝養慈煦竭盡心力伯氏良弱無捍先世之業悉吞於邑豪無以共賦政走愬於公府而道

隕里胥譁于門婦姑泣于室矣節婦事姑三十年而送之終清臣之父以卑子支門戶日益窘迫四壁僅存而更鬻之此時清臣有昏矣其家竟告絕日是安所取橐饘乎節婦無以應也而第語清臣曰人情如此哉貧乃至於失儷惟學無貧此孺子發憤之資也清臣越學甚力通尚書能古文詞授徒致束修奉養飫于典雅甚愉也旣而清臣舉于鄉節婦喜極而悲咽不自勝曰吾茹痛飲泣而撫若父冀得成立以不絕爾祖魚菽之祭足耳不意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聖

三

爾能自致於士紳又不意吾猶及見之也蓋節婦是時七十有五矣又四年矣厥後宋直指以士民之公論上其事於朝表其宅里于是天下皆知汪節婦而清臣所交與皆海內名人爲詩文以傳清臣北韓之曰江母節行紀汪節婦之父名一元母黃清臣之祖名樞父名元長清臣名湛然

趙子曰甚哉人不可亡節節生於耻亡節是亡耻也汪節婦二十而寡撫遺腹之孤備極貧苦以至

於有孫可不謂難哉清臣廉貞少成節婦之化也締紳以節婦重清臣清臣行已居官皆有美譽節婦之名益著世之稱夫人命婦者何限其死也率滅沒於荒煙野草之中孰能舉其姓名哉余同年江長信清臣之族祖也忠直剛毅竟爲讒人所點灼名沉抑而不章悲夫標季之世節義多在婦女公論常在閭閻余因汪節婦之事以觀今之人不勝其嗟恨焉

孟黃彪 音府傳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四

三

黃彪鼠醜也而大色黃尾修喙銳性嗜鷄夜則出食鷄卽鷄多一一齧其頸啖其血盡僞河南有孟生者性亦嗜鷄家貧不能常得鷄則數誣平民于有司曰是侮我皆噉之鷄以免卽風馬牛不相及故挑釁得鷄乃已故里中皆稱孟黃彪黃彪爲諸生久所食人之鷄無算其塒上無鷄而雁而寒而踞惟意所欲晚乃以歲貢謁選爲恒山趙州廣文里中乃稍稍有鷄聲矣黃彪於諸生無貧富皆索束修典不與者則數使門子請之曰何少我不來

一會面也實賜之勤者不得專業情者不得安居勢不得不與錢黃黧畜一疵病死以與諸門子諸門子以爲無所用賞之耳既食乃索肉價其市物常用惡錢不售則勞其人以是賈菜者皆遠遁其爲廣文如此會高邑缺令上官乃以黃黧攝之黃黧至自吏胥及皂隸廝養卒皆視其過掠治之人人皆與錢以免訟者無曲直皆罰金錢頃之無敢訟者則令羣小察舉言語相稽皆罰之至衛兒女或以婦人環瑱裙襦與之無不受者攝事凡數月

藏忠齋公集

卷之十三

望

三十四

所受取無算新令將至則悉取邑中器物無精麤鉅細載以大車送之其齋中高邑人長幼聚觀有一人曰孟黃黧非文攝吾邑也是吾邑之女子也此乃其嫁裝矣市人皆大笑無何而邑廣文缺上官又以黃黧來攝學事黃黧持錢十餘與諸門子曰吾無炊食爾每日爲吾市食門子視之皆惡錢喻其意乃遽爲供食其索束修之術如趙州諸生貪者膏者無得免會諸生謁御史大夫賈公有欲言黃黧者纔片言賈公厲聲曰諸生無妄言孟廣

文好官也諸生口呿面竟開愠且笑而出君子曰不謦不聾不能爲公信哉孟黃黧之名滿下邑一旦縮邑符化而爲狠民則何辜賈公近日士大夫之有名者也以黃黧爲好官蓋下有蔽之者以此知吏治矣

高能傳

高能汾人也興于趙魏之間至廣阿問馬氏小輿敝乎曰否穀匡乎曰否蓋嘉靖中馬倖于汾小輿者能父所爲也至是數十年矣能世其業直三

藏忠齋公集

卷之十三

四

三十三

倍於他與人惟所言不與主人訾性不食肥董然必細器清茹若飯名僧有富家令與負養同食能拂衣去曰不得若直卽已耳以是爲與不召能卽已耳至則不敢侮之所需材手自遴簡或取其屑拭面曰盥不可用必不可強日昧與呼其徒皆起無不極心力有解嬖輒大罵之以是與獨精語曰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故有佩璫而弗欽帶索而見重孔子所以興歎于滄浪也高能一與人趙魏之人禮之若賓不以爲倨直高而不以爲貪嘗試論

之能口無二直類信見侮鵲起類潔信心求精類
不合所學者力進事類不素餐士大夫乃有翁食
舞利其唾罵而自得受直甚高徒敗人之與若使
能而業儒必不其然余嘗使能與見其人從容朴
直與他與人異故論著其行事

張守清傳

張守清山西人也少而貧隨其母至真定奴於諸
生間白亭之家既而逐之之五臺山諸礦賊錐利
交爭數相殺傷守清每爲剖決片言輒服時馬齊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四

三三

爲賊首矣衆復推守清守清再三辭不獲乃居其
次甚推讓齊齊猶不能容衆皆勸守清殺之守清
終不聽衆皆噤怒不敢動而第諷齊辭去齊遂自
斃爲僧久之乞食至五臺賊以報守清則肅入山
中杯酒敘舊仍留之共事久之又不能容於是衆
共殺之守清於山中聚工鼓鑄分給衆賊延師教
其子時時齋僧濟貧晉中一二宗室從之借貸有
與締姻者中貴之五臺禮文殊守清皆款接重餽
之長安漸聞其事有二諫議使人嚇守清得萬金

既而

今上問五臺有礦賊何土臣不一言也晉中當事
者懼以屬備兵使者吳君同春將捕之或曰是不
可捕惟使人招之耳招之果即來來則下獄中初
守清不意爲賊所推坐享富厚久無事守清能約
束其下立法場殺人曾有婦人朝山者一賊以槍
奪其冠守清即斬賊首示婦人以是環山之民皆
獲安堵守清以衆悅之忘其犯法至獄中怏怏不
食死先是閻生有故人李姓者爲倒馬關參將往
謁之因之五臺過守清至其所居名鐵舖問張守
清在此乎衆賊皆大驚且怒入報守清即出迎執
禮甚謹入則見其宮室器用如王侯僕從甚盛頃
之設席張金鼓水陸之珍畢具歌舞佳麗酒罷守
清留之宿陶生曰吾將之倒馬關李將軍所耳守
清曰當爲作書問生問何以識之曰素與往來乃
作書付閻生厚餽之見李參將亦問何以識張君
曰其少時不肖之廝養也相與歎羨移時守清死
後礦賊遂爲害土人皆思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四

三三

外史氏曰昔管仲取士于盜上以爲公臣曰與遊辟也可人也張守清起于奴奴一旦入山中羣盜皆折服守大聚而不貪分之而不爭殺之而不怨此其才誼有過人者且遇敵能讓不忘舊主使其讀書人仕當爲賢士大夫矣朝中當事者以曠寇平上其功云用兵勦之大受爵賞是時商洛間曠寇趙天植爲害多年矣蘇公濬備兵其地曉風占乘夜縱火焚其板屋而擒之竟不以聞焉

呼風大王小傳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聖

余見蘇東坡所作艾子書中有此一段何其事之脗合也古今人大抵如此耳故錄于案頭小紀之後

艾子行西山下一呼風大王廟問之村民先年一神頂冠束帶從樹上而下曰我奉玉帝之命封我爲呼風大王風起時則此樹葉動天下之樹葉皆動爾等虔心供養我保佑此方風調雨順我輩遂于樹邊建立此廟四時享賽每有風起卽在樹下祝禱甚有靈驗艾子曰此必妖怪所爲久之當

自破敗村民皆言艾子毀謗神明恐致譴責一日大風忽起村民跪拜之間被風將此樹拔在空中擲下一物死于地下乃一沐猴也村民皆曰這個小小畜生逐日賣風今日纔露出本相

蘇子曰蒼頡之制字爲乃猴也而人之行事遂謂之爲猴之性躁囂取禍聖人垂戒之意深矣此猴乃佻天功以求飲食風伯惡之災及林木鬼神皆賢者豈有誘惑愚民之理艾子未足爲達識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聖

墓表

明封文林郎呂公墓表

呂公諱某字德符別號顯庭少參君之父也以少參君令崑山時奏最封文林郎云少參君爲今以循稱入爲諫議稱直出爲河南僉憲及遼東少參稱有其文武君三弟皆弱冠仲叔諸生高等季里選入太學皆高才能文章器業早就櫪櫪將將甚盛也於是相人之呂最著里中皆稱呂公善教子呂之先不可考矣公高祖謙景泰中以選貢爲鄧

州別駕生惠惠生太太生朝用公之父也公魁梧
頤頤儀貌甚偉少有異質甫受經目涉不忘而仲
父及兄皆經明不偶其祖謂公曰止止是吾家不
當以博士起故徒猾猾抗敵精神何益安在其求
之招搖之下且富貴之塗多矣何必博士于是舍
業明農既而賄少參君兄弟夙頡爲延明師授經
督之甚力竟皆成名少參君令崑山時公母張孺
人尚健扶之之崑山蠶食華衣必先以奉孺人及
少參君爲諫議孺人老不耐之長安公亦戀戀膝

唐忠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

下弗往也孺人沒公號泣致毀哀飾俱盡兄若弟
別居已久少參君貴輒以田不易者讓之歲時數
數饋問姻族鄉黨待以婚喪及餽口者甚衆病者
以藥起之至行狴赤衣咸悉委仰其惻隱愛人如
此然見不平事輒義形于色抑強扶弱不私親舊
故無敢藉以侮人者少參君勿讀書時外氏趙飲
食存撫之甚備厥後所以報之恭厚猶若不足也
者公以少參君貴益自挹損人却奢綺出無檐輪
日與二三舊游接杯談笑供佛修祠一切善事欣

然然施大都公性剛而心實慈厚胸無隱情事無
畱怒人是以久而益稱之以呂公終長者公卒云
云趙子曰一國以一人興雜家亦然呂氏自別駕
公而後微矣呂公竟令其子以儒翔非獨善教子
其人礪落偶儻人也所謂高山大藪乃能生之良
材呂公居家甚整少參君既爲官在公前遠遯若
緣兄弟致美室無勃僎雖萬石之行何以加焉此
非偶而已也其都榮享豐光慶前後豈不偉哉

明處士西渠吳公墓表

唐忠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

公諱希康字宗昌別號西渠世爲神武右衛魏家
口人父存母朱氏公生而孝友神氣精銳資材英
敏潛于隄側無所施則遂以用之貨殖常山之東
河汝之間蠶生而晚殺四種而五獲五穀之所蕃
熟也然無他產遠于都會舟楫不通民重服賈無
泉幣之積給公賦實昏衣車皆叩於穀待澤不蘇
則翔貴中人驟貧公識陰陽之分達穀造之宜時
茅蒲穰稊率備保力作自尚甚易又以糴五糶束
之銜佐之貲日引月長矣然能聚之散之取之弃

之足大也故其收責也荒年不能償非歲而貧二
切焚券不問市義而利愈集拓田至于七千瓜瓞
棗李百疏之饒驪馬之畜以益鼓澤量儉約如始
有時謙慤周慎有稟凜德讓之風士大夫之恬憺
者皆與之游公于是爲諸子弟延師授學翩翩興
于典雅然皆孝友勤儉其富幾爲質行所掩矣公
生于正德丙子六月初一日卒于萬曆己卯十月
廿五日壽六十四配趙孺人才能相夫婉順有則
卽公之以家成而行誼有聞也可知矣生于正德

建忠叢公文集

卷之十三

墓

三十五

庚辰六月初十日卒于萬曆戊子十二月二十八
日壽七十子男二曰尚綱太學生娶孟氏繼趙氏
尚朴鴻臚寺序班娶強氏女一適朱同心孫男四
文華太學生娶楊氏文英文蔚俱尚綱出文藻尚
朴出曾孫二中行中立文華出公與孺人以己丑
三月合葬于魏家口之西其世塋也越明年尚綱
因太學生李君鳳郊持黃太學榜所爲狀來求爲
墓表蓋余與尚綱善故知公之爲人漢馬季長號
爲儒者不能貧至附塋以食奢樂自恣豈非德以

幅利之難乎吳公以勤儉富富而益勤儉僮僕供
翼若長四隣老而不衰殆其天性焉鳳皇之文前
德義後日昌公父子勞于修德又愷悌樂施荒歲
所全活甚衆爲公之後人者世世守之吳氏其益
大哉

明魯山主簿吳公墓表

吳公以壬寅八月往爲魯山主簿至癸卯二月卒
於任其士若民無不流涕靈輜北歸無不設祭遠
送隣邑曾見之者無不歎喟以爲天道不可知云

建忠叢公文集

卷之十三

墓

三十六

吳公名尚綱別號望峯世爲神武右衛魏家口人
父曰希康家始富有田七十頃公少而讀書爲諸
生父老以家委之乃入貲爲太學生修父之衛世
其勤儉田多至百餘頃居家孝友父早歿與弟尚
朴同居金錢繇其手絕無私藏爲弟人貲爲鴻臚
鴻臚病狂易所以瘳之者萬方不效則爲之立真
武廟於所居之西南蓋鴻臚嘗至其地畫曰可作
真武廟公遂因其意廟焉欲以獲福佑竟不起子
文藻甫離襁褓公慈之如子及長析箸悉以好田

宅與之公溫仁謙謹見者知其善人也禍人也姻族隣里之貧者以告卽賑之無慘色貨卽予之負亦不言凶年所全活甚多歿不能葬者爲葬之無墳者割地予之其不逞之徒或恐訾詐騙公皆如其所願未幾有敗者終不以爲快以是愈富人愈稱之公初無仕進之意晚年乃曰吾亦將出而稍効職業以行吾志矣或曰作官勞曰吾居家亦殊勞恐州邑小吏猶閒也遂謁選得魯山竟鬱鬱而歿蓋是時令魯山者爲杜和春老而貪其貪又世所希聞受取無所不至能爲贗銀恒朽褐衣脫冠冠皮冠覆頭及面有孔露兩眼手自鼓橐其點禾之藥取諸婦人褰機處娼家大擾銀成以收買市中諸物送之其家每與直四分之一又贗銀民無不唾罵詛咒者然上官以其起甲科左遷又相識多皆佯瞽民無可奈何吳公至令欲吳公如往時主簿管錢穀多收羨餘益其囊篋公不敢加毫釐又欲急於完後者扑治之公不從訟不論曲直皆罰鍰不卽欲者扑治之公惟論曲直又不罰曰民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五

貪吾不忍也令則警警歟以主簿不任事公乃仰天歎曰今天下一千百有餘縣而吾正得魯山遇此老而突歛者何哉無何死發於頻而歿公歿後爲大計之歲百姓皆發令貪婪事告之上官計偕後告之者猶五十餘人點禾之事聞於長安談者無不絕倒乃始罷官以去昔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以世所公惡不容避諱况非鄉里者手余是以表吳公之墓書魯山令事吳公在魯山僅五月而民思之公歿而民以公憤告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三

五

行狀

明兩浙鹽運司轉運使劉公行狀

劉公諱自化字伯時別號少嵐先世河南衛輝人國初有仕于高陵者因家焉高祖清曾祖繼本祖贈長史公彥成父爲長史公遷母宜人李氏以嘉靖丁酉四月三十日生公左史公教授南陽時公從年八歲受學王先生頻悟過人十歲時李宜人

歸寧借郵符以行抵潼津而格公乃謁見觀察使
者風神秀朗進退應對如老成人使者器之命乘
傳出疆公受經趙先生爲文日進年十八如京師
少司徒確山劉公大實爲選郎曾宰高平與左史
公相善劉公有子三人命與公面試許季子與公
皆當甲科後竟如其言乙卯左史公陞

崇府居汝南汝南故多才公與其名士爲文會皆
服之辛酉歸試督學取入學復還汝上甲子督學
爲大司空內江陰公武卿取第一遂得舉明年登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三

五

三

會榜射策二甲是歲八月授戶部廣東司主事十
月管崇文稅課算商來令各以其物自占而緡錢
多從寬貸無何陞員外管明智草場商人以千金
爲壽其來舊矣公笑而却之不以語人也及到芻
僧一無繳繞商乃悅服管太倉銀庫前此有竊金
者主名不立至是得之乃立交盤之法銀庫交盤
自公始同事者不悅竟左轉四川重慶倅太宰蒲
州楊公博曰此事與公無與旋復復故母之官甫
數月陞南戶部主事尋陞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汪

西司郎中調戶部廣東司會漕糧阻滯大司徒張
公上疏言漕糧三月過淮七月上倉今已過期尚
在淮南宜擇有風力者往乃以公

請既拜

命卽繇通州直抵淮北沿漕渠督察漕船無故而
道畱皆以軍興法彭考武官漕卒武停泊河堰聞
公來無不越幫競進時河決黃鍾溢溢浸灌夜半
入徐城以大舟乘土力爲彊塞而水始退漕糧數
十萬皆得輸太倉是時有分黃之議公曰不然聞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三 五 三
之人言吾甚信之黃河之勢無兩大黃而可分禹
之九河至今存可也人以爲確論左史公以十九
年俸加三品

王請許

奏可公謁見太宰楊公楊公曰有強戾例在公曰
奏中所引正以此然而不可攷矣掾屬以爲難楊
公曰余所記不誤也竟如所

奏公資俸已深湖廣巡撫寓書吏部欲得公共事
陞湖廣岳州府知府至郡誓城隍曰惟我與神共

主此土倘不潔已愛民真心任事上頁

朝廷下負蒼赤以爲二親憂惟神實式臨之公先
平且至後堂辦條聯日不暇給開閣聽政人詣府
口言事皆爲之辭咎無不各如其意所在諸逮證
必質確其事分解趣理而中折之鞠斷如流水皆
曰我等裹糧而來至則行矣何用謁舍哉吏人同
聲謂之不煩錄因多從平反撮其切要數語而坐
狀了然直指李公見而稱之臨湘無城請城之不
勞民力而功就平江有萑葦之警游繳進退而捕
獲慈惠公集卷之十三 三
不得公躬履其境擒其渠率餘皆解散衛士先糧
舊設辰陵磯離郡十里後改之武昌不便公力爲
百姓請命而上司議格越十餘年少司馬崔公景
榮以直指行部乃上奏

請復辰陵磯故事曰此先守臣劉某所條議而未
行者也至今軍民賴之公真心任事人不盡知皆
此類也典選胡公謂才任理劇擬拜大郡會歲盡
上計吏會以已陵令罪狀皆應記于是直指向公
暴章彈之而令妄意江陵公子秋場缺望乃論直

指劾奏不公波及道府公竟坐調公守岳三年行
之日俸金三兩而已省覲汝上李宜人日行囊如
此何以人長安左史公笑曰爲廉吏而飽載乎乃
出俸錢佐之自長安還復居汝上者一年始謁選
人補任登州既至郡普城隍而後視事一皆如岳
公因笑曰岳之屬八登亦八岳濱湖登濱海岳有
君山登可數觀海市見日出是亦壯遊因自號曰
湖海主人問遺長安則珠璣子龜磯硯海市圖而
已相知者答云此後無勞再寄恐煩行李也公微
笑之登郡科第頗少公典起學官市民居闢雲路
建文峯于山左乃都授諸生而擇其開敏者立會
所躬自品題宋君兆祥左君之有趙君思敏劉君
兆文徐君逢聘徐君援陸君堃皆登第至今甲第
接踵文登無城請城之不勞民力而功就如臨湘
填撫內江河公薦第一青登萊三郡各出名糧而
程督于登負算至二萬公曰杆袖空矣民旣通賦
而又應糧鄰郡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吾安能以夜
名驚吠犬乎于是大司馬平議曰撫字心勞催科

政拙其奪二千石俸兩月而盡獨名報公日以吾
二月之俸而省民二萬之金吾之志也三郡人聞
之皆曰小民屈竭省鞭朴且子萬陰德如此子公
駟馬高蓋車其在子孫乎時陽城王公任太宰王
曾爲大司徒屬意其商以公無所下借銜之至是
陞山東運長至則夙弊一清商人戴之或問直指
徽州黃公云劉公何如人答曰清操質行已卯壬
午兩分較得士十人而給舍楊君其休督學杜君
華先今延緩填撫董君國光皆登甲第而杜以落
卷舉首時貽哲首舉秦中癸未李宜人計至遂奔
汝上獨居聖室而素食者三年禮竟繇汝赴長安
戊子除兩浙釐革夙弊如東省有浙人仕于長安
者曰劉公之清向所未見也已丑入計而左史公
計至奔汝上輿視而西且行且泣路人爲之隕涕
潘府爲左史公立祠焉既抵舍與李宜人合葬乃
趨汝上展拜左史公祠下悲泣傷感依依不能去
已而瞻望承塵構飾祠具刻木爲像而事之上焉
紗冠大紅衣束帶三采綬烏紋靴襪祠中常生存

之具無不備而衣以五時易望之儼然如在旦起
陳嚴具易禮服而後詣坐前手自整拂然後覲而
焚香尚食稽首夕亦如之以爲常出則告入雖夜
漏下亦必告薦鮮進熟卽一果一菜未獻不敢嘗
有事則跪而陳辭一字一絨未獻不敢開皆手自
獻而稽首
王遣官屬登祭以春秋用戊羊豚俎實具公又採
詩章做鹿鳴之聲而歌之雅吹擊磬拜獻贊禱雍
雍如也祠之傍瀟然一榻居息于斯譙會于斯久
之左史公祀鄉較公曰吾當抱木主而進于廟遂
馳歸而于北堂中坎立主室朝夕跪拜如汝南堂
之傍設一榻圖書數卷敝祗祠一囊而已家後壁
立夜戶不扃
崇王薨公曰吾舊臣之子也素車白馬而往臨焉
乃投其塋日星行到朗陵
王將寔適與時會人皆奇之居數月往還高陵時
直指徽州畢公慙康薦地方人才問于人曰往者
薦舉多貴顯亦前後相襲耳吾欲自用一恬退士

風末進語及公或曰未知也畢曰安有壯年懸車
二十五年而人不知者此所謂不求聞達于諸侯
者乎尚不謂之賢耶乃檄下廉公素履疏薦云清
修不取一介明發有懷二人浩然思尊萊之秋風
久矣飲木蘭之玉露八是義皇以上隱同箕穎之
高可謂知公矣三原溫公純公同年也爲御史大
夫富平孫公丕揚爲太宰歸德沈公初入政府擬
薦天下人才公與焉竟不肯出少司馬靜峯汪公
嘗曰劉公真能遺榮矣公少時稟賦清癯而精神
健旺中年願養益厚登華山絕頂若履平地少年
皆以弗如也有勝槩無不登臨人有佳園林無不
到公七八歲從左史公遊以小石築爲山插松栢
爲樹有山川烟霞之致殆其天性云家居少事尤
好栽植數十年一第室不能窺唐園池亭不具墻
垣不治而惟松柏翳然涇河之游種柳樹千垂陰
四十畝曰柳林從涇河放舟而觀之嘗問貽哲曰
汝知涇渭乎詩云涇以渭濁朱子以涇清渭濁解
之吾以爲不然涇自桃花水盛則濁至十月則清

于渭矣是清者其本體耳涇水之誣自我而始自
天下寧獨此哉公貧而好客客至必張坐具器食
數問家餘幾所亡則趣典衣益市豚酒款洽鹽夕
或夜分給入馬酒食甚備每嚮會親雖貧延致上
坐禮敬與均市道平人至門上謁無不省見客接
以禮或過從它客談讌終日通家戚里賀問之好
無不送敬或遠或近無不親到其人亡必以絮酒
過相沃酹曰今游道薄矣豈以存亡貳心耶與人
交久而彌篤解構之言不能入也雖處人無所嫌
摠而持執堅定無所固從詆嫫媒短絕不出口而
人有過舉必移書質讓之人有緩急亦必就之商
醵可否乃露其底裏長無纖介少室張公爲客雲
令爲飲章所中公傾身營救不遺餘力曰張有女
及笄而亡母乃令墨淑人共女止于中而公介居
舍外久之張事解對與女還汝南馬梁園督學曰
向固知劉公清正耳至托妻寄子古人所難今乃
見之孝廉秋宵平父子俱歿無嗣而宵平曾有子
產于外公訪求得之聚秋氏之族而謀立以爲後

倅菴石公爲商洛監司病篤公往視之石公以其身托及幼子乃爲之治喪輓遂往返七百里嘗曰少室諸公分朋友而義則師敢自處以薄乎公結髮事師備弟子禮每念師門淵源恩深分厚一飯不敢忘嘗至南陽易水登王趙兩先生堂畱數日爲之盡歡座主太僕江西鍾公沂少司馬青州石公茂華澤州楊公爾中蒲州張鳳磐相公皆事之甚恭歲時上起居沒則爲位而哭或行役過之必展拜其墓哭盡哀而去楊公之子貧館穀者經年曰吾師之子也每寄相知書輒滿數紙或曰得無多乎公曰相知分隔形于監寐安能作數語寥寥也豫章司城熊公嘗曰時月之間不見劉公手筆便如饑渴有人遠行必設祖帳拜而送之居鄉一無請屬至地方大事必潔齋露耆而筮得吉則慶凡事關一縣無不班班索言之可爲則無不力也國初高陵置驛馬爲神臬未幾汰去而以站金佐他縣之急乃冠蓋之使選會省走高陵車馬往來輻輳不絕遂爲開輔之郊百姓乃請闢上書乞復

置而陞城掣其肘遂不果公又請之當路以本縣更錢供本縣徭費掣回四千餘金餘不過數百而已初公通籍貽哲年九歲公問曰汝不讀書予以貴爲郎耶吾不持一錢以任爲官耶吾不能居大位惟爲汝擇名家延拜而師之吾事畢矣及成進士命之曰居官清白家世所傳吾之教汝何以加諸于茲勉旃不亦寶乎及繇淮之蜀公曰汝今爲法官矣法可倚耶嘗聞先正有言曰吾履官不監肆恐根基淺薄不思培養而敢戕害乎居嘗稱說前輩有名臣言行則舉以示之曰看前輩規撫何如若近時務爲名高卽博風裁有虛譽吾不欲觀之矣吾人行事使有議之士心非而竊笑便不可當人皆以爲名言公素健飯貽哲不敢離子舍戊午元旦公曰爾可出矣爲我報朝廷八月始辦嚴而北復以大義責之曰國家多事果用汝無以我爲念已未貽哲補廣西公遂病貽哲抵家則平愈矣已而復病忽夜三更起謂從者曰適有道士視我飲茶一杯腹內覺寬

天明語貽哲物色之先是有緇髻道士具悉公之病且曰我能治之而門者不爲通曰我以三更往至是使人追之三十里鄉人具述道士之言曰劉且遣人追我矣再追之竟不及也公卒時端坐而瞑啓手足色膚淨潔如新浴卽病中未嘗呻吟作苦也卒之日遠邇無識不嗟嘆涕泣祖免而服臨者三千人邑博士率朋徒具衣冠而祭者四百人猗氏任生懷浦子也聞訃而易素績委貌冠素裳設位于西且夕哭鄉鄰感動且曰服心喪

禮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年訃至汝上

崇太妃國王而下以及中外士紳無不歔歔流涕王遣官爲位于左史公祠哭臨四十九日乃已且以公配食焉公孝性天至生則承顏順志沒則事死如生八十而慕每忌日哀泣之容如初弱冠而仕囊無一錢篋無一物然清而不刻廉而不倨古人有清畏人知者公不自知其清也持名信不作一欺人語爲人謀雖至難事竟成至誠之能動物也力行厚道趣人之急甚于己古人視人惟己公

不知有己也德之感人無間賢愚無不積頌而積于冥冥者尤厚鄉黨之間不名蓋敬之至也况乎五十而隱五十而鰥玄髮貞心三十年如一日以輩古人可多得哉公配淑人墨氏父希禮母劉氏以嘉靖辛丑二月初四日生淑人慧敏端莊甫數歲卽異于諸女父母愛之李宜人以母家鄰舍知其賢左史公又以世親遂結婚姻之約年十五父母送之汝上習勞執勤奉翁姑能以婦道共事平明入羹舍炊食之器無不泔汰每從姑問翁所欲

禮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食務求甘毳或一飯不適口聞之皇皇如也侍于

姑側米鹽瑣屑無不稟命而行小心柔氣言語之聲不聞于閤外傳婢不直意笞罵不敢加李宜人有三女夫婦皆從中饋訖便以女紅佐諸姑諸姑各有子女撫摩懇至無不厭其意各有懽心而李宜人大恍公肄業別館供盤案具食飲惟恐宦學之不成也李宜人人性方嚴或有不懌劉公必具冠裳與淑人長跽而勸之色喜而後起三受封而依然荆布不知其貴倨也淑人之孝于舅姑

與劉公無異然淑人之事父母故極孝父母壽皆八十餘終而猶以隨劉公之任未得永詠爲痛弟有女愛之曰此吾父母之所愛也其治家井井秩秩劉公得以一意于勤官雖貴而能貧而養父母供賓客周恤親舊不知其爲貧也淑人卒劉公哭之不勝慟曰爲吾兩親送終者淑人也今又以吾親而病死吾何忍再娶哉蓋左史公沒無以爲葬淑人憂之成病云劉公援筆而誓累累數百言泣而納之柩中終其身竟無一侍者劉公卒于萬曆

龍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李

三

庚申五月七日距其生得年八十有三墓宜人生于嘉靖辛丑二月四日卒于萬曆庚寅十二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歲生子二長復初卽貽哲癸未進士廣西僉事娶蕭氏四川敘州府知府自修女故贈安人繼胡氏南京都察院御史嘉謨女亦故喬氏廣平府知府因羽女湖廣提學世寧孫也封安人故王氏孝廉昂女次復祖娶文氏冀州學正運開女禮部主事在中翰林院庶吉士在茲妹也女一適山東萊蕪縣知縣宋完子一韓早卒孫三長

元胤早卒娶雷氏山西聞喜縣知縣復豫女次旆胤邑附學生娶趙州諸生思戢女御史應元侄也昌胤聘某而昌胤嗣復祖公命也孫女二長字四川保寧府知府武紹祖子惺次字某卜以庚申仲冬十九日合葬于峭馬管伴來屬余爲狀蓋公爲戶部時余遊成均公命貽哲從余受尚書及余釋褐司理汝南則左史公方在汝南公父子祖孫與余游處最久相知極深余嘗爲左史公狀矣左史公厚德人也公事親之孝卽曾閔莫加焉左史公

龍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李

三

沒後公以祠堂爲子舍多年不歸客計甚蕭屑人罕喻其意者卽余亦爲詩諷之旣而崇王薨世子未有子公爲求得巢縣孫竹墟者妙于形家令之遷葬三年而世子有子今冊立爲王次爲郡王公乃西歸余聞之歎曰公之久留汝南蓋以左史公相崇三十餘年受恩厚欲得其當而報之也然足以爲報矣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公之報德也可謂盡其心力矣何其孝也惟孝
故厚公于人無所不厚往往過厚或以為不必至
此然公天性固然非人所能學也人容有負之者
公決無負人之理况能負其親之所事乎假令公
為公卿寧能負

國家哉而世莫能大用公亦不欲出山其篤倫堂
厚風俗功亦不細矣貽哲所述極詳猶不足以盡
公之盛德然志文不能悉載也余久病初起不敢
苦思聊取其卓犖大者著之左史公與公皆厚德
古人也相繼而逝天下皆令人也已矣投翰歎息
泫然墮涕豈惟世交之情哉

明封文林郎知縣喬公暨配王孺人行狀

喬公名輔世字德夫別號樂天其先出樂平莊簡
公之族也洪武初有名士進者隨母喬媼至臨城
家焉士進精醫為醫學訓科有辨護材署趙州鄆
城驛時州官皆缺士進居守州人賴之士進生是
新為義民官有父風景新生與以齒德飲于鄉與
生深惻惻愛人歲餽捐粟二千石賑拯全活甚衆

深生直成化丙午舉於鄉為江西龍泉令誓心清
白告歸至臨清囊罄從親知貸二十金乃能抵舍
直生宗華以歲貢授山東濟陽丞明斷慈惠上下
稱之卒于官宗華娶班生公有異資年十二補弟
子員其學無不通涉高視遠舉不與俗同然就試
數躋公亦棄去諸生業專精性理之學于侍御君
宰中牟考績

封公如其官公天性方格事親甚孝執喪哀毀踰
禮孫氏之丘姊子志義生數月分宅推哺姊之節
立孫之孤成志義後仕為學博族之寡寡孤獨多
方周卹無失所者一二借名厲威或以告公德則
吾族彼人非也罵與罵扑與扑子我何有其訟之
官者掠治倍之以是無敢日攝人谷遷喬公比隣
也貧欲鬻宅公不忍其他徙時時周急得長為公
隣焉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糴歲饑備
人日覓一錢不得輒加四五不問他邑邑濱泲水
數決竭城公輸貲鑄二鐵人二鐵牛鎮之後竟無
患而韓家莊山水無所洩蕩田潴屋甚割也公捐

田鑿渠千家安枕又勸建義學郡邑之子弟孫自達等數十人延師都授粲粲翩翩可觀矣公天性澹簡無聲色貨利浮靡之好身為封君子為侍御飲食不滯章服亦以布為之曰聊以明

朝典耳不肯見有司賓客讌飲不赴其接引鄉人後生恩禮甚周出無車僕夏月之田間持蒲葵扇自翳行若流雲遇水褰裳以涉行道者不知其封君也侍御君奉

上命持斧巡郡國者三每過里即于大門之外登

靈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其行李簡無長物乃命之入而侍御君巡三晉時有薦紳托所知入京者寄一扇及桑樵膏一瓶所知為之堅請竟辭不受公讀書談道老而不倦克已省身死而後已是以遠邇之人無不親愛樂推鄉鄰之閭片言明白革心歸善里人之言曰鄉士大夫咸若喬公者百家非多千年非久卒之夜婚友夢盛儀廣樂迎請東行蓋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之望也聞者無老幼智愚賤貴累飲墮淚閏十一月之十九日公配王孺人亦卒王孺人

者與公同受

封者也世為邑望族父讓為王府典膳娶于戴以正德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生孺人端重靚嫺能通論語大學諸書年十七歸喬公時濟陽公為國子喬公為弟子員家用詘孺人極意勤儉佐喬公力學濟陽君之卒也孺人奉姑班唯謹姑喜甚每以子與婦皆慕孝云喬公葬父母厚家用益詘孺人愈益勤儉屢遭凶歲備極艱苦有石溜之田二頃距家十里許孺人徒步視耕穫曾不告勞喬公性

靈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喜酒孺人躬釀酒必香必潔公謀酒無不得者公嘗它往有強禦侮其門孺人戒諸兒女此不足與稽而父奉毋告也其達理如此喬公生于正德四年六月初六日距卒之日壽八十有五孺人八十有四子男三南星邑諸生娶經歷李昂女卒北星後更為璧星即侍御君娶處士陳嘉誥女陳卒繼娶寧晉處士高凌霓女中星武舉生娶邑廩生張維垣女女二一適閭佳士卒一適張鑑孫男五如岡聘邑諸生張誥女如牛俱璧星出如陵娶邑廩

生劉鴻漸女如雲如虹俱中星出孫女三一適邑廩生趙志鶚南星出一字儒士薛士男一字邑諸生呂崇禮男俱中星出侍御君屬余爲狀余與侍御君里閭相接少同硯席知喬公與孺人之德甚備喬公剛方得之天性又成之以學剛方故無欲無欲故能一體萬物一體萬物則心大矣心大故樂嘗自讚曰布衣適體蔬食療饑形寄塵寰心合太虛有味乎其言之也故其自號曰樂天蓋公之所得者深矣公卒未幾邑縉紳父老博士諸弟子

續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三

志

三

合詞請于當道以公春秋祀鄉賢祠古云大賢之德長公之謂也王孺人配德相成萊鴻並美而又食報于子天命有德章服斯光既壽既考乘化同歸而遠通愾歎不已豈非弘道之徵哉

王先生行狀

己丑冬余官選部郎友人姜仲文以計部郎請告還感繫時事各上一疏頗忤貴人爲言官所劾余過仲文則王先生在焉仲文所剖心析肝而言妻孥所不得聞也余睹王先生之觀察其言忠義英

爽杯酒之間而交如仲文既而余歸鄆上王先生再來過之厥後得仲文書王先生成古人子光台幼仲文撫之延師教之扑戒之一如諸子光台稍長字之曰敬平敬平補諸生仲文起家江西參藩先台持書來余畱之與兒輩會文久之求余爲其父狀狀曰王先生諱機字子發別號太玄山陰諸生也父一恒故有名諸生高才多學善譚論能摘詞早嬰廢疾平晝愴歎曰天平何以生我而竟爲臃腫於世兒甚慧其克成吾志乎王先生年十九

續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三

志

三

而父見背母謝先卒所遺田產爲從昆所吞噬耽耽於王先生欲削迹無遺根王先生跳之北方至桃源而資斧都盡遇故人畱之讀書其家業大進歸而娶阮生敬平母子依舅氏而先生學于京師其時君子方滿朝尚未彫落而吳中尤盛王先生皆相往來睹其儀形聞其論議以是問學日進文日高其鄉有貴人門客甚多或勸之往見曰足下以我貧欲分其雞鶩之粟耶不曰願領何傷乎蓋王先生少其人後竟敗今天下尤多游客大都趨

勢利與鳥雀翔集蓬蒿盛衰何知仁義王先生所
交皆海內名士不以榮瘁淪志此殆孟子所語句
踐之遊者耶王先生丁酉預秋試有司賞其文欲
薦之而不果王先生生于勞苦見命數不利自是
精消意阻矣至庚子大病謂敬平之母曰余平生
受諸君子之教無愧心事子孫必不至零落余所
厚無如丹陽高邑光台他日可往依之卒時年五
十三是年二月六日也王先生有三男子長卽敬
平娶胡氏次光雍錫次光勗幼先是余聞王先生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十三
之卒爲之涕淚曰世安得此好與賢達游不避風
雨者安得此貧而不顏其志白眼視醜貴者安得
此一與人交白頭如一日萬里如接席者蓋余平
生與仲文尺牘多謔語王先生皆能誦之于口輒
爲絕倒嗟乎王先生竟死矣往者與之飲東園談
及浙中一貴人有名于縉紳間王先生曰是人居
鄉極惡而士大夫稱之知人難矣哉古者所以取
士於鄉也余甚服其篤論王先生殊能知人故所
交游皆君子敬平以甲辰仲冬來是年北方雨雪

之多七八十老人所未嘗見天氣絕寒手足瘃裂
敬平文弱不意能遠至居三月值吾鄉豺虎橫行
咆哮殘賊不忍聞見余日閉門歎息敬平以爲不
來此幾不知世上有此等事髮爲之上指其忠義
英爽有父風王氏三世讀書皆高才生祖父皆不
利與其在茲乎輒述其真知王先生者語敬平焚
之於其墓前也

祭文

祭李于田文

嗚呼天之生吾見也何爲哉忠信義槩壯猷沉略
亦旣見之於摧虜平蜀之役矣人爲本兵未幾而
病病連綿綿綿竟不起天之生吾兄其爲
國家耶摧虜平蜀天下未卽無事也豈可遽去哉
始吾聞兄之病而愈也則數問自長安來者曰自
病起而鬚髮遂白面容遂槁言語遂吃吃口喏舌
舉者良久而後發步履遂蹉跎而乍却而書札之
來漸少卽來多非手書又寥寥無復向之情致也
則深以爲慮而兄果不起也天之生此豪傑何爲

哉然則天亦何必奪之也是時天下雖未有事而
庶位已空虛蒼赤已倒懸紀綱已廢亂禮義廉耻
已銷亡世道人心已壞政事已盡弛其最急者有
言不得上聞賢不肖是非隨人所議而無所取決
大言雷鳴小言蠅營賢者垂首智士吞聲然則兄
卽長存虜犯而隨破賊起而旋平恐亦無以維將
衰之運救舟輿之傾也故天不欲其在朝而俟俟
昂昂者一旦山頽而松仆嗚呼何忍言哉聞兄之
歿日使人偵之榮城欲撫棺一哭而有言兄自東
路歸已抵家者不能如願疲病之人又不能千里
赴吊我心之憂豈惟友朋嗚呼哀哉尚饗

祭道甫李年兄文

盈天地間盡人也有天下者于其中選其聰明通
達者而爲公卿士大夫而謂之臣平居豈不將將
踴躍甚可觀哉及國家卒有大事開成敗安危者
則皆縮頸累息而不敢任是未嘗有臣也士人于
其中擇其合志同趣者而把臂聯席而謂之友平
居豈不姍姍愉愉甚歡哉及遇得失毀譽之際則

皆深藏遠避而不敢問是未嘗有友也夫非惟不
敢任耳而或以報恩怨或以求利非惟不敢問耳
而或操戈佐攻或賣之以爲奇貨是未嘗有人也
嗟乎吾亦人也非親見道甫之事則何敢以天下
爲無人道甫之撫淮揚疆禦虎之鯨寡父之以吾
所聞見之巡撫未有若道甫者也及有入爲執法
之議則宵人慮其爲患而合詞攻之既去而猶曰
夫虎也一日存則我輩肉也乃其謀殺之而不得
會遼陽陷沒有欲用道甫者而合詞阻之雖賢者
不敢直言某在家聞之則重歎夫
國家之無臣也天下之無人也及某人朝向之攻
道甫者或死或繫或苟活或貶或覲顏而猴冠其
勢衰而餘孽尚在某爲臺長勸舊家宰推南戶部
而得
旨道甫病未能往再推南銓以試之而其徒遂爲
竄謀阻之道甫竟棄世去矣嗟乎今之人愛富貴
之心重于愛
君父寧腥膻全遼左衽中國而必不用道甫以失

富貴尚可謂有人哉尚可謂有臣哉尚可謂有朋友哉嗟乎道甫已矣斯世固不足戀也聞嫂氏亦逝而馬夫人捐軀以殉道甫夫嫂氏尚矣丈夫無數孰有如馬夫人者今遣兒子代我叩頭于道甫及嫂氏及馬夫人尚饗

祭大司馬健菴劉公文

昔癸未之冬星副司功之筵與公同署寸陰未移而情洽皃藻時叔定弱齡奇秀公每出其文俾評騭之聯世講之誼居久之則丁侍御此召發故相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科舉之弊太宰楊公手自草疏劾侍御密以示公唾其耳蓋慮星知之公不余隱也余不直楊公而語趙太史用賢王給事士性諸人救侍御其詆楊公太甚楊公大怒星遂稱病歸然楊公終善人聽余歸亦不遷怒於公是時余幾爲公累公不余銜也而交好益篤戊子余再入署年所而以封事忤貴人稱病歸公以兩大人之變相繼監處至壬辰而余三入署明年以管內察大忤貴人削籍歸公入典選過鄆上蒲城楊戶部章劾公及顧叔時

與星受賊甚多其所劾公者云過鄆上縱談三日若以公典選時所簡拔爭引或用余傳臍之說欲以射太倉諸人之意諸人以新逐余聊容之是時余又幾爲公累公又不余銜也公山居時多每過趙則枉道鄆上卽家居亦數以叔定文來命評騭之公撫薊門數以書來訝余之未出山也然公亦不得入朝操行之同亦可畧見矣公得人割其所挽回世道必有過于人者公竟逝矣其愛時未已耶其以幽明旣隔不復爲念耶叔定有戴翼之略而尊節式高必不隨俗偷富貴其足以成公之志無疑公統均之猷見於典選安攘之績著于仗鉞忠赤之心形乎奏牘皆足載之惇史昭垂來代而又有叔定爲之子親見其成進士何必自人朝何必上壽靈輶繇東路星未得一哭而病曳不能赴吊千里陳詞略敘平生公其鑒之尚饗

祭魏中丞文

仁兄之自晉而歸過我東園其時頗有衰相非復人晉之時然神氣自健抵里之後漸聞多病仁兄

以匡時救世爲懷而人之無良民之無祿莫甚于此時仁兄剛方之性不能自遣星固私憂之既而得書云有瘳矣星欣喜之情見之於詩何乃竟不起耶仁兄以忠孝之人當不毀之時遭伯父之變而又憂國憫人傷剝心肺是以性命不長耶嗟乎當今之人既已不能容仁兄於朝矣仁兄而在君子猶有所想望小人猶有所愧畏今想望者絕矣愧畏者快矣六十有餘歲豈爲老耶彼蒼天者能壽召公壽曾子何其明也仁兄之德何讓召公曾子而奪之之速又何其蔽也意者其不欲平治天下耶有賢而無用者天下之亂自若也何必其奪之也嗟乎仁兄其何所之耶豈其如龍如虎之人而一旦漸盡無所知耶若其有知其於世之嫉賢害國之徒何不奏之

上帝

祖宗勦絕之默啓我

聖明而拯蒼生安

社稷耶抑運數有定非人之所能爲耶憶昔仁兄

理荊州星理汝南未相識也仁兄貽我以書示我以詩油然而接引之意厥後遇于長安情好日隆癸巳內察之役助我實冬既而見蜚宰執星謂仁兄必無救我無益徒重之毒仁兄曰吾之出非爲富貴此事何得不言竟上章數執政之過星削迹家居仁兄撫晉復以災異陳言薦星可用語侵執政執政益怒進則閉門退則繫馬吾鄉直指與閹人比而害仁兄射警者之意非人神交助則亦岌岌危矣蓋仁兄之輕去就利害以爲星者如此昔祁趙忠毅公文集

祭魏懋權文

嗚呼人生如幻豈不信哉昔在長安與懋權比隣朝夕相見以德業相切劘逮余年春余將告歸懋

權欲同歸以有所待不果發都之日送我毘廬之
閭徘徊竟日抗手言別不以爲悲謂相望之局而
解攜之暫也彼其時吾二人者寧知遂永絕哉向
使懋權知且死胡不同歸死於家一與老親別向
使余知懋權且死胡不緩須臾無歸爲懋權佐喪
也嗚呼哀哉人多惜懋權之年四十而早夭栖遲
郎署莫究其蘊吾以爲年與位何盡之有懋權剛
氣烈心得之性有見善若賞疾惡若讐一日而在
足使君子有所恃而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惡卽敢爲惡而其心未始無畏乃溘死非其年使
人之以爲幸而君子者若驂之無靳也嗚呼哀哉
人之好諛未有諛鬼者也吾雖勉爲善剛大之氣
高曠之識不及懋權遠甚每一見懋權未嘗不興
然自失已而暢然得意也時與懋權俱維我使直
庶以未死之年能有所進懋權竟舍我逝矣雖萬
萬不敢負懋權如孱弱何哉昔懋權寓書汝南稱
閩人劉庭蘭吳人顧憲成蹈節拔俗死生以之者
也去年劉生死今年懋權又死蕭艾日加叢蘭萎

絕豈不悲哉嗚呼懋權已矣羣喙譏譏世道日非
矣搏黍交爭託之孔孟不知所終矣卽欲再見懋
權扼腕而洩其不平亦不可得矣俯仰六合能無
浩歎嗚呼哀哉

祭周元孚文

兄之存也時時與弟通書傾寫肝膈靡有所遺今
兄之死久矣其何所之耶世人所傳陰府事當亦
皆真否其果幽陰無所賂聞耶其別有天地日月
也如此者卽別爲宇宙不得稱陰府所謂閻羅者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四
自無死耶何代始耶世言有更易乃妄語耶審有
之則其行事如何其所任用役使者皆至公滅私
耶倘亦有以賄而縱小人於世以讐而促君子於
幽者閻羅悉知否然則地獄之中不知陽世人其
犯法者當亦不少今所稱陽世覆之以天載之以
地照之以日月燦之以電光炤之以雷霆噓之以
風恩之以雨露而猶有逞私弄法之徒使善者冤
恨而不得吐淫者橫行而無所忌若陰府亦如是
則君子何望焉以天道論之當不其然耶他人之

冤無論耳卽如吾兄者負蓋世之才懷貫日之忠
而以薦降夷之將禁錮不用夫彼夷也而降矣而
我旣將之矣前此而撫而按人人薦之矣而撫者
貪虐以致其殺撫者而反是薦亦反不薦亦反也
薦而反則以薦罪兄不薦而反則必曰是激之反
也其罪愈重矣且前此而薦者何不罪一人也意
者曰彼皆世人也固宜不知其反兄神人也而亦
不知何哉嗟已矣人生斯時沉江蹈海則不必然
數盡而去亦無不可未免有清聊一置涕惟兄鑒
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公

祭雷慕菴年兄文

孰才傑于往牒兮嗟斯人之多艱世幹弃而不寶
今乃溷濁之固然彼皇天之聰明兮胡不顧綏而
舍旃美挺出于神臯兮氣非菲其若蘭幼紉忠而
佩孝兮履正直而爲憲紛瑰才之稱美兮允朝家
之寶臣場司直於大門兮心搏搏以亮直摩九雲
以擊奸兮夫何受乎翅翼滌宮隣之餘氛兮於昭
荃之休德抱練情而貴我兮薄時俗之佻巧發玉

朝返故居兮奉二華之瑤草却弓招而自疏兮解
塵勞之紹緯嗟玉斗之無樞兮幸美人之未老何
旣隱而長逝兮併丘中其如掃豈上帝之摧良兮
抑鬼伯之弗昭也自余美之旣潛兮觀時俗之日
妖也婦于思而赤舌兮桐徽猛而自豪也謂鵠玄
而烏皓兮和聲翕其如蜩余叩誠而抒款兮斯衆
兆之所歟也冀律魁之肯來兮或滉淒之可減諒
顏波之不還兮俾世得聞乎歸昌蒿艾蹕蹕以茂
豫兮蘭槐當夏而隕霜胡家運之方否兮而肖子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公

祭郭草堂憲副文

嗟嗟郭公何遽逝耶宿昔無恙何遽厲耶天耶命
耶抑憤患耶居喪哀毀殉于孝耶有耦先捐中心
悼耶有孫而殤哭之悲耶骨肉多變內崩摧耶嗚
呼哀哉公居家孝友持已清修儼朝典於私室敦
素節于貴游忠亮體國勤勞任事數歷中外始終
不貳亭疑法而無冤若廷堅之作士河洛沐澤瀦

湘慙惠爰秉憲于西秦見文武之質備方宦業之
勤宜何春華之忽瘁嗚呼哀哉念昔與公生同里
閭結髮相友膠漆不如薄游契闊神爽長徂晤語
都門我心孔愉寧知相見之無幾而生死之路頓
殊嗚呼哀哉旅舍岑寂朔風蕭蕭故鄉千里魂不
可招愛子云遠望父之歸匍匐長號乃見靈衣嗚
呼哀哉也則人歸則鬼矣來則軫事歸廣柳矣
來使我樂歸疾首矣撫棺一哭送公于行款款下
泉生死交情嗚呼哀哉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全

祭倪孝廉文

燕趙麗麗碣石建海魁梧鱗脊巨惟忼慨長公成
幼賦志奇孩懷都蕩芳雲冠嶺修學研道高文
斐妮伯仲相輝並稱寶士仲先通籍我同門友撫
塵長安念伯留止大翼已就厚風是待誼篤分形
莫克儼併尚惟日月弦望有時云胡不弔溘長逝
矣叢蘭夕敗傷此蕙苗完山悲鳴零淚茫茫有母
素領振賦壤子仲哀得請扶輿歸里替焉憫凶結
悵可豈念化送居我心則諒寬罔不之薦毛沼沚

祭曰肩張孝廉文

士之生于末世都以憤悶死其著者如徐衍申
徒狄鮑焦之倫皆不能忍須臾之期瞋目自絕以
辭濁穢而就冥漠其餘鬱鬱而歿者不可勝數如
我曰肩則其一也曰肩少挺異資聲名發越早舉
于鄉謂可立致青雲之上而年逾強仕霍于山草
辛丑之春夕即欲薦而不果攝僕兮不舒偃倡兮
無依無何而病是時余亦病然余病不起曰肩遂
數年不起余之憤悶更甚於曰肩蓋余好以天下
之人爲念而值今之時所謂賢者人必以爲不肖
所謂是者人必以爲非昔人獻玉而刖猶有明白
之期今則一名爲石必不肯改然則不憤悶而死
何待故以劉文卿之明睿而不能堪以死也然以
余之憤悶更甚而不死蓋余憤悶一至則仰天而
哭無何則又仰天而笑憤悶之極化爲頑愚是以
苟活於世曾數以寬曰肩而不能活曰肩是余之
罪也意者人之性情固亦有不可強者耶抑亦命
運一定不可移易耶曰肩竟長別矣不知曰肩其

英爽如平生耶其漸泯無所有耶其數盡而還耶
其有召之者耶其輪迴何所耶才人豪士與聞草
無別耶念平昔之惠好憐孤寡之災竄感世態之
澆薄能不切剝平余情嗚呼哀哉

祭馮蓋軒公文

嗚呼我公何乃遽逝耶命有定期耶抑公之厭此
世耶星與元靖骨體無媚祿相俱遭信中情以切
俗忘枘鑿之方圓衆人瞋目惡少張拳橫被污穢
偃倡而還謔詒累日同病相憐情殷鳬藻夫豈偶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公

然耶公與我先君皆倜儻邁倫皆抱奇不仲有子
皆幸而青雲皆不欲爲封君暫解褐以玩世卽還
山而治隱淪子亦復拙宦時俗之所迫然皆不爲
意也銜杯漱醪傲睨風塵壽皆六十八曾弗克遐
臻何其事事合耶昔我罷歸先君不他之盡也唉
勤厥身將幾衡是翼以海宇之德彼翩翩緝緝香
腐而明墨惟是之歎息耳諒亦公之所同耶公之
未封元靖所悲我匪木石而豈忘之公之榮之豈
其肯辭倘吾親之長存寧豎褐於蓬茨嗟乎嗟乎

已矣乎世道險巇公避之矣黎丘之鬼日中而馳
矣草木蒼唐美人行遲矣茫茫六合若之何其矣
人相知心萬古斯須青天白日我輩交期何幽何
明何榮何衰倏爾雲雨而杼情亦以緩棘人之悲也

祭常誠所馮蘅洲王鍾嵩文

余自丙辰十月心火爲病昏眩疲茶至今年春夏
間乃爲起色病中聞公之不祿以爲余亦從此逝
矣而司命者紆之自古不遭時之君子觀豺虎之
跳梁閭巷生之塗炭未有不鬱鬱以歿者小人皆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李

以爲陳官脫營之故仲尼維噫之歌乃係情于司
寇孟子不豫之色繇乍失乎萬鍾何足與之辯哉
人命危淺已往者倏忽而過將來者能幾何時分
宜江陵之得意余所親見也君子之歿也小人幸
之爲其害已也然子孫樂以爲祖父小人之死也
君子亦幸之爲其害人也然子孫不可以見人夫
君子者歿而不朽小人者死而又死者也此其相
去遠矣久病初起不能作詩詞畧抒所懷尚饗

祭魏太公文

嗚呼人生而死未有不哀者也而子貢之稱孔子曰其死也哀哀天下孔子之少死卽無孔子非哀其死也是天下之大哀也異乎他人之哀也凡賢者皆然其壽而死也與不壽同哀壽猶位也小人負乘有冠君子愈顯愈光無道不如早已仁者愈久愈芳翁今年九十有六矣聞翁之歿也無不哀也山林朴野之人年至九十外者容有之以星所知士大夫之中未有壽若翁者也中丞君兄弟三人皆升第以中丞最績受封如其官福既隆矣壽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十五

既崇矣然歿有餘哀也天下之公卿不少也叔季臣壞之時更苦其多翁爲別駕廉平惠愛所至人便思之何必爲公卿世之科第蟬聯者不少也孰有如翁生三子者皆忠臣孝子端人清士赫然負當世之望天下之封君不少矣大都高屋多田海食華衣爲樂耳斯皆翁之所不好也惟以道德文章氣節教子孫而式後進鄉黨之貧者賴其周恤暴者被其德化此翁之所以爲封君也雖長生久視豈有厭哉客歲冬中丞君書來言仲冬二十日

爲翁初度中丞君率諸孫八人曾孫十數人稱觴翁猶能與賓昏同拜起也星報書欲及犬馬之病稍愈卽往拜翁堂下竊至人之靈氣何意翁遂乘化而徂耶星今者尚未能匍匐拜翁几筵也嗟乎嗟乎星之與中丞君兄弟蘭茝膠漆之義翁之所知也公之歿也有識同哀况於情深猶子者乎然無能奮飛敷衽陳詞聊抒我哀嗚呼哀哉

祭李太公文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三十六

嗚呼咄嗟異哉翁之弗延也履得意之極而大命歛指弗後弗先禔福寡二棄之而卽重泉異哉古稱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固也然亦世所罕有乃見之於今日又皆其極者焉疆場匪制楊酋稱亂舉國震驚侍脫巧窳起中丞於田間

賜劍徂以芟難中丞桓桓嚶嚶出師總楚蜀滇十萬者三之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怒而割其爪牙何螳螂之能支授首有日而翁之計以遐馳異哉驚崩摧以斷絕幾遺賊而自逝旋嬋媛以寬譬明君父之無二引大義以誓割有魯公之陳事爰墨

縗以讀列旋殄滅之無類乃陳厥情將奔於家
皇既允之匪崎匪遐然迺簡夫攸代杳無時而及
瓜兄先歿之未幾母笑笑而在堂獨覓繫於天隅
其誰代之任喪內子隨而不歸猶未暇以悼亡異
哉息縣縣以連連骨柴立以支牀何巴苴之嚙噉
魂飛越而還鄉恐遂離乎栢幹快叛賊于幽房嗟
大兵之釀災矧毒淫之南荒一二參佐以斃新鬼
哭而宵行恐性命之不融撫幼子而自傷餘一載
而志絕忽承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七

惠以還歸通修塗之孔艱羨晨風之遄飛造舊廬
而再入見披披之靈衣昔恍惚而引領竟永隔乎
客暉異哉翁孝友性植寬惠謙抑趙魏之間頌其
厚德中丞示乎庭訓爲國宣力忠孝光於四海謀
畧著于社稷天不憖遺長夜遂卽億兆歌舞一家
痛盡勝美挈而不完天日黯而無色星與中丞郁
若弟兄相狎相重同氣同聲恨未翁見一拜於庭
此世已矣念之骨驚願言動輪病弗克從莫茲一
觴存歿之情

祭崔封翁文

嗚呼翁其定已耶翁曷遽已耶星自交於侍御君
也客之自長垣來者星每問翁何爲則曰翁優游
養高輕財好施比歲不登所全活人甚多星則甚
喜宜其有侍御君也則又問翁健否則曰翁樂易
饒興會每與客談笑接懽情瀾不竭則又甚喜是
上壽之符也而侍御君曰翁蓋少業儒而貧讀書
甚苦有道士欲傳以黃冶之術固却不受昨者某
之按蜀也債帥餽之千金而不受翁之取於造物
者其少如此則亦不益於造物享年宜未艾也而
何乃遽已耶星昔薄遊於朝得交侍御君見其光
明磊落心敬愛之自以椎魯寡儕不敢望君之知
之也相聚之日又淺侍御君持斧郡國萍飄雨散
無何而星忤時就里人之次侍御君驄馬往來則
必迂道過之戊戌遭家大人之艱儼然臨吊問勞
甚備相知日深情好日密星引廢十年嚮之把臂
論心者往往棄如遺迹侍御君同朝若不相知廢
棄乃愈隆此意豈今人哉星安得不感激年來每

欲竹冠蘭襟往拜我翁於堂而情緣倫安蹉跎至今且多病矣翁之年未老也精神素健也而何乃遽已耶古之人千里赴吊者彼皆以相與厚也侍御君於星豈不至厚哉而病不能往也其何以爲情耶微薄之奠以將明信重增不與之哀嗚呼哀哉

祭路封君文

人之生也恒患不得老老矣世固有無子者有子矣恒苦貧賤有祿位矣未必能及見之身爲封君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七

三十三

而壽至七八十者不知幾千百人中可得幾人而此幾人者又各有異皆之封君也皆之以子榮也而假使其子居官無忠盡用心逆人道侮賢虐民張蒙受取徒以貨絲趨走竊名器雖榮其親以三公君子弗謂榮也皆之七八十老也而假使其人行誼不聞于里閭或過隨年多節因時改如是而壽君子弗謂壽也乃若伯父太古叔季深山城市樸巧未受於性時態不知於心庶幾哉昔之所稱真人者乎其壽宜矣比部君再爲邑令敬畏匹夫

慎重一介憫小民之貧寧以租稅不完考課居殿不忍加之敲扑而況墨欵自肥乎此非今時之所尚故仕十餘年而後一考績美成而福至伯父始爲封君則宜爲封君者也且伯父之爲封君與布衣時無以異也在鄉黨親戚故舊之中人無覺者其敬之愛之與其未爲封君時無以異也故身爲封君壽至八十有六而其卒也人皆哀之此足以知伯父矣老成廖落輕薄昌被星之所爲伯父哀者非徒親戚之私也祖載有日獻茲一觴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七

三十三

祭梁封君文

世道之不毀忠孝扶之也人道之相交意氣輸之也意氣發於忠孝是爲天符同胞不加親胡越不爲疎星也會爲主爵之牛馬走願自勉以忠孝之塗而垂執政之旨馮怒喑鳴楚有夕郎骨姦性諛欣此奇邁視指張弧遂假

天威逐我於菰蘆十有六年子懷莫揀主爵莫問臺省莫誅我侍御公朝臺夕書暴其讒慝如魘如狐燭龍揚其光妖祟無攸逃托名于掛冠不敢居

神都公自爲忠孝星何敢以愉私心之所惑得公言以昭公持斧三晉星也願叩顙何太公之不延濫乘雲而徂曾游汝南知其長者魁梧存淳古之風絕澆季之趨在約而思純處樂而彌修鄉邦所宗仰靡太翁逾壽如爵位賢者得之益高益踰彼不肖者圯族述

朝不可須臾賢人之壽宜若南山宜若蓬壺彼不肖者不如早已無爲世汚太翁七十福祿方訐何不徐觀澄清之烈洋溢寰區感知己之高義懷棘人而興痛漬酒一奠中情遠敷冀英靈之在天察明信之有餘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七

祭鄒平義軒張封君文

嗚呼天地有缺人孰能全惟是庸衆之所圖在乎一身豪賢之所思在乎行義若太翁之行義可謂淳備罔缺者矣其孝也事親如嚴主烈君殊勞極苦而不辭不避可謂無餘力矣其弟也事中丞翁若父唯唯諾諾隨如景響可謂無餘美矣其修身也高石戶之節不慕世榮富而愈約老而益恭可

謂無餘歎矣其教給諫公也無憂子國之譏怒而第持大體戒驚擊傷善可謂無餘方矣其居鄉也緩急無所爲解瘠已而肥人兄負而不悔可謂無餘恩矣太翁以中丞翁爲兄以給諫公爲子處富貴顯榮之地而不自暇逸修德而遺其身濟物而遺其家而給諫公奉太翁之教諸所建白皆當於國體合於經術保持善類之功甚大然則太翁何所缺焉南星等忝爲給諫公之末契揣太翁之意惟以給諫公嘗後中丞翁中丞翁竟無胤嗣給諫公無他兄弟念此或有惘然不懌者太翁之視兄猶一身也給諫公太翁之子也卽中丞翁之子也中丞翁直節在天下重德在鄉邦得太翁父子而彌光青史所載顯揚無窮豈特百年之承歡膝臙之祭掃而已哉南星等痛太翁之未臻上壽時事聞亂所賴給諫公甚棘而忽銜恤以歸也然無可如何聊以此慰太翁之心而稍紓給諫公之悲嗚呼哀哉尚饗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七

祭明故勅封文林郎榮陽令相翁張老伯文

七十爲老數之大齊寧有賢愚賢則有詞寧有通
塞通也則夷翁稟至性愛譽蒸蒸鵲鳩之急風雨
弗援厚厚君子待古所稱匪崇飾俠仁心爲質自
親徂遠罔不勤恤髡髮以活疏屬以逸試宰榮陽
胡威並清溟沐攸浸鴻而且平鰥寡可念彊禦自
輕枉車有二非翁所榮翁身則退翁道則行行之
未究休倂愈美季也以興雲表高峙爲國寶臣民
艱待身丹青之業蔚焉方始吁嗟賢矣亦旣通矣
七十有一乘化終矣而遠若親靡不痛傷匪年弗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文

三

將德也則長匪福不有宜其未央矧星小子弱冠
分投志卑下接蒼沐雜流與季締姻道義綢繆翁
好養生日子可教杯酒陶陶示之玄要觀翁之顏
頰脆若少仲子溘隕疾深鬱悼情著心本修短何
言鳳靡蘭摧云胡不侔丹旄飛飛靈輻在門朔風
蓬龍愁雲縹緲棘人悲號白日爲昏漬酒陳詞愉
焉想魂嗚呼哀哉尚饗

祭明故勅封文林郎朝邑縣令敬翁郭老伯

文

古之君子則皆息子玄壤矣詎惟斯今乎要之瞋

目而無恨未易道也翁已矣其亦有所恨耶否耶
翁結髮趨庭不扶自直合芳被潔動憲先靈雖位
不償才而道則克伸且發辟冢嗣爲名侍御叩關
伏蒲不怵虎豹先幾而策安危謀老氣壯舉世題
之而選當徂意竟弗見容夫侍御則用翁之教行
古之制也翁豈有恨耶忠言之爲罪也公憤之爲
懟也至計之爲諄也蕙纒之爲累也直羸之爲歲
也翁豈無恨耶翁之恨非流俗之攸謂也翁之化
未幾而海水羣飛扶桑匿暉墮昭翳撤乃知是非
舉世皆稱侍御之忠且智也翁其聞之否耶有身
而極勢榮孰與爲君子有子而以勢榮榮其親孰
與成忠孝翁皆有之年近八十儵然長逝豈復有
恨耶星也忝肺附之親翁愛之猶子數侍几杖聞
謨言曾幾何時而素几在堂音容寂蔑漬酒陳詞
翁其聞之否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明故待贈路老伯母薛老夫人文

伯翁結髮始娶于馮實爲內子之姑靜嫻克恭爰

自執并壺內攸宗中道長徂白水愴歎母氏承之
內外稱賢于時生事方訕資致稍艱母拮据以夙
夜食執粗而自甘克相君子誼高伯鸞耘者有餘
受經者專此允協于德象而閨閭之所難也至乃
自我而相物賢者之所不免彼重華之離虐匪孝
思之弗殫母也爲母則母視子卽子鴈鳩之仁未
足云擬子有慈覆婦有從學姁姁愉愉先靈是樂
嗟母之賢其過人也遠矣安邑矯矯自致青雲飲
氷狗節祿善兼陳母見其困獲見其振流俗草草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祭明誥封李老伯母吳太夫人文

嗚呼伯母竟長逝矣星登堂之拜非今世矣多病
疲筮復不能會葬一望丹旄而撫靈輅也星弱冠
釋褐卧病長安我司馬兄就榻前問之投分定交
迄於今茲久而彌篤老而不衰人家之兄弟相閱
者多矣吾二人在兄弟中其致美者也父母之心

莫不欲其子之貴顯天下之大官不少矣然或得
罪名教以爲父母之羞其容容持祿者亦無取焉
司馬結髮東修蘭清璧素見重士林槐棘之司允
爲無忝且能外摧強虜內剿叛亂功在

社稷寅延苗裔德福之隆忠孝之盛伯母之教也
司馬征播時債帥以肥金美銀甚多白玉爲帶佩
於家伯母糞土視之叱之不納此士大夫所難尤
今之士大夫所難伯母親行之卽平時所以教司
馬者可知矣播州之功旣成治河之功卽敘伯母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皆親見之

朝家之異數皆親被之世之爲母者若此有幾卽
以星言之第漸漬於司馬以無大穢耳狂瞽忤時
勳業未立父母之心未必無鬱鬱也如我伯母者
復何所憾哉當今世道人心大壞不論賢不肖惟
見居大官者可以安枕卽如南樂魏中丞正人君
子吾兄弟所厚伯母所知也終養而歸未是無官
惡少年且窘辱之若不聞其盛名曾爲中丞者寧
復憐其衰疾乎魏大如此豈況星鄉曲之人禁錮

於時者哉司馬建與

國威休之功封侯有日星且藉其餘威以免較轢
孰非我伯母之慈覆哉乃生不能一拜沒不能一
吊也星其何以爲心耶病如不死會當拜於墓下
以舒微憾伯母其鑒之尚饗

祭孫母楊太夫人文

夫何人命之陷危今若朝生之燦芳睹白日之幾
何今襲夜泉之方長彼皇天之浩蕩兮慘不察乎
民行固蕭索與蘭桂兮奄離冬之嚴霜愁大邦之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墓

三

碩人今情練要以靜嘉肇初降以判不羣兮展殆
庶之上才抱緯龍之玄文兮巨惟德象與女師鳳
覽下而爲理兮儀君子以作配憲先靈以垂葉語
兮共塵心而歷茲古聖哲與列女兮疇疇德而舍
之輪卑運則不行兮翼雙翔而遐脩篤忠貞而履
直今紹前人之盛服肆美子其威兮今並蜚聲於
天宇季主爵於蘭宮兮若組紉之玉斗承鯢居之
釀亂今痛百司之失序律魁播於表薄兮依墻進
而諛諂乃開天門地戶兮追既奔之玉馬捎鬼谷

破靈場今威敵幽於地下白日杲以載見兮救危
端於金虎何夫人之修美兮繇聖善之懿軌滋蘭
蕙以既蓼兮忽長逝而不還彼望舒之有期兮豈
異德而獨延棘人踐以悲號兮涕如頽以荏蘭矧
我諸寮采今行道爲之愴歎丹旄飛以南指兮當
陶陶之嘉月昔隨子於長安兮今歸塋於於越風
蓬龍而動輶兮若依遲以望闕薦脯修以陳詞兮
心摧而餉結嗚呼哀哉

祭孫母楊太夫人文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三

墓

三

靈越舍精既雄且仁誕降瑰琦應揲扶運或丁廟
亂扞命存宗或及覲謚夙夜恭先天粹純佑作之
吉嬪匪保匪傳淑氣自天言則稱章動則中繩內
德允茂申以靜慧群觀之經後哲所緯入目載心
竹簡可述摘爲文詞東征是追厥相夫子賓之友
之厥育諸子母也則師得友故昌芳譽苾苾生爲
寶臣沒稱文恪得師故宵竹箭同美鴈行趨朝舒
佩緜纒季也最良我同門友作天官氏克辨臧否
三族絀伏二八咸事以承事母訴訴樂康匪貴之

樂先德用光匪迹自身社稷是匡僉謂母壽渠其
有疆人能弘道天命悠忽邁厲弗圖溘焉長逝家
失慈覆世喪淑德于心盡傷衆咸切怛龍輶夙總
玉軻南發言背長都往卽于越越山之幽終古一
丘他日季來母氏不俱嗚呼哀哉

祭孫母司太恭人文

炎德孔嘉麗於南維醞靈釀和權輿迄茲景福盼
靈命世協期曷開厥祥乃有碩人素霜伴潔青蘭
比芬鳳鳥導言承鴻是嬪才九克相鷄鳴靡息執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真

雖持下内外序別綢繆之飾心今如結曰余無儀
榮問秘粹用能有子逸偉罕雙道體次聖文緯群
龍早陟玉堂名實炳著天門司直風采高世崇亮
璣衡俯式士類三趾陳修神人藉乂

天子曰都母氏之刑錫榮有章揚德以名績茂
寵深南望阻修萊舞仙仙可以忘憂爰得請告返
千梓里

帝思股肱微而不起畏此簡書同德可恃母曰昇
哉往無滯滯返哺靡及何能異林母寧子仕朝野

之心胡爲不延稟此昭昭夜光可育蕙草長彫訃
音北邁萬里崇朝奄動

皇卽降典九幽辱在寮案中心怗怗匪命不融德
則如阜匪福不庶孝慕永久棘人呱泣空堂虛牖
悲往念居愁雲莽莽神馳無遠莫此絮酒

祭苗母陳太安人文

嗚呼死生之數若朝撤之必類也而生無虛是死
有餘哀則惟有德是歸若太安人者始其人哉方
太安人之始歸于封君也家業中衰食取接氣不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真

以爲悲惟勤惟儉以克振微鳳之頡頏邑邑喑喑
若稽列女老萊之妻乃有令子直羸罕雙夙稱好
修得之義方愛寄折衷而勞不忘旣而所天見背
彌嚴令軌期成先志終於厥畝若稽列女孟氏之
母以故令子早以明經通濟金門試宰宿辭命之
諄諄曰爾無市法以侵無嚴駟以淫無嚙害以壬
慎之哉上帝博鑒不異下民令子克祗所在而循
齊魯之間惠纏群心旣而入爲省郎出權於潯則
又命之曰漸修之蘭不可服也盜囊之金不可稍

也慎之哉練爾情修爾名令子克祇其清也冷冷
惟時

朝論邇美載被褒崇西秦之果以令子行脂轄飛
徒道將出乎廣平裏朱紫而拜之膝下尉烏鳥之
私情而諱言至矣嗚呼哀哉德宜上壽而六十頓
遷子且歸觀而且夕弗延種樹誠美蔭其能幾嗚
呼哀哉凡我農臣願令子之石畫以斛九州原厥
攸始寔歸慈教之修有母若此何大命之饒適因
令子而微詞莫誠徹乎九幽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哭

祭李杞泉文

天下承平久文吏之輕武弁極矣余弱冠通籍自
以起家章句不足爲文絕不敢有所輕重也然性
本落落亦罕所交與君之交于余三十年矣則以
君之雅度可聯席也誠實不欺可接談也行已不
污可爲侶也豈勢力哉往者稅監之檢百姓群起
而操刃稅監避于君家以免同輩遂誣君與之結
爲兄弟當事者彈之以控于余余語沈太素方伯
曰昔楚之稅監曾如此避之楚藩楚藩匿之蓋不

敢不匿也况武弁乎假令稅監叩門李君不納而
令百姓殺之則與殺之者同罪矣沈公深然余言
遂爲昭雪余之言出于良心公道非欲君之感也
君乃感余甚深是以知君異于世之濟川戕舟者
也近日同輩乘君之督運而罔上行私以奪之印
余爲白之當事而非若太素之相信也反以君爲
妄爭而鑄譏之無何而聞君棄世矣豈其有所忿
患不平而然耶今天下不平之事無數君不見夫
遼東之事乎杜將軍之忠也之勇也之康也以身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哭

祭內兄馮伯亨文

酌酒以見交情

嗟嗟我兄溘焉遽逝耶星蓋以兄爲宜壽也兄坦
 性直心若海童之無機則宜壽慈祥博大與物無
 忤則宜壽自星所親見我外父母及仲昌兄天婦
 兄之室五人相繼而歿能至五十者獨有仲昌嫂
 氏耳兒女早夭者無論也斯亦門祚之極衰矣若
 天運既周而復其周也屢矣則宜壽而兄故神氣
 有餘平生少病曾與星言及死喪之頻悲歎者久
 之星曰壽鍾於兄矣兄亦自以爲宜壽也何乃一
 病而逝耶兄之年六十有二比之先逝者則壽矣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覓

然星聞兄之病絕不意其不起也星自弱冠與兄
 游處每一相過連朝累夕與二三酒人縱飲歡呼
 驚花動竹跣月嬉煙自入宦途此事遂廢忤時而
 歸古歡再續十六年間儔侶漸凋猶賴有兄相與
 暢幽懷叙情事實良辰探名勝付理亂於杯杓輕
 世事於莞爾今兄復舍我去矣貴人吾不求彼亦
 不吾求新知已無望後進不可仰轡伊乎吾其誰
 與嗟嗟我兄溘焉逝矣昔也承飲今則祭矣丹旄
 在門將歸九泉一哭相送已矣何言嗚呼哀哉尚

饗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終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三

耳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四

部上趙南星夢白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墓志銘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志銘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于家其弟文融寓書于余曰兄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事兄爲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匪兄不可第此時同事者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敢讓也至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爲狀徵前諾時余六十八矣病初起比部別後遂成久病不復能爲文而念平生知己無過于公者且內察

國家之大事史冊所必載卽文融爲狀未若余知之之真也非余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鑑字文中號立峯九歲卽能讀書長而彌勤誦習每踰丙夜倦欲卧起稍行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

二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卧矣如此者三年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于弟而都城諸浮薄好射獵者亦多繫籍其中以樗力口語抗法約公生長京師又兄都督公舊在武學稔知之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學有之皆取世官及胄子肄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合試之拔其儁可百人尚書以聞候

詔下錄入職方籍以次擢用曩多徇情或例外開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四

三十五

有以入公一票于令甲視文義爲去取一中貴家兒每月試不來公特抑之權家多失望者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公岳爲武庫郎中旣退呼公曰立峯吾自今畏汝矣豈有上官姬嫗言而面赤強爭者乎疏上踰日留中同事者皆危懼公不爲動已而竟下是時

上獨覽乾綱左右無敢作威福者第姑遲發示虛揭耳公繇此名大起後中貴家兒亦得來曰吾本

未跡學官豈敢怨吾師乎選職方員外郎尚書蒲
州楊襄毅公自邊鎮入極重公公亦甚服楊公忠
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肅敏未必
能絕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公微
有變通公所執堅每曲意從之以遭文恪公之喪
歸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
協司郎中是時

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決事齋宮精明威斷華亭
徐文貞公當國正已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凜凜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四
畏罪士氣亦少瑟縮矣公乃上疏勸

上時出視朝無爲左右所蔽及方士邪說不可用
引趙高林靈素等爲喻其刺及諸宦寺尤多于時
在位聞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間造僞疏故爲危
論于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蔓延及已也
卽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難然諸
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歸
武選主事宣花鄒君洪震賦寶劔篇爲贈以告其
同年友戶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畧與

公意同

上遂馮怒然留半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似
少悟而諸宦寺造飛語激

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名繇是震天下矣隆慶元
年起南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必欲鏘鏘
爲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簡公牴牾公力
持平其間聊合之劉公寓書楊公稱之時楊公已
改吏部矣欲調爲已屬而媚之者構他語沮格遂
已而海公巡撫至應天見公曰僕頃者實聞先生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四
之風而起時海公風采甚峻人不能堪公微諷之
卒不入擢南尚寶卿五年秩滿入京時楊公罷歸
復起兵部而少師新政高公以政府掌吏部見公
示意欲北之公竟爲不領也者而去明年遷南鴻
臚寺卿萬曆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少卿尋遷
右通政明年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姻權擅
朝不喪其父杖戍諸言者所爲益橫公因乞病歸
家居七年丁母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已物
故矣起補原職明年遷大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

郎尋改吏部侍郎十八年遷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二十年壬辰平湖陸莊簡公解吏部去會推左都御史涇陽李敏肅公兵部尚書東明石公

上謂世遠方秉正力肅憲職不可動而西鎮叛卒告急星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推工部尚書廬陵

曾公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

百數日不下既乃特用公焉當此時

上深居順養內外隔絕內閣爲太倉王公錫爵繭綬趙公志皐新建張公位用人行政一以委之三

忠公集卷之十四

孔

三

公者不敢爲江陵之事而欲權歸于已稍有識者莫不離迷自疎以陸公智術高不可龍駕故謀去之而李公練習恢卓虛懷下士人望所歸又爲其所忌公淵穆不測且家居及在留都之時多卽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聞也故拔之冀爲已用未幾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者每欲參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爲耻恒至岨嵒弘治間推舉者奉

旨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十餘次者不得已乃令

選郎闈說嘉靖末年分宜大嚮爵亦但爲請寄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恒自往受教矣卽陸公亦不能盡改也至公乃絕不往又故事吏部尚書道遇內閣不避避之自嘉靖中李肅愍始至陸公不避矣然以密有所遠迤至公而絕不避三公積不能堪新建乃上疏言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類奏取自

上裁以此爲定國是公按令甲議覆以爲大臣數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

忠公集卷之十四

云

三

于朝之義守舊爲是刑科左給事中史君孟麟則上疏直駁之言

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聯既定則又恐其不專專而不效則罪有歸矣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

旨辭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

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讐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內舉事議皆預定二三宵

小輩爲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隙致潰公屹不爲動三公旣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托人求免公皆佯應之其他縉紳所指目八徇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審則此輩蠱起而譁鉅矣此時惟李愬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者皆不得盡知也及榜出政府旣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暱客惟一至親爲司屬衆皆拯之以挾公公亦爲諂之矣卽他司屬所處者

龍恩叢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七

亦倍于往時故無所得其讖咸相謂曰我臺省何甘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勲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爲司屬者也楊君于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方當錄功二君皆不可動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

上裁覆上三公故疑

旨俱留用于是刑科給事中劉君道隆上疏以爲臺省交章糾拾不爲不公何乃不去一人

詔切責吏部專權結黨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

嚴旨回奏竟不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三人俱開任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于是公上疏求去有

旨不允公以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

國家之禍莫烈于結黨夫權者

龍恩叢公文集

卷之十四

八

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

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廉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奈之何其以爲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卽如以專權結黨爲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

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臣憂結于中不忍默默伏望

陛下特加省察并

賜骸骨

詔報聞仍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救余詔切責市恩羣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于是左僉都王公又專疏救之而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卿曾公乾亨吏部主事顧君憲成李君復陽禮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一

九

三九四

部郎申于君孔兼員外郎陳君泰來主事顧君允成張君納陛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監助教薛君敷教上疏論故俱歸咎內閣而刺譏太倉新建尤甚王公等及吏部二君疏皆

留中五君降三級調外任而禮部郎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啓詹復同疏爭之石公亦上疏爲楊職方昭雪無受賄事願以已官贖之會吏科都給事中缺推史君

命已下不出乃上疏云出則當首言考功之事必

不聽且臣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况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既辯權黨之說遂稱病不出三公擬旨或溫或厲至以司官不肯認罪不能救正爲無人臣禮又遣中官齎上尊少牢視焉公堅不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得

俞旨乘傳歸是役也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

國家重典所斥者卽終身禁錮此而有私則必其無良心者耳以此稱公是譽宋姬以不淫也公之意益以除奸爲主貪次之夫貪者汚朝之臣也奸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一

十

三九四

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也故嚴于要津而寬于散秩士紳坐年老去者三人皆緣他議而徼之以老有疾者卽卑冗吏亦止四人耳曰彼方憂性命而恐復煎迫之乎至于任子者非有大過其祖父賢則容之以爲善人之勸繇斯以談殆不止于無私也公去無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譏去公同邑陳恭介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間部矛盾益甚先是公未至時選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萬君國欽爲推官一司皆削籍欲以立威瑟役而衆益不服

後遂屢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久即稱病數月去自是吏部用人之疏多竟

留中者官職曠廢尚書自奉新蔡公之外率以爲固然莫肯去者既而三公皆被彈射去政府無可票擬閣部俱輕而二三見臺省以口舌爲權悉逐異已者丙辰丁巳之察吏部俛首而唯阿善類無遺餘其在林下者三十年之間零落殆盡存者亦多衰老值建酉稱亂師燬地削海內騷離

今上卽位求汲汲反絕有如弗及然無能折衝厭難者公典銓非久流品頓清而終歸于亂此秦晉所以思一个臣也公生于嘉靖四年十月十一日年七十而歿

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錢允元治葬謚清簡惟贈廕

命久不下吏部屢催至二十七年乃

下贈太子太保錄一子入太學文恪公生五男初

娶韓夫人生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峰公挺繼

娶楊夫人生太僕卿鶴峰公綜及南京兵部尚書

月峰公鑲卽文融側室馬生庠生錢公娶錢夫入御史後峰公 女生二男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言

儲宮事謫湖陽縣典史娶編修史公鈞女次如洵卽比部君癸丑進士娶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女適湖廣副僉管公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女適江西僉事史君元熙子庠生孝蒙如洵生四男二女長男某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某某長女適舉人周君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汶

子長模夏山陰人餘皆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府城北梅山至今天啓二年壬戌三月余乃爲銘其墓銘曰

忠烈之後宜其丕與卿相茂也至人爲徵上古之士無懷大庭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匪善之行人孰無機去之則誠物我同觀鷗鳥可從閑修強學非以立名耿耿穆穆無可與爭芝耀其華蘭播其馨世之君子未可同稱薄遊從凡惟化是乘卑疎尊近其儀存恒忠義內激洪河可馮相臣

實難大則弗容博選天官非力克勝樂其平易不
知而庸統均失官極于江陵守正爲侮越所形
夫計群吏諂子營營撓腸丐免而曾莫聽黃閣愧
耻昔重今輕及其餘耦殫力以抨皇天未怒晴日
雷霆三却鈎羅鴻飛高冥正直發憤罔不忤忤貶
逐不已有耳如苓公歸逾年往依先靈

卹錄降厚孰好孰憎東哉若人遭際

聖明放逐律魁破毀太平爰至今茲禍亂遂成暗
醺須臾有譽斯榮厥惟幸哉伊余之生得所歸依
退遂成并世逾二紀吾黨彫零癸巳之事可爲沾
纓傳信無人悼史焉憑余七十三性命未領天寶
留之俾勒此銘

明故兵部尚書東泉石公墓志銘

石公之歿也十有六年矣蓋己亥九月七日也時
公之子茂恩適戊柳州明年庚子冬始得請急奔
喪又明年辛丑春抵家不敢久留輒去至客歲癸
丑乃以狀及友人鄒爾瞻所爲傳李純之中丞穆
仲裕中書書來徵志銘於趙子趙子曰嗟乎石公

子何忍爲公銘也何忍不爲公銘也顧何以爲公
銘也嗟乎難言哉

今上冲年爲江陵所欺壬午江陵死乃覺而罪之
銳意思治

朝講甚勤而將明未盡得人李卯以公尚書兵部
明年春寧夏將士據城反未平而倭蹈朝鮮國王
逃去告急於我

朝議出兵救之此時政府三人太倉乞假還里中
未歸蘭谿當國新建次之用一妄庸大臣經畧朝
鮮郭侍御實爭之貶官經畧竟以無功劾罷時久
戍海外疫多糧乏而朝鮮亦苦旱卒於是有言倭
畏威欲求封者

上下部議公初王剽既而念此民窮財盡時從事
外夷非策也不若予之封便會不知何蠻髡曰小
西飛者上書求封貢公遂決意王封所使偵倭朝
鮮者所報皆詐謂倭實畏威欲得封卽罷兵於是
上遣臨淮李小侯往封倭倭不受曰孰欲封者
小侯小侯脫而歸

上遂大怒繫公獄妻子戍廣西嗟乎石公誤矣豈非命哉夫効忠在於相時樹績必於多助公之主封也無一贊決者以爲此所關重大固兵部事賞不分計罰可坐觀也侍郎李公楨心謂不可不以去就爭之而第不列名於疏莫知此爲何法彼賢者猶若是

上信任公極專有言倭不可封者絕不聽公亦殊不悟豈非命哉論者率以公誤國夫古之誤國者率欲自利公則誤身矣夫何利焉故曰爲忠甚易得宜實難古之以忠被戮者多矣公以

穆宗元年爲吏科給事中上言六事曰養聖躬講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察讒諂語侵大增勝祥祥侍

穆宗藩邸者也廷杖公六十以祥監杖其黨俱持杖亂擊之友人工部員外郎穆公文熙橫身擁昇歸邸舍經一晝夜始甦穆公遂與石公同舟歸里石公之元配鄭聞石公杖斃觸柱而死當此天下無賢愚識不識皆稱石穆之義夫石公豈非忠

臣哉遭逢

今上聖明而自誤得罪豈非命哉壬辰之季冬太倉再入

朝欲以撓京察庇私人於東征事無所匡拂其人偏狹詐佞早年有虛譽

上極重之江陵死後特

徵起田間彼疏中以湯求一德自況其爲相行事皆出私心客氣卒被劾去

上猶思之再被

徵言者蜂起不許其來會病死繇斯以談

上未嘗不欲用賢致治安太倉以伯繇傷帝堯之明而石公以朴忠爲人所誤自是

上以天下無一忠賢可任庶官可有可無不足爲意有言皆不聽蓋天之不欲天下治安也卽石公

亦莫知所繇然方寧夏之叛余見世道人心之敝勸公歸公不聽及劉貽哲視公獄中乃曰吾悔不

用夢白之言蓋寧夏幸而平公以天下事尚可爲故不去豈非天哉方九卿臺省會議封倭時人人

皆賸而向石公莫肯先發一語且夕矣故事會
議郎署官不入議室時劉貽哲爲員外郎遽自外
入衆驚喜欲借其言以散皆問曰君意云何貽哲
極言倭不可封狀甚悉公不聽而富平爲太宰卽
出貽哲於外爲潞安守其資已過矣不知其意以
貽哲之言非耶抑亦知其言是而第以小臣不可
爲負薪之議耶何不容之以悟石公嗟乎石公雖
忠奈何公忠諫天性卽軀命不顧無論聲色貨利
見一才士卽忘年忘分極口異揚假令爲總憲冢
宰當必有益

國家其如天命何哉石公諱星字拱辰別號東泉
東明縣人碩偉樂易母燕夢星入懷而生公其殤
之夕天晴忽雷雨一大星自東北墜地有聲茂恩
母于於柳州親見之異哉此豈誤國人耶而所遭
不幸如此豈非天爲之哉公生於嘉靖丁酉十二
月十五日卒於萬曆己亥九月七日享年六十有
三配鄭繼親俱先卒娶高副室四曰李袁周何子
長茂岐諸生娶太學魯承治女早卒鄭出次茂

恩娶長垣按察使邵公永春女高出銘曰

國之所患臣鮮忠忠孰逾者若石公夷醜相侵亦
厥庸棄之何遽損蕃雍而乃藏我良股肱當日公
與穆考功臣節友道古人同天淵震震聲名充孤
特陳力莫爲戎焦原跼跼莫爲惻情苦事乖何以
訟腐心瀝血歸幽宮嗟嗟天乎豈夢夢運丁陽尤
天塗窮攘攘者惟思其躬罔養者言貞則凶于肅
怒與公而雙數定賢姦非所憑人生誰能爲僇儻
所恨中懷不得通嗟嗟石公乃英雄知己片石馬
墓封白楊青草終蒙龍

明正議大夫巡撫寧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朱公墓志銘

朱公以萬曆丙午四月二十九日卒其子時萬等
未得請

卹典而以公門入李進士若珪所爲狀來求志銘
于余余謂朱公有剽逆之功朱宜不赦蓋少俟之
今且三年矣遂卜以戊申十一月十九日葬公于
舊城東祖塋與元配左安人暨側室王孺人合葬

遵遺命也按狀公名正色字應明別號和陽其先
山西榆次人永樂中有名伯瞻者遷南和生榮榮
生貴貴生鉞鉞生隆隆生家卿公父也以公貴
封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公生而夙慧十二補邑諸
生司理錢公文爵試以春秋義奇之拔置郡學各
籍籍趙魏間十三而學易於吉水張公鵬十四而
學書於歸安茅公坤十六而學詩於濟南李公攀
龍稱高第弟子學問淵博文章瑰異兼之談兵擊
劍騎射及於小技雜術皆乍聞而得其精不習而
通

藝忠錄金叢卷之十四
盡其妙而意氣豁達受人喜士每突猝之際膽智
颯集應機耦變有若預設蓋公幼稱神童弱冠稱
異人間者無不仰歎見者無不傾心焉辛酉舉於
鄉甲戌成進士爲僊師令僊師故有軍七百餘人
遠逃亡過半上官令有司鈎攷數多者得上薦有
司一切刑毒之無所得軍而民益逃去乃雇貧無
賴者從軍邑始有雇軍錢民不能供以逮軍錢告
之上官者三十餘人公下車悉除之封還所告不
問他勞晝便民皆此類民繪像歌詠之上官皆以

爲才大僊師不足割也上疏調汲縣
命下會荊州江陵學青衿擊縣官主爵者求健令
往旋調之江陵江陵權相之鄉也官隣金虎之勢
已成其難萬倍于青衿公至以前令青縮臥倚勢
爲惡者衆則收其魁宿如千戶龐清較尉徐珊實
之重典而戍主簿劉堯明徒巡簡范應瑞等多人
上官欲開釋之公斷斷不可然向者自懼怯之過
權相非必無人心故亦不罪公頃之權相父死馳
其儔請奪情而自請急歸治喪

藝忠錄金叢卷之十四
上遣中官往祭中官頓境上使人來曰讀
詔必於孔子廟時上官威在錯愕不能置對皆目
公公向使者言曰固不必止之諸生數百人已聚
廟門痛哭倘有變無與有司也使以報竟不敢至
孔子廟而之他所時中官縱騎冠蓋會葬者麇至
公紆徐應之間閭不擾制議催科之法隱親精審
上下稱善勒石垂後仍斑全楚通行之待青衿肅
而有恩政服爲之談道講藝疊疊不倦士皆父師
事之權相心重公而以其自疏不大用戊寅轉南

兵部車駕司王事掌船政卽條議革弊數事以

秦權相終欲招致公門下庚辰轉北車駕司員外
無何懸吏部缺餌之公若罔聞也求使寧夏以歸
侍養兩尊人俄遭內艱臺省交章薦公邊才異等
服闋補武庫司員外郎陞僉事備兵肅州肅州古
月氏地中國之絕境也邊事習於欺玩人不知兵
公汰簡訓練示以百二陣圖飛棍擗牌等法軍容
收觀直指閱兵祁連山下嗟賞不已曰孫吳何加
焉是時其將駿削軍士積怒約日爲變投瓦刺公

通志卷之十四

主

三

傳諭如爲變者以身當之軍士復書諸通衢曰不
敢累朱公也遂窘辱其將叩頭痛哭罷之公收其
唱亂者二人正法公每聞虜警輒擐甲胄上馬親
督戰不自以爲文史調度受功而已故將士之氣
百倍虜酋婦切盡妣吉圖金佛公提兵出禦之虜
警遁去

奏聞

上嘉其任事令司功紀之自是虜不敢內躁戍子
陞副使備兵甘肅州去肅州四百餘里耳甘肅

於九邊稱一焉公威名素著夷夏畏服時軍士亦

若其將會大閱共起爲變判刃直指之儼從諸公
皆羸服投民家公獨挺身出撫誅首惡莫天赦等
十二人餘皆縱之因強直指行大閱事衆嘆然遂
定甘肅非朱公卽成寧夏之變未幾順義王假道
迎佛止牧石硤口將入犯軍士沿邊戍守天寒雨
雪多死者公歎曰安有士如此而望其當虜者乎
卽撤之下令優恤而指示要害屯守虜果突入水
泉堡我兵邀擊大破之厥復順義王過塞上率衆

通志卷之十四

主

三

數十萬竟不敢動公在甘肅九年至壬辰二月而
有寧夏之變先是當事者刻礪失衆心呼承恩劉
東陽等乘之唱亂遂反而詭言承恩等實無意反
爲軍士所迫耳督軍者信而欲降之久之知其詐
乃進兵然不能神速呼故降虜也乃括金帛子女
啗酋着力免等人援而以花馬池等處許虜承恩
遂胡服與虜兵合四月中乃推公爲僉都御史撫
寧夏公被

命卽日匹馬渡河曰湯湯乎賊在此矣至則以水

攻方畧陳之本兵石公石公疏上

上下其議便宜行之蓋寧夏北倚賀蘭山其三面皆黃河決河灌寧夏城則賊與虜勢不得合而同事者以意見相拄不聽至八月初有

旨切責乃主水攻之策虜入李綱張亮等堡公提兵破之斬賊甚多賊索孤城中河水且入備甚聽俠士周國柱反間相屠求自贖公領將士數人登城賊蒼黃不知所爲持兵自捍公手刃數賊乃皆稽首崩角請降因下令貫其脇從縛渠魁獻之

龍品彙公之集

卷之十

三

三

闕下寧夏遂平以功陞副都御史既而虜乘我空虛任牧刀槍等堡欲內犯公密授將吏方畧廣武搗巢獲首功百七十餘先是寧夏殘破之後公問瘡痍贍饑虛糴虐士虜又遭大創不敢來自是寧夏得以休養生息矣然同事者不無生忌竟使人隨軼害之勘非實僅

予致仕公歸以得養太公不勝喜太公歿得躬親玲歛如先安人免終天之恨殆亦天之所助焉公讀書課子後進從之請業者甚衆暇則清娛雅歌

浩然甚樂也緒已都忘寧夏之功無論升沉嘗譽

少宰楊公時喬正人也曾首薦之然公所與往來

者惟林下人絕不通時貴故終不用公生於嘉靖

己亥正月二十九日得年六十有八元配左氏封

安人側室王氏皆有宜家之德而大之才先卒子

時萬錦衣千戶云起子曰今之稱邊才者大都

以邊吏爲捷徑鮮實效若朱公可謂質有其文武

者矣當權相煽威久居其邑身與名兩得此其智

謀玄遠矣寧夏蕩平時余正在長安所親見天子

龍品彙公之集

卷之一

三

三

坐樓上百官朝服侍立獻俘人人呼萬歲功在

社稷如是豈其垂歿而

國家快然置之不問乎公道諒不終晦然公之功

不朽矣銘曰

二儀神氣誕爲英雄允文允武如虎如龍生匪其

辰妖倖是崇衆所憚往則公是庸若商丘開蹈火

可從疆梁不侮慙腸見客人既投艱禍亦數逢天

若爲之以明折衝暇日濡毫臨陣飛鏃摧驕鏑亂

以克成功功之未成鮮不樂凶功既成矣妬口興

戊公也。嘗賊彼實警忠幸而有身棄若枯蓬不知其存不知其終有墳鬱鬱南和之東歆景騰光欲日歆虹千萬斯年曰維朱公

明太常少卿王公墓志銘

王公以萬曆甲午正月二十三日卒公有子循則而殤以其兩兄之子循繩循式爲後皆幼今二子皆冠有子循式爲諸生矣乃卜於城西五里許以今年十月二日葬公公循諸生靳撰爲狀求余爲銘余讀其狀潸然以泣也余與公弱冠相愛公逝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三

矣非余孰銘公兩爲邑邑之人迄今祠祀之余曾見興化碑想已遺落靳生能文然弗知其悉奈何可不悲哉公名二餘字勤甫別號成所其先不可考永樂中有名德者自小興州來安平黃城里生文英文英生宗仁宗仁生三老三老生珪珪生讓讓生質質生公父遜有文行以歲貢爲葉縣訓導娶李太孺人生三恪三壽及公公生九歲而訓導公卒于官公生而白晳眉目如畫神氣清明太孺人愛之庶幾能成父之志然孤露貧窶不能延師

亦不忍苦之時崔戶部爲諸生都授令從學焉戶部公侄循也書館童子率乘師出博戲笑謔或跳跟撫秘登樹跨垣公據案誦習若弗聞見以故偷章多被扑謫公獨爲師所器重十四而補諸生名聲日起青衿推服學使者陳公試第一乃聚名生於恒山書院會文聘平江艾先生邵武謝先生師之余與公皆預焉二十一而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蘭陽令余夙知公溫仁慮其以寬致慢也爲文以箴之明年余爲汝南司理特過蘭陽規其政士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三

民訢訢如也井里晏晏如也寺舍肅肅如也麻麥桑柘幪幪翳翳如也則知公之材術甚高而第以溫仁爲質耳蘭陽小邑也地瘠而賦重公爲之請於上官減數于金嘗郊行有回風在其前若嚮若導公心動密求之果有殺人而瘞其處者一問伏罪遠邇稱神明丙子調興化興化苦水多通賦公以寬仁治之如蘭陽甚得衆心惟恐賦之不完以爲公累歲嘗饑公不請而輒開倉賑給全活者甚衆上官皆以爲賢庚辰徵入禮垣時楚相擅朝言

官多出其門弄權醜正公不抗不隨克全名譽而
其最爲士林所稱者在薦趙司徒趙司徒楚相所
舉士也爲南都兵曹上封事言楚相之子侍得科
第陽城王太宰出司徒爲左官無何大察遂罷之
楚相死公疏薦起家禮曹今爲司徒朝論美之公
在省垣十餘年至吏垣都諫乙酉壬山東秋試稱
得人庚寅陞太常寺少卿公念太孺人老矣移疾
歸里爲園於邑西之近郭時御太孺人板輿林游
池酌起舞上壽以其暇日與來學諸生談道講藝
趙忠毅公集卷之十四
殊有以自樂無復仕進之情居久之太孺人卒公
以哀戚之過遂病嘔血勉強襄事逾年亦卒大吳
之孝不克免制慟哉公明敏好問國家之遺儀軌
事無不明解練習如指諸掌其才識非人所及而
平粹和厚不爲崖異智愚莫不樂之樂平地斥鹵
可煮鹽而商鹽至有司輒使民貴買之大不便公
白之直指闕商鹽而令土人納稅如其數公家居
重見有司而以邑之利害請問者無不精爲陳說
較若列眉大指要在爲邑人建利除害公之卒人

人悼心流泣歎聲動地公生于嘉靖庚戌十月初
五日享年四十有五娶楊孺人定州楊公琬之女
也生循則女二長卽斬生妻次適深州杜長史詒
之子樹標循繩循式各一子循繩一女皆幼銘曰
公歿如昨而十三年宅於茲城且百且千山水孔
嘉仁彥所遷雅文明詩恭也克傳嗜醴幾何何促
何延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別號鍾嵩開封禹州人也其
趙忠毅公集卷之十四
先洪洞人有名善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爲平陽府
通判三傳至引禮公懷義娶許生六子其二爲禹
川公名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爲信甫修幹
皆頗風骨秀挺十五爲諸生二十五舉于鄉明年
成進士試宰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
氣銳事至立決而務爲簡易便民折獄用經義宿
猾大豪無敢犯者其輩既不譽又不能徇上官之
意結朝貴之知以是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
戊戌外計忌者未殄也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顧

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察數主爵者亦著于圖
說服閣補內丘尋轉刑部主事時沈大學一貫爲
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部侍郎郭公正域
皆正人相善會劉御史九經劾其黨二人語侵一
貫疑郭公使之除已而升次相方聚謀蠹之而楚
宗有

秦楚王爲假王者于是給事中姚文蔚楊應文錢
夢阜御史康丕揚李培等遂謂楚宗之來皆郭公
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審而楚王徧昧諸要人

懷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四

二十九

三十五

悉爲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凍楊村

奏下刑部時尚書爲蕭大亨謂信甫此事須根究
主使之人信甫知其意卽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
曰楚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爲楚藩雪耻耳信甫曰
此出上疏者之口無可疑卽援筆書案行勘楚中
無何而妖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爲其中
言

上無立

東宮意爲一貫等所強兵部尚書王世揚等與司

禮監陳矩共謀廢立一夜而散之

官監九卿之門于是諸臣各上疏請捕罪人

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戶爵捕之一貫復擬

旨切責以爲賞輕大亨不知所爲忽有荆門里居

同知胡化有深怨于其州官阮明卿等上疏言妖

書乃其所爲而胡化與郭公同舉于鄉錢夢阜遂

上疏直言妖書出正域手沈鯉乃亂臣賊子實與

同謀大亨密謂信甫曰郭以楚事怨政府時乘女

轎來歸德宅妖書乃其所作無疑政府親與余言

懷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三

必甘心于彼切不可爲外外人也信甫曰如此則

爲羅織分宜江陵之事豈不可鑒大亨嚙然曰彼

自爲之何名羅織是時康丕揚方巡城與提督陳

汝忠等叩虛造景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達觀冀萬

一有妄引二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長少皆

被械繫其掠治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

胡化之屈服也信甫乃請其親鞠之信甫持牘上

擬曰今日之事所關甚重大不獨衆皆睹聞鬼神

實式臨之卽呼胡化問曰錢給事中疏謂妖書是

郭明龍與爾所爲何乃誣害他人化叩頭大叫痛哭曰刑部尚書全不讀律我自爲阮明卿殺我一家特來顧天乃欲我殺郭明龍一家彼雖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得同作妖書又問郭常來歸德宅相與竄謀爾知之否化曰我知誰爲歸德公等但爲蜀犬殺人媚人卽見皇上斷胡化之頭亦如此說大亨慙且怒輒起信甫曰此須以刑拷之大亨曰彼佯狂耳遂退化所云蜀犬者斥錢夢阜也信甫卽具爰書曰有易我一字者卽引姦黨出入入罪罪亦如之律陳訴耳疏入

上曰朕固知其皆僞也罷之諸人竟爲信甫所枉窮鋒盡鎬無所中楚中勘疏至又與郭公無涉而妖書事未結竟不得已聊坐之皦生光皦生光固多罪惡然未至此乃一貫復請旨詳鞠之康丕揚遂上疏訟皦生光之冤展數日而賊可授首蓋指歸德江夏也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

免及考問皦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書是我爲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害正人蓋楚事之勘疏至三月而皦生光正刑大獄乃絕康丕揚持斧按淮揚乃覆楚疏當此時非信甫一時善類之禍殆不知所底止世之所貴于權要者爲言出莫違可以報恩讐而豁胸臆也乃冷曹中有如信甫者枝柱其間使上不得愉快下愧于無功則無爲貴權要矣豈惟若人恨之自非忠賢未有能容之者信甫五日再遷官出守常州

無何劉元珍喬應甲等皆論一貫去邪黨迸散然無能明信甫之功者辛亥內察仍欲以把持堂官處之或曰是適令其名高耳不果一貫用金鉅萬竟得中旨勒歸德去常州舊守歐陽宜諸有道人復得信甫往吏民皆愛戴信服之其試上一以文藝爲據卽郡中賢者平生所厚善無委曲或以爲矯枉之過然吳中士大夫多稍委曲卽無以聞執口實寒微之士無望甄收矣其初猶有怨言旣而咸

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璫過郡毫無所饋遺璫語直指欲慰之

朝直指令二府勸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忝不能爲媚也不三年奉禹川公憂歸服闋補保定則爲楊忠愍建祠廟明年擢陽和兵備正當北虜卜失免請

封之時卜失免者初封順義王俺荅之玄孫素囊之孫也俺荅之妻封忠順夫人所謂三娘子者也通文習事而能尊中國蒸于俺荅之孫子至擢力

蘇忠愍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三

良昏愚淫營忠順主番漢之事然老矣卜失免年少綿薄而五路台吉最強時擢力良物故一年餘矣忠順不能殘居而慙于素囊難發口當事者重賄五路主婚封所費已大萬信甫曰從來邊事之壞皆坐媚虜若積習不破封事必不成當事者笑之此語聽之佳耳顧必不可行遂與他人謀賄五路五路乃益橫求索益多第言主婚而不及封事至欲與卜酋內訌當事者乃稍與信甫謀信甫具言今日之事殊亦易曉忠順不能不婚也卜酋不

能自封也夷酋及各部落不能一日不仰給中國也此其權在我何至以封爵金繒予人而懼其不受乎且戎狄無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者又恐獨我以外市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當事者意頗開寤而諸夷已駭不可制于是以撫賞委之信甫嘗試之信甫與文武吏約是自有舊例分外增一毫釐者必加如律諸夷唯唯聽命無敢譁者頃之五路諸酋擁卜酋至帳下婚焉卜酋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橫索新王賞五路以主婚首

蘇忠愍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三

三

功求厚賞甚咆哮至欲加賞其子女信甫一切不動酋計詘久之來講封而忠順物故數月諸酋叩關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卽上聞卜酋以素囊竊其內實遂去在事者恐封事壞終當賄五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枯賄之亦必不來況此事必不可爲乃以去就爭之明年夏虜果來封事告成先是代王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者立爲世子久矣妃故代王以所愛妾生次子者請爲妃而易世子先使優人葉美賄沈一貫等而

後上疏疏入

報可六年而

朝議遽起禮部下其事于撫按勘議開府汪公道亨亦以代王爲是疏已發矣見信甫語及之信甫曰公誤矣汪公駭曰君何所見之異也信甫曰宗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汪公曰代王之妾已立爲嫡矣曰王妃故例不得選繼亦不得進妾爲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已有

命旨奈何曰嘉靖中泰府永壽王之事正如此既

建忠公全集卷之十四

三

三十五

而仍立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小人之心而爲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我也使人追還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年考最汪公疏中具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扶持綱常君子以爲汪公不欺異乎伯宗梁山之對矣信甫識力絕人而勤學好問前代本朝之故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情形悉載于心遇事輒有定畫屹不可相其試宰時人皆謂其宜在臺省而僅得刑部假令爲臺省當氣書苑事起時不過一

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司竟能救正人于虎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虜次之然中國于起始尊非特所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首之叔黃台吉之庶子明暗台吉蠱忠順欲得婚封前當事者且許之虜中間代藩之事曰廢嫡立庶漢法所不許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夷狄之有綱常豈小功也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或有

旨堅巡撫矣而主爵不推也信甫在朝在邊所遇皆大節自下拂上以獨拗衆焦唇乾噤而僅得之

建忠公全集

卷之十四

三

三十七

極苦又玄覽博搜爲易律曆三筌四書屑考若干卷不無勞神之過竟卒于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信上疏陳情部覆贈官

子三代誥命元配朱氏封孺人贈安人又贈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董氏封夫人子一卽信大學生娶連文學得第女女一許字知州連得意子而殤俱朱出信卜以戊午冬十月將葬于板橋之新阡以高存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于余蓋

信甫兄弟與存之皆從余遊時所目爲黨人而力
擠之者也余病今年庚申乃爲之銘曰

河無砥柱四海沈瀾朝無直臣義類胥殘佞之見
忠勢在必刪一虎羣從瞋目嚙噬挺身翼蔽以脫
于患賈索竟虛鵲鳥爲驚不畏壬人御虜非難威
信服之強圉以安異哉若倚何心之覆曼云効忠
曼云有德邊功上最

帝命甄錄而若罔聞而惟誦詠剪伐貞柯雷彼脆
水天亦不贊賢人不祿世之机矣憂得我獨道之
龍忠義公文集卷之十四
三十一
勝矣信史誰屬勒此片石永垂臣鵠

明光祿寺少卿馮元靖墓志銘

今上欽明寬簡伴德堯舜冲年踐祚江陵擅權旣
而天去之疾用賢圖治幾臻上理執政者弗便也
漸售其惑術以私爲權除不附已者而伴救之以
卸過公論不容皆被惡名去太倉之負
恩遇尤甚

上遂厭薄臣下以無人貶黜相繼不復用羣司幾
盡執政具員耳封事一切不報二三見臺省恒詠

其所不悅勢不得復留輒去于是大臣拱手唯阿
惟其所欲爲丁巳內察名士皆不得免馮元靖其

衷然者也元靖名上知獲嘉人也世爲顯族祖一
泉公父司訓公皆有才學剛心疾惡一泉公爲諸
生得罪邑令被斥司訓公竟不得鄉舉詳具余所
爲司訓公墓志中元靖生而神氣英爽孩提時一
泉公偶有所督過司訓公元靖之姑母謂之曰卽
而祖撻若父母奈何元靖應聲曰皆代之一泉公
聞之喜忘其所督過也一泉公猶及見元靖鄉舉
龍忠義公文集卷之十四
三十二

元靖早歲能文秀蔚超特爲諸生時督學王公乃
太倉相之弟以諸生試義寄太倉太倉使問之曰
馮生甚奇何不首乎督學復曰固知之恐其年少
易驕耳及成進士見太倉具道之笑曰余鑒不爽
也試爲安肅令上官無不一見而敬異之者士民
無不一見而親愛之者積猾大豪人人歛戢與民
約有侵冤者得非時人告令與所告俱至卽訊決
之隣境有大獄及累年不結者上官悉以下安肅
訟者固願之安肅庶得覩白日又無滯繫無疆禦

之枉撓吏卒之求索也泉布之輸于郡中者胥吏
勸取增美以爲常至安肅獨否邑極衝又近京城
多驕貴絕不以厨傳稱過賓有御史陳姓者其子
應秋試用馬太多裁之畿輔吏治行無先元靖者
考最後陞戶部主事無何調兵部丁酉使典楚試
俄而調吏部往時分較者所取士主司不敢動以
其人當爲臺省故元靖乃一一閱其文或否則求
諸擯落者以是號得人試畢燕鹿鳴矣而直指趙
文炳私讎之文炳宵人也起家鄉泉恒恐人輕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四

疏

三十五

而元靖又新吏部其視之無非輕已者文炳曾劾
蔣吏部時馨削籍甚當而時馨善結納多爲稱冤
者富平孫太宰老而愷極力救之不能拔文炳懼
遂上疏以劾時馨非臣之意乃爲兵部侍郎沈思
孝等所誤以此求見容至是向元靖言蔣公君子
也余劾之悔甚元靖曰何所聞而劾何所見而悔
文炳既不勝愧恨而是時同年麻城游令吏部已
擬臺省矣文炳欲敗之示風力元靖適語及之甫
去則飛章言元靖枉道出麻城受游令二百金爲

作說客元靖抗疏得

旨並勘而文炳倪同儕爲言直指與所劾並勘傷
憲體乃釋文炳及勘者具言麻城非枉道受賄事
無據明白矣而吏部猶覆調南京元靖家居遭司
訓公之變服闋而起南工部陞戶部郎中求使事
歸而遭母張太安人之變皆得盡其誠信庚戌服
闋起北戶部郎中時

官殿爲孽火所燒正陽門樓又災元靖上疏言

陛下聽小人之言錐山樵市貂璫四出發天地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四

疏

三十六

藏侵細民之利悉歸于

御府使海內竭涸億兆咨嗟加之饑饉荐臻流冗
窮路其壯佼者悉聚而爲盜又九邊軍餉不以時
給恒多虧減而山西三鎮三年之間負欠至八萬
萬此皆執戟挾弩易于作亂今兵食旣如此矣
且内外交亂朝士中孰爲伐謀折衝者乎城門一
閉臣不能爲

陛下計矣疏入不報時臺省氣甚張直欲令人匿
景遠避見之當垂頭結舌無論不敢攫之卽言及

國家事如蔡翰林毅中沈比部應奎皆爲任妄立
去之元靖乃昂昂稱樞以人倫清議爲已任吏部
諸君數以人物訪之輒直言其所知李道甫司徒
忽爲臺省所攻郎署有佐之者顧叔時上書當道
救之舊太宰密以問元靖元靖曰此亦易知第觀
其攻之者與救之者爲何如人耳其輩愈益切齒
而元靖陞光祿少卿遂曠南科訖之爲內察張本
然其輩視天下無可畏不復隄謀彼已氏丙辰出
使過家卽言元靖及章元禮等禹州王信甫及其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十四 望 三十五

口語元靖平生素壯一病竟不起善類咸痛恨之
元靖生于嘉靖己未十二月九日卒于萬曆丁巳
十一月十二日年五十九耳娶宋安人先卒子一
兆麟卽弘仁廩生娶都御史劉易從女繼娶千戶
錢紹賀女女一適生員王濬德孫一伯鼎聘經歷
郭磐女劉出元獻與釋仁卜以戊午之十月與宋
安人合葬于司訓公之側釋仁持元獻之所爲狀
來屬趙子爲銘時趙子病未能也今年庚申趙子
復起方元靖之卒也外人皆曰以貶官而鬱鬱元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十四 望 三十六

弟維則皆朋黨遠近共聞之矣元靖忠孝天植其
視人決無可爲惡之裡其視人之爲惡決無可容
之理而其疏融之識恢卓之才直往不懼之勇真
足以爲善安肅之政百城寒二而御史陳姓者以
私憾尼之不使入臺省俾爲吏部必有可觀而趙
文炳蟻之淹抑幾二十年纔轉一光祿而遂中以
吏議元靖轉官時卽求出使家居與其弟元獻子
穉仁繙經談藝爲老焉之計而羣小猶恐其出也
竟借內察以處元靖等諸人而禹州兄弟皆橫彼

獻曰余兄殊不以官爲意趙子曰昔仲尼去魯作
雉噫之歌不鬱鬱耶豈以司寇哉余丙辰冬而病
明年春而聞元靖之貶也而又聞其死也五內剝
裂以至于今年而復起若小人者皆能使人鬱鬱
而死則君子無類矣彼揚揚而死者豈少哉猶萬
萬笑而被格矣豈足道哉元靖歿未幾而建酋入
犯破城陷帥辱國不可忍言朝士中不聞有老謀
壯事竟如元靖所云銘曰
吁嗟昔賢未見此時白日晦育市有舞鵲眇未曾

臣太阿是持貨之專魯詎足爲嘗願忠則嚮懷才則譏矧惟若人個儻瑰琦玩惡龍文難駭鳳姿力能相提豈容奮飛百里之外長駕莫施踰跼俯佩歿不及袁子孝且才獨流同悲賢良俱盡國步跼危醜虜憑陵日將宋之執念憂辱先是執思燕趙之間乃生窮奇如將大車祇自塵兮吾其左枉云胡不歎幸而未死攄憤勒詞玄靈杳茫黃壤有知明敕贈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李公暨元配

袁太安人墓志銘

通志叢公文集卷之十四

墓

今上聰明仁孝得之性成而遜志務學承

二聖薦崩之後冲齡

嗣服承言追慕推

思臣下咸得榮其父母而于

講幄之臣尤爲篤意于是李汝立奉袁太安人之

諱上疏求歸

上若曰茲惟朕朝夕論思之臣其乘傳以歸將之

金幣其母應有

卹典禮部擬例以

請故事請讀官四品乃得祭其父母時汝立爲贊善纔六品禮部未有以覆也汝立抵舍復上疏曰臣頃以臣母見背其疏上

聞蒙被

特恩及于臣母其時違離

闕庭切剝荒迷低低而歸今喘息稍定伏念臣父生臣其晚教之習經甫爲青衿而卽見背今二十六年臣以章句豎儒遭際

聖明蒙格外之

禮恩及于臣母已爲過望但念臣父與母以衾穴

墓

之同喪紀懸絕恐臣母之心亦有所不安者臣反復躊躇自以經術膚淺濫塵

講幄曾無能裨益

聖學之萬一何敢陳乞無厭惟是仰見

皇上體悉臣子無所不至如霖雨之潤黍苗自葉

流根用敢冒昧以

請倘臣父得併蒙

卹典臣烏烏之私意望滿足惟誓與子孫永圖結

草之報

上下其疏禮部議曰

陛下隆學崇孝用古帝王敬父子悅之意母既因子以沾

恩父得偕母而議

卹並祭雖有成例而

曠典難以例拘

上報曰可于是

命中書撰文戶禮部檄府縣具牲醴庶羞如大官

趙忠肅公文集

卷之十四

聖

法遣太守致祭詞美而儀盛肅肅乎煌煌乎

若臣之誼旣篤幽明之情允洽汝立乃卜以今年

十二月三日合葬先是李公之墓未有銘也以屬

于余蓋李公余大母之姪也又與先館陶公爲婚

姻汝立之弟國任則余妹壻也宜莫若余知李公

與袁太安人者李公名五倫字慎之別號北濱其

先世有名福者自山西長子而徙于高邑生海海

生伍伍生舉舉九歲爲府學諸生生瑜爲縣諸生

娶張生子三公仲也幼而秀骨清顏以奇童稱十

二爲諸生爲文深醇爾雅每督學較士輒冠衆皆

預知之每大比衆皆以爲必舉然卒不見收益肆

力于學泛觀博涉能爲古文辭諸生從遊者甚衆

其貧者皆館聚之多爲名士公事父以孝稱痛母

蚤世孺慕終身以祿不逮親爲恨其待兄弟有薛

包之讓高才潔行時論推仰而惻惻嗚咽無上人

之意以是所至人敬悅之劉公沐賢令也延之教

其子甚加禮重趙州秦姓者有人命之獄求公控

解約以金珠等物爲謝公峻却之然劉公固心知

趙忠肅公文集

卷之十四

四

其枉與公宴飲語及之或私告秦復來加謝欲公

從吏之公笑曰昨劉公已言之矣豈變也哉勿徒

多費爲也卒不受秦竟得釋公十一試于秋間竟

以歲貢起家先是歲貢者邑令率爲陳金于養馬

之家養馬者病之至公獨不受後遂爲例謁選得

河間府訓導河間士待學師故薄以公淡泊無求

更親戴之太守燕公修火神廟成屬記于教諭教

諭私求公代之燕公大加稱賞教諭具言實李公

所爲遂延公至與語大奇之自是聲名日高臺使

者再薦擢國子學錄值戊子鄉試大司成較選諸生可入闈者屬屬吏分閱公取王衡第一張文柱次之及榜出如公所取都下傳服之二載轉南陽府通判時進士諸壽賢以抗疏言事謫府學教授公賓接之甚相善也署新野篆滌舊政之垢濁徵收甚平積羨千金悉以貯庫還郡之日老幼焚香遮送之實豐令號爲無害而直指不悅欲鐫之授意于公托以有所鈎致至縣構其過爲口實公報以無所聞竟以此失直指意疏論調簡得萊州府署卽墨篆值大饑惻怛賑救食不能餐所全活甚衆大爲趙太宰所知以繼母憂去郡除服復補東昌僅八月而病卒于官無以殮太守王公命爵徽諸屬賻之乃能歸居官十餘年而古宅先疇無所增益公配袁太安人惟舉一女久無子勸公娶趙安人五十外乃生汝立猶見其爲諸牛身後竟被寵榮袁太安人者邑處士袁公華之女也治家勤儉而嚴皆出天性公游宦太安人惟在家督臧獲耕織視汝立兄弟不啻已出親屬有私乞者曰吾

家故非雄于貲者又不潤于官吾不量而施兒女輩何以餬口乎自李公歿後憐諸子皆幼教之不忍用嚴而恩勤所感無不競奮者汝立成進士爲翰林以秩滿及覃恩贈公如其官母封太安人生母趙封安人太安人乃大喜然勤儉如昔李公田宅皆在東村自汝立第後乃于城中置宅欲以逸太安人太安人弗樂也曰是不便督作將使田園荒蕪汝立以鮮衣進一再衣卽褫之曰此安坐無事者所服吾不能也雖公父文伯之母何以加焉德忠公文集 卷之十四 墓 三十五

娶邑吏目郭公九錫女董出次柱卽國任娶余妹者也文采已成今爲選貢生女四適柏鄉鎮撫趙時元者太安人出也適臨城武生劉應昌者董出適趙州廩生王詢者趙出也不幸蚤寡守節撫孤適柏鄉庠生趙攀勝者亦董出孫男三士劭邑庠生聘柏鄉太學生趙攀鳳女士勃聘寧晉太學生王獻可女核出土勉聘寧晉馮御史英女核出標嗣孫女二一適柏鄉魏御史純粹男庠生杏祥標出一適趙州庠生蘇勛男將審核出一許聘趙州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四

男

張蘊男柱出銘曰

公之淵學藻蒞其文用干楸棘歿稱詞臣公之穆行允爲世珍仕宦坎壈昌于後人後人之昌曰惟吉嬪志在垂裕不私其身克生令子論道

紫宸福備而終

卹典豐殷問誰祭者太守動輪二靈永勤汪哉

主恩事繇特起匪舊于因陰關出日枯草回春何以報之國步斯頻哀額蒼顏求助媼神

明故文林郎禮科給事中翼野曹公暨配朱

儒人合葬墓志

余所賢於海內之士大夫曹公其最也曹公令山陽時余觀賈太學應元爲主簿公問余無它耶迫余以考功得罪違署公爲禮科給事中疏薦之此時新建爲相擬

旨謂余貪臺省嘗言之何得濫舉降曹公柳州府經歷已亥朱君敬循筦京察遂罷其官夫臺省誰云余貪者口代天言而可以臆造也朱君助榮爲虐而又甚焉誰能不懼曹公里居久之公乃謝以

龍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四

男

一書竟未得見也乃曹公遂卒蓋癸丑之八月廿一日也綿懷時語其子調甫等以志銘屬余公配朱孺人病殯調甫侍醫藥未索也乙卯五月五日朱孺人亦卒今年丙辰四月調甫以兩大人狀來相見不勝其悲調甫楚名士溫文而篤誠肅括而博大余見之如見曹公焉曹公名大威字元和別號翼野其先滇人也名子智者始徙江陵高祖遠曾祖秀祖炳生文斗是惟徽麓公有軼才老於明經徽麓公繼娶徐生四男子公最少生時有異

夢爰自髫年姿度英偉嶽麓公嘗曰此必大吾族
惜吾老不及見也十一而父見背痛先志之未就
念孀母之食貧茹荼集蓼殫精典學十八爲諸生
卽挺挺楚材中達人鉅卿見之無不器異南樂魏
懋忠司馬其時爲荊州府司理延之西館與其子
道冲爲文字之友道冲今爲太史者也他同學者
大抵皆通顯公猶然青衿也至巳卯謂文采已成
矣何有於一第乃又不利家貧母春秋高恐一旦
不可諱將抱恨無窮念益發憤無寒暑晝夜色稿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四 五
髮落至壬午而舉於鄉明年春試又不利至丙戌
乃成進士除淮安府之鹽城令淮安宋楚州也疲
而劇兼之歲荒公捐金振廩親至諸鄉鄒就子之
不贅聚也又爲館待餓者恒忘食事面目黧顴母
見之歡曰爾之瘁民之澤也此時米價翔貴鹽賤
公出帑金平之竈丁免於逃亡貧民拾稻千與化
者其尉悉誣爲盜劫人欲以邀功公力爲振理直
指劉公讀其文奏而善之時給諫常公出領河隄
聞之檄公董其事績成薦之

上賜金十二兩紀於主爵邑道海口范文正公監
楚州糧料院嘗築隄塞之潰久潮水啗民田公嚴
謀於衆海以子午潮隄成其間稍遲則爲澆饋矣
乃具茨柴石槌及人徒之費者一年許齊戒約期
夜至其地邑士民小大畢集跼踖無留者公泥行
督畚杵萬手足並作譟呼之聲魚龍震駭未午而
隄成潮束于振崖廣斥皆爲脂稻矣邑人爲公立
生祠曰景范云主爵者調公山陽以山陽淮安附
郭爲漕運襟喉又南北孔道難治鹽城土民號泣
留之當道爲上疏不能得也山陽君於鹽城之政
獨者黜黜者淳矣是歲以三年考最
贈嶽麓公如其官母徐
封太孺人朱孺人公治山陽以錢穀多弊一一持
籌而算之毫釐必悉刑冊以傳迄今稱便其他諸
政大都以祛宿蠹滌煩苛休養其民爲主暇日則
進諸生與之講藝丕著作人之效辛卯分轡南都
士甚爲得人壬辰計吏舉卓異其夏被
徵將行邑丞攝事謂帑中美金可七千餘皆公樽

約之所餘可携之爲資斧公怒曰君何忍涅我遂白之當道爲正供焉是冬選授工科給事中無何以太孺人不能就養遂請告歸會其兄秦安令亦解官至致美承歡誠所謂一日而三公不易者明年太孺人八十賓客膺至稱詩載酒慶萬福祝于齡者填溢庭戶鄉邦榮之明年甲午太孺人卒舍飲節塗情物俱盡然一切就禮不作佛事隨尚鬼之俗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會

官殿焚于孽火公有時事可虞天聰彌高朝署半

趙忠肅公文集卷之十四

七

空及輔臣誤國等疏時

京官久不立冠婚愆期公上疏言之又與省僚四上疏皆不省公乃特疏語益切直

上怒然竟容之而會劉給事道亨疏詆新建劉固與公同年厚善新建疑其與謀而又疏薦余余之得罪甚深矣遂貶公官未幾以計典錮之公既罷官乃作有斐園徜徉其中世之貴人謂天地間可欲者惟官耳奪之官則當愁死此以已量人者也人生適志之塗多矣嗜之而得其趣皆足以自樂

而況曹公有道德者乎曹公好讀書皆詩能古文能飲酒直寄耳其視軒冕糞土也此時廢棄甚多槩無所用曹公竟卒奉孺人者

遼藩奉國將軍松崖公之女也松崖公博雅有文修身教家以禮娶趙恭人生孺人愛之曰吾欲奇此女挈令宗女

封塔不得爲京朝官余將俟夫乘龍者久之得曹公遂許之于歸時曹公已爲諸生徐太孺人在堂孺人婉順小心自姑及姒叔先後皆以爲孝時脫簪珥以繼發矜躬執爨絕無驕貴之氣曹公之鹽城時孺人侍太孺人舟中值颶風大恐遂病而松崖公之諱至號泣不食幾殆太孺人爲之禱竟獲有瘳及山陽之

封孺人珠冠象服貴矣憶松崖公乘龍之言喜極而悲也孺人善病慮奉姑勤客之有缺在山陽爲曹公卜側室李及罷官又卜側室施待之極有恩禮視其子如已子曹公歿後孺人愈病卒時神氣甚定正如曹公曹公生于嘉靖乙卯六月廿四日

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于嘉靖戊午十二月廿四日享五十有八曹公十一子朱孺人出者四國梅卽調甫娶文學劉公震楚女國梅娶平度州判孟公見魯女國霖娶御史陸公岷源女國棧娶太常正卿傅公楚築女俱庠生李出者四國樸庠生晏廉憲楊公景淙女國標聘宗室季軒女國桀聘長陽郡王堯亭女國楓未聘施出者三國棠聘松滋郡王震陽女國棊國栳俱幼未聘女一亦李出幼孫二世燾國梅出世燧國棧出孫女八國梅出

于龍陂橋之原銘曰

吁嗟曹公古人勞人焯掌績學誦極乃伸匪祿之榮有母而貧再領劇邑天災我民煦之嫗之粲晏斯臻入爲司直心焉忼忼手押浮雲以呈前星碎首不辭數犯雷霆

天帝焉怒則我肯容惟彼長者則不可撓匪將大車而塵冥冥孔貶不已播之草莽有媛恂淑惟儷惟友仕隱偕樂其儀克母鳩子僅七鳳雛逾九樊姬進賢虞丘是師嗟今之人豈無鬚眉爰設評臣教之銜枚蘭則有枯艾亦有姜有芳有穠華色斯須二靈上陟子孫承禧有官君子觀此名詞

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志銘

張公之卒也余往哭之不勝痛焉其子應辰等以公之門人獲鹿吉令君所爲狀來求志銘蓋令君賢者其求爲狀乃公意也張公名主敬字楮倩別號恒華榮陽令之子也生而頤長豐偉鬚髯早出少卽不類童子其舉動言語亦如之十二墜并中無知者久之乃出人以爲怪初學易及榮陽公游

成均乃命之學禮于王先生耳所嘗聞即不能忘
兩閱月而悉明解無何補邑諸生二十二以禮經
首舉于鄉癸未成進士爲長治令長治潞潞穰邑
也俗善商賈固篋量金珠厥篋織文貢于天府衣
被四方公一無所染即其地產煤往者里民輪輸
供爨而邑有供給房以備令之他出公下車皆罷
之曰今不有俸錢乎何爲其復役民也君子曰舊
而沿之人弗覺也細而忽之衆復怨也然而張公
且弗爲也夫清身愛民之于張公也不必言矣公

穆肅公文集

卷之十四

奏

三

性方而識融才高而心虛勤苦周密竭節奉公嘗
遇

聖壽節里胥畢集令各舉上戶不中者且重治之
衆駢忽出不意皆以實報悉知其上戶厥後審徭
役甚平貧民無累衆皆大喜以公之留意于民也
而八諫雄山距縣遠公就之其適均處慮其勞費
衆又皆大喜公聽訟不徇請奇不避嫌怨有惡宗
訟平遙民十七人強劫當成公廉得其寃俱開釋
之其平反多此類公政聲甚著己丑

大計當事者舉卓異而一同年出使過其邑恨公
無所饋遺薄之乃造言親見公入計時草奏欲言
其座主典試通私侵及兩執政以故不得與徵書
久之知公賢者擢工部主事去之日老幼空里巷
出送夾潞河而號泣公既去共爲祠祀之上黨之
有生祠自公始公在工部管節慎庫清既而調兵
部陞員外郎督捕月賦諸軍牢稟寮友譴之曰君
食指得無動乎公不解徵索之乃知往者督捕至
武弁即具盛饌宿之百金名曰常例受之遂共剗

穆肅公文集

卷之十四

奏

二十九

削而童僕吏卒無不啜汁者公既不受餌其輩計
塞遂悉賦給諸軍感悅都人士稱頌之癸巳春陞
車駕司郎中先是

上久不立

太子言者貶絀相屬至是忽降

御札欲並封

三王待嫡當國者遂奉行之公上疏言無嫡立長
三代以來所通行未聞待嫡之說且往者羣臣之
請立

太子也

上一則曰勿弱二則曰勿弱及請之不已一則曰激聒二則曰激聒亦未聞有待嫡之說也

敕諭一頒

中宮斯重豈往者忘情于

皇后而至今始可待耶輔臣違經悖禮阿意從欲希一身之寵榮萬一危機潛駭禍及

社稷臣恐輔臣之罪大不能蓋地不能載也疏入

不報然其事亦竟寢無何而余以管京察忤當國

趙忠齋公奏集

卷之十四

聖

三

者意被播公出餞賦莫亦匪孤未幾移病歸乙未

遭榮陽公之變哀毀幾于滅性三年不御葷酒不

入內室不聽樂不笑凡榻七箸皆從樸素服闋而

不忍釋禮盡而有餘痛燕趙之士大夫語居喪之

苦者未有若張公者也己亥秋公除服二年矣褚

太孺人強之北上曰吾與若俱至則補職方職方

主武官爵以賄賂請托爲常公性不受私絕不與

中官往來執政貽書爲其孫巧優轉至再三情詞

極懇公竟不聽一舉主厚饋遺公曰以爲太夫人

壽公謝不敢當使人尾之則果爲武弁僧者也諸

大僚鮮不有所托者皆不效每以于大司馬大司

馬亦不能奪也時倭踰朝鮮

國家爲大出師赴援舊司馬議與倭媾倭不從以

久暴去而我師踰未已朝鮮苦之議者欲撤兵舉

朝皆慮倭復來已執其咎首鼠莫肯決公獨以爲

倭至而救之中國之仁也倭既去復代之守無論

久戍海外糧運甚艱本非中國所宜行也力主撤

大司馬曰固也此事大固未易任公曰誠便

趙忠齋公奏集

卷之十四

李

三

國家不爲一身計亦易任耳竟撤兵倭亦不來歲

省餉五十萬未幾播州酋楊應龍叛議者或主撫

或主剿未定公力主剿徵兵百餘萬八路並進談

者多張播酋之兵若蚩尤項羽其鋒不可當而一

直指黔人從家來特疏不可輕用兵人皆以直指

親見播酋之陸梁又自爲桑梓計必萬全宜聽公

持之益堅不兩月而捷書至夜郎子里悉爲郡縣

人皆以公之功甚大仗鉞非遠會中使權稅遼左

者疏劾大將軍馬林

上用其言罷之朝論大駭兵垣侯公先春救疏未報

上怒遂左缺大將何不亟推補公遂削籍出

國門之日風塏黯慘因憶家居時夢吟狂風吹白水淡日走黃沙之句笑曰人生誠有定數哉抵家因舊業數椽稍葺之稱恬暢齋奉太孺人之暇與友人王義華讀書吟咏其中地甚狹而有石有沼有蘭有竹有雜花獨菊爲多與義華手自修之不使僮僕邑中有利害大端及冤失職之甚者乃出

龍溪叢書

卷之十四

七

七

而慷慨頌言居恒有司不得見也公辛丑歸至乙巳上乃修播州之功見職方陞敘加等當事者不敢

駁言第謂公當復官而已然近年得罪上及執政都無復官者公樂天知命漠如也平生無病旦起如廁還須吏而卒遠邇聞之莫不驚悼公待宗族尤有恩其爲工部以使事過家作族譜曰吾爲今嘗刻宗儀教民矣夫族安可無譜也譜以明世系世系明則人知本源而親睦之心生每

歲時上冢輒與族人會食綴和如榮陽公清病時輟已而復舉行焉伯父公安公絕後表其墓展祭無缺他墓無碑者皆代爲之公自幼好學授身典雅文詞蒼健學李歐吉賞識精妙作令再預秋試辛丑分校禮闈皆稱得人公生于嘉靖三十七年八月二日卒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得年四十九歲配李封孺人隆平州同李公女生三子長應辰余塔也次應明府學廩生娶王氏趙州舉人洪度女次應微女二一適魏進士總梓一適魏文燭孫男三應辰出者二庸周聘邑舉人白允升女崇周幼應明出者升吉女孫女一許聘魏伯祥卽魏進士之子應辰出應辰等卜以今年十二月之二十六日葬公于邑南聖泉岡新塋蓋余嘗爲榮陽公銘其墓矣故不復言其先世昔漢朱穆之歿也蔡邕與其門人諡爲文忠蓋好德之至無所寄心也而荀爽等非之以爲諡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士修行立名而不遇孔子當末世窮困人不珍行誼欲無湮滅甚難悲哉善者不勸中人

退沮豈私一人乎公叔誠賢牧冀州得罪闔宦輸
作左較太學生數子人上書救之得免此可不久
若張公者行已有耻見義必爲而沉潜有略當路
必能匡時臨難必能殉節時莫肯用性命早隕職
方之功大司馬不敢言

建儲之疏

留中作史者未必採錄夫張公也而可無傳乎此
其人豈可易得正人君子之稱人之常言無與于
謚法尊顯者易得謚常爲人所矜笑位卑者德立
難忘我公文集卷之十

卷之十

三

而名不稱余小子何敢不任其責焉故題其墓曰
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之墓而爲之銘曰
乾剛坤直篤生賢哲幼心不重匪澡而潔踐雷思
矩跟險不跌成孝忘生事國盡節世貴所難在公
非德非已厚民矜于赤舌幕畫折醜佩之以玦蠶
績而烹蜉蝣錦綬異哉速化厭世氛濁譬諸仕者
見幾而作帝或召之授以仙爵聰明維天必非妄
奪誰能告之解我結綰誰起張公紆我灼爛謂公
正人則靡攸作

文集卷之十四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五

鄧上趙南星夢白

吳橋范景文夢章

墓誌銘

明文林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前福建江西道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桂石王公墓

志銘

王公諱之棟字養隆別號桂石安定公之長子也安定公諱克慎娶周孺人生公幼即能文學使者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五

陳公見其文異之及見之童子也大異之首以補邑弟子員無何開府溫公延安定公爲其子師與公同學溫公又大異之公學於安定公無他師深思廣覽厲不卧不休之志乙夜燈熒熒窓牖間王父閱其過勞戒之則揜其燈待王父卧擁帙如故三年而文大成曰是可以取青紫無疑矣壬午果魁畿輔明年成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乙酉出爲福建道御史視東城人不敢干以私豪飲俠竄肅如也出按宣大宣大之總戎者人皆謂其連天蟠

地之勢不可動搖公抗疏言其不法

上爲之奪俸示懲又上疏請

立東宮不報徐尚寶貞明少而讀五文莊之書信之謂燕趙魏之間有水者可開田種稻而深州等處可濬渠受呼沱水資灌溉鄭白之績可與遂建議得

旨以尚寶兼御史領其事行郡國督責北方地高水深必不可稻而一二有司言所開水田若干穫稻若干尚寶首薦之而薊門以東募南兵教民種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十九

稻甚橫至淫人婦女幾爲變王公上疏極言其不可十二事

上從公言罷之息民省費遏絕亂萌厥功甚大公以是名益重出按淮揚未幾請告歸里再入補江西道是時陸公光祖爲冢宰起舊中丞趙公錦爲刑部趙公者嘉靖中爲御史出按雲南論劾嚴嵩械繫下獄削籍者也公論劾太宰到任纔一日即起用錦錦年七十六老史又遠在數千里外司寇民命所係不仰體

皇上欽恤至意而恣行胸臆若此疏上政府擬
旨詰責公名德老成謂不可用其具言欲用何人
公上疏言臣第言其老不可用耳輒問臣以欲用
何人設臣言事之不便者即當問以欲行何事臣
何以置對是欲齟臣下之口不敢復言非社稷之
利也公竟謫交城尉尋陞潞安府司理公爲司理
即屹屹思職抑強暴抑寬滯不左遷視之也其年
陞禮部主事改銓曹聞安定公病請告歸里無何
安定公歿公幾爲死孝政府自江陵而後稍不敢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能堪也則挾

主威以摧折之甚於江陵得罪者不下二百人戊
戌新建當事以曹給事薦銓部廢者乃丐

旨貶黜多人而公在黜中公始開一笑後遂忘之
讀書教子時與故舊飲酒賦詩陶陶乎有餘樂也
公自成進士先世之產悉以與諸弟而自買田於
邑南之曹莊數百畝子女多不足以餬口嘗釀黍
將爲酒無米澆之以炊客至無薪以枕中草爲爨

公不憂也惟竭力以奉養太孺人時不能具甘旨
乃惻然不樂然絕無欲仕之意當道者過其間非
素交不得見福清秉政銳意欲起廢然竭蹶已深
不能振屢推公尚實不報公病竟不起病革時謂
諸子修短有定數無所恨惟

國恩未報太孺人尚在不意先朝露此終天之恨
嗚咽而逝公生于嘉靖癸丑二月二十五日歿于
萬曆庚戌七月初一日春秋五十有八子元佐等
以是年之十一月一日卜塋於石柱里之先塋以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四

牛孝廉之所爲狀屬志銘於趙子趙子曰王公與
余至深其在朝時尚未與余交也與余交者必不
劾陸太宰陸太宰知人而深沉有執前後爲太宰
者若宋陳孫蔡四公皆賢然無能過之其去邪甚
密而斷臺省多恨之者王公天性朴直聞義必爲
其言趙公老不可起避矣至詆訾陸太宰蓋聞之
人無私心是以縉紳亮之而趙公強出斃於中塗
虧損夙望可歎也往者郭華伯之堂弟爲酷吏孫
姓者極死實有窮奇之助號爲同袍者惟王公有

匍匐在原之誼余以為若王公者稱忠臣烈士不
虛耳即其仕而能貧亦天下所少余視公疾問其
家米不滿一斗汲直范萊無何以加焉銘曰
帝有醉耶何其泯泯胡律之伯崇此淑人胡俾儉
邪譬此貞臣慙腸婦舌昏塚是因元愷放流林野
成羣衣荷纓蕙靡不伸禁天馬足以圖獲逞藪
藪有殺終窶且貧此曷不弔彼醜而存公已焉哉
道茲世紛美人俱老幽壤多隣英雄異代與歎斯
文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五

明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胡公墓志銘

胡公諱三省字子唯別號一齋先世山西平陽人
九世祖鈞祥徙居沙河鈞祥主浩仕膠州同知浩
生文達正統辛酉舉於鄉仕為廣文文達生醫學
正術貴貴生諸生博博生績績生邦俊是為公父
以公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母宋贈安人胡公生
而豐盈厚重動協矩矱父其愛之曰吾家世業儒
未顯意者其在此乎移居郡城以求師取友之
便公沉潜合照篤志問學日引月長超踰儔輩甫

游庠泮即以文詞著聲郡守劉公應節當世魂頌
少司馬趙公孔昭鄉國并冕皆重其文質以為必
大受隆慶庚午公將赴大比而有司為貴人壅坊
度其地於公之門公請移之弗許公曰吾貴免於
貴耶是秋果舉於鄉明年上春官弗第則之西山
望水寺謝絕人事殫心典籍肆力探討癸未成進
士試宰陽穀悃悃愛民務在安靜不姓與之休息
嘗喟然歎曰古教養之法蕩然無復存於今者矣
惟勸農桑興學較猶有其遺意焉吾惟善年乎此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五

耳久之陽穀底寧又盡為均賦之法未及行而調
洪洞此時洪洞人饑饉又患痢公多方賑給粥虛
藥病若怒若瘥民得以免於捐瘠轉壑未幾而歲
登人和公所以治洪洞者大都如陽穀而所立均
賦之法後令尹行之迄今稱便上官以公治行漢
循良不過也屢薦之而奉宋安人之諱泣血跪歸
民號哭而送者以萬數服闋補遂平遂平汝南之
疲邑也公視事未期而四境改觀他邑之訟失職
者聞公平恕皆願質成公所振理冤抑如唐河等

甚衆有恨公反其成案者公若弗聞也曰殺人豈細事哉而可雷同爲也邑有懸瓠石洋之川築長堤於耶家口而滔陸之患永息大抵公爲邑主平易便民不務卓犖揮霍取聲名不能柔撓聊世與流俗之意殊是以士民之愛深於上官去後之思纏而弗忘公不得爲臺諫入爲戶部主事未幾以父憂歸起復爲戶部郎督餉薊門時倭奴躡朝鮮朝廷大徵郡國兵援之有陳將軍者兵過薊門人甚怨其搜牢公趣之去而管山海關者爲兵部張

蘇公

卷之一五

七

三

公棟公移文禁戢仍共上章論劾

朝廷爲易置大將疆宇懾然公資望日高是時章奏率多停閣銓部尤甚擬陞公太守及參藩皆不得

昔公聞子嘉遇病遂請告歸構佚老堂夢覺庵有終焉之志無何嘉遇亡少子嘉勳殤舊疾日劇竟不起公勞苦砥礪履繩弗跌稍有出入悔責不能自容橫逆之來倏然順受邢趙之間號爲長者奉身易足仕宦惟取俸祿自薊門還署有羨金二千

米千石者三毫穎不取先是公鄉舉時邑例有司爲歛米百石公力却之其修潔蓋出天性焉公卒

之又明年是爲丙午子嘉謀將以四月十一日卜

壘於城西之新阡嘉誤求銘于趙子趙子問公里

居狀曰家大人甚不樂有時半夜起呼諸子共飲

酒求醉趙子曰何以如此曰以趙廉憲事廉憲治

兵薊門而黠盜熊應士等僞稱剽倭之兵廉憲弗

覺而牒之家大人與之餉金事露不能爲掩覆廉

憲與家大人素厚以是爲負而自詭趙子曰此余

蘇公

卷之十五

八

三

門人趙山甫者也賢者也弗覺盜公罰耳厥後有

訖之者山甫以隳官公之弗樂以此耶細故小言

傷茲二賢痛哉然胡公之於友道可謂敦矣公于

千嘉靖甲辰

云

銘曰

胡公之碩丁時不融以郎署終胡公之懷遇人不

淑俾厥心戚胡公之仁受命不將六十以亡伏清

死直泉壤之輝胡公其綏

明亞中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理南

盧公墓志銘

盧公名大順字子達別號理南始祖德故山右人而徙於永平之劉營鄉高祖全全生昌昌生麒麟生廷珠是維盧公之父海遺公盧氏世農皆仁厚有古風至海遺公治博士家言以目疾舍業然至老好典籍盧公兄弟竟用其教起家爲名人海遺公以盧公貴

贈戶部主事配楊

封太安人盧公於兄弟中季也長臨洮府推官大節次淮安府同知大謨次南兵科給事中大中弟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九

三二七

汾陽丞大道公少無童心從臨洮公學自能聰勉早爲諸生有聲兄弟自相切劘時海遺公躬勤家政得傳其業又立橫舍延四方英儒廣麗澤之益以是所詣日超丙子公與淮安公同舉於鄉庚辰成進士尋奉海遺公之憂以歸癸未給事公亦成進士公出爲戶部主事司倉悉祛姦弊權稅崇文門寬於負販有貂貴携重貲欲匿公力拒之丁亥督餉江以南道出金山道有窆舟於江者公捐金募救活數十命所至砥節曰書之外無一長物

吳中諸貴人以公仁厚願得爲二千石事已而奉楊太安人之幾公以內人之愛皆未得在側爲終天之恨然生事死葬祭皆盡心禮士紳稱之賜閑復補戶部辛卯爲蘇州守吳中果得公爲守矣然其中多貴要有司不得盡行法有市豪周天爵者求爲許墅鈔關庫吏賕一輪林林直指甘公爲言公竟不從中貴張應奉

仁聖太后青持佛像至吳中置鄧城獅子巷欲復其地僧明旺遂毀民舍數十家公捕僧寘之法遲慈惠公文集卷之十五

昇像去常熟有妖僧右海者鄉紳錢氏之客僧也居其別業據高座說法用幻術誘惑男婦數百人諸司不敢問公以計擒斃之稱快者多然亦多愧恨者舉人金元煥以人命當大辟諸薦紳皆爲力請求免公一無所聽而王元美司寇之子士驥趙少宰汝師之子開美有司以其謀不軌密告朱開府所引批諸郡邑子弟甚衆蓋其士大夫讐二公者所爲欲覆巢碎卵無遺種而朱聽之下郡捕治公心知其枉無論二公名臣卽無辜多人亦何忍

駢戮未幾他郡悉繫所告未以屬公公訊之無事
實竟白朱公釋之所活人甚多彼未棄其毒而怨
者亦不少矣會以逸囚論調丙申調汾州府汾州
府故州也以宗室強難治故升爲府公初入境諸
宗民值公出故逆頗行嘗之公嚴爲懲戒怙終者
以法繩之於是良民不被其虐矣永寧故石州殘
於虜者也公以民不知兵作備虜事宜一書傳檄
郡屬募兵又多作戰具於城垣起懸樓藏之平遙
距南關驛有間道敝隘不可行公鳩工率衆鑿山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

夷塗亭館基置輅車得通行焉公政聲甚美然以
吳中貴要之憾僅移福建鹽運使鹽運稅額福建
不足當淮浙三十之一而中貴權縉者每掣驗需
索無已商不能堪公挺身爭之中貴不得驗於商
庚子入

觀商民涕泣攀留不忍舍已而以浮議解位或曰
亦吳人之所爲也公飄然而歸讀書課農教子睦
族一切無所嗜好然有以自樂欣欣如也居久之
兩兄皆解組歸而給事公之歸也以直道忤時新

建爲蠲譖害之公兄弟故友愛財產不析至是日
相聚聚輒具酒食果隋劇談醢酌極歡也時或方
車並騎以游就景物訪親舊鄉人羣觀歎美之武
舉手加額呼如來公兄弟謙柔接物好施予是以
衆心悅豫如此公平生矜重卽病中延醫亦肅容
待之公生于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卒于萬
曆三十九年十一月廿三日得年六十有三配蘇
云至是慨脫爲狀持給事公書屬趙子爲志銘
焉趙子曰余嘗見盧公恂恂溫溫望之而知其仁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

人長者也乃其爲守不畏強禦夫文武不備良民
懼盧公兼有之矣卒不獲大用昔海忠介公爲吳
中開府抑強禦恤貧獨彼中人嗾戴給事鳳翔劾
之調南京倉場侍郎而言者以南京不必用倉場
革之使海公無可調衆怒難犯而況衆貴乎盧公
之坎壈宜矣然盧公品自高又有陰德慨然之所
爲狀事核而文斐才與孝具可觀也盧氏之後福
豈有涯哉銘曰

仕路之險過于羊腸同類之悲甚於貂璫嗟盧

公仁厚而方不虐昆蟲不避虎狼仕有正道退有舊鄉兄弟子姪靡匪賢良彼婦之口可以徜徉皎皎者日皚皚者雪霜想見伊人何存何亡

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合葬墓志銘

劉公名 字士美別號慶泉世縣楚之龍陽正統間名源者以名經爲太學高等隱居授徒生必遠爲諸生傳其家學四子俱爲諸生長風食廩未仕而與詩酒人結社香山寺學者稱香山先生香山先生生熈是爲月溪先生少卽有聲諸生中博學至性孝友慕古賢豪之誼不屑問生產嘗有醕酒而晉之者先生疾趨避之其人醒肉袒來謝曰無有其人愧感終身不飲降人盡室患疫親戚無敢造門者先生朝夕爲視醫藥皆得全活娶高安人慶泉公七歲卽從楊滄山先生受詩十歲而能屬文十二而父見背母子相依貧甚當給里役縣令薛公奇其貌試以文更奇之遂復其身無何爲諸生學於蔣道林先生甚見器異試輒居首事母

盡色養時公已食廩其旨可供娶彭宜人彭宜人性孝克盡婦禮公得內助益專精學問聲譽隆隆起公於聖人之道真有所悟從事慎獨而灼見天地萬物之一體是以出言必成文舉足必成儀其獨居無不學也無不樂也其於人無不敬也無不愛也急人之難如在其身學使者顏公鯨名儒也其教以行爲主謂全楚之士語好修者以公爲最卽文章亦罕有逾之者當此時公之名極重然秋試屢躋至甲子而八矣乃舉於鄉明年乙丑當計

而賦役均平行唐民告之當道請公爲均田至今賴焉其處事有法而賈之以實心故政無不舉而聞閭按堵尤加意教化時爲諸生談經講藝其宴食不能婚葬者捐俸以資之先是敬一亭在講堂之前公曰是茅塞之象也移之西偏鄉村皆有社學延師儒以教童子作幼學訓規班示之而樵夫聞禮樂之談矣又選擇民之拳勇者籍爲鄉兵而時操練之久之皆善武藝明紀律高邑之鄉兵聞於遠適當道之薦公者以公有文武才居三年考

趙忠毅公全集

卷之十五

五

五

最
贈父母如其官彭爲孺人壬辰調遷安遷安邊虜將吏羅仲先等構釁致虜証當道者屬公按其事公單騎往宣

國威信虜爲氣惛明年萬曆癸酉入補廷平無何而以彭宜人病

請告歸宜人竟不起乙亥出補丁丑轉寺副以單恩復加

贈父母今官彭成安人無何爲寺正平明之聲甚

著辛巳奉

命恤刑於蜀道出恒山至趙州栢人之間高邑士民無老少富者持榼醪貧者徒手往迎之如唐子之得二親也入蜀遂遭疾卒公宰高邑時俗猶朴陋相襲之弊一切澄汰邑士恒數十年一舉于鄉自公興起學較移敬一亭之夜公夢亭中有前代名臣之像自是科第日盛海內率知北方有高邑公之功大矣其將之遷安也舉邑號泣不能畱而爲之立生祠於北門之外畫像而祀之者數十家

趙忠毅公全集

卷之十五

六

六

彭宜人同邑彭公伯陽之次女也婉變而敬勤儉而才當劉公貧約時既養母又好賓客五肉七菜恒若有餘及其既貴冠珠衣錦而自奉率薄彌敦素尚宜人之歿公不復娶念糟糠之義以同德之難也宜人葬於城東崔門山祖塋之畔至庚寅八月七日中山大夫兄弟卜塋公於城南三十里小塘港之陽乃遷而合葬焉公生于嘉靖丙戌十月四日卒於萬曆辛巳八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六宜人生於嘉靖丙戌九月七日卒於萬曆癸酉十二

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六女一適同邑江山廣文王惟謙男二長應閭之歸化廣文次悉即中山大夫樂城令及中山考最再

贈公奉直大夫彭安人爲宜人孫四彰愛禮部儒士娶某氏某女彰欽邑廩生娶某氏某女彰德娶某氏某女彰寬娶某氏某女俱諸生而彰欽爲中山嗣曾孫大定大安大宥大寧等幼公與宜人墓尚未有志銘中山大夫以屬趙子趙子曰公之宰高邑也余師之公擊賞其文以爲必遠詣修學旣

總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五

三

成曰如形家言驗者趙子其翔乎明年而余果舉於鄉佩公之教以獲簪

朝列不至頽壞自惟無可以報乃中山大夫爲令爲守皆近高邑得數相見而公之墓未有志銘若待余爲之者非余爲之其誰哉銘曰

靈均之里吾師以降允迪中和溫溫其恭惠流鄙上趾美桐鄉再試邊邑屹爲保障廷尉敬刑成平有慶展也德人天命不將十載卑栖先隕其凰結念冀野矢靡他伉有美仲子來仕舊耽藁蘭繼蒞

豐積彌芳天寵存至賁於幽堂公之弟子鄒趙考功勒銘貞珉垂之無疆

明故山東新城令鴻賓馮公墓志銘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十一月八日新城令馮公卒于官趙子聞之曰甚哉民今之無祿也掌民者大率冒沒於賄夷楊其民孰有厲操敷惠如馮公者乎馮公令新城甫朞而卒其病以勞於吏事瀕危大司馬王公授之禁方頓起然不能節勞復病遂不起病再危時鄉老先生至榻前視之曰公病殆

總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五

三

不可諱公貧甚何以爲後圖盍取帑金若干佐急需後至者彌之是在生等無慮公從榻上叩首長者意良厚第不肖旣不能奉職爲邑利益溘焉朝露而又牟非所有以辱長者此萬萬不敢於是諸老先生泫然歎息而去嗟乎世之人老卽貪得而況其將死乎蓋人有其主在患而不死者或謂之曰子尚可以元人乎曰子以爲死尚可以見人乎夫世之人知死之不可以見人也而不知污垢而生之不可以見人也而況其將死乎何所不可爲

若馮公者可以長見人而竟早死也何哉公初授
新城謂余曰邑多鬻貴統難完僕材拙恐得罪奈
何余曰是多君子公君子必有合也至則羣公皆
見而敬愛之視事未幾而通賦完曰正供易入訟
者悅曰予而弗餒市者樂奉曰賈平而弗稽役者
樂供曰與私雇等於是邑之人僉曰馮公廉而愛
君子曰馮公垂危且廉況平居乎父母之於子未
聞有股削者愛故也故廉者必愛民作吏如馮公
者豈不甚稀鮮哉公病革民皆爲禱之於神其卒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五

志

三

皆拍膺痛哭靈輜之歸號而送之者數十里非愛
易以至是公自少而孤事母趙以孝稱先世所遺
產無幾弟時豐析居遂不能糊口公時時絕所有
周之其待宗族故舊甚篤與人一以赤心而博愛
喜施內外無怨公以丁酉舉於鄉壬子出宰新城
馮氏之先在柏鄉可攷者自三老公始三者公生
進進生剛剛生昇昇四子振敬起信振生勳勳生
錫馮氏之業儒自敬始敬以太學仕爲典寶錫有
名諸生早卒而典寶公之孫爲濮州守爲朝城丞

濮州公之子卒于太學者是爲余外父太學公四
子皆諸生仲仲昌先馮公舉於鄉第一而卒馮公
與濮州公仕皆不久馮氏世學人皆信厚而進取
罕利且不壽此子長所以致疑於夷貊也公歿未
幾直指耿公鳴雷新城人也持斧來恒山每至柏
鄉卽召問其兄弟子姪厚恤其家公諱時彥字應
美別號鴻濱兄長時登卒於諸生次時提典寶次
時成諸生弟則時豐也娶楊三子曰嘉璠娶隆平
諸生李克念女曰嘉瑜娶賈曰嘉聚娶劉嘉璠有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五

志

三

三子一女公生于嘉靖丁巳十一月二十七日辛
之時年五十七耳嘉璠卜以乙卯之二月九日塋
公於氏莊之祖塋銘曰
生今之時其德孔淳爲今之吏克愛而貧享年不
永厥志莫伸旅魂西歸寐於茲墳

明故封文林郎雙洲馬公墓志銘

馬公諱壽高字祖遠別號雙洲其先固始春河人
也有名敬先者耕於龍岡之上以迄於瑞皆霸野
隱修有老人登岡望之曰此世有老壽後當有顯

人贈瑞玉環二瑞公父也娶謝生山復娶張生公時父五十九矣年八十五卒公少而失怙二三族愚日號關公之膏腴產也則羣怨伯氏訟爭母謝有豪賢之度能忍公奉教以雅遜消冤侮先是公父始卜居城中公奉母仍村居就園田力作母劬心織紉生業漸饒子玄甫生而秀挺見者奇之公每曰老人之語此其符矣母八十始還城居公意視神聽承催多方母見其克孝念昔時不造淚輒泫然下卒居喪甚哀遠邇感動玄甫成童隆師命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

三

學身居田間管農事歲一再入城視玄甫學已而玄甫補汝南弟子員卽有英聲其人眉宇雄稜意氣慷慨亭亭矯矯於風塵中特起非獨其文詞之奇也是時大中丞三原溫公分守汝南愛之居門下一時有位罔不罄折禮遇而里中有二開府張公祉廖公逢節皆賢者皆與馬公深交卒締姻好玄甫竟成進士筮仕得廬州司理跪求教公曰爾以先人之德幸爲官夫官善得之以興惡得之以壞吾見進士多矣爾性慎之哉吾不求富賴先人

之遺業吾不貧矣祿食者豈患餒哉無相於利爲祖父子孫修辱也慎之哉玄甫俯伏受教竟能砥礪致身於當世豪傑之林公嘗跨驢羸服至廬州欲問玄甫治狀玄甫廉能之聲震動江淮間行道之人無不極口而稱舉手加額而祝者不待問而言而是時六安守李公懋檜與玄甫同志偵公過有所餽遺不受公以玄甫三年考最

封文林郎如其子官每言

國家待臣子厚如此曷忍負之于時春河橋圯以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

三

租三百助工曰聊以報

國恩萬一云玄甫治行於一時無右然所交皆天下豪傑其分別善惡是非著明流俗畏之僅稍遷比部其北上也武平指揮周姓者感玄甫之德以三百金爲馬太公壽却之玄甫繇比部改祠部郎無何而督學江西江西士故尚氣節玄甫至無不悅服者無何而以母憂歸乙未計吏罷官報至公曰曩者直指之事吾固知不免也人臣抗節守法於心無愧官何足道哉蓋玄甫在比部時有議及

江西直指簾蓋者

上將使往覈其事大中丞涇陽李公素知玄甫薦之玄甫竟以實

報於是惡之者衆矣故大計不免公晚年幽栖逃世戒家人無所關說於城西白水溪頭建淨心山房禮佛供僧癸巳大饑煮粥餓流亡賴女之間生活數千人親舊困窮不惜倒囊濟之卒之先數日施金二百爲小河橋公生于正德己卯三月二十六日卒于萬曆壬寅十二月二十一日娶元配陳

慈恭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誌

三

孺人及羅孺人及劉二子長猶龍卽玄甫娶宋再娶王與席與王次亦龍娶單女五長適諸生田兆次適姜有禮次適吳學蘇次適敖修道次適孫可欲孫五人之騏娶徐之騏聘朱淮玉女之馭聘諸生吳東魯女玄甫出次之騏聘許孝廉麗女次之駒聘段封君偉女亦龍出孫女六人長適諸生孫夢庚次適孫以孝次許聘廖開府之孫世延次聘許忠節公孫念芳俱亦龍出次許聘朱某次幼玄甫出曾孫二人世清聘諸生易可居女世忠聘李

孝廉自榮女之騏出曾孫女一人許聘張開府曾

孫衍祥 出趙子曰世實生人能無世情蒼素

混淆賢者所歎馬公以玄甫爲子而厥官乃驟安得不鬱伊乎異哉乎當事者之言也曰吾將黜夫假仁假義者用此以芟刈名人卽如所云真貪真酷者豈盡去哉有識者安得不鬱伊乎非馬公不生玄甫豪賢豈易得哉世多以爲愚何暇愛惜之乎余爲馬公墓銘蓋不勝其歎息焉銘曰

馬公逝矣逝於何所笑與欬與於誰告語日傾光

慈恭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誌

三

虧直士見醜皇天不揆孰測后土屈賈之徒其人在否魑魅魍魎則謂公撫德無屈伸躋豈華臚神箭菁菁其芳萬古

明贈奉直大夫知州張公暨配滑太宜人墓

志銘

趙州張公以隆慶三年己巳春二月二十三日卒其年十月二十日卜葬於州城南祖塋之西其子伯簡爲狀而未有銘也至於今三十四年矣是爲萬曆三十年壬寅八月初四日公配滑太宜人卒

於是公之孫駒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合葬乃以伯簡所爲狀及所爲太宜人狀來求銘嗟嗟余未及見張公也然嘗拜滑太宜人焉余弱冠交於伯簡及其弟叔廣至深千里又從余游伯簡未乞公銘以太宜人在意有待乎假令不先逝者銘亦必余屬也張公諱時泰字道行別號活泉其先居州之白溝驛曾祖通移居城中通生山山生遲遲端介有韜諳鄉閭重之娶閨年四十未有子不肯置妾閨力勸之娶高生公六歲求婚於滑翁滑翁愛公器宇許之越明年公父卒二母廢居家日益貧及娶滑太宜人滑翁憐其卑子移公之大石橋同居焉滑翁明陰陽形家之術以教公既成耻之棄去從故縣令王公棟學易會以修城役千州公帶經往守見而異之卽放歸學易一年而王公卒家遭火資用都盡無書可讀公喟曰天乎豈不欲余儒耶然庸詎知非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者乎隣舍生有爲春秋者乃借春秋讀之時伯簡生三月公抱之讀使滑太宜人專紡績以給衣食然多區

蓋之義力不能求師而里中有王公一槐者曾爲縣丞家居以春秋役徒健公之志試以文甚期許之收置門下公聞一言卽竦意而聽見一字卽乎書於牘以得之難惟恐失之其學備極勞苦嘉月良辰罔知休暇以是精於春秋當此時北方人士憚春秋難通鮮爲之者公始發憤力攻竟爲名士父子三人皆以春秋取科第趙春秋生通者多其弟子公二十五乃就有司試學使者王公賞其文以應鄉舉不售補增廣生明年食廩自是每試輒高等然輒軻至四十乃舉於鄉是爲嘉靖甲子又三年丁卯伯簡卽舉於鄉甫弱冠耳而叔廣亦已爲諸生熒熒見光氣矣公起於孤寒尊節抗行屹不可折故事舉於鄉者州守爲之醵金三百以贈公笑曰吾昔嘗饑凍一介不苟取今策名天府乃箕歛鄉黨耶固不受公之姪居正幼孤公收而子之若已出他姪有兄弟爭田閭者族人請扑教之公持杖而泣良久投杖於地曰奈何以田故失骨肉之和又傷及父母遺體也姪遂感悟相愛公刻

意砥行雖間室之中皆有箴銘久之比集爲修省錄嘗言士固窮而後能慎位清心而後能效忠有味乎其言之也其用於世必有可觀者再舉進士不第齋志以歿距其生嘉靖三年八月初八日僅四十有六耳以伯簡守華州績最贈公如其官而滑太宜人受令封滑太宜人自少而與公食貧鉛槧機杼共一室遂能通儒書解大義伯簡童時公恒出授徒則從太宜人受書及叔廣能讀書公乃不復出公歿後太宜人教二君甚嚴數稱而父少孤寒極苦竟成名天固不負人爾輩饒衣食何忍怠惰不念先人乎太宜人見伯簡久不第命之仕謁選得華州則迎之華州遷同知鞏昌則又之鞏昌無何伯簡遂守鞏昌太宜人居則翟冠而霞衣出則耳車而盛儀而伯簡爲華州時叔廣已舉於鄉又無何而其壻屈孟昌亦舉於鄉孟昌少而從公治春秋者也又無何而叔廣成進士爲高平令以不能事貴人謫高郵州判旋令城武伯簡兄弟皆迎太宜人鄉里榮之而二君爭致珍味美服奉

太宜人太宜人則念張公貧時傷動教二君慎官守爲國盡忠以體而父之志卽菽水之養吾甚樂之矣伯簡亦爲貴人所與罷鞏昌太宜人不愠也日仕至二千石不賤矣而吾又年老爾弟游宦於外爾歸固善頃之叔廣擢膠州警者未已再謫湖廣布政司照磨會長垣李中丞征反播酋辟叔廣入蜀畫幕中叔廣以勞瘁嘔血卒於蜀太宜人勵屢絕曰兒念我老難於行而我固趣之竟使兒客死我則詩矣伯簡強寬譬太宜人居無何而屈孟昌卒又無何而伯簡亦以痛心故病卒太宜人不勝痛一病竟不起太宜人生於嘉靖 年七月十二日卒於萬曆三十年八月四日壽八十有一矣獨其歿以痛心故可哀也蓋余聞之長老張公天性剛然其存心甚厚與朋友交情好隆篤終身無間每語伯簡兄弟某吾執友爾曹事之宜如我也嗟嗟古君子哉滑太宜人父滑翁柏鄉人也而居大石橋識張公於髫齒而女之竟亢張氏之宗豈偶也哉張公舉於鄉而滑翁歿無子張公竭貲

以葬盡哀而哭之滑氏墳在柏鄉張公爲葬之橋西北里許以便張氏子孫世世享祀之也張公子一長居敬卽伯簡娶杜氏封宜人次居仁卽叔廣娶馮氏封孺人女四長適廩生李承次適舉人屈其與所謂屈孟昌者也次適郭楨次適高邑廩生郭霖孫男三長駒庠生卽千里娶柏鄉故按察司副使趙公惟卿女繼娶新安項氏次駿聘柏鄉中書舍人魏公大用女皆叔廣出次駒聘柏鄉廩生呂應熊女伯簡出孫女六長適蔡萱次適太學生趙恩教公文集卷之十五 完

薛溥俱寧晉人次適元氏諸生李念孝次適晉州施於政次許聘序班焦紹子次許聘元氏舉人翟洛子伯簡叔廣所出各三曾孫男一瑞明聘柏鄉舉人魏純粹女駒出銘曰

古之勞人於維張公孤露困窮以克奮興志之未畢厥算以終淑媛成之家用丕昌如恢息夏露雨瀼瀼時往歲陰且雪且霜蘭摧菊秀夫亦何傷有孫曰駒明瑾美璧卜茲襲吉維終古宅光靈啓佑後福罔敷

明故安定縣知縣敬菴王公墓志銘

萬曆二十一年歲在蛇 月 日寧晉王公卒其子吏部君友人高邑趙子往弔之吏部君哀毀甚趙子爲言禮戒不勝喪聖人事死如事生哀也者死之也已矣死而生之之謂大孝吏部君唯唯然痛哭不休留趙子食趙子不能食顰涕而出歸則吏部君以王大行經邦所爲狀來屬銘蓋大行王公之門人也趙子曰嗟余何忍銘王公余何忍不銘王公王公名克慎字 別號敬菴世居邑之北之石柱里高祖昇昇季子鑒是爲曾祖天順中少司馬公詔其兄也鑒生亨壽官亨生獎公方直諒鄉黨稱之亦爲壽官生公公性資警微倣儻有大度平生耻阿徇人家恒不給而樂施子鄉隣不能婚者婚之不足者助之喪亦然賴公孀喪者凡百餘人少讀書一再過輒不忘然不肯苦學以爲甯越之不財蘇秦之刺股徒欲速得富厚耳故雖冬夜亦不篝燈其爲文獨挺高調脫去學士蹊徑每就學使者試輒首諸生然數奇大比竟

不利

隆慶己巳是爲

穆皇帝御極之又明年有詔郡邑領廩士都試于學使者拔其備一人入太學苟文弗稱度之不必備命曰恩貢公在選中謁選授北地安定縣令縣二十里故事坊郭一里免其雜徭以供令之私用所費不訾財產坐廢公下車首罷之曰仕有常祿而橐之又漁蘇小民是跼蹐之行也而余不忍爲也市故有稅後遂柳芟箕帚皆有稅公悉除其項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五

細如額而止邑有大鹽商桀黠甚前令莫敢誰何公故知其名而商伏于惡以盜引事誣平民公重敲扑之商潛遁去張觀察者邑之巨族也多倚勢爲不法者公懲其一二魁宿人人懾息公爲安定年餘邑甚清然不能阿事司府竟構諸直指劾罷之邑人號泣歎恨如夫慈母觀察將往見公竊語人曰王公方失意必不得見至則公卽出見之談笑如常時觀察出夷然自失曰王公高人王公高人其必有後乎公歸里以祿逮父母爲幸敬養周

至覺兩尊人意常在親戚之貧者請散俸金濟之兩尊人心甚懽及相繼逝皆致哀葬祭如禮喪畢乃與諸故人約分日置酒清談晏笑落日沉月或自爲歌曲被之管絃曼歌屢舞陶陶焉洩洩焉其樂靡有極也吏部君蚤歲成進士爲翰林公顧不喜曰吾家無厚積卒顯恐不祥及吏部君爲御史輒貽書曰而若不能明日張膽寂寂效寒蟬又不思蚤避言路者禍不及身必及先人以故吏部君謬謬于言不避權貴人皆危之公顧喜甚與諸故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五

人徵歌命酒自若然病日久之失明會吏部君以言左遷二年徵爲春曹郎歸省公尋改吏部吏部君之歸也故欲上病自免公日趣之曰而受國恩太厚不宜無以報而行矣吏部君不得已往甫一月竟移病歸歸十二日而公卒公生于年月日壽六十歲配周氏以吏部君貴封孺人子四之棟卽吏部君娶高氏封孺人之材娶楊氏之楫武生娶賈氏之梅娶秘氏女四長適錦衣冠帶官寇其知六次遠間應選次適孫可大次

適高不驕孫八元佐娶李氏元化元伋元價元傑
元俱俱吏部君出元伸之材出元伯之梅出孫女
八五吏部君出二之材出一之梅出曾孫女二元
佐出銘曰

公也忠厥子隆焉公也孝厥子勸焉天地不毀忠
孝是倚浚水之涯皐如嶼如行者躊躇嗟王公之
居

明故 敕封文林郎朝邑縣知縣郭公暨配
申孺人合葬墓志銘

郭忠義公家集 卷之十五

三

郭公者諱某字敘夫別號敬齋郭侍御之父申其
母也以侍御令朝邑時績最封公如其官申贈其
人云郭之先不知何許人勝國時有名仲德者避
紅軍亂走高邑四家莊家焉三傳至壽官禮禮生
宣生經皆有質行經生淳字某別號鄆陽嘉靖壬
午舉于鄉爲新安輝縣令言行不苟面目冷嚴每
賓昏讌集嘔噉謹譚聞鄆陽公至卽人人敘容其
所縣縣清然不能隨時阿貴故止于縣邑人士至
今稱方格者必曰鄆陽公鄆陽公娶趙生二子公

其仲也性剛方蹈履中繩一一如鄆陽公面稍飲
人以和少時誦書鄆陽公以爲頓然喜其不美愛
之從鄆陽公治詩書業時邑中絕無治春秋者奮
曰春秋何遂難至此彼起家者何人哉邑之所缺
固當自我先之遂負笈入京師師事柏鄉魏公謙
吉遼州李公維藩受春秋數年盡其學晝夜精研
多所自得爲文切理不勦襲數試不得舉竟以歲
貢授鄆陵簿學者共惜之公佐鄆陵一以直道誠
心曾攝縣審徭賦及上官檄丈田涓川尉氏皆稱
趙忠義公家集 卷之十五

三

均平三年轉晉府工正亦以不能隨時阿貴之故
公至性孝友處家處族主于忍讓有他人所不能
爲口所不能道者侍御君能學公復授之春秋曰
吾平生竭心力于此天必不終負汝勉哉侍御君
竟用春秋成進士試宰朝邑入爲侍御皆有名公
天性儉約纖蔑出入必計或以爲過及爲封君樽
詘如故人更服之每對子孫輒稱引祖宗貧時勤
儉勞瘁狀有奢麗者峻責之園在城外里餘每步
往日三四返武勸之車不從謂數行和于身侍御

甫拜官即多直言人皆危之意公不喜公聞之顧
喜曰言官宜如是既而侍御移疾歸侍三年公趣
之去無何侍御以言左遷懷仁尉久之再入爲刑
曹旋削籍公聞之不色愠是時余已削籍數月矣
侍御歸兩家父子數接杯酒甚暢公平生無疾七
十後預爲棺歲漆之日死人之所不免也當吾三
十時豈意有子即有子豈意壽至今日得爲封君
吾井不知足者第無病苦即含笑去矣公卒時果
無病如其言蓋萬曆丁酉正月四日也遺令吾近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

體永未嘗去布送終亦然因自趣成之公修貌美
鬚抱質而懷文薄言而厚行鄧陽公疾時有感屬
戒貪淫公佩之至老爲二詩示子孫皆實際語也
申孺人者處士達之女有姊適人不得意父因誓
不育女最後生孺人欲棄之母王泣不肯又欲死
之賴一娛免長而明慧勤潔精女紅及歸公大母
呂嚴而好潔意少有能富者孺人每進飲食輒大
喜如者因以口語中之孺人終不置辨生二女一
子俱孺感憤悲號遂病病輒累月日不起乃勸公

娶李孺人雖娶李孺人而効心家務旋旋屹屹如
曩時李孺人生侍御等三人孺人每自養之愛與
李孺人等內戚有私乞者志曰謂我無子耶今有
子矣勿復言疾革復有言者孺人猶叱之先是孺
人夢坐彩輿侍御負之行乃呼侍御嘆曰吾殆不
得生享汝養乎病竟不起蓋孺人以丁卯十月二
十七日卒至萬曆癸未侍御始貴侍御少時不知
其非申孺人出也其卒也悲不勝曰嗟天乎奪吾
母而付之庶母之手吾其能活乎公憐之他日負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

劍詔之則益悲不勝以申孺人愛之不啻出也嗟
正賢哉婦道非成子姓之難而深惟嗣續無子而
有子之難申孺人親行之可不謂之賢乎是亦可
以觀郭公形銘曰

展心先民秉心如結動繇規矩俗尚妄苟獨以禮
義率迪祖父練情薄游尊遂自遠云誰敢侮正氣
鬱積爰典寶臣甄在東序觸邪斷國允忠允哲聲
動天下有申作配先即于泉莫食其祐嗟茲碩人
飲汗茹血備極勤苦有子強折克圖繼嗣果昌厥

後龍章休讚輝照幽房母氏栩栩生則孔哀歿乃榮華天道終有丁酉之歲四月朔日公來共爰士爲佞邪女德絕宗厥鬼愧沮貞珉之辭美符惇史後天地古

明故 勅封文林郎榮陽令柏庵張公墓志 銘

張公名某字以清別號柏庵其先太原榆次人也
有名遜者始徙柏鄉遜業儒爲諸生高等早卒遜
生文中文中生揆是稱二老公揆生璩即公父也

趙忠義公家集

卷之十五

墓志

三十八

又業儒不成以貲爲京口驛丞娶趙生子三長曰
公安簿幹季曰省祭乾公其仲也張氏三業儒至
公而成爲榮陽令以子駕部君長治績最

封文林郎云公順幹長鬚豐盈軒豁九歲遭大母
石之喪哀戚如成人二老公異之初從贈中丞登
齋魏公學魏公謂驛丞公曰此子卓犖必致遠大
無疑也公性不好嬉學甚精力每讀一書必挾其
輿要手自此輯木爲諸生時名隱隱起旣而以驛
丞公之命與兄弟異居晝緣田畝夜篝燈吟誦不

問寒暑故其學殖兼茂試每先諸生而資用亦漸
溫初二老公老有幼子珣憐之疾力執公手曰以
珣也累汝公應聲曰不敢忘如是者再四而後瞑
公竟保持珣以至成立執父母之喪每幾不勝其
爲棺槨豫求美材不難窮絕幽險走趙晉燕薊間
惟恐費之不多其處兄弟間常翫歌曲從期于致
美公安公謁選爲人給取金四百云爲公長子所
誤公卽償之弗辯也省祭公子有筵庫錮虧者稱
責代入不以傳別視也公當貢值省祭公病甚不
忍去爲垂橐治棺歛具極備省祭公感公不絕口
欲以田園如千抵所費公佯諾終弗取姻族子弟
學者敬之商者貲之急者振之吉凶不能舉者助
之幼而瞽者師以術之成使得所邑故郝能妻霍
孝節貞粹以貧故弗彰公爲言之有司表其宅諸
生魏大本離大辟非其罪又連及平民王文趙治
輩公倡通學力爲昭雪咸得脫其苛日人之困類
如此每歲祁寒施錢丐者或與之薪木令聚烘取
煖以不至僵凍有河南戌卒自北來患疫甚殆公

藥之起給道里費以歸比再調至獻香芋焉曰非
遇公者吾其塗之朽齒矣公有補世益民之志而
屢試棘闈不見收御史龐公尚鵬來視學公條上
八事其一言入賞授官之例宜罷其二言徭役多
不平宜詳釐其弊其三言鹽斤之稅宜除其四言
軍衛之卒困苦已極宜禁將領之貪殘其五言種
馬之遺害宜變通宜民其六言驛傳偏累宜令僻
邑佐之其七言修濬城池以防不虞其八言禁剽
寺觀以漸絕異端既而御史大夫宋公縉至亦條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五
上之皆稱善相屬曰經濟才也公竟以貢入太學
邑貢者例有裝駕貲百餘金歛之于民公力辭邑
令高公曰君自爲則得矣其如後進何公曰吾誠
過則取其籍署曰完其廉而不苛如此公卒業太
學歸慨宗法之廢而風俗不惇乃訪求先世之故
爲譜歲時倡族入合祭于堂祭畢共饗講敦睦之
誼公出仕爲榮陽令一意崇寬大撫掩其民不操
切獵名下車問邑何以多流冗則田在草間而稅
多積逋之故捐金爲買牛七十餘頭給不能耕者

令止納今年之租復業至數百家而稅之逋往往
繇黥役歷代辦多冒沒自肥公下令皆躬自納竣
事給印牒宿弊頓清公好古教化發婦守節者輒
旌之且問以布粟有爲其祖母廬墓而沒者爲題
石表揚之其亂倫敗俗者悉寘于法卽豪有力弗
可奪榮之東南爲
周藩寢園守者多躐小民公正已執法虐餓稍減
乘傳入境者多分外求索公力裁之大都公爲政
寬于良民而嚴于豪猾惻惻守官耻以竿牘苞苴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十三
結尊顯皆不令宦機故不悅者求其瑕無所得則
曰選輒竟以此公之歸也則駕部君成遇士矣
潞衣糲食不異寒素性能酒日與親知飲雅歌投
瓊甚懽每耕刈時引一蒼頭騎馬之田間逢田更
野叟溫然笑語人人親奉故好服食導引之事時
接見方士片言之合卽解衣履昇之以哭中子過
哀病痿數年竟不起公之內行淳備宗族鄉黨咸
能道之其爲邑入計也余方爲司農郎有僕遺公
門隸之言曰睹金錢不取欲再往可得乎其言甚

邵然足知公之在榮陽矣銘曰吁嗟張公質有其
內恪慎克孝友于兄弟昂昂將將孔德之厚如山
之雄而仁是右永終令譽自于盧首百里爲宰骨
民鳩之彼之所懷人或侮之彼之所祝鬼神麻之
爰卽初居昭受吉祥祿謀則拙道謀則臧組修匪
息委于咸唐後受其福奕世彌昌

明勅封文林郎永城縣知縣魏公暨配馮趙
兩夫人合葬墓志銘

魏公名大成字時夫別號樂吾世縣柏鄉丕有積
德至澄齋公而顯澄齋公名巖公之祖也生二子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十五

望

三十五

名謙光者別號慎齋公之父也慎齋公之弟名謙
吉別號槐川澄齋公高才宿學二公皆少而奇挺
父子爲諸生並稱名士督學胡姓者以面貌沙汰
諸生澄齋公在其中而二公者每試迭爲第一然
槐川公早升第爲中丞貴澄齋公而慎齋公竟以
太學令衡山林月而歸衡山公娶張孺人晚乃舉
公顯昂跌麗望之知其福人偉器也十五補諸生
名駸駸起視一第反掌耳而魏公者馮公之壻也

馮公者世所稱無懷山人爲酒史傳于世者也馮
公博學能詩文三十餘而應歲貢衡山公欲公與
馮公友天下士于太學乃入貲爲太學生馮公面
目言動非常人也每同遊義冠衮服見者酒然異
之冰清玉潤焜耀一時同試于大比者數矣而竟
不第自太學歸坎壈不自聊進取之志頽矣邑有
褚公者馮公其壻也褚公故博學能詩文能豪飲
此時柏鄉多酒人無先之者自蘭陽令歸三公者
遂爲文酒之會雅達風流後進咸慕效之久之馮
公先褚公卒財四十一而魏公所娶馮孺人卒冬
矣魏公愈益蕭瑟岑寂惟靜坐攤卷吟哦賓婚希
見其面及仲子乾仲舉于鄉遂杜門不復出乾仲
成進士爲永城令以考最受
封具衣冠一望
闕而拜卽幅巾豎褐衣袖俱短敝則補之以示不
出之意邑令長至親往賀皆不見也乾被
徵選爲侍御待
命不下遂告終養歸無何亦先卒乾仲之子元昌

復爲名士將翔將翔公不少延也公事父母以孝
著庶母弟大順家業中落公飲食教誨之今爲廩
生嘗著二論其一言養生以習靜爲主無取于呼
吸吐納偃仰詘伸之術九戒任時醫曰是多妄庸
奈何以性命付之其一言佛氏之徒率以禍福冥
報怵誘愚人儒術明則異端息繇前之云可通于
用人治世繇後之云卽孟子所謂君子反經而已
矣皆至論也公先娶馮公之女聰慧而孝敬繼娶
唐山庠生趙公垣之女幽貞而勤肅皆晉于年然
趙忠義公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五
皆以乾仲貴亦豐于艾矣趙子曰余與魏公皆馮
公之壻也內子乃後母所出甫于歸而馮公見背
余未仕時每過魏公輒歡飲不啻十日及余解官
抵里無何公已謝客余過則見之公自稱老病恒
扶杖行一日余偶至公遽舍其杖而趨相與大笑
飲極醉而罷余每歎其人似袁夏甫袁夏甫者汝
南人也當東漢之季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范
滂傳以爲至賢余欲效之而不能也公嘗署其門
曰一錢不擾鄉里片紙不人公門嗟乎世之士大

夫皆若此則風俗美而小民安矣公生于嘉靖
云生子二長純淑娶張氏邑同知書紳女蚤卒張
獨處一室焚香誦經其淨食以供佛者猶之魏公
也人皆孝之完節而終次卽侍御名純粹娶張氏
贈孺人邑兵部職方司郎中主敬女繼程氏封孺
人唐山生員體乾女孫六柏祥卽元昌選貢生云
云 銘曰
有翼者飛有趾者趨彼蠲之緣而竭其濡橫目之
民孰能安居側側魏公龍種鳳雛風骨文采自饒
趙忠義公集 卷之十五 三十六
庶殊表立雲鸞俯瞰中區時之不利乃遁人徒豈
無梁肉含英以瑜豈無文綉裁薛而殊厭世垢氣
乘化而徂俗鬼實多孰可與俱
明勅封徵仕郎文華殿中書舍人魏公暨配
聶孺人合葬墓志銘
魏公以萬曆甲寅七月二十三日卒于今八年矣
其元配聶孺人以壬子四月十三日先卒明年葬
于城南路村司馬公之墓左于今十年矣魏公之
長子伯炯居聶孺人之喪苦由中傷于濕而病瘵

綿延罔瘳是以魏公久而未葬今年辛酉春伯炯
卜以十月之二十九日奉魏公之柩與諸孺人合
葬泣而謂其弟茂中子善業等曰狀我父母者必
呂開府志銘非夢白先生不可茂中等唯唯九月
三日伯炯遂卒此時魏公之葬事有第矣茂中等
不敢違卜也乃以開府之所爲狀來求志銘焉余
與魏公中表兄弟也魏公三年長于余弱冠卽相
狎重柏鄉高邑相去不一舍漂過不厭主無投轄
客不言歸日沉月落露醉而別醒每忘之伯炯抱
病時時念我稍能出門卽來高邑以至茂中善業
每見余如骨肉之乍聚也銘魏公者舍余而誰哉
魏公名大用字士立別號紹川司馬公之仲子也
司馬公名謙吉配李恭人生公少而言動有異習
經學文曉洽甚速司馬公自總督三邊入
朝而卒于孟津道中公年十四徒跣扶輿哀號泣
淚行路盡傷事李恭人致孝事伯父衡山公及張
孺人猶父母也入歡之暇卽取司馬公遺書讀之
晝夜忘倦邑觀察趙公惟卿名士也時方隱授公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

師事之爲文擬司馬公之雄遠而脩然有致其爲
諸生無能右者學使者都試皆擊賞之然大比卽
不利乃入貲遊國學試又不利如是者六焉公在
諸生時築陽春館于西園延士之翹秀者共集文
繹嘗手錄其制義如于首示余余甚讚之以爲科
第可立取也乃竟不售諺曰體中何如作較書科
第何必工文哉公旣躋于進取乃遂于西園益爲
亭榭畦蕙沼荷爲終焉之計四方之豪俠詞人至
者必置酒招之選萃伎列娛人鞀鼓奮筆恣爲樂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

徵仕郎聶封孺人司馬公贈階通議大夫李恭人
加贈淑人無何公卽移病歸不復出矣公孝友溫
仁李恭人卒時公年四十三矣哀毀如喪司馬公
時兄賴川公嘗病背疽公愛形于色多方治之旣
愈而後卽安兄先卒哭之盡哀李恭人弟佗不下
二十人皆貧公悉振業之或收養于家丘姊之在
張氏者與兄割田各百畝宅一區子之姊子解江
陵沒金亡一千三百邑令懼公首捐百五十邑人
爭效之令得以無罪其儗儻慕義類如此公年逾
六十而逾好學夜恒篝燈讀書對酒不復多飲而
飛揚軒輊之意自若也其著作益精乃刻其詩七
卷王太史陞駐太史石爲之序樂府二卷喬中丞
璧星爲之序而傳之聶孺人不疾而卒魏公哭之
痛遂感眩脅伯炯延醫治之愈然時時復作乃徙
居北新宅余題其堂曰說羽美多男也殮殮者二
年所竟不起聶孺人者新河參政聶公瀛之女也
歸于魏公以不及司馬公爲恨殯之日之誠于李
恭人四德賅有允迪淑訓其最大者在念已之所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學

三

出惟一子也而多置副筵衣服飲食與已無異其
所生兒女扶扶膝下不知其誰出也蓋詩書所稱
未有以婦人爲君子者惟周南有之其詩曰南有
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吉后妃不妬
而進賢若蒼木之下曲俾葛藟得以繚繞而上故
爲之副者感不容言而稱君子焉夫爲君子者不
必男子亦何必后妃若聶孺人者可以爲君子矣
魏公生嘉靖云子三長文煜卽伯炯廩生配張
氏寧晉鹽運同知極女聶孺人出次文煜卽茂中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五
學
聘南宮韓方伯策女娶郭氏高邑庠生璧女側室
張出次文燾聘邑趙太學攀鳳女姚出女六聶孺
人出者三一適邑同知汝兩男庠生應麒殉節而
死直指開于
朝立坊旌之云孫男四洪基卽善業云銘曰
惟茲中區蔽者則隘通者則博惟茲魏公神仙之
侶天人之籍器業夙成滯于逢掖人謂拓落公曰
何傷我有西園可以棲託圖典可娛雲鳥可嬉匪
獨處廓酒人相命一飲必醉三石爲約靡晝靡夜

中厨屢供肴核惟錯公故無憂淑嬪助之以成極樂多選女德以廣嗣續已私盡脫時來有會皆爲方朔金門笑謔追榮所生及于伉儷冶服灼灼子孫竹立孝謹而文階天不忤君子偕老福既綏矣同歸茲宅高士之風上臣之意爲世矩矱金管勒銘庶垂不朽以慰冥漠

明從仕郎兩淮鹽運司經歷郭公暨配羅氏

呂氏合葬墓志銘

郭公諱九貢字獻夫別號欽齋王季之穆歷世綿邈不可得而系也元末有名仲德者來高邑四家

莊居焉而生志剛志剛生禮禮生宣宣生壽官公經念累世修德靈田間乃欲儒其子于是時邑人文未興恒六七年一舉于鄉壽官公長子舉于鄉爲新安輝縣令是爲鄆陽公次南渠公以貢爲商城令次涉淮公以選貢爲恩縣令恩縣公名澤生郭公四歲而恩縣公卒于官母張憐公之早孤而憂其無成自幼恒示之儉一錢不使輕費日恐漸軼欲也稍長就學舅氏不督而勤母見肯與兄

鄆州公別居自立門戶諸務倥傯矣公以應接之暇講誦不輟尋爲諸生然終不得專學乃入貲遊成均卒業而歸鄆上之上宜五種然其農勤而不精故多貧鄆州公明刑德之化審生殖之宜深耕細耘公依其術行之所獲常多滿車滿家而穀恒騰貴四方來糴者輒者駕者負者繼屬至金錢多出債收子錢畜積日殷乃建精舍于南郭之隅羣宗族親戚諸生之有志者講學會文其中而饗殮之邑士之貧者時時周給族人尤所恃賴如郭夢熊幼孤公收而活之爲之娶若此非一嘗相其人可賈則資之使賈其可負販者則資之不必族也公之姊夫趙州張主簿初欲入貲遊成均而不足公助之貲又元氏李君無嗣公勸姊爲畜妾竟無嗣使其姪繼姊先歿爲置棺槨以李君滯病預爲之阜平一男子携家過城南母死公助之葬不問姓名河南申生海暑衣敝褐公解葛袍衣之又易其履鄉人王國周避吏跳其妻子繫獄公請于官出之邑南壇近城邑令劉公曰神道尚靜請公地

易之壇多遺骸公悉瘞他所公年三十生子寔俗
以爲寔公教之甚嚴爲諸生高等公謁選都門夢
瘍生左手痛而寤曰吾兄其病乎亟歸而鄧州公
卒矣公後入貲爲鹽運司經歷鹽運故稱膏腴而
是時直指監鹽課蔣姓者開門受賄兼之閹尹劫
權利之所在州邑奸猾小吏往往行賄侵鹽官之
役公兀坐自守無何值
聖壽運使祁姓者當入賀而以勞苦無利規免公
代之入賀歸無何復入

越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

觀歸而病遂解官兩淮鹽官鮮有不富者公裸身
而歸乃以官得勞以勞得病公居里中與故人約
會惟具器食有間維那者五十無子公助之娶小
妻果生子公病綿連竟不起于萬曆戊申四月六
日卒距其生嘉靖丁未七月十日年六十有二娶
羅栢鄉人父名舜卿次娶呂邑人父名奇羅生于
嘉靖 十一月四日卒于萬曆十六年六月二
日年四十呂生于嘉靖 卒于萬曆九年六月
十二日年二十四羅卒之後娶劉次娶劉男子二

寔娶趙州序班焦紹妹繼娶栢鄉張思朝女呂出
簿聘趙州儒官鄭世乾女需聘趙州廩生劉憲女
劉出長女適栢鄉太學趙攀鳳次適趙州文學劉
澤長羅出次適趙州文學劉士望次字余堂弟南
瑞劉出次字趙州劉主簿秉仁子次劉出一尚幼
劉出寔有一男子萬仞聘栢鄉李丘馬邦楨女寔
卜以戊申九月十三日與其先卒二母合葬于東
郊之祖塋持從兄華伯侍御所爲狀來求志銘余
聞之孔子曰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
靡無度所謂失其美者也若郭公者豈非標季之
所鮮乎至念結髮之早賈而恤其異父之兄趙潛
救之溝壑而躋遐齡羅希聖姪孫也收養之至今
豈非厚德哉公爲太學時邑安令以贓敗誣公賅
之至于褫服旣而華伯爲持御爲振理而復之君
子以爲有德之報二母皆淑慎習禮呂則甚可哀
矣銘曰孰財之豐而恤困窮孰以貴進不償於公
吁嗟郭公先民之風三事九列忘其龍鍾知止不
辱匪位而崇羅克相之孝于其姑其姑孔嚴感之

越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

而愉惟勤惟儉天性冥符日子有婦家日以腴生
女弗子樹本是圖爰求副蓬舊族維呂服膺內則
如蒲如鼠子姓既成厥躬益偃晨葩倏零剛折虛
語羅加數年亦來同處越二十年郭公亦來木根
草蔓幽房暫開兒女羣送祖妣之隈修短同盡終
古永偕千齡一瞬魂魄何哀

明鴻臚寺序班焦公暨配王李二孺人墓志

銘

余萬曆壬申遊太學與鴻臚焦公兩淮鹽運郭公
遺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

三

輦昌太守張公俱三公者故與余鄉曲姻連郭公
張公皆三十許焦公與余皆二十許情與正佳朝
夕遊處碟觴談劇甚歡也事已而竣往來加善及
宦成歸里年皆尚壯遂結高陽之社久之郭公卒
其子公肅屬余爲銘其墓張公卒時余方病其子
嗣不知既殯之後可以銘入也而未余屬焦公卒
其子元開以趙殿之所爲狀屬余爲之銘焦公名
紹字子業號慎菴趙州人也始祖漢臣生士敬士
敬生林林生得才得才生茂茂生杲杲生秉彛是

維公父娶秦生公焦氏世以勤儉致饒裕宗族數
百人其所居鄉曰封斯入其境林木茂密舍宇修
整望之而加其舊家也公幼而慧勤學然無兄弟
氣體又弱父憐之令輸粟入太學卒業曰今仕塗
拘于資格異日不過爲郡邑小吏屈膝貴人余弗
能也竟謁選授鴻臚寺序班遇

覃恩移贈父如其官母孺人曰吾之願畢矣遂稱
病歸先是秦孺人蚤卒非久父亦就世公事繼母
朱孺人孝敬篤至如事父母有幼妹朱孺人出也
遺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五

墓

三

嫁裝獨勝于諸妹母偶病過其女家有醫稱神針
者針其股筋斷竟不起公以爲終天之恨哀毀幾
不勝喪有兩叔後皆貧公時時周給之皆不下數
百金且割地以振業之公見其族益大讀書者多
乃創爲精舍規模廣秀集族中子弟爲文會令青
衿甚衆學使者都試往往取高等而其人皆馴雅
謹飭焦公之所樂也公每蚤起家僮酒掃自堂室
以及大門之外不容一塵一芥几榻盃盃概滌可
鑑數十年加新客至酒醴羹臚盤盪無不致精人

言焦公好潔其實非也蓋繇生而小心視天下事
 無可忽易者至于稼穡之務尤所洞徹其佃作者
 教之已成非惟竭四肢之敏種植薦養皆有妙理
 故其禾稼美而收人多以其有餘恤災蘇困予之
 不望其報貸之不責其債是以焦公之孝悌稱于
 宗族簡操重于士林而歡聲滿于道路余嘗與之
 書曰作人如公卽從此至八百歲定無過失非謬
 言也趙殿之乃其婿通雅之士公愛之自己未冬
 病痢踰年不瘳每招殿之與語曰吾殆不起乎人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五
 生貴知足耳余以布衣逢朝班之末其職易盡從
 賢士大夫遊不余傲也先世所遺薄產不減尺寸
 有子幸爲諸生自少至老無傷害于人無獲罪于
 天且年過七十安所不足乎越數日卒斯又可謂
 達人大觀者矣元配王孺人高邑廩生納言女端
 嫺寡言笑精婦工能勞苦善事尊嫜克成焦公之
 孝焦公生子云男子一之啓卽元開云合葬
 焉銘曰
 吁嗟焦公何慎如之歎不欲廣舉趾恒卑車奔火

滅不易其儀少而不童老而不衰成回之恭斯人
 庶幾以此衛生壽寧有期司命無權數定不移平
 棘之西古樹風悲吁嗟焦公永寐于茲過者遠望
 佇立淒其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五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五

集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鄧上趙南星夢白 著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墓志銘

明解元馮仲昌暨配張孺人合葬墓志銘

仲昌以萬曆辛巳二月十八日卒二十五年矣壬辰之二月二十五日葬於施莊祖塋之東未有銘也乙巳十一月十日配張孺人卒歲在龍蛇賢人嗟蛇女子之祥節婦以亡古無虛諺哉其子思朴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墓志銘

將以十二月之二十六日啓仲昌之窆而合葬焉孺人之弟張職方憐倩以狀來屬余銘仲昌之先世縣栢鄉居城南之村曰寨裏有三老公者徙城東之施莊三老公生進進生剛剛生昇昇生敬以廩生援例爲唐府典寶敬生達達生鍾舉於鄉爲濮州守居家孝友當官著名迹生時化是仲昌之父鄉人士所稱與川公者也與川公高才多學能詩及古文詞意氣德行甚高然數奇四十貢入太學未幾而卒遠邇惜之仲昌名嘉遇生而哲面大

目潤口聲音鴻朗殆非常人也時未有識者一日爲文示余余賞其數語曰是必以文鳴仲昌遂肆力於學所爲文無不余求定者余多所刺譏仲昌無不怡懌與稱賞之不殊每與余杯酒論文無不爲之絕倒者厥後余游長安遇孫文融文融謂余文似史記余乃取史記精讀之則貽書仲昌讀史記仲昌之文則有史記之致焉凡余之所聞文融論文語每舉以告仲昌仲昌嘗欲走長安從文融學易而未果也乙亥余爲汝南司理明年丙子仲昌未得與秋試而是年舉第一者爲南樂魏懋權仲昌書於壁曰今年魏懋權冠秋榜吾無慮矣蓋懋權屢舉不售竟冠秋榜迨已卯仲昌遂舉第一長安諸公見其文曰是有識見不類下邑士子好事者遂云浙江人而居於趙者也文融以余所親告之是嘗欲從我學易而未果故名士庚辰春仲昌不第明年遂卒其時余尚在汝南也仲昌爲諸生時督學賀公一桂極稱其文以爲異等中丞耿公定力過汝南謂余曰頃見賀督學云栢鄉有馮

生者文殊似趙夢白余具言乃其所親相與大笑此時柏鄉令張公左海博雅之士而邢子愿爲南宮令皆國士仲昌郡中二千石聞仲昌名招致門下絕愛之遂有以重賄求仲昌爲請寄者計二千石無不從仲昌皆笑而却之其好修又如此仲昌立志甚銳欲爲冠秋榜卽無先者他事何不可成其如年壽之弗永何哉張孺人者榮陽令張公之女也仲昌誠好學孺人諫勸之亦甚苦仲昌豪於酒因孺人而覆杯仲昌之卒也孺人哭欲絕然視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之有二男子二女子以此強活乃長女許聘諸生魏三益楊次女適諸生魏文燧未久而死次子思若六歲而登高墮地一股枯不能行綿綿連連者十三年死惟有子思朴在對之日流涕及其能讀書稍情卽笄之戚加於折蓼博求名師不惜供給之費思朴爲諸生督之愈嚴先是孺人以舊宅之不安人卜宅於西門之內高樓突厦燭燭如也沉沉如也皆孺人所自經營孺人故多病其幸遺孤之成立而望其繼父之志慮資用之不贍腸迴腹

轉宵晝靡寧劬勞不可名狀恒內熱面赤時或銑寒內子其女叔也謂曰嫂有婦矣何不稍自愛曰余天性如是固知其極苦也病旣力則屢歷言身後事葬欲蚤欲薄及他纖悉曲折無所不至然總之爲思朴慮蓋孺人之所愛不在性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匪獨貞臣也節婦亦若此矣孺人將歿直指使者以貞節表其宅孺人猶及見之歿亦何恨哉仲昌生於嘉靖癸丑三月十三日得年二十九歲孺人生於癸丑三月三日得年五十三歲思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朴娶封崑令呂公新芳女有一男千聘魏三益女卽仲昌長女所許聘者二女子大者許聘諸生魏邦寧男銘曰
美人之骨條其陳矣魂氣何之其爲神耶英英嬌嬌豈遂泯耶哀哉淑媛春華待零孤兒有孫乃歸玄庭觀耶而余是銘

明潁川許公墓志銘

許公名郊字叔郢別號潁川忠節公之孫也忠節公娶楊夫人生光祿公疏琬娶王孺人生公忠節

公世爲固始人其令樂陵以剿劉賊功擢山東備
兵僉事時臨穎王公金爲憲副好忠節公豪賢遂
以女妻光祿公生許公故許公號穎川許公生而
顧幹豐骨齡翹秀楊太夫人有十數孫獨愛公
錦衣公瑒光祿公之長兄也迎養京邸携公往及
太夫人卒隨靈輅歸時數歲耳哀情禮貌有若成
人弱冠補弟子員博涉典故雅文詞藻瞻邑廣文姜
公丹陽人亟稱之曰固始誠多才然無先叔鄂者
督學楊公試士汝南以公爲第一楊公者蒲州楊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太保之子太保聞之大喜曰此天所以報忠節公
也是惟隆慶庚午許公果舉于鄉然數困於春試
愈益發憤於城東數里外時花移竹結茅爲宇署
以超然亭讀書其中公慷慨偶儻其天性少而習
聞忠節公之事補其未備而手編之曰抱恨錄正
襟覽誦涕泗太息恒欲得志於時以報
國家而顯揚前美其學甚勤不卧不休時以失職
氣不平則尋溪把釣或命匹侶醉酒自遣終不爲
任達衣服飲食甚淡素見子侄有尚奢麗者則戒

之曰世家固多如此然吾祖以捐軀盡忠
國家厚報之豈他世家比于孫何忍縱意乎言出
側怛多所感悟其立身範俗主于崇尚名簡維持
風化于宗族尤拳切焉居恒約束僮僕不得侮鄉
黨犯者涕泣而笞之鄉黨有不平輒爲叩白是非
俾歸於好許公竟不得志以壬午六月十九日卒
距其生嘉靖壬寅四月三日年四十一矣娶鄭邑
中丞鄭公重之孫女也卒再娶趙東正陽人也生
一女子適諸生鍾大成亦卒兩孺人皆賢許公爲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諸生時內助賴之再娶杭辛巳生念敬九閏月而
許公卒疾力屬杭曰以兒累汝善育之以繼宗祀
勿黜家世也念敬起諸生旣而入貲爲鴻臚長安
士大夫賢者皆與之游稱許聿懋云聿懋其字也
聿懋質朴簡澹而內剛介恒憤世疾俗見賢者若
喝之遇雨睹時貴儉邪錮賢亂政抗疏直言時論
壯之無何稱病歸忠節公坐在邑南十里竇家園
許公葬邑北十里馮家岡聿懋卜以今年壬子之
十月二十五日遷許公於忠節公之左且築室其

傍以居而屬余爲志銘焉余嘗爲汝南司理丁丑
行固始謁忠節公祠作詩吊之得見許公相與大
醉而別時聿懋未生也辛丑余廢居鄆上聿懋始
來年二十余想像許公之眉宇恍若見之自是數
往來聿懋之疏上同志者皆曰忠節公之孫宜爾
而不知其父許公固怍怍忠直人也天不使一第
鬱伊結綯以歿惜哉許公益預知卒期先是王孺
人病亟公顧天願以身代夢中若天告之者子齡
三十耳以孝益之十焉與昆弟析居悉以美田宅
讓之而收先世遺書曰吾得此足矣其兢兢大節
如此聿懋母杭燕人也讀書解大義授聿懋書每
食則先上之王太孺人次上許公几筵而後食忽
一日抱聿懋而泣曰我將舍汝從而父地下矣以
聿懋屬其庶母張長號而逝丁亥五月六日也距
其生嘉靖癸亥六月十八日得年二十有五時聿
懋七歲耳張竟撫之以至成立古云視死如歸杭
也以之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張也以之此與古列
女何殊忠節之家許公之儷宜其若是懿矣聿懋

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六

七

三

娶周生子曰昭崇聘喻舉人廷璽女昭象幼銘曰
忠節之裔襲龍蘊蘭屹屹進修曰休子前世莫崇
德浩蕩者天錦帶雲栖大命中捐懷忠抱直永寐
重泉九月之孤譽動京燕并祿貞淑爾爾可傳邇
邇所遇石章是刊同志靡隔孰知其然庶附榮名
久於僊仝

明聿廉曹仲子墓志銘

曹仲子名時舉字直甫別號愛山少司空嗣山公
之弟也系出蒼姬代有懿德其在獲鹿者以少司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六 八 三
空顯祖父皆贈中丞仲子稟北方之正氣陶父兄
之家學式高懷遠有隰朋之志意所不樂卽竊秦
之富命晉之榮視之蔑如也片言合契析心吐膽
定金石於斑荆之頃仲子豐幹晬顏談笑芬芳飲
酒多而不亂所至四座盡驚見者決其名士交與
極一時之秀其於書目之所涉無所遺忘心之所
思造極突與父見背之後頗任俠不學大父及母
太夫人在堂憂之皆悲淚苦言勸諭仲子幡然悔
悟厲寧越不休之志歲已卯舉於鄉先是郡二千

奉其四兄各十餘以給親戚之貧乏者戶部公遺產業故薄曰肩囊空得百金復散之慷慨好施其天性也伯父老無子唱議三兄敏德爲後其所有田宅悉以與諸兄弟不取尺寸長兄先逝爲營送終之具殫竭心力三子二女婚嫁之事無異已出曰肩屢舉進士不售然文章意氣重於士林祭酒先達引與編席而談他舉於鄉者莫敢望也南宮大縣令尹皆甲科之雋當塗所信重自子愿而後如安陽崔公之世德秀水范公之文雅今太原馬公之高亮無不造廬加禮馬公之來也曰肩已病時時占護之甚備以是其諸侄廷議廷諒等八人皆爲諸生士論美之辛丑春試給諫侯公先春業已甄錄而會易詩有司爭多寡侯公不能拔深歎惜之曰肩自期寬絕俛首而就書生之技欲以致身用世而數困鄉里後輩往往皆貴倨是年幾售又不果則仰而歎曰天天何其巧於抑我也命可知矣遂病頃之有瘳復病不能言語行動者五年竟不起其病時猶常讀書爲詩文益博益工其思

不亂其氣不衰殊不似有病者曰肩自謂必起他人亦信之然卒不起其危篤之時思猶不亂氣猶不衰其遺筆皆可傳也異哉其常人乎平生所負人之債一一書之以示其子蕙生令鬻宅以償蕙生再請曰不可盡一切與趙先生圖之過五七往求銘益曰肩自癸巳來從余游久而愈相信病中念趙先生所交與多海內賢豪冀他日宦游盡結識之而身已病莫知起時則以所著作上長垣李于田司馬司馬盛稱之以上李本寧太史太史書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意氣自負於天下不多讓人而獨親趙子取其椎魯融而爲正直朴雅曰肩所進益高不可及足有爲於天下而一病不起痛哉曰肩生于嘉靖辛酉四月十五日卒于萬曆丁未九月二十三日年四十七歲配周氏冀州周知州濂女男一卽蕙生府庠生娶邑人孟好謙女繼娶梁嘉瑞女女一適歲貢生朱繡裳子府庠生遐胤孫男一彥瑞甫五歲蕙生以戊申二月二十七日卜葬曰肩于城東十

豪傑之厄厥惟茲時讒人困之鬼伯天之東陵壽
考華者窮奇嗟我曰肩終于孝廉軒翥高翔倏
自天齋志承訖茲乃其阡

明太學徵野張公偕配郝孺人合葬墓志銘
先是余爲兩兒求師平定延公慕竹爲河北兵使
者以使事過我輒與之謀則彈張君伯顯文行卓
犖可師余禮請之至則果溫仁篤謹人也徵獨文
學之高明年其尊人徵野公來本溫仁篤謹人也
墓志與公不集

因是以問其上一世皆積德徵野公之高祖承宗爲僉事寧夏士民便思之祠祀不絕曾祖攸爲太學卒祖元錫以太學爲山東藩司知事父洲近泉公舉於鄉爲禮縣令娶黃生徵野公童胤頴脫能爲文有孫司理者行部聞公名與青衿並試青衿莫先也大奇之爲諸生每試皆高等然五試秋闈皆不利竟以明經選入太學公生有至性遭母喪瘋思哭泣三年如一日時近泉公已逾七十公承顏怡志寂視默聽朝夕膝下不暇學問及見背致毀

如母遠邇皆孝冬待弟愛訓子嚴交友信見人之
儲急咨嗟痛念盡力振拔之故其歿也踈迷鬱悼
不異親友公配郝孺人給諫公夔之曾孫大學公
楨之女父嘗奇之不輕許人睹張公之器宇有異
逐女焉孺人于歸時近泉公方游宦家溫然孺人
性勤儉自奉薄澣汚執爨奉兩大人不敢辭煩辱
兩大人甚歡張公之愛譽實得孺人之助張公教
子嚴孺入則謂之曰爾輩得無荼之苦夫病獨身
強而後知藥艾之良也日月易徂少年戲蕩長無
遺思
所成悔不可追矣孺人卒時近泉公尚在病革撫
念舅景狀先朝露不得終奉養魂魄長恨無窮張
公名所志字汝道別號微野生於嘉靖戊申二月
二十三日卒於萬曆庚戌二月十七日年六十有
三孺人生於嘉靖癸卯五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
丙申五月初一日年五十有二張公繼配董孺人
李繼妻趙德星庠生再娶皆王俱郝出合星聘郭
董出合五卿雲聘石景星出際雲聘雲真雲彤雲

俱璧星出孫女二未聘景星出伯顯卜以公卒之
年秋 月 日與祁孺人合葬於西郊之野以延
公所爲狀求志銘焉余觀張公無論其性行卽體
貌莊厚亦不類不壽者而僅逾耳順何哉張氏之
積德守學四世矣而未甚章其在伯顯輩乎余未
見其他伯顯之文質彬彬固足以致身青雲之
矣銘曰

仁者宜壽行年未老柏舟永歎數焉不偶書云孝
平克孝克友遇配毗之克婦克母以有孫子考終
遺忠教公文集卷之十六 于春
於孺種德休侍福在厥後

明太學張公暨配種孺人合葬墓志銘

張公諱汝梅別號後沱相傳其先山西洪洞人也
永樂間遷于深州清輝頭村祖昭生子二曰巍曰
巍巍以鄉舉爲榆社令封父如其官義官張公
之父也公少而英敏總角入痒卽有聲所讀書掩
卷無不成誦屢試不售困入贅游太學其爲人薰
然溫煦而中有以自守儻居竟日或不過數言言
則胸中都盡卽有所不平不能合咽或面折人之

過多不能堪然旋即消釋無所芥蒂里中皆以張
公終長者平居自讀書課子之外絕無雜好兄汝
桐早世病危時子大猷生三月耳執公之手以存
孤爲托公恩勤教誨之如已子大猷及子兆先奉
先俱爲諸生高等深州故多水患隆慶己巳淫霖
爲虐渚沱溢溢深州之害尤甚公所居村去東鹿
十里而近捐貲築長堤身親督率畚杵如雲邪詎
之聲徹于晝夜亡何東鹿城陷而清輝獨完歲大
旱出穀糴之俄而騰貴糴者益其價公守之不二
遺忠教公文集卷之十六 于春
曰吾不以利傷信也饑人多不可勝賑有抱携婦
子而逃者公齋戒沐浴日夜哭泣禱于三官祠中
俄而得雨衆皆曰此張公雨也貧病者無親疏使
入往問之酒肉藥餌惟其所欲賴以全活者甚衆
清輝最爾之區而青衿二十餘人登科者二人先
是張公請閭生爲師群一鄉之子弟而教之貧者
爲之行束修甚則資其衣食俾無廢業以是文學
駁盛焉張公歿後諸子皆未壯歲比不登政煩賦
重迄今三十餘年矣而家產益豐子孫衆多皆翺

翻有文采則種孺人內助之功孺人衣污潑而甘
芋菽恒五鼓起命諸子讀書諄諄然教之以門戶
之難支學之不可以怠而躬自汲爨一切執務手
迹整理農月則徧歷畝觀耕種鉅刈之事倉箱
有餘以周姻族隣曲聞乞兒哀號則當食而歎輒
以壺飧飲之厨無腐餘孺人素無病丙辰冬病綿
惓矣忽張目言曰青衣童子請我我便去其子孝
廉君曰遂三年而來也孺人遂復起孝廉君旋自
悔恨何乃僅言三年然莫知其所以言也今年已
逝里中男女老幼無不隕涕一如張公卒時張公
生於嘉靖癸巳云享年五十歲種孺人生于嘉
靖壬辰云享年八十八歲子四云女二云
孫男四云女四云一鳳出者尚幼孝廉以
季冬之念四日合葬于清輝南之祖塋以志銘屬
余余聞東閭子晚而慨然甚因或問公何以至是
曰吾嘗在位七年而未嘗薦一人也貲至三十萬
而未嘗富一人也今之人進則招權納賄退則漁

食鄉里此東閭子之所不爲也而曾不若其自知
張公韋布之士其家未足爲大富以其勤儉之所
致利益及于鄉人家無貧而歲無凶人之賢不肖
相去豈不遠哉種孺人因而行之前後數十年非
夫易之所謂積善者耶子孫之興不亦宜乎余久
不爲文孝廉從余學知其至性不忍辭也聊據其
所爲狀而比次之無溢詞焉銘曰
荷嗟張公先民是則孺人相之共行其德逝者若
存其德益力吉祥來萃恒有喜色天數既終茲焉
止息馮夷避之賢達攸域清輝不泯嘉名永勒
明太學生魏元伯墓志銘
魏元伯名文燁栢鄉人少司馬魏公謙吉之孫太
學生太平之長子也生而脣面廣額眉宇瑰異少
卽能誦書父愛之以戴氏體浩繁北士罕習者爲
延師教之輒通十五爲諸生其意恒不欲與俗同
爲文有奇氣絕不與他諸生同每試皆冠其學無
不涉獵能爲詩及古文能酒好客四方之詞人游
士至者皆館衆之張筵歌舞日夜不勌交友信能

振人之急自負甚高於人罕所訕讓以青雲可企足而致卽他人皆推服之然數試於鄉不利戊戌督學使者周公孔教奇其文拔入太學周公與余善後知其出余門愈愛之折節忘分然自是復不利外爲陽陽而意惘惘不自聊則裹糧之長安中僦居距躍讀書丙午秋試出闈卽使蒼頭飛騎以文來視余余答之曰君文恐未必售蓋元伯屢厥心思益亂向來奇氣稍索矣已而果又不售聞母高病馳歸月餘母竟不起迨已酉則七困於梓棘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十九

矣庚戌之春乃見于余曰弟于不知所爲何事而遂四十今始自知亦極愚耳如唐子去父母而狂奔自此願歸依吾師矣功名分定日受教於吾師爲篤行博學之士庶幾不虛此生遂携家鄣上從余學歲暮暫歸曰明年卽不歸矣蓋除月之十八日也至二十二日而病病日益力辛亥二月九日而卒蓋余欲元伯盡讀余家之書余之所知悉以告之余所交海內之名賢悉令見之不謂元伯遂死也余每過元伯元伯僅有一幼子曰蘭哥甫三

歲聞余至卽出見並足深揖問安穩否元伯命之過總總不肯去乃孟夏之月亦殤矣元伯慷慨歎烈自是燕趙間人然其事父母極敬謹柔順或稍不悅則長跪引咎必解顏而後起有疾則日夕戰戰侍藥艾必有瘳而後卽安其歿也皆病哭幾絕葬具皆極豐厚極華美部署極稱娒自其家至葬處數里皆滿觀者人人歎息元伯家誠富然人子孰有不惜費盡心力若此者人人皆曰孝且有才父母既歿事其叔中書君猶父母也待其弟元樞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二十

元黯甚友愛延師教之皆爲諸生元伯之孝弟亦足以壽宜有子乃殊不然以元伯之才竟不得一第如千里之馬舉足見焉蹙蹙不得伸仰天標心而無策鬱極而通乃欲讀書談道樂志塵俗之外此可謂戰勝矣而何其遽死也嗟哉嗟哉元伯固未可以死也而死矣而血嗣又絕人人痛心而況於余哉元伯生於隆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享年僅四十二娶趙同邑趙觀察惟卿之女也無所出先卒未葬至是元樞元黯十以十一月之七日合

葬焉銘曰

桃蟲維鳥摩空而嬉鸞鍛其羽鷄驚同栖嗟嗟元伯竟止於斯上帝弗察鬼或妬之幼子亦隕厥惟忍哉莫悲於死死又何悲元伯夫也不愧鬚眉林類無子顏淵早萎善何必福數亦有奇中齡不泯貞珉之詞

明武學司訓馮公墓志銘

萬曆三十年三月十八日獲嘉馮公卒先是其子元靖以考功主事較士於楚被口語歸所司者廉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其枉然猶改官南都元靖總公不出公素健不謂輒卒然元靖以家居得與公永訣免終天之恨於是元靖卜葬公有日矣其弟元獻以狀來屬趙子爲銘其墓蓋趙子嘗較士禮闈得元靖相與慕懽因得以交於元獻云公之卒也趙子甚傷焉以元靖仕坎坷公又背之故而元靖曰上知之罷歸也公無幾微見顏色曰父乃不知子乎嗟乎高人哉公諱效孝督學易名克孝解官之後仍返初名字必忠其先楊州如臯人有名滿者始遷寧山衛而

屯田獲嘉滿生仁仁生禮禮生春春生誨成化中領鄉舉官臨江倅誨生世昌舉正德辛未進士世昌生鐸曰一泉公娶賀氏生三子長卽公次日效第次曰效慈公天性剛直意所不服卽位勢隆赫視之蔑如也氣類符合單門後進敬若圭璧十六補邑諸生敏而好學一泉公亦爲諸生疾惡嚴與一邑令構鐸其不法事於直指令以墮官而一泉公亦落於是一時長吏皆側目一泉公欲甘心焉新令吳君至尤所扼腕下車卽欲立僅害前令者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會都試邑諸生覽公文文乃大奇則瞠也既而曰是所謂犂牛之子耶初念稍息居無何郡守陳君司理林君皆名士好文聚屬城隅士考弟之公輒高等名宰益著繼吳君者爲潘令潘令以甲科試宰風采甚峻公復以文見重居門下蓋是時吏於土者無不知一泉公事以公有文羽翮已就難動故忍不發謬重之而一泉公與令構時直指面質狀令銛於辭以抵一泉公一泉公出倉卒不能格邑有程生者一言左袒之一泉公乃得伸其說潘

令心惡程生中之於督學督學行縣以問諸生諸生皆知潘令惡之却退不敢前公獨挺身出言程生無過督學意解令緣是噤怒公矣明年辛酉大北公以里選第一入試而潘實分較棘闈得一良書意其公也不肯首舉又重棄置乃後之竟以首副榜公愈益務學勤味兼采不遺心力文望益高庚午仍居副榜秋試凡六竟不得舉以歲貢入成均是時元靖爲安肅令公便道過之元靖從容稱觴因進曰兒以大人之教爲令且考績幸無罪側趙忠教公文集卷之十六

軻高漸離之風焉或勸之造謁諸貴人曰吾髮種種矣豈能俯仰向少年輩乎公在官二載而元靖入爲戶部主事公謂曰吾已自爲官矣官者如是耳矣卽日投牒上官而歸是時公年六十入爲子若孫談藝出課農桑殊有以自樂也而里中高士有李公王公者皆謝仕而歸與公同調相厚善年齒相若又皆能雄飲乃爲三老會月數會會卽浮大白叙平生呼乎祝翻放歌大笑窮日徹夜論者以爲三老人品與香山洛下諸老同而逸與靡竭趙忠教公文集卷之十六

太公酒錢無所求公謝之竟不受然亦不以語人
公異稟厚德厄於未位壽僅六十有八不及見元
靖功業之成而懷大車之憂有識所共駭歎然元
靖賢妙之價定矣元獻舉於鄉名隱隱動遠邇余
一再見元獻明淑恬穆必爲大器無疑天固已知
公矣公生於嘉靖乙未九月十八日娶張孺人其
父騰蛟故廩生也以元靖安肅考績受封于四長
生知卽元靖以安肅令轉戶部主事改兵部旋改
考功娶宋封孺人上達娶花氏先卒上愛娶陳氏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上賓各一 女幼銘曰

冠虎食人言之則戕文而免其親何必我翔德僭
毓祥厥後以昌如珪如璋猗永克顯揚哉

明故邠州學正王公暨配兩趙孺人墓志銘
王公以萬曆壬辰六月廿日卒至于今二十九年
矣今年庚申王公之子義華以魏中書汝立之所

爲狀未求銘于余汝立余親戚之最善者亦就世
多年矣余問義華何以久而不銘也義華曰正民
沉逢掖中不能顯揚前人之德計惟得正人一言
以垂來禩墓碑則張懸倩職方爲之矣銘以儆于
先生余不佞不謂義華信重余至此余曷敢當然
人子之爲其親孰有如義華者哉義華余三徑中
人也夫曷敢讓焉按狀王公栢鄉人也名振字子
新別號調臺曾祖玘玘生彬彬生父春配李繼賈
賈之生公也父卒三月矣先是穿牆中白堊若玉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環焉衆以爲王氏興之兆公幼而孤露資產盡于
蠶食乃奮而爲儒未幾輒發寤誦前章文能擬之
時汝立之祖魏公後贈中丞者方隱授經學高公
往從之不能具束修魏公曰余觀子之器業必能
取青紫異日軒車過吾門而趨其爲束修腆矣既
明習十七年而未得爲青衿曰命也棄之去爲賈
學使者方公至較上極遴選公復出就試相鄉取
一人則王公也無何爲廩生每試先人縣舉德行
必推公令馬公爲賢者也雅重之公長于民和聘

宋尚仁之女未能娶有誣尚仁者馬公爲直之遂
肅其嘉好焉秋試屢蹟歲貢入太學卒業謁選得
萊陽訓導時有爲匿名帖誹觀察使者方攔焉震
怒無從得其人則又有爲帖云出母生之手者觀
察遂欲收之屬吏咸在錯愕莫敢出一語公獨力
辯母生平素非爲惡者且此陰隱事雖妻子不得
聞他人安得知之必讐者所爲耳觀察意頓解公
與人退讓抑默及母生之事乃侃侃正言成觀察
之明排母生之患衆皆駭服燕趙間固多慷慨之
士而王公以溫倫藏之君子哉當道者甚重之委
署大嵩衛學覲孔廟頗圯白諸上官修葺之衛之
才隣邑士有冒籍入學者諸生羣歐之幾死公諤
諤開諭莫不愧服轉延長教諭三年轉邠州學正
有鬻子以償逋賦者公捐俸代輸焉而席生與張
生爭廩暮夜遺公金公曰受若金而喪吾節何以
立諸生之上也席生靡徙去三年轉魯東原王教
授人謂邠訓導馮姓者忌王公譏之公去後諸生
僉舉祀名宦祠東原王性下急嘗欲以私怒致人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六

三

三

于死而故事王所下令非教授印不得行索之公
決不與王以頭搶地出血公曰臣寧得罪于王不
敢狂殺人得罪于鬼神各教也其直已守道多此
類居二年謝政歸家貧如未仕時每言吾人尚友
千古卽不能動合典刑亦當彷彿其萬分一是以
終其身一介不苟取跬步不妄動公娶趙孺人邑
管村趙洪女也年十四歸公卽能奉姑嫜歡然忘
貧公得以專精于學有姊再醮耻之終身不見早
卒繼娶趙孺人小荆趙文德女也治家甚嚴肅賈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六
孺人老而疾孺人負之出入王公輕財而好施孺
人慮其不繼也從毫銖卽至數金付之其子出貨
取息買田三十餘畝王公優游林下者幾二十年
不至饑寒者孺人力也老年尚健不能暇逸無病
而終王公生于正德四年 云 得年八十有五先
配趙孺人生于正德六年 云 卒于嘉靖三十一
年 云 得年四十有二繼配趙孺人生于嘉靖十
年 云 卒于萬曆四十五年得年八十有七十六
云 女五 云 孫男十二 云 孫女六 云 曾孫

男八云曾孫女六云玄孫一云大廣文公

官也然固多士之師也稱其爲冷官斯可爲師矣
今之廣文每每不安義命而以諸生爲春不問貧
富橫索之筮楚市詬無所不至臨城學之洪姓者
至手斃一諸生王公誠賢者斯人豈足爲不肖哉
世之祀名宦者大率土人用之媚權要耳王公以
廣文轉左官矣邠之士俎豆之公論豈遂絕哉義
華博雅工詞翰羣游而孤往有以自貴卽乞銘之
事可以知其志尚矣銘曰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顏稱殆庶繫惟安貧凡厥君子必清其身嚼乎王
公允爲先民仕不遭時屈于廣文曰官則卑曰師
則尊行已有耻聖矩是遵非仕非隱庶免素餐都
無所有而有所存淑媛助之榮鴻比芬旣壽旣考
安于茲墳

明寧陽教諭郭君墓志銘

郭君之自寧陽歸也余見之驚焉面目肝薰行步
蹉跎神氣索然不振也余竊憂焉余始爲諸生時
則郭君爲有名諸生矣君長於余十數歲然頗相

重且愛之至老不衰年來余數與侍御君郊游命

酒慮君之澁於行弗相命也君聞之每携酒來然
飲酒不復能多矣君飲酒故不能多然當其壯時
每與吾輩飲輒飛揚能多飲蓋郭君偶儻權奇
人也非夫世之醜醜者也君少而從輝縣公受詩
公以北方罕涉春秋者晚年命其子姓更爲春秋
君乃從鄆陵公爲春秋同業者多不解君得之輒
解爲文多雋語鄆陵公奇之而樂城李給事者公
之侄壻以明春秋舉第一君又從之游具得其學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試恒居高等學使者掄諸生聚恒山書院以名士
艾謝二先生教之余與君皆在其中等輩多升第
者君竟不售以歲貢起家或勸之游成均庶幾得
民社一展其蘊蓄君曰資格之視人久矣何蘊蓄
之能展且余髮漸頽安能慄斯事貴人爲寧吏隱
適吾志焉謁選得濟陽訓導濟陽有張治法者好
學而貧年三十餘矣君聞之則衣食之使學遂爲
諸生復助之娶已而舉子君願行治法抱其子叩
頭泣曰非吾師吾且慮溝壑而安能爲諸生而又

安能娶而有子其待士有恩類如此元學士楊文郁歿而祭於社其塋乃勅建者塚壘十有二邑猶楊一科意其多藏許曰吾遠祖也腰臘拜掃既而爾之有力者悉發其藏聚其遺骸總塋之將葬爲田君大不能平唱諸生白諸當事者復其地仍葬之夫曹褒播譽於射聲陳寵揚芬於廣漢皆以掩骼之慈意符古聖也豈若郭君還舊墟於枯骨昭明德之不朽乎哉此其舉動豈夫世之齟齬者耶濟陽之令長吏民無不稱說感慕郭君者微獨諸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三

生議者皆以郭君之材術非廣文也而郭君殊無意爲有司不求先談當事者不能薦在濟陽六年而轉寧陽教諭君再任皆在齊魯之間齊魯之士固難爲語文學質行然皆素聞郭君之誼愛之如濟陽無何而感木疾遂歸君子謂郭君兄幾知命郭君事父孝弟詳爲諸生食廩矣夫婦暴亡遺三子一女君皆子視之君授徒甚衆而李一本者君舅氏之孫也甫數歲祖父相繼歿其祖垂歿時有少子呼君至牀下泣曰吾視此儼然者可託惟君

耳君來吾可以瞑目矣君爲撫煦教誨皆至成立一本今爲諸生君之高誼每如此君慷慨好振人之急而才足以爲之居非其位歸二年所嬰疾鬱鬱以歿惜哉益余猶及見君之父故側儻權奇人也貌偉聲音鴻朗能飲酒其意恒尚節俠慕賢豪遠近皆敬之稱其字曰郭朝重娶於李生君名訥字汝行別號頤玄朝重名良珠良珠之父曰隆隆之父曰守宗守宗之父曰鼎鼎之父曰宣是爲輝縣公之祖郭陵公者輝縣公之子侍御君之父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三

余嘗爲邳陵公志其墓矣故自宣而上者不復書郭君生於嘉靖丙申八月初六日卒於萬曆癸卯七月十九日六十有八娶劉氏男二長士鰲諸生蚤卒次士鯢諸生娶李氏繼聘陳氏女三一適諸生劉范疑一適歲貢生焦奇思子蕃一適栢鄉諸生魏邦寧士鯢十以是年十二月之三日葬君子卧龍岡之先塋求余爲銘遵君之末命也銘曰君之壽也將飛歷紫庭而困在未僚老於談經君之隱也將戲蕩高冥而一豎守之慘弟克興攝篠

跪局命實力憎歿而願余銘其墓也余則爲之銘矣

明故浮山縣訓導紹峯張君墓志銘

萬曆丙申八月八日紹峯張君卒于浮山諱至其子令名號哭數斷絕張君有老母及妻及弟及他子姪男女皆不暇慟張君而交寬譬令名稱蘇乃徒跣走二千餘里至浮山扶柩抵家越明年二月卜葬城東里許以張輩昌伯簡所爲狀來屬余爲志銘蓋君與伯簡兄弟皆與余成幼厚善以齒事

龍恩集卷之十六

畜如兄弟君復遣令名從余學而君舍我輩已矣張君名四科字仲賢別號紹峯其父諱瑜以歲貢爲西平令有惠政余猶得見之溫文君子也娶李生四維蚤卒繼娶李生君及斷事君四教君神采明湛性資英卓博精事學文采道麗蚤補諸生郎衷衷超等聲名日益高人皆以張君取青紫真如拾芥卽張君亦自以爾爾然有司數不收初與計偕賢書將出西平夜置酒待以吉語在商漏竟不

至後轉難之矣隆慶己巳學使者莆田陳公選諸

生儔者如千人聚恒山講堂令邵武謝先生平江艾先生師之數哀序其文藝君名與余鴈行然于衆人中獨推余讓之明年余與同學數輩舉于鄉張君前後計偕者凡九竟不售萬曆辛卯起家歲貢謁選得浮山司訓欲不往以李孺人命往年餘卒于官痛哉言乎當其弱冠馳聲軒翥思奮俯視青雲詎意若此焉已哉飛將無功下中封侯命也奈何君事親甚能得其惟心待弟曲盡友愛姪令德爲市井誣以大何君力辨諸當道得含有娶婦

龍恩集卷之十六

粟數斛其仁心爲質如此君之訓浮山也浮山在晉中號無文君至不踰年而浮山士翩翩文也待諸生恩禮俱至人人悅服上官令長士民皆以爲賢時南樂魏公懋忠撫晉亦聞而重之蓋以君素廣文中人而廣文故聲名孤起如是君顧念太孺人不置一日涕泣言于令長乞休令長固留之未幾無疾而卒諸生號哭如喪父母邑中罷市柩還士民哭聲震野諸生毀辱光之父政送至君家痛

哭而返親友迎君之柩無不痛哭者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君之才之行官止于廣文無貴賤智愚皆重之其歿也識不識皆痛之何必公卿令名才而好學天其以此償張君矣銘曰

嗟嗟張君而廣文焉矣而遂已焉矣而客死焉矣客既歸止生耶非客爾公爾侯靡暇罔夕厥聲之籍厥後之奕重泉寧問

明誥封武德將軍淮陽王公墓志銘

王公名順治字內甫別號淮陽其先常州府武進人有名勝剛者從戎燕山其子積用靖難功世襲百戶是爲昭信公昭信公子斌征楚五開等處斬獲功多晉世襲正千戶

憲皇帝時

崇簡王分茅汝南改授儀衛正生毓毓生瑩爲郡諸生讀書上蔡謝先生祠出李公遜學門下是時諸名賢如楊公來鳳王公相郭公五常熊公遇相與陶染切直所進甚深其詳載呂仲木碑記中然竟不得志而襲祖職以終生平以側授明威將軍

娶張生公七歲母見背繼母史待之弗子公事之母進無愠色退無怨言雖在孩幼而有閭閻之孝初從鄰山王先生授詩繼從中垣張先生授易以易爲郡諸生學使者陳公試第一食廩直指將公試中州士文高者羣之大梁書院教育之公爲汝南第一汝南於中州故才藪公翹秀一時譽望隆起然秋試數落庚午中丞李公直指學使者兩楊公睹其場屋之文皆極口稱賞以爲帥舉無疑乃又不偶遠邇皆惜之又明年明威公卒公以苦學攻文既成爲名人所賞識而不售於有司命也欲圖再舉武功爵例不得久曠祖孫不得相襲甲戌春乃謁選大司馬時太宰李公戴給事兵垣試公高等薦之於

朝曰控弦中的譚兵中歛文復爛然可觀宜咨各行間擢用人皆爲公稱慶然公文人見天下承平久文吏驕武弁太阜詘耻之故謝不往而寧爲前人之儀衛

崇藩貧困也儀衛奉薄而文奏多其費無從出則

稱貸於人而以軍餉償之公極意節奇毫無浮費
故軍不困而感其德軍士之缺伍者必移文其鄉
勾攝之所蔓引甚多且久公第於其本伍僉補卽
上官督責之甘受罰不忍累良民也故事軍較物
故者必相驗而後棺殮以爲慎重公曰父母妻子
之手詎有可疑乎是使不肖者爲勒索之計耳第
令以物故報益從軍之苦莫甚於藩衛公家傳廉
惠是以軍士雖貧而有樂生之氣往者藩府之官
惟

趙忠肅公奏

卷之十六

三

三

王之所約束無與有司厥後持文墨者惜葛藟之
義務爲苛矯直指之白簡及冷官而鄉曲細人乘
是以竊月旦之權公乃喟曰余所不欲之行間者
何哉而以備項撓臆持升斗祿耶遂投劾當道而
去所居精舍曰青箱館難家藏之書徧觀博涉爲
文擬司馬子長詩喜爲初唐暇則與諸同志探名
勝賞嘉節林游雲觀或對奕永日訴訴如也
崇世子尤好文儒慕公之賢延之東閣待以賓師
之禮與山人張不害日陪講幄多啓沃之益一切

書記皆出公手詞華體要彬彬合雅嘗督選官婢
遇士人之家輒度之卽非士人皆惟其所願不强
也穆汝麓王濟川諸人終身感悅壬寅春會
世子薨無見子而有道腹時公病以鬱痛加甚至
六月間元孫生公頓能起趨府稱賀無何復生次
孫公以妾媵多副遶慮他日不利
請封力疾草奏極其屬思婉變懇側片言隻字足
爲隕淚傷心用能感動

皇衷妾媵如數諸子登于

趙忠肅公奏

卷之十六

三

三

王牒公之功也然自是病日篤竟不起公豐碩白
皙居家孝友與人惟謙惟和而貫之赤心族人
有各納誨者性卞急數聞公勸諭化而柔良而納誨
早孤爲其伯兄所侵卒得保其故業人皆以公有
弄丸之妙焉公家無餘貲而好結客性不能酒而
善釀酒平生嗜茶烹法甚精客至無不盡歡者自
奉甚儉而恒念人之急衛所諸生之試於鄉者賔
興之費無所出公捐俸以成禮諸生不忍受公曰
俸亦公家之予也用之與賢不亦可乎故公之卒

也無智愚遠近識不識靡不痛悼之公生於嘉靖

庚子正月二十八日卒於萬曆壬寅九月十八日

年六十有三歲其子井伯卜是年十二月三日葬

於城北桃源舖祖墳之右求趙子為志其墓蓋趙

子嘗為汝南司理其時王公正為儀衛趙子門人

高陵劉貽哲之祖南嵐公為右史其父鹽運公寓

汝南貽哲與楊德興韓子端趙山甫輩皆居趙子

門下數稱王內甫雅人也趙子甚重之趙子去郡

為郎王公亦謝儀衛事及趙子隱鄆上王公歲相

趙忠肅公文集卷之十六

文以精茶餽之至井伯復以諸生高等襲職職事

彌篤公甲戌襲祖職卽于是年

誥封武德將軍辛丑

覃恩晉階四品配馬氏桃源知縣馬公應辰女生

二子長明汲卽井伯邑庠生襲儀衛

銘曰

猗與王公稱其有文脫屣世榮吏隱王門曰惟忠

孝罔不克伸散懷翰墨柄志煙雲匪怡而樂匪抗

而尊邇自乃祖暨于子孫龍文相襲朱郎是闡自

茲興哉我言維惇

明文學馮季壯墓志銘

馮季壯之歿也遂一年餘矣季壯見弟四人

最先歿伯亨次之季壯歿未幾而叔開隨之此皆

余之少而相親甚惟者而奄忽殂謝可不慟哉季

壯之子子劬卜以今年三月二日葬於氏庄祖塋

之東持觀察路養虛公之所為狀來求志銘蓋路

公馮之甥於季壯為兄少而從之學知季壯最真

季壯名嘉圖別號荷菴世孫柏鄉始祖三老公生

進進生剛剛生昇昇生敬敬生達達生鍾舉于鄉

為濮州守濮州公生余外舅與川公名時化是維

季壯之父伯仲皆前母褚由季壯羅出也生三歲

而父見背修幹督顏性資警敏母愛之又憐其少

而孤也有慈無威十數歲以兩兄之命從路公學

不督而勤旣而母又見背時余為戶部乃從余學

于京師其為文跌宕疎莽不事微巧有雄邁之氣

伯亨以書問余曰季之業何似余答之曰曩曩日

上矣旣而為諸生食廩然大比連不售季壯曰古

不云乎譬如農夫是穰是穡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學豈可以已乎且不學何爲愈益精力然竟不
先是叔開棄諸生爲真定標營中軍時時過家乘
駿馬束金帶前驅負簡矢騁從稱姪里人榮之季
壯謀于余曰不肖齒漸長矣恐淹留無成及今督
力壯猶能挽强弓亦欲爲叔兄耳安能與兒輩
弟子員振趨學宮以老乎余謂之曰今天下久無
事文吏生貴甚待武弁不以禮叔開性柔善濡忍
君剛人也豈能堪其摧笮哉季壯塞默而退遂止
而日忽忽不自聊棄去本業專爲詩成卽示余雄
通思義公文集卷之十六
適如其文欲以陶寫情志而沉憂內結歡悵故少
竟無病而卒季壯事母極孝歿後孺慕不衰外祖
老而貧舅氏四人皆養之終其身意氣慷慨每學
較鄉黨有不平事輒出正言排擯之衆皆折服其
才足以有爲而命運坎壈馮之先世有積德濮州
公長厚君子也余外舅博學能詩文儻自負僅
爲國子寄雄心于酒世傳酒吏四十三歿仲昌舉
於鄉第一才名方籍三十而歿伯亨有父風歿于
廩生六十二矣叔開五十八季壯五十三耳積德

者久而必興勤學者久而必遇獨季壯家不然其
在後之人矣子劬兄弟皆好學有文自茲其昌乎
季壯生于云銘曰
驚之將翔而斂其翮青雲在望翹首騰躑鬱伊佗
祭白日西夕下中者侯終歸幽宅君今知之胡爲
不憚

明文學郭長公暨配焦孺人墓志銘

郭長公名寔字公肅鹽運公之子也鹽運公名九
貢其歿也長公屬余銘其墓世系具矣郭氏與余
趙爲高邑舊族世德宦緒等伍蔡之好劉范之睦
蔑以加焉余與長公游處時其子泰階少距躍治
學或居西山人莫知者及長公病時方熇暑晝夜
侍藥艾不少咽親識皆言泰階善病恐不能堪而
泰階無倦色如是者五閱月長公竟不起泰階號
哭幾絕精蘇則學居喪之禮貫行之于是人皆曰
泰階非惟好學蓋孝人也其孝非今之孝而行古
之道者也居頃之謀所爲銘長公之墓者曰必夢
白先生或曰夢白先生不易爲文且杜門不出矣

矣此必不可得泰階曰固也必求之以盡吾心余
頗聞此語既而泰階來詞指甚哀余日以郭趙之
世好也長公之高誼也其父子余甚篤也且泰階
之巨孝也思不朽其親惟余是屬此何者可辭鹽
運公年逾三十而生長公尤慈之能食戒之曰勿
食于他也自是人食之即甘鄉弗敢嘗及從師鼓
篋不好嬉弄早歲爲諸生上列屢試于有司不收
學益精力遭鹽運公之喪致哀盡物無遺憾繼母
劉有子二人曰簿口需皆幼需早夭今簿爲文學
趙忠義公文集卷之十六 四
日上孝哉友于若閔焉之無聞言鹽運公歿時所
遺諸物一毫弗取宅取小者一區曰弟幼不能改
作也需之產可五千金絕不爲意庶母留有女厚
嫁之傭貧多逋負代償之女死代葬之而鹽運公
之舅氏呂景蒼繼母之侄劉甲才等皆賴其振業
以慰逝存之心從兄壘商城公之孫也資用不給
鹽運公愛其人于三百金令貸息錢久之無所得
賴其本併贖時鹽運公逝矣則以田與長公爲償
長公曰有田猶不足削何可支也不受既而壘亦

卒復予其子衷啓五百有許宗夏者貸鹽運公數
百金服賈于遼東偶坐事繫獄悉以所貸絕之而
致田于長公受之曰是善賈復給數百其子自潔
幼勤之業儒果儒矣仍還其田曰得志無相忘其
好施無厭如此族生疎死妻崔哭之喪明姑馮虐
之而逐其子欲嫁之決長公助其橐餕柏鄉趙潛
者與長公有連潛死子幼族人奪其產長公收恤
之二氏皆成節婦又有存孤之功劉國治者有名
諸生長公之師也早世無子妻王閉守無外侮少
趙忠義公文集卷之十六 四
而師王松郭養正皆赤貧生死無捐瘠之患皆以
長公故其不忘本如此長公所周人之困援人之
厄所爲人娶妻爲人送死無論親疎遠近其蓬飄
梗浮而遇者恒不問其姓名又捐宅一區聚童蒙
之貧者爲延師以教之又修徐家河等橋以濟病
涉如此等類難可具載長公既屢試不得志則爲
園于南門外泔水之上移石種竹求奇花異草于
遠方挿籬開徑皆有韻致時余與長公從兄廷尉
公皆里居數相招邀高邑小城舉足卽至至必極

飲而罷四方之詞人俠士多來高邑者長公皆傾
身下之恒譙集團中歌舞管絃凡可以適客者靡
有所愛自信陵君湯沐之後至是而高邑復多客
然得長公而益歡矣長公之神情氣骨不類無壽
者乃一病遂不起也長公所施于既多又藏鹽運
公之事起門臺祠開公于其上及爲園結客所費
不可算數人皆謂其所畜積厚比卒乃負貸千金
蓋長公當宜施時其視金錢糞土也而其智術能
散之而復聚之假令其在施予終不竭也余平生
愛信陵君之爲人讀其傳終日而不倦其客毛公
薛公當是吾鄉人毛公博徒也而劉向別錄毛公
著書九篇論堅白同異以爲可以治天下此豈真
博徒耶然以爲真博徒可矣余嘗歎燕趙間古多
奇士今何鮮哉稀也若長公者豈可謂非奇士哉
長公外爲疎脫縱任時游于裙屐少年中而內實
斤斤察察有所灼見覓絕塵品者志屈意隱天遽
奪之惜哉長公生于萬曆五年丁丑十月廿七日
卒于泰昌元年庚申十月十八日得年四十有四

耳配焦氏趙州焦秉彝女家世孝謹克遵內則生
于萬曆七年己卯八月十二日卒于二十八年庚
子五月初六日得年二十有二繼配張氏柏鄉張
思韶女焦生雲峙諸生卽泰階娶柏鄉李兵馬那
楨女雲嶂側室李出也聘寧晉監生賈範女雲峙
一子景福幼一女字趙州諸生焦啓之子泰階卜
以今天啓元年九月八日遷孺人與公葬于大營
村之新阡銘曰

長公慷慨允也趙人而克用之以達其仁有財不
歸有粟不陳族里寡寡莫或憂貧廢舉之術匪求
豐殷其才其誼貴較是闡折節禮士延迎忘劇中
情攸注喜溢大宅林庭芳譙四海嘉客燕歌趙簫
朝嗽夜月盪滌情志崦嵫未迫殤焉徂謝何其倉
卒行德不天有衆悲號朔風淒淒淚間開蕭條魂去
何之塵世難招人見其和莫知其超自非倥傯俱
窮蓬蒿書此片石以別賢豪

明文學張實甫墓志銘

余聞張實甫之卒也爲之痛心不勝焉實甫可謂

孝弟忠信者也其父張仲賢與余同學甚相契命之從余游其待余甚隆厚仲賢才士名高恒山大郡仲賢於士無所推遜獨與余審乃余與諸同學相繼舉於有司仲賢屢蹶竟以歲貢爲浮山司訓無幾而卒丙申之八月也實甫徒跣二千里走浮山扶櫬歸哭幾絕當此時趙之人士無不齋咨歎司訓如許才名僅爲令官又客死然實甫孝子才高是必能成其父之志實甫自髫髻卽好讀書不與儕輩嬉笑於聲色博奕之類一無所好能酒然

趙忠毅公集卷之十六 哭

亦非其好也日惟手一編而坐或朗而吟或瞑而思迅雷霑雨或不知覺每以勞致病則延醫醫之其父笑而謂之曰病不無少輟何如從容不至病乎然實甫直欲以日爲月厲焮掌之勤不能節宜勞逸也故能蚤有聲於諸生間而又謹言修行造次不苟郡大夫至皆聞其穆行重遇之而愈自退藏卽身家事足不一履郡朝實甫父執復有羣昌張君及弟膠西君後以軍功贈職方者皆折節與交而職方君將之長羅李司馬幕中征播州楊叛

首則以其子千里揖余曰以見累吾兄督誨之必不至縱逸廢學矣揖實甫曰足下其同胞視之無使卽于恬淫千里或有醉飽之失輒苦言規之其與人交如此司訓君之沒也實甫有大母母俱在堂內不勝痛而慮傷兩大人之心瘋憂飲泣神魂摧盡而又念勲名之不立痛先志之未成久之吐血遇斗猶強飯慰兩大人壬寅春長子範墜井死實甫哭幾絕明年癸卯春仲弟令聞醉騎馬墮而死實甫哭又幾絕自是病日益深長愁易怒不能自持一夕過周孝廉士元夜談漏下三商吐血不止昇而抵家竟卒實甫與人無長幼貴賤若畏若媚中有以自守而無所悟於人家非有餘而恒憐人之窘急盡力周之是以卒之日無識不識皆爲隕涕實甫之高才好學能文章竟以諸生終又僅僅四十且屢遭骨肉非常之變皆求死不得之事憂毒熏心其死久矣第生以待盡耳何其不幸如此哉司訓君但未得科第非若此也先是實甫夢王君嘉誥折簡招之須臾而三無何入一官寺見

趙忠毅公集卷之十六 哭

賁人緋衣象笏生選著作郎多所賓落獨取賁甫
賁甫降階見職方君以大母母在堂求爲控解職
方君曰幽明永隔便自淡然且君斷不逾三十壽
耳王君有名諸生與職方君皆先死而職方君素
輕死生絕類其平生語異哉命數一定其壽能越
之賁甫名令名余見其神氣黯黯熒熒如也字之
賁甫號之練陽而謂之曰夫陽也者明也健也明
故能照健故能飛非練之純而安能若是賁甫竟
以幽憂蚤死蓋萬曆乙巳二月十八日也距其生

賁思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墓誌

三十四

嘉靖丙寅七月初四日僅四十耳其季弟令望將
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之其叔父斷事君持侯
文學萬鍾所爲狀來求余銘余嘗爲我仲賢兄銘
已不忍捉筆何知又爲我賁甫銘哉銘曰

今茲者天厥道殊古孰之遂也而才則偃孰之壽
也而仁靡祐見聞孔稔心焉爲拊人生今情亦有
攸憮潛寐斯丘吁嗟賁甫

明文學劉公墓志銘

劉公以天啓癸亥三月廿八日卒疾力時屬其子

昌求志銘于余而馮于劬爲狀今年春余解官歸
昌與其弟遲來述公言以請余不勝痛傷也劉公
余弟孺卿之兒女婿也孺卿一步不輕出一毫不
苟取恒忿疾薄俗終日閉門讀書余甚愛之贈之
以詩曰目中無貴倨門外絕交遊娶棗強李生二
子八女其九則側室李出也劉公爲遲聘其第五
女初以門閥締姻旣而以意氣趣操成膠漆之堅
孺卿夫婦在時而二子五女相次夭折矣復聘弟
六女孺卿曰奈吾女尚幼何劉公不忍舍孺卿竟

賁思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墓誌

三十五

聘之無何而其婦卒明年孺卿亦卒蓋辛酉七月
廿四日也所遺第六女及第九女余撫煦之携之
京邸而聞劉公之諱明年第六女亦傷矣今見遲
之素冠而來也能不痛哉劉公名芳遠字含華別
號桂亭其先晉陽人也有名祀者來隆平家于小
孟村生得財得財生雄雄生雲雲生朝相以明經
爲蘭陽丞調新鄭永生三子曰太學詞典儀公謙
禮部儒士謨典儀公公父也明智有氣決個儻磊
落人也先世固富家至典儀公而益豐美矣典儀

公以公之貌偉而夙穎也延師授經期待之良厚
爲諸生厲志耽學典儀公性嚴急公克歡以順典
儀公遇事必與公議偶不合輒怒公屏氣斂容徐
察其意寤復理前語曰此事似應耳典儀公乃大
笑命酒極宴而罷典儀公歿公幾減性母趙孺人
泣曰兒不爲我慮耶乃強進餐粥母有妹及姪五
人皆貧公振恤之待其弟芳聞致美始終無間弟
有外侮公憫然奮曰與其侮吾弟也寧傳刃我之
腹耳傷者訕服元配李中風疾數作公伉儷之好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重刊

其母趙孺人手曰兒都無所慮惟以不得奉養
母抱恨人冥耳遂絕公顏然無機其待人雖疎
罔弗厚也雖寒細罔弗敬也而不可干以非禮不
可驕以富貴正似吾孺卿而寬大過之馮子劭之
父荷菴公才士其母公之從姪也荷菴能酒每過
之輒飲累日公不好酒而好客尤好嘉客談笑不
倦典劇亦能豪飲荷菴不幸早世公問饋存慰子
劭之母益備曰吾姊若妹惟姪在耳視子劭不啻
子姪曰是能振家聲而成宅相者也公生子隆慶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重刊

彌篤如賓之敬不衰此時公已三十謂李無子矣
而忽舉一子李歿竟不復娶公之長姑棚口于公
者二十年及歿值其子客汴公爲殯之歲饑有求
賑者無親疎咸量給之或曰此皆赤貧必不能償
曰不貧何乞責債何振公惻心于流冗之轉壑以
其田爲義塚掩之里中貧子弟欲讀書者創爲義
學又施田若干畝爲館師之需里人勒石美之事
有不平者率就公剖質輸服而退其以稱貸起爭
者輒爲償之公平生少病一病竟不起綿悒時握

春三月一日與李合葬于村西之祖塋銘曰
世衰俗敝舊家猶有真朴恒存匪時之粗是生劉
公惟孝克友身乃兄弟天其父母先疇之人青于

升斗以待窮乏恤其覆曰雖被凶荒親隣相守杜
居避喧蕭閒優受庭有花竹園有葵韭嘉賓至止
磐桓杯酒繫馬飯僕惟恐弗久至性如此世人有
不余季寡合于公特厚結爲婚姻俱非皓首二年
之間琪樹俱朽咸唐預定蒼素誰剖古人無數同
歸椿蔭德不必貴仁不必壽公與余季泉臺携手
道我歸來無所怨咎

明誥封董母劉夫人墓志銘

余與董司馬聞聲相慕而未覲也以余久栖巖巖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之故往司馬撫楚時貢我以書幣及入爲少司馬
值

今上修起廢之事余以虛薄未卽舉司馬力與當
事者爭殄殄焉竟能拔也客歲冬余起爲少司空
司馬自宣大制府入爲司馬乃始傾蓋歡可無言
也頃之自爲其元配劉夫人行狀過余曰某不幸
吾妻遂大殯其齡其榮其子性成人理稍可無
恨第其人誠賢爲吾妻而令之泯沒罪也願于志
而銘焉余久不爲文然司馬知已不敢辭也司馬

開州人劉夫人其先江陰人也徙于州之呂丘集
以貨殖雄于貲富而好禮與董太公同里交好幼
而締姻十七歸司馬此時太母張在堂性嚴重夫
人事之如景魯甚歡司馬嗜學吟披恒至丙夜夫
人以紡績伴之交相勸勵無俟梓宇萬曆己卯司
馬爲郡諸生有聲明年生子琨壬午司馬舉于鄉
已丑成進士爲河南司理夙夜營職又時時隨直
指行縣夫人自督教琨嬉則撻之有孫指揮者被
許畏罪饋珠而假以橘司馬欲鐫之夫人曰不受
斯已耳復有諸生田養民黜而賕于家司馬不得
已聞諸當道夫人曰公心迹旣白第請移其獄于
他官足矣旣而遷計部權稅崇文門如額而止再
權許墅積羨三千修石堤三吳永賴皆夫人佐之
也及司馬督餉東征凱還歷任山東淮南三楚多
所匡正辛丑督運抵通灣夫人曰吾多病無望生
子爲謀置貳佟後果舉子琬琬生而弱常嗣又星
命家言琬不利母遂寄養于外家己酉冬司馬以
布政入計夫人偕往曰吾念吾子也遂收養之其

慈之教之若此已而弟劉揮使卒無嗣夫人攜琬歸無何司馬亦移病歸時司馬與夫人父母皆春秋高愛敬兼隆允稱蔗境至董太公病綿悞夫婦不解帶而侍者數十晝夜竟不起得壽八十有二司馬枕由寢苦夫人茹痛飲泣慰太夫人出應吊客內外稱孝焉夫人習女紅中饋之事善蠶每躬親督婦女紡績子琬請曰母既貴多病得無勞乎曰嗟爾不聞女子生而弄瓦乎紡績職也吾殊不覺其勞以是布帛恒有餘以與嫗族之貧者久之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十六

五十五

三

琬亦爲諸生又置貳趙庚申

光宗立徵司馬爲少司空明年生子璇夫人病側結矣摩弄之忘其病踰歲携之歸四旬而彌篤盡傾其橐中所有等分之或謂夫人子長卽厚之詎爲私乎曰皆之吾子也孰宜薄者謂琬等勿積毀如念我者各敬爾身太夫人老矣吾不得終事是在汝父與汝輩耳言訖而逝夫人喜奉佛好施不食濃薰司馬宦遊急公不暇及私卽諸子讀經亦以委之夫人不必問爲國于城西南隅沼魚畦蔬

曉花列果歲時佳序輒載酒奉兩大人游賞有核孔庶極譙而罷客至無論賢貴皆加意稱之蓋余讀子夏序關雎之詩曰樂得淑女憂在進賢賢者卽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其序小星之詩曰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于下能盡其心婦人之性尤多妬忌故以進賢爲難豈惟婦人古有之百姓王人莫難于不妬而進賢死爲易夫余庸人也當廢棄時司馬乾脣燥吻使典銓者用之而後已况賢于余者乎夫人既有子又置左右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十六

五十六

三

誥命封夫人俱蒙

特恩于三長琬府學廩生娶舉人張鳳鳴女次琬府學生員娶稷山令郭守畿女又次璇尚幼孫男二鑒鑒孫女二長適王計部一鳳之孫燦次適崔京兆邦亮嫡孫鑾銘曰

天生上臣吉嬪與偕國之攸賴若恤其私猗董司馬才足匡時經營四方入統六師勲績維光內行禕而室有益友順而能規亦既有子繁衍爲期多

置副造屢夢熊羆爲婦則孝爲母則慈至性不妬
丈夫所稀虞丘相處取誚樊姬司馬好賢內助非
微生則貽封象服是宜歿聞于

朝詎云無儀窳窳之事

帝命臨之煌煌

異數泉壤光輝惟德之致故足以矜余爲茲銘無
愧陳詞

明敕封呂母趙太孺人墓志銘

趙太孺人者呂封君顯庭公之元配也以子給諫

趙忌菽公文集卷之一

墓志

三

君令崑山最封孺人顯庭公先歿稱太孺人太孺
人處士趙公克進之長女也趙與呂皆柏人洪族
母崔生太孺人遲甚愛之與之語若傷也太孺人
不待教訓而動協德象沈靜寡言笑尚朴素勤女
工父母愈益愛之以爲必貴十五而歸封君時封
君家於邑北之正元里先業中衰舅姑具在姑張
孺人性嚴見新婦富家女能勞苦一絲一粒皆愛
惜又小心柔從得其懽心愛之異於諸婦歸十九
年而生給諫君兄弟四人乃徙居城中封君故野

落好飲酒不屑問家事一以委太孺人太孺人勤
劬黽勉極力支持不至乏絕給諫君兄弟少皆魁

壘不羣奇穎夙著能通經摘文封君性亦嚴每督
責之聲色甚厲兄弟戰戰靡所措躬太孺人雍容

調解之至其飲酒時又若縱任不省者然皆恐太

孺人真志不敢暇逸也給諫君成進士爲峴山令
時張孺人尚在同就養美衣珍食必親上之色愉

而禮肅其待諸婦極有恩厚下至臧獲皆善遇之

無所呵詈然閨門之內井井秩秩如也每教給諫

趙忌菽公文集卷之一

墓志

三

君兄弟居鄉務下人卽有侮固當容之况先行無
禮耶性喜施先族人次姑家丈母家沈諸婦家以
爲常微時所受人之施雖小必終身記憶報之曰
彼詎知我今日乎太孺人晚年多病延醫不效仲
氏遂習醫病良已巳酉之夏給諫君以農曹歸省
值太孺人生日給諫君兄弟暨諸孫肆延陳兄屬
趙子爲詩歌稱壽鄉里中皆言呂太孺人子孫衆
多並列衣冠皆才而且孝可謂人倫之極樂矣先
是太孺人初至封君祖呂太公尚在一見之卽謔

曰新婦福人也必亢吾家至是皆服呂太公先知
給諫君始讀經時外家資給之甚厚厥後封君父
子既貴所報之亦甚厚今太孺人之母尚在食報
未艾也豈非天道哉太孺人以庚戌春閏三月十
七日辛距其生嘉靖丙午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
十有五男四長兆熊卽給諫君今爲戶部郎中娶
邑庠生魏大京女封孺人繼娶忠義前衛武舉官
趙洪女次應熊廩膳生娶邑人褚安邦女次維熊
廩膳生娶隆平庠生陳大猷女次夢熊舉人娶邑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壽官任柱女女一適邑解元馮嘉遇子庠生思朴
孫男女十七人自兆熊出者男四曰升俊聘高邑
太學生郭霑女曰升第曰升華曰升位女一字邑
庠生魏文煜子洪載自應熊出者男一曰升岳娶
邑武生趙大正女女三一適元氏太學生李棟子
念忠一適趙州舉人屈其興子庠生乘一字趙州
鞏昌知府張居敬子駒自維熊出者男三曰升中
娶邑庠生李端蒙女曰升公聘邑武舉魏炳女曰
升家聘馮思朴女女二一字邑庠生魏文煒子培

自夢熊出者男二曰升階庠生娶邑選貢生魏文
燁女曰升堂庠生娶趙州庠生周葵女女一曾孫
女三一字寧晉郡庠生劉儒偉子顯祖給事中文
炳之孫也皆升岳出給諫君兄弟將以辛亥九月
之十日啓封君之壠合葬焉屬趙子爲志銘趙子
曰呂太孺人之女爲余內兄馮仲昌子婦其姑性
尤嚴婦重足累息畏之太孺人絕愛女令他人處
此必至戚怨毒太孺人第教女以卑弱曲從終不
失親戚之和豈非賢達人哉不者安能提福昌後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若此乎銘曰趙郡之趙世德所與碩人賴呂竟克
外成君子飲酒室家是營式穀厥嗣以榮厥生匪
生惟榮歿有餘慶令德今儀永垂嘉名
明王母周太孺人墓志銘
周太孺人者安定令王公之配王選部之母也安
定公以癸巳先歿今年庚戌七月一日選部歿選
部病久不瘥太孺人年老視之牀蓐間已不能堪
至其歿則人皆曰太孺人必不久矣至八月九日
果不起慟哉是何等賢子乃不得送其母以終而

竟使之以哭死是何等賢母乃不得送終於其子而見其死以逐之痛哉安在其作善得福太孺人之父曰周處上巍居于寧晉之南小麻村家世淳朴處士娶楊生太孺人時祥光燭室少長沉靜寡言笑兼備四德歸安定公及姑舅之在安定公爲諸生貧太孺人夙夜勤劬自污澣織紵井臼以及禾稻雞犬之事靡不躬親手涉未嘗告勞相安定公苦學攻文名聲蔚起爲諸生高等已已拔入太學數預秋試不得舉謁選得安定志踴躍不伸以趙思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選部亦以忤時削籍無何而安定公歿選部之孝蓋得之胎性其所以聚順奉太孺人者無所不至太孺人嘗病瘍且危選部無遠近延醫醫之竭誠禱祀竟瘳議者皆以老人不能病病而復安選部純孝之所感也太孺人生於嘉靖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壽七十有九其孫元佐等以今年十一月一日與安定公合葬於邑北石柱村之先塋銘曰母之歸人之美以文翔王氏與有美子秋然升時直臣飛天聲母心愉壽且寧夏隕霜摧蘭衡母心裂魂神傾聚者幽離者明何憂喜何吉凶婦德舉母儀成子也孝臣哉忠卜宅茲惟休貞億萬年氣鬱蔥

明勅封郭母李孺人墓志銘

李孺人邑著姓也父李公故邑諸生娶王生孺人端嚴沉靜父欲奇之不輕以許人郭封君娶申孺人年三十未子李孺人家於邑南門外郭居門內知李孺人之賢申孺人勸封君求之慮李公不自也然李公素重封君世積德封君其時爲諸生著

名鸞翔蛟奮可立待無論其後必昌也遂許焉家
人有沮之者曰兒女子惡識孺人歸封君逾年而
生侍御君侍御君生未月而孺人病申孺人使乳
母乳之而自推燥就濕撫侍御君申孺人直以爲
已子孺人亦若非已出也孺人事申孺人極恭謹
然猶有讒口界之者孺人絕不言而瘋憂熏心遂
長有病矣隆慶丁卯申孺人卒此以後侍御君乃
知孺人之出也封君之教子極嚴孺人實從吏之
外親有私乞者恒靳之第令不至饑寒稍退而朕
望曰恐誨之驕奢吾不能供也庚午封君爲鄢陵
簿孺人從之官封君之言曰吾闕於命不能掇科
第而爲此官所以猶不棄者將欲稍稍種德於民
以行吾志也豈苟乎哉孺人曰固知之久矣居小
官爭小利者豈君耶壬午侍御君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試宰朝邑孺人與封君之朝邑踰月歸曰吾
不能坐而無爲也以朝邑三年最封爲孺人侍御
配胡同封矣孺人毫無假借一家之中長幼男女
及於扈養跼跼如也秩秩如也有一弟二姪爲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六

墓誌

三

娶婦稍有過卽拒不見痛自刻責而後見之封君
晚而好客孺人督中厨飲食甚設不以爲費丁酉
封君卒孺人則令侍御兄弟析居而日惟靜坐禮
佛誦經仁祠之敝廢者貧人之無衣食者施舍不
愆先是戊子時侍御君入
覲過家孺人病瘳矣封君過余曰奈何余其時適
有聶鍊士所饋五氣丹以與封君孺人餌之立起
然孺人無時不病越十八年乃卒壽至七十病與
壽不相妨也可以觀命然孺人誠賢亦可以觀道
孺人生于嘉靖丙申十二月二十八日卒子萬曆
乙巳六月二十四日男四人侍御上以今年
丙午四月之十一日合葬於封君之墓銘曰
惟家之興必繇吉嬪封君無子以俟孺人乃有美
子國之俊臣父母乃封逝者不泯母儀內則其極
允臻音形有滅德象長新
明勅封胡孺人墓志銘
胡孺人者郭華伯侍御之元配也孺人之父曰仲
臣以年德賓于鄉飲孺人少而端靜不好嬉笑其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六

墓誌

三

祖曰是女必貴年十六歸侍御侍御已爲諸生矣
適母申漬病父鄢陵公趣爲侍御娶欲得逮養娶
三日而申孺人就世邑家法稱郭爲嚴姑李孺人
待孺人殊不假辭色卽至冠珠揚帔猶象叱之孺
人事之愈益恭侍御諸生時爲文稍不當鄢陵公
意輒譙讓孺人愛之廢食侍御愈益發憤壬午孺
人夢天以墨賜侍御是秋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
朝邑令趣迎兩大人奉養備至三年上積封鄢陵
公如其官兩姑及孺人皆孺人云已丑徵爲侍御

趙忠肅公文集

卷之十六

李

三

明年念兩大人移疾歸壬辰還

朝會倭奴侵朝鮮聲且內憂

朝議以經畧往侍御疏執不可謫懷仁典史二年
人爲刑部主事踰月削籍歸而母趙卒明年其父
卒皆侍御爲葬之情禮俱盡里中皆嘖嘖嘆孺人
孝如此詎可謂生女不如男也又明年孺人疾作
晝夜不能卧卧輒氣締欲絕稍愈則鄢陵公卒孺

人痛哭不休無復起色矣孺人執勤出天性未盡
細碎必經于懷出于手其病時侍御無遠近爲延
名醫至卽聞胡孺人勤苦人也謂須一切無訾省
乃可愈而孺人不能孺人相待御和而能敬事無
小大必以告而後行父母家有私乞者曰吾一錢
不敢私與人若輩不知世上有清濁事謂居官者
皆銅臭吾家老幼衣食仰奉人耳寧有溢耶孺人
卒之明年戊戌十以三月二十七日葬于塔兒張
村之西龍岡之原侍御屬余銘往侍御言事左遷
趙忠肅公文集 卷之十六 李 三

趙忠肅公文集

卷之十六

李

三

時余正在朝救者甚衆不能拔又待命不下余日
日載酒慰侍御侍御神色自若其醉態如吾兩人
山飲時侍御稱孺人之言曰言官固風波也第恐
憂老親耳可謂達于忠孝之理者矣聞閣中乃有
如此人宜爲之銘銘曰

緊胡孺人之墓也是其夫名侍御也仰叩閭闔進
活國之謨者也是從夫于播越恐懼琴瑟以娛者
也中道脾合青雲潛附往淑可嗣萬期且暮吁嗟
乎孺人

明勅封周母徐孺人墓志銘

徐孺人者朝城令周長卿之母也長卿爲朝城三年令聞大起考績稱最

封父松山公如其官母孺人兩大人皆迎養官邸受

寵命被章服長卿與其子溥拜於膝下甚歡也此

辛亥五月也長卿惟有子溥年二十五明年六月

溥病甚孺人與之歸歸未月而溥卒孺人不勝痛

而又念長卿止一子而忽夭折想魂異卿不知作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墓志

三十七

何狀則又以九月之望促駕東行六日而抵朝城

母子相見益不勝痛六日而病病四日而卒嗚呼

痛哉母氏之慈如此哉是以長卿踊號若不欲生

然念杖桐之義遵先王之制抑情自持久之卜以

癸丑二月初八日葬於韓村之祖塋乃請於趙子

曰母棄不肖孤已矣不肖孤卽死不能活母氏惟

是母氏之淑德懿行種種可稱述惟吾師志而銘

焉以不朽母氏其事具列於狀狀曰周氏世爲趙

州人徐孺人者州處士徐公臣之次女處士公州

之富室也有肥田四十餘頃周氏田五頃耳又饒

瘠孺人歸封君乃朴素節儉朝夕劬心此時封君

父在姑李乃封君之繼母也封君事之孝孺人佐

之姑益歡封君有幼弟三人皆衣食於孺人父憐

之欲令析箸孺人不肯決曰是慮婦之勞而怨耶

此自婦職而乃以埤姑耶卽無爲娶婦矣父母大

賢之及封君父歿諸弟皆壯有室食指繁乃不得

已析箸封君僅得田百餘畝而志意疎濶不屑問

有無又好與里中豪賢游每至則肴醪精好極譔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墓志

三十七

而罷長卿始鼓篋時封君督之嚴孺人曰是不必

嚴乃躬自紡績而使長卿讀書其傍卒業乃退以

爲常以是長卿學日益進戊子舉於鄉家用日饒

封君好施子以謀之孺人皆忻然從之其自奉甚

薄而積以待散長卿屢困於春官謁選爲濬縣學

博既而遷朝城令孺人戒之曰令者民之父母不

愛民則不可爲父母慎之哉長卿退而自矢曰愛

民若吾母之於吾兄弟庶可免於戾乎是以朝城

之政惠孺人之化也趙子曰長卿兄弟從余學以

知其母之賢狀有缺無溢也人生而爲婦女甚難以成子姓爲幸成子姓矣而以子貴者千百而幾貴矣其子未必賢也長卿之爲宰其隣邑之君子好之可不謂賢乎孺人又何憾焉孺人生於

銘曰

母胡歿歿以慈賢厥子被蒸黎百里寧慈所施德之榮簪以青冠垂珠德之宜子之孝哀靡遺臚厥美昭來茲

明張母解碩人墓志銘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五

郝碩人者平定州居士張南亭公之元配孝廉張緯典之母也父曰南槐公母趙舉四男子爲文學女惟碩人生而淑慎四德夙成父母甚愛重之郝與張皆以貴雄而南亭公之父北洲公與南槐公以節行意氣相推結士大夫之賢者皆與二公游處故二公爲婚姻碩人年十六而于歸姑王碩人性恆督諸婦晨起賦之事終日作勞不得休息先後或苦之碩人曰執勤婦道也安得自暇逸乎南亭公於兄弟四人中最少碩人後至善事王碩人

且甚賴其力王碩人乃歡居歲餘北洲公捐館金南亭公兄弟析居公性豪儉不屑言治生之策而好施于宜碩人所爲飲食多方奉王碩人者如北洲公時無或缺者如是者十餘年家日以瘠矣伯氏嘗治宅諧之三百金南亭公悉撤碩人嫁時步搖簪珥佐之若遺也而仲氏與公同宅其子嘗被逮欲鬻之以求挺而富家弗欲其割公與碩人計悉以與之及緯典兄弟漸長食指多碩人必不向人稱代曰是安爲此竊自棄也者第他他自勞苦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五

百計生殖以能不至困絀久之緯典爲諸生貧益甚至爲胡餅鬻之取其麩以餬口歲丙午緯典舉于鄉家漸紓矣或語碩人鄉舉與有司頡頏稍事請託卽富可立致不者猶諸生耳又奚貴鄉舉焉碩人笑曰固也無如彼不能爲何旁邑令有惡其富家大慙者殲而肆之於塗子弟皆逃匿不敢收令鉢其意于緯典曰必百金乃爲請緯典佯諾之爲復其家終不愛一錢碩人聞之甚喜緯典有二兄皆先歿以獨子恒依膝下碩人則從吏南亭公

命之去城市讀書山館野寺中緯典是以學博且深顧屢不第碩人素少病卽病不過一二日嘗病踰月見若神人者立牖下俄而愈至今年春緯典計偕後遂病然緯典歸後猶得待醫藥者幾兩月餘綿悞時所親有以幣禔者碩人曰吾平生不妄取再三往受其直乃留之見緯典之不勝痛曰勿爾顯親可也碩人天性仁慈聞親戚隣里中之患厄困苦者未嘗不流涕戲欬也必白之南亭公振恤之臧獲之病者必手爲湯液飭粥藥之仲氏嘗遺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上皆國家之封爵余題母以碩人碩人者君子之稱不爵而貴者也然文學如緯典必能顯其親矣碩人生子嘉靖癸丑三月初九日卒于萬曆丙辰四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四子三云銘曰富貴易得君子難成猗與碩人德象之行式穀厥子允迪廉貞其嘏伊何玉實芝英其飲伊何文露華清隱不爲約顯不加榮卜宅子茲長夜昭明

明浮山訓導紹峰張公元配石孺人墓志銘此余友紹峰張公元配石孺人之墓也孺人今年八十矣賓昏爲之稱慶以其子著甫之意求余言以觴蓋張公與余同師甚相契著甫之兄賓甫之子達宸皆師余著甫以孺人之重余言也是時孺人無病但老時眩昏時明曉時食時否著甫欲其歡而遂明也然竟不起著甫卜以閏八月十七日與張公合葬求馮潤華進士爲狀徵志銘于余余嘗銘張公典實甫可以知孺人矣余弱冠與張公爲諸生同學于恒陽書院張公居趙州余居鄆上往來過趙州則張公留飲食之時公父西平公汲

李太孺人俱在西平公愛余知于色也飲食賓待之豐備柔嘉此時石孺人爲冢婦家政皆所攝理西平公李太孺人坐而娛老張公出而從師結友無所還顧張公名士竟不得科第賴孺人瑟琴之好以不至鬱鬱張公以歲貢爲浮山訓導念李太孺人在堂不欲往曰白髮而青矜甚醜聊復廣文耳孺人固勸之士不乏繇廣文顯者事姑在我無慮也張公不得已往年餘卒于官實甫兄弟有婦矣孺人事李太孺人送之終甚肆也張公蓋丙申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三十一

生于 云 銘曰

家之鼎盛淑媛來歸若迫若悸若處于微天降鞠凶折棟崩檠悼心而圖以卽于夷婦則克婦母則克母有子有孫曾孫既有經學世承惟孝惟友哉穀方來八十其壽匪壽之將厥德靡朽

明趙母李孺人墓志銘

李孺人之卒也六年于茲矣卜以今年嘉平月之二十日始襄事蓋孺人卒之時其子殿之哭曰必爲諸生乃葬吾母又其時孺人弟李太史汝立始成進士在京邸今殿之爲諸生而汝立以太史移病里居殿之乃因汝立求志銘于余余太母汝立之祖姑也汝立之父別駕公愛重余甚疾力而命汝立從余學時汝立尚少也余是以知李孺人之賢別駕公娶袁孺人生孺人蚤五十外乃有汝立別駕公愛孺人十五而適柏人趙氏趙氏世爲柏人富家勤儉姑每日未出呼家人起小大屹屹至于夜分以爲常孺人習聞弄瓦之訓不以爲勞事舅姑順與先後和言動必以禮殿之之父鎮撫君儻募任達頗狎鄙鄆少年爲樂不計貲財然其姻戚多衣冠舊姓鎮撫君又好客士大夫之好事者過其家輒無遠近取酒徵名倡調絲弄笛宿宿信信極宴爲娛孺人旋旋辦中厨多方而咸美僕隸皆得厭足恒漳間士大夫皆稱鎮撫君猶有其先

平原之風焉孺人暇時則諫鎮撫君稍遠諸少年
漸祛輕俠之習微獨少年卽衰衣垂帶者亦未必
佳也鎮撫君素無機慮不能用其言久之家產日
縮以至于僦先是鎮撫君有族侄孺人救其殍匹
其鰥厥後乃挑蠹姝禍使鎮撫君弟之丘婦與誦
而已助之非郭尚寶幾殆里中稱士紳者或給之
欲吞其產竟如孺人所億孺人日憫惻不自怡曰
吾迫生如此不如死之久矣恨不見吾弟與兒成
耳孺人猶及見汝立成進士而歿孺人極孝見其
父晚而得汝立又見汝立少而英秀極喜嘗過其
家見汝立衣青布單衣易以文綺譙若賓客猶曰
何飲食之也別駕公卒于東昌孺人聞之殊哀毀
其後每忌辰必至墓前哭泣十餘年如一日蓋余
大母自少至老以勞苦爲樂頃刻不能間其急親
戚之困不知有身孺人皆甚似之汝立曰婦病癯
未恆也其家從一游食黃冠乞藥曰至午向東南
隅跪飲如期笑而飲之甫下咽而卒或疑其鴆焉
然是時余內弟馮叔開之季子亦飲此黃冠藥而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十六

七

五

卒殆不可解也孺人生于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
廿八日卒于萬曆三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得壽五
十有五生子二長大正武生娶史氏隆平省祭官
春節女次大邦卽殿之娶焦氏趙州序班紹女女
一適高邑尚寶司少卿郭公實長男之幹孫男三
長輔管聘邑庠生任民悅女藩晉聘邑人刑部郎
中路公一麟孫女大正出承晉大邦出孫女四一
適邑庠生呂升岳一適邑庠生楊隆治男如楠一
字唐山武生孟泰男俱大正出一未許聘大邦出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十六 七 五

銘曰

嗟碩人洵女士性婉嫻深達理家方興迪弗怠心
力詘運中否卽長寐百憂弛天所弔昇以千子之
孝揚先美弟升朝爲太史徵茲銘垂萬祀

明處士端吾史翁墓志銘

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史翁卒于家余聞之泣然隕
涕曰嗟乎余小子與諫議君至深翁猶吾翁也余
每欲一見翁翁竟已矣二十八年正月諫議君家
拜太常北上過余手張文石儀部所爲狀屬余曰

先君墓蓋未有志銘也以俟吾子嗟乎余既弗得見翁也已矣固願爲之志銘以吐其心腹肝膽焉憶昔己丑之歲余偶上疏言事太常君時爲諫議有同舍上疏駁余太常君上疏以所駁非是與時左安有室誹而市隨者余二人皆引去是時余與太常君僅識面也旣而聞史翁甚喜曰言官安得不言貶斥常事耳嗟乎人之情皆欲其子一日而耳車安得有公忠心如史翁者此余所願見扶服而拜之者也壬辰余起家考功太常君起爲諫議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主

後余至明年春大計京朝官余得罪削籍太常君轉都諫則閉門不出上疏言時事難救正及考功無罪衆救不能拔臣卽出無益時尤以余二人爲黨太常君又引去蓋太常君成進士讀中閤書及爲諫議至是餘十年矣未及考績封翁官云翁礫柯叔宕耻齷齪細謹信心直前不能翫隨俗譽意所不可卽豪貴愈益不附卽強有力愈益不詘甚或唾罵之人頗以爲難近然口之所言胸中都盡又能愛人之急久之皆以翁直人也事父東橋公

母儲孺人甚孝東橋公卒翁爲諸生不得志則督其仲弟業儒無廢前人之業其季謀析著翁泣謂曰弟狎于諸殯而謀析著吾聽之是肉吾弟于餒虎也不可言已復季季感悟翁遂悉以家人產付仲不問終身不析著也儲孺人苦多女後將勿舉翁曰奈何以諸男銖兩贏戕天性耶遂私乳之長而以字金沙鄧甥儲孺人則大喜翁仲父嘗苛督翁翁事之逾謹適仲父見繫翁盡力脫之仲父感而歎曰吾乃今而知吾不可無姪也族有管庫者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主

鋤虧莫償邑長吏誅償于族某不足斃獄中蔓施及族人邑長吏方怒無敢收其尸者翁取出殮之爲償所通有奴計主者將據翁爲證翁厲呵之邑長吏右奴欲得翁一言爲之地翁竟不可主以故得直持金爲翁壽翁謝却之翁故伉俠自喜及見太常君事親行身矧矧若畏也翁乃務爲簡括有事不白於人者手書示太常君曰吾是事誠若爾旣不白無庸求直第爲我白薛君薛君知之吾卽負不恨薛君曰友人薛敷教以身也其畏義若此

太常君家居奉翁甚懼獨以未得封爲缺翁曰不聞以善養乎爾不愧其官榮于吾之有官也先是太常君初爲諫議時輒欲有所言以翁爲念翁察其色知之曰吾業已令爾官復顧私耶疏上言斥貂豎同年生危之馳告翁翁告以語太常君者同年生歎服去蓋翁之奏太常君于朝家久矣太常君三仕三已得行其志誠知翁之意也後其身之寵榮而成忠以行古之制此豈與世俗同乎哉太常君爲世顯人譙臣不亦宜乎史翁諱褒德別號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端吾宜興人也家東湖濱遠祖崇漢封漂陽侯數十傳從隸而徙史莊自史莊徙則居義莊曾祖廷族生弼弼生笈號東橋公爲邑弟子翁之父也東橋公蓄德行義遠近嚮之其所從來遠矣妣儲孺人實生翁翁諱褒德號端吾配黃孺人生男四人長卽諫議君孟麟娶上舍徐仲女次仲麟娶邑庠生萬士裕女繼娶李某女次叔 娶邑庠生師道傳女次季麟娶上舍陳五常女女三長適上舍萬晉次適邑庠生陸經明季未字孫男九堯典聘丹

陽姜參政士昌女舜典聘武進吳參政之龍女禹謨聘金壇太僕寺寺丞于文熙子邑庠生玉嘉女湯誥聘同邑浦城知縣儲昌祚女文謨未聘俱諫議君出臯謨聘邑庠生黃某女稷謨伊訓俱未聘俱仲麟出周書未聘季麟出孫女四三叔麟出季麟出俱未字以萬曆某年某月之吉葬翁於雲幕之北翁所自卜也銘曰

天福恒象曰道光明史翁廸之厥嗣以享以毗王國匪求我榮其歿也神陳佞骨驚卜云其吉宅茲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休貞

明處士崔公暨配潘孺人墓志銘

崔公名科字雲程別號禹門崔元暉之父也其先居山西之洪洞金元之際有名恭讓者始居于內丘之白芝川又徙於禮義鄉傳三世生節節生榮榮生亨亨生鴻鴻生珣崔故多貲至珣而益盛然其人朴厚好義喜施恒多儲藥物濟人之病嘗行路拾得數百金悉還之其人里中稱爲君子生六男子皆爲延師授經成諸生者三人其五子各守

身者崔公之父也娶唐山卜孺人生公穎慧學
不督而勤十三能屬文從長姑之夫王近津先生
學詩先生之子田號能說詩然公每有獨得田折
心服之十五娶潘孺人恒就師於外時督學直指
率不歲試大比時所收弟子員又甚少甲子督學
徐公於內丘取二人而公爲首公益自負奮學然
家日貧父數譙公以不治生產養父母公遂歸時
與諸傭保雜作有間則披誦田圃間每爲疾風所
裂掩卷自悲仰歎低泣莫可告語也卜孺人卒竭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六 全

公志士也自是大爲蘇公所重而元暉與其弟
敬叔皆夙慧王文公所爲督趣之甚苦癸酉大比
元暉入學公竟不售先是公寵祀卜語於市有呼
而應者呼者曰吾汝子之呼豈汝呼耶公固知其
命之不利矣蘇公以元暉愈重公數資給之然公
以拓落不得志則日以酒自遣不復授徒卽元暉
兄弟之學業不復貴省無何蘇公遷去遂困不可
支乃携元暉游大梁之墟觀信陵夷門之遺迹與
夫司馬鄒牧之風流文采以開滌志意發舒耳目
趙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六 全

此之轉圜都忘他人不能忘或構陷之往往見中
傷鄉黨修以爲長者卽其人亦以勝之不足爲巧
而被惡名有自悔者故里之閔者每得公居間而
解曰崔公無心人也崔公少時其祖尚在極愛之
曰必是子也吾家以儒興者公以諸生老然元暉
兄弟竟皆成名士公實式穀之矣公卒後元暉春
試又不利自念公既不逮養潘孺人在堂乃仕爲
隆平廣文隆平距內丘一舍許潘孺人往來元暉
兄弟間甚便元暉庚戌又不第孺人以七月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墓誌

三

日卒孺人唐山屯人也父潘公名尚德初歸公時
姑卜尚在卜旣故而公爲父所逐裸身出公授徒
於外孺人躬紡織春汲日夜矻矻或爲人縫裳刺
繡公及元暉兄弟得以橐饘不絕晚年家稍溫然
每語及困苦時教諸婦以儉乃恒濟人之困苦曰
吾不能忘昔日之難也崔公生于嘉靖二十年十
月 日卒于萬曆三十二年二月 日享年
六十四歲潘孺人生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
日享年七十一歲生男子三長萬仞卽元暉

二

蚤卒元暉兄弟卜以辛亥十一月之七日合葬于
馬峰岡左先是余聞內丘兩崔皆才及皆之則皆
端雅志識甚高非流俗之所謂才也余乃令季弟
孺卿與元暉給爲婚姻焉於是來徵銘銘曰

如彼流泉壅闕却曲旣脫於險則故大壑行道不
已後必有福崔公之生一何多艱厥弗顛隕內助
之賢以誕哲嗣文采龍麟旣壽且樂惟神所勞乘
化同歸幽壤有耀客來會葬其車麟麟其馬駢駢
觀者訖說匪直豪貴實多雅人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墓誌

三

明郭處士墓志銘

郭處士諱楠字惟喬諸生郭輔宥之父也其先太
原人永樂時高祖亮遷於趙之大石橋亮生完爲
州諸生完生相相有兄朝甚相友愛同居至老朝
生時華時安等相生時靜時華以其弟不能與同
居也絕愛時靜而與之同居時靜娶喬舉兩男子
處士次也時華娶李尚無子則取處士爲子時友
三日耳處士數歲而兄夭兩父母共撫養之處士
淳朴端謹寡言笑愷之而不驕少而從張活泉先

生學春秋不督而勤業既成而所生父母相繼卒時華性坦蕩不屑問生人產獨喜爲園亭時花木繁禽鳥穀旦良辰結侶陳坐選名倡於青閣撫流徵奏淥水切倚沉酒處士父爲商逐什一之利以供之至是遂日貧園亭虛樂事廢矣處士見伯父意鬱鬱不自得也跪而前請曰兩大人春秋高家貧兒自揣頑庸不能卽取青紫願棄而商庶稍得賴以爲兩大人甘脆之奉伯父不甘曰爾學且成矣吾寧食蕘糲不願爾商也處士不敢請久之家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墓

不若好與之見得安意奉母母遽忿曰爾父死欲背我乎我七十老矣誰依哉成士泣告不敢具言叔之謀難與爭母斷斷不可時安果訟之州母自往控顧州大夫不聽產竟分而處家再貧母悔且恨屢斷絕處士寬慰之萬方終不能夷也處士詭言吾家產得之商耳叔不能使兒不爲商今復富矣乃飾錫錠曰銀以奉母令藏之母乃爲解顏處士敬叔如未訟時時安亦悔無及竟病且死呼處士曰吾無他惡但處姪士事太謬勿遷怒諸弟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墓

未嘗譙詆遇之執雌處後而勇於義一錢不妄費而樂振人之急隣家嘗有失火者衆以爲處士家皆至知其非也羣立而觀望會大風起男子侯山等數十人跪而祝天處士謂衆曰公等爲僕意甚厚何不救隣火救隣火卽救僕家也於是衆應聲撲之火滅處士家簷椽皆焦而不焚其得人心如此處士晚益饒足其作室不高大而秀其飲食不豐渾而精每噫嗚涕泗以不得奉兩父母也嘗謂輔宥曰爾伯祖舍同胞弟而與爾祖居又取我爲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六

全

子其教我讀經心力俱盡望我爲儒我不能顧何能忘爾伯祖之德爾則勉之矣事卽不可知當爲阡於祖塋之西爾腰膺往祭先伯祖而後及我不然我不瞑矣處士好覽史傳慕古節俠事於詩好杜子美皆能誦之於口往者值

國慶子高年冠帶衆皆推處士處士不受也有司以鄉飲請亦不肯赴蓋自靈於閭閻潛味道腴者也處士生於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卒於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得壽五十八歲娶龔

子二長治卽輔宥娶州諸生張訓女次洽娶元氏太學李棟女卒繼娶州諸生秦洛女孫二俱幼洛出以萬曆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葬於大石橋東南祖塋之西輔宥求余銘蓋輔宥從余學余是以知處士深處士晚節亦好園亭花木有園在汶水之隄新爲亭余過之爲名曰廖朗攸甚歡處士父子皆不能多飲余爲之盡辭與輔宥各賦一詩輔宥曰家大人甚愛先生之詩每見輒手輯之嗟嗟處士竟已矣銘曰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一

全

謂爲儒耶而藏於市謂爲商耶而德孔美馬鬣新封高丘東時魂魄攸寧匪沙匪水木宜交讓草惟蘭芷

明處士仁軒張公暨配嚴孺人合塋墓志銘癸卯之冬朝邑張孝廉自方就春試京師過高邑見郭侍御侍御曾爲其邑孝廉其門下士也聞余與諸生講藝其邑諸生雷亨甫在焉孝廉因侍御伏膺請業久之乃北上明年二月九日其父處士公卒於家試棘楸之日也孝廉號哭歸卜十二

月十六日奉公與其母嚴孺人合塋以狀來丐銘
處士公其先華陰沙衝人避兵居朝邑之倉酉村
有名克敬者生整整生表表生著著以經學授韓
蓮峯先生恭簡公之父也後爲湯陰丞丞生楷楷
生簡簡生耀耀生魁魁生思忠思忠生處士公處
士公名尊孝字汝愛別號仁軒處士公家產故不
豐少孤豪宗往往併吞又性疎曠不屑爲衣食計
頗好酒嚴孺人有內治之才夙夜勞苦處士公母
薛在堂四姊妹在閨閤弟未有室然老者得養嫁
趙思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公
者嫁娶者娶處士公不廢飲酒嚴孺人羽之也嚴
後薛孺人就世事襄而禮合孝廉爲諸生家貧如
昔然處士公乃好爲教子計卽見里中兒習書者
無不愉愉接引甚愛之也嚴孺人以庚寅春就世
處士公卑子無助生事蕭騷幾不能支者七年而
爲丁酉孝廉舉於鄉處士公卽貧時有以自異不
能嫌阿向人遇豪貴無所憚怯每見撝撝然以直
心正氣不及於禍或曰盖鬼神而佑之云公平生
不詣他神祠獨敬關雲長數薦蘋藻再拜每元日

則爲大絳燭燒之或醉而入言某必不俛仰人有
欺其狂諍者不恤也孝廉得舉公乃以羊豕祭靈
長祠公晚年享逸樂壽七十有八而終可謂福人
矣孝廉與余言丁亥之歲秦中大饑人相食侍御
時正爲邑振貸其家幸而相保處士公每語孝廉
此高厚之恩爾必勿負也夫流俗人安知記人之
恩處士公長者哉孝廉瓊朗凝厚其器必遠處士
公之食報未艾也處士公五子長衆孫殤次自喜
次自榮次自負次自方卽孝廉娶孟氏生拱端聘
趙思毅公文集卷之十六 卒
諸生楊汝桂女拱瑞聘諸生雷海女卽亨甫二女
一許聘吳周後一許聘諸生李汝礪子裕銘曰
矯矯張公剛而不佻有嚴作嬪淑且能勞以克有
子軒翥以脩母氏弗見公年則高歸於茲字佳氣
孔多二華之陰靈河之皐
明處士張著甫墓志銘
余弱冠時陳幼溪先生督學都試恒陽之士取其
高等者若干人集文繹於恒陽書院而延艾熙亭
先生師之艾先生所最稱許者數人而余與張仲

賢在其中仲賢長於余余兄事之相結極深仲賢者張著甫之父也數人者皆成進士而仲賢困於諸生則著甫之兄實甫亦諸生矣命之從余學仲賢竟以歲貢爲浮山訓導卒於官余爲銘其墓而實甫名如其父不幸蚤世余又爲銘其墓者父幼失父兄有母七十老矣竭力承歡及撫育諸姑不暇治經而教其子達宸爲諸生又命之從兄學每歲時過余必與達宸俱余曰達宸來可耳著甫不肯聽也蓋著甫念其父兄故渫過余而不厭其孝趙忠義公文集卷之一不 奎

弟之性如此母年八十親友賀之著甫必欲得余文曰余父之執友也比卒盡哀盡禮鄉黨稱之著甫俛俛昂昂似其父片言跬步不苟與人處坦率忘形傾蓋可信酒腸頗寬乃不喜甘軟者每飲必醉而不亂其視人之急難引爲己責竭力脫之家非有餘而恒振人之困以故鄉黨皆愛重之紛爭者得一言而解疑事就之取決焉著甫痛其家之多難少而孤露折節厲行絕一切芬華靡麗之好而日教達宸兄弟以讀書申申諄諄焉戒之以余

欲學而不得今家務不以累爾而舍讀書奚事乎故達宸兄弟皆勤學能文詞而其馴雅愿謹非他家輕薄兒比也著甫腰腹大善飲食竟病痰火昏眩然所言不亂瀕危語達宸求余爲銘其墓著甫生于萬曆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卒于天啓元年閏二月五日得年四十六歲耳男三長箋卽達宸廩膳生娶庠生李邦楫女次籍聘歲貢生郭治女次篤聘庠生張標女女五長適隆平庠生黃朱次適栢鄉庠生李灼次適寧晉御史馮英子道典次適寧晉庠生馮琪子道生次許聘禮部儒士李誠中子之藻孫一鵬翼達宸卜以九月八日歸葬持寧晉馮鍾華侍御之所爲狀來求銘然余之知著甫甚稔也銘曰

殿則有穀俎亦有冠曰富貴耳何必人焉性質有定匪俗於遷世德所染自宜象賢賁匪車不見而妍其製維芟其佩維蘭洵可以封尊於閭閻積善未艾壽亦弗延道如不廢後嗣其翬飛鵲去林避此新阡

文集卷十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七

鄒上趙南星夢白

吳橋范景文夢章 閱

雜著

論

漢高祖

味榮齋遺筆

夫天生民而爲之立君以司牧之莫知其所始蓋自有夫婦父子始矣司牧者必仁人也遠古之時風氣未開天下無事仁人之功不顯五帝而徒民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七 一 生多艱洪水滔天而禹抑之以有天下桀爲暴虐而湯放之以有天下紂之暴虐甚于桀而武王伐之以有天下雖有揖讓征伐之異皆不忍民之愁苦死亡而忘身以救之民皆愛戴歸往欲以爲君有不可得而辭者故其享國皆長久而周至八百六十餘年平王東遷王室微弱天子徒寄空名于天下諸侯雖互相吞噬而終不敢加兵于周至秦昭王乃始攻周而滅之此數百年諸侯所不敢爲之惡也而秦爲之至呂政盡滅六國而稱始皇焚

經籍坑儒生舉前乎此後乎此千萬世人所不敢爲之惡也而秦爲之此天地之大變而斯世斯民視爲寇讐欲殺之而不能欲逃之而無所者也至二世惡篤而身亡豪傑並起而亡秦族漢高祖起兵于沛以應之受命懷王入關而破秦與父老約除秦苛法此其救民之功不減湯武秦民皆欲以爲君第其所以救民者非有王者惻隱之真心以爲如是而後可以收人心取天下耳當此時而無項籍則高祖遂有天下矣彼項籍者負其氣力視高祖蔑如也而廓達之度知人之明不如高祖非萬乘之才也故謀臣良將往往去之而歸高祖高祖以蕭何之言拜韓信爲大將此其人足以當項籍非他將所及也卒賴之以誅項籍而成帝業高祖亦自謂所以得天下者以能用三傑韓信其一也天下既定而疑其謀反遂誅之夷其三族彭越黥布不自安皆以謀反誅何其忍也且秦之苛法無過于夷三族者而乃用之于功成此豈仁人之所爲耶及其晚節乃以戚姬之寵欲廢太子太子

者惠帝也呂氏歸高祖于微時而生惠帝惠帝仁
孝無失德而高祖欲廢之則亦無恩于妻子矣所
以然者孫其無惻隱之真心故也如有惻隱之真
心則于民無不愛也而況于羣臣乎而況于妻子
乎高祖皆忘之及呂后劫張良爲安太子之計乃
令太子聘四皓以爲羽翼而太子得不廢然豈所
以安劉氏乎高祖崩呂后卽人彘戚姬鴆殺如意
惠帝以憂憤死而諸呂皆亡向非呂后旋崩則劉
氏必無噍類漢之社稷恐非平勃之所能安也張
趙忠義公文集卷之一七
良智謀之士不過隨事補苴如治水者能盜息壤
以遏潰溢而壅于此必潰于彼終不若大禹因勢
道之使水得其性悠遠長懷而歸于海也論者謂
高祖以不事詩書故以伯王之道雜之夫以人主
之崇高逸樂而欲其事詩書甚難適見謂迂闊而
取厭棄耳士君子幸而遇主如高祖者惟朝夕論
思以仁道啓沃之感動其惻隱之真心曰如是而
後海宇禔福社稷靈長名號與三王並美明主倘
有合焉庶可以安天下之民哉

唐太宗

味葉齋遺筆

昔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爲仁曰季曰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繇此言之孔子
之告顏淵述古志也至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乃所以發明古志之言仁如此其大也繇此
言之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仁者人也非以務名而
求勝也務名而求勝則于己必有不能盡克者違
于仁而愆于禮矣唐太宗除隋之亂致治之美迄
今稱之獨其與兄建成弟元吉以爭儲位而並殺
趙忠義公文集卷之一七
之乃納元吉妻楊氏而生子明封曹王以繼巢去
聲刺王之後巢刺王者元吉也夫象日以殺舜爲
事舜爲天子封之有痺元吉之欲殺兄與象同太
宗亦殺建成矣又殺元吉矣何忍納其妃也舜不
可及矣卽庸常之人殺弟而取其妻兄弟不必言
矣卽殺路人而取其妻于心亦有所不忍者不知
太宗何以能忍也想其作如此事亦必有褻狎顧
忌而不敢爲之而好色之心必不能克遂縱而任
之此時高祖尚在不知何以上見對群臣萬姓何

以爲顏既而又欲立爲后以魏徵辰羸之喻而止則其良心漸滅無餘矣卽此一事足以繫太宗之爲人矣隋之舊臣固難盡棄至如裴矩者撰西域圖記使煬帝通西域又說之討高麗疲敝中國者也封德彝者諂附虞世基匿隱盜賊如趙高之欺二世者也豈太宗未之聞耶而猶用之何也得非其好佞之心不能自克耶太宗聰明英毅博學能文無所不精其過皆有心之過知羣臣之必諫設好言應之以取容諫之名而終有所不能改者魏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一

五

五

徵十漸不終之說未敢言其病根也汲黯言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太宗則內多慾而外言仁義者也如苑中見蝗而吞之曰爲民受災豈所以格天動物乎從四夷君長之請而稱天可汗欲以誇示夷狄而干中國之體亦甚褻矣自以爲恭行將相之事臨朝言之而爲張行成所不取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而劉均諫其損心損氣自伐高麗舉國遁去驛書報太子曰然朕爲將何如畧舉其槩太宗蓋不能克已而務名好勝者也其好

色之心必不能克繇自負其有萬乘之才足以致太平身爲天子稍爲淫樂無傷也晚節間故都督武士彠之女美召入爲才人後十三年而崩高宗嗣位高宗者名治太宗以其孝廢太子承乾而立爲太子者也卽位未幾遂以武才人爲昭儀無何廢王后而立之竟成則天皇帝改元稱制爲人中之妖孽女中之桀紂所殺唐子孫殆盡自徐敬業匡復而不克畏人不服動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數淫亂暴虐其以亡國有餘狄仁傑辱身以存唐祚此柳惠之所不能爲也旣而玄宗奪太子妃楊氏而后之以致安祿山之亂播越于蜀者三年而反國其子肅宗復受制于張后父子不相見鬱鬱數年相繼而崩亂之降白婦人何其嗟乎人主何可以不克已也一念之正鬼神畏敬一念之邪其禍無涯如唐之諸帝可鑒已人主可不慎哉創業之主尤不可不慎哉

玄德取益州

味蘖齋遺筆

玄德之取益州孔明之本謀也孔明初見玄德于

隆中卽言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聞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結好孫權則漢室可興矣厥後法正以劉璋之不能用勦璋結備以討張魯璋遣正往迎之正陰勦備取益州備猶不忍奈何失信義于天下而龐統亦勸之其計遂決蘇子瞻謂孔明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與曹操異者幾希其論固正然未知孔明玄德之苦心也夫玄德初起曾無十戶之聚趙思毅公文集卷之十七

以嘗與公孫瓚同學往見之以爲平原相旣而歸陶謙探之攻謙也玄德將兵救之及謙疾篤迎之謙卒遂領徐州袁術攻備爭徐州備降于呂布布以爲豫州刺史董承受獻帝密詔與備共誅曹操而未敢動會操遣備邀袁術備殺徐州刺史車胄行太守事郡縣多叛操屬備者衆數萬人操擊破之獲其妻子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復擊之于汝南備奔荊州依劉表數年始得孔明表卒或勸備取荊州備以表臨亡託孤不忍取其子琮遂舉州降

操備奔江陵操追之備奔夏口追及當陽備棄妻子走孔明請求救于孫權乃與魯肅說權同力擊賊遂有赤壁之捷權以備領荊州牧備在荊州周瑜數勸權取益州權遣使謂備備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願加寬貸權不聽遣瑜率水軍住夏口備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旣得益州權使人求荊州備不肯還遂分之孫今觀之荊州吳蜀之衝曹操受劉琮之降而不能有也備僅得其半非益州無可用武者其取之蓋非得已也統之言曰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操之視備門上之秀也操有益州則備棲身無地性命亦不可保益州險遠可卻敵兵欲息民休士三十二年而後用之孔明與玄德壽之審矣第取益州當于周瑜未西之時瑜還未幾而自食其言使權以爲口實劉曄謂玄德有度而遲此其大者也取宗室之孱子所必不能有之地以安其身而爲匡復

宗社之根本豈非仁義之大者哉

曹操

味藥齋遺筆

自古以來亂臣賊子時時有之然未有如曹操之惡者也操力如項羽而姦謀過之少而好為遊俠實盜賊也曾與袁紹劫人新婦又夜入張讓之宅讓手戟于庭踰垣而出值漢祚垂亡獻帝孤弱以破黃巾起初猶奉天子以令諸侯未幾自兗州收入為丞相領冀州封魏公已而進爵為王政歸已出譬之優場一人也而忽焉吹蕭忽焉鳴玉忽焉忠衆公又集卷之十七 九 焉操筆忽焉執珪皆其所自為也非有命之者也操死丕立為太子遂迫獻帝篡位而謂之禪勸進辭讓至于再三史臣曰此非獨欺人蓋欺天也是使曹操父子拊掌于地下者也夫操何以欺人為哉畏人者乃欺人耳彼恃其姦雄絕世劉備袁紹孫權之倫皆非其敵獨一孔明可畏而時勢不利籌策難施天下乃其囊括中物耳獻帝尚在而孫權已稱臣于操倏然受之建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太子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而又殺母后掘祖陵

勦皇子戮忠良豈欺人者耶欺人伯者之事也伯者之力足以威天下而慮徒力不足以服天下故假仁義以行之天下皆知其假也而力不能亢皆吞聲以服之齊桓公管仲是也此其人亦姦人也然其尊天子也天子誠尊矣其攘夷狄也則中國誠免于被髮左衽矣故孔子稱其為仁逮于齊景公伐徐徐于及邾子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貽以甲父之鼎而還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也害哉以為有伯者則景公不敢如是之肆也矧敢為曹操哉以其託名禪代也而謂之欺人然則必欲其明言為篡而後謂之不欺昭夫仁義道德在君子視之則性命也在小人視之則衣冠也古讎享之禮必有一人為客客者一坐所尊也雖不肖之人亦必正其衣冠以據上坐況篡天子之位為天下所尊者乎安得不假諸仁義以為一日之用也曹丕僭位五傳而為司馬氏所篡刺曹髦于闕下而四方無問者自此篡位之賊皆稱禪代曹操其作俑者也嗟乎天聰彌高世趨日下世人皆明明為

惡侯王不復有伯者矣士大夫不復有鄉愿矣閭閻不復有遊俠矣道廢而俗頽君危而民苦殆不知其所底止也

孔明兄弟分仕三國

味藥齋遺筆

孔明之兄瑾仕于吳從弟誕仕于魏而孔明仕于蜀漢瑾使蜀惟與孔明公會反無私面論者謂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為貳比之伊尹往來夏殷繇孔明躬耕如伊尹素無富貴之念足以取信于天下以此稱孔明似也不曰瑾與誕之在二國亦不以爲貳乎是三伊尹也夫漢祚衰微曹瞞擅世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不得已而仕必能討賊扶漢而後可耳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玄德三顧于草廬之中孔明以其漢室之胄其人可與有爲也而遂就之所謂不得已而仕者也曹操之惡無論已彼孫權者亦知扶漢之爲義而非其本心見曹操姦雄蓋世又挾天子以令天下保守江南之事樂惟恐失之故僞交玄德以道義士之非而數敗其成以免曹操之忌竟稱臣于操亦豈

可就者哉二子之仕皆志在富貴而不在于忠義故也其所以不見疑者譬如婦玄所適非人而能閉心自慎以免黜辱此馮道之流也遂使兄弟之間遠嫌防禍居居吾吾有如胡越此孔明之至不幸也當其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孔明則真龍也二子者亦皆似之夫龍者食于清者也虎者食人者也狗者無所不食者也

宋文帝

味藥齋遺筆

宋承東晉民危俗敝之後文帝恭儉寬仁慎選守宰以六替爲斷三十年間四境晏安百姓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士敦操尚鄉耻輕薄足以稱令主垂裕後昆矣而以江左偏安必欲經略中原于是王玄謨袁淑之徒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宋主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而淑之言曰陛下今當厝檣趙魏簡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沈慶之力諫不聽遂遣玄謨伐魏取碻考平碻放進固滑臺此時魏主爲太武帝英銳之主也乃自將渡河玄謨聞上平鼓之聲面通魏人追擊敗之太武引

兵長驅席卷六州所過赤地斬截丁壯嬰兒貫槩
上盤舞燕巢林木之上元嘉之政衰矣無幾而以
姑息逆子不免其身此不自知而有雄心之患也
夫宋主固不知兵也命將出師每按以成律與交
戰之期固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義而檀道
濟又以讒死餘無能爲者奈何橫挑勁敵哉符堅
之覆轍在其前矣符堅之治秦也用王猛爲相文
武具足秦國大治矣而不顧其圖晉也猛死而遂
以晉爲事符融深諫之而不聽石越言晉有長江
之險堅曰吾投鞭可斷其流遂自將十萬兵與謝
玄戰于淝水之上大敗中流夫而走無何爲姚萇
所害夫人主之有雄心者其擱然欲逞視殺伐之
捷猶田獵之娛也容悅之臣知其無所還忌以爲
有功則受其慶敗則無以罪之皆唆候以食其意
雖有忠言必不入矣一敗則其氣萎廢而不可復
振神清昏愁舉動顛倒鮮有不蹈其國家甚矣雄
心之不可有也志曰能敬無災老子曰天將救之
以慈衛之惟敬惟慈可以長久雄之一言萬不可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廿七

七

三

以爲訓也劉劭之志人物乃有英雄之目詩書之
所不載帝王之所未有也人主而喜爲英雄則其
臣必有以姦雄自喜者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接迹
于世也可不戒哉

正統一統論

朱蘂齋遺筆

陳壽之志三國帝魏而附蜀吳後儒遵朱子綱目
義例以蜀漢接正統而二國附焉其非一統者皆
附于一統者之內陳壽誠謬矣後儒之云殊亦不
必然也夫天下重器非可夜半而負之趨也其所
趨也聚公文集卷之廿七
以取之昭昭在人耳目不可掩也篡奪者雖欲此
手堯舜稱亂者雖欲比于湯武其孰信之哉直書
其事邪正自見矣烏在乎正與附也夫一統者未
必爲正統也必以一統者自爲紀乎則蜀漢非一
統也而自爲紀者以其爲正統也必正統而後自
爲紀乎則晉之篡魏猶魏之篡漢也晉何以自爲
紀也夫皆之賊也豈其巢穴之所狹時日之久近
遂可據之以爲昂抑哉夫篡位者欺君孤弱坐而
奪其成業大抵皆一統也曹操之遇玄德豈偶然

耳此亂臣賊子之便計也而得混列于正統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去陳壽能幾何哉

周公論

周公佐武王克殷封武庚使管叔監殷管叔叛周公誅之或曰管叔以不令之人而監殷是周公之過也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一儒者曰管叔兄也周公弟也然則周公之過益大矣一儒者曰過者無心之小失也周公爲相而使其兄以監殷可謂擅矣兄之不知而知白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七

五

五

屋之士乎可謂闇矣誅紂之後又誅其兄可謂殘矣若周公者名教之罪人也豈特有過而孟子以爲宜何其謬也一儒者曰世皆以周公爲聖人殆不可解孔子稱其才不以爲聖人夫周公之才亦無足觀者宋人有言舍武庚而封微子則武庚雖欲叛而不從舍管叔而使康叔則管叔雖欲叛而不敢斯不亦甚爲得策哉而周公曷足以知之於是三人者和視驚詫以爲孟子庸腐之人耳萬世之公論周公之罪惡至今日而始明真宇宙之快

事已一老生進曰周公之得聖名久矣如諸君子言則礫有餘事余不敢以爲非請酌於二者之間使得爲中人而無苛責之可乎當事者殊亦極難夫亦取其大者求無過于有過而已深疑其心而周納其罪則一人在旁一人立僵而況羣然用其才辯以攻一人之瑕卽周公先武庚而誅矣夫論議何窮之有卽使諸君爲周公其所施爲恐亦未必盡愜天下人之意而寂然無聲故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以論議之多也夫論議者非皆有私心也人固各有所見各有所見而各自爲舍可也聚而議一舍則終古無成豈惟三年夫舍之未成不爲則已耳假令舍旣成矣而一人曰宜左一人曰宜右一人曰宜前一人曰宜後則匠氏當罰而舍可毀嗟乎作舍良難匠人之罰不足惜也愷悌君子其勿輕毀人之舍哉

昭問

儒者言舜之好問此聖人之虛心也聖人固無所不知而不自有此大愚之言也夫聖人旣知之矣

而猶問焉見其兄而問曰誰也許乎狂耶耳所未聞目所未見而不知聖人猶夫人也秦人以蟬蛻爲蛭他方之人聞之鮮不以爲蛭蛭驅虛海氓呼石爲椒不知者以爲可食之丹椒也若此之類舜亦不知也必問而後知之山潛隱遯之人兀坐尸居無所用問若欲求道乎則必問於聖賢欲長生乎則必問於鍊士而況治天下者乎吾聞古之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周公踐天子之位諸侯來朝揖而進之禮記文公二年卷一曰問予所臨之民某也饑寒不得衣食某也獄訟失職莫爲振理賢才如某而不舉意者朕之政教有不得者歟於是諸侯人人畏服萬姓悅喜然非其下問之勤而何以知之歷歷不爽也匪獨舜與周公爲然齊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於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管仲雖智不能過於舜與周公卽過於舜與周公而非問之於人亦無以知鹿門稷之老而無妻也

然則爲人上者於天下之民不問其孰饑孰寒吏治不問其孰清孰濁獄訟者不問其孰曲孰直山林之中不問其孰爲賢才而憑其胸臆挾其獨見以自用是無意于求治者也卽有意於求治而其心不公不虛以其不公不虛之心而問人人且迎其自私自滿之意而欺之如問路者而遇小人必陷於泥淖荆棘之中與不問等故惟智者能問惟能問故愈智文武以皇皇者華之詩遣使曰每懷靡及而繼之曰周爰咨諏周爰咨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咨也者問也每也者懷私也懷私則靡及忠信爲周問必於忠信而後得故孔子曰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言不問也言非所問也言忠信之無繇達也

重人

昔者漢高祖初入秦盡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居其首夫秦之法審於凝脂而所留者三耳然不能除殺人之法殺人之法除則亂無論漢不可以爲漢卽秦亦不可以爲秦故孟子曰舜

爲天子臯陶爲士師瞽瞍殺人執之而已矣夫舜以天子不敢以其父梟殺人之法九官十二牧不爲之求解何哉恐殺人之法廢而人亂虞不可以爲虞也是故億萬世有王者起殺人之法必不可除余觀於今之天下除去殺人之法過半矣何謂過半有勢而殺人則無罪富而殺人則無罪非有勢非富而爲其親戚族黨則無罪殺人而得罪者惟貧民耳有勢者人自不告富者殺人則使人謂其家人曰爾告乎人命之爰書非隔年累月經數官行數千里不成爾資斧給乎則有以知其不能也卽勉強告之而彼行金錢絕之世固不乏清廉之吏而彼之門客說士膏脣弄筆以盜跖爲覆盆以善良爲滔天求解於貴人貴人入其言而爲之中央是富與勢合而爲一也殺人亦何罪之有且貧富之相告也證者攝者在所給役於公門者富人皆啖之以錢而爲之効力告者入公門卽群然權秘揆抗欺侮交至鮮有不悔其告者矣乘其悔而賂之其不聽者幾人哉是故富勢之殺人中人

貧下皆不敢告卽中人殺貧者亦不敢告何也訟久而不解中人之產破而貧者往往累死彼固習見其然也惟中人被殺乃有告者而賄賂請托又若前之云則殺人得罪者能幾何哉甫刑之言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法行於富人視之行于貴人者尤爲不易也傳曰下而無直何謂正矣言理之曲直不在位之尊卑貴賤也況等夷之民徒以金錢多放手殺人如割雞屠狗典獄縱而不問今日殺人而明日乘肥被輕挑達城市法耶非法耶是國家所以設官之意耶非耶且今日殺人而縱之則異日必復殺人一人殺人而縱之則他人必且殺人然則貧民何不幸哉豈非在位之赤子耶夫人命之重非可以徇請托也而或其請托者難於力往雖賢者亦不免依違夫古人云乎君雖至尊以白爲黑臣不能從父雖至親以黑爲白子不能聽是以大舜不逼臯陶九官十二牧不阿君父在位者存舜與臯陶九官十二牧之心則聲稱著于天下福祚流于子孫矣

說

字李若詩說

李汝實之子士劭今年十七人邑學屬余字之余字之曰若詩許者許子將也子將名劭史稱其少峻名節爲郡功曹人皆化之同郡袁紹素奢侈去濮陽令歸將入郡界減其車徒曰吾不敢令許子將見曹操求與之交而不得其高如此子將汝南人余嘗爲其郡司理每慨然想慕之故以字汝實之子夫隰朋耻不若黃帝孟軻願學孔子子將豈足爲至德哉余則折心而服之矣劭者勉也能勉之何所不可至哉

宴雅社說

異哉今之人也殊形詭製或髹或削或垂燕尾或懸簾箔或綴玉環或以金錯義則尺量卑則寸度皆以戴之於頭而名曰巾好學者搜奇抉僻惟人不識神仙之山海外之國淺陋者隨意釘成犛牙棘澁靡問臧否何言凶吉皆以稱之於人而名曰字號非六經也非九丘也非左國班馬也非韓柳

雜說

魯歐也釋典之外穢惡兼收時而齊東之語時而闕越之謳皆以書之於牘而名曰文何其醜也何其怪也何其不自愛也玄曰不妄不雅喙呖啞咋此之謂也余甚羞焉余甚憂焉汝南韓子端與其鄉之雋士結社會文問名於余余以宴雅名之子端之書曰先生命社則取義於汝南余筦爾曰龔矣子端之言也旣而曰汝南天地之中也豪賢之淵也宜以雅道爲天下先者也子端之言是也

遊忠義公文集

卷之六

三

三

號而織於市者乞人之常也人亦常焉踞以輓自擣血澣於地有憐之者不若以技弄猴與蛇使犬觀者以錢至矣雜談流說托之外傳或彈破琵琶歌里曲聽者以錢至矣有一人焉取他人媼負之泣曰餓死吾母矣不知者施甚厚此以聖人之道乞者也

有虎環主人而窺者十年矣主人乃知而欲圖之虎與一虎爭死豚鬪而殪主人之奴徐以挺擊之得死豚焉主人功之賞無算奴有德色隣人之子

曰主人實有天命非虎殪于闢者殆哉安所得功
父老曰嘻過矣項羽自劉死呂馬童等五人分其
肢體漢皆以爲侯夫功何必生虎也自是復有爭
功者曰虎嘗瞪我危不免或出一劍視人曰吾磨
此欲擊虎不果

夫頭說

甲子十月余以狂愚得罪而歸不敢私乘傳雇轎
夫一百餘名以行慮其中塗逃也或曰是有夫頭
管之余猶不能無疑及至塗中見其人一一皆健
壯而勤抵里無逃者甚訝之因問其何能爾爾則
知夫頭三人曰趙貴楊登王義招集四方之貧人
而養之有遠方雇覓者則夫頭騎驢以隨每轎
令一人領之其直分給衆夫今可餬口而以其餘
備閒居之需有逃者則令其火伴擒獲懲之故不
敢逃余聞而歎息焉趙貴等非有官爵權勢也振
聚多人而盡其力以衣食之使無捐瘠爲亂而行
路者可以順流無滯自非思信足以結其心威令
足以畏其志安能若是嗟乎此來中外多故羽檄

徵兵修而烏合修而魚驚中外領兵者咸若斯人
何至告敗相隨屬也或曰貴等以無所掣肘故能
若是假令爲千夫長則其上有偏裨有大將而笮
之以文吏恩威皆不得行亦何能爲哉余聞而益
歎息焉書此以與之趙貴宛平人楊登武清人王
義涿州人甲子十一月朔日書抵家之次日也

議

四凶議

稽古堯舜在上八元八凱敷五典而穆四門乃有
四子者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號爲四凶堯
猶容之至舜始流之放之竄之殛之虞夏之文太
抵多缺略余以爲此卽虞庭考績之法也何以明
之書不云乎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
三苗則四凶之一也先是堯使縣治水九載績用
弗成至舜之時縣苗皆三考則共工驩兜可知矣
故曰卽虞廷考績之法也然則其考績者屬之元
凱可知也幽者黜之而可矣乃流放竄殛何也唐
虞建官惟百處之必有輕重四凶其重者也舜御

衆以寬而獨嚴于四凶不聞元凱爲之求寬彼四子者固無一可寬者也設令得逞其志則元凱皆當放流而虞之天下壞矣如之何其可也夫繇之罪在汨陳五行其治水之法卽後世之築隄苗之罪在負固不服似今播酋之類至于共工之靜言庸違驩兜之比周爲惡皆末世人臣之常事罰之不宜若彼其重蓋此時文明初啓渾朴猶存比屋可封乍見四子之惡不勝駭異故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耳萬曆末年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一

重

三

皇祖深居靜攝內外隔絕政不在宰相不在六卿而在臺省且其時官缺而不補臺省亦少人于是强有力者操宰相六卿之權以作威福總貨寶封疆大吏闔外將軍皆其所薦引無行無能之徒以致夷虜內侵喪師陷城咸得無罪及全遼左社主上憂危其所薦引滿于貴人之牢而彼以錢神免逮優游間里享金谷之豪華

皇祖堯也既容之矣

聖上舜也茲當考績之期宜用重典而古之法不

可行于今矣其輩且走使長安挾求寬政不思丁巳之察其所筭皆名士以不滿一隅之人而易如于名士猶未足洩神人之憤而更以黜爲過乎且夫以某某之罪較之共工等則彼未爲凶也此宜醵秩則彼但宜奪俸耳此其人名滿天下卽寬之天下必不能容不待余之沸詞然余豈得已哉天啓癸亥正月廿七日京察之前一日

考察勘問議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主

三

考察者慮夫官之夫德而審訪以黜之者也勘問者因其人之有犯而公聽以定之者也黜者一日而決卽終身禁錮定者或多官經歲而猶不能無疑外吏三年朝官六年乃一考察勘問則時時有之考察屬之冢宰勘問屬之司寇非可合而爲一也故事宜勘問者必請

旨而後行況已奉

旨勘問者豈可先入于考察乎夫人至于被勘則其不肯可知矣然勘問之例必先請

旨輕則回籍以聽重則革職以聽未有察處以聽

者也察處之重者不過爲民耳勘問而當成則誅夷遣戍無所不有何不徐俟

聖裁而遽以充察數哉嗟乎嗟乎世事多端人情叵測孫月峯之賢曾以倭奴之事被勘矣王弘陽之賢曾以董范之事被勘矣幸而其冤皆自今之持議皆賢者但意見不能無異萬一當考察之時有庶官應勘警者卽以考察禁錮之曰此天啓癸亥例也余旣與聞其事而自違本心噤不敢辯貽譏于有識作偏于方來則厲之不如矣年衰氣短

龍息集公文集卷之十一

三

孫司馬繼嗣議

余與孫月峯司馬兩榜同年也辛未余下第後學于京師與之同筆硯時鶴峯公爲侍御司馬讀書射所其弟奇峯名鑲者爲諸生與之俱癸酉奇峯登世余吊之明年余二人者同舉進士司馬兄弟五人余獨未及見王峯公耳其餘皆以司馬之所

厚厚之又爲冢宰公屬吏癸巳之役奉令承教以無得罪于清議無何冢宰公卒于家月峯貽書于余曰必吾兄也爲伯兄銘其墓者第此時同事者俱在位未可頌言以俟異日耳至丁巳春比部君如洵造余求銘焉余與司馬世親之誼可不謂至隆篤耶余林居時卽聞郭夫人上疏言繼嗣之事固已惑之及今年從田間入朝鶴峯公子爲司馬之嗣曰如濂者復來上疏哀籲于余曰繼嗣迄今未定也余曰昔年不有疏耶曰事下之道院而如

龍息集公文集卷之十一

三

渙爭爲嗣則得廢得產附之者衆卽

朝旨掛壁矣今若復下之道院則終無定時余乃悉索其前後文奏讀之蓋不勝耻焉不勝恨焉不勝駭焉夫疏稱如洵已嗣奇峯而爭爲月峯之嗣奇峯以萬曆元年卒月峯以四十一年卒豈奇峯四十餘年尚未立嗣耶余則可爲證也月峯之卒未能言及後嗣然郭夫人固在也其所不欲以爲子者豈可強耶且八十三歲之房長與鑑湖閣老諸公之議以如濂嗣業已名正言順矣而皆不之

聽以一家之事致煩

明旨下道院議而皆不之聽一人之身辭所生以爲人後年且老矣又叛之而別爲人後而不收是都無父母也詩曰誰無父母乃于忠烈公家見之豈不異哉忠烈公捐軀命以全臣節而其後人蔑明旨以爭富貴至乃骨肉相讐汚誦謗不可忍聞萬石君家孝謹之衰恐未至是司馬情品孤高爲世寶臣既無血胤且繼嗣久而不定

卹典未議埋骨無期天道良不可知忠烈公之後

趙忠烈公文集

卷之十七

主

三

人宜若是耶浙之文獻甲天下諸公之在長安者皆崇英魏碩言足以定

國是而不能爲忠烈公家定此議乎如濂其以余言徧叩之其決其事使忠烈之後人居者可以見鄉黨仕者可以入

朝列百年之後可以見忠烈公于地下非惟有造于孫氏其裨補世道非淺鮮也豈他人之家事比哉

廢四六啓議二首

余自萬曆乙亥結髮薄遊士大夫書札往來直抒

情愫鮮有用四六者當司理時座主爲相亦以散書聞問亦未嘗以爲不恭也至癸巳罷官乃有以四六來者余才拙性疎不能爲此然林下無事每抗精殫思爲之殊以爲苦今衰朽才盡偶起一官管職之外復有應酬之煩食事欲廢安能作四六也雖有來者必不能答恐有不恭之罪然此事疎亦可廢也古者書用大篆作之頗難自秦以用兵之際羽檄旁午乃去其繁複以爲隸書解者曰謂施之于徒隸賤之也其書無點畫俯仰之勢似卽今之楷書也歷代相沿不以其爲秦法而廢之豈非以其便于時宜猶孔子所謂麻冕純儉者哉今天下亦多事矣黠虜內侵賦民四起不知將來竟作何狀謂宜博心戮力以濟艱難乃易散書爲四六是大猶以大篆而易楷書也失火之來猶作巧趨細步余竊惑焉况大篆起于蒼頡四六起于六朝秦爲變古今爲復古不亦可乎余是以僭爲此議願與同志者共之非徒自護其短也

何以知世之亂在位者神識昏惑若有物焉以馮之而使之舉動顛倒一人若此則必有禍人人若此未有不亂者也今之人亦可謂顛倒矣虜侵地削羣盜縱橫至危也而更怵激困窮空虛間閭蕭索至窘也而更奢侈夫戍婦寡人號鬼哭至慘也而更淫樂此皆甚可駭異卽四六啓之事亦足以見其一端矣無論紛拏多故之時不暇作此雖使天下平康文恬武熙亦無所用此爲也其以爲敬乎則章奏宜用之而不然也乃用之竿牘何也更

龜谷集卷之十一
主

以可廢自茲而類推之盡去顛倒之見而得其本來之心忼歎也而知懼矣奢侈也而知慎矣淫樂也而知憂矣以其爲四六之心思用之以出至謀奇計以其養游客之金錢用之以禮賢人君子同心匡

社稷者力救生民功成名就使大雅之士如吉甫奚斯者歌頌盛美勒金石而流管絃豈不偉哉余之厭四六猶齊宣王之于敗紫也作此議欲與士大夫共廢之而不能家至戶曉卽知之而未必肯從欲上疏而以其事細不足言也乃屬掌道彭侍御飛仲等刻之以與臺中諸君人各一通驄馬所至卽下令禁之不朞月而天下無四六矣天啓癸亥五月

廢社倉議

邑之有社倉莫知其所始或曰始於四川李公諫然他處亦有之李公至今五十餘年矣父老猶能言其時社倉事社倉之設也秋收則聽其入倉每畝穀五合有二斗一斗者春則照數領之曰慮

且勾攝有酒食之費往返有道路之勞是又不若窮民之無累也嗟乎誰爲此法者奸耶愚耶必居一於此矣夫天地所生含氣之物飛禽走獸以至蜂蟻之微皆能自營口腹田鼠之穴皆有積粟以防冬蟄聖人育萬物豈一一而代爲之慮哉惟不害之而已非獨殺傷之爲害而過爲之慮卽害之也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穀貴時減價而糴之以利農治世者至今稱之以爲美政然東漢之明帝欲置常平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明帝乃止夫宣帝綜覈名實稱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耿壽昌之常平倉惟行之邊鄙未徧行于郡國豈非以其爲權宜備邊之策乎明帝承光武之後天下正太平謂宜官皆得人下不敢爲奸而劉般猶慮常平倉之害民然則常平倉豈有可行之時乎夫常平倉非不善也聽之非不洋洋甚美也然賢者慮事必計久遠假使爲守令者人

人如公儀之清子產之惠而兼之以計然范蠡之運籌吏胥人人不敢爲奸則常平倉之法雖堯舜何以加焉然此四賢者累世之內億萬人之中不一見而欲世世行常平之法有官者人人領其事豈不愚哉王安石之新法大抵祖常平之意其青苗之法貸民以錢俟其秋熟還官出息二分滿朝爭之善乎孫覺之言曰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斯言足破萬世之惑矣夫常平倉者出官錢增其價以糴穀於民而賤糴之劉般猶以爲不便况青苗之加息而取之乎至社倉之設乃以空倉誘取民穀而又因以騷擾剝害之又在青苗之下矣使劉般見之豈不切齒隕涕或蓋興利之害孟子言之具矣人主興利則人主富而民貧有司興利則有司富而民貧故興利不如除害除害者省事而已衰亂之世吏垢人玩官倉之害已多而又置倉外之倉生事外之事爲害外之害民何以堪之故以其法則不通之法以其人則罕得公儀諸賢以其時則今之天下似無復太平之望小民之困苦不可

復蘇矣去社倉猶百病而獨其一也不知仁人長者以為何如

引

世德流芳卷引

昔孔子論孝終于顯親揚名夫子之顯親不若親之自顯也子揚之名不若親之自為名也因子而名不若俱有名之禕也奉之名而後揚之不若自為名而揚之之易也且匪獨此也親之賢子化之揚之報也于道順故易故孝火德也木生火火養

卷之七

朱子一七

三

三

木若喬侍御之父樂天翁者遠邇胥知其賢壽考而歿有司以祀于社士大夫能詩者皆為詩讚述之豈非其自為名也乎哉然翁抱道而隱侍御勉其教以仕立朝甚忠居身甚潔處鄉甚謙人皆知樂天翁忘其侍御之父知喬侍御忘其貴倨有德故知之不害故忘之翁誠賢得侍御而益彰是故誦士大夫之詩可以觀父道焉可以觀子道焉可以觀臣道焉

題辭

漫談題辭

癸未之春余司倉天津懷魯周公與二愚萬公入計而還艤舟見訪而去其冬余入為吏部郎已丑二公皆入為御史余上章言銓事語侵御史大夫吳公詹公二大夫皆嘗建言

廷杖吳適成後徵用有名夕郎已業有劾余者使人風周公周公執不可是時周公不難得罪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又甚當政府意能昂抑人周公不顧余固已知周公扶義憐憫非隨俗浮湛者也今

卷之七

朱子一七

三

三

公所為漫談載其事漫談之作大都以操正竭忠不見明儉人為飛語飲章傾害之而托諸毫素以自招白其所不平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讒說殄行任之而已彼謦謦譏議者何思焉公表裏洞達好惡無隱不知何故數被口事即如歸德公天下共知其賢即甚無識向聽人曉使害之者已為世所唾罵自錮恨不橫分其人而誰復效其所為乃以此誣公又曰受意於四明銜欲迹射吳之林下諸賢欲誣人無不可何必曰戈

鳳皇佩麒麟此讓之拙者也然已有行之者彼其人恕已諒人固其宜耳沈太素之撫河南也亦有言其欲以歸德媚四明者何所見之同也然二公皆薦歸德於

朝言者倘亦可以自愧乎言者火也君子用之養物小人用之爲災此無可奈何余匿身葭莩于人無爭乃亦有啖喋焉者卽自明不過如公所言余欲無言也已

目前集題詞

趙忠毅公全集

卷之十七

奏

三

目前之事宜無不知者然以其目前故知其不知也有草于此與俗稱名而不合于詩雅卽不知也若但以爲談說之資而已則不知可也乃其中如養生却病正家明農之類皆有益之事何可不知也然則無談說之資乎曰有之耳之所常聞目之所常見口之所常言問其所以則瞠然不能答忽得人焉而解說之亦一快也不猶愈于言不及義者乎記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夫衣服可以蔽體斯已耳而必欲知其名何哉蓋舉世不知

題朝鮮醫學疑問

而後可也然固有知之者而吾不知非罔而何且天下之事以爲談說則皆談說也以爲理義則皆理義也以爲文章則皆文章也故此集不可少也可曰目前之事止此乎曰天目前也地目前也既謂之事則亦何盡之有亦略舉其所知者而已矣

呂九如廷尉賢者也偶得來疾無能治者余甚慮之因歎

趙忠毅公全集

卷之十七

集

三

朝廷設太醫院置官頗多過病稍大輒以庸醫爲司命久之廷尉有瘳余對之甚喜問誰治者則曰太醫院吏目傅君懋光余亟請之則知往年朝鮮使所選內醫院官來以方書藥性未解者上疏得旨下禮部許其就太醫院質問無敢應者猥以言語不通拒之至萬曆丁巳復使院正崔順立來乃以傅君應之所問答一一簿記每有問以爲未曾有不勝鬱挫俯伏而拜至萬曆己未復使僉正安國臣來明年復使院正尹知微來皆以傅君應之于是以所問答刻爲三冊余視之乃知傅君于黃帝

矣當今亦末世耳異時有司之墨者大都取之於
罰贖則不訟者見赦今取之於賦稅是人人無赦
也封君士大夫之有田者一切不赦酷矣吾聞之
長老言

國初徵收皆用大戶其通負者以告官爲之追比
而已完解之時官一稱驗而已絕無所干涉卽官
掾之奉錢皆出大戶之手是以官多令譽民有蓋
藏自投櫃之法行更大戶爲櫃頭每夜入庫有司
爲都櫃頭白金青幣日在阿堵持籌而延下於是
催科日重矣夫催科不重則積羨不多積羨不多
則志欲不盈巧者兼得乎名拙者坐享其利故官
無不富民無不貧今民不啻貧矣有司之敗者多
矣此亦勢窮理極之秋而小民望赦之時也子之
試宰復大戶之舊爲急門人曰昔人不云有治人
無治法乎第令有司皆潔已愛民大戶可投櫃亦
可趙子曰潔已愛民賢者也法之立非爲賢者惟
賢者能議法使天下皆賢者則結繩可治然賢者
爲治知人之未必皆賢也故立之爲法使中人寡

過而不肖者不敢犯伯夷古今之清人也假使伯
夷而治孤竹之國則必不敢謂人人皆清而皆湛
之於貨利之中其所以防之者必不廢法賢者亦
難得矣以百人爲率賢者能十人手通天下而計
之不知幾億萬人百人而十賢則春秋之時聖人
之門何止七十二賢就使十人而百賢當必有二
十不肖餘皆中人防之不嚴則是百人之中常七
十人有過而二十人敢犯法也百人而九十人爲
百姓之蠹則百姓大苦門人曰琴者禁人之邪者
也而司馬相如弄之杯酒之間使嫠婦夜奔有司
而貪獨不能取之大戶之手乎以此明投櫃之不
必改趙子曰如子之言適足以明投櫃之必宜改
耳夫大戶之手猶可捩而取之投櫃入庫則已在
其手中乃肯棄之於地乎門人曰取之人之手與
已之手有以異乎趙子曰取之已則形迹都泯取
之人則風聲易著風聲著則上官得而聞之形迹
泯則以爲當然小民何辜門人曰先生之言得無
視天下無人乎趙子曰天下非無人也三代旣遠

有天下者教士非其方用人非其道自鼓篋以至結綬其所講求皆利也無論新進之士自吾所親記執政大臣以賄籍其家者二人矣分宜江陵是也其餘以賄被劾去者甚衆彼皆天下之名人也又其仕宦多年所乏者非賄也而猶若彼况新進之士起於寒素者乎門人曰防之太峻是待上不以禮也賢者將耻之趙子曰賢者以其矜然不澤故稱賢者故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此賢者之所以自處也有人焉指而告之曰此瓜田李下不可往恐人之浸于乃所以愛賢者何謂不以禮乎且守令之責亦重矣是天子諸侯之分者也其所當爲者甚多以錢穀付之於人而精心行仁政興古教化不亦懿乎必欲攬爲已事何也門人曰錢穀之於政亦要矣有如大戶重收於民則民病或乾沒而有之或挈之以逃則官病奈何趙子曰否否設官將以防奸人安善人也而曰奸人難防則不如無官古之爲相者宣贊主德而明其威使萬里之外絲牽繩聯如在几席凜凜奉令而不敢踰

越爲將者回旋百萬之師五步七步皆遵紀律如林如風而無敢軼者子不聞焉一州縣之中爲大戶者幾人而其重收其乾沒其挈金以逃者不能防制尚可以爲官乎門人曰防制奈何趙子曰乾沒爲奸利者無賴者也挈金以逃者無恒產者也今擇其有恒產而良實者使充大戶而重收者其戶頭得以告之戶頭之重收者其花戶得以告之而又行連坐之法大戶之相親者居相近者三人爲一保結其歇家與左右隣爲一保結有游蕩浪費者令其告之於官不然而至於侵官犯法重懲而責之償防制易耳若有司之侵漁誰防之而誰懲之卽不免白簡亦可以成富家翁矣門人曰政戒紛更投櫃之法行之已久而乍變之恐不必然趙子曰往者繇大戶而爲投櫃乃紛更也今復舊耳舊法之不善猶當變之况變亂法以復古何爲不可門人曰生屢以此問人稱便者少善均從衆非耶趙子曰嗟難言哉人心不同何可強也道不同不相爲謀且上官之所望於有司者賦稅完而

民不擾耳徵收之法存乎其人非若正朔車書之不可異同也郭侍御之在朝邑不用投櫃之法無害爲賢迄今便之吾邑晉大夫今且毅然以祛蠹安民爲已任誓之神明不計毀譽當仁不讓于師決定爲善孰能禦之吾子爲宰其法於二賢可也門人曰敢不奉先生之明教揖謝而退趙子曰吾之野栖久矣日與田更山客習成樸鄙所言皆太直時人所不欲聞然以告吾子耳慎勿語他人也語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七

甲子

良心語

查品級考上林苑署丞京府照磨京府知事京府簡轅並無繇有司謫除者京學教授並無繇有司改者近年乃始有之背

祖制而徇人情一至于此且求之者衆則不能盡如其意此選司之所以多被口語也今一槩謝之求改郡邑教職者必查其劾疏如有賊私亦不可許而况京學乎

甲子二月六日謹書

良心語

賢不肖之進退乃民生休戚

社稷安危所關而行已之私或收取人情以保祿位是絕無良心者也天地鬼神必不能容

天啓四年春二月書

良心語

適見張侍御澄條陳有司無論甲科鄉貢凡經吏部察處及撫按論列者槩從降處否則改教不得更用調簡之法此言甚善譬之醫者巨室用之已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七

甲子

益之疾甚至殺人而復薦之小家彼獨非性命耶

至于教官佐貳輕陞知縣則尤輕民命之甚矣

陞除宜以近地爲主而北人或欲求南以其富饒

而易成家也南人或欲求北以其近京而易求書

也有相去絕遠者夫馬迎按之苦甚矣又所費甚

多有未任而先取庫銀者豈可聽哉

各府附郭有司不得不用甲科其餘衝塗必不可

用何也權要之取道者以爲彼甲科也他日可以

與我伍既罄折下之而地主又飾厨傳厚餽遣一

見而成知已書帕絡繹于長安皆小民之骨髓也夫鄉貢豈無善鑽刺者而不若是之易僻地可達長安而不若是之便也念小民之荼毒計無復之耳

退食思職偶有一得之愚卽托之毫素以示同心稍稍蘇瘵民而救危時名之曰良心語天啓四年二月十六日書

公伯寮告季孫語

仲繇卜之襄人子也凶眉鬼目膂力絕人游于衛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是

三十一

國殺人剗切莫敢色忤者彌子瑕之妻與其妻兄弟子瑕以色幸于衛君繇欲因以得見而衛君聞其醜惡不許或言其與子瑕朋淫衛君怒欲殺之而繇逃將從柳跖于泰山之下爲盜過魯孔丘方苦人之多詬罵者使端木賜往說之端木賜往見繇繇方冠雄雞佩假豚帶劔端木賜曰僕向聞足下勇士也今聞足下非勇士也繇挺劔曰子何以謂吾之非勇士也端木賜曰足下無怒也足下之勇柳跖所不及何不自愛而欲爲之服役乎吾師

孔子能拓國門之闢亦跖之所不能及也而杖先王之道以行之跖之徒不過千人而孔子之徒三千其勇如足下者不少周流天下諸侯莫敢不畏子何不從孔子從孔子衛君何敢問焉于是繇大悅因端木賜以見孔子而師事之此其人魯之始也繇雖游孔丘之門實不讀書鹵莽自若而習于端木賜之佞顏回之奸冉有之黠顓孫師之僞卜商之吝謬稱假托其惡益甚名雖師孔氏時時目攝面詆曾遊山中懷石盤欲中其師其師覺之而逃乃免今居于魯魯之士大夫見者莫不累息寮不能平稍見辭色繇卽欲殺寮彼以夫子舍其師弟子不用甚舛望盜跖之志不過子女玉帛繇數聞霸王之事而其師又數言三家之短寮恐其不利于夫子也惟夫子重圖之

野史氏曰此段芸小說所載也類後人所傳會然子服景伯欲肆公伯寮于市朝想其藏禍孽毒應爾小人之口可畏哉武叔之毀仲尼其形容當必益甚聽之者卽未必信或以爲不至是

客亦近之且其事多端而一一有據難可謂盡
無此好修者所以恒見譏于是也

對

答李鎮原問政

李鎮原將之任過余問政時井徑屈公方有書來
言審編之事曰不肖初仕爲縣而值審編未能均
平以爲越三年當復審編而早留意焉凡戶口之
消長貧富積書之飛詭士夫諸生之濫免戶丁之
逃亡而族人之陪累一一而稽察之今將審編庶
幾忠義公文集卷之十三
可救前之失惟是枉木忌直繩怨者必衆恐當道
聽之非身名之慮而不得盡職阻任事者之慮惟
先生以不肖之苦心達於當道念得屈公書甚喜
以示鎮原曰作令不當如是耶今之守令皆以知
爲名居其地而不知其事不知而強爲之未有能
便民者也然則爲守令者必一一而留意焉以求
其知可也民間之利當與害當革善人當舉惡人
當懲孰爲博徒孰爲盜賊小民皆能言之而官不
問也問之不審不敢公言也問非其所告者謬

也今如父母日見其子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
者也第不留意耳余每歎夫留意者之少也卽如
一邑之諸生幾何人某好學而能文某游惰而廢
業勤試之而可知也童生幾何人下車久之便宜
屢試其可與進者可知也豈俟督學既至而後可
試哉以此推之一縣之事殊亦易知也而又時自
猛省吾一縣之長也一言一動下所觀望不可苟
也徵收取美官價買物此天下之通弊而士人之
醜行首宜痛革至于任中置造器皿卽于市估匠
役無所虧損亦是市井心腸余甚耻之夫萬人一
心也廉平愛民不必親聞祝頌而祝頌可知也貪
刻害民不必親聞唾罵而唾罵可知也祝頌則鬼
神好之而有福唾罵則鬼神惡之而有禍不必親
聞之于鬼神而其好惡可知也維祺慎之哉惟士
民者皆欲得仁父母而不仁是望雨而得米電也
居官者宜得嘉名而取唾罵是衣錦而裹腐穢也
維祺慎之哉明年人計其有以復我

維祺問政余多冗未及答也今日將行余蚤起

爲作此送之維祺者鎮原之字時萬曆甲寅十一月十一日也

佃田詩

有佃人之田者卑荒其友問之曰何也曰予嘗請耕主人弗應也請播種主人弗應也故荒其友曰盍數請乎曰奚翅數予舌敝而咽乾矣予之言曰夫田主人之田也田之治主人之利也今棄地之力失天之時廢人之務將祭祀匱乏饗發不繼廝僕逃亡牛馬雞犬無遺類予是時氣餉塞而將絕涕流漣而沾裳主人弗爲意也則將奈何其友曰受直乎曰受之其友曰受人之直而荒其田得無愧乎去之何如曰事人者在盡心耳田雖荒失在主人予之心則盡矣受其直又何愧焉且前此嘗有人矣猶夫我也後此者亦猶夫我也皆之盡心皆之受直何必去其友弗謂難也詰之不已語多不能悉記然終不能屈也乃退

跋

鄆陽公四冊跋

昔我

世宗皇帝聰明神武馭臣下甚嚴人人股弁郭公令新安時值

聖駕南幸承天道出南陽郡之葉縣沙河二橋爲山雨所壞時

回鑒之期迫矣郭公爲橋三日而告成新安河南郡屬也當道者蓋以公賢能而特委之汝南太守賈公名鴻實總其事爲七言詩贈公慶幸推服之情溢于詞表廷尉君向余談之當此時萬一不稱

上意禍且不測事已而竣則無功焉故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事當其難則我獨賢平居則他人賢矣故左傳引之以爲不讓人臣碎心苦骨盡忠國家而終其身不見知者衆矣余與廷尉君爲之三歎云

漢光武時張堪守漁陽麥穗兩岐蓋仁心和氣之所感也其時加意領民之吏貞明遐照善狀畢陳名顯而身隨之是以史氏所載靡不詳核今天下涇渭同流率以虛文浮詞上下相冒不知他日何

以傳循良也嘉靖中郭公爲新安令麥有七八岐者宜陽王大司馬邦瑞爲詩紀之郭公惻朴遺名當事者莫能聞之于

朝廷尉君紹述前美載之家乘以不至湮沒故知就官一列加富三等不若後人之賢也

變復之家謂蠹食穀者部吏之所致也部吏貪賄侵漁故蠹食穀蝗是也漢人著商蟲篇非之夫貪吏者譬之其猶蝗矣以類相召豈不然哉郭公爲新安宰有土蜂食蝗之事甚異郭公嘽然若玉境內不宜有蝗故入焉而蠶田祖有靈亦未爲異也廷尉君爲冊以傳蓋自郭公及鄢陵公及廷尉君皆世其清白焉

余少時聞輝縣公篤誠仁厚寡言笑被服造次必以禮稍長與公孫廷尉君相狎重既而綴以婚姻則知公再仕守邑皆以廉惠稱而其在輝縣興復稻田百姓歌之大梁李僉事濂爲之碑其時三百三十餘頃耳後至數千頃脂稻遍野遂爲北方之江南翊贊農祥豈小功小善也哉李君文甚雅馴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七

書

三

可傳第千民歌不無後飾之過繫人之詞多如此正不必然也公之功昭然可見而不能阿事貴人長駕莫聘廷尉君功名日盛子孫多而且才天祚之矣大賢之德長哉

書卷

書趙弗甫卷

後泉翁慕弗甫何之讓國而以字弗甫古今之爭無時而已也其伉健能爭者則目之爲英雄讓幾絕夫故孟子曰好名乃能讓國否則簞食豆羹無不爭也末世之陋如此翁之字弗甫也蓋欲其爲古之英雄哉

書潘覽德卷

萬曆中潘覽德以相人之術數來見余曰是必解薛余心笑之三十年來羣司得罪者甚多皆佩金珥以出安得解薛事此術士之熟言耳然愛其人去則思之今年三月十四日又來入門熟目余坐定曰公其升矣廿五日吉語當至余又心笑之此時固起廢然安可決日期乎及廿五日少常之報

果至遠邇聞之皆以爲神人也此事余非親見而第得之臆言必不肯信不意術之奇至此先是覽德爲馬梁園所薦引余已異之梁園常樓居不通客君何以爲所知覽德具道其先世富其祖爲諸生中道貧祖母之歿也梁園之父雙洲翁爲之棺焉而助其費惠軒居士者覽德之父也性孝讀書砥節誓餓死不俛眉向人時梁園自江西督學歸單臨邑晉源爲孝廉皆敬而周之母病十八年覽德日夜侍牀蓐不怠無暇謀生事母非肉不能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一 三

恒有餘也二君稱覽德之孝于黃令君黃令君親造其廬禮貌之母七十一而病復起于是固始皆稱潘孝子而邑有丘淮川者以神相著誓不傳非人且老矣獨欲傳覽德二君爲之具肴醪令覽德拜之覽德心目俱慧無何而盡其術游于秦而遇祁念東司馬司馬以方伯備兵涼州覽德相之曰百日當開府吾在此待之凡百有八日而開府拜肅之報至司馬大奇之一時纓弁人人倒屣所饋遺甚厚覽德稱其師司馬題書寄秦復陶諸物焉

自是長安貴人多其所物色皆爲詩文贈之不可勝舉其相張二水太史殿試第一乃得第二或曰羿射雀之左目而偶中其右此亦覽德之一誤也覽德父母晚節皆富厚終其天年每見余輒述馬單二君之恩不容口曰吾賴二公以養吾親竊孝名以受術于吾師吾不能忘吾親能忘二公與吾師乎至感及于余以梁園爲吾之所取友也覽德不獨相人之面如持桃冶古鏡視人之心膽大小邪正無不洞見名滿縉紳間而其所歸依者有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一 三

數未甚讀書而言多合道若苟卿見之必無非相之論矣

贊

太宰梁公小像贊

麗麗燕趙堯舜攸宅鴻原大陸克生偉哲其哲伊何古今洞澈應之不疑叩之不竭其偉伊何如岱如渤投之不拒據之不捐爰自結綬殫心臣節中外一情夷險靡跌圻父薄違龍荒峰絕冢宰無幾小言辭闕呼沱之皐夷猶蘿月大臣有徵惟時是

察公在槐鼎海內席帖自公歸止民騷境杌公實
仁人性惟濟物愛士下賢春形啓折執懷此心而
典九德我瞻遺像願諗朝列

趙仲一像贊

僕僕碩人玉面綏鬚垂紳正笏既偉且都匪傑匪
仙詎若此殊道德精剛內美徵符作宰于滕百城
楷模鵠舍其巢鴈棄其蘆爰陟銓曹欲世唐虞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誰卸聾天貞臣以通食力西瞻
短褐茅蒲稚耄驚覩何者農夫龍化爲蠲大旱誰
趙忠肅公文集卷之十七
蘇頌鄧綰固縱與高衢有屋有穀咸謂公愚愚不
可及言觀茲圖

于景素先生小像贊

三吳挺秀健骨矯矯學染趨庭譽播細縹明刑九
江淑問是紹入裴邦趾直清夙抱前星暫臨額天
拜表繆謚議視佞鬼見討指切柄人惟行之創寬
於遐裔玄髮以顙其樂只且談經譚道致身聖門
脩然塵表人不能摧天不能老允矣豪傑德音永
昭

王靈官贊

猗與靈官允爲明神爰有虛令其人不仁囊橐元
邑草菅其民乃石厭城爲乾沒因韜者築者斃者
相茵剛便自豪惡言沸屑元元弗忍三物恒陳靈
官斯怒持鞭是臻令望見之廟貌孔真須臾來卽
鞭施于身骨碎血流魂竄魄淪百里之內罔不訢
訢我民之賦當塗曰循若非靈官陷水曷津焚香
崩角感神予振百里之外且笑且聲咸願靈鞭捷
此驕人神威弗衰懲一而徇我願在位惕惕遠遯
趙忠肅公文集卷之十七
無爲貪猛以作神噉

箴

邑令箴

昔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詞甚典
美余閒居念民生之艱難邑令最近民撫之卽
生虐之立瘁治世者不可不慎推擇乃作邑令
箴同志之中多爲令者書以貽之夫何敢望子
雲惟仁人君子取其用心而已

茫茫禹服劃爲列城垂紳南面寄之民生罔曰官

卑執璧之封固曰民寡惟德之平昔周失其御而民苦干戈羸秦罷侯而民苦網羅干戈之害慘而網羅之害賒墮悌君子實惟父母敬其鰥寡隱其篤天俾四封內咸富咸壽故單父之宰愛及鱗魚德弘于忘我而怨生于自腴見德則千載血食樹怨則室家詛斯牧臣司邑敢告主書

詳刑箴

生無貴賤共此乾坤有國設官以安黎元卑者食祿高者乘軒何必酷刑乃成其尊官之未來皆望仁恩下車而寬如陳斯溫親如父母愛若蘭蓀令名不朽祠祀永存豈不嘉哉無如彼昏以刑爲常不恤民冤天網恢恢扞之奚奔有官君子爾心是捫念爾身名及于子孫

喻

拳喻

里中有二猛士舉其拳若閭音泓試力士鉞也故易歐人其一人尤其其一人歐軟少然恒指使之曰歐甲則甲歐乙則乙隣叟之親友尤多傷者其

一人偶遇一大力者歐于市再三竟被歐傷佯倡而歸見人輒罵隣叟或曰誰歐傷爾者而罵隣叟乎曰是其人幸吾之傷也人以告隣叟隣叟曰是惑也余少年時嘗游于輦俠之場第不好歐人而惡歐人者使當我少年時則將盡力歐之令懼而欲其拳以安後來者今力不能折春蠶之股矣坐視親友之傷而無可如何今彼亦破傷幸誠有之此豈待億度哉其一人亦罵隣叟曰是其人陰險每私謗我隣叟聞之曰是又惑也吾之親友被傷者多我不能無怨乃必欲我無言我癡耶聾耶瞽耶瘖瘡耶而能無言耶言生于怨將稱頌盛德耶何謂私謗彼之歐我親友未嘗先告我我愬之所知者必欲先關說耶何謂陰險爲我者甚苦矣親友皆傷而又被罵雖然亦幸甚親友之傷者皆怨我曰爾不知何以得罪于人而禍及親友我無以應之今其交罵我也可以有詞于親友矣豈非幸哉或又曰彼謂爾有同謀者曰有拳而不歐易怨而不愬者未之有也奚其謀奚其謀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八

鄧上趙南星夢白

虞山許士柔仲嘉 閱

考功覆疏

覆陳給事容淳條陳疏

一杜私交

前件臣等看得相臣之有私人非爲相之日而後知也又非可以言語禁也私著於心所爲皆私君子遠而小人至矣若心本無私安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八

三十一

得私人顧勢之所在衆所必趨小人者遇其黨則談東郭之際遇君子則稱西山之薇上好承順則媚視媚行上喜氣節則抗顏強項是以賢者容或爲其所欺有極力翼蔽以損令名者矣科臣之言良有所見不可不察也
伏乞

聖裁

一禁辯詰

前件臣等看得大臣被論屢奉

明旨不許奏辯然而莫肯遵行者羣臣不知重大

臣而大臣亦不自重也大臣以德望勝者也

論之者多極其汚詬非皆無厚道也世不明

於重大臣之義久矣言之不甚則人皆曰此

有何事至論一大臣故不得不爾乃大臣復

一一奏辯曰某事無有某事無有嗟乎必事

事皆實然後不可爲大臣乎則亦忘其地勢

之重也然其爲詞必曰事係名節不容不辯

不知位至大臣公論已定何待自辯而後明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八

三十二

臣等請自今以後臺省諸臣各存長厚勿輕論大臣倘論之亦須簡約文雅勿如前之汚詬爲大臣者除所言紊亂典章濁壞

朝政之外若止係一身名節但當引咎求去不

必置辯以滋多口至於

朝廷稍稍慰留以成始終之美似亦不可無也伏

乞

聖裁

一辯建言

前件臣等看得建言之名起於人之不得言也前代久遠之事不必論矣我

朝令甲並無禁諸司言事之例卽皮作局大使

百戶舍人之言

太祖亦嘉納之然則進言者

祖宗朝之常事也邇年厲禁嚴罰適爲好名者之

資於是乎不簡之徒始而借之以自匿旣而

挾之以恣睢信有如科臣之所言者今欲祛

此弊莫若虚心以察其言之是非又虚心以

察其人之賢不肖欲虚心以察之莫若明其

爲常事人人得言原無避忌何足自多如此

則豈惟不必禁而已吟而不言智愚無別言

之是非吾以觀其識見言之有爲無爲吾以

觀其心術言之雅俗吾以觀其韞藉則言固

知人之助也而建言之小人不廢顯斥何恣

睢之得爲伏乞

聖裁

一別競靜

前件臣等看得世之趨於利欲久矣競者其

常也然惟其競得行故靜者日少此用人者

之過也夫用人者不越論其才品競進者孔

子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品無論矣人心

無兩用彼營營焉以鑽刺結納爲事則其居

官亦必虛飾務名而不盡力於職業何足稱

才科臣欲明黜此輩而章顯闇然自修之士

以示勸懼可謂當今之急務然用人者或乏

清正之操而喜人趨走或詭隨無擇而徇人

于託或不竭心詢察而聽人毀譽則競者至

而靜者遠矣此臣等所當共以爲戒者也伏

乞

聖裁

一懲舉刺

前件臣等看得我

國家撫按官之設皆以巡爲名言古者天子巡

守之禮難復而設官以代之猶夫其自行也

撫按之責莫大於舉刺舉刺當則吏治清而

民生遂矣舉刺不當則吏治濁而民生苦矣
人臣起自章句一旦

主上畀以如是之權欲其公耶欲其私耶念及於
此則雖有私意亦不忍行且不敢行也卽如
科臣所云鹵莽于耳目之托已爲不可況乎
憑一已之私怒肆行叅論而又惡人之昭雪
恐非清時所有倘其有之安可不懲伏乞

聖裁

一省巡歷

憲公奏公入奏卷之八

五

前件臣等看得守巡道官每年一次巡歷所

部地方奉有

明旨原欲躬行阡陌問民疾苦一年一周原不爲
數然往往苟且塞責武屑屑較計於厨傳之
間少不當心辱官咎吏口出惡聲以致極意
供應所費不貲甚乃受有司之餽謝科臣謂
巡歷可已不者亦宜間行不必徃往此還蓋
目睹其害有激而言也但此乃守巡之非人
耳若視元元之民如其子弟視四境之內如

其室家園墅而能經年不一省視乎又何暨
擾之慮也彼所過煩費者其非廉靜之人可
知撫按官卽宜叅劾守巡得人則百姓自寧
巡歷之疏數可無論矣伏乞

聖裁

一旌循良

前件臣等看得治世御俗不過欲人爲善而
已欲人爲善不過務白是非而已邇惟地方
官之有生祠本出於小民之意今往往故無

憲公奏公入奏卷之八

五

遺愛徒以子孫貴顯有司爲之追建生祠以
自結納或其人屬託爲之棟甍壯麗累害小
民甚者以貪酷去亦欲血食其土民或乘夜
污毀鎖屏偵守是非之不明至是極矣故真
出小民之意者尤足貴也科臣欲於遭擯斥
者略倣漢事

賜璽書褒之其既沒者或與之祀典贈之以官其
意甚美但褒之於旣斥不若褒之於未去洪
武間曾以

勅書勞平陽知縣張礎矣聞一行之亦數屬入心
之至術也其遭斥繫思者必褒舉其人而追
正撫按失刺之罪至於祀典贈官原有定制
神佑之賢不能得之於漢孟秋徐貞明之賢
不能得之於近日破格之難如此宜行撫按
官嚴查屬所生祠果有著於民思久而不置
者徵入名宦祠復

命之日將其人惠政主名另爲一揭報之臣部及
該科以憑查訪如有爲其祖父求建生祠有
司不能力往或先意迎合撫按官卽併奏劾
撫按官聽入囑托輕入名宦以汚俎豆聽該
科糾舉伏乞

聖裁

覆吳給事訪冊疏

看得兵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吳鴻功題稱京
察訪冊不列本部四司之名謂臣等以私意
沿弊習要行添正一節爲照本部京察事例
一切舊規審自簿籍開載十月以前所送科

道刻板訪冊係司官自道不列司官之名至
十月中送閣臣都察院堂上官大訪冊係堂
官所送始列四司之名相沿已久臣等愚淺
莫知其故竊意

朝廷以黜陟之本畀之臣等臣等不肯不足以當
之然業居重地矣若一二屬吏之不能知何
言銓叙百官科道之冊不列四司或錄於此
然閣院大臣非不咨訪也歷年京察非四司
都無降黜也臣等智小謀大不明之罪諒無
所逃至於秉公一念則天只日居實鑒臨之
自設部以來前臣之勝於臣等者不少職掌
故事自有深意臣等曷敢輕變至於邵仲禱
之清節苦心臣等所親見鄒觀光之好修任
然君子如王汝訓張一元等皆盛稱之臣等
自反不敢有私於二臣也旣經科臣具題前
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再覆前疏

臣等前疏止據隆慶以來見行事宜題覆今奉

旨再查得訪冊之事原非定自

令甲顧部中相傳則已久矣往時京察年分本部堂上官委之司官司官將六年內應該考察官員親自書寫職名单密托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二臣共為咨訪回報堂官以故不自列名此訪單意也隆慶以後乃

有刻板訪冊以便博訪然亦止送科道首事

本

二臣復密叩其同事者所索之多寡而與之聽其轉送此近日板冊之所繇始也然其不列銓屬則仍前也以非定自

令甲故雖訪單之始亦無從查其為何年以相

傳久故銓屬之名亦非列自昔年而何年始

不列且非特科道訪冊不列司官之名即臣

等堂上官之於司官亦不令其互訪惟臨時

親定其去留耳今部院大臣有曾為本部侍

郎者有曾為司官者一一可問也蓋我

朝六卿之制取法成周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地

本甚重不以臣等之不肖而遂輕一二屬吏

不假手而定去留從來則然亦不以臣等之

不肖而遂為不可司官人數不多事任頗重

過自難掩臣等誠愚固亦不待外訪也聞昔

訪冊之初刻也有識者謂此甚秘密往所造

膝而問傳臚而書者今刊刻徧送意則公矣

事未善也然繼之者遂不敢改恐人之議其

私也今遂為行私之證矣蓋作法之難如此

本

計典至重若先年所有一人起而廢之彼時

科道必不能容忍亦不俟今日此頗易明第

恐傍觀者不察以臣等大典未舉私端已見

則臣等之罪甚大安敢復言考察用是不憚

瑣屑據實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遵奉行

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正紀綱疏

吏部等衙門

題爲定國是振紀綱以回世道人心事吏科抄

出吏部左侍郎兼衆閣大學士張位奏

等因奉

聖旨覽卿所奏有關治體部院看議來說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臣李世達等看得吏部左侍郎兼東

閣大學士張位目擊世道人心之日非歷數

其大壞極敝之狀而歸咎于士大夫小廉曲

盡忠義公文集

卷之八

七

謹不肯爲

朝廷任事欲定國是振紀綱以挽回之其詞甚直

其意甚銳臣等竊惟國之有是衆所共以爲

是者也衆論未必皆是而是不出於衆論之

外夫論至於衆則必有合吾意者亦必有不

合吾意者合有二有迎合有暗合要之天下

自有真是不在乎合吾意與否也若非至虛

至明徒就衆論之中取其合吾意者而決行

之以爲定國是於是衆譁而不服朝更夕改

從此生矣輔臣欲以後凡遇軍國大事俱聽

九卿科道會議各書所見該部院類奏取自

上裁則誠定國是之術也然事應會議者自不常

有至于會推則時時行之大臣才品久定公

論素明當會推時九卿科道務要直言可否

卽不必衆擬類奏而爵人于朝之意得矣紀

綱者總領人羣之名也故曰一引其綱萬目

皆張一引其紀萬目皆起紀綱人羣必繇道

德若反道悖德而挾空名分以警其下卒致

盡忠義公文集

卷之八

七

決裂橫潰而不可收拾則有不忍言者何則

以爲無惟其然是教人以亂也將以名分罪

之則彼有所執以爲詞故不若防之于未亂

宜如輔臣所云重糾察之令內而部院科道

外而撫按互相覺察堂官嚴訪屬官司道各

嚴訪守令官若有不公不法通同故縱以致

屬下舉首百姓告發俱當達坐則誠振紀綱

之術也然所謂不公不法亦須顯跡久著堅

不糾劾者方許屬下舉首其爭先劫名者仍

罪無赦行之此二者世道人心庶可漸正然

國是者

皇上之國是也惟

皇上能定之

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紀綱也振之自

皇上始必勤於

聽政而後可以定國是必慎於用人而後可以

振紀綱臣等請言聖人之事昔者孔子之稱

舜曰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

端忠義公文集卷之八

卷之八

七

端用其中於民夫問察不遺何其勤也惡者

隱之必不以言爲罪約多端而爲兩約兩端

而爲中此其心豈一息暇逸哉必如是而後

國是可定也詩之咏文王曰芄芾棣樸薪之

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而其卒章曰追琢

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之

楨之能官人也賢人布列德政之美如玉如

金而四方之人豈有侮上恣行者乎伏惟

皇上聰明天縱足爲虞舜周文而四方未風動華

夏未修和臣等私竊惑之伏願

皇上時御

朝講數見大臣勤理

萬幾務求至當至於臣工之賢否

留意咨詢臣等中尤不肖不能率屬者乞

賜罷斥其忠直有望之士許該部一一推用則國

是自定而紀綱自肅矣不然

皇上深居不出章奏之行止推舉之用否天下方

眩惑而莫知其所繇而何以定國是振紀綱

忠義公文集卷之八

卷之八

七

哉輔臣之疏意在挽回世道人心百官萬民

屬耳注目臣等不敢略有隱默謹具覆

請伏惟

聖明採擇其中

勅下臣等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停論劾以重 大典疏

吏部尚書臣孫毓等謹

題爲京察期近議停論劾覆疏以重

大典事照得舊曆二十一年復當考察京官五

品以下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察四品以上者具疏自陳俱聽

皇上定其去留其考察所遺及自陳俾留者科道官方行糾拾此定例也考察先期大臣宜靜聽自陳庶官宜靜聽考察科道官亦宜徐俟拾遺衆首共棄何必自我發端究竟不容當能稍延旬日此蕩蕩平平之道也乃今有不盡然者先是臣等與都御史李世達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言大察非遠論効益多恐拾遺之時人數不足以致搜抉太過流爲刻嚴非所以將明

皇上之

恩厚而宣贊淳理也宜自十二月初一日爲始論効之疏一切不覆以待大察然未經題明人心不一今計期益迫論効不已臣等才識短淺拮据京察之事自無暇題覆諸疏但慮諸臣急於效忠不暇深思此後復有論効益非事體且考察拾遺與所論同則已耳若經論

効而考察拾遺皆弗之及則在論人者以爲本部竟寢其疏在被論者亦以本部未爲覆

留不安其位甚屬不便相應具題合候命下行令科道官以後母復有所論効其抄到者一切不覆俱候考察自陳取自

上裁所効之人果係公論不容而考察自陳未去者不妨仍作拾遺之數以後凡遇京察年分自十二月初一日爲始卽不許有所論効伏候

聖裁

覆京察拾遺疏

吏部

題爲糾拾庶察遺姦以裨

大計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李汝華等題

等因又該河南等道等道事浙江道監察御

史劉士忠等題

聖旨吏部知達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查得考

察事例浮躁淺露者降一級調外任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宣李汝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劉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勲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今養病楊千庭主事袁黃均當罷斥各一節爲照人之爲善爲奸皆必以才故愛才者易至于容奸而擊奸者易至于棄才此二者皆甚不可臣等至愚叨管京察之事竭力咨訪未能一

唐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八

下

三

一真知然以人之知不可爲己之知故耳雖聞之而心或有疑寧缺之以待將來不敢遽議去留今臺省諸臣所糾拾者臣等亦不敢自欺而行其所疑吏部稽勲司署員外郎主事虞淳熙澹素虛恬博通玄覽臣等以爲奇士用作司屬竊慶得人先是頗聞原任禮部郎中姜鏡廣播謔言領危名士淳熙與焉以致臺省風聞交章糾拾宜共貽雪以成愷悌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楊千庭少有才譽志

慕賢豪當寧夏之變銳于任事不無率易之過至目爲貪險恐未必然矧今西事底平羣方悅豫

朝廷且論功行賞而本官以勞被黜無非忠厚之至乎若兵部職方司主事袁黃文藻著名而人不滿其行辯言傾聽而人多疑其心此則近於有才而奸者矣但其被指之事多係居鄉當官未聞顯過遽難議斥似應以浮躁降用者也此三臣者雖皆郎署小臣但事于

唐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八

下

三

大典尤宜慎重且袁黃奉

旨贊畫征倭去留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緣係糾拾庶寮道姦以裨

大計及遵例糾拾庶官以肅計典俱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謹題請

旨

拾通回話疏

吏部

題爲奉

旨回話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刑科右給事中劉道隆題云等因奉

聖旨科道公同糾拾因何一箇不動吏部官這等專權結黨着回話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查得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內該吏科等科都

察事中等官李汝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

江道監察御史劉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覈

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

方司郎中今養病楊于庭主事袁黃不職該

本部議將虞淳熙楊于庭留用袁黃以浮躁

降用覆奉

聖旨虞淳熙等准留用袁黃見在贊畫着待征倭

事完查看有無功次定奪欽此今該前因查呈

到部臣等奉

旨切責不勝恐懼臣等竊惟我

國家設六部以分理庶政設都察院科道官以

糾察百司然科道之職仍復

勅下部院議覆是部院所爲之失科道得而糾舉

之科道所言之誤部院亦得而酌議之正所

以防偏重而杜朋奸也原任本部稽覈司署

員外郎事主事虞淳熙臣之同鄉素知其人

安貧好學臣兄弟之間每竊稱之是以用爲

司屬非有先容之助此臣之所自知也先是

科道諸臣條陳考察事宜皆言庶官去留以

堂上官考語爲據今臣等忝爲堂上官知一

屬官之可留而留之亦何敢有成心也原任

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向有浮言臣等再

四咨訪原無失守兵部尚書石星又極言其

任事之苦且假使寧夏之功不成于庭之罪

可逃乎今功既成矣則又曰無功使焦屑乾

肺之勞皆成罪案臣等不忍也至於袁黃心

行旣多可議贊畫尚未成功是以臣等擬以

降用夫以黃投身豺虎之窟爲

國禦侮猶不得免豈非以計典之重哉今科臣

謂僅議一袁黃而止旣名議覆自有異同去

留多寡原無定數正在各出本心求歸于富如五音各守其聲集以成和原不相侔若臣等不知二臣之可去而以科道之言去之此亦甚易然作人事

君惟此一心何敢自欺且亦恐非

勅下議覆之意也且科臣以二臣皆有訪單遂謂齊同之論臣等所見京官之有訪單者凡數百人據所開列人人宜黜然臣等必多方徵實心稍有疑必不敢動卽如原任戶部郎中

趙思彙公文集

卷之十八

三

查偉訪單頗多臺臣薛繼茂一言辯白卽爲

保全良以士人之名行可惜

朝廷之黜陟宜慎與其寬抑而後明不若寬容以有待總之不昧血心恐傷公道而累

大典此臣等之素所自誓以報

皇上者也然以芻蕘鄙細謬司黜陟其中枉縱必多而猶爲一二人惜適足明其倚昧無知耳宜乎科臣之有言也伏乞

聖明察臣等一念不欺之心矜其顛瀕之愚俯從

寬宥臣等不勝惶恐懇切之至

覆陳侍御整顏綱疏

吏部等衙門

題爲感時觸事披瀝愚忠懇乞

聖明亟整顏綱以圖萬世治安事吏科抄出福建

道監察御史陳子貞題

云

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該部院便議來着實舉行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李世達等看得福建遵監察御史陳子貞

趙思彙公文集

卷之十八

三

題議亟整顏綱一節爲照御史陳子貞條陳

謂今天下紀綱大壞欲要亟行整頓而歸本

於正人心可謂根極之論所舉多端乃其大

者則在乎羣司議論繁雜巧宦多方自下訐

上彼此攻擊與夫士卒之叛亂以爲卑奪尊

權陰陽反易誠然哉夫人各懷心非可一一

而論其機在率人者以正已爲標而以執法

任怨行之耳且衆之所同欲而上先行則必

不出於口矣國之所共言而朝不遵則必不

書於牘矣其有無端沸舌如簧亂聽者必罰
無赦此省議論之道也凡巧宦者上之以一
事獵名欲掩他醜下之則阿貴取憐委仰承
順若厲節首公虚心照物無植黨之意無諂
諂之好則巧獲拙效不靡自退矣語曰下而
無直則何謂正言是非自有所在也世自

至尊而下通相統屬有進退舉刺之責者能棄去
雷同有邪必斥而居下位者不能少俟須臾
輒便頌言切取名譽此陰薄之徒加之以黜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八

重

罰彼自無辭若非有奸貪不可容之惡徒語
侵目攝輕重不平之故及內疚懷疑欲先發
制人肆行攻擊或傳致坐款懷袖私投不問
而言域射鬼辱此輩卽當投畀有北而猶有
用之以爲聰察隱受顯行何惟乎屢禁而不
止哉凡此皆二三輔臣及臣等部院大臣之
責也各出本心共持正論以糾其違而助其
不及則科道諸臣之責也至於士卒叛亂乃
今日可憂之最急最大者叛亂大惡也而督

撫將帥或受其罰則亂人得執以爲詞然則
必無可罰而後可惟公清慈惠愛卒如子問
其疾苦撫掩嗅咻而又嚴禁賡削卽通行久
治之事衆稱不便悉爲釐革使人人感恩入
於骨髓卽有一二不靖之徒當亦不敢唱矣
此督撫之責也第督撫非人亦臣等之責也
臣等敢不痛自刻責各率其屬極身効職以
救積敝臺臣又欲

皇上不邇不殖與寢以時無逸無荒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八

重

朝講必舉親信碩輔

嘉納忠言此臣等之所欲言而臺臣先發之者
也臣等欽惟

皇上爲

天之子萬邦黎民皆

皇上之子惟子爲能感父惟父爲能率子今頻年
不雨屬象時行是父之不樂也海內之民家
家懸壺饑寒填壑流冗載路是子之失養也
軍士怯於赴敵勇於作亂小不如願卽欲爲

寧夏之事是豪奴之侮主也醜虜助賊久未
底定倭奴已被朝鮮有括糠及米之虞是惡
隣之肆毒也自古未有家如此而不敗者亦
豈有天下如此而可晏然不懼者乎臣等受
皇上之高爵享

皇上之厚祿每念時事至此未嘗不涕泗交集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今臣等寧敢不竭
狗馬之力然須

皇上惕然猛省勤理庶政然後臣等之盡職有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八

於事蓋臣等雖焦心苦思不如

皇上之一念足以平格

蒼穹臣等雖傲吻燥舌不如

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雖鞠躬殫力不
如

皇上之一舉動足以維新宇宙昨者寧夏之賊訕
謗無禮傳之華夷臣等不勝痛心區區徇馬
之誠惟願

皇上念

祖宗神器之重勢至此猛省僅僅可及不得爲蚤
過此則恐悔不可追一念猛省則必敬

天地必法

祖宗必禮大臣必納忠言必念草木昆蟲胥賴

皇上以爲命皆當愛惜何況於人如此則人心自

正紀綱自肅

天心欣喜雨暘令序中國富安外夷震恐此在

皇上一念之間而永享逸樂於無窮尚何待而不

爲也臣等稽首頓首同布血誠不勝激切悚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八

懼之至恭候

命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感時觸事被滯愚忠懇

乞

聖明亟整頽綱以圖萬世治安及奉

欽依這本說得是該部院便議來着實舉行事理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覆韓給事論劾疏

看得工科左給事中韓學信論劾原任工部

營繕司郎中今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葉雲初貪婪無耻所當罷斥工部營繕司署郎中事員外郎王佐受商人之賄委罪僕隸以自解所當降調及稱以後營繕郎缺不必挨次推補或本部各部須廉能清謹之士而後授之并王佐葉雲初各奏辯韓學信論劾事情乞要吊查以明心迹各一節爲照原任營繕司郎中葉雲初當事執持不足取下防閑亦疎物議之與良有所自相應降調示懲營繕司署郎中王佐刻意立節以執法繩奸飛語橫集被劾之後公論愈明科臣之疏真於本官有益臣等再四博訪知之頗真謹分別覆

請合候

命下將葉雲初照才力不及例降一級調南京用王佐照舊供職

覆李侍御論顧兵侍疏

看得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時學論劾原任

遼東巡撫公補兵部右侍郎顧養謙貪鄙不職所當議處及兵部右侍郎繻養謙奏稱奉職無狀乞

賜罷斥并陳馬市子銀始末要行遼東巡撫嚴革買馬之弊各一節爲照人才固難邊才尤難若深責苛求則鎮俗之士俱升而禦侮之能鮮至矣方今疆場多事邊才之用甚亟兵部侍郎顧養謙膽氣豪雄智術卓犖九卿科道以邊才會薦者甚衆風聞論列者向亦有之然一允其去旋復以會薦起矣則以本官之才誠可以濟緩急也今按臣復論其撫遼之事臣等竊意當此多事之時凡以邊才用者正當控名求實略其已事而責其新功本官求去甚力未可復允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到任管事其所辦買馬子銀立法未爲不善而行之遂有流弊容臣等移咨兵部行令彼中撫臣嚴行查尋緣係指摘貪鄙撫臣懇乞

聖明亟加議處以快公論以警官邪及邊臣奉職無狀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并陳馬市子銀始末以明封疆

大計俱奉

欽依吏部知道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覆李掌科論劾疏

吏部

題爲大臣物望未協邊事舉用宜慎乞

聖恩

奏

奏

奏

賜並議以快輿論以靖域中事考功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

題云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隨該兵部左侍郎王基奏爲

病劣久宜知止復被人言懇乞

聖明俯賜罷斥以全晚節事奉

聖旨邦政重務贊理缺人王基着照舊供職吏部

知道欽此又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長

春奏爲任重望輕身危志苦懇乞

天恩放歸田里以明心迹以保餘生事奉

聖旨卿前屢具疏辭已有旨留了如何又以人言

求去邦禮重務倚任方殷可卽出供職不准辭

吏部知道欽此又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韓世能奏爲人言肆詬物望難協懇

恩罷斥以申臣節事奉

聖旨供事講幃贊禮邦典韓世能着照舊供職吏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本年七

月內該兵部題爲議論彌多視聽滋亂等事

聖恩

奏

奏

奏

節奉

聖旨蔡可賢着策勵供職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論劾禮部尚

書李長春禮部左侍郎韓世能兵部左侍郎

王基均爲可去撫治郎陽右僉都御史姜璧

公論不與不堪巡撫原任巡撫李材寧可薄

其罪不必用其人原任經略兵部尚書鄭洛

可用之講市實不可用之定禍亂原任山西

按察司副使今起用寧夏副使蔡可賢忒聯

不簡原任寶坻縣知縣今陞兵部職方司添
註主事袁黃欺世盜名俱可無用及陳邊事
不必添官募兵各一節除邊務係隸兵部掌
行聽該部議處其李長春韓世能王基蔡可
賢已奉

明旨照舊供職外爲照撫治郎陽僉都御史姜璧
心事真誠操行馴謹郎陽之政吏民以爲不
煩第以昔守臺史兩差未完風裁靡著雖俸
過再考而閭陞本爲敝規據迹復若速化人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十八

三

言既興自難展布似應調南京別衙門以俟
公論之定原任撫治郎陽僉都御史今爲事
李材講學治兵少流才譽比雖獲罪亦嘗効
有功勤以是保舉者尚望

聖明棄咎使過但其年漸薄衰數載園土骨驚魂
散恐難驅策臣等欽惟

皇上懲邊臣之虛冒

意旨已諭於天下材餘生無幾以見天爲望外首

丘爲命表合無

俯從科臣之

請少薄其罪使華夷神人共如

皇上仁覆四海不遺放雀之慈真亮舜之舉也原
任兵部尚書鄭洛久歷邊疆再勤經略恩信
孚於夷落師不橫草而虜悉歸巢其識度韜
誦蓋有不可及者假令寧夏之事在經略之
時恐賊未必得與虜合滋蔓難圖也此
國之勞臣緩急可賴者也相應遵照近奉

明旨遇缺推用原任寶坻縣知縣今陞兵部主事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十八

三

袁黃辯博無方足稱才士頃者總督薦陞備
倭僉事臣等以輿論不一未敢推用正與科
臣之意相合然其才華蘊藉自難多得若反
正務實必當過人相應令其赴任供職至於
寧夏兵備副使蔡可賢挑達不羈考察非枉
旣已破格錄叙以小臣被劾復獲奉
旨留用此亦千載之特遭而人臣捐軀報
國之秋也若更貪功飾詐如科臣之言以累舉
主則罪戾彌深丹書莫追矣仍宜行令知會

既經科臣論劾前來相應分別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欽奉施行

覆呂府丞奏詳疏

題爲庸劣招尤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以安愚分事考功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光祿寺少卿今陞

應天府府丞呂興周奏

云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本

表忠奏公文集

卷之十八

七

官於本年七月內奏爲抱病不能赴任乞

恩回籍調理事該本部題奉

欽依移咨湖廣撫按嚴查本官患病是實准令回

籍調理具繇報部如有詐託徑自叅究等因

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光祿寺

少卿今陞應天府府丞呂興周奏辯工部候

缺主事周如綸論劾舉人王兆河等關節倖

進疏內有二興之語自陳庸劣乞

賜罷斥一節爲照科場之事原爲曖昧天下皆公

且不能必其無私一二人之私固難謂天下

無公也本官蒙倖進之疑訾及天性自難無

言但其致身已久經行稱優官常無玷厥弟

呂興齊之鄉舉在其父去位之後事頗易明

似亦不必遂求罷斥也既經本官奏辯前來

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以今陞職銜在籍養病痊可之日

給文赴部聽用緣係庸劣招尤乞

表忠奏公文集

卷之十八

七

賜罷斥以謝人言以安愚分及奉

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顯請

旨

催原覆高侍御勘回疏

題爲病痊起送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據河南布政使司起送原任戶部四川清吏

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病痊到部送司

案查本年三月初四日該本部題爲敬舉經

行耳目所及以對揚

明命事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高舉題云惟復別有

聖裁等因具題上

請至今幾及半載尚未奉

旨今據前因相應題請案呈到部臣等竊照戶部

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先因在籍養病經

過按臣論其徐州管倉廢削小民奉

旨行勘回稱原係以嚴致謗止宜罰治因此乃書

之邸報傳之天下者也崇明知之矣至臣等

覆請罰俸未奉

明旨則在京諸臣即多不知者遐方僻壤自不能

知而又習見

明旨之下不過三日以爲豈有數月未下之理是

以崇明病痊輒來聽補亦無怪其然也今崇

明欲歸則業已見

朝聽補則未奉

明旨狼狽踟躕可知已臣等以用人爲職所用之

人各有其職一事不奉

肅期一人不得用一人不得用則一缺不得補有

一人而占兩缺者升遷見任兩無所著望

明旨三日而不下尚復望之久而不下則以爲駭

數不下則惑亂而莫知所從矣此不便之大

者伏望

皇上念無曠庶官之義簡查臣等原覆御史高舉

勘回徐州管倉主事傅崇明疏速

賜裁奪前後諸疏未奉

旨者盡數

批發百官萬民幸甚臣等幸甚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覆吳給事免逮督臣併糾譏險疏

題爲被逮督臣情既可原功亦當准乞

俯從輿請暫免逮問俟勘實正法以重

國體併糾一二譏險之臣以儆官邪以安九邊

人心事吏科抄出吏科右給事中喬胤題

等因題奉

聖旨九卿科道官會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臣等會同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楊 等

看得吏科右給事中喬胤題稱乞將三邊總

督魏學會恩歷追奪暫免逮問俟事平勘實

正法併論寧夏巡撫右僉都御史朱正色立

心甚險操行甚謫兵部職方司署郎中事員

外郎楊子庭狎邪小人俱當罷斥各一節爲

照

聖主之治天下賞罰用舍必稽協公論而後可服

聖諭

天下之心非特如忌之口所當拒絕卽揣摩

形似之言與自一二人而流播於國中似公

論而非不可不察也茲者時承恩等稱亂寧

夏猝未能平

陛下以督臣魏學會緩師遣害

天怒有赫

命錦衣衛扭解來問此乃

陛下自爲

社稷生靈之計急於滅賊而學會不能仰副

聖心安得不于

天怒然公論頗以爲寬是以科臣特疏申救而復

論及朱正色等事關

國體九邊觀聽於是焉在清議在傍信史在後

臣等義在採據公論不昧本心而歸於寬大

疑恕流

聖朝之愷悌明

帝道之蕩平不敢一毫畏狗一字虛飾大事有難

易易而緩之則易者不易難而急之則難者

難思難本支集

愈難愈難則愈緩是謂急之而反以緩寧夏

之事是也時承恩本以降虜家畜死士數千

情同父子愛等翁壻此其意豈欲報

國乎蓋其欲及久矣計不萬全不動特借黨孽

石繼芳以發難賣許朝劉東賜以避名耳而

又據堅城之險藉強虜之援我兵弱食少仰

而攻之此其勢甚難於法宜緩科臣以朱元

昊數年弗克爲此洞見事情矣學會受

命之初宜上疏言賊難滅之狀必不能速於成功

則人人明曉謗書自息而學會朴忠自信亦欲急於成功以報

陛下雖漸見齟齬終不自明甘心茹荼計無返顧銳於立功而疎於料敵豈得無罪乃其驅饑疲之衆屢挫賊鋒數摧强虜謂之功未成則可恐不可謂之無功也學會之被逮以緩師遺害之罪乃臣等竊以學會之失似在急攻尚爲未緩耳此其智慮不足則有之乃其一念爲

國之心絕無欺罔絕無推諉絕無妬忌固亦有可取者伏願

陛下軫忠良之當惜度事勢之難易察功罪之大小念微勞之難免其解問姑令閑住回籍或如科臣所

請將前加官廢于一併收奪以贖其罪無使忠良抱恨邊臣解體徒爲賊虜所快御史梅國楨

既蒙
特遣監軍紀錄功罪乃其職掌不得侵越事權

屢奉

明旨自當遵守查覈功罪尤當矢志秉公不得毫有偏私自蹈欺罔之弊募兵本以利購非可威讐議者又請差風力御史及今未遣卽宜議罷至於寧夏巡撫朱正色與學會義切在舟恐無媒藥中傷之事職方司郎中楊于庭以郎署小臣而謂其恨總督重臣不行餽遺遂嗾堂官請逮如此等類皆風聽臆言未可遽信京營領之世臣我

祖宗之制良有深意李成梁雖以戰功得封自總兵耳必無可督京營之理成梁智能策虜見當及此何敢妄行鑽謀然科臣之言要亦爲國之深慮也臣等謹虛心平情酌議上

請伏乞

聖慈免魏學會之解問及候

命下行令監軍御史梅國楨著遵職掌從公紀錄功罪募兵責之地方官不必復遣御史朱正色竭力討賊不必循套自陳楊于庭著遵新

奉

明旨照舊供職

覆李掌科謬陳未妥事宜疏

題爲俯循職掌謬陳未妥事宜乞

賜裁定以飭政體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題

等因隨該鴻臚寺卿楊宗仲奏爲自陳不職

伏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謝人言以安愚分事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看得吏

科都給事中李汝華條議諸款皆於銓政有

益除辦事中書不行考選科道兵部主事趙

夢麟再經操江副都御史蔡國珍論劾本部

覆准開住俱近奉

明旨無容再議外爲照臣等以銓名部古人以次

律爲銓坎水也水有一定之性而隨地異流

律有一定之法而緣情異用惟其平而已矣

四品以下京堂例不得辭數年以來一二賢

者偶爲之其後遂以爲必不可少托疾疏辭

者紛紛矣大都皆自南而北自外而內者也

既係優處自多賢者臣等明知其繇於沿襲

故往往議留科臣以爲可已正臣等之意也

司道庶僚之告休或有故而求去其才力可

用者亦難一槩聽允顧養謙之察而後起顧

其志之調而復留原酌邊事緩急非可以常

例論者邵永春以病告休而督閱諸臣極稱

其才曩有甘肅巡撫之陪或非無見兵部

事張棟疏言朝鮮當後自其所見而直以科

臣爲非則夫疑事勿質之義尚寶司職列近

秘典守非輕先年原係甲科有清望者擢任

此秩今徐瑛以官生掌印以掌印出差事理

既有未妥職務又難久襲相應議復往例鴻

臚寺卿楊宗仲年已衰遲况多物議本官亦

力求解任相應准從至於贈官不宜非人錄

磨不宜濫給周光錦不宜自乞

恩典陳文煥不宜自奏給縣復

命不許提薦進士告病太多皆已奉有

明旨多不遵行委非政體既經科臣具題前來相

應覆

請申飭合候

命下臣工去留進退容臣等採據公論擬議上

請其不當者聽科道糾舉四品以下京堂原非真

病不必違例疏辭上疏言事者惟各陳所見

毋得爭辯求勝尚實司卿仍推資望相應者

題忠義公案卷之七十八

爲之徐瑛添註管事鴻臚寺卿楊宗仲

老例致仕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大臣贈官

查其人品政績不得徇情濫請考滿大臣遵

照

累朝題准事例查無過犯彈劾者方與廕子其

曾經彈劾者不許自行陳乞以干公論外官

給縣不得自行瀆奏復

命仍行提薦者聽該科參駁罰治進士告病各堂

上務要覈實不得輕爲具題

覆顧侍御條陳并論張少司徒疏

題爲時事孔艱安攘多關敬效愚忠以備

採納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雲

南道監察御史顧際明題云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雲南道監察御史顧際明條陳除責

實效內請集鄉兵并詰戎兵一欵已經兵部

議覆及所論戶部侍郎張士佩近奉

明旨在籍聽用外其慎咨訪一欵係應本部題覆

題忠義公案卷之七十八

爲照知人甚難故以仲弓之賢孔子亦曰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舉既有之刺亦

宜然部院之有咨訪所以防撫按之不盡知

非以爲不可信也人情日巧壅蔽多方卽撫

按之賢者倘不竭盡心力徒以咨訪托之監

司監司托之府府托之州縣州縣之所托者

吏人走卒也吏人走卒之所托者窩訪之徒

也轉相抄寫彼此雷同以爲公論在是矣何

得無誤故一於疑非所以任人一於信非所

以求當爲撫按者必多方咨訪監司守令有
不公不明淆亂臧否者重加叅處務使舉無
遺賢刺無遺奸則部院雖不廢咨訪不過以
爲印證而不見其偏重咨訪矣然以咨訪之
不可廢譏人或因之以行其私以致善類被
枉誠臣等之所竊懼也既經臺臣具題前來
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及各撫按官遵奉施行

題爲漏網姦邪久犯公論懇乞

聖明亟賜顯斥以肅紀綱以清吏議事考功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湖廣道試監察

御史吳弘濟題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吳弘濟論劾福

建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汝濟原任雲

南巡撫今陞大理寺卿吳定均當罷斥各一

節爲照福建巡撫副都御史張汝濟溫文之
度爽練之才不必繫按自可致身通顯而以
舊相同里疑行難白人言既至勢不可留原
任雲南巡撫陞大理寺卿吳定材術機警
當官雅稱執法臺臣論列至併其兵部勘明
之功疑之卽臺臣亦自謂得之風聞似未可
遽以易

廷推也再照張汝濟之推巡撫在臣等未任之

先至於吳定之陞大理寺卿等據所聞本官才

堪集事資俸已深近經科道會薦是以循敘

推用臺臣以爲錫於請託則臣等萬萬不敢

意想生疑遂以波及於人置筆甚易當之甚

難恐章奏之體不宜如是也合候

命下行令張汝濟回籍聽用吳定著遵

新命前來供職其遺下福建巡撫員缺容臣等另

行推補以後言官論人非請託行私的有証

據不得輕易傳致以傷厚道

覆劉給事論劾疏

題爲目擊一二未協公論據實摘陳懇祈

聖明裁斷以溥大公以維治化事考功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刑科都給事中劉爲

揖題云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錦永

衛指揮凌玄超等已經兵部議覆胡克儉該

本部推補南京刑部照磨未奉

明旨外案呈到部看得刑科都給事中劉爲揖論

劾原任刑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

歷陞嘉興府知府吳爲謙所當議處各一節

爲照原任刑部員外吳爲謙才氣明爽疵議

頗多且樂新爐招稱代囑公事本內有名處

分未及人心終不能平相應姑從降調以爲

有才情行之戒合候

命下將本官以原任員外郎照才力不及例降一

級調外任用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八終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十九

鄣上趙南星夢白 著

虞山許士柔仲嘉 閱

考功覆疏

覆李給事糾拾邪險貪肆疏

看得工科給事中李養質論劾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李長春湖廣僉事管志道大同府知府劉竟成俱當罷斥及稱以後起用官員務要廣詢博採其有虛名放縱者不得濫從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起廢各一節除李長春韓世能已奉

明旨照舊供職外爲照湖廣按察司僉事管志道識會高明問學該博甫爲僉事卽以言語之嫌被劾降爲提舉未爲一日提舉乃以有疾考察固已難服其心而又薦章屢至臣等猶先豫數年而後用今薦者未已也科臣論居家不簡恐出鄉訕之口且本官上疏辭免新奉

明旨畱用擅難更議其大同府知府劉竟成計吏

時卽有言其守壞看本部慎於黜斥正欲參

而伍之疏內所指嚴刑橫索歷有證據難可

再容既經科臣論劾前來相應分別覆

請合候

命下行令管志道仍遵

新命赴任劉竟成照不謹例冠帶閑住遺下員缺

另行推補至於科臣稱起廢官員務要廣詢

博採其竊虛名而實放縱者不得濫及可謂

確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覆甘御史追論不職有司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井士价論劾原任

吳江縣知縣今陞兵部主事趙夢麟似應閑

住或以邊方多事姑從重降調以示懲創一

節爲照前代用人不廢跣跑之士爲其行雖

不簡而奇謀壯事足排時難也世俗猥以清

狂小慧之徒當之適令貪詐恣行耳趙夢麟

之才誠未知其何如而不簡之狀則按臣所

論詳哉確矣第寧夏之事本官奉

首贊畫拯溺救焚非必壯士倘其有功不妨升敘
加等若其碌碌無奇則蹄啣而不善走無所
用之矣法不止於降調既經按臣追論前來
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臣等移咨兵部行令本官竭力贊畫以贖往
罪待彼中事定候查明之日如果虛稱贊畫
原無機謀仍照不謹例革職開住本部仍移
文各該督撫巡按官遵照施行

續纂公案卷之十九

獲秦御史舉劾方面疏

看得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秦大慶論劾分守
湖東道右叅政陸萬鍾所當致仕或念其官
常未甚壞姑調簡僻一節爲照分守湖東道
叅政陸萬鍾頗稱有才乃按臣論其不及事
之狀甚詳剴繁似非所優年力尚未可棄合
候

命下將本官照不及例量調簡僻遣下員缺另行
推補本部仍移文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覆太僕寺論劾種馬地方官員疏

看得太僕寺少卿黃鍾論劾壽張縣知縣朱
國相容城縣知縣張席瑋所當重加罰治或
聽議處霑化縣知縣洪濤所當量加罰治泰
安州知州趙弘訓姑免罰治太僕寺少卿周
思敬論劾高陽縣知縣王納策青縣知縣馬
自渭所當罰治各一節知縣王納策近該撫
按官論劾覆奉

欽依降調閑散及知縣朱國相洪濤見今山東按

續纂公案卷之十九

臣馬朝陽論劾另本議覆外爲照馬政者太

僕之專職有司之一事也論劾有司罪止罰
治應聽兵部議覆邇來寔失初意往往言及
有司之操守卽賢者亦踵其敝太僕之彈章
疑于撫按而兵部之覆疏遷於吏部且非所
以明職掌也然旣非撫按所劾自難遽議黜
降徒使貪墨之徒自知不免愈爲囊橐之計
是重爲地方之累也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知縣張席璠馬自渭行令該撫按官先行革去管事嚴加查訪如果操守已壞卽行叅劾若止馬政不修仍聽兵部議覆以後太僕寺臣舉劾有司但當直前馬政之修廢不得泛及他事

覆吏科聽調撫臣違例舉劾疏

吏部等衙門

題爲聽調撫臣違例舉劾乞

賜議處以明法紀事吏科抄出吏科都給事中李

汝華題前事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 等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論劾郎陽巡撫姜璧違例舉劾所當議處及稱以後有薦舉溢額者叅究考察被黜者仍追究所舉各一節及查會典內一欵如有被劾考察革任致仕聽勅聽調等項撫按官不許更行舉劾如違叅究仍將奏詞立案欽此又一欵朝覲年分考察既畢

備查被黜方面有司官員追究所舉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職開住二人以上降一級調外任一人罰俸半年欽此又節查得嘉靖十七年

詔書內一欵近時各撫按官舉劾極爲泛濫乃奏舉遺賢則盡境內之人並書薦剡公私心跡覽疏較然吏部不以爲非都察院不考其過以致臧否不分舉錯倒置今後敢有仍前濫舉或當劾而舉當舉而劾及撫按官舉劾異同者該科不行糾奏一體究治欽此爲照原任郎陽巡撫僉都御史姜璧以被論聽調復行舉劾誠爲違例但本官奉

旨聽調未久也且疏稱例得激揚則違例出於不知情有可原似難再處止將奏詞立案庶爲適中科臣因而議及舉主之罰此吏治清濁之源民生榮悴之本而時務之至要至要者也科臣之言實臣等之所欲言者臣等聞之古者作一器必勅工之名工有不當必行其

罪以窮其情治天下者予人以高爵厚祿惟
憑薦舉任其市恩植私妄舉非人垢亂

朝政戕害民生而莫執其咎是視天下輕于一
器也可不謂之舛哉舉主之罰前代姑不服
論我

朝

會典所載甚明先臣如蹇義楊士奇等皆嘗奉行
有效我

皇上屢有

憲憲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七

明旨不許濫舉及申明連坐之法不啻再三乃一
切掛壁不理濫舉如故此臣等不能將明之
罪也科臣謂濫舉市恩繇于法令不行可謂
不易之論乃臣等又以法令不行繇于部院
吏科之不肯任怨也夫人臣受

朝廷之爵祿惟圖自便而不爲

朝廷任怨豈非不忠之臣哉臣等請于本部之考
功司都察院之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薦舉簿
一扇每遇撫按舉劾疏到卽書所舉方面有

司地方人才職名方而有司通俟朝覲考察
既畢備查所黜官員照依

會典所載分別議處庶撫按知濫舉之必罰而無
敢不慎矣然有卽當議罰而不待考察者如
一人之身歲月之內而舉劾互異必無兩是
之理但一查覈得失自見今朝舉幕劾惟從
黜降不復問其舉者亦苟且之甚矣至於里
居官員或以被論或以考察或以請告乞休
公論甚明今地方人才之薦泛濫尤甚夷貊
同譽安在其激濁揚清也此二者皆卽當議
罰而不待考察者也既經科臣具題前來臣
等謹據

祖制遵

明旨詳議覆

請合候

命下除未經申飭以前不
都察院吏科各立薦舉簿俟朝覲考察畢日
查參分別議處其舉劾互異者卽時題

請行勘明白叅

奏議處地方鄉官有得罪公論衆所共棄而撫

按官仍復薦舉者卽時叅

奏議處

覆王給事論吳侍讀疏

看得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今

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管南京翰林院印信

吳中行奏稱聞言引咎懇

賜罷免以安愚分一節爲照本官昔居翰苑抗重

恩憂公文集卷之十九

九

天之勢欲扶墜地之綱常業已捐軀何知榮

進于時簪笏滿朝同事者五人耳此不可謂

小節旣而起自士伍曾有指及之者故不可

謂公論也今再廢再起等輩已公卿矣科臣

復以舊聞言之舍皎日之節而求冥冥之事

畧觸邪之忠而設亂政之疑恐未爲至平也

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前去赴任供職

覆楊尚寶告病疏

看得原任尚寶司司丞今陞南京尚寶司卿

楊時喬奏稱宿疾難痊不能趨任乞要仍容

在籍調理一節爲照本官學能實踐行堪化

俗屢起屢退士固高之尤恐其用之不究今

茲之擢寧可更求病免不一強出以答

國恩副輿望也

覆顏禮部告病疏

看得原任中書舍人今陞禮部祠祭清吏司

主事顏素奏稱夙疾未痊不能赴任乞要仍

恩憂公文集卷之十九

上

容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懷雅達之才而修潔

澹靜迥邁恒品人仕十九年移病逾十七載

計已能出卽宜裨益

朝美仍復磐桓恐難聽允

覆許通政乞休疏

看得原任廣西按察司副使今陞通政司右

通政許孚遠奏稱衰劣乞要休致一節爲照

本官學深性定識高業遠淹抑已久方將大

用似難聽其辭退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著遵

新命前來赴任供職

覆王光祿乞休疏

看得南京光祿寺卿王樵奏稱衰病無能乞

要罷歸田里一節爲照本官學選志清耽悅

恬退本部知其年過七十精力未衰特

請起家用示弘獎乃履任未幾輒求引退益徵雅

樂顧非

朝廷不遺壽考之意也合候

覆徐鴻臚告病疏

命下行令本官照舊供職

看得原任浙江布政司右叅政今陞南京鴻

臚寺卿徐大任奏稱舊疾復嬰新陞逾格乞

要放回調理一節爲照本官操尚清白大計

之時特被褒異迺簡京卿正以風示有位扼

損乞休恐未可從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前去赴任供職

覆丁副使乞休疏

看得浙江按察司副使丁此呂奏稱庸病不

堪任使乞要罷斥及辯兵科給事中劉道隆

論劾各一節爲照浙江副使丁此呂風節高

亮才業雄遠備兵莊浪以哀兄念母而歸自

出至性浙中之調則舊銓臣惜才之意臣等

所共知也科臣之論無非爲邊疆計然於本

官亦自無損海防正亟才如本官未可容其

引去合候

命下將本官再寬限期行令赴任供職

覆張苑馬乞休疏

看得陝西苑馬寺少卿兼按察司僉事張延

庭奏稱齋捧事竣患病危篤乞要致休一節

爲照陝西苑馬寺少卿兼按察司僉事張延

庭學識博雅行誼淳備所至皆有惠政久著

民思可謂凜凜德讓之風已年力尚亦來衰

懇求病免志不可奪恬則宜獎旣經本官自

奏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本官加以副使職銜致仕回籍

覆蔡副使乞休疏

看得督理寧夏河西兵糧道陝西按察司副使蔡可賢奏辨科臣論劾因稱患病不能供職乞要罷斥放歸一節爲照寧夏兵糧道副使蔡可賢當虜賊跳梁之秋特起於家遂能馳至行間誓心報

國可謂輕身重義者矣功成節立榮名自歸何可以人言自沮也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即出任事

覆朱大理辭官讓賢疏

看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朱廷益奏稱庸病不能履任乞要回籍調理及讓鄒元標推補各一節爲照本官與鄒元標皆士林之仁彥

國家之吉臣也大理之推臣等以資先元標本官蒙

恩特擢人心自無不服乃本官遂稱庸病力求避

位仍舉元標爲代惻惻退讓古道猶存然業有

成命矣賢如二臣或闔厄而不遷或挹損以求去臣等一推元標而退遂之難二臣共苦能不竊歎若非速用元標恐廷益終以爲負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到任供職鄒元標容臣等遇有相應員缺即行推用

覆朱太常乞休疏

看得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朱來遠奏稱患病危劇乞要休致及辯吏科給事中楊廷蘭論劾各一節爲照本官才諳敏練而凜凜自將其汲賢救善有人不及知者聞言求去自易退之義據所自述心事甚爲易明未宜聽允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照舊供職

覆艾巡撫告病疏

看得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艾穆奏稱病勢日篤痊復無期乞要放回調理一節爲照本

官節高而養厚心正而譏謫足稱大臣之風
六月中以疾求去業已奉

旨留之未幾復有此奏及貽書相知者詞意堅決
眞實可信相應准從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回籍調理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
起用

覆王督學乞休疏

看得原任雲南兵備副使今調提調學較河
南按察司副使王士性奏稱萬里憂親風疾

聖教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七

七

陡發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才節俱高文
質兼底向以直道忤時今氣消日杲且將大
用矣以思親抱病乞歸孔迫自繇至性願

聖世求忠之意未可負也候代經年致過懇限相
應酌處

覆朱巡撫乞休疏

看得巡撫寧夏右僉都御史朱正色奏稱患
病不能供職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材術
氣決足當邊事往以逆賊爲亂撫臣被賤而

用本官竟獲大醜以伸

國成功勤自不可泯科臣所論在功未成之時
督臣被逮之際利害寵辱之間不無異議要
之公道自在已經九卿科道題奉

旨留用似不必辯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照舊供職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

吏部文選司員外臣趙

題爲敬循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事臣

聖教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七

七

向者伏見

皇上從言官之議令群臣不得越職寧而有言不
知者以爲閉距言路臣獨以爲此開之使言
也夫

皇上以天下之事委任部院諸臣無所阻撓假令
能各舉其職掌則庶績咸熙海內大治更復
何言奈何世道日頽人皆趨時以苟富貴以
奔競爲常事以徇私爲無傷以異懷爲老成
以模稜爲妙用彼此相欺無所愧畏卽有願

忠

朝廷者孤力難施兼以富貴之念不能盡割旋且化而從之矣今天下水旱頻仍地方不復民生耗減此誰之咎倘亦可以懼思改圖乎臣以爲當令大害有四四害不除雖使孔子與選亦無所益何則一人之正不能勝衆人之邪一年之公不能救累年之私也故救時之務除四害爲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之害夫人心公私如參辰之不相並富貴重則忠義輕自然之勢也今舉世競進不知止足臣請舉其顯者往時吏部尚書楊巍乞休都察院御史吳時來恃其佞巧以爲已當代之而忌戶部尚書宋纁清望素重連章譏切挑取聲名欲求必得此滿朝所共知也侍郎趙煥之歸也副都御史詹仰庇苦求已故大理寺少卿韓國楨爲之請托以已代煥時國楨大病初起爲仰庇強出行至中衛昏暈輿歸遂致不起國楨之子欲上疏訟之而爲人所勸止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忠

三

不果乃沈子木之歸仰庇復托吳時來爲求兵部侍郎此臣司郎中劉希孟親以告臣非風聞也大臣干進至此何以責小臣乎是以猥鄙者日進恬退者日沉如尚寶司卿李禎素志勁節庶幾古人而久次不遷後來者紛紛跳越循資採望俱無所據矣臣願

皇上戒論大小臣工各惜廉耻勿如二臣所爲二

曰傾危之害夫清班要秩必須賢者譬諸華

苑靈圃非蓄豕之所也而群小妬賢古今共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忠

三

憤如原任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論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相繼自免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累疏求去此皆正人君子世所共知豈不願忠於

皇上哉邪佞之人慮其不容齊力攻擊黃洪憲陰爲竭譖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等明肆誣詆以故諸臣不安其位而小人固于盤石近月小人益險往往捏爲無影之事加之于人或以去忌報怨或以要功取寵鬼魅盡行良爲

可駭至有自恃繫援公然排擊善類使賢士
流落而已亦不廢通顯則鬼魅之雄者也臣
願

皇上拔淹抑之賢斥傾危之黨無使

聖明在上世有二雷之嗟三曰守令之害夫守令
職在親民權亦得爲惟賢者爲能秉權以利
物不肖者鮮不緣以自恣今知縣選授太輕
部寺之官計日而升知府曾不問其才行科
道出守卽爲劣處閹茸之徒每見優容如原

憲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九

二

任給事中葉時新希權相之意議減軍餉激
成浙江之變今尚爲河南府知府抱病年餘
坐廢郡事上官噤無一言殆不可曉又立言
之節以廉爲首今撫按論人往往贓私有據
猶曰未甚或以任淺姑從降調以爲惜才不
知此乃惜不才也士人勵行如女子守身淫
卽敗俗豈必久且甚哉以故貪官充塞無所
雇忌民安得不饑斃冗散也臣願

皇上敕下吏部以後知州知縣除進士之科勢重

難返照舊銓授外其餘多授府州縣佐待其

屢次署印節愛有聲方升正官部寺升府者

必其才行可觀勿徒拘俸撫按之責專覈吏

治難以風聞爲解察其操守已壞卽宜論罷

監司爲守令之表尤宜責其操守以漸息貪

累之風四曰鄉官之害夫吏于土者不過守

令而鄉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鄉官往

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

辱暗害無所不至如原任渭南縣張棟治行

憲忠齋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無雙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議者

嘆恨又撫按官多豎牌坊以媚勢要不論歲

之豐歉勞民傷財備極壯麗臣愚不知其意

將爲觀美耶民生凋瘵爲此安忍將以爲名

官高行穢適滋唾罵耳臣願

皇上敕下各撫按官嚴禁鄉官在家者勿倚勢害

民勿飛語害有司其怙終之尤者卽行叅問

卽見任之官其家人子弟暴橫一體叅處牌

坊之建必其忠貞勳績著于

朝廷偶一爲之喪其器業勿徒炫耀浮榮共爲俗
子以累窮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該
部該科防其仍前之濫除此四害仕路庶幾
可清民生庶幾可瘳矣然根本之地實在

皇上夫惟

皇上深居九重不留意于國家之事是以人得自
行其私無所顧忌以

皇上聰明睿智度越百王若

聖心肯加勵精圖治凡臣工之賢不肖民生之利

慈惠公文集

卷之十

三

弊一一而訪問講求之知之若日月之明而

行之若雷霆之斷發之若江河之速而持之

若金石之堅大小臣工誰敢干進誰敢傾危

守令誰敢貪酷鄉官誰敢橫肆如此而民生

有不安天心有不悅者則臣請伏妄言之罪

臣本椎魯素厭多言夙夜思惟求所以盡職

業報

聖恩者不越進賢退奸而野多遺賢朝有大奸憚
手無能救正若頑鈍雷同以至大官豈不甚

便且易如人臣忠愛之義何用是竭其悽悽
之愚倘荷

皇上察于芻蕘銳然求治諸臣良心不泯各效公
忠勿徂舊習則君臣俱福享令名于無窮不
然則羣臣共竊富貴之利以肥身家潤鄉里
天災民困不忠之臣方將獨咎君父以博虛
名伏惟

皇上加意念于臣之言幸甚奉

聖旨吏部知道

慈惠公文集

卷之十

三

請

朝講疏 代作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孫毓等謹

奏爲時事甚危人心久玩懇祈

聖明亟勤

朝請修

德政以保無虞事臣等伏惟爲子者不愛其家
之衰雖有白華之行不得爲孝爲臣者不愛
其國之危雖有皎日之操不得爲忠天下一

家也君臣父子也家衰則父子俱困國危則君臣同辱縱不忠孝豈能無懼臣等竊觀今天下十年九旱無分南北間或不早卽有水災小民窮窘逃移無地弱者就斃强者爲盜軍士劉東賜等以區區小醜稱兵構亂抗拒天朝大軍攻之者數月矣損傷士卒以萬計費財以百有十萬計甫獲小勝卽遭大勦固繇兵食不足益亦

皇天之不助也倭奴萬里而侵朝鮮勢如風颺其

聖忠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三

王奔國來奔豺虎爲隣干戈伊始而我寧夏

之未能復能遂殄夷倭奴乎夫以

天意則不助以人事則多缺以中國則空虛以外

夷則強橫何所恃而不恐我

皇上自十七年以來久不

視朝臣等先在

朝列者罕睹

天顏或從南都來或起自田間瞻仰彌勤咫尺

闕廷情數隔絕外人惶惑訛言朋興皆言當此民

窮盜起四夷交侵之時

皇上不以爲意夜飲無節敲笞左右死者頗多臣等不信人口如飛不可禁遏聞叛賊劉東賜等以此訕議

至尊敢爲大逆不道之語倭中關白亦復如是臣等竊恐將士無知輕信妄言謂我輩捐生報効

皇上安居樂酒不以爲意將灰心解體不肯用命

且人之所怨不必身當其害元元肯人也一

聖忠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三

人冤苦萬人悲酸古之失人心者往往繇此

深爲可懼夫若

皇上爲尋常之主猶可耳臣等仰見

皇上聰明仁孝則堯舜之主也已且以前

朝講時御斥姦黨進忠良容直言懲貪吏憫天

時之亢旱至

露冠步禱於

郊我

皇上之爲

君如此而自靜攝日久美名漸損庶人竊議謂

四海臣等心實痛之且向時天下非有叛逆

之倭虜之警也

皇上兢兢業業如恐不及今天下多事顧久不

視朝臣等且惑之何怪乎訛言之不息也茲者

聖節伊邇萬國臣工咸來稱

賀人人冀一睹

天顏以爲榮幸且中秋氣清緒暑都盡臣等謹齋

心祇應頓首叩聞以

請伏願

皇上卽發

玉音遂出

御朝以慰千官見

聖弗克之心屆期

垂拱受

賀將一日而懼聲訢合天地改色日月增明矣自

是依期

朝講一切章奏依期

批發

嘉納直言不莽正士長如已丑以前則訛言自

息

聖明之頌洋溢中外矣凡此非甚勞苦有妨于

皇上之靜攝也夫

御朝講之暇卽可靜攝章奏重大之事乃煩

聖斷此自無多其餘小臣之進退小事之興革臣

等萬萬無不秉公盡心惟照常

命閣臣擬

奏

奏

旨以進夫何妨於靜攝且心必有寄而後嗜慾退

聽身必小勞而後血脉流通此真靜攝之助

也夫勤

朝講不爲勞苦而

聖德日新

萬幾成理人心胥悅頌聲大作將士聞之莫不鼓

舞効力叛賊倭虜聞之莫不震懼自廢非獨

此也行見

天地百神莫不助順彼逆天犯順者將不擊而自

碎矣易亂為治轉危為安若此其易也以

皇上之聰明天縱必以臣等之言為然既治既安皇上乃得優游恬澹享太平之福永

聖明之譽若以臣等為虛詞疎動不畱

聖意則臣等亦無可如何雖畢命効忠委身盡職螻蟻之微必不能動

天意而收人心既危既亂悔恨何及臣等為

國大臣受

恩隆厚年皆垂衰非復英銳好名深惟

建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九

手

社稷生靈可憂若此中夜以興徘徊徬徨萬不

能默萬不可緩乃敢剖心析肝仰貢

神聽安危之機在於此時知

天聰天明必蒙

俞納臣等不勝激切悚懼俯伏待

命之至

辭太常疏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臣趙南星謹

奏為愚臣蒙

恩踰分衰病不能就列披瀝丹悃仰祈

聖鑒事臣繇萬曆二年進士初選汝寧府推官陞

至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其時血氣方剛銳

意有為作事孟浪罪廢屏居者三十年矣臣

年七十三歲古稱三十年為一世七十為老

臣之同時廢棄與為臣所累如曾乾亨于孔

兼多人皆已棄世臣猶視息人間以待

陛下龍飛利見之期錄用舊人于去年三月內起

臣為太常寺少卿九月內陞左通政臣遭際

建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九

奏

聖明既厥復起昔賢所罕值當今中外多故

陛下宵衣旰食豈臣子偷安之日哉所恨者臣衰

頹已甚遂成天地間一廢物矣臣兄弟三人

惟臣有二子連年不幸兩弟次子相繼物故

至去年冬乃畢其事臣憂勞之過以致脾病

虛寒頭目昏眩忽從邸報見給事中周朝瑞

薦鍾羽正及臣等四人節奉

聖旨着該部上緊催來到任臣感激恐懼措躬無

地多方調理恨不能即日平復刻期入

朝而衰病侵尋醫藥罔效今年三月內復蒙

聖恩陞臣太常寺卿臣之頑劣蒙被渥恩榮幸極

矣臣亦有人心者何忍負之哉且臣服官時

再沾

恩命臣父館陶縣知縣趙汝弼尚未受

封惟臣母受之皆就世久矣伏遇

覃恩之期大小臣工皆得疏榮所生臣亦人子也

豈獨無顯揚之念哉而筋力綿弱不能勉強

每念及此五內剝裂惟有長潛永歎而已伏

謹忠藎公文集

卷之十九

奏

惟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必憐臣之篤老不忍令其顛

隕

敕下吏部容臣以老疾側致仕冀得苟延殘喘及

見

陛下中興之業臣仰負

天恩報効無日不勝瞻依悲咽之至

辭工部疏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今陞工部右侍

郎臣趙南星謹

奏爲

聖恩太重臣力難勝再疏辭免以明勿欺之義事

臣性質褊淺行能薄劣猥以郎署小臣廢棄

多年卽老且病伏遇

陛下修起廢之事一年之間三遷而爲太常寺卿

臣具疏辭免未蒙

允放臣自度不能就道未敢復辭旋蒙

聖恩陞臣工部添設右侍郎協理

謹忠藎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三

殿門工程兼管軍器事務臣力疾望

闕謝

恩跪拜敬危顧子弟僮僕內熱色赧伏念臣蒙

恩轉官者四矣自郎署而登部堂且再奉

明旨督趣到任臣之前疏稱老稱病似若欺

陛下者臣罪當萬死矣夫

陛下猶

天也告

天之言容有不實縱免誅殛豈得爲人故孔子勿

欺之訓實萬世人臣之律令也臣自丙辰而病丁巳而大病至巳未稍瘳然病根未除日就羸弱開調攝雖浹彼

聖恩未嘗一至大門之外遠通所共知也一二親友見臣人貌猶存相傳以爲尚健不知六七年來苟安偷食僅能若此如勉強就列夙夜勤官恐至狼狽或遲悞

朝參或蹉跌失容不然而或潦倒昏忘言動乖舛勢必至于求退則後進且嫻笑之以爲如此

趙忠肅公文集

卷之一

三

老耄何不懇切力辭而乃輕進輕退豈所以

朝廷光清舉乎臣被

列聖菁莪之化結髮砥礪至于白首簪之涉大水者已過中流尤宜愍慎設以易盡之年棄其平生則不可以爲

陛下之臣矣況臣之今官乃

國家特設管理

殿門工程兼管軍器此皆甚重甚急之物舉重必

于大力赴急在乎精敏臣之愚昧卽不自知其迂拙亦自知其老病豈能免于尸素之咎乎夫人臣之罪莫大于欺不欺實難常人情見高位之顯榮忘責任之重大不量其才力之能否而冥行妄作以致

國家之事大敗極壞貽

君父之耻辱皆起于一念之欺此臣之所切齒痛心者也故忍躬自蹈之乎伏祈

陛下訓迪百官卽自臣始憐其老病矜其愚直

趙忠肅公文集

卷之五

三

勅下吏部特准辭免予以風示有位進則竭其忠勤退則成其推讓增增蒸蒸咸爲不二心之

臣其于

國運士風或有裨補臣愚幸甚

總憲疏

申明憲職疏

奏爲申明憲職誓竭愚忠以報

聖恩萬一事臣聞孔子聖人其論臣道不過曰事君以忠而已他日告子路曰勿欺也卽忠之

說也宮之奇曰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則勿欺之說也人之心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闇昧之心除去之乃爲勿欺欺則不忠臣之不忠猶子之不孝不可以容於天地之間臣黥淺衰頽甘心永廢蒙

陛下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臣甚愧甚懼兢兢自守履繩蹈暴以求寡過亦可保其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卽此爲闇昧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其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廿九

三十四

職卽臣之稱職彼衣緇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爲一方之太平積之則爲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而報命所舉皆拘舊額固已不能悉當其後俸不及期及陞任者皆有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與救時固自不同然循吏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廿九

三十九

亦不宜若此之多循吏若此其多也則宜有治理效而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爲鬼祭黠者爲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黷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爲條鞭而徵收日重有一兩而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無不加倍或父子不許合封所得尤多故有司鮮不立富者買物皆與半直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參謁上官輒令行戶隨之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於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常得薦舉非上官皆不之知也又非皆知之而故昧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鄉故舊不能忍也曰此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子伯夷而酷者惠子子產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此舉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以人務于市

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于以保祿位甚爲不便臣年歲已長忝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考察御史按滿堂上官發河南等道查覈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爲考察事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

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

神宗皇帝聖旨

卷之十九

三

九

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著實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參奏改黜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同吏部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官薦舉務查照萬曆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囑徇私任情偏濫有故違的該科指名查參欽此俱經欽遵在卷每遇按臣

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爲據臣極力行之卽爲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卽爲多事臣德薄名微遠足以結怨而無益于殿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

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人心邪也沉迷未

寤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

使知

神宗皇帝聖旨

卷之十九

三

九

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御史董羽宸糾劾不職有司奉

聖旨這論劾各官職私數多着巡按官卽提問追

贓充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

陛下之匡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

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

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

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否則卽以不稱

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

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于東夷兵連于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為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

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為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為也臣望

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為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必

忠

公

奏

卷之十

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為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惴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慶及子孫豈非仕人之上願哉如以臣言為迂闊不可行而寘之于耳臣必不敢愛一官以負

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三月以為素餐已久于職業毫髮未效必不

可以無言然逆

皇祖之明旨宜

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為議論也伏祈

勅下吏部協力舉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

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上十三日奉

聖旨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為具文巡

按所屬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

忠

公

奏

卷之十

命不論稱職與否緊擬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

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細這所奏

差滿舉劾諮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忠公舉

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

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仍著為令開載憲綱永

遠遵行該部知道欽此

感激 聖明務在必舉疏

奏為感激

聖明之知思職務在必舉事職伏處閭閻三十年

習見有司貪酷者甚多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濫舉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持文墨論議者見標忘本悉取無身家有營力之人藉以爲兵處處屯守不論要害日以禦盜也此輩乍得飽食驕淫奢侈羣飲縱博而無所得錢勢必至於爲盜不知又使何人禦之也故今日之憂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縣之內職每中夜愁思目張耳鳴不能成寐計無所出惟任怨可以盡此心耳乃上申明憲職疏

請於按臣事竣即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者察之例類送職等堂上官必其舉劾允當乃爲稱職否則以不稱職論伏蒙

陛下嘉納至以職爲忠公勉以有何嫌怨仍著爲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職負薪之議恤緯之私不意偶當

聖心如此職感極而喜喜極而悲塗炭之民從此得有子遺矣一二有識者謂世道人心之壞已極在位者顧面情而不顧小民畏權要而不畏法度誠恐此疏難行職絕不以爲然忽見浙江巡撫蘇茂相丁憂回籍揭薦多官曰例不復

命惟應揭薦職不勝駭歎今人之好薦人一至此哉以此信世道人心之極壞而自疑其說之難行也夫人子之遭親喪擗踊哀號枕塊寢苫杖而後起聖人慮其滅性也而著之爲戒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世有斯人而聖人爲過慮矣近年有司謝薦之金日多或百或半意在斯乎正如視大舟之丁憂而括取罰贖送之於家者也似聞此事沿襲至今率以爲應得之物審如是則薦舉之濫更不足言矣職願諸臣之痛戒之也職前疏再三刪削惟恐冗長以煩

聖覽其所未備者輒復列爲三款其一曰職院中

陛下中興之業軼成康而追堯舜職之願也伏祈
陛下採擇施行

天啓三年四月初七日具奏初九日奉

聖旨河南道臺班領袖准以題差選用併簡舉次
陞等事俱依議卿前後條奏係關吏治民生總
是修明職掌原非苛求既議擬畫一仍不時申
飭務在必行該部知道

覆劉侍御推明憲臣疏

題爲推明憲臣飭法之議敬請

憲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九

聖

三

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該本院覆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廷宣

題今天下民生不安大抵然矣關中尤甚近韓

城盤壓已獲奸民劉買得李加茂等幾釀大

難邀天之幸我

皇上之

威靈先事撲滅不卽鄒滕之烈焰也夫民至鼎鑊

在前而不知避非驚然喪其樂生之心何以

乃爾安民之道莫如察吏察吏之道莫如責

成撫按近接邸報見憲臣趙南星申明憲職

一疏所以責成巡方之使亦既嚴且備臣猶

請推明之者何哉舉劾不當責按臣是矣顧按臣

所憑者何人之開報乎司道也司道之開報

何憑乎二千石與司理也激揚難轉操于上

耳目實遙寄于下使人盡肯任怨而不市恩

便可結繩而治無奈其不爾也臣嘗謂吏治

所以日壞者總繇情面太重錢神太靈而憲

臣疏已一一道破臣復何言惟覓一方焉可

憲忠義公文集

卷之十九

聖

三

畿箇中局套者意惟保任法其可臣業于入

關時與司道各官訂約一切臧否俱以穩合

民情爲主脩民間噴有煩言而道府却註上

考劣狀已經彈劾而道路賸有口碑臣何敢

獨任徑以所得輿誦并開報所從來據實參

奏其不肖有司鑽營薦調不拘何權要書牘一

槩呈報部院此法果行層層轉聞而下自能

使是非公道節節轉達而上獨局套相沿牢

不可破聞道府開送官評撫按間有相左者

往往別操線索以致薦墨未乾彈文已挂于是撫按廣寄之耳目恒窮于無所施然亦賴是益信舉劾之不越道府而以道府保任舉劾不爲苛也必如是而後人各愛吾鼎各耘已田非吹噓可送上天雖強項無容下石士之廉隅始可厲而民生疾苦其有瘳乎大要天下事不滿盤打算不得受病源頭不兜底倒鑿別無振刷本領不獨此一事爲爾也憲臣之言曰任怨之于以保祿位甚爲不便臣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聖

獨不然臣固不愛功名當其名挂謫籍已自分長卧林臯詎意復有今日哉臣又不愛富貴臣有先臣之用廬且推予諸昆季况復垂涎心戰若不相容不難一去謝之臣之任怨臣萬萬不敢辭第以憲臣名德峻絕猶曰仰藉

陛下之

威命以行之而後可臣小臣也若不邀有

明旨臣且見臣之適足結怨而毫無益于殿最也

臣猶有說焉資格豈能限人人自爲資格所限三秦亦仕國也而甲科纔三四人卽乙榜亦寥寥無幾彼老明經日暮塗窮何暇顧惜加以極塞荒涼原不足養官之廉而又以不廉之心居之民胡以得安臣願

皇上勅下吏部以後附郭劇地俱選甲科其舉貢亦擇年力富強者徑註秦缺勿復任人擇地臣又見撫按舉劾俱有額數切以爲舉限以額可也劾亦有額何哉臣請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吳

皇上併下

明旨俾如保定撫臣張鳳翔叅青縣知縣疏內所云隨訪隨叅不輕放過庶可以奪其所甚戀而動其所必不忍舍臣一日執

皇上之法任一日之怨若敢市恩是負

皇上倘司道各官專市恩而不肯任怨不知是何

所負諸臣清夜自思之等因題奉

聖旨撫按舉劾各官依擬著道府保任緊要地方著多選甲科該部院知道欽此除緊要地方多

選甲科移咨吏部舉行外臣等看得御史劉
廷宣之疏見臣南星申明憲職之疏以舉劾
責成按臣而推明之謂按臣舉劾憑道府之
開報欲併責成道府臣南星之第二疏固已
言有司貪酷者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濫
舉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
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此
疏按臣猶未之見也其意正與臣南星合而
所言更爲詳盡巡方者皆若廷宣吏治自清

趙忠貞公集

卷之十九

疏

民生自安臣等何樂乎費詞哉大抵天下承
平久則居官者習于逸樂逸樂久則節行不
立節行不立則綱紀廢弛而名分陵夷兼之
重內輕外勢不可返藩臬太守非真豪傑未
免有自輕之意畏後進之爲臺省也爲司理
者又與縣令比而欲共入臺省也于是上官
以卑訕結綢繆下僚以賄賂酬知遇公儀盡
去形迹都捐其所註考惟恐讚揚之未至草
寫之不工也誰爲貪酷者哉且撫按之所舉

劾必憑道府乃咨訪則雷同以壅之駁還則
堅執以拄之若別有所聞則又以爲非體或
多方以誤之使其耳目窮于無所施如按臣
之所云者則是按臣雖無私而必欲其代之
行私脫以舉劾不當受罰是代之受罰也此
亦可恨之甚矣自非至愚孰能甘受之哉廉
得其實特本參

奏情法不得不然豈苛也哉今屢舉

嚴旨諒道府各官必不敢加昔之欺蔽矣但俗尚

趙忠貞公集

卷之十九

疏

已成粹難變化其要在乎禁餽遺歲時生辰
金玉錦綺爛然奪目或雜以珠翠步搖閨閣
之飾有若此者必彈劾之庶名分可正而涇
渭不爽矣按臣謂老明經日暮塗窮無所顧
惜夫老明經之得爲有司繇于薦舉之濫也
教職之薦從此宜加慎重可矣其爲權要書
牘一槩呈報部院尤見按臣之風力皆臣南
星前疏之所未及者也相應通行申飭以仰

副

陛下勵精圖治之意臣等敢不盡力緣係推明憲

臣飭法之議敬請

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

請旨

天啓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舉劾事宜依擬嚴行申飭撫按官務要着實遵行違玩的併行叅處該部知道

敕徐驗封疏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三

奏爲懇祈

聖明表幽忠以勵臣節事臣南星不肖乃

陛下之老臣也古云爲臣不易爲老臣尤不易一

言輕出則舉國譏笑之曰此不類老成人語

况敢輕言乎

陛下之前乎自非萬萬不得已必不敢以形之章

疏伏惟

陛下察臣不得已之心

垂神省納焉夫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有臣則莫不

欲其爲忠臣也有臣而不忠則居官食祿者

皆無用有害之人不如無有故得一忠臣必

用其言而顯其人卽異代之忠臣亦必追崇

而褒揚之是以爲臣者競勸于忠舉公則忘

其家直諫則忘其身天下所以又安國脉所

以悠久舍此更無他術矣比者都察院辦事

導士薛邦瑞上疏爲其祖原任吏部考功司

郎中薛蕙求

賜卹錄奉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三

聖旨該部知道先是吏部尚書張問達等爲遵

詔續議闡幽以完

恩卹大典事據省直續報叅以臣等所揭送爲

國本建言及因礦稅誣誤諸臣在天啓二年六

月內題准

卹錄之外者薛蕙姜士昌等一百十有餘人該驗

封司員外郎徐大相傳堂官之意到臣私寓

出所咨訪各單問之子臣無何而僉都御史

鄭三俊至無何而吏科都給事中程註至遂

相與商確以薛蕙為第一大相以薛蕙與姜士昌等本末有異乃抽出另疏題覆奉

聖旨屢有旨年遠恩的不許濫覆該司官如何故違為首的降三級調外任用其餘姑不究這所奏不准欽此夫年來陳乞之濫極矣豈惟

陛下厭之卽吏部職在用人最為繁劇而日日覆陳乞之疏亦不勝其苦矣是以該部窮搜精擇續

題者乃倍于原

題之數得

俞旨自此四海之內無一夫之咨嗟九幽之中無一鬼之煩冤

覃恩之典大備陳乞之端永絕矣而不意徐大相以薛蕙之事得罪也夫薛蕙正德間進士也任刑部主事與兵部郎中黃鞏等諫止

武廟南巡罰跪

午門外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出皆已狼狽又廷杖三十死者兵部員外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瓚

等十有一人蕙幸不死遂告病歸起為吏部主事歷陞考功司郎中嘉靖初又以議

大禮逮繫鎮撫司獄幸而釋之竟老于林下縣此以談為臣如薛蕙者豈可不謂之忠臣耶

世祖享國四十餘年議

大禮者率未得起或終于戍所其子孫非為士人卽為士人非家溫而身強者則不能裹糧走千萬里來叩

關陳乞薛蕙之孫邦瑞幸成進士乃能上疏明蕙之忠奉

旨下部蕙之忠世所共聞也若大相寢而不行何以見人大相謬以臣為曉事聞幽之舉謀定于臣而旋得罪臣何以見大相且從此無復敢與臣言者矣曩者臣叨侍

經筵聽中允姜逢元之講尚書有味乎其言也舜之戒羣臣曰汝無而從退有後言舜慮其行之偶有未當羣臣或不敢而諍而有後言後言者非敢于私議也惟相與歎息聖人不宣

有此今大相之降官羣臣多向臣歎息者臣以年老大臣若隨人歎息而不以告

陛下是不忠之臣也安所用之薛邦瑞以新進士

除授邑令方望其盡忠而以其祖之忠節末

賜卹錄乃爲銓臣之累似非所以勸忠之道也

陛下仁孝明哲與舜無異一事偶失卽舜亦有之

偶失之而旋改之益見其爲聖人伏願

陛下虛懷聽諫使人無有後言沛然下

明詔予薛惠以

聖忠聖令文集卷之十五

聖

二五九

卹典免徐大相之降調是卽舜之舍己從人也臣

謹稽首頓首以

請

天啓三年六月初五日奏初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題南京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疏

題爲感慨抒忠以贊

聖代平明之治事頃見新選南京湖廣道試監察

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一疏末款自敘其作

令有功至于民無邪道蝗不入境而以不行賄賂擲之南道及奉

聖旨令其指名具奏乃爲耳聞有感不平故鳴一

疏奉

聖旨既無指實如何逞忿瀆奏姑不深究著前去

到任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與聞考選之事不能

使繼孟心服而溷瀆

天聽臣等不能無罪何得無言夫治天下者宜調

劑人情不宜使之有所偏重有所偏重則又

聖忠聖令文集卷之十五

聖

三五

懷觀心觀而不得則生觖望觖望則生異議

誠繇人情之澆漓亦當軸握樞者之咎也今

天下亦大有所偏重矣進士之官重而鄉貢

輕

京朝之官重而外官輕北科道重而南科道輕甚

則科重而道輕是以有御史蔣允儀之疏勢

極重則不可返長奔競之風銷正直之氣此

有識者所共歎也但繼孟以不得北道而遂

謂孔方有神公道無權審如是則南道者乃

其煇修恬淡之徵何必明人之汚且士大夫之甘清苦猶人之不爲盜賊耳服官而舉其職猶賃春者之中程也豈可稱盛德誇殊尤哉夫顏淵所在而陋巷爲之生色杜甫所遊而山谷可以浩歌乃以

祖宗豐鎬之重冠驄馬之榮而厭薄若此則部屬等官宜何如哉此人情偏重之所致習俗侈人賢者不免亦無怪其然也

陛下責繼孟之逞忿憤奏而不加之罪深得情法

趙思齋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之中矣臣等尤望

陛下因繼孟之言思偏之弊

勅下吏部極力挽回以平人情則繼孟之言于已則不智于用人之道未爲無益也伏祈

聖明採擇之

天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得過分輕重覽奏具見感時啓弊之意知道了該部知道

按臣舉劾有異疏

題爲按百舉劾有異藩臣抗辯非體虛心參駁以重憲網事項者陝西按臣高弘圖甘肅按臣高推相次復

命左布政使今陞順天府尹沈演在高弘圖則舉之而高推劾之臣等發單咨訪有謂其狐裘羔袖者有謂其瑕瑜相半者有謂其寬疎而不簡者一一皆有指據臣等以爲兩按臣見聞不同是以舉劾互異固不害其爲同也無何而演之辯疏至矣若謂按臣之彈章皆繫

趙思齋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三十二

風捕影之語毫不相涉而以陞後投稟之遲

爲得罪之辭臣等不自揆量屢疏申明憲職以舉劾當否爲按臣之殿最當紀綱久廢之後見謂繩束太嚴短臺臣之氣不知乃欲藩臬不敢朋比而相設權貴不得干請以行私使人人皆爲張網桓典正所以壯臺臣之氣也演以方伯入爲京兆居大臣之位而舉劾如此卽有可劾之道而日以觸怒按臣致之然則其舉之者豈以迎合得之耶近曰四川

按臣張論劾叅政戴君恩亦抗疏自叙其功

見被叅處御史代

天子巡狩所至山嶽動搖一有所劾何得嘒嘒抗

辯臣等方欲按臣之執法屢藉

陛下之

嚴旨以責成之方自厭其議論之多而猶有不服

叅劾力爭求勝者其輕蔑憲紀一至于此御

史之糾彈不能行之于大吏則臣等之考覈

亦不能行之于御史何以肅百吏而康兆民

龍泉公文集

卷二十九

聖

豈不負

陛下之任使哉今沈演已蒙

勅下吏部議覆降一級用矣再有犯者容臣等糾

叅重處至于關中兩按臣素有風節舉劾互

異不爲雷同似應俱考稱職令其回道管事

天啓三年九月初一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是

叅浙江等處巡按張素養等蔑 旨提薦疏

題爲議巡方濫舉之罰以信

嚴旨事臣于今七月初六日見邸報該廣東道御

史李玄疏爲直發古今第一窮兇以杜禍源

以保治安事內叅原任太常寺少卿姚宗文

原任順天府丞邵輔忠原任陝西道御史劉

廷元皆邪惡朋姦得罪

先帝其姚宗文尤爲魁宿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隨于次日又見南京江西道御

史李希孔疏爲

國史非一家之書纂修非庇姦之具謹直折邪

龍泉公文集

卷二十九

聖

議以定

兩朝實錄以存萬世公論事亦叅姚宗文等欲

發史館直書叅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

叅酌務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欽此臣等

蒙

陛下不以爲屏昧擢之風紀之地俾爲臺臣之長

臺臣之職見風力于其所舉刺見之臣等宜

直據憲綱考覈其當否而上下之乃三疏申

明求

嚴旨于按臣又責司道諸臣無使蒙蔽按臣也亦足以明臣等之屏昧矣而猶有浙江按臣張素養者其所舉姚宗文等三臣皆欺

君父市

社稷得罪于天下萬世以致南北臺臣文章論劾先是臣等之疏未及于地方人才誠念林下之人不宜苛求非欲其濫舉也卽濫舉亦不意其及三臣卽三臣亦不意其得舉彼皆智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一

吏部

三

人亦知薦舉之招彈射以遺之爲便而素養必欲頌其功德此真一大怪事當繇司道諸臣之最昏邪者誤之耳素養之疏至通國驚訝遂有言其所舉之有司者如紹興府知府齊琦名萬事不理入對羣妾出尋酒人奕棋豪飲狎昵姦吏馮時來通同進賄出諸袖中故居鄉有齊風子之號典郡有馮太守之稱前按臣欲劾之而偶宜洩輜重已發矣乞矣有力者居間以免至素養則都無欲劾之意

其他所舉者可知臣特言此一人使司道諸

臣知按臣孤特可以羣聒亂之而長安之師濟濟者清議自明知府等官知藉力于彊禦不若加恩于解寨也夫素養其甚者耳其他按臣尚多不畏

嚴旨者如提薦揭薦皆近年之陋習業已有禁矣而陝西之高弘圖山西之徐揚先河東之劉大受宜大之李思啓猶有提薦如魚如熊掌不能俱舍也論劾多賊而僅擬降調者有禁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十六

吏部

三

矣而賢者亦爲之按臣如此乃欲司道諸臣畏之而不敢蒙蔽豈可得哉大抵此時之人如宿醒稍解尚在夢覺之間未可深責張素養之舉三臣乍聞之則可恨徐思之則其愚可矜未足稱小人也然殊不稱其繡衣誰當避其驄馬至于高弘圖等姑未論其舉刺之當否而戾

旨市恩固已不能無罪矣伏祈

勅下吏部分別罰治以警方來臣等所言皆欲以

存臺規之舊恐新進者以爲改作至如年例

外轉之定于二八月原非

祖制而行之已久未可遽變惟是每次當陞四人

萬曆末年以臺員太少止用二人今臺員多

矣似宜仍復四人之數使司道諸臣知官無

內外通融遷轉庶不猥自菲薄而可以挽回

偏重之弊矣併祈

採擇施行

天啓三年七月初十日上十三日奉

奉 聖旨

聖旨舉劾自當從公且已奉明旨如何不遵姑著

分別罰治餘依議行吏部知道

酌議臺臣陞轉疏

題爲酌議臺臣陞轉之宜以寘蔑

旨之罪事舊例臺臣三差稱職者各部內轉蓋三

差三年乃虞廷考績之期孔門比及之指非

漫然而已今人多而無三差者臣等議於兩

差已滿之中計俸容陞已爲權宜不得已之

計蒙

陛下委曲

允從通行內外各差欽遵在卷今年八月又當陞

轉之期若有年例而無內轉則太拂人情若

一差而卽內轉是臣等先不遵

旨爲罪大矣臣等不敢也且揆之事理亦所不可

夫御史之官所係于吏治民生甚重故與巡

撫並稱今天下多事所賴於按臣尤急待一

能觸邪而衛正者臯陶之所敬也而乃使之

傳舍其官乎此則不可也近議以雲南貴州

用兵之地按臣一差卽容內轉若槩而行之

卽處處皆爲雲貴此則不可也建言

賜環者謂宜一差而內轉以爲忠讜之勸若槩而

行之卽人人皆若

賜環此則不可也臺員數多有歷俸三年者矣三

年而完兩差亦自有餘乃皆一差是資俸之

深強半皆家園息偃之所積也若今次得陞

則將來無復兩差者矣此則尤不可也必不

得已于兩差未完者各部內轉制令事完候

代而後離任外轉四人臣等前疏已言之矣
內轉之數尚未有定議也萬曆十五年正月
該左僉都御史魏時亮題部院會覆奉

聖旨本內說御史年例陞轉是何年事例着查明
來說欽此本部查得御史遷轉有內有外在內
者歲以二員或三四員在外七八員或十數
員本無定數亦無定期人見每年遷轉若定
例焉於是有年例之名本部未嘗有此例亦
未嘗創此名也今後仍容酌量人缺隨時陞
轉不得拘泥舊套仍稱年例奉

聖旨這陞轉既查無事例今後科道官或外或內
只量才陞用不必拘定次數及人數多寡欽此
曾幾何時而年例之稱自若也又有正陞閭
陞之例不知誰為此例者詩曰天之方難無
然憲憲言人各以其意制法度也今日之議
矣臣等叨居憲府不能力復

祖制而軌轍從俗有愧前良多矣然亦欲稍自奮
厲以存面目今議內轉者曰閭陞二人正陞

四人正者論俸閭者論資論勞內轉比之于
外爲多已與舊例相遠矣有資俸而無勞則
不宜內轉不宜內轉則何必別爲閭陞之目
且此時兩差者皆未滿若內轉太多則年年
皆有未滿者成何政體今議惟以四人提學
非一年之差如受事未久而資俸已及必俟
其歲考鄉試事竣而後咨陞不在四人之數
總之必待臣等咨訪稱職而後劄令到任誠
恐按臣一轉京堂外而道府內而權要便謂
可作人情蒙蔽請託徇私滅公以致聲名虧
損愛人以德者不能無慮也其在內一年之
差已屬安逸不得更求速轉臣等竊見人情
之情慢極矣今年二月初十日該四川巡按
御史溫臯謨疏請寬限奉

聖旨地方緊急各巡按官俱不准寬限以後復會
赴任的都着依限不得請寬欽此臣等謂按臣
之家居者見之宜卽日就道矣乃皆恬不爲
意有代者已滿而猶未至者不知其心何以

能安萬曆二年令御史交代不得枉道回家
往同一體遵守違限兩月以上參調別用載
在

會典率皆掛壁不理如此則無論三差卽兩差者
終少將使臣等之言必不能行往時按臣差
滿皆徑自赴京以聽考覈自是敬謹之意後
遂恣情稽緩

請自今以後舉劾一到臣等卽行咨訪其稱職者
具題回道

趙忠齋公全集

卷之十九

三

三

旨下卽行劄催到任如復越起者是謂無體臣等

卽當爲鷹鷂之擊矣伏乞

勅下吏部議

覆舉行臣等不勝惶恐慄息之至

天啓三年八月初十日十三日奉

聖旨陞轉還查舊例餘依議行該部知道

參劾無知按臣疏

題爲參劾無知按臣使人知有

朝廷法紀事該浙江巡按御史張素養一本爲差

滿兼程復

命中塗劇病難前懇乞

天恩俯賜休致以延餘生以安愚分事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素養之巡方地方人才則

薦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有司則薦齊琦名

被臣參罰無顏再入班行以親老身病乞休

誠可謂安分矣及讀其疏乃辯其所薦姚宗

文等皆憑道府開報爲循舊規及齊琦名前

按臣未嘗欲劾臣不覺三歎素養之不震如

趙忠齋公全集

卷之十九

三

三

此姚宗文等屢經白簡之杆彈久犯青編之

斧鉞名滿天下而素養不知惟憑道府所報

以堂堂豸史爲人之牛引其轡而東西之納

諸污淖之中而謂之舊規齊琦名之應薦何

不稱其賢能而第曰前按臣未嘗欲劾頃接

巡鹽御史傅宗龍稟帖謂琦名爲猾吏馮時

來所陰陽職行部卽已完革而左右如馮時

來者未免復竊其權夫馮時來之完革素養

亦未之聞耶凡素養所爲若自無耳目而視

天下人皆無耳目者甚不可曉臣憐其無知
借以遂今愆後但

請罰治輒蒙

陛下寬仁止于罰俸五月臣意其羞愧之極有穴
卽入感激之深無地可容而復敢于妄辯此
又甚不可曉也至于

奏疏稱臣卽書堂官之名素養以揭投臣自稱
爲職而乃直書臣南星之名此等舊規亦不
難知以

趙忠齋公集

卷之十

三

三

陛下之所不名而素養名之似有意辱臣以洩其
忿恚不平之氣者然臣終以爲無知也今天
下風俗敗壞法紀陵夷久矣不知有

朝廷安知有大臣無幾時而高推之參沈演則辯

張論之參戴君思則辯爲按臣者已難矣臣

皆爲之駁正素養舉人之所必不舉與其所

欲劾南北臺臣交章糾之而不容臣之一言

爲總憲者不亦難乎如素養之所謂舊規則

郡國有道府是耳御史何必巡行臺中有御

史足耳總憲徑可裁革矣臣誠憐其無知以
爲不足深治但恐榮黜之徒皆佯爲無知以
冒文網則立成大亂不可收拾伏祈

聖明裁察如臣言非謬

勅下吏部重加議處仍查道府之開薦宗文等者
的爲何人併行議處以撤壅蔽庶憲臣得舉
其職世道有轉移之機兆民有更生之望矣
天啓三年九月十五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張素養舉薦不當已經堂上官參罰輒又貢
趙忠齋公集 卷之十

三

三

辯風紀官何得自于法紀卿前後糾參關係憲
體豈爲一人張素養還着從重議處該部知道

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重

計典事天啓三年復當內察之期部堂官例應自

陳臣年七十四歲中萬曆二年進士自推官

而陞至吏部考功司郎中十載銓曹告歸者

再前後立

朝者僅三年而遂違署其無善狀可知矣林居三

十年蒙

陛下起之田間念其前請不使居下爲時無幾遂

轉今官起廢諸人受

恩之厚未有過于臣者也衰頹昏憊後效難圖

陛下龍飛以來內察茲始正陰陽消長之會臣得

與聞其事卽無敢不公而或以不明傷及善

類則其罪有不止于曠官者矣臣是以披陳

丹悃求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臺

賜罷斥乃求以免罪也伏祈

陛下慈允臣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初八日上十一日奉

聖旨卿職任總憲介直清公宜用心甄別諸司以

飭風紀不允辭吏部知道

請給 誥命以榮所生疏

奏爲愚臣濫被

殊恩比例請給

誥命以榮所生事臣以天啓元年三月蒙

陛下起之田間爲太常寺少卿歷陞至工部右侍

郎正值

覃恩之期臣方抱病不能就道及調理稍痊勉強

就列毫髮未能報効復轉今官位高肩鉅益

難稱塞方感激恐懼之不暇何暇言私今到

任四閱月矣回環自念終不能已臣幸生

聖世仁壽之域累代業儒以仕易農臣祖澤民爲

武功知縣猶見臣之成過士臣父汝弼爲館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十九 臺

陶知縣見臣爲吏部郎中臣萬曆七年以擢

官考滿十年爲戶部主事遇

覃恩臣父未得受

封惟臣母受之臣林居三十年自謂已矣詎意

陛下擢在免位又遇

覃恩之期

皇明燭于九幽歡心溢于四海臣祖父不能無所

希望臣往者以早歲隳官致先臣竟未得沾

恩數慮母心之靡寧不勝其恨今乃以例得及于

祖臣父若有所待者則又不勝其喜臣輒淳
濯敷衽以易鳥情事仰干

天慈伏祈

勅下吏部准臣照例以左都御史頒給

誥命臣當罄竭狗馬之力以報

聖恩之萬一不敢視忠孝爲兩事也臣下情曷勝
惶悚懇切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初七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卿總憲大臣簡用方新以前未得封典今准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三

照新銜給與吏部知道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

都上趙南星夢白 著

虞山許士柔仲嘉 閱

典銓疏

辭吏部第一疏

奏爲懇辭莫大之任以圖少報

聖恩事今月十三日該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尚書具

題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趙南星改吏部尚書欽此

臣林居三十年未

嘗一字入

京師見在諸臣曾爲吏部科道者多推舉之亦未

嘗以一字相通卽

呈考起廢時翹車滿地臣閉門學誦若無關涉非

敢忘

國恩也臣迂愚忝臨非用世之才正恐徒取大

位無可以報

國恩耳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負不乘以免于

冠臣之願也詎意

陛下念其

先朝舊臣就列未幾驟陟崇班臣免強從事分量

太滿氣力已竭矣今復改爲吏部尚書此官

乃周之所謂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者也臣何

人斯而能統百官均四海乎夢寐之中都無

此念若漫不自揣徒以其爵高權重沒汶而

居之則構昧之人而夸毗之徒也臣雖不肖

恐陷而至此是以退縮而不敢當也臣宣布

陛下之

德意茲飭綱紀濯概汚俗幸而臺中多賢者信臣

之心惟欲救民瘼而盡臣節人人奮起精神

藩臬郡守而下莫敢欺蔽從此吏治漸有可

觀民生小康臣之願畢矣伏祈

聖慈容臣仍守憲職愈益努力以期後效此臣之

所爲少報

聖恩者也臣不勝榮幸

天啓三年十月十七日上二十日未

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
著遵新命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

辭吏部第二疏

奏爲再辭重任以無負

聖主之知事臣 肖蒙

陛下以爲吏部尚書臣具疏控辭奉

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

著遵新命到任受事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

不勝感激不勝惶恐公忠正直之道甚爲難

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

三

盡臯夔伊傳之爲臣不過如此臣何足以及

之然反是則爲私爲欺爲邪爲枉四者皆凶

德也臣心膽素小惟恐得罪于君父有玷于

衣冠亦不敢爲也臣之自許特一鄉黨自好

之人耳豈足爲大臣哉遭際

聖明起自田間以爲御史之長諸御史之巡方者

將明

陛下之

威德墨吏稍稍欲迹未有澄清之效

陛下求治太切遂以臣爲無罪可吏部也都御史

之職不過考覈諸御史耳吏部則大小百官

皆所銓序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勝其任臣之

願愚不能行私于公爲近昔之明于人倫者

率得之天性非臣之所能也恐蹈詩人自疵

之悔有負

陛下起簡之意展轉怵惕不能即安伏祈

聖慈察臣之非僞讓容其辭免使得竊恬靖之譽

以風在位者臣愚幸甚

聖旨卿公忠正直品望素孚統均重任特茲簡畀

四

天啓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上二十四日奉

聖旨冢卿表率百僚綜覈吏治卿正色立朝雅稱

斯任宜卽視事用副鑒知該部知道

愚臣誤蒙 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奏爲愚臣誤蒙

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事臣惟六部尚書古之六

卿有天下者所與阜成兆民者也臣部以用

人爲職四司分任之其責任甚重大其政務

甚煩劇而文選視他司尤甚是以向來該司

郎中住于署中但于

朝房偶一見客而堂官乃獨不然想以承平事少
付之所司堂官責大指足矣今強虜內訌窮
民稱亂責在用入者部中之事益煩益難臣
之衰老夙夜矻矻猶不能辦而加之以修廢
舉逸官無定員長衢夾巷肩輿闐咽入一日
之間精華果銳之氣正在午時以前而鹽樵
未畢客已到門彼往此來踵相隨屬恒至日
午始入衙門以昏倦之餘料理公事不亦倒
施愚案公案集卷之二十
乎臣每見諸臣之少壯者言及此事皆以爲
苦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之疏亦言今後各衙
門非有公事不必紛紛拜謁而舊俗相沿無
可奈何臣若亦以無可奈何而違心強行之
則必不得盡心于鈐政而無多之精力又不
足以供周旋人事之用性命之蹙可計日而
待也夫人道尚通自無可廢之理但不宜以
之妨公事耳臣欲與四司官約每日蚤起卽
入衙門至午後公事既畢退食私寓乃與知

交往來似得張弛之宜合于夙夜匪懈之義
熟思者一年而不敢擅行萬不得已乃以告
之

陛下如以爲可則臣與司官共守之庶可以延須
臾之命効狗馬之力少分

陛下宵旰之憂至于會推之事亦欲蚤起入
朝及辰而散以各營其職臣履任之初先言目前
之所急如此其他可言者臣必詳察而灼知
之乃敢以資

愚案公案集卷之二十
天鑒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閏十月初三日上初六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夙夜在公之念各衙門當專力營
職減省私謁都著一體申飭會推遲亦悞事依
議辰刻前行

再剖良心責已秉公疏

奏爲再剖良心責已秉公以矯官邪維

國運事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郎睹士

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上剖露良心一疏
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之害等事干在
位者多所譏切爲科臣所參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
中以管察得罪去蒙

陛下復起之沛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
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
之精神用之修職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
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夷乘
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良乘之作亂天
下之太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
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陛下之

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

社稷蒼生而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
皆言干進之害欲獎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爲
富貴所汨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

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
之而誰抑之乎夫良心者何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是也孟子所謂四端從仁義禮智而發
者也士大夫有惻隱之心則必不忍害人矣
有羞惡之心則必無賤辱妄苟之行矣有辭
讓之心則必不受其所不藏矣有是非之心
則必不以私意亂白黑矣夫如是而後可以
爲人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
也假令乘軒服冕而四體殘廢則不若其
體完好而貧賤之爲愈也而奉世莫之寤也
寤乃可與言忠孝道名節耳夫天下之行私
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
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
也何也臣之行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
不知者知則近者干之以顏而而不故不從
遠者干之以書帕殊爲不雅況天不能成其
私譬之庖人擇其柔嘉肥濃而與所厚善者
則人皆環而丐之或以錢易之勢必不能徧

及終歸于怨詈耳此臣之所以不敢也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雖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不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陞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陞者調繁者保畱者腹裏而作邊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本出于好賢而未之深思門開不可復閉其苦猶之臣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

趙忠齋公全集

卷之二十一

九

三

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卽欲爲巡撫甫爲巡撫卽欲爲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者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能使貪污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公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復人討而得之何

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夫旣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惟大意無害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人羣之所以相安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振徒成黨繇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日也隣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

趙忠齋公全集

卷之二十二

三

七

知與孽替何異及其亂也乃聞之上官爲之與兵動衆以屠戮之旣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刻矣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追論前官任及一年者則令之戴罪捕賊庶能防亂于未作乎然莫急于懲貪今有司之貪固已成風而長安書帛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

既脫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歸耳謂宜以後機迹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

奏追賊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聽囑受賄曲爲庇護者容臣叅

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故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臣既以之自責矣司官所與共用人者也臣欲遇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一

七

七

省直司官之缺發單于其省直之卿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令舉其才品堪任者數員請

旨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掣籤之法自古以至我

朝所未有自萬曆年間始用之以示公其初卽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討缺者無不如意御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無怪其然荀卿曰探籌投鈞所以爲公上好曲私則百

吏乘是而後偏此假設以見行法之在人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也似宜變之以復祖宗之舊臣必不敢徇私司官無不相信卽有徇私者亦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必無所怨夫

人雖爲善必得天之心而後利有攸往

陛下猶天也伏願

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

陛下行之人之不可用者必不敢望

陛下用之之可行可用而徇馬之誠不足以動

龍恩

七

七

天心煩瀆則恐得罪默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爲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

聖慈察之

採擇其中臣遵奉施行幸甚幸甚

天啓三年閏十月二十二日上二十五日奉

聖旨國制陞遷皆須積俸今一歲數遷猶千進不已有司官賦私狼籍形于彈章率從輕處法紀何在這所奏懲貪抑競併久任巡撫等項深切銓政俱依議行卿老成清正一意主持督率各

屬務挽積弊稱朕委任至意

議裁代歷濫糧疏

題爲議裁代歷濫糧監生以清姦弊以肅部體

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

祖制監生歷事之設以其繇成均教成分撥部寺使之歷覽曹規嫻習吏事升堂而啓折執役則矜嚴所以豫儲其民社之品而優之也故在

聖祖時有不拘之資格有不次之遷除豈非以其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三

三

觀型親切摩礪老成而致然哉若今之所謂歷事監生則何其不然也自國子監咨送到部當閏撥時十已亡二三矣及分歷各衙門并十亦無一也公座走班寔音杳然督之不來罰之不懼其一二或至者率皆雇倩頂替優孟叔敖猿猴而衣冠者也初猶別衙門或然而今本部亦然其辱部堂甚矣又焉用此而且冒支祿米以

國家作養之資實奸黨盤壑之腹此而不覈長

此安窮今議頓清積弊則請令國子監監滿

各生仍照兩月一次督送名數入部盡將正

歷粟監類送戶工二部每名依例納銀納訖

給文赴部以憑上選至雜歷寫本清黃等欸

所從來久難以遽裁當量每番人數多寡分

送各衙門但既係納銀無人食糧各衙門不

用開造如此則歲可得萬餘金省米亦數千

石彼既樂輸此復剔蠹於貲耶固不失本色

於部寺亦無損大體至於舉人歲選恩貢合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四

三

無仍令親歷各衙門以無廢

舊制勤者開糧曠則弗予必歷滿而後付選無徇

顏面可耳查得歷事監生

國初止有正歷其雜歷因各衙門奏討而設也

則正歷應多雜歷應少派撥縣國子監原有

定額第恐此法一行游移百出人將憚正歷

之實輸而趨雜歷之詭匿則又藪奸矣合無

移會國子監撥送部堂之日派定正歷若干

雜歷若干名使猾者不得趨避其間庶

國體部規爲兩得之相應呈

請定奪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自履任以來未

嘗見一監生昨十六日聞餘數百名鄉黨熟

識者皆係替身即替身到者六十一名耳既

而聞有一人而代數人出而復人者替身亦

未全到也不得已照衙門分撥則替身皆到

包攬食糧臣等相與歎息法紀之壞至此殆

不可收拾矣正例納銀本非

祖制但政繇俗革通則可久且比來海宇多兵荒

難於兼公不集卷之二十一

事

之虞諸生同內顧之憂其打點雇覓亦有不

得已者雜歷既可納銀正歷何爲不可據議

所以體諸生之情祛吏胥之弊于銓政不無

小補伏祈

聖明裁擇

勅下戶工二部酌議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監生代歷極爲弊政這所奏俱依議行

朝觀合行事宜疏

題爲朝

觀事考功清吏司案呈照得天啓五年正月初一

日天下諸司官員又該朝

觀之期所有合行事宜例應預行知會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治天下之道一言耳安民是也人

主行之則

國家安人臣行之則身名美此甚易知甚易行

也古之帝王視民如赤子建立公卿大夫百

執事以煦嫗撫綸之而猶恐在外之臣有不

難於兼公不集卷之二十一

夫

能奉行德意者乃屈萬乘之尊三年一巡狩

問其能安民與否而黜陟之巡狩之後羣牧

四朝又奏言而明試之其視小民若此之重

也淳古既遠巡狩之事不可行矣今之朝

觀則四朝之遺意也我

國家于腹邊地方各設巡撫巡按言其代

天子巡行以安小民也然必布按司道府州縣官

皆能潔已愛民而後小民得安而府州縣官

尤爲親民布按司道官主察府州縣官之治

狀以報之撫按而達之部院以俟黜陟者也
昨者

萬壽聖節各處司道

進表官至例有報部賢否冊堆積如山臣等取其
一二觀之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賢也鄉貢之
官間有疵議其卑冗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
以爲此冊作之則抽黃對白徒事雕蟲造之
則汗牛充棟祗堪覆瓿吏治之虛偽如此小
民何繇得安今甲科之塗極重起家甲科者

龍忠義公文集卷之二十

七

三

尊卑長幼皆同袍也而其中又有鄉里親戚
門生故吏通家朋好雖知其貪酷皆不肯言
而科貢之官則又有弱顏媚態巧立于呈身
如飛鳥之依人者則不肯言而又有祗上官
之好而投之無不得其歡心者則不肯言而
又有權豪之所囑託則不敢言而又有不藉
他人其機術鋒俠足以起風濤成閭閻變者則
不敢言是知縣而上至于司道莫非循良卓
異其爲不肖者甚少以此而蒙蔽撫按坐之

濃雲厚霧之中惟其言是聽非惟蒙蔽而又
把持之其所舉刺非其所報者不敢用一人
是齊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則禍亂起而
國家不安是齊心以害

國家也夫臣子受

聖上之恩而齊心以害

國家率緣士風之壞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忠孝
以至于此今小民已塗炭矣

國家已枕棺矣明年

龍忠義公文集卷之二十

六

六

五

犬計若復彼此數同沿襲故套所糾劾以備考察
者皆卑微之官孤寒之士愚拙之人而大貪
大酷皆得漏網考察往返爲小民之煩費甚
芒而毫髮無益于民安用考察爲也臣等必
不敢抄謄塞責廣詢細訪果有真見卽行斥
降事完通查開報之失實者叅奏處分伏惟
皇上加意窮民貪吏追贓之
令不啻再三而臣等莫肯奉行此臣等之罪也臣
等卽不自徇私而任他人之徇私不敢執法

以市恩而保位此鄉愿之行而巧宦之精者也聽科道官糾劾以爲不忠之戒其他應行應革事宜歷年通行臣等益加愆飭相應題請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照例填給勘合順付公差人員齎去兩直隸十三省布按司府等衙門知會并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各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未敢擅便開坐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士人之不貪循平民之不盜也僅可爲人非奇節也今士人一爲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繇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也有司之安如此民安得不爲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

爲之竿也而又以剿戮爲邊功幾于無人之心矣今次考察不必舉卓異以開鑽刺之門惟照先年舉廉吏之法而精之每省卽一二人不爲少臣等體訪真的紀錄以待異擢

一各正官入

覲印務須委官署掌諺云署印如打劫此語似爲太過今則成真實語矣始而慮州縣佐貳之貪也而易之以教官教官猶佐貳也則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又易之以府佐府佐亦未必皆廉且印多人少于是上官無術而下民無命矣計惟慎擇其人但令看守倉庫不許徵收錢糧接受詞狀各處張掛告示不許小民交納投遞人

覲官事完之日臣部嚴限令其赴任違限者撫按

官叅奏議處

一從來入

覲之年皆禁書帕而書帕日多其未入

觀之先固已絡繹不絕矣而都門相見尤爲必不

可廢者古言人道通功勳成交際者人道

之所以通也匏葉可以成禮木桃可以杼

情今則豐縟精巧以結權貴是賄賂非交

際也與者受者皆縉紳士大夫

國家之賢才至煩

明旨嚴禁則亦不可以爲士九夫矣此臣等所不

忍言也若猶有如向日之爲者倘一敗露

則亦不敢以含咽爲長厚也

題爲重地需人甚急督撫不宜議裁懇乞

聖明急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上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重地需人不宜議裁疏

題爲重地需人甚急督撫不宜議裁懇乞

聖明急

勅廷議仍簡才望之臣以資彈壓以奠封疆事該

吏科都給事中程註以薊遼總督聞憂當去

臣等方議推補而樞輔孫承宗疏至爲詳酌

督撫事宜以復成法以一政柄事是日遂止

不推及偏沅總督楊述中已經

子告或欲裁去總督或以貴州苦于無餉欲另設

按臣專管督餉或欲于貴州按臣加一

勅書兼督川湖之餉具

題奉

旨下部院會議臣等查得

會典先年薊遼有警間遣重臣巡視或稱提督及

嘉靖二十九年以虜患始改爲總督薊州保

定遼東軍務鎮巡以下悉聽節制至三十三

年移駐密雲而巡撫駐薊州防秋則駐昌平

是薊遼總督原爲虜患而設今虜患方殷自

無可裁之理卽樞輔之疏亦非以爲可裁也

其疏不曰

皇上必不欲臣離闕則

請且不推經略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乎又

不曰往日經撫以議論紛紜致失疆土乎此

其意可知也當遼左淪陷之時在位者人人

顛恐爲保妻子之計樞輔不勝動念自

請行邊此其忠義激烈一日而感于神明聞于天

下匈奴之膽落萬衆之心安

祖宗在天之靈無不欣喜假令

祖宗朝一聞虜警輔臣有自請行邊者則必不設

總督矣夫總督之設爲節制鎮巡以下也政

府之柄豈不更重也哉然則薊遼總督在往

日則不可裁在今日則不可推此事之無可

疑者也榆關之事

皇上得樞輔而委任三二年未東夷不聞傳箭西

虜未至跳梁毛文龍時有捷書此其效可觀

矣今舊督臣以制歸樞輔實兼將相之任弭

節移駐及巡撫所宜居一切撫賞防勦惟相

其機宜而行之以俟全遼恢復

奏凱還

奏凱還

朝之日乃議設總督似無不可者至于偏沅總督

合楚滇黔三省之兵餉而兼理之不見于

會典惟萬曆年間征反播酋乃有撫臣事寧旋止

正如總督之設以貴州用兵之故也科臣謂

偏沅一帶土司環伺而待命兼以數百里嶺

悍之苗非設一撫臣不足以彈壓之此亦不

易之論但貴州之軍士枵腹而荷戈待餉甚

急撫臣之設談非容易不若選擇風力臺臣

奉

初遣往專管督餉以救百萬生靈之命非小任也

餉足而後兵強乃可以却敵非小功也于計

似便均祈

聖明裁定如以爲可

題事例卽轉京堂以勸忠勤

初下樞輔一意安撫督撫可且不推偏沅巡撫容

臣等慎擇推舉督餉按臣都察院遴選而用

之盪平之日卽初差者亦照近

題事例卽轉京堂以勸忠勤

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邊事重大督師輔臣承宗旣自請担任總

督官依議且不必推欵夷叩關督臣象乾還着

料理撫賞候事完離任偏沅巡撫督餉按臣便

着推用

舉用名德舊臣以光 聖德疏

奏爲舉用名德舊臣以重

廷推以光

聖德事昔周公之諫成王曰無遺壽考壽考者舊

臣也嘗効忠于先王者也是時成王蚤登大

寶意者喜新進而遺老成乎此亦人情之常

是以周公戒之如此我

皇上圖任舊人卽位以來求之如不及旣眉皓髮

多列崇班

意忠義公之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二

皇上之心卽堯舜之心超絕常情億萬矣頃者南

京吏部尚書北京戶部侍郎等官缺臣等會

同九卿科道

廷推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鄭三俊等三

俊等皆蒙

欽點惟元標未下元標者以

皇祖五年成進士刑部觀政卽論劾專權奪情之

大臣而

廷杖遣戍者也

皇祖起之而未竟其用

皇上擢爲總憲以講學被小言而去舉

朝皆望其來臣等與諸臣共推之未能卽得

俞旨以

皇上知人之明同于日月豈猶有疑于元標之宜

推乎夫元標釋褐之始卽捐軀以爲

國家其忠孝宜推也俸祿之外囊無一錢書帕

不敢入門其廉潔宜推也可仕若狹其山林

可止卽忘其軒冕其恬退宜推也夫忠孝也

意忠義公之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二

廉潔也恬退也皆今人之所不足也元標用

而士類有所矜式其裨益

朝美多矣元標之講學豈迂也哉今之人正苦不

迂耳求美官則庸至見危事則免脫不迂故

也今之義類未有不以元標爲可推者也夫

人臣不遇堯舜則無望耳遇堯舜則望之無

已萬幾之中有一事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

也一事之中有一毫之未盡善則不敢不爭

也以元標之忠賢

皇上猶不卽用則是捐軀報

國者不足信也以

廷推而不卽用則是舉

朝皆不足信也無乃非堯舜疇咨急賢之意乎臣

等自知至愚不肖何足見信于

皇上然職在用人殊無以施面目日夜狂惑不能

處心若

皇上以所推不當則寧治臣等之罪而不敢垂頭

塞耳爲海內之君子所譏讓倘蒙

皇上沛然易吁咈爲都俞使千官抃舞臣等不勝

仰天叩祝

天啓四年二月初一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鄒元標年已衰老前在朝中行禮艱難朕所

目擊况畱銓重任亦要朝陵謁廟恐非所宜還

著另推來用

奏爲哀遲宜去疏

聖慈允放以全

聖慈允放以全

恩禮事臣聞聖王井田之時野人六十而還田爲

其不可以力耕也卿大夫七十面致仕爲其

不可以越事也又曰七十老而傳言以家事

傳之于孫也夫家事且不能辦而况于國事

乎臣今年七十有五歲矣無論行能卑陋不

足以當統均之任數年來脾胃日弱不食而

飽強食則病所苦非一雖勉強効職曠廢甚

多且知人而後能用入博訪而後能知人臣

公事甫畢卽困頓而歸私寓恒不見客客來

題忠義公全集卷之三十

王

亦不能往世豈有居山濤之位而習嵇康之

懶者臣之病舉

朝知之矣延醫傳懋光等治之亦覺有效稍稍勞

苦則病夜則穩卧晝則病乃知臣老矣非病

也臣有外孫柏鄉縣諸生張庸周二十餘而

通五經抗志希古可爲他日之才臣比聞其

夭折不勝悲愴臣于是益老矣夫病可以

藥艾而愈也老則無復壯之期臣遭際

聖明起自荒野驟躋上爵壽至七十五豈有遺恨

第恐旦夕不可知

皇上至仁之心未免惻然動念耳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

恩欲盡力以報萬分之一而無力可盡求去萬非

得已懸車已晚未足以爲恬澹誠欲及視息

之猶存匍匐一望

闕廷叩首而去伏祈

聖明鑒臣之愚一字不欺

垂慈允放不俟屢疏臣退有餘榮感且不朽矣

欽此

天啓四年二月初十日上十一日奉

聖旨卿碩望宏猷蒞事三月銓政一新何乃遠有

此奏部務繁重卽出料理以副倚任該部知道

詔恩不敢濫乞以允 孝治等事疏

題爲

詔恩不敢濫乞准滿原許移封懇祈

聖俞以光

孝治等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等

衙門司務等官沈紹僖戶部司務王有翼兵

部司務苗自成孫元化刑部司務趙濂工部

司務李志道都察院司務張其光蘇夢龍奏

稱竊惟

誥勅之給原以榮最績之勞臣故惟考滿者得之

又惟遇有

特恩准照考滿例者得之伏讀

皇子誕生

恩詔一款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未及三年考滿

者給與應得誥勅政爲遇

欽此

恩之得此考滿耳論臣等之官雖幸滿止封本身

而論臣等之封則往例必移臣父祇今幸遇

特恩又復匿爲已有臣父何用此忘親之子

皇上亦何用此忘親之臣乎將母來諗既不敢言

爲父乞

恩其何容已况臣等原有移封應得舊例伏乞

勅下該部將臣等本身

勅命移給臣父則後已而先親臣心亦慨取子以

與父

國法自存矣等因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天啓四年正月初五日
科抄到部送司又該國子監監丞等官金維
基博士張鳳奇助教黨修吉孫世恪董天胤
姚士儒徐伯徵學正蔣尚茂顧民譽王永興
學錄聶雲翹典簿王象良典籍陳烈交稱臣
等聞

國家封典之制及於臣又念及于臣之所生臣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

子遭際之奇榮於身尤莫榮於身之所出蓋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而君之止仁臣成其孝
惟不值非常之遇故莫伸無已之情茲者

聖嗣篤生天人胥慶

天顏有喜

聖澤旁流臣等伏讀

恩詔一款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給與應得誥令
臣等乍聞之而忻忻於色轉思之而戚戚于
心身是燦然整服而親仍是黯然初服在于

情同所不安身與諸臣同列而親不與諸臣

同榮卽

聖心亦有未忍際此

曠恩移封猶靳非所以優信臣而需異數也同一
恩光略轉移間臣職子情兩安而無款伏乞

聖明勅部具覆推廣

錫類之仁曲成不匱之孝以光

曠典以暢羣心則沾被之澤與

天地同寬而矢報之忱當頂踵欲放矣等因天啓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

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天啓四年正月十一日

科抄到部送司臣等覽其疏不勝蓼莪之悲

夫

覃恩者言其周普而無遺也是以

恩詔文官自一品而至九品未三年而比于考滿

皆得

誥勅

聖朝之以孝治天下如此乃吏部等衙門司務國

子監監丞等官沈紹僖等皆以九品考滿之例止封本身俱上疏欲移封于其父卷查天

啓元年行人張訥等恭遇

單恩以八品止封本身

奏改從七欲得全封父母已蒙

俞允官品久定而猶改之

皇上體悉臣子之情可謂至周渥矣今紹僖等官

居末品不得進越以望全封而顯榮父母之

心固盡人子之所同也昔孔子之論孝曰敬

其父則子悅教一人而千萬人悅此之謂要

道也子已有官不待封而後爲官也父未有

官值可封之時而又遺之則父子皆不悅矣

似非所以盡得萬國之歡心也諸臣援考滿

之例以請自

聖慈之所必

俯從者臣等竊以爲父母之恩一也既不忍遺其

父亦何忍遺其母合無自今八九品文官遇

單恩考滿俱得以本身之官移封移贈于其父母

其父之官高于子者得以進階不必陳乞此

臣等所以仰體

皇上不匱之恩而願大小臣工皆移孝爲忠以報

皇上罔極之

恩者也伏惟

聖裁

天啓四年二月十五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是

教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奏爲敬陳銓政變通之宜以漸復

祖制無辱部體事臣等入部以來見科道官條陳

多詆訛司官者而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崙

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不拘資序採望而

久任之正與臣等之意合然猶未及于司官

之無人也夫千金之家必有紀綱之僕令之

招選羣僕以分辦護之任而後家政克修羣

僕不備則必有所缺若有其人而呼之不應

畏火伴而不畏家長則紀綱亦虛詎耳其家

鮮有不敗者臣等不肖蒙

皇上以爲吏部此周之所謂冢宰者也每誦周官之言曰統百官均四海不待循省而汗忽然沾背矣誠自知其闇劣不勝任况外察伊邇當此危亂之時用人更急欲得衆賢爲屬以助之而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卽代庖亦數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臣等雖有盡忠之志而不能自行昔時司官每省直恒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徧歷四司恒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招在籍者來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恒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暫缺偶乏人則從他部調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頂首之銀是以

臣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目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道賜而望三危之露也故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尚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慮其拘于循資之說曰某某在吾前也雖奉

旨點用而埋根不進是

君命召不俟駕之禮第爲資深者而設也其勢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臣等不得已而說近推補

命下卽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司汝霖傳作兩省江陵人而同時此臣南星之所親見也行之此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必管六選而後內轉考

功郎一年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
遇考察則察完而後轉以見爲銓曹者競于
職業而淡于榮進也然司官殊亦難作典選
尤難人人皆欲美官皆欲速化旣自求之又
爲其親戚故舊求之或非親非故而有所以
求之皆求之典選者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
如多人之意但以一二語譙詬之而杜門求
去矣臣等慎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以
陞除相托者一一與臣等斟酌之如振拔淹
滯昭洒冤抑正臣等之所樂從者如畏勢徇
私卽行參處或以任怨招尤卽爲查明畱用
必不聽其引避如張鳳翔而舍一賢司官也
臣等見御史劉四端參尚寶司司丞黃正賓
之當知止而曰今推尚寶司少卿矣蓋臣部
擬推正賓以少卿緣太選急選之煩未暇上
疏也夫正賓雖起于貴郎然曾建言

國本

廷杖爲民以

恩詔起用雖被指摘

皇上言其有功而徑畱之此亦人臣之

異數也豈樂施于貴郎小臣哉夫有功者有功于
皇考也臣捫心自思人有効力于臣之祖父者自
不能忘況以

皇上之大孝乎夫任子者其先未必皆有功于

國家也質床而卽有官往往至藩臬豈必成進

士人臣捐軀以爲

君父其功大非有大罪必不可棄也正賓之推少

卿本臣南星之意恐外人不知而以之詭譏

司官不敢不爲一言司官陞調之事臣等所

得自行而俗情之蔽錮已深所謂畏火伴而

不畏家長者也輒復溷瀆

聖明求得

嚴旨亦足以明臣等之不肖矣至于黃正賓之推

如

聖意以爲可臣必不敢因人言而變其初念也均

乞

採擇施行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賈恕致被挾私指摘的從公主持母聽引避黃正賓昨已有旨還着原擬陞用

革乞恩乞選恤困窮疏

奏爲革乞恩乞選以祛姦弊恤困窮事臣等每當大選之期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

龍心叢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三

久次入京謂當卽選而守候益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乏絕恐一官終不可得而爲異鄉之鬼悲淚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既不能燭其隱微之弊乃併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

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

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按臣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劄三事俱可取者爲

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

考外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

其間考不中者猶有降參黜退卽中者又參

充撥辦日積月累必俟三考役滿然後

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後又官

辦半年回籍又省祭十五六年或二十年

京又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覆

考時又分別考中不中日積月累必俟各項

俱滿然後取次除選蓋除選若斯之難也豈

龍心叢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三

非以其人衆而弊多故隨其塗而視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倒既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鑿空出乞恩一例而

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

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

奏以減免其當該省祭官辦考試者後遂有非

軍非工非邊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

外稱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徑登其親知

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

部者總名之曰乞恩不知此恩向誰而已豈朝廷之官可爲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簿夫丞簿者

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省祭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省祭考中者始得簿卽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官賣爵已爲秕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于官有定行行有定序前後既定攙越何從乃今又有乞選一例納銀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收卽可得官於是後者既乞而前前者遂壓而後已壓又乞再乞又壓貧者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選法益不可問矣矣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乞者此其無理都盡而可使之立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併滯乞年行則收卽出序者亦滯此貧窮拙守者

所以叩胃而泣血也臣等請自今冠帶除選俱用舊法乞恩乞選者一槩停止若大已乞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銷除其明經乞選者不得選爲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計理財者卽患貧何至有乞選之例夫各吏上糧不問行頭而槩齊以三十兩非戶工例乎各吏本行俱二等雜職候選倉巡而州典上糧則從九矣州司上糧則正九矣府司上糧則從八矣道司上糧則正八矣以無品之倉巡視有品之丞簿不啻天淵何止以三十兩銀遂令十級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准上糧假令歷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糧而三年之歷役乃止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自上糧而上糧之銀數定照品級爲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抵乞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而不壞臣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爲籠括之術至乞選

而極矣臣等以爲不若追食官之職爲便全
世道衰頹士風濁穢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賦
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民貧徹骨
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
此而洩衆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繇此而稍
變三便也夫乾之四德利在其中以義卽爲
利也義莫大于懲貪而可以安民易俗何利
如之故臣等以爲便伏乞

聖明雷神覽察

東坡全集

卷之三

四

五

勅下戶工二部停止乞年之例

勅下各衙門勿以乞恩咨送臣部幸甚

天啓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各衙門乞恩及事例乞選著通行禁革以

一銓政

典銓不能用人疏

奏爲典銓不能用人控籲苦心仰祈

聖鑒事臣于二月初十日以衰遲求去次日卽蒙

聖旨溫留臣卽勉出謝

恩視事臣受

皇上之

厚恩何敢言去所以求去者誠見此時中外皆亂
而人情邪險雅道幾絕居官者欲周人情必
毀官方况吏部乃

皇上所使貴人富人處必爭之地者乎今吏部四
司惟有主事而無郎中員外目前之求官者
紛至沓來如邵林鳴蟬不可勝聽而轉盼卽
爲

東坡全集

卷之二十

四

五

大計之期是非混淆大費心力文選考功司郎中

豈容久缺豈易勝任臣欲破格用人以救然

眉之急而自惟望輕恐不足以服羣情不得

已于二月二十日上疏言四司官陞調遠者

恐不能至欲就近推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

者至乃以其一避之節奉

聖旨覽奏司官陞調推補等事有裨銓政且係舊
制卿自酌行其任事賈怨致被挾私指摘的從
公主持毋聽引避欽此臣此疏思之三月而後

上良亦苦矣。今因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調
稽勳司臣乃自知望輕果不足以服羣情也
臣三十年前之司官也其時司官皆堂上官
所自選無咨訪之說蓋

朝廷所用爲吏部者必以其公方能用人也三事
九列皆聽其推舉豈其司官十數人而不能
自選乎厥後政柄下移陞轉請告者皆引下
首所引又未必得人屢被彈劾而外人遂謂
其用頂首之金矣科臣阮大鍼曾與臣書曰

九思錄公集

卷之二十一

聖主

三十三

吏部有秘密藏陰符經言頂首也臣甚耻之
是以入部即上疏言司官有缺咨訪于其鄉
之京堂科道而以吏科河南道非其鄉示夫
公以免頂首之議非得已也臣爲總憲時與
鄒三俊同僚一日問以部屬之賢者三俊首
舉鄒維璉曰風節學識種種超人臣素信三
俊不復問他人而他人之稱維璉者甚多又
見其叅妖道宋明時疏臣益信其賢遂不謀
于人而用之今主事吳羽文再求去曰江西

不宜有二人鄒維璉亦求去曰有羽文矣而

又聞有從吏維璉去者曰是不繇咨訪夫一

處不妨二人臣所親見前疏已言之矣司官

咨訪惟主事至知縣而止耳然則他部之郎

中員外無一可吏部者乎有如維璉之賢臣

徒美之而以非繇咨訪不敢用是郎中員外

皆人咨訪而後可也臣前疏所引陸光祖鄭

汝璧等皆他部郎中也此外又有穆文熙蔣

時馨等以尚寶司丞調皆當增入而後可亦

不勝其瑣屑矣間一調補庶賢無不舉官無

久曠

舊制之善者也想舉行之初意在進賢或亦未必

先

奏聞而後啓事

聖主不以爲專擅況既已

奏聞而猶欲一一關白聽其頤指乎當此部事

匆迫司官寥落之時遠而賢者既不能待近

者又不許用臣如失左右手已成廢物安能

報

聖恩乎夫鄒維璉者臣奉

旨酌用者也而不得用又使二臣皆求去此以後
寧能復用一人哉臣不知昔之調部者一處
二人者何以外人無議僚友相安至臣而二
臣皆欲引避不敢就別此臣之望輕所致欲
以何尤但以臣之望輕而使臣下視

明旨爲不必遵

舊制必不可復臣之罪大矣臣本淺識欲委曲從

聖恩今以維璉之事知其必不能矣臣老矣可以

去矣如

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于進賢退不肖以行其
良心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卽拔舉
之必不敢隨人穿鼻也至于鄒維璉吳羽文
皆賢者不知何故求去意者以臣老耄不足
與有爲耶抑別有所畏耶其應否遵

旨到任理事臣不敢擅擬伏候

勅旨施行臣不勝惶恐之至

天啓四年三月初十日上十一日奉

聖旨部務繁重司屬官各有職任豈容懸缺這就
近調補及一處二員俱係舊制卿前疏自明鄒
維璉吳羽文既說皆賢且奉旨點用着卽到任
供職不得引避卿公忠任事整新銓政進退人
材還一意主持有營囑不遂挾私阻撓的指名
叅來重處

催補官員疏

聖恩今以維璉之事知其必不能矣臣老矣可以

去矣如

皇上不欲臣去臣請竭力于進賢退不肖以行其
良心他省有孤清介特不求人知者卽拔舉
之必不敢隨人穿鼻也至于鄒維璉吳羽文
皆賢者不知何故求去意者以臣老耄不足
與有爲耶抑別有所畏耶其應否遵

旨到任理事臣不敢擅擬伏候

妨取長於短愈以見瑕不揜瑜其言甚公甚確部覆已奉

俞旨填補而

聖意猶遲疑未決此古聖帝明王慎重用人之意也臣等反覆思之我

朝二百五十餘年節次

大典自非喪心病狂誰敢擅破此例自非其人果

賢誰肯冒不韙之名而輕舉以自壞其官臣

等職司銓敘平生直諒之友近者而言遠者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聖

貽書皆以不能用記事等爲臣等之罪記事

等一日不起則人心一日不服臣等一日不

能安其位建言者之瑣賈

聖明必不可禁臣等日夜念此腹中輪轉久矣乃

敢補牘上

請合無如本部原擬或行人司副或在京閒散以

完前局而更有

請者原任刑部郎中後陞汀州府知府沈應奎精

忠貫日勁節凌霜不在四臣之下臣等知之

甚深不敢當蔽賢之罪輒併舉之或補外吏以需優轉伏祈

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在籍久錮各官知卿薦稱一乘至公特准

補用典制還當慎守以後不得輕議

議增司屬疏

奏爲議增司屬以便拔賢報

因事臣等竊聞聖人作易以開物成務易者變

趙忠齋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聖

易也道本不易而天下之事有時而窮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是變易乃所以成其不易

也不窮而變是謂亂常誰能容之我

朝稽古建官吏部爲用人之官四司官止十五人

可謂少矣又分直分省皆有定額似非立賢

無方之義蓋用人重柄也而吏曹美官也重

柄而多人操之則亂美官而無定額則巧健

者偏得之矣

祖制之善如此承平既久駸以廢壞至于今日缺

者殆半經年不補有新進而無舊人有代庖而無當俎此亦可謂窮矣臣等酌時宜循往事上疏

請于

皇上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資序其部司郎中等官有賢聲茂著臣等之所必不能舍者間一調之或一處二人以爲目前蛭螫之助非謂可以常行也業已奉

聖旨矣而見在者未去判不肯畱臣等一念拔賢之心乃蒙逐賢之疑良亦甚苦矣人之情固駭于其所乍見駭則生疑疑則滋口語而輿聞變故駭俗而喻之不若其勿駭也然心本爲

國何敢以外而妨內日來回環深念吏部四司主事惟稽勳司一人餘皆二人想以稽勳事少之故然今日之稽勳皆儲之以爲文選考功者也臣等欲于稽勳司增一主事在各省直咨訪定額之外官不必備以待一時缺人

臣等所真知其賢而必不能舍者不時推補則一處而偶二人不復可疑而臣等緇衣之好亦得以少伸矣郎署小臣俸祿不多而于以用人甚便行之既久恐巧捷者鑽謀不遂復起爭端日今既增之某處明當增之某處不可不預爲進破也臣等忠心有餘智慮短淺不知可否伏祈

聖明裁定如以爲可

勅下臣部施行列入職掌永爲遵守臣等不勝惴

懇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四月初七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這增置司屬官旣稱便于用人依議行

勞臣軍功疏

奏爲勞臣軍功已覈

聖主恩卹未沾合詞控陳仰祈

天鑒事臣等竊聞古者明王之使臣有殫心竭力

盡忠以報

國者生則迪簡而委任之歿則追命而閤卹之
此

國家之盛典也彙也者常也言其必不可廢也
廢之則爲缺事臣鄉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梁夢龍於萬曆三十年正月初一日病故
本年二月內該保定巡撫汪應蛟巡按楊宏
科會

題一代嚴瞻

三朝青宿庸功懋著邊陲勇退遂高林壑生前既
題忠義公全集卷之二十一
負完節身後合被榮施所有應得卹典相應
照例查給等因奉

旨下部具覆間輔臣沈鯉以爲宜有適值科臣錢
夢阜疏論沈鯉波及夢龍遂致停閣嗣後議
論涇雜公道將餉以至天啓元年夢龍之子
錦衣衛管衛事今在籍都指揮同知梁慈備
將其父生平履歷軍功備陳哀籲於

聖主之前隨蒙

聖旨下部該部業將夢龍前後宣蹟軍功一再

嚴明實以俟部覆適遇禮臣攝署復爾再遲
夢龍歸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左
右都給事中以至兵部侍郎所至皆著功勤
有名迹不敢瑣述以煩

聖覽其掌銓之日淺未得有所建立至其爲薊遼
總督四年本兵調度二年所立首虜數至五
千所修臺牆數幾百里軍功彰著在人耳目
又係奉

旨准致仕馳驛回籍身後應有

卹典於見行條例允合而部覆之就延至今者其
說無他止謂其爲江陵舊相之門生耳舊相
已經籍沒出其門下者悉遭累害今公論昭
明共稱其功在

社稷補給

卹典矣况其門生乎且夢龍當舊相柄政時實未
嘗附會行一敝法未嘗詭隨傷一善類今在
朝諸臣多有知者彼沈鯉汪應蛟皆正人豈
阿私者哉凡事相形則易見今天下東見侵

於黔陽南受辱于逆酋事煩政重民窮盜起
皇上宵衣旰食求一籌邊任事之臣而不易得則
皇祖初年中國又安四夷賓服謂非其時仗鉞
樞之臣竭忠宣力之效不可也

皇上孝思純篤有臣功在

皇祖而忍令其寃宥之事與士庶無異乎近奉

嚴旨子孫不許紛紛陳乞夢龍係一品大臣軍功

懋著准致仕馳驛回籍有功無罪身後應得

卹典非希覬望外者比而先經撫按

題請慈于

龍飛首歲上疏奉

旨下部該部覆查履歷軍功皆已明確尤非遠年

混擾者比伏乞

天恩勅下吏禮二部卽爲照例查覆特加優卹臣

等真知夢龍在

國則爲忠臣居鄉則爲善人今其子孫如梁慈

輩皆孝謹有萬石之風而慈以父忠未白鬱

伊致疾遺榮里居臣等甚憐其志用是爲之

合詞以

請倘蒙

俯鑒臣等之非私特

准補給使天下萬世知

聖主卽天也善人必爲天道所與忠臣必爲

聖主所念其于勸臣厲世所裨益豈淺鮮哉臣等

不勝仰企翹望之至

天啓四年四月十八日上二十一日奉

聖旨梁夢龍既公舉忠勞且軍功已經勘明應得

卹典着該部照例題給

司官不肯爲用疏

奏爲司官不肯爲用請

旨詰責以尊

朝廷事臣聞孔子以冢宰爲成道之官其說在答

魯公之問政也曰人道敏政言用得其人則

人道成矣而後可以立政然必自處以道而

後能用入臣自入部見司官多缺有敬陳銓

政變通之宜一疏欲就近推補不拘資序及

一處不妨二人引他部郎中陸光祖等之調吏部及呂坤黃克念等之同邑同僚于二月二十日上疏已奉

旨允行矣蓋臣聞兵部職方司郎中鄒維璉之清方敢任久矣欲用之于考功以管外察而吳羽文之賢臣復不能舍也是以預爲之地及維璉用而羽文杜門求去臣不得已而上典銓不能用人之疏以二臣應否遵

旨到任爲

請節奉

聖旨鄒維璉吳羽文既說皆賢且奉旨點用着卽到任供職不得引避欽此于是維璉遂入稽勳司臣意羽文可以無去矣而求去益力及調維璉爲考功司郎中而維璉上疏力辭奉

聖旨鄒維璉着照舊供職小臣不得噴陳該部還嚴行申飭欽此臣意維璉可以供職矣而杜門不出也臣不得已而上疏議增司屬一員亦奉

聖旨依議行矣臣意二臣皆可以無去矣而聞其相繼出城以示決去之意臣于是乎絕望于二臣矣矣臣之所爲非創行也然必預請

旨而後行之二臣不遵也又爲至再至三請旨留之臣遭際

聖明擢至今官用賢乃其專責而乃一一潤竇宸嚴臣實自厭其瑣碎自愧其罷軟夙夜戰慄幸蒙

皇上鑒臣愚忠咸得

命而而臣竟不遵也且用一維璉而併逐羽文用一考功而併失職方欲拔茅而連茹乃刈

葵而傷根豈不痛哉維璉之疏自謂

君恩未報慙負天地而又恐孤心無解于人言是

寧負

天子之命父母不敢抗也父母之令朋友不能阻也二臣

遇

聖天子拔置榮嬰其父母寧敢令之辭避乎非惟
不敢令之辭避而已亦必幸其子之才而得
志也豈可長朋友而忘順親乎二臣之自處
幾不以道矣此通敵之相妨也所最可駭者
引章惇之攻蘇軾蔡京之錮司馬光等以爲
喻以致同鄉疑恨各出私揭唾弄汚詬遠
明禁而不顧遠近喧傳以爲怪事且人臣求去自
宜候
旨何乃輒自出城臣苦留之而曰不出城則人以
爲公之去矣
爲懸懸二官也夫
明時可懸豈爲一官哉二臣畏人言而背
明旨欲潔身而忘大義法宜參處但二臣自以爲
人所逐如拔眼中之釘必不得留逢人控訴
而不以告
君父不宜令之隱忍含糊以去爲終身不平之恨
千古不決之疑非成道之謂也伏祈
勅下二臣詰責何以不遵
明旨當英賢濟濟之時誰爲章惇誰爲蔡京明白

具
奏以候
聖明裁奪臣不勝愧赧懔息之至
天啓四年四月二十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卿乘至公補用司屬鄒維璉吳羽文有何迫
情輒欲決去本內引章惇蔡京所指何人俱着
明白具奏且用舍進退出自朝廷豈得抗旨潔
名成何法紀鄒維璉吳羽文查果候旨姑從寬
議罰如已徑行者照例重處不得姑息
奏爲哀病不能供職懇祈
聖慈允放事今年二月初十日臣上疏言臣年七
十有五老矣稍稍勞苦則病恐廢職業于禮
當去旋蒙
聖旨溫留臣卽出謝
恩視事迨至三月推陞大選教職四月卽推陞有
司及急選大選考覈給錄各官擬定官銜闈
發吏役諸事湊乎一時執簿查點手書姓名

凡二千餘人勞苦太過至二十五日事竣而
臣遂病頭目昏暈飲食嘔吐舊有腹痛之疾
遇寒輒發今當盛暑尚着春衣動卽流汗風
來感之冷浸肌骨輒復作痛得熱藥而愈又
成秘結衰殘至此王喬徒有丹訣扁鵲亦爲
庸醫先是擬以二十七日考試聽選監生而
臣先一日註籍今且半月矣四海九之人
集于

闕下冀得一官貧乏者甚多以臣杜門選授無時
萬人嗟怨臣心如何自安今部中之事必不
容緩者皆于私寓僉押用印臣昏憊日甚已
不能理至于會推大僚必不能出雖欲勉修
職業以報

聖恩而氣力已竭無可如何謹再疏求去伏祈
慈允如以臣忝爲大臣不忍遽放所有印移祈
命侍郎署掌以待新冢臣庶免曠官得以無罪而
去臣力疾陳詞中情悲慘伏惟
皇上憐之

天啓四年五月初十日上十三日奉

聖旨卿公忠任事倚眷方殷何遽稱疾言去部務
繁重日前會推選授等事更難稽緩卽出料理
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祈禱雨澤疏

奏爲祈禱雨澤事臣以老病求去奉

旨未允臣偃仰私寓已不能出方具疏再辭蒙

皇上以天氣久旱

遣臣分祭

社稷臣仰體
皇上憂民之心願竭螻蟻之誠奈臣頭目昏眩恒

如在醉夢中而又飲食爲害腹痛時作燥濕
不均起居無度既少清明之氣又乏強力之

容恐不能成禮以辱

欽命用是不得已干冒

宸嚴以求

改遣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爲此除另本求去外

天啓四年五月十八日晚十九日午刻奉

聖旨祭告期迫卿遵旨行禮不必改遣該部知道

老病已不能留疏

奏爲老病已不能留懇祈

聖慈先准辭印以無妨部務事臣比以老病上疏
永去蒙

聖旨卿公忠任事倚眷方殷何遽稱疾言去部務
繁重目前會推選授等事更難稽緩即出料理
慎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卽設香案扶曳叩

頭謝

恩復莊誦

聖旨感激流涕至蒙任事之

褒臣迂滯懦弱而叨掌邦治所謂統百官均四海
者也今百官何如四海何如念之卽當愧死

不必更言老病矣臣自壬戌蒙

恩陞太常寺卿及工部侍郎皆以老病疏辭其時

七十三也未蒙

俞允臣不敢固辭乃濯纓佩

環而來非不老不病也今七十五矣年則益老而

加之以勞苦安得不病臣雖忝列衣冠而天

性朴陋猶田野之人也不能爲巧言飾詞未

老決不言老未病決不言病但能任事決不

言不能今則真老真病矣食粟飲水皆屬勉

強安能任事卽如考試監生一事臣腹痛恒

不可忍頭暈便欲僵仆安能守之竟日篝燈

閱卷面定其職銜三四敢乃已于事而竣乎

諸臣多勲臣畱者壯健之人固不知老者之

苦也臣少年食人一飯至今不忘豈其能忘

聖恩但筋力已盡欲圖報而不能真無如之何耳

銓部之進退人材乃士風清濁民生休戚之

所關不容一日停閣今臣之杜門二十餘日

停閣甚多矣祈

皇上

命侍郎李騰芳署掌印務料理會推等事臣雖不

能畱然可以不悞

皇上之事庶幾無罪臣非求安逸也自古忠臣孝

子未有不勞苦者也惟至于年老不能勞苦

乃不得已而安逸耳故聖王制禮人臣七十而致仕苟非稟賦特異老而益壯者不忍強留乃敬之也非棄之也伏願

皇上行古聖王之道使臣以禮而去偷閒習靜蛙消禽戲以終天年臣不勝悲鳴懇籲之至

天啓四年五月十八日晚上十九日午時奉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定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繁重着該司官敦催即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

言官阻抑用賢疏

奏爲言官阻抑用賢甚可駭異不得已而籲天以撼孤憤事臣比者以老病再疏求去原非假托老病之人既無好懷而加之以畏人歎世憂毒熏心自不難于立枯豈復有富貴功名之念哉此臣之所以求去也奉

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望定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繁重着該司官敦催即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不

敢再辭卽謝

恩進部然惶恐殊甚臣之用人萬萬不敢徇私第衰年綿力身在風波震撼之中不能自立安能主持用人以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臣自入

朝卽聞鄒維璉之清方有爲繇兵部而調之吏部苦心費詞已見于前疏矣維璉江西人也江西道學節義之區臣意其同鄉必彈冠相慶也而給事中傅繼陳良訓等譏詬退之必欲其去已不可曉矣賴其鄉之先進委曲講解維璉乃到稽勳司任臣大喜自此無譚矣及調考功司而譚更甚傅繼遂上疏劾余都御史左光斗及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以爲邪臣此二臣非錄錄者也人皆知之無庸臣之稱譽也而又波及汪文言嗟乎過矣及御史袁化中等之疏出而是非已明維璉擬以五月初九日到考功司任臣益大喜而先一日

有御史張訥之疏曰躍冶之銓郎數煩

異命之招呼夫維璉之到任繇臣請

旨督趣不敢不從何謂躍冶招呼乃鴻臚寺之事

以

聖旨爲招呼出于何典此疏出而維璉遂不敢到

任章一辯疏求去臣又以抗

旨責之改于十五日到任其所覆諸疏折衷極其

明允而立意主于寬厚臣益大喜幾失此人

而陳良訓條陳錢糧言及人情奔競賄賂公

行每一番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空

三

計典必有一番管求及兇鉞亡命毀譽摩牙等語

維璉疑其誚已也而又向臣求去臣諭止之

以爲此時人情原自奔競譬如淫風流行之

時豈無靜女何忍以刺淫之詩爲已而作也

然考功司管計者也而又當大闕之後安得

無疑今外有橫夷內多賊民海宇騷離可謂

無象之亂矣爲臣子者宜念

皇上之憂辱同心戮力共濟時艱惟日不足臣自

三月初五日調用維璉今八十餘日矣而舌

戰未已是無時而已也畏人歎世之不服而

何暇營職且自此寧復敢用一人乎且維璉

而果邪人耶臣之用維璉而果以賄以馳耶

或左魏二臣而有私于維璉耶則宜指實明

參之今明知維璉之賢也其進非繇邪徑也

而但隱語嫚罵使之一日不得安其位臣亦

何能自安每相對黯然而無色好是正直而思

自塵之憂升于天階而有窮塗之哭豈不苦

哉臣以用賢之故而累及于正臣殃及于無

辜舉

空

三

國不平而臣靜默以待風波之定至今八十餘

日不爲不久矣事繇臣起又何所待而不言

乎將待左光斗等之去而後言耶臣老矣光

斗等皆壯年正宣力之時無可去之理臣自

無可終默之理況事起于臣臣亦何敢無言

輒以悞億之愚直陳于

君父之前萬不得已更煩

天語訓迪諸臣偕于大道左光斗魏大中鄒維璉

勿萌去志共襄

計典臣迂闊多事涸瀆

宸嚴至于再四自知無益于時徒使庶官不和非

惟老病而已臣自此不復有言矣伏惟

聖明察之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卿秉銓公正朕所鑒知鄒維璉既稱職得人

左光斗魏大中心迹自白都着照舊供職卿更

不必介意大臣凡事主持有何嫌疑可避以後

奏為老病必不能畱再辭印務懇祈

奏之三十一

奏

奏

再有挾私煩言阻撓銓政的卿便會同部院九

卿從公參處以杜紛擾

老病必不能畱疏

奏為老病必不能畱再辭印務懇祈

天慈矜允早放事臣屢疏求去非有他故也不過

以老病日甚而已老者數之將盡也病者生

之阽危也臣今兼之此不待言而當去者也

蒙

皇上再三畱之臣氣力獨竭暫寄人間已成無用

之物矣卽部考監生當在四月二十五日大

選以前因文選司人少事繁改于二十七日

而臣二十六日病不能出今且六月矣選人

多貧者凶年粟食不無餓殍卽不貧離卿遠

客冀得一官而杳無試期以臣之杜門而使

多人困苦臣則不祥之人也其他部務之停

闕不知其幾矣念之憂心若春臣老而加之

以病是秋葉將落而過之以風也而又加之

以廢時溺職之憂是申之以霜也

奏為老病必不能畱再辭印務懇祈

奏之三十一

奏

奏

皇上之畱臣非惟無益恐爲王舜鼎等之續

皇上或亦悔其放之不早耳吏部進退人材知人

之呼吸稍停便成結脉伏祈

皇上卽

命侍郎陳于廷署掌印務臣得稍安于心以苟延

旦夕而遂首丘之願臣千言萬語不過如此

皇上畱臣而臣已老已病自恨福薄命蹇不足以

當殊遇仰負

聖恩俯違夙心臨疏嗚咽更復何言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上初七日奉

聖旨國家多事正賴冢卿表率百僚勤修職業何又引疾求去部務殷繁昨又選謝社稷卿宜卽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老病已不能畱疏

奏爲老病已不能畱三懇

聖慈

准辭印務事臣昨蒙

皇上以久旱得雨

遣臣致祭

社稷五鼓詣壇選人擁集于門問臣進部否旣而

見其仍回私寓也曰我輩離家守候久矣有典盡承物者有竟日不食者有鬱鬱而歿者

不知何時乃得一官半職彼卽知臣之者病無所怨恨臣頑非木石狠非豺狼豈能不勤

心乎臣若力能進部何苦作此頑狠之事臣之杜門求去遵

旨而出也屢矣蓋以自試其精力而困憊不可支

奏爲懇祈

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立

賜生還以無久妨鈐政事臣自四月二十六日註

籍屢疏求去至于今兩月矣先是臣于六月

初十日上疏十二日復蒙

聖旨溫畱資以匪躬之誼臣叩頭流涕心肝摧剝

無何而聞

聖心拂鬱不敢具疏竊念禽獸之類亦皆有知臣

受

聖恩之

思如天如地欲報罔極而不知匪躬之誼吏部之

長兩月杜門百官四海之事稽悞無限人情

愁怨萬衆蒼蒼而臣亦不知也則是禽獸之

不若也臣七十五而始老老已遲矣元氣微

弱飲食起居調攝無術臟腑榮衛處處痛楚

兼之心血耗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

言旋卽忘之書之于紙并所書而忘之此與

木偶無異何匪躬之可言乎是以古聖人之

持輒復杜門至昨祭

社稷而還頭昏腹痛幾于斷絕如此之人豈可作
官而况任重典劇乎今大選已迫矣推陞急
選已太遲矣臣以婦人之仁念多人之苦當
食而歎伏枕而泣臣非敢求安逸也而力不
能勞苦也天不能使臣復壯奈之何哉臣力
疾望

闕叩頭祈

垂側恒立

蘇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命侍郎陳于廷署印理事以恤哀病之臣以活用

窮之士此卽如大旱之得甘雨也臣幸甚天
下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初十日上十二日奉

聖旨昨卿謝雨復命謂已進部何又有此奏大臣
忠君愛國誼切匪躬豈可動思引退銓務殷繁
卽如卿奏選人窮迫亦何能安佇望卽出慎勿
再陳該部知道

懇祈 聖恩憐老臣之性命疎

治天下仕者年七十而願致仕則聽之誠爲

其在世之日無多令得安閒以送餘齒此體
悉下情之至所以勸忠也且使其爲子者盡
愛日之養免皁魚之恨所以教孝也臣之妻
更老于臣惟有一子以諸生受

恩廕願通經書見臣卧則呻吟動則嗟嘆日夕祝
天保佑願得早歸今歲秋闈已不願入此亦
甚可憐憫伏祈

皇上卽放臣歸以印務

蘇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命侍郎陳于廷署掌料理會推及六月中推陞大

選等事至于御史楊建烈議論日多之疏奉
旨下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各官從公參看具奏
此事皆繇臣用一鄒維璉而遂累及左光斗
魏大中等其是非甚爲明白人人知之臣旣
必不能出矣聞左都御史孫瑋有脾胃之疾
尚須醫藥則參看無人使左光斗等進退維
谷羨浮雲而慕高鳥卽中書汪文言輔臣之
所題也賢者多與之游無端而納之于黑獄

之中亦宜結正其事以服人心此皆蒙從臣起臣不敢昧心畏人而不言均祈

聖明裁奪施行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忠清公正朕所深知倚眷正殷何可言去

近來議論煩雜鄒維璉一事牽扯多端殊非政

體卿部鑒別人才既云是非甚明不必會看左

光斗魏大中等都着安心供職汪文言父事王

安改名冒官竊弄賢愚焚惑視聽本當枷號示

懲儆

卷之二十

主

三

衆姑從輕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廷杖

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亦不許潛住京師

以後再有挾私挑激撓亂公論的卿便指名叅

來重處部務繁重會推大選擔誤已久卿宜遵

旨卽出視事慎勿再延該衙門知道

額 天求去疏

奏爲額

天求去以免無禮曠職之罪事臣以老病求去至

于再四

聖旨畱之愈溫愈切臣叩頭謝

恩初則不勝感激今則不勝恐懼

皇上隆禮大臣如此臣乃抗違不出是無禮也無

禮者誅雖

皇上憐其老而

赦之臣則有可誅之罪矣夫

皇上之畱臣豈以臣之情詞未懇切耶臣固自知

其行能垂劣不堪統均之任以此求去則須

懇切乃七十五歲之老臣如老牛之不可以

重

卷之二十

主

三

耕老馬之不可以駕強而使之立見其死耳

何必多言臣素有寒疾每冬輒苦腹痛今無

冬無夏往時猶少今晝夜常痛其他苦楚不

可勝言人生有老自宜如此非二賢之侵侮

也臣杜門六十餘日何所不思如精神力量

一毫可以勉出何苦冒無禮之罪臣非顧一

己之性命而忘

國家第舍性命而無益于

國家不可以爲忠耳昔齊臣陳不占有義而怯

勉強赴戰聞鐘鼓之聲而死漢人劉向作九

歎舉以爲譏謂齊無人而陳子不自量也臣

之自量審矣不敢使後世謂

聖朝無人臣猶陳不去部事愈益堆積代之者雖

不卧不休亦不能辦是又臣之罪也

皇上早放臣一日則臣之罪一日而悉解是王維

所謂日比

皇明猶自暗天齊

聖壽未爲多者也如

皇恩集公文集卷之二十

皇上以臣有罪而

賜之罷斥使大小臣工不敢無禮不敢曠職則更

有益于

國家臣必無一毫之怨也臣雀立而俟

恩命矣

天啓四年六月三十日上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敬慎懇切銓衡澄叙流品賴卿

秉公主持且會推久停選人鱗集杜門輟務必

不能安卿宜卽出視事以慰中外之望慎勿再

陳該部知道

蒙 恩再出力挽干進疏

奏爲蒙

恩再出力挽干進之習以救時危事臣以老病求

去非容一毫虛假也疏屢上

皇上屢畱之臣再有言不過老病二字惟有強出

供職耳臣之衰拙當此事勢艱危人情汚險

之時如牽罷牛而行荆棘泥淖之中亦苦極

矣不得復有所隱而不言今之士人以官爵

皇恩集公文集卷之三十

爲性命以鑽刺爲風俗以賄賂爲交際以囑

托爲當然以徇情爲盛德以請教爲謙厚聞

司官署選者每遇

朝退三五爲輩如牆而選畱之講陞講調講地方

講起用既唯阿矣則又有選畱者恒至監乾

舌敝而後脫比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

連名作書者謂之公書闔戶盈几占對不暇

蟠木而藉先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又爲

書切責之以爲違公論必如所求而使已然

則必欲司官力柱之乎臣

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強有力者不貴貴
不長長臣以阻抑用賢之故纔一分別是非
而惡聲已至區區司官彼視之猶雞肋也曾
不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之不暴強禦良亦
難矣臣嘗論之萬曆年間近于以強陵弱此
時之人近于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人皆爲
吏部財能買爵處處俱是傍門面皮世界書
帕長安兩淮運判周士顯居官殊多穢德久

趙忠貞公集卷之二十一

宅

不齒于士林立論故爲放言大得罪于名教
去年鑽陞南兵部主事臣入部之始已塗抹
其文憑近日太康知縣李之茂資俸已深既
稱母病得陞禮部主事矣俄而悔之托人以
百金饋臣仍欲考選士風如此公道業已滅
絕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鮮不剝民之脂膏以
求華靡民安得不困窮而作亂此劉宗周所
以耻之厭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畱之臣乃以
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積習不改外

察伊邇大貪大酷皆以書帕獲免如汪心淵
之事不肖者受賄而曲庇賢者聞聲而附和
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
無異適足以敗其手生而無寸補于

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閉之
宅墻垣頓擗蔓草滿地徐徐掃除當自門庭
始而慎選守舍之人則杜于進戒徇私是也
夫諸人之所口手而求者大半爲其鄉里耳
或其同年故舊要之不過兩京十三省之人

趙忠貞公集卷之二十一

宅

臣請發單于司官各與其鄉之在

朝者詳加品隲內而京堂外而兩司可爲卿貳者
可爲腹邊巡撫者部屬之中可爲腹邊司道
者可爲太守者可爲提學者推官知縣可行
取者可吏部者林下可起用者俱一一言其
居家之行誼蒞官之建明各造一冊其所知
他省直之官另爲一冊送之于臣旬日之內
而四海之人才盡在目中

朝退可以無言公書可以不作仕塗無搶攘之醜

聲文部免奴僕之賤役臣苦老病不能吐哺
求賢賴此可免聲贖司官卽爲舉主必不浸
漫而已倘所謂濁者清之路昏久得昭明乎
是未可知也如曲從請托不以告臣俸淺而
遽蹤轉望輕而擬超擢卽行奉處此等事前
至陸光祖饒爲之如臣屏勞必得

明旨而後武可禁也至于周士顯罷有餘辜李之
茂似宜改南京別部以示小懲臣以今日謝
恩入部矣臣之前疏惟願

皇上允放是以有所未敢盡言臣每早起趨

朝卽竟日昏眩不能飲食今六月推陞大選等事

敗于七月矣八月復當大選九月大遇教職

十月復當大選年內兩月外察期迫無復須

史之間恐力不能支竊欲

皇上免臣三六九之

朝遇

大禮

大慶及說選承

旨之類乃入班行敢昧死以

請臣下勝職保之至

天啓四年七月初七日上初九日奉

聖旨給事中公豈容私請卿直發弊端具見正已

率以復內外各官有賣緣囑托的指名來

併原書封進司官含忍曲從的一併查究其本

鄉官評不妨從公諮訪以備堂官參酌但不必

定擬造冊致有他碍周士顯已塗文憑卽當議

處李之茂私僞發露本當罷斥姑從願降三級

調外任用部務煩勞卿既苦眩暈朝參隨停不

必註籍該部知道

衰殘已不能畱疏

奏爲衰殘已不能畱所

賜歸骸以少存廉耻事臣自七十三歲蒙

皇上起之田間而爲太常卿工部侍郎臣素有腹

痛頭暈之疾再疏控辭未蒙

俞允臣感激

聖恩冒昧就列今七十有五年愈老而疾益深矣

四月間樞門兩月餘屢疏求去蒙

皇上屢簡之臣復冒昧入部今日趨侍

經筵禮畢叩頭不覺傾跌失容踉蹌而出臣不勝

惶恐竊念臣受

皇上知遇之隆千載罕值徒有報稱之心而精力

已竭

皇上親見其衰劣不能成禮必蒙

允放無俟多言惟願

皇上立從所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請無以大臣之體貌而稍靳之使部事堆積多官

勢怨臣且夕行矣不敢復任其責矣一觀

聖顏遂成永絕臣不勝哽塞懇望之至

天啓四年八月十二日上十五日奏

聖旨卿精神甚盛偶爾傾跌覽奏具見敬慎但何

至言去部務煩重目前惟陞大選會推繁要各

官不容少緩著卽出視事不必杜門該部知道

鼓舞士氣安民生疏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帝王所與共守國家者民也所與共安小民

者士也公卿大夫皆出于士士之所以爲士

者有士氣也士氣者剛也正也正而後剛剛

而後能久行其正二者皆陽氣也人無此氣

則爲鬼故虞廷正官黜陟幽明幽也者言其

爲鬼也古諺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此疾俗

之言也人以衣食之計乃仕而求富貴業已

不正夫焉得剛爲士者皆邪靡皆爲富貴衣

食誰能爲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奏為鼓舞士氣以維世道安民生事臣惟自古

國家安小民者故鼓舞士氣治天下之要道也

夫小民之氣亦不可摧折也摧折之則良民

僵而亂民橫况于士乎鼓舞士氣之道在教

之以重廉耻而輕富貴重廉耻而輕富貴則

可殺而不可辱乃可以爲士乃可以爲公卿

大夫而與之共安小民若使庸鄙之人以其

邪靡而得富貴據權勢則邪靡化而爲輕薄

不難侮大臣害耆德而況于卑弱小吏乎臣

屢言士大夫之躁競備極形容自知非長厚

之道誠見士習之極壞而願

皇上教之以重廉耻也邇來漸有清明之象矣惟是事有關於士氣民生甚切而人視之以爲緩甚爲易行而舉世不肯行者臺臣魏光緒所條陳正塗佐領非禮稱呼之禁是也向來府衛州縣佐貳首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臣所記憶萬曆年間濟南歲貢王之翰選爲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遽感心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竟死有志之士每多如此趙州選貢宋弘業選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爲老大人奉

旨下部覆

准通行矣弘業見巡撫遂稱老大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憤恚而病以死今臺臣之疏臣雖移咨都察院通行申飭上官必不肯行佐領等官誰肯以其性命將虎鬚者乎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門卽征

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朴急於星火俗言累印如釘切非虛語也夫潔已愛民者士君子之行也上官以奴僕待之而彼亦甘心爲奴僕乃以士君子之行望之豈可得乎公卿大夫皆與歲貢從芹泮起家者也命運有利有不利耳卽粟監起家太學其中不乏才士何忍凌辱之如此壞士風而害小民可勝道哉臣願

皇上

勅下都察院再行申飭勿復以

明旨爲虛喝爲上官者繹大易謙光之旨守尚書狎侮之戒待鄉貢若甲科待佐領若鄉貢粟監之官亦不得同於吏胥吏胥之中有卓然自立者卽以正塗之禮禮之昔陸光祖掌銓曾陞趙蛟楊果爲知縣矣用人豈可以資格拘哉如此將人人感奮潔已愛民而猶有貪肆害民者非人類也宜卽驅逐之甚者提問追賊不必留之以待部中劣轉使久爲民害

也臣因是而歎天下鮮雅達之人也今方用武之時而文吏之尊大益甚大將受制於道府指揮而下皆奴僕也而奔走如風應答如雷其態更醜此舉世所以解將才而遼左所以無軍功也有封疆之責者何可不思所以鼓舞之乎臣不必越俎而多談也伏祈

聖明覽察如以為可容臣通行各撫按刊刻書冊編發府州縣永久遵行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上三十日奉

聖旨奉 諭 卷之二

全

聖旨佐領甲官近民易為病利覽卿奏甚得激勸之法便着都察院行各督撫巡按官甄別禮儀果廉幹稱職即獎薦優擢仍一面報部不得差轉其食肆不簡媚上病民的不時斥逐還着刊冊申論武職官優待一體行

年老智昏認罪求去疏

奏為年老智昏認罪求去叩懇

聖慈憐憫事昨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為御史陳九疇所參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

相

奏辯奉

旨部院看議臣會同左都御史高攀龍等看議臣實主奏言陳九疇之非是而無所處分奉

聖旨陳九疇所參論謝應祥於魏大中有師生之雅奈亂朝政事屬自欺且去輔前以門牆招議今魏大中欺朕冲幼把持會擢敢以朝廷封疆為師報德好生恣肆可惡及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囂互相攻訐成何政體本當重處姑從輕魏大中夏嘉遇陳九疇各降三級俱調外任爾你每部院大臣奉旨看議何必含糊偏袒委曲調停以後還着遵奉新諭一體申飭行如有仍蹈前轍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併重處該部院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愧耻不勝恐懼自惟老耄以至于此曩者臣之所以力求解免誠自知之審也夫智着血氣之榮也血氣既衰則智慮自短臣本愚人老而倔強其見未必真而恒自信其知人亦未必真而恒信人不

爲羣議所奪頃山西巡撫員缺多爲郭尚友
求之者臣聞其厚饋前科臣却之而又至故
不敢推而信謝應祥之沉靜可以有爲特與
員外夏嘉遇言而推之絕未與魏大中言也
然大中之峻潔必不行私嘉遇之忠耿必不
可私于臣夢寐亦信之而惟以陳九疇爲非
是第以言官非可輕處先年房寰之論海瑞
亦未嘗處也竟姑置之

謂臣含糊調停此臣之罪也雖百家無以自
解矣至于朋謀結黨此智者之所能非臣之
所能也夫結黨者必欲其衆而臣之所取者
皆單子違衆之人此樹敵之道安能結黨臣
血氣日衰于一日智識日昏于一日曩者求
去如蒙

皇上允放則無今日之謬誤若濡需不去恐得罪

益甚有負

恩禮非所以重

朝廷光史冊也伏推

皇上憐其老矜其愚

寬斧鉞之誅立

賜允故豈惟臣免于辱殆亦可以息譴譁而全

國體臣不勝呼

天祝願之至

天啓四年十月十四日上十六日奉

聖旨

許朝疏

奏爲

辭朝事臣以老病屢疏求歸近日精力極衰病苦

極甚昏憤遺忘言動多妄亦自厭其陳人矣

伏蒙

聖恩

准臣回籍調理臣服官二載悖謬多端

皇上念其篤老

憐其無知不治其罪俾得遂其首丘之願臣病久

無力慮恐傾跌不能趨

朝謹令家人扶曳至

大明門外叩頭上疏

辭朝即日行矣翹望

闕庭涕泗交流感激

天恩莫知所報惟日夜祝我

皇上

聖壽與

皇圖俱萬萬年臣無任瞻依嗵俊之至

天啓四年十月十九日上

本集卷之二十一

李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鄒上趙南星夢白 著

玉峯顧錫疇九疇 閱

雲陽姜大受抱宏 校

尺牘

與申相公老師

自乙亥奉書迄今未暇一詞于左右誠不敢數以無用小札溷侍者垂答也茲者聞老師入相府星不勝忻躍老師挺命世之才抱伊周之具而襟度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夷曠冲謙喜士此古所稱休休有容者矣相于何有然星也不敢專于頌美而不設一言夫天地之化溫溫煦煦氤氲沕穆其被于人神藥形茹昏而善卧者春之氣也嚴肅晃朗雲歛天高其被于人耳目聰明筋骨強勁者秋之氣也然草木之榮謝殊異人情之悲樂相反者義不若仁威不若恩此其效矣洪範有之高明柔克此之謂也故相天下者雖智超乎一世學掩乎千代必有朴直遲頓之度惻隱愛人之心以之植德則宏以之推賢則公

以之敷政則適以之持法則恕斯可以相天下矣邇者朝政精明威險四表罔不震惕而風雨垂時民氣不樂衣食鮮少盜賊充斥又犴狴之囚畏刃刺腹獄吏稍不加嚴輒脫而去有司者懼見謫罰往往以捶楚斃之失人和而激天怒此其甚者也法今滋彰盜賊多有豈不信哉竊意今之天下第復故令除新法公卿百執事存公道誠心而効之國家斯宴然無爲而四海寧謐社稷益安是伊周不足爲而蕭曹可羞稱也不然恐國家之元氣將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自是傷有不勝其可憂者矣夫周公下白屋之士齊桓延九九之術皆爲責任隆大求謹言以自輔也星至愚陋然薄游于外天下理亂之真乃所親見又山老師門下徒區區以寒暄常言聞之左右豈不耻哉故畧陳其鄙陋之愚心惟老師察焉與艾先生

君錫至汝南稱有使自隴來知老師創已平得中丞侯公尚高義相與深結無所可慮星殊用爲慰蓋君錫以鄒僉憲之請將之大梁過汝南故今在

汝甫云古稱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非獨性不可易天地神明必有陰呵護之者探虎穴犯龍領而不死豈徒有幸哉且生非形貌之謂也貴非弗見之謂也形貌而已者苦生也弗見而已者虛貴也如此而稱愉快者是好酒而飲敗酒好肉而啖腐鼠也故王貽之兀左氏之眇常人卽有萬目千足胡可與之爭雄雖有所以君形老也昔者從老師講業滄沱之上未嘗不以古豪傑相期今老師業已無愧天地之間足施後世矣星旣不能抗節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與趙定宇

古有之知而復知是謂重知今世之人無不知足下者假令僕復爲游說之詞稱足下因以求交將爲王書者所笑抑知固有淺深庸衆人之知豪傑徒以耳其敬之也以貌豈惟以貌又以名位在顛沛流落之中則忽之矣有權奸目指其上則中傷

以投之矣繇斯以談蓋未嘗知之敬之也宇宙濁穢其中有清氣之真也而離于濁穢故名爲道道息則宇宙朽敗矣故世不絕賢人君子而庸衆人常多則其濁穢之本然無足怪也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氣之同也豈在乎把臂終身哉雖東夷西夷若分形億千萬世若傳星不佞不自知其爲庸衆人而以爲與足下偶同氣也方其遠于足下以爲氣苟同不必求姓名之通乃足下之北上取道天津而星適在此望見顏色有日矣貌不過常人恐左右者有子羽之失又口舌甚鈍不若手之能自達也敢先以書謁足下于塗星鶴立俟足下矣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與大司寇潘公

往者星司理汝南備屬吏于老師星奉職無狀靡協于本朝之檢式獨守所奉教于君子者無敢失墜免于貪憚嚴駟以速官謗至逐時巧進事亦自信無有如斯而已然疏節無所短長日憫然懼選于時乃者師過聽察舉以爲非不肖雖徵書下郡

國以平平耳度不得列以星之多遇不見選又得入爲司農曹與長安貴游齒則老師之有大造于星也星何敢忘山川悠阻兼之遼邇下吏未能通一介之使于執訊久矣詩不云乎中心藏之言未抒也茲敢俾使布其腹心不腆土實以侑尺素惟老師矜其不敏而幸納之

與石東泉公

始者不肖以爲天日沉矣狼子橫行疾狗成市不知所終矣誠不虞有今日明公復入長安也天下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如明公者幾何人可一日去朝著哉然非世道載清邪黨夷燬則亦何能一日容明公也醜正惡直實蕃有徒言之凜凜有餘懼焉不日當事者且以明公開府四方斯于明公之奇足展緒餘矣然天下之患在士風遲輟無捍論人者取脂韋而非節義進言者拾瑣細而遺赫赫得明公者羽儀其上庶幾可以振起頽風否則夷狄跳梁挾我無將與兵貪冒無已欲罔不瞻時復度劉劫掠粗載徐歸邊人之目未乾而捷書騁上將帥以次受重賞有

緯微侯之印者矣今稍稍發露然僞勝真敗等耳將來之患有不可言者非得明公其人者往未見其有豸也斯三者卽明公不得知是在當事之意是在社稷之祚不肖日夜祝之循次守局日用之而已非所以待明公也不肖竊爲世道計慮如此乃明公則何不可者時事多虞不肖所仰恃者無踰明公願明公良食

與吳復菴

星趙郡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

趙忠齋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

泰華邇其不適也而明公乃過聽不以星爲陋假塗海上先三日而惠之以數尺之書若曰其取之友籍久矣今且見之使欵門門者謂有明公書星疑且駭啟函讀之乃嘆乃喜不可量旣而乃惕然以省無何而明公已至則倒冠以往輒忘其齒位之卑與明公剖心而盟不敢自它而明公遂結以朱顏若數十年編席之權杯酒深言夜分乃罷星十是乃益嘆乃益喜不可量乃益惕然以省夫星趙郡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泰

華即婁不適也而明公乃誦指而交于星此銅鞮
伯華之行而明公行之故嘆夫天下固貴明公之
言而明公亦自貴豈妄許可哉且亦何私于星也
意者星結髮組修無大罪整章徽故喜不可量夫
明公業已許可星矣脫異日以窮以老而有不肖
之心爲魂淒纖疵之行天下之爲禽鹿者非一人
也無寧使人謂我爾故不肖而害吳公之知人是
倍不肖也故惕然以省然則明公之貺星者至厚
矣星何以報恩惟深自砥厲無敢自舍異日者明

龍馬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七

公爲國春秋星遙名焉曰其人與余善則星之幸
大矣尚冀明公矜其憊愚而時督恭之也

與趙定宇

日者辱明公傾蓋之權又贈之以言異日者明公
成一代之史不肖庶幾附名而施後世非所敢望
也然敢不自振以報知己貴鄉管君志道不肖與
之無半面之識然聞其人博學繁行其所陳治世
之法皆久遠難行然持論高今天下無孔子周公
未嘗不言孔子周公也豈可非哉而論者且爲狂

龍馬集卷之三

卷之三

八

妄昔蓋寬饒上書至欲人主行禪位事不以貶名
管君言雖迂視此何如哉要不失爲奇士卽其言
不用與故希相之指而言裁省言綜核釀成禍亂
騷動海內者異矣亦有何罪而大計黜之終身禁
錮比之四凶豈不甚哉且其黜之也又以提舉夫
以其官黜者謂其人爲斯官不才或老疾不可爲
斯官管君未嘗爲一日提舉而曰有疾提舉何以
服天下哉今之人動則曰管生狂夫卽其言狂官
常未玷奈何以言黜之他言者豈皆臯陶伯益耶
不然則曰考察所斥不可開復用之端嗟乎醉人
之罵非必下愚獬狗之吠寧赦君子以法付之匪
人藉以害善人而曰是法也法哉有劍于此主人
以付之屬養曰爲我擊盜賊乃舍盜賊而殺無罪
曰此固主人之所付劍也殺人者不必償劍則誠
主人之劍也豈欲其殺無罪哉今所云考察者何
以異此卽管君之事世之無罪而見害者多矣以
明公在位而不爲同鄉之奇士一明其冤緩急之
益何以望他人哉聞管君自處亢同鄉多非之者

而惟明公數人知之故敢以告之明公幸明公垂意夫明公無不爲管君計者不肖越國而侵長者之權誠過不肖不識管君而又非同鄉乃亦寬之以此明明公之爲管君計者至公也

答于前渚

世之交情有厚者矣真爲難有真者矣相與于道誼之中爲難此無異故已固不真也已固罔得于道誼也而安能以與人若門下者其庶幾哉古之所稱素交者乎第愧星之不肖不足以當惠顧耳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夏中之晤得歲夙好輒復判去我心悠悠可如之何辱諭知同之矣門下三年考最名實粹然奕然足慰故人匪敢爲佞也別幾何時再辱大況殊非所宜使至值曹務方劇短裁附謝不能羅縷

答陳南濱

世之稱御史臺者必以風霜爲擬亦用桂後惠文足矣而門下咨咨念遠人之抗敝此豈可爲常人道哉以門下之鴻才鉅抱而仁心爲質乘可以風霜之權而雨露之何草木之不濡也遠人幸矣夫

遠人者世所用以假戰功而博富貴者也其疾首已久固宜得門下哉願門下益昭德音以享神人使世之人知御史臺非徒惠文而已所以慰故人者甚厚

答徐總戎

承翰教以推結之厚爲念僕豈能爲門下重也僕每見世之爲縉紳者遇武將不論賢愚一槩輕之僕每以爲笑由文字起家者其上焉者負卿相之器功與爲將者等耳次焉者華言華服以媚于世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

坐而取富貴下焉者行能錄錄徒爲公家百姓之害此輩見一虜一倭便溺輒下禽鹿而冠者耳乃欲輕爲將者何不取漢史觀狄山事也如門下者夙有平倭之功近日在越中定兵民之變膽智聞于天下以門下之爲人今稍有知者見之自當識其奇士僕誠私心壯之今門下受當事知甚深卒伍聞高名久無不聽命此易爲勲業宜以赤心報國一洗近日邊臣欺罔之習摧破強胡取通侯斗大印僕平生所見人實門下能望此耳願門下努

力王君亂相譚兵其精門不思一推轂乎

答錢大府

往者聞青田之事權奸欲傳致重典主刑者奉命
惟謹而門下力以爲不可竟引去鄙人私竊高之
夫權奸之流毒天下固也倘爲縉紳者皆能執義
不回若門下處青田之事彼亦安能盡取滿朝之
人而殺之哉富貴繁念頓失人心願指氣使不異
負養之于其主以致權奸之惡益長而已亦不得
復齒于人類謹厚者亦爲之矣此鄙人之所以三
題思載公之集

卷之二

十一

款于門下以爲不可及也久願求交而翰教先至
輒布區區

答許大參

門下以摩雲之翮困于早栖有識之士揜擊不平
舊矣茲者群鴉息喙清議稍出當事者以東藩寄
門下此治平之符彩而大受之發軔也星能爲國
家賀耳而門下若以星能効游揚之力者星名賤
牛毛位在末班何能爲復從有汗顏謹謝命之辱

答張還樸

星時從薦紳中開門下治行關中寨二也而魏仲
子懋權使關中來亟稱入渭南治狀有異因言與
門下月夜城上飲甚歡此君知人精眇于舉世罕
所許可其談門下之誼溢于詞甘于色星信其言
不以萬人易也因益知門下非他人比乃門下安
所謬聽以星爲足數而滿被婁及之哉來論謂未
脫燕趙氣習豈薄燕趙耶世之人烟視媚行而誘
富貴者衆矣求一忼慨節使如燕趙之士豈可得
哉此星之所願匍匐而拜者也願典門下共勉之
題思載公之集

卷之二

十二

與申老師

日者奉書特在門牆率爾妄語無所辟忌辱老師
不棄狂斐答以溫言誘進之意懇懇甚篤長跪讀
之如親聆教唾恍然以喜已復黥然以思也待罪
汝南忽及考績于名實毫無所効殊切苟祿之愧
至乃矢志首公砥礪名行以求不爲門牆之玷則
或懷懷庶幾焉孤堅椎會文質靡底兼之簿領爲
勞夙有狗馬之病今復轉甚據津履要策崇垂鴻
固非其任哉抑亦無此心矣以老師覆露早得一

省曹時與二三子重聽講席優游養德暫息短翮以俟再舉此星之腹心匪敢爲謾也惟老師察幸

答傅慎所

當逆臣獨焉震忿之時豈知門下復入朝耶無論復入朝豈知門下能至今日耶官鄰金虎之勢一旦漸減妻子之命危于日及向之得罪者皆珮纓而踐文石之陛豈不快哉門下何遽移病歸也夙知門下有足疾此自無害而頗不便于人事門下亮非得已當事者亦遂不以常套強留門下矣惟

趙忠齋公三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門下爲吾道自愛翹首南雲不勝馳戀

與陳心老

星卽鄂之鄙人也少而學于京師時從交游中聞明公抗志節義挾日月而懷霜雪有伯夷子魚之風則私心慕之旣而明公迂賊臣意引去星益有知益得交于學士大夫與之譚世之所謂賢豪長者至明公無不折心仰服星雖未見明公而精神嚮注口吻嘆羨不知其非舊交也乃者天去國家之疾明公起而復興銓衡而星也得忝末班接光

承音有日矣星後生小子不宜喋喋濶詞僭自依附竊聞之古之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星雖不肖不敢猥自菲薄輒布區區之愚心私告于下執事星無任延佇高馳之至

答蘇見章

往者尊駕發自都門星其時抱犬馬之恙未能一送願行之左罪歎至今每念老師玄髮遺榮翛然飛遜此作者之朗識末世之所希也星以老師夙昔吹噓謬塵清秩所中夜凜凜者非獨稱塞無術

趙忠齋公三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恐羞知己方今氣邪久盛暫息復揚人懷險志伺間而發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星旣無匡時之能亦無合汙之性而竊祿仰事不能拂衣心甚愧之乃知昔人陸沉金馬之云直強顏耳辱教輒布腹心不敢作寒暄語風塵願言自愛

答周山泉

星不肖實有天幸所從游多賢豪長者而江以西斌斌焉若張洪陽徐孺東傳慎所諸公星皆得締莫逆之交以是聞明德高誼甚悉比叨達銓司則

門下舊游地窳窳共推門下若古人星益與執鞭
之思矣辱念同署之誼遠惠德音相勉于者力扶
世自非流俗作寒暄套語相護諛者比星幸甚感
甚願與門下定神交自今日始惟時賜教言

答李漸菴公

明公德音休暢繫望中外留守之寄與情所共服
也乃明公猶以南徒之遽未得者力潛事以民之
供應爲念仰見大君子之用心報國之篤也憂民
之殷也豈與世之歎老嗟卑者同乎哉有官君子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咸若明公之心海內何至玩愒乎詩不云乎高山
仰止

答張弘軒公

日者明公爲大京兆時星以邑子未進雖時懷刺
至門而明公處紛劇之中司候未至竟莫能一覲
玉度聆音指星之簡頗無狀極矣然平晝私計海
內之名公偉人重德有畧足戴異斯世者則必曰
明公星甚陋不足以知之其誠者于心無訾詞焉
至乃再辱長者惠書先之則以憲府清嚴不敢以

尺一輕入也星少慕鄉里節俠之行壯晤明公諸
賢之誼未嘗不憬然願之而質孱材短無所寡得
幸明公以爲可與語而收之當濯志竦神以聽誨
言冀以不終錄錄星之蓄志也問于不能星何以
仰副明德

答茹歷山

天津之會密坐深浮共譚底裏宵分乃罷大快哉
百年之中此權得幾殊不可忘遠辱翰教忽若面
語弟之疏拙門下所知謬處非望相知大都謬許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耳門下愛我我獨教我善自處嫌忌之地也弟不
佞穢疵闢革之行萬不敢爲第狹中無術畧懼不
免于素餐之譏惟門下時惠德音星不勝慙慙

答王嶠竹

往者星從門下游長安也長安之中車震空塵覆
雲而門下知有星以爲人而物色之邂逅之間視
以肝膽無何而門下之天雄矣星亦移病里中猶
幸密邇台座動定易聞也惟門下以公輔之具屈
于一路洽平立輟有效矣星曷能一詞之設獨勉

魏之間累年不登民無赤米而有司罕良非昏則
墨殊塵門下之慮耳畧陳愚心惟照察不盡

答李雍野

通籍之始獲覲玉顏解携至今姓名不至于主書
者積有年矣而翰教遠墜出意望之所不至非獨
翁丈年誼之隆乃若有取于弟者以翁丈之鴻猷
神識弟之散材宜過而不顧何乃彌久而不忘也
茲豈特顧問之常乎雖欲無感激弗可得已歲之
不易所至而然非惟翁丈所莅天之爲災人欲救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

之爲力幾何乃人復爲災民命奈何不厭他處吾
不知矣趙魏之間貪吏接踵上官毫不之知蓋上
下相蒙久矣數累而至直至大夫求之耳目勢難
可得當是時天卽日雨金亦歸吏囊民不得有也
可不悲哉故爲今之計盡去人災然後可罪歲耳
世道日頽士習民風極僞恐他處亦若趙魏乎因
翁丈惻然念民之敝感德之深不敢以他人竿牘
爲比輒吐其唱愚之愚

答呂渭陽

邑事就緒士民相安幸甚幸甚南中之人好興口
事自昔而然以門下厚德一切本之真心行之以
詳審出之以和平而又明白簡易令吾之心事如
揭日月兒童婦女皆可共見彼雖欲妄鳴固弗得
已鳳洲王公賢豪長者必不欺人然鄉邦之事端
言之則必有不便于人者將並受謗規磨之說又
問者之所不欲得也叩之宜密而過之宜疏在門
下自有定見也何如

答胡雅齋公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星自弱冠學于京師則業辱明公之知忘其卑賤
磨折而下之釋褐之後隨牒將之汝南復承寵餞
星之揆邀不知何緣得比于明公可勝感數一別
之後竟無隻字起居推轂之人生于捲轡草野無
文如此非能若昔賢之無書政府也不者白屋之
士而自它周公曾不知尊貴掩于道德豈人也哉
茲者明公再入而秉國計而星方以先慈之憂筑
筑廬居深惟罪戾不可爲人而明公篤念舊誼冀
唁遠及星誠愧悚無地謹對使者北嚮叩謝仰惟

垂照星無任悲慕踟躕之至

答李于田

久不得足下問以爲試士無暇耳詎知有年祖母之變耶梵疾之人素交之誼何堪承此足下至性又何以堪也雖然年祖母懷芬蹈烈名甄于熙朝而慶流于來裔春秋既高乘化而往復何恨哉足下以星爲有文命之立傳夫星也非有文者也非獨不能文也平生意不在文今更意不在文也已矣何則文者但喜也長主于佞人求媚觀文人之

龍溪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七

所讚述即賢人塞朝野而英靈滿幽塗矣鬚眉既具奈何如此星是以耻而不爲也矧自先慈之變遂成病夫萬念俱落飲水啜菽皆爲贅事何文之能爲雖然年祖母之節昭若日月可以讚述而無愧星生同時居同地知之既審而不表于來世是星之罪也豈特與足下親交通家子之私感而已又安得以病懶不文爲解

與張還樸

不孝之神交于門下久矣所未接者形耳然繫心

左右時司動定凡門下口事之由及其主名一一知之高才見忌直道難容自古而然矣何足怪哉旣而得門下侍養疏則又深以爲慰小人之螫君子不過欲其憤惋熱中而傍觀爲快耳不知君子者神有所止不爲物移窮通險易皆有不可勝爲之事何暇他求而又何者爲樂境何者可熱中也夫是以小人之計窮豈惟小人卽造化之計亦窮矣夫是之謂豪傑非門下孰能與于此此不孝之所以形留而神注者也梵梵在疚他人不暇聞問

龍溪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不能併忘門下謹遣一介奉候幸賜誨言

與王四槐

往者曾具少字托義州衛李經歷奉候無何而門下被誣未得達也達東之事天下舉知之廟堂知之天地神明知之大都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肯爲今之人行萬不義殺萬不辜而得一官無不爭爲之而門下能爲所不爲此自足無愧彼棄天理賊善良以博片時之富貴貽無窮之惡聲是非明甚計門下思及于此必掀

髯長笑也鴟鵂之志不越腐鼠焉知豪傑之所爲哉梵寂之中遣使甚難適吳相士來云將之左右輒藉以爲晨風不孝愁病之態相士能道之也

答周元孚

少愚兄以兄五月廿四日書至渠既行而薛丞所寄書帛亦至知兄念我非言所悉弟之憂苦難可忍言聊以重生之心發大忍心強顏禽食復齒于人今且竟禪矣臚中氣損言語無力鬚髮漸多白者卽貪人至此名利之心當亦日減而署中有循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例避去者以家君之命踐霜北上有期矣人生生死進退無一不難乃知昔人無入不得之云蓋亦較之愁苦無聊仰藥沉水者差有間耳自非病狂安能處傷心而不動耶弟幼處順境乍離慈母不知所爲兄數罹骨肉之變乃嫂復中捐何以自遣譚空說幻何足以解惟無可奈何之語鄙而甚真情不可禁一哭而絕耶則亦無恨一哭而不絕耶則一哭足以盡心矣何必再也至兄爲悼亡諸篇不知何以屬思置筆猶庶幾乎哀而不傷之意弟

遂情與都盡可憐也少愚落第南還不能過我自栢卿使人索答書匆匆作此管登之答書遂不暇作當覓便耳致耳孫文融動定曾聞之馬廬州如兄所云

答饒北宗

星至愚無所知獨能自知推鈍近質蓬脆近通其實非也以是古道時局皆無所合何足以用于世馳不朽之塗然一念顛愚之誠願交于世之賢豪長者世之賢豪長者亦往往信之癸未司倉天津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過張洪陽太史問以所知名士至門下曰此大受之器星聞而心藏之猶記其時八月既望也無何而星叨改銓司之達得望見芝宇爲快沉于冗劇未能詣前請益無何而門下有順德之命矣星其時不知門下之有意于星也今乃知門下之有意于星第以其濫于貴游而時懶慢自遂若世之多其腐鼠者此差可念然不能使世之賢豪長者志其濫于貴游則積誠之未至而聲氣之不足以相召也重自愧矣往者先慈之變門下儼然弔之于

此見門下信天符而形迹有所不事舉于小禮而緩急不忘星雖不肖平生與人交正如非敢以造膝咕囁爲親密也門下高名久次不日且入而司直天門矣道微人窮時事可畏所賴于門下者甚重星之不肖願門下納之同氣之中引其所不逮而撤其謬戾以不忝爲人所賴于門下者亦甚重惟門下念之

答許南台

僕世之大愚也獨自知甚審所自摘披無所掃興
范昂教公文集 卷之二 一
他人無二疏節若大淺中若直觸事奮信若俠習流說而不醇若通譬之濫竿不可一一而聽也乃足下亶就其似未察其實而推許之過知足下非欺人者天津之會僕方病寒接足下數語輒散然固不在久僕知足下有用世大畧矣士不虛附名不虛立作吏者得一曉事人最難故所在涇雜臭穢不可忍視足下甫下車卽爲掃滌此自人情何得云下急乎豈茲服入牛場中乃爲長厚也僕不自揣夙有遠志而才不足以副之又發言往往無

當敢不拜足下之明規

答歐崙山

僕于文詞若其于酒對客撫景未嘗不食而意不存焉今之詞盟足下實執牛耳何有于僕而尺書遠至引置同好之中此自無不可然非其業矣僕平生無恒好不過旬日輒厭之乃見下之好詞賦愈久愈篤此蓋天性有獨覺其雋永者宜其精矜絕人也足下何遽求歸必有卓見僕不敢置喙然僕與足下當何時一傾蓋語乎佳刻詩扇俱至附
范昂教公文集 卷之二 一
謝

答張助甫

數日之內兩得足下與乾甫書見甫復至與僕據壚雄飲若朗陵時情緣幕繁千里非遙乃知棠棣之詩未之思也僕之疎慵嗣宗退舍而山公謬聽俾座清舉思所者力自効免于友朋之責惟足下時督恭我無令耘隊爲同袍之羞楚氛乍澄自日載杲四裔流人稍稍復次其遠者尚未至僕何人斯而謂收之晚耶

答熙亭老師

賊臣燎天之勢一旦爲二豎所殺五內俱腐化爲黑水諸子實有陰恨淫酒不哭木驟將及于宗老師起自胥靡爲大光祿而星以得師雖材術錄錄能以苛節自固亦爲主爵所知拔置高選謂天無知則吾不敢信乃老師方舟巫峽竟以觸石喪厥壤子而往者賊臣之棺度寶應湖颶風搖山魚龍播揚千艘俱沉積屍成梁而彼人之舟獨得無恙諸猶俱在無一死者謂天有知則吾又不敢信總

道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之天實夢夢無與人事君子盡其在我亦何與天事哉太夫人旣以忉怛不欲北上自宜扶歸里中不敢勸駕往者者師在戍星貽書以爲不宜念家今亦宜忘死子旣已破矣顧之何益此非無情乃有情之極也虛已游世以期大受星不敏敢不勉旃以副厚望形遠神邇臨風如見餘生尚富瞻覲有期

答陳光宇侍御

星巖栖時聞有譚台臺洛川之政者視邑允若厥

家利靡伏而不興害靡纖而不滌所勞晝皆百世之計星甚怡懌歎服卽台臺所以宰天下可見于斯矣以修能貫之赤心其造福于生民所謂運之掌上者也漕輓係國計民生甚重得台臺繡斧臨之所裨益豈微哉枉翰教以獲見情懷爲幸敬此奉復

答周衡陽巡撫

河南爲國家重地天數降災民生墊隘誠如來諭夫惟重地也者民生墊隘也者廟堂乃以門下撫之而門下惘然深念求所以造福于民者問及鄙人星鄙人星何足以副至意禹稷視民饑溺由已非徒以貴任之所在也彼其視民之疾苦真有愧然子心者若徒以爲吾責則然則必有不盡其心者矣非門下大仁人其孰能望焉

答周山泉巡撫

古所貴師友之益者非能改骨易腸化跼蹐爲由夷也惟是羞惡之心愚人亦有犖麤之耻以見子都夫旣慕賢豪之槩而入之往來稱交與矣一旦

而毀節捐行競于利欲卽不見顯絕能無愧乎由斯釋之苟能反已內視周孔皆如親炙顏閔何異同游而况並世聞聲者哉門下所云神交不必接席誠然哉第星之不肖乃數爲大君子所不鄙以引善端而杜邪徑不謂之夙緣天幸不可也星也卽欲自棄固不敢矣門下問俗入閩必能立致熙樂世運所至稱心實難惟自盡此心獨知無愧古聖賢當亦不過如此耳肅此爲復

答下衡嶽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傾蓋非相知之始也相見之始也鄙人之于門下是矣夫是以坐甫定輒露肝鬲問所不知以非門下無從聞之也辱教可勝感激肅此附謝不日徵書且下矣翹俟晤言不盡

答毛文源侍御

中州天人爲普民窮事充誠如來論天之肯則數之值也人之肯又助之何爲者哉則門下能多之矣凡民之窮陽于攫金陰于穿窬皆肯也攫金而獲則盜不敢問則清穿窬之名往往如公儀皆肯

也夫肯也者災也妖也由前爲災由後爲妖以門下之公明臨之白日揚光靈場失威矣書曰保后胥慙鮮以不浮于天時非門下孰望焉

答何中策侍御

星幕左右之誼久矣乃者台臺繡斧之趙魏間星因以賓萌之誼得伏謁于門下仰見大度誠心居然仁人君子也則重爲趙魏之民慶幸承教知己受代及惠條約讀之至惡貪賊之吏誓不與共理所至延問父老民之疾苦令得盡言善哉乎約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星不佞僭嘗謂今天下之敝也以當事者無知人安民之志也吏治以僞相蒙司舉刺者第監司之言是據耳若曰有疏上而不報可者乎何論虛實知人實難稍稍省見群更上下其議論而物色之猶或獎焉以爲是憂威重何能立樹下與野老語乎蓋世之談惠文之職者皆以秋霜爲此此夫詞人所以謬譽摯諂者也不云代人主巡守乎古之人主省耕歛于田間至以九重親行之此古之民所以幸爲之民者也斯道也久微矣而台臺毅然

行之詎非趙魏之幸哉星也妄有憂世之志而睹
大君子力行古道不覺喋喋于長者之前臨筆不
勝仰慕之至

答張仁軒

高鳳老忤來枉沐翰教悵然者久之鄙人爲台臺
之累餘二年而未已也已丑之事台臺苦心縉紳
舉知之祠部寧不知耶且泰祠仰者鍾龍老也而
必攻台臺何哉同鄉卽相爲不顧是非黃縣長山
何如總之世人皆如此可爲一笑鄙人叨補署中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

自惟黥淺病劣當此夷之初旦台臺且有還心鄙
人何敢不自量而冒進乎業上書堂翁求避賢路
惟台臺相見明其不欺而贊成之至望

與陸五臺太宰

趙州得奉尊顏承音旨甚慰偶聞玉體違和旋已
平善暫息南宮不知果否竊念明台所至接引後
進畢景坐譚所謂無緣之慈無遮之悲也第久坐
勞形多言損氣無論其人未必領受固非慈身之
理且明台春秋漸高尤不可也不肖之言欲量人

營已于道甚私然孔老所有固不相悖惟明台察
之

答鄭崑岩

鄙人星聞明台之高誼鴻術久矣退逐靡常未能
通姓名于主書屬者明台起家井陘星自以得在
賓萌中結顏有日矣乃台事不果來大君子所至
造如天之福固未易得也星之構昧不謂明台過
聽而取之猥被芳訊竊以推賢之美進以千秋之
業星主臣星不足以當之乃明德深愛出于尋常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

顧問之表星敢不者力殫心以道阜瑁之譏咫尺
真氣以北上朔迫賓皆屬至不獲願下風請益幸
附神交惟明台時有以督恭之俾得奉以從事庶
幾有寸補于本朝皆榮施也

答沈繼山

往者宵人成林如虎入邑飛噬良善乃實有尸之
者佯癡謬重欲去則固留之既留則辱之使人展
轉無策投足無所鄙人實竊痛之若曰彼夫矯矯
昂昂者尚爾爾厄坐困何有于我是以喟馮贊言

如飲中屬坐意在逃酒何足爲明公重哉是非既明議者乃以鄙人在恒庶中猶有人理至與明公後先家拜鄙人甚愧蓋三月而後就道念之然矣一言受實君子所羞今天下人以已量物不容人行一正事出一正言皆歸于爲富貴遂使古所稱段干曾連皆無是子虛之倫可歎也哉然念國恩未報功名未立用之則行無害于職競弗羅之義以是不能老于枯草第今之君子亦有可羞者一言偶當遂持爲取大位之左券拱默待遷直登九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列彼吳中丞特拙宦者耳明公所欲鄙人加勉者意在茲乎鄙人無左券可持也然曷敢猥自菲薄所爲效于旄之忠于左右者亦不外此

與楊止菴

星不肖竊不自棄願執鞭于海內有道之士以爲師資消其頑鄙冀以不忝爲人則江以西尤多君子焉星稍得望見之矣惟門下與鄧太史劉孝廉諸公尚未果願承教知亦有取于不肖也愧甚幸甚門下抱孔孟之道而用之不行遺榮適志以爲

高潔此稱貞于汚俗者耳非洙泗之正法也區區之心已盡于覆瓿數語惟門下強爲吾道蒼生一出卽不肖良覲有期臨風不勝馳慕

與顏與朴

門下練情雅鑒海宇同欽力辭徵命誠足愧厲夸毗仙夫入塵市中天骨自存鴻羽不儀君子所惜惟門下念從凡之大無以箕穎爲至卽區區獲伏膺受益所深願焉

與周山泉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向辱不鄙惓惓誘之于道中心感激所愧愚劣之甚迄今不能塞過耳伏乞門下爲吾道蒼生蚤駕使不肖得朝夕奉教冀少有所進不勝大願

與聶侍御

星不肖竊慕下風之行風矣不謂明公亦過聽而取之也幸甚幸甚比來國勢甚危非復隱憂皂上深居不朝堂陞陞隔鄰南幸諸丈屢推不允未必由于上意殊可痛恨讀大疏深得根本之慮諸所升薦皆一時之雋不勝歎服敬謝不鄙

與張還樸

鄙人辱門下道誼之雅竿牘之疏數自可無論以
蚤爲嫌似翁在形骸之內也方今內憂外患並時
而作國勢危于累卵凡百有位絕無祇懼之意懷
私相競恣意哇言良可歎息倭據朝鮮必將內戾
乃石司馬征侯之言甫脫于口而嫺笑群起以爲
大愚今大賊又不下時事至此智者束手尚欲見
太平之期耶鄙人無至謀奇計而輕出山不勝內
愧幸門下有以振之懇懇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答周明字

兄竟以口事歸殊可歎恨一官甚易擲大丈夫達
人目攝便可拂衣弟何忍苦兄也弟懷慢粗直用
世處世俱非所長以親命再出當此厄會安能有
補隨人蝗食又非所甘吾兄何以教之

與侯亮字

日者足下入計未遂良觀私心馳切然相知固不
在此人之性情自不可強僕平生亦甚簡懶遂就
簡懶而求道居官責大指棄苛細一切人事惟未

日損更覺得力足下似以不耐事爲苦似不必然
也僕再入署中不敢不自努力以求無玷知己第
時事已壞人心益非恨非薄不能匡救耳

答蔣直指

承教舉刺疏誠爲極當卽安邑之惴惴而在所取
裕州之虛飾而在所棄已出俗情之表矣門下職
在觸邪至公至平誰與爲難彼有奧援者奈之何
哉

與邢于愿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一別遂逾十年白髮日多情味日減不知者以爲
德進徒自悲耳兄神氣素強今如何耶曾得兄來
禽館集讀之清美自其本色而愈益博洽矣此當
必傳吾兄以高才早退悉用之于此宜其過人世
言虞卿以窮愁著書不知窮愁必不能著書著書
必不能窮愁人生飲酒一醉尚忘天地憐悅其思
而斐妮其言何暇他慮弟簡懶多病杯酌且疏詞
翰都廢真成俗骨張使君歸草草占授聊寄音塵
不敢手勒無于鱗膽氣也

答蔡開吾

星聞門下倜儻非常人也久矣西夏之變當事者特起門下山中言者尚以宿昔浮議齟齬之蓋人情之難論如此星也亦傍人唇吻不敢頌言辱故重自愧矣夫人丈夫忘七尺之軀以爲國家而不免于口語寧能不恨然爲國家不難忘七尺之軀也而何有于口語惟門下努力世人毀譽若哇耳故曰孰惡孰美成者居首不成者居尾此門下居首之時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答趙虛白

違辱惠存感謝感謝出山以來所見者往往若駟若寇若婦若孺若狼若魅人亦罕矣文岩丈甫至不能膠口立見投荒悠悠蒼天豈不恨哉想足下所抗腕也愁勞之極所委尚未成信奈何

答朱虞封

星不佞願求交于大君子久矣自顧薄劣不足以當之詎謂門下過聽引置神交之中星幸甚幸甚當今之人以受爵不讓爲常以讓爲贅至相詬病

乃門下之賢與南臯丈一也而避位升薦惟恐不獲未微示俗豈可望于時流哉星誠仰歎無已伏惟門下察慕義之愚心時賜督教

答楊鍾會

遠勤翰教有脉脉聯合之感星之鄙細尚爲左右者所記憶如此惟門下鴻術重德允崇朝美星之所祇服也何以自揣之明屏居野澤塵緣未斷復來京輦高枕之資當茲多事長恐臯瑄蒙譏譽期等害乃門下無所督甚至方之前良滋其顏汗無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亦潤別之久區區未能見察乎望之

答朱寄和

往者縉紳中目不涉李法夢不知九邊爭以邊才自負負緣求薦往往立致通顯年來醜虜內吳邊才多鼠竄矣至寧夏之事而益無人應者乃以門下爲開府若天下無故恐未便及門下也乃門下遂能一戰奪旗大有斬獲計時帝劉王不日授首矣門下謂軍丁之亂由于刻核安得此解人語而稱之今之論者皆曰紀綱壞矣夫握紀綱者人也

必刻核傷恩而下不敢動然後謂之紀綱乎是智伯鄭子陽至今存也在易師之彖曰行險而順毒天下而民從之毒之而從非容民之德何以致此則門下其人矣此社稷之衛同氣之榮也丹青鍾鼎之業在于此時惟門下努力

答張傳野

明台之篤賢好士則尤于鄙人見之鄙人生趙下邑推曾不文行能最陋明台獨折節而交結以朱顏戊子之冬倦倦欲其出山已丑之夏一病幾殆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數勞玉趾而存之人生有心誰能不懷當今值陽九之厄民生墊隘蠻夷內猾安攘之任努撫爲憲明台忠猷偉畧焜耀海宇八閩實有天幸鄙人將爲他山之石仰副虛問而未得其間非敢諾諾而已也鄙人以夙昔一顧之重再塵清序不知何以報國此明台所已效能無出緒餘督恭之乎翹首南雲不勝馳慕

答高雲從

足下所言正僕之意也僕嘗以仕進之道孟子盡

之矣同室之鬪纓冠救之原無分于長少官守言

責不得自盡則去家貧親老則抱關擊柝而已未

聞以交戰爲抱關鳴玉爲擊柝也位卑言高正言

祿仕者耳官守言責蓋言人臣之職有此二者非

分爲二也是時未有臺諫安得分別然後代亦原

無分別但恐人不肯言故設不得不言之官非言

官之外便不得言也近年執政內有不足慮臺諫

之言旣已慎取而嚴防之又恐出于所防之外故

禁諸司之言乃臺諫亦慮人之言及已也故借官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守言責之說以爲口實不知省中之巡視臺中之巡按無亦侵人之官守乎若再加分別則吏科止宜言吏治浙江道不得更言他省之事矣僕觀近日一二有識者此處亦未明了南省陳君之言是也足下亦復以言爲非分耶留中不宜宣洩甚是故同室之鬪未聞以爲名也

答袁了凡

壬午曾一奉謁而未值自是聞足下名籍籍謗亦時有鄙人黠淺莫測其深竊意足下意在濟物不

嫌濡迹所謂者婆心切而世俗之情不能仰窺耳
昨者覆疏不過傍人口吻爲調停之計承論不勝
愧悚冗次此復拜佳刻之惠併謝

與胡瑞之

弟迂疏膠固謬爲任怨事自宜擯斥向辱慰藉舍
親李別駕復言老丈至爲弟上書當軸弟不肖何
以得此于大君子也愧感無地惟益自砥礪以報
知己耳

答馮元靖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九

今之令長古之小國諸侯無事而教養有事而戰
守非異人任何謂迂也今倭船壓海朝鮮告急非
無事矣繕城積粟誠爲要務仍宜糾集壯丁教之
以射許忠節樂陵之功非足下孰望焉縉紳大夫
平居皆以才自許一過緩急罕有足賴者誠如足
下所云僕因念謝安石出東山遂奏淝水之捷由
今言之便是許大事使人歎恨

答李克菴

鄙人行能最陋獨以奉教于父師是非之心不敢

自昧向者狂瞽冒言所稱引門下則其心之所最
不平者也事有益于國家卽所當爲人有合于
義卽所當與本無可避之嫌也高明以爲何如

答成益齋

承教知撫時感事歸志已決遂與大司馬計不敢
以俗套相強也鄙人嘗言時事大壞得爲可以盡
心不必有益得脫可以灰心頗近知幾想門下長
嘯而出薊門可爲一快握手未期能無悵惘

答蕭念渠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星不肖以所聞今之在位者斌斌有其文武足以
弘濟時艱者無過門下乃門下亦安所聞以星爲
人而納之神交乎遠惠書教至以長孺季梁爲比
星愧甚今國事多垢閭閻蕭條西虜東倭一時內
訌朔方之盜目中無本朝如其有是孺季梁也者
當不至是而區區一小子堪之乎全盛之朝一旦
至是不知烏之所止星之望于門下者非微也幸
辱不鄙願示以至計與夫能定禍變者星雖位在
末班亦欲與當軸共圖之也不敢自它輒布腹心

不盡

答傅商盤

曩者次小兒生辱足下雅念缺然久不報茲復遠沐損書具見道義之情無已每念足下英妙寡二而德讓自將此夫天奉之者也翰林固公輔之區而公輔之罕良亦由之白首章句非仕非學于世務不獲通涉竟不能添垂頭塞耳作婦女之檢押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爲職業朝種夕獲不暇研思極覽屑湊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二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者非豪傑鮮克自拔惟足下努力拜惠之侈非足下所宜敬謝不恭恕

答成益齋

四郊多壘國步艱難非賢人養病之日第人情險惡議論渥雜卽孔孟亦當束手志在効忠而勢不得遂有去而已鄙人之于門下未嘗不仰而吁歎也鴻冥有口龍合難期臨書耿耿

答丁右武

張羣昌所寄翰况至缺然久不報足下遣具爾之

戚更被口事至云謀調聖賢飲水啜菽皆不得已豈可告之世人足爲軒渠今之睹也足下之才也懷靈樞之訣睹結脉而逃旃仁乎哉鮑子通夷吾于齊不聞教之選選足下便可之官毋復充璫

答甘紫亭

舊吳江之政鄙人亦聞之門下所論則國言也但彼方以贊畫見用而遠處之則陰快脫于虎窟而以當俎者爲不愛才故復待其事定耳不知有當于高明否

趙忠教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答葉龍潭

當今賢人君子濟濟在列然求其質兼文武足拯時艱者良亦甚乏若門下則誠其人矣鄙人聞高名之日久屬西夏之變門下毅然請行鄙人固知大醜之立獲也今捷音果至矣快哉門下之有功于國家有造于生民大矣昨門下力救魏公此于古之高誼而逃聽之士所以歸心也今雖未能得然能救魏公者必在門下鄙人曾識魏公誠賢人君子也輒因枉訊及之實大左右之義不盡

答朱鑑塘

星行能最陋獨好德慕義之心未至盡泯平居聞海內君子之真者無過門下曩遂不揣自詣于前幸辱省見接談有合未幾各還初服茲復隨門下同出山中乃不獲一睹大賢以祛鄙悵怒焉若飢承教知亦未忘于斗筭區區何足以當之倭奴入犯聲勢甚惡得門下自可無慮語曰天事恒象人事亦然夷狄而犯中國倒也是乎非非乎是功乎罪罪乎功君子乎小人小人乎君子乎皆倒也內治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三

答蔡聞吾

門下躍馬西征克獲大醜凡在行間者皆交口譽功若群兒之于搏黍也乃門下遂躍馬東歸計無返顧豈不超然塵垢之表哉僕當歎古稱燕趙多奇士今何寥寥也則門下足當之矣遠沐大惠不

宜自它第僕食祿于朝門下歸里不能助酒錢而復重之損乎惟門下亮之不盡

答彭念吾

承賜問不敢以未覲有隱第四品以上者入仕已久公論自明當今士風漸失厚道不患搜抉之有遺而患伺察之太過今惟處其得罪公論者不必深求間有一二人未被彈射然國言嘖嘖昨聶惕吾丈來悉知之矣可以無俟鄙人之言也

答陳心穀太宰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四
風紀重計典又重自宜得明公乃星猶慨然于明公之行去其楚而可固大不易星不肖辱命之交微不足以承夫當塗戴翼將譏平治海內若清身平氣謂之老成位日益高而名亦不平史家載之矣則古聖賢之勞何耶故少年末位患峭激而躁擾老成上爵患拱默而逍遙國恩重吾人之身又重此伊尹所以任天下也惟明公思太上之道無與時俗之君子同不揆狂言伏楮悚息

答郭希宇

星也髮日宣矣學無所成惟大君子不鄙夷而左右之用以自慶而益其組修之志則門下之榮施也三楚之人實爲天所閔得門下與李公相繼撫之斯瘼有命承教以紀綱倒置體統陵夷豈以奉開府被劾于屬吏耶往李公亦每云云弟不然之夫人之品多矣可以爲人未必可以爲人上面況不可爲人者乎必其污穢縱肆而下不敢動然後爲紀綱體統則是智伯必不亡鄭子陽必不滅也此理之所不可幾也故正人爲人上綱紀不期正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聖

而自正矣一有忿疾之心而欲以法持之亂之道也恃愛狂言不知高明謂何

答張傳野

門下以矯節修能新進好事之徒按其邑里利其易誣肆行彈射有識者共知其非而亦舌燒城吐水難滅徒滋譁鉅耳星心藏知已之感莫伸北郭之誼愧可言哉惟大雅高明必能見亮使還肅此府復臨風悵惘

答劉健菴

往自孔源丈得四月二日書具悉惓惓憂時之意

今西事幸平倭奴勢亦漸挫天若佑我國家者乃東宮久不得立邇元臣失畫舉朝爭之不能振危穢潛伏憂在蕭牆不知當作何狀門下忠孝性植廬居所得益深必有里謀奇計可以奠安社稷者從吉已久未宜息偃清林達朝野之望前書未答正欲及今勸駕伏惟蚤發臨風無任馳仰

與劉孔源

吾輩落羽分飛辱門下惓惓之意銜感可知也朱清冷未具道汝南饑亂之狀昔所未聞賴門下恩威交暢以獲安堵真不朽之偉集也鄙人不勝欣慰復云以同鄉之言不無鬱鬱鄙人以爲不必然也天生人而使之舌能言手能書亦何所不得說孔子之聖至可呼爲狗况餘人乎此可付之一笑也

趙忠毅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聖

趙忠毅公文集卷之二十終